CHONGQING CHUBANSHE

东欧文学丛书

爱的呼声

〔罗〕列布里亚努·利维乌 著

徐次农 王敏生 译



东欧文学丛书

爱的呼声

〔罗〕列布里亚努·利维乌　著
徐次农　王敏生　译



重庆出版社

GLASUL IUBIRII
EDITURA DE STAT PENTRU LITERATURA SI ARTA

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
1962年版

责任编辑 余 琳
封面设计 高济民
技术设计 刘黎东

〔罗〕列布里亚努·利维乌著 徐次农 王敏生译
爱的呼声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21.25 插页4 字数336千
1990年9月第一版 1990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
ISBN 7-5366-1333-4/I·245
定价：7.25元

内 容 简 介

在《爱的呼声》中作者列布里亚努以伊昂一生的活动为主线，写了主人公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以及他如何刻意追求钱财，分析了产生悲剧的社会经济原因。同时，他还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乡村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剖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

作者用浓重的笔墨描绘特兰西瓦尼亚农村的自然景色，及那里的风俗人情，如霍拉舞会、婚丧礼仪、酒店聚会及法庭审讯、监狱生活等，写得真实细腻，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出版说明

东欧各国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其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欧文学是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些国家尽管各有自己的民族的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也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曾遭受过俄国、奥国或土耳其的长期压迫和统治，而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曾为祖国的复兴进行过长期的斗争，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国家又遭到德、意法西斯的侵略和占领，经受了战争的巨大创伤；战后东欧各国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过巨大成就，也遇到过不少困难和曲折。

文学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又是社会和时代

的反映。东欧各国的文学源远流长，有着光辉的历史传统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后来虽然遭受了外国统治者的压迫和摧残，但随着民族复兴意识的觉醒，东欧文学也相继繁荣起来，其独出特点就是东欧文学同人民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联：民族解放斗争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文学的繁荣又推动着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19世纪文学就以其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内容和独特的艺术创新而引起世界的瞩目，出现过一批具有世界声望的诗人和作家：如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显克维奇、普鲁斯、奥热什科娃，捷克的马哈、聂姆曹娃、聂鲁达，匈牙利的裴多菲、约卡伊、米克沙特，罗马尼亚的爱明内斯库、卡拉迦列，保加利亚的波特夫、伐佐夫，南斯拉夫的普雷舍伦、兹马伊等。20世纪以来，东欧文学又以其丰富多采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文坛上；各种流派各种风格争奇斗妍、各放异彩，除现实主义文学外，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现代派的文学相继出现，无产阶级文学迅速崛起。先后有波兰的显克维奇、莱蒙特和米沃什，捷克的塞弗尔特，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文学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追求和创新，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战后初期，东欧各国人民在

大战中的悲惨遭遇和英勇斗争，都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真实的反映，而建立新的公正的社会制度，也曾是许多作家描写和讴歌的对象。50年代前后（除南斯拉夫外），曾出现过公式化、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随着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文学观念开始了巨大的变化。作家们深入探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大大扩大了创作题材和表现手法。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成了作家们探索和描写的对象。既有反映尖锐的政治斗争、工业化、农业改革等重大题材的社会画卷，也有表现个人生活经历和心理状态的作品；既有描写和赞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诗歌、小说，又有对社会上种种的阴暗面和腐败现象进行嘲讽和揭露、对过去错误进行反思的作品。在创作方法上，各种文学倾向、各种文学流派纷繁呈现，形成了一个百花争奇斗妍、竞相开放的景象。有的作家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竭力去反映当代社会中的种种现实问题；有的作家打破旧的文学模式，突破时空观念和情节框架；有的采用怪诞、魔幻或者象征、隐喻等手法。东欧各国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探索和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关注，并得到了欧美文学界的好评。

文学是各国人民之间互相接近、了解和增进友谊的桥梁。早在本世纪初，东欧文学就开始被介绍到我国来，鲁迅、茅盾等革命文学的先驱们，曾积极热情地向我国读者介绍过东欧被压迫民族立意在反抗的呐喊文学，并亲自翻译了东欧作家的作品，还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东欧文学对"促进我们新兴阶级的文学发展必将起到很好的作用。"解放后，我国和东欧各国建立了友好的联系，东欧文学大量被介绍到中国来，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东欧各国文学的发展概貌，以及东欧作家的创作风格和成就；也为了使我国的文学界能从东欧文学中得到经验和借鉴，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我们特编选、出版这套"东欧文学丛书"。这套丛书由著作和翻译作品组成，著作包括东欧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评论专著，由我国从事东欧文学研究的学者撰写而成，翻译作品以小说为主，着重介绍东欧古典和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名著佳篇，同时兼顾各种流派各种艺术风格。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对我国读者有所裨益，并得到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喜爱与指教。

作家和作品

一个世纪前，在罗马尼亚北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特尔利舒，乡村教师瓦西里·列布里亚努的头生子降生了。他就是后来为罗马尼亚的文学增添异彩、被誉为现代长篇小说开创人的列布里亚努。十二个弟弟妹妹陆续出世，全家唯一的收入是父亲的薪金，拮据的经济难养活全家大小十五口人。由于父亲的工作经常变动，列布里亚努跟随家庭迁移，他的童年是在玛耶鲁村度过的。这里是个天然盆地，三面环山，索梅什河流经村子，景色宜人。他的父亲是个文学爱好者，与著名诗人科什布克是同窗好友，年青时代常一起赋诗抒怀，后来因为家庭人口众多，生活负担沉重，需要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所以只好放弃自己的爱好。他的母亲鲁多维卡也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会唱歌和演剧。列布里亚努就是在这种教养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

列布里亚努的家乡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当时正处于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他在父亲执教的小学毕业后，先后上了罗马尼亚语学校、日耳曼语学校和匈牙利语学校，从而掌握了三种语言。同其他民族的同学朝夕相处数载，为他正确认识民族问题打下了基础，这表现在后来的创作活动中。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布达佩斯军事学院。在这里学习期间，他还旁听了大学的文学和哲学课。列布里亚努在军事学院学习三年毕业，1906年，被派往奥匈帝国的军队里当少尉。他发现，这个职业与自己的志趣不合，再加上同上司发生了一点矛盾，就不愿意再呆下去。1908年，他辞职回家，参加了当地的罗马尼亚族人举办的文化活动，认识了不少作家，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决心从事文学创作，并萌发了越过喀尔巴阡山去首都布加勒斯特的愿望。次年，他带着自己当乡文书积攒起来的一点钱，只身上路了。老列布里亚努在送别儿子时，祝愿他将来成为"象科什布克一样伟大的"文学家。

年青的列布里亚努来到布加勒斯特后，首先是找工作，经过一番周折，谋得了记者和编辑的差事，闲暇之时撰写戏剧评论或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他在这个时期发表的小说汇集于《惆怅》一书(1912)。

1910年，由于奥匈帝国的要求，列布里亚努被捕，当局还把他引渡到匈牙利，在那里关押了几个月，获释后又返回布加勒斯特。他继续为报刊撰稿，并与剧作家米·索尔布一起办刊物《舞台》，创作了不少好的作品。在他担任克拉约瓦民族剧院的文学秘书期间，认识了女演员法尼·勒杜雷斯库。她比列布里亚努小三岁，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专门攻读了戏剧艺术。1912年，这一对恋人结为伉俪。数年后，列布里亚努又出版了三部小说集《无业游民》(1916)，《自白》(1916)和《复仇》(1919)。

第一次大战期间，列布里亚努过去的经历和他对战争所采取的否定态度，招来了不少麻烦和苦恼，罗马尼亚的爱国组织因为他在奥匈军队里服过役而怀疑他，德国占领军以逃兵和不服从动员令为借口逮捕了他。后来，他好不容易逃出虎口，在朋友的帮助下，颠沛流离来到非敌占区。他的小说《苦难的历程》(1919)就是那几年生活的写照。列布里亚努在艰难的岁月里坚持创作，长篇小说《爱的呼声》就是那时完成初稿的，1920年出版。这部作品获得了罗马尼亚科学院奖。

在后来的二十余年里，列布里亚努连续发表了许多中、长篇小说。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被绞死者之林》(1922)是一部成功的心理小说，荣获

罗马尼亚作家协会的小说大奖。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到罗马尼亚，在全国的经济萧条、社会政治矛盾加剧和阶级斗争尖锐的形势下，列布里亚努的创作思想出现了新的飞跃。重现1907年全国农民大起义的长篇小说《起义》(1932)，就是很好的明证。在这期间，他还发表了由七个幻想故事组成的小说集《亚当和夏娃》(1925)，描写变态心理的小说《丘兰德拉》(1927)，借农奴领袖霍里亚的事迹，回忆1784年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农奴起义的小说《霍里亚》(1929)，爱情小说《苦痛》(1934)和《戈里拉》(1938)，惊险小说《俩人》(1940)。作家出版的最后一部书《杂录》(1943)汇集了他一生有关美学的论述。

列布里亚努曾经是罗马尼亚作家协会的主席，两次出任布加勒斯特民族剧院的经理，写过几个剧本。他还主办过两种颇有影响的刊物《文学运动》和《罗马尼亚文学》，特别是后者团结了许多文化名人，诸如作家卡·彼特雷斯库，文学史和文学评论家、小说家乔·格林内斯库等。1939年，列布里亚努被罗马尼亚科学院选为院士。

1944年9月1日，作家在他的祖国刚刚解放不久，因病与世长辞，终年59岁。

列布里亚努的小说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

20余种文字，在许多国家里广为流传。

列布里亚努从写短篇小说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坚持不懈。这些短篇的题材多数选自他所熟悉的特兰西瓦尼亚的农村或者严酷的军营生活，从许多侧面反映了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初期这个地区的社会状况。作家来到布加勒斯特后，通过他所从事的新闻工作，接触到社会各阶层，既了解到上层人物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和荒淫无耻的生活，也看到老百姓在苦难中挣扎，一桩桩事令他触目惊心，愤愤不平，提笔著文为这些“小人物”呐喊。于是，他创作了为小公务员的悲惨遭遇鸣不平的《一次握手》，反映小职员过着捉襟见肘生活的《命运》，暴露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法官和律师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的《公道的厄运》等一批作品。

如果说，短篇小说的成绩还不足以确立列布里亚努在罗马尼亚文学史上的地位，那么他后来创作的三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爱的呼声》、《被绞死者之林》和《起义》，以它们自然逼真的人物形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和宏伟真实的历史画面，为作家赢得了经久不衰的荣誉。这三部小说在罗马尼亚国内多次发行，均被译成外文，并被搬上了银幕。

在《被绞死者之林》里，列布里亚努把许多作家惯用的战争题材写出了新意．他没有把笔墨耗费在敌对双方的对峙上，而是透过士兵的痛苦和死亡，勾画出战争的残酷性，细心捕捉士兵心理上悄悄产生的变化，反映出他们的厌战心情。这部小说寄托着列布里亚努的无限哀思，因为他是根据胞弟埃米尔的悲惨遭遇塑造主人公形象的。在第一次大战中，无数像埃米尔那样的年轻人，被迫中断学业或放弃工作和劳动，参加奥匈军队，他们在严峻的战争面前觉醒了，不愿为帝国去杀人，企图逃跑，但是被当局抓获后处以绞刑。因此，在军营附近的田野上绞架林立，受难者的坟墓遍布，令人目不忍睹。《起义》一书实际上是《爱的呼声》的续篇，它进一步探讨了农村生活及其激烈的阶级冲突，忠实地再现了1907年农民大起义的酝酿、爆发和遭血腥镇压的过程，气势磅礴，人物众多，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农民斗争史。

《爱的呼声》是作家以他童年生活过的村子为背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构思而成的。小说一经发表，便引起文艺界的瞩目。作家的同时代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欧·洛维内斯库称它是罗马尼亚现代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里程碑”。列布里亚努的这第一部长篇小说，首先成功地揭示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深入特兰西瓦

尼亚后，农村发生的阶级分化和社会生活巨变，致使金钱触发了人们向上爬的欲望，严重毒害了善良的农民，最终沦为资本主义的牺牲品。这部书共写了大大小小近80个人物，在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群像的同时，还着重刻画了一个普通农民的形象，这就是普里帕斯村的农民格兰内塔舒家的独生子伊昂。这个天资聪敏的孩子，不肯继续求学，因为“他舍不得土地，愿意在荒凉的田野上放牛、扶犁、割草，喜欢永远与土地在一起”。后来，在漫长的岁月里，伊昂尝受到生活的辛酸和劳动的艰难，想找一条发财致富的捷径。悲剧便由此开始。他娶了自己并不钟情的富家姑娘，捞到了一份包括土地、房屋、牲畜、农具等在内的丰厚嫁妆，一跃成为村里的体面人物之一。伊昂虽然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但是精神生活空虚，他百般虐待妻子，害得她自缢身亡，几个月的小儿子也随之夭亡。伊昂感到百无聊赖，无心经营家业，经常去找昔日的恋人，如今已成为他人之妻的弗洛丽卡幽会，被情敌发现后打死。伊昂对土地的执著追求，表现了农民千百年来的愿望；他对爱情婚姻的处理，既受农村传统习惯的影响，又有当时社会生活的烙印，即金钱主宰人的一切。后者正是造成婚姻悲剧的主要原因。

除了伊昂的活动作为主线贯穿全书外，还有

另外一条线起烘托作用，那就是普里帕斯村的小学教师海尔代列每况愈下的境遇。小说通过海尔代列一家(显而易见有列布里亚努家的影子)的活动，剖析了农村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海尔代列的妻子有文化，能说会唱，三个子女有教养。他携带家眷从平原地区来到山村任教，受到村民们的尊敬。这位教师富有爱国心，不满奥匈帝国的统治，看见农民遇苦难，有时禁不住要帮助他们伸张一下正义，但是冷酷的现实迫使他谨小慎微、忍气吞声地生活，即使这样，具有30年教龄的老教师仍然逃不脱被解雇的命运。海尔代列的薪金收入仅够维持一家的生活。两个女儿长大成人，到了结婚的年龄，由于父母无力筹措嫁妆，只好降低择偶的条件；母女们爱虚荣，为了摆阔气，闹着买一套客厅家具，老教师无可奈何，只好向银行贷款，可是逾期又付不出欠款，被银行告了一状，家具被作价拍卖。他的儿子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报国无门，长期闲散在家里，有时沉溺于艳情韵事，有时涂诗抒情，最后毅然离开故乡，翻越喀尔巴阡山，到布加勒斯特去寻找新生活。

小说不忘抨击资产阶级的司法机关、法官和律师，以及农村的头面人物神甫、村长和书记官等等。这些人表面上克己奉公，其实是口是心非，

沆瀣一气，对农民极尽敲骨吸髓之能事。

列布里亚努在《爱的呼声》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华和文学素养。作为来自农村的写实作家，他深深懂得积累生活的重要性，把生活视为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他不写自己不熟悉的事情。因此，他的作品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时代感。列布里亚努随时注意观察生活，连细枝末节也不肯放过。他在创作笔记中记述了这么一件事："初春，一个身穿节日服装的农民跪在地上，亲吻土地……这一场面令我惊讶，深深印在脑海里。当时，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目的，只不过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见闻记下来"。这一动人的情景在他后来的创作过程中跃然纸上，为描绘主人公伊昂的独特性格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罗马尼亚著名的美学家图·维亚努院士说，列布里亚努"给生活以作品，给作品以生活"，恰如其分地评价了他的作品和生活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爱的呼声》出版后，作家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指出："在艺术中，不是美——这是人类的一个发明——起决定作用，而是生活的脉搏"，艺术作品能否永葆生命力，将取决于"它所包含的真实生活的量"。但是，作家反对照搬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因为"艺术作品塑造人物，并不意味着摹写现实中的人……我所描写的人将是，而且也应该是与千千万万的人相似，

正如生活中的所有人一样，不过，他那独一无二的性格，区别于各个时代的人”。列布里亚努着力刻画的伊昂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具有一般劳动农民的热爱土地、勤劳和安分守己等特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也从属于金钱，这无疑腐蚀了他，使他变得贪婪，粗暴，丧失人性，往日的刚强变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野心，往日被古老神话传颂的爱情，变成了攫取财富的手段。不仅伊昂和安娜的结合是这样，连乔治和弗洛丽卡、宾蒂亚和拉乌勒的婚姻，无不受金钱的支配。

列布里亚努在艺术上讲究结构匀称和谐，前呼后应。他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把各部分安排得合情合理，层次分明，每一章节都可以单独成篇，而《土地的呼声》和《爱的呼声》两章则把全书串成一个整体，突出了主题。小说一开头便把读者带过索梅什河，来到群山环抱的普里帕斯村，村民们正在民乐队的伴奏下跳舞，村子里的各种人在这礼拜天的舞会上一一亮相。由于伊昂和安娜躲进小果园里谈情说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瓦西里·巴丘得知女儿跟“叫花子”鬼混，气得咬牙切齿，当众破口大骂。伊昂全然不顾巴丘的辱骂和威胁，决心通过安娜把巴丘的土地弄到手，尽管他意中的姑娘并不是安娜。到了结尾，小说又回到普里帕斯村的舞会场面，那是庆祝新教堂落

成。前后相隔一年多的时间，村子里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人谢世了，另一些人又取代了他们”，巴丘家破人亡，格兰内塔舒家人财两空，乔治锒铛入狱，海尔代列老两口被迫迁离……“而村子依然如故，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读者顺着原路离开了普里帕斯村，怅然而返。

列布里亚努素以文体朴实著称，不用华丽词藻哗众取宠。他认为，用华而不实的词句故意装饰作品，只会有损于客观地表现现实，也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因此，他用词准确、恰当，甚至不怕平淡和重复；他不用比拟法，经常选用形容词，并特别注意不使小说蒙上个人的主观色彩。小说一开始就是平铺直叙，如同涓涓细流，没有惊心动魄的场面，没有富丽堂皇的地方，故事进入正文后，冲突便接二连三地出现，一浪高过一浪，但是作家仍然用朴素的语言叙述，给人一种庄严的气氛和浓重的诗意，引导读者不知不觉地接触人生的重大问题。

本书系根据罗马尼亚国家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本译出，原书书名为《伊昂》。

译者

1985．3．北京

目　　录

第 一 部

土地的呼声

第一章

始由

（一）

从格尔里巴巴方向延伸过来的公路，时而蜿蜒在索梅什河右岸，时而拐到它的左岸，通往克鲁日，甚至更远的地方；但在离阿尔马迪亚不远的地方，分出了一条岔路，它穿过河上一座长满青苔的旧木桥，把日多维察村分成两半，然后奔向比斯特里察，同从布科维纳来的、穿过伯尔格乌山谷的另一条公路汇合。

在过了日多维察村以后，这条岔路便在一些高低不平的山坡上盘绕，然后径直往前，穿过皇家林的小榉树丛，再经过源源不断涌出清凉泉水的死人泉，突然在鬼崖下来了个急转弯，冲进被小山丘掩护的普里帕斯村。

在村口，左边有一个歪七竖八的十字架，上面钉着耶稣受难像，他的面目被雨水冲刷得模糊

不清，脚上吊着一个已经凋谢的花环。每逢微风吹动的时候，锈白铁皮做的耶稣像就在年久发黑、虫蛀的木十字架上凄凉地抖动。

村里万籁俱寂。弥漫空中的炎热闷得令人窒息。只有树上的叶子不时像从睡梦中惊醒而发出懒洋洋的沙沙声。一缕青烟费劲地穿过果树枝，竭力想升入天空，但却如酩酊大醉的怪物，踉踉跄跄地倒在满是尘土的庭院里，给庭院罩上一层灰色的雾霭。

扎哈里亚·海尔代列老师的狗半闭着眼睛，气喘吁吁地横卧在路中间。一只乳白色的猫踮着脚尖走过来，生怕路上的尘土弄脏自己的爪子，它远远望见狗，停下来想了一会儿，然后悄悄窜进路那边用树枝围起来的果园。

耸立在山坡上的第一所房子是教师的家，房子周围有走廊，门朝着街道，两个窗子带着探询和责难的神情瞧着村庄中心。门右侧的走廊是老师早晨盥洗的地方；下午，当海尔代列太太拾掇完屋里的杂事后，她就在那儿守着一个墨绿色的陶瓷罐。在院子里，总有一根绳子拴在两棵小苹果树上，这时绳上晒着几件棉布女衬衣。在衬衣的阴影里，几只母鸡正在灼热的沙土里滚翻，一只长着鲜红鸡冠的小公鸡守着它们。

公路穿过夫人溪，左侧是亚历山德鲁·波普

一格兰内塔舒家的房子。大门上了栓，草屋顶仿佛一个龙头，从围墙的破损处勉强能看到新粉刷的墙。

后面是马切东·切尔契塔舒的家；接着是弗洛列亚·唐古村长的房子；再往后……在一个宽敞的院里，两头匈牙利奶牛卧在地上不停地反刍，走廊里坐着一个驼背老太婆，像木头似地呆着，任骄阳烤晒。

空中不断散射下来的热浪，令人口干舌燥，闷得喘不过气来。两边的房屋从葡萄架搭成的篱笆后面怯生生地望着公路，它们经过雨水冲刷和牲畜的糟蹋，已经面目全非了。

一只长毛狗耷拉着舌头，毫无目的地懒洋洋走过来。从尘土密布、杂草丛生的路边小沟里，跳出一只拖着乱蓬蓬尾巴的肮脏小狗。长毛狗对这只小狗不屑一顾，懒得停下来。只有当小狗坚持去亲近它时，它才露出长牙威吓一下，继续庄严地走自己的路。小狗莫名其妙地呆了一会儿，斜眼望望那只长毛狗，然后回到草丛里，顿时传来一种艰难的、饥不择食的撕啃声……

只有在阿弗鲁姆的酒店里，才能使人感到村子的生机。在走廊上，两个心事满腹的农民，面对着一瓶烧酒，唉声叹气。小提琴声和呼哨声不停地从远处传来……

（二）

礼拜天。村里有舞会。舞会设在后街马克辛·奥普列亚的寡妇托多西娅家。

寡妇家就在歪歪扭扭即将倒塌的旧教堂对角。寡妇一贫如洗，日子每况愈下。男人一辈子辛辛苦苦积攒下的财产，被这个大手大脚的女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糟蹋精光。当马克辛合上眼皮那一会儿，院里放着好几堆干草，两个牲口棚里的牲畜满圈，大小车子塞满了库房。人们从老远就可以瞅见他家殷实富裕的景象。如今，院里空荡荡，牲口棚里只剩下一头经常吃不饱、骨瘦如柴的奶牛。

舞会正在热烈地进行着……拥挤得很……库房旁的老核桃树下一片荫凉。从树叶的缝隙间透射下来的阳光，照耀在兴高采烈的人们脸上。酷热烤沸了人们的血。高悬在雁岭上空的太阳，似乎由于郁郁不乐而显得苍白，因为到夕阳西下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

在库房旁边，三名乐师忘乎所以地拉着琴。勃里恰格的一只脚蹬着木桩子，左胳膊肘支在膝盖上，脸伏在提琴上面，闭着眼，手指用力弹着琴弦，奏出热情奔放的乐曲。霍尔贝亚是个独眼

龙，拖着一条瘸腿，他的提琴只有三根弦，但他像格万一样全神贯注地伴奏；格万是个又黑又丑的吉卜赛人，简直像个印第安人，他专心拨动着低音琴弦。勃里恰格不时停下来调调琴弦，那时霍尔贝亚和格万加倍卖劲儿，免得走调。勃里恰格又重新使劲地拉起来，他一会儿对霍尔贝亚挤眉弄眼，一会儿朝格万递眼色，这特别是当他要换曲调的时候。

大地在舞蹈者的脚下呻吟。几十对舞伴是那样忘我地跳着索梅什舞，致使小伙子的鞋掌都迸出火星，姑娘的裙子随着飞动，从地上扬起来的阵阵尘土，一层层落在浸满汗水的脸上，每张面孔都流露出疲劳和满意的神色。勃里恰格奏得越快，小伙子们跳得越带劲儿。他们不断跳花样，把姑娘们甩来甩去，让她们独自打转。他们或者高高地踢腿，或是砰砰响地碰鞋跟，用湿漉漉的手掌拍打皮靴……话声消失在笼罩着人们的尘土里……只有最爱出风头的人才按照舞蹈的节奏喊几声号子，他们的眼神暗然，声音嘶哑。每次只能短短地喊两三句，很快就精疲力尽，不了了之。舞蹈继续进行，仿佛愈来愈疯狂。小伙子们的胳膊更紧地搂着姑娘们的腰……姑娘们的乳房在白麻布衬衣下颤动着，不时碰到小伙子们的胸膛，弄得他们眼花缭乱，神魂颠倒。大家都沉默不语，

甚至也不顾盼，只不过嘴唇上闪过甜滋滋的微笑。

旋转舞不间断地持续了一个小时，但是青年人仍然没有过瘾。勃里恰格的手指痉挛了，他中断过两次，想休息一会儿，小伙子们不肯答应，每次都绝望地朝他冲过来，有些人大吵大闹，有些人苦苦哀求：

“拉吧，吉卜赛人！接着拉吧，黑鬼！……”

一对对舞伴挤在乐师的周围，光胳膊肘相互碰撞。几个不久前才被允许参加舞会的小青年，已经跳得晕头转向，摇摇晃晃站不住脚，因而遭到女舞伴的耻笑。约有三对青年已经隐退到比较宽敞的干草房里去了，那里的尘土简直快堆到房顶，得用刀去切……

离那一群跳舞者几步远的地方，站着未被邀请的姑娘，她们满怀妒忌地看着，还时常低声耳语些什么，装腔作势地哈哈大笑。她们的耳后和辫子上也插着五彩缤纷的万寿菊花，手里还拿着大束花，那是等待某个小伙子来邀请跳舞时，用来往他的帽上插的。姑娘堆里混进一个年轻媳妇，她头戴丝绸巾，只要丈夫有兴致，她是准备随时参加跳舞的。做母亲的和老太婆们站得更远一些，她们在相互诉苦和夸耀自己的宝贝孩子。淘气的孩子们在女人堆里钻来钻去，甚至钻进舞

场，抢走姑娘的花束，当被抢者生气骂他们时，孩子们反而觉得开心。几个胆大的淘气鬼蹲在舞场旁边，专心致志地盯着姑娘的裙子，当裙子飞起来露出大腿时，他们连忙互相询问：

“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你呢？”

“我也一样。”

然后，他们继续盯着裙子看，直到惹恼了某个老太婆，把他们撵走，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过一会儿重新开始……

男人们离得比较远，三五成群地站在大门口的房子旁边，议论村里的事情，偶尔回头望望围在琴师周围的青年。

村长蓄着青年式的白胡须，一双蓝色的大眼睛慈祥温和，身边站着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他说话缓慢，做着夸张的手势，竭力保持着自己的尊严。斯特凡·霍特诺格是个大腹便便的富农，他好像肚痛似的，一直按摩自己的肚子。这个人为了向别人表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专找村长的岔儿。小个子特里丰·特塔鲁夹在两人中间，他长着黄头发，说起话来声音柔细，他看看这个，又望望那个，生怕两人吵架，因为他同他们都沾点亲，当然只不过是远亲关系。亚历山德鲁·格兰内塔舒像厨房门口的狗一样在旁边侧耳细听，

他很想插上一句，但又怕惹恼那些有钱人。

锡米翁·布图诺尤是站在走廊上那一群人中间的主要角色，20年前他是村里的教师，现在已经退休，每月领取五个兹罗提①养老金，但他在田里干活比小伙子们出色。马切东·切尔契塔舒、巡夜人科斯马·乔格纳什、锡米翁·龙古、托阿德尔·布尔拉古、斯特凡·伊林纳等人聚集在他周围，他们恭恭敬敬听老师的高谈阔论，尽管都是讲些过时的传闻。锡米翁·布图诺尤不时打响喷嚏，或者大声咳嗽，致使女人们惊异地转过头看，他的咳嗽声能在夜间震醒全村人。马切东毕恭毕敬地等老师咳完，从窗台上拿过一瓶烧酒，十分郑重其事地敬让一下，就着瓶子饮了一大口，然后递给老师，老师道声“上帝保佑大家”，就把瓶口对准自己的嘴巴。瓶子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外一个人手里。马切东已经有了三分醉意，他像军人似地命令大家喝：

“前进，锡米翁！继续前进，科斯玛！……前进，前进！……”

他当过12年兵，入了迷，如今每逢喝醉酒同老伴吵嘴，用的都是德语。但他的心地善良，28年来从未打过老婆，而弗洛丽亚倒是要常常教训

① 曾于15—18世纪在罗马尼亚流通的一种金银币制。

他的。

瓶子传到托阿德尔·布尔拉古手里时已经空了。

“空了吗?”马切东兴奋地嚷道。“空啦?……停止!……你在哪儿，下士?……前进!……”

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跳起来，笑着回答:

“有!”

“在前线不准笑，蠢驴!”马切东训斥说，“接住瓶子，快到阿弗鲁姆酒店去一趟，让他再给我来一份!……听懂没有，下士?”

下士拒绝接受命令，他回答说:

“老板说过了，再也不赊给你了，马切东老爹，你甭支派我了，去也没有用……”

马切东的胡须动了动，皱皱眉头，严厉地看看小孩，然后摇着头在走廊里坐下来，叹着气说:

“咳，我当看守的时代到哪儿去了?!……那时老板可不敢回绝我，否则我会让他知道厉害的……”

他还嘟噜了一些什么才住嘴，恶狠狠地盯着他的老伴。她身上有钱，但是不给他花，她正跟女人们闲聊，根本不把他的命令放在眼里……。

恰在这时，萨维斯塔从众人的腿中间爬到大门口来了，她是个残废人。她同普里帕斯的美女

弗洛丽卡是表姐妹，同特里丰·特塔鲁的老婆也沾点亲。她一出世双腿就盘在一起，两条细长的胳膊像是钓竿，仿佛生来是为了拖她那残废的躯体。她的嘴巴很大，苍白的嘴唇后面是沾满白沫的齿龈和稀拉拉的大黄牙。特里丰·特塔鲁养着她照看孩子。天气晴朗的日子里，萨维斯塔就坐在门口，跟村里的孩子们吵吵闹闹，并接受善心的过路人的施舍……她大声嚷嚷着来到了。谁也没有理睬她。只有特里丰对老伴做了个手势，她气呼呼地快步走过来说：

"你就不能在家里呆着，婆娘？真是的，好像谁赶你出来的……这种时候，让院子空着无人管，……连个佣人都不听使唤……你要干吗？说呀？你到底想干什么，萨维斯塔？"

瘸子从特里丰住的那条街爬到这里来足足用了两个小时。她开始着急地嘟囔着，绝望地做着手势，想加重她说的事情的重要性。

"他干吗？"特里丰的妻子玛丽亚竭力揣猜她到底想说些什么。"瓦西里·巴丘正在打架……跟阿弗鲁姆？……跟弗洛列亚·格龙杜？……后来呢？关你什么事，天晓得？你就为了这一点事爬这么远的路？天哪，你真比最淘气的孩子还傻……瞧瞧你的衣服！我可是今天才给你换上的……唉，你这个该死的……"

萨维斯塔又嘟噜了些什么，仿佛是说她根本不在乎衣服脏，接着突然高兴地傻笑起来。

“你说什么？……谁喝醉了？瓦西里·巴丘……他又不是第一次喝醉……”

玛丽亚羞臊地离开她，转身回到女人们中间去。瘸子在姑娘堆里爬来爬去，想找个地方呆一会儿，她乐不可支地观看人们跳舞。她已经25岁了，一听到音乐声或看到舞会，她就会兴奋得发抖。

（三）

萨维斯塔并没有能够饱眼福。等她从姑娘堆里争得到好地方，刚安顿下来，舞会也终止了。汗流满面、精疲力尽的勃里恰格使劲儿按一下弓，舞曲结束了，他的琴弦也随之绷断。格兰内塔舒的儿子伊昂搂着瓦西里·巴丘的女儿安娜的腰，跑过去求他：

“喂，勃里恰格，再拉一会儿……一会儿，听到了吗？一小会儿就行了，吉卜赛佬！”

其余的小伙子则用命令的口气喊道：

“快拉，吉卜赛佬！还等什么？……是我们花钱雇你来的，黑鬼？”

勃里恰格轻蔑地看一眼骂他的人，他指指提

琴，对伊昂解释说：

“不行呀，伊昂老弟……真的，不行了，请相信我吧！……我的手指都僵硬了……而且，琴弦也断了……”

“一会儿，好样的，听到了没有？”小伙子又央求道。

吉卜赛人忽然发火了，他转过身，把提琴扔给霍尔贝亚，怒冲冲地咒骂道：

“让世界上的提琴统统见鬼去吧，让叫我拉琴的人不得好死！……我好言好语对他说，不能再拉了，可他硬逼着我干……让那些舞蹈同它们的发明人都遭天雷轰！……”

伊昂惊恐地听勃里恰格骂了一阵子。然后，他猛然大发雷霆，哑着嗓子叫唤：

“嘿，乌鸦，你怎么不害臊！……快住嘴，给你一个耳光，就叫你的牙齿飞到教堂的院里去！……”

勃里恰格已经领教过伊昂的厉害，他不再吱声了。只有当小伙子咕噜着走远了时，他才又用吉卜赛语对其他两个乐师诉起苦。

小伙子们搂抱着姑娘，对她们频频致谢。姑娘们在他们的怀里挣扎着，又高兴又羞涩地轻轻说：

“谢谢……”

伊昂更用力地把安娜搂在胸前，久久不放。

“放开我，好伊昂！”姑娘小声恳求，声音里流露出满心欢喜。

“你可要来呀，安娜……你知道地方的！”伊昂平静地说。

安娜没有回答，但她的眼睛里却放射出异彩。她挣扎着想摆脱，不住地低声恳求道：

“放开我，好伊昂……真的，求你放开我吧！……”

小伙子笑着把她拉得更近，一只手摸着她的乳房，像是捏两个苹果似地，弄得安娜又痒又痛。

“可别不来！”伊昂贪婪地望着她，又一次命令道。

安娜红着脸，一溜烟地跑进姑娘堆里，不断抖着裙子上的尘土。她稍稍定神后，才同科斯马·乔格纳什的女儿玛尔加蕾塔说话。玛尔加蕾塔是个沉默寡言的健壮姑娘，她的腿如同挤奶桶一样粗，胳膊和男人们一模一样，但红润的双颊上却没有多少肉。

“那个伊昂……老缠着……真的……”她结结巴巴没有说完就赶紧换话题。“热得够呛……我浑身都湿透了……”

玛尔加蕾塔没有跳舞，她正在生那些有运气

跳舞的姑娘们的气。她没有理睬安娜，仍然眼巴巴地瞅着那些痛饮烧酒或者抽烟的小伙子们，仿佛生怕失去有人来请她跳舞的机会，她并未注意到……

伊昂凝视了安娜片刻。他的眼睛里异光闪闪，既是莫名其妙，又是狡黠迷人。就在那时，他瞧见了站在稍远处的弗洛丽卡，她是马克辛·奥普列亚寡妇的女儿，他一直跟她相好。她这时显然有些闷闷不乐，但比往日更漂亮。小伙子用力眨眨眼睛，像是想驱赶走头脑里的某种杂念，然后冲着一个小孩子唤道：

"喂，拿来了吗？"

"拿来了，伊昂大哥。"小孩神气十足地回答道。"我交给了塞诺比娅大娘，让她保存……"

当伊昂朝他娘所在的那堆人走去时，小孩接着说：

"老板可花了功夫，大哥，他放了十块糖，说是比蜜还……"

塞诺比娅一手拿着烧酒瓶，正在向托多西娅寡妇诉说自己腰痛厉害，几天也不见轻。

"把那玩意儿给我，娘！"伊昂简单说了一句，接过瓶子美滋滋地饮了一口。"你不喝一点？"

"上帝会照顾我的，我又不是有身孕的人。"塞诺比娅边说边接过瓶子喝了一大口。"天哪，我

知道是好东西……但是，我的宝贝儿子，你可别喝多了，会上头的，那时你就要干蠢事……连上帝也惹不起醉鬼……”

伊昂拿着酒瓶转过身去，根本不听她的唠叨。

小孩呆若木鸡，两眼直愣愣地盯着烧酒。当小伙子走开时，他好像有些气呼呼的。但一转眼就忘了，他猛然抢去玛尔加蕾塔手里的花束，拔腿就跑，气得姑娘破口大骂，因为她一直在等着什么人请她去跳舞……

（四）

伊昂轻盈地跳过围墙的豁口，边走边回头看安娜。安娜的眼睛始终不曾离开他。过了一会儿，她也急忙跟上去，她的双颊羞得火红，觉得好像全村人都在盯着她。

库房的后面有一个小果园，稀稀落落地长着几棵果树，中间的一条小路通过神甫潭，直达阿弗鲁姆酒店的后门。新割的干草用棍子支着堆成几堆，使空气里充满了令人陶醉的芳香。

伊昂在小路上走了两三步，然后向左拐，有一棵满身窟窿的老核桃树，树根弯曲得像一把扶手椅，伊昂在树下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姑娘也来

了，激动得全身颤抖，眼睛里射出幸福的光芒。

“你在这儿？”安娜轻轻说着坐下，没有望他。

“这里好像更好一些。”小伙子低声说，然后举起瓶子：“祝我们长命百岁，安娜！”

“祝你长命百岁，伊昂！”她一面回答，一面不安地瞅瞅小路，去酒店的人们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你也喝一点吧，安娜，我是为你拿来的，也是为了你才把它调得像你的嘴一样的甜！”

“对我来说，没有烧酒更好。”姑娘稍微镇静一点。“我一闻到它的味儿就恶心，因为爹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我真不知道，我们会落个什么样的下场。”

“人都是不顺心才喝酒的。”伊昂说，接着换了个语调：“喝吧，安奴查……我也有过这种不愉快的时刻……”

安娜用嘴唇抿了一下烧酒，撇撇嘴，立刻将瓶子还给他，边咳嗽，边笑着说：

“天哪……不行……好像是毒药……”

“挺不错嘛。”伊昂说着又喝了一大口。

两人沉默不语，彼此不相看。然后，小伙子伸手搂她的腰，叹着气说：

“咳，安奴查，我心里多么难受啊！”

安娜被太阳晒黑的、隐藏着痛苦的细长脸，

顿时变得更加阴郁。

"但愿上帝不要让别人也忍受我所遭到的苦难。"她呻吟道。"爹想把我嫁给托马家的乔治，他已经下了决心。天哪，同你不中意的人在一起是多么痛苦的事情……"

伊昂凝视着她的薄嘴唇。嘴唇掀动的时候露出洁白像牛奶色的葡萄大小的牙齿和玫瑰色的齿龈。伊昂知道瓦西里·巴丘有一股牛劲儿，只要认定一条道儿，那他就会不顾一切地走到底，但也正是这股劲儿引起了他的犟脾气。

他从来不曾喜欢过安娜，即使是现在，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喜欢她。他爱过弗洛丽卡，只要一见到她或者想起她，他就意识到自己还在爱她。她那热情奔放的笑声，丰润的双唇，像桃子一样娇嫩的脸蛋和像春季蔚蓝色天空一样的眼睛，都深深印入他的心田。但是弗洛丽卡比他还穷，而安娜有地，有房屋，还有一群牲口……

伊昂听着她的哭诉声，怜悯之心油然产生，但同时仍在想着弗洛丽卡。后来，他突然跳起来，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一言不发，长时间亲吻她的嘴唇。姑娘用双臂搂着伊昂的脖子，她的全身发烧，软弱无力，心剧烈跳动着，连他都听得见。

"祝你红运高照，红运高照，伊昂！"路上传

来挖苦的问候声。

小伙子怒火中烧，抬头看见的是伊里耶·奥努正拿着一瓶酒往回走，他怪声怪气地嘲笑伊昂。

“去你……上帝原谅我吧。”伊昂紧锁着眉头说。

伊里耶·奥努消失在库房后面了。他跟托马的儿子乔治是拜把兄弟，他利用一切机会找伊昂的麻烦，因为伊昂曾经在一次婚礼上打得他头破血流。

伊昂气得咬牙切齿，正想痛骂他一顿，但他一看见安娜的褐色眼睛里含着幸福和恐惧的泪花，只好按下心头的怒火……

伊里耶是去给乔治买烧酒的，乔治正不厌其烦地教勃里恰格一首乐曲，那是他从菲利波尤医生在阿尔马迪亚大酒店举行的宴会上听来的，是由比斯特里察来的乐师演奏的。乔治哼着曲子，勃里恰格紧盯着他的嘴唇，同时手吱吱嘎嘎地拨弄着提琴，忠实的伙伴霍尔贝亚忙跟着练伴奏。乔治洋洋得意，微眯着眼睛，愈哼愈响，因为四周围上了一群小伙子，都正羡慕地看着他。

“喂，你记住了吗?”乔治停住哼声，问道。

“行了，我已经学会了。”勃里恰格说。他拉得相当熟练了。

"我回来了，乔治!"伊里耶把酒瓶递过去时说。

"回来得真快。"乔治和和气气地说，又把酒瓶交给伊里耶，好继续教练。

"不给我们尝一口，老弟?"霍尔贝亚手不停地拉着琴，低声下气地说。

"给你们喝，黑老鸦，鬼东西!"乔治的心里乐开了花，因为大家都正瞅着他怎样请吉卜赛人喝酒。

"全喝光吧。"当格万想把瓶子退还过来时，乔治对他说。

这时，伊里耶活像一只公鸡跳起来叫：

"行了，喂，也给咱们剩一口，这群乌鸦会把肚皮撑破……"

吉卜赛人还想喝，伊里耶同他们吵起来，还差一点动手打架，因为他早就忍无可忍了，恨不得把低音提琴踢碎。

(五)

突然间，所有的人都回头望着大街。男人们统统摘下帽子，坐在走廊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原来是贝尔丘格神甫来到了，与他同来的还有师娘玛丽亚·海尔代列太太以及拉乌勒小姐和蒂图。村长和村里的头面人物都到大门口去迎接这

批贵客。

“玩得痛快，玩得痛快吧？”神甫善意地笑着说。

“除了玩玩，还能干什么呢，神甫先生？”村长把帽子拿在手里说。“上帝赐予假日，就是让乡下佬玩一玩。”

“一点不假，一点也不假。”贝尔丘格神甫爽朗地笑着说。

“你们不跟我们一起玩玩?”弗洛列亚·唐古毕恭毕敬地接着说，并把帽子重新戴好。

农民们也跟着一个接一个地戴上帽子。这时，神甫悄悄对海尔代列太太说了几句什么，海尔代列太太趾高气扬，点头同意道：

“是呀，我们也可以看一会儿……我甚至还挺喜欢看老百姓玩……”

玛丽亚·海尔代列是莫诺尔①地方的农家姑娘，由于她经常穿日耳曼族服装，嫁给了教师，所以自认为高人一等，惯用一种轻蔑的怜悯目光去看待农民的一切。

“请靠近一些！”村长兴奋地招呼道，并把围拢来的农民挡住。“让开！听见吗?往边上闪开！”

几个头面人物赶忙过来帮村长的忙，嚷道：

①在罗马尼亚北部，今属比斯特里察—讷塞乌德县。

“让开！……让开！……”

贝尔丘格慢腾腾地走进院子，在大门附近止步。那些虔诚的老太婆蜂拥而来吻他的手。

“算了，算了！”神甫嘟哝道，但还是把手背伸过去让人家吻，心满意足，干瘪的脸上增添了一点生气。

那群疲惫不堪，一心想着跳舞的小伙子们仍缠着乐师不放，只有处处想卖弄小聪明的乔治钻进老人堆里，竭力要挤近神甫和老师一家。伊里耶还是像一只小狗跟在他的后面。

蒂图·海尔代列是一个23岁左右的青年，衣着虽有些寒酸，但很干净，高高的硬衣领下扎着一条天蓝色的领带，脸上的胡须刮得精光，个子长得像一根木杆儿。他一看见乔治，就友好地伸出手去，手上戴着灰线手套。

“你好，乔治！……怎么不跳了？……我们是专门拐过来看你们的。”

“怎么能不跳呢，少爷！不过得让吉卜赛人稍稍休息一下，他们的手都拉麻了，喘不过气。”小伙子柔声地说。当他更靠近时，又补充一句：“你不跟我们一起玩吗，少爷？”

蒂图笑起来，并瞅瞅拉乌勒，她尴尬地笑笑。

“我？……不行，乔治，下次再说吧。现在不行。”

小伙子执意地说：

“我给你找个姑娘，少爷，会使你垂涎三尺的！她轻盈得有如鸿毛，漂亮得好像小姐……只是，拉乌勒小姐也应该跳一会儿……”

蒂图的妹妹忽然严肃起来，胆怯地拽住母亲的胳膊，嘟囔说：

“瞧，这是什么意思！……我真奇怪，你们就……”

神甫正在跟村长和其他农民谈天气，大家都认为上帝应该再赐给一点儿雨水，湿润湿润土地。要不然的话，没法子给玉米地松二遍土……乔治死缠着蒂图和拉乌勒，这使得海尔代列太太十分恼火，她宁肯掉脑袋也不会让女儿同乡下佬混在一起的。

别人也围过来看热闹。蒂图为了换换话题，他含着讥讽的微笑，忽然扫视一下四周，然后又像想起什么似地问道：

“伊昂上哪儿去了？”

尽管乔治知道，在村里的小伙子中间，蒂图少爷同伊昂最要好，但此时听到这个问题，不免感到有伤自尊心。因此勉强回答说：

“他一定也在这儿的……”

但是，伊里耶·奥努立刻从背后插话：

“不，他在果园里的桃核树下，跟安娜……”

“在哪儿？”乔治猛然转过身，想要揍他一耳光。

“就在我说的那个地方。”伊里耶简短地答道，并得意地呲呲牙。

乔治低头不语。其他人也没有再言语。蒂图暗自高兴，因为他轻而易举地推掉了乔治的邀请。他走近贝尔丘格，神甫正在向大家叙述克鲁日医院的大医生是怎样摘除他的一个腰子的。

伊里耶的话正说中了乔治的心病。瓦西里·巴丘的女儿安娜已经和他订了亲。她是个有财产的姑娘；他是个富家的小伙子——恰巧门当户对。双方的父母早就说妥了，他也喜欢安娜。倒不是说安娜的相貌多么出众，因为他自己长得并不怎么样。他的身体笨重，肩宽背厚犹如一头公牛；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腿软弱无力。

乔治的心潮起伏。他恨不得立刻冲到果园里看看她是怎样同伊昂调情的。但是他又反复考虑到，那样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坏事，甚至引起一场殴斗，因为伊昂的脾气像饿狼一样暴烈。而且，假若姑娘知道他偷看，那么会更恨他的。还是让他们去吧。小不忍则乱大谋。

但是，伊昂到底想干什么？他为什么缠着安娜，弄得她晕头转向……他下意识地望一眼马克辛寡妇的女儿弗洛丽卡。她也像他一样无精打采。

显然，她也知道了，而且被同样的苦恼折磨着……这倒使他的怒气平息了一点。当你不是孤零零一个人受苦的话，就会觉得好熬一些。他深深叹一口气，把帽子往眼睛上拉拉，暗自说：

“从今以后，我只跟弗洛丽卡跳舞…… 至少让他也生生气！……”

（六）

乐师吵吵闹闹地调着琴音，以便告诉人们，特别是那些走散在果园的人，舞会又要开始了。小伙子们不耐烦地跺着脚，还不时发出阵阵欢快的呼号声，他们的目光愈来愈频繁地落在姑娘们身上，她们正忐忑不安地等待邀请。

在那个时候，瓦西里·巴丘醉醺醺地哼着小曲从大街上走来，他歪戴着帽子；一双醉眼恍惚并布满血丝。他走起路来跌跌撞撞，不停地挥舞手臂，好像在跟一个想象中的仇人争吵。当他看见被人群团团围住的那些大人先生们时，呆愣了片刻，然后仿佛一颗出膛的子弹冲向贝尔丘格，对他说：

“我，神甫先生，我直说吧，是个罪孽深重的人……罪……大！……我是酒鬼，不可救药，真的，远近的村子都找不出第二个！……我就是

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好说的！……说实话不犯法，对吗，神甫先生？我喝酒，那是因为心里不好受，对吗？……而且我喝的是自己的……”

神甫已经讲完了故事，摆出一副庄重的样子，严厉地打量着瓦西里·巴丘。这时，农民的嘴角浮现出一丝真诚的微笑，并且像忏悔似地低头说话，他已经忘掉了尘世间的所有人和事了。

“我难受极了，神甫先生，请相信我！也许你不相信我？我是为这喝酒的，喝呀，喝呀！……就这样！你也许会说：你苦恼什么，酒鬼？我怎么能不苦恼呢，神甫先生？我只有一个丫头，但我不喜欢她，一点也不喜欢，听到吗？因为她不肯听我的话。我伤透了心，生够了气，她就是不照我说的做。我说的对不对，你给评评理？”

贝尔丘格不堪忍受烧酒味，因为他的身体欠佳，但瓦西里却一个劲儿地对着他喷臭味和打嗝儿。农民的举止使他厌恶，但更恼火的是有人当众破坏他的威信。海尔代列太太严肃地听着，她昂头挺胸，噘着嘴，怒冲冲地望着出于好奇心而拥挤在他们周围的人群，他们都偷偷地笑巴丘。蒂图恰巧相反，他爱听醉鬼胡言乱语，他不知该怎么挑逗他多说些，而又不被神甫识破。

贝尔丘格强捺下怒气，尽量用婉转的申斥使他安静下来：

“你做得可不对啊，瓦西里，连在年轻人面前也不收敛一点，他们总看见你摇摇晃晃的。正派人不能整天让犹太佬发财，让他们用鬼玩意儿毒害自己……对吧，瓦西里！……”

巴丘顿时变得异常严肃，他后退两步，用一种滑稽的责怪口气说：

“我的天哪，神甫先生！我做了对不起谁的事？我喝的是别人的钱，还是别人的财产？我喝是喝了……但喝的是自己的劳动和汗水……那你为什么要责怪我？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倒说呀！”

村长认为自己应该出面干涉了，他拉住巴丘的胳膊，想把他拉到一边去，他说：

“够了，够了，哎，瓦西里，就算你说对了……但你别缠住他们，他们是来看跳舞的，不是来听你胡言乱语的……”

然后，他转身对小伙子们命令道：

“你们在干什么，小伙子们？还跳不跳？”

恰在那时，瓦西里·巴丘一眼瞅见了乔治，他像一棵枯了心的树垂头丧气地站着，巴丘抓住他的手，把他拉到神甫面前说：

“瞧他，神甫先生！你看见了吗？这就是我的女婿，我喜欢他！我要你在教堂里给他和我闺女主持婚礼，让她把心气炸好了！……”

"好啦，瓦西里大叔，算了……"乔治难为情地边说边勉强笑笑。

但他却缠住不放，并且大声吼喊道：

"我不会放走你的，明白吗？我要一个体面的女婿，不要叫花子……我把闺女给你，你用皮鞭把她脑袋里的怪念头给抽出来！……我不想跟那些迷了她心窍的、尾巴翘上天的穷鬼们打交道。我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如果我不愿意的话，我会把手斧放在他的脖子上的，只要用力砍一下就行了，我情愿去受绞刑！是这样的吧，乔治？"

"是的，是的。"小伙子喃喃地说，他也想让他安静下来。

瓦西里得意地望望四周，大声地吐一口痰，正吐在村长的脚中间。然后，他像忽然记起什么事，拉着乔治往姑娘们站的地方走去，并高声喊叫：

"安奴查！……安奴查！你在哪儿，爹的好闺女？"

乔治仿佛跌进了烤箱，满脸通红。羞耻伴随着愤怒油然而起。他连忙低声对他说，免得旁人听见：

"别管安奴查了，她同格兰内塔舒家的伊昂正在果园里的核桃树下……"

巴丘像被针扎了一下跳起来。他吼一声，便大步流星地走向库房的转角处，安娜正从那儿出来，她已经听见父亲的吼叫，吓得她魂不附体。巴丘看见了她，他叉开腿，双手插腰，挺着肚子，目光炯炯逼人。他呆站了一会，然后嚷嚷起来：

“好啊，安奴查，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

他举起拳头朝她冲去，准备揍她个半死。

一个女人没命地喊起来：

“快来，救命啊，要把她揍死了！”

刚要挨近女儿时，瓦西里瞅见了伊昂，他也从库房那儿过来。瓦西里立即丢开姑娘，威风凛凛地冲着小伙子。当伊昂看见瓦西里逼近他时，稍稍吃了一惊，但仍然镇静地走自己的路，毫不在意地看了一眼巴丘，好像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穷小子，啊？”瓦西里·巴丘边喊边逼近，伊昂的镇静态度越发激怒了他。

咒骂声犹如刀子直刺小伙子。他那珠光闪亮的黑眼睛放射出怒火。他用稍微颤抖，但又含讥讽的口吻说：

“我是什么人，你的佣人？你配命令我？”

“我就是要命令你，强盗，如果你再不听话，

我就揍得你头破血流！"农民怒火满腔地边狂叫边冲过去。

伊昂停住脚步，握紧拳头，好像是要强压着怒火，用低沉的声音叫道：

"别动手，瓦西里大叔，否则……别动手！……别动手！"

几个男子汉和小伙子扑过去拦住瓦西里。伊昂呆若木鸡，不过他的心脏却剧烈地怦怦跳动。伊昂起先想不要去理他，因为他已经喝醉了，况且是安奴查的亲爹，……但当瓦西里臭骂着走去揍他时，他失去了控制。他的热血沸腾，似乎故意等着老头去碰一下，以便把他撕得粉碎，特别是他看到乔治站在背后，带着轻蔑和幸灾乐祸的表情注视着他。

巴丘在人们的胳膊里挣扎，骂不住口：

"放开我！……让我去撕破他的喉咙。我要喝他的血，真气炸了我！……放开我！"

农民们推着他往大门口走去，几乎把他架起来，他不遗余力地挣扎着说：

"这个强盗干吗要缠着我的闺女？为什么！……放开我，尼斯托尔！……嗨！"

伊昂的脸一阵白一阵红。他的膝盖发软，口发干，心里像燃烧着一团火。每句话都似针扎痛他的心，因为全村人都在听。他直想冲过去用拳

头狠狠堵住对方的恶语。但在同时，脑海里出现了安奴查，终于又忍住了。他用目光寻找她，姑娘已经在混乱中哭着溜回家去了。媳妇们和姑娘们都像被老鹰追逐的家禽似的散开了，躲入邻近的院子和街上，等着瞧随时都会发生的厮打。神甫也趁着吵架走开了，他气急败坏地对海尔代列太太说：

“该叫警察来敲一敲这帮胡闹家伙的骨头。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规矩一些……可惜伊昂没有教训教训他，……他是罪有应得……”

师娘也恼怒地摇摇头，轻轻提起裙子，以免沾上尘土，然后随着贝尔丘格和拉乌勒迅速离开。蒂图稍靠后一些。他为没能看到争吵的结局而失望，因此一面走，一面还不断地回头望。

舞会中断了。吉卜赛人胆战心惊地躲进库房；格万把低音提琴放在角落里，他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保护它，不让打架的人碰坏。小伙子们都聚在伊昂的周围，给他火上加油：

“你怎么手软了，扬尼格，怎么能够任他漫骂呢？……至少得给他两下，好让他认识认识你！……”

另外几个人是乔治的朋友，站在一边咬着牙。过了不大一会儿，乔治也来了，伊里耶·奥努像忠实的影子寸步不离地跟在他后面。

“瞧，热闹给破坏了……”乔治有点生气地说，并瞥了一下格兰内塔舒的儿子。

伊昂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清。耻辱使他变得呆愣了。他凝视着那一堆人，瓦西里·巴丘正在他们中间挣扎，他真想冲过去揍他。

乔治与同伴交谈了几句话，就高傲地对乐师喊道：

“走，吉卜赛佬，到阿弗鲁姆那儿去！……干吗傻呆在这儿？”

这几句话如鼓声击动伊昂的耳膜。他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到勃里恰格面前，简短地命令他道：

“快拉！”

吉卜赛人不知所措地站着，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不知道该听谁的。

“慢着点，伊昂！”乔治仍然傲慢地说。“是我出钱把他们雇来的！……”

伊昂像是根本没有听见他的话，厉声命令道：

“快拉！”

他的眼睛里射出凶猛的怒火，致使勃里恰格朝乔治耸耸肩，把提琴靠在下巴颏的下面，开始拉起一支欢快的乐曲。伊昂的朋友们呼哨起来，并用手指捏出清脆的响声以示占了上风，他们狂舞起来，把地跺得咚咚响。伊昂带头往门口走

去，其余的人跟着他，一边吹口哨，一边呼叫。乐师们拉着琴跟在他们后面。格万把低音提琴挂在肩上，像一只填饱肚子的鹅边走边喘气。在街上，人们稍事休息，便在原地疯狂地跳了一会儿，使躲在各家门后看热闹的姑娘们大饱眼福。然后，人群转向左，伴着乐曲的节拍呼叫，一大群毛孩子尾随在后面。

乔治和他的伙伴们气鼓鼓地呆在库房旁边，不敢出来阻拦。最令他恼火的是自己付了定金，而且最后得再付足四个兹罗提的钱。当然，钱是由小伙子们凑起来的，每人摊20个小钱，但要把钱凑齐，还得伤一番脑筋，费不少口舌，自从那次赖了帐后，勃里恰格再也不肯答应拖欠了。毫无疑问，乔治是愿意干这种事的，因为他认为这一来，显得比别人高出一头。可是，如今一见小伙子们站在伊昂一边，感到自己受了侮辱，特别是他已经知道伊昂正在死缠着安娜……他无可奈何地瞧着人们跟着乐师走了，他曾有过加入人群里去的念头，借以表示他根本不在乎。但又想，这样做会使他在伙伴们的眼里威信扫地。在其余人都走上大街后，他为了报复和自我安慰，就笑着说：

“我是一个子儿也不再给吉卜赛人了。让伊昂去付，格兰内塔舒有的是钱。”

小伙子们并没有听出他的话中刺儿。他们都因为吃了败仗，乐师也走了，垂头丧气。伊里耶·奥努打破了沉默：

“我们干呆着做什么？天都黑了，人也走光了……我们也到酒店去！……”

没有人吱声，一个个慢腾腾地走了。他们穿过园子，绕过神甫潭，这样至少可以早一点到达阿弗鲁姆那里……

托多西娅一直呆在堂屋门口，直到人都走光了，她才划个十字嘟哝道：

“上帝保佑，幸亏他们没有打起来，要不然警察又得来找麻烦！……”

瘸子萨维斯塔缩成一团，躲在走廊靠门的地方，人们的吼声吓得她魂飞魄散，为了不被人群践踏，她小心翼翼地躲藏起来。托多西娅去关门时才发现了她。

“你怎么还没有走，萨维斯塔？亏得没把你踩扁……现在该走了，好闺女，走吧，你离家还有好长一段路呢，天都快黑了。”

萨维斯塔仍然是心惊肉跳。她拉起衣摆，把围裙塞进腰里，尽快地爬到街上，然后慢慢沿着路边小沟往家里爬去。

（七）

酒店并不比村里别的房子讲究，只不过是瓦房，靠街的两个窗台围着铁丝网，里面陈列着五光十色的酒瓶、糖罐和受农民欢迎的其他货物。前边的一间大屋铺着地板，摆着几张长桌和一倍于桌子数目的松木长条凳，每个礼拜五女佣人都要用沙子把它们擦洗得像石灰一样白，准备礼拜天迎接农民来饮酒解愁。在一个角落里，有个用板条制做的木笼挨近柜台，阿弗鲁姆和儿子阿依齐克正在一堆瓶子和一大桶烧酒跟前忙碌着。阿依齐克时而拿着蜡烛走进木笼下面的地窖，那里面贮存着许多酒桶和烧酒坛，甚至还有专门为体面人准备的葡萄酒和啤酒，一旦他们来消遣，便钻进里间老板的住室，这样可以稍微避开老百姓的目光……

舞会一被搅散，男人们立即前往阿弗鲁姆酒店，有的是只身一人，有的是成群结队。当乔治同他的朋友到达的时候，走廊上已挤满了人，正纷纷议论舞会上发生的事情，有的同情巴丘，有的站在伊昂一边。小伙子们径直进入店里。他们是早先预定了座位，以便更安静地消遣一番。他们一声不响地坐下来，个个灰心丧气。

阿弗鲁姆随即拿着两瓶烧酒走过来，他把酒放在乔治面前的桌子上问道：

“谁付钱？”

“算了，我们会付的，老板！”伊里耶·奥努伸手抓过一瓶酒。

“如果要我从你身上挤出钱的话，那是没有什么指望的。”老板说着审视每个人，好像要从他们的脸上观察出个个口袋里装多少钱。“要是你出面，我连一口水也不赊给你。喂，谁付钱？我要明确的答复，否则就把酒倒回桶里去。”

乔治从背心口袋里摸出一个油腻的钱袋，默默地数出该付的钱。阿弗鲁姆谨慎地收起钱，回到柜台去，边走边把手里的钱拨弄得叮当响。伊里耶禁不住得意地喊叫，似乎是他付了钱。

“看见了吧，老板？……下次可别再啰嗦了！”

被烧酒味儿陶醉的小伙子，猛然用拳头狠狠地砸了一下桌子，并欢呼起来，震得玻璃窗咯咯响。其余的人也苏醒过来，好像一股愉快的情绪占有了他们。刹那间，他们的狂呼乱叫充斥了整个酒店。

正当他们在纵情呼叫的时候，从街上传来了更加激烈狂热的欢呼声。有一阵子，好像两拨人是在竞赛，看谁能压倒对方。随着外面的那一拨

人走近，他们的呼叫声也就愈加响亮。他们一涌进酒店，就把乔治等人的声音完全压下去了。不过，没过多久那些跟着乐师到来的人的叫声也平息下来，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了，呼叫声变成了刺耳的嘶哑的喊叫、愤怒的命令和不耐烦的尖叫，在这一片嘈杂声中，偶而能够听清楚是什么意思：

“老板，来杯酒，要甜的！……”

“快一点，阿弗鲁姆！”

“你藏到那儿去了，犹太佬，你这个该诅咒的？！”

凳子上已经坐不下所有的小伙子们。吉卜赛人都挤在伊昂的桌子上，只有格万不得不站在角落里，守着他的琴。桌上堆满了瓶子和杯子。烧酒味同浓厚的烟草味和令人窒息的汗臭味混杂在一起。大家都围在一起说话、敬酒、喊叫、哼着小调。大家都用上帝、太阳、月亮构成的咒语骂乐师、阿弗鲁姆、甚至于上帝本人。

这时，黑暗笼罩了大地，屋里只有一盏挂在房梁上的被煤烟熏黑的灯。在忽闪忽闪的昏暗灯光中，人们有了几分醉意，他们的目光更加凶狠，袒胸露臂，粗壮的臂膀上绷出数条像饿蛇似的肌肉，在昏眩的人头上不停地挥着拳头，既是威胁，又是预示危险。人们的声音愈来愈嘶哑，

说话愈来愈粗鲁，咒骂也愈来愈恶毒。浸透汗水的面孔，有的红得发紫，有的黄里发绿。在一片混乱的嘈杂声中夹着怪声怪气的狂笑、肆无忌惮的响嗝和拖长的吼叫……

喝得酩酊大醉的锡米翁·龙古靠在一张桌子角上，对站在他身旁给孩子喂奶的老婆骂骂咧咧，她不吱声，只是不停地扯着他的衣袖，一股劲儿地重复说道：

“够了，锡米翁，够了，真的，该回家去了，明天你还得起早去弄些劈柴来，我连点火的柴都没有了……够了，够了，真的！”

锡米翁对同桌的人抱怨，尽管谁也不听他，他仍然一个劲儿地咒骂和喝酒。后来，女人干脆在他身边挤着坐下来，用奶头堵住小孩的嘴，笑着朝被酒灌得愁眉不展的青年挤挤眼。

小伙子们轮流跟乐师碰杯，乐师们全神贯注地拉奏着调子缓慢、软绵绵的欢饮曲，像是浪荡的女人。虽然勃里恰格已经喝得醉醺醺了，但拉得更加出色；与此同时，头昏脑胀的霍尔贝亚却伴奏得糟不可言，连自己也害羞；只有格万依然如故，这是因为他首先得保护琴，其次是他的酒量举世无双，他可以一眼不眨地喝下一大桶[1]酒精。

[1]1桶约有10公升。——译者注

伊昂的心如刀割，连烧酒也不能解愁。瓦西里·巴丘对他的侮辱仿佛是一块磨盘压在心头。虽然他竭力不再去想刚才的遭遇，但那些令人难堪的咒骂声却一直在耳边回旋。一种强烈的欲望占有了他：要打人，要破坏，他要发泄心头的怒火，以便使自己冷静下来。他不时用眼角偷瞧一下旁边的那张桌子，兴高采烈的乔治正在不断地同别人碰杯，粗声粗气地哼着刺耳的小调。他的目光逼人，脸上流露出不可一世的神气。顿时，伊昂觉得眼前发黑。他记起来，伊里耶·奥努曾看见他在果园里拥抱安娜。而现在，伊里耶正坐在乔治身边。伊里耶准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乔治，乔治就在巴丘跟前进行挑拨。他因为没有能够同巴丘算帐，头脑里深深扎下要跟乔治算帐的念头。他一下了决心，这种念头就开始折磨他。他感到烦躁不安，一时不知道怎样去实现它。

正在那时，蒂图·海尔代列到酒店来了。他的出现使店里顿时鸦雀无声。

“晚上好！”蒂图有点尴尬地打招呼，因为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

“晚上好！”人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回答，吵闹声立刻恢复，并比以前更加激烈。

蒂图是受好奇心的驱使而来的。他预感到舞会上的争吵不会轻易结束，身不由己地来阿弗鲁

姆酒店探听消息。吃晚餐时，海尔代列一家详细议论了所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同情伊昂，因为他是他们的邻居，而且格兰内塔舒的儿子比普里帕斯的小伙子们都机灵。蒂图结束了这场议论，庄严地说：

“要能狠狠地教训他一顿才好！”

他没有说明该揍谁，家里人也没有再问。因为天很晚了，睏倦缠人，教师甚至在谈论中就已经和衣入睡。当全家都睡下之后，蒂图坐下来工作，他要替父亲填新生登记册。他干了一阵子，再也没有耐心了。恰在这时烟草也完了，于是戴上帽子，一溜烟来到酒店。

他同阿弗鲁姆握握手，这是赊帐时惯用的姿态，然后要了一点烟草，让老板记上帐。为了消磨时间，他同犹太人闲扯起来，并偷偷瞧着小伙子们坐的地方。他真想问问又发生了什么事，但又不好开口。如果让人家发现自己关心乡下佬的争吵的话，该怎么想呢？不如呆一会儿，回家去。他自我安慰道，肯定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争执；否则，这些人不会坐在一起的。

当他从伊昂的桌子旁边走过时，对他友好地笑笑。小伙子站起来，端给他一杯烧酒，恭恭敬敬地说：

“做做好事，少爷，同我们干一杯。”

蒂图推让一番，那是做给别人看的，因为他觉得这正是打听消息的好机会。于是，蒂图等到其他人也来敬酒时，便举起杯子表示要同大家一饮而尽。伊昂忽然命令人们安静，说话声立即停顿下来。不过，少爷似乎有些手足无措，他不善于像农民所喜欢的那样说一套应酬话。

“祝你健康，伊昂！……祝大家健康！……干杯！”他愣了一下说，声音由于激动而嘶哑。

他一饮而尽，把杯子还给伊昂，强忍住一阵恶心。伊昂十分聪明地回答，但是新爆发的吵闹声淹没了他的话。蒂图向他伸出了手。

“晚安！扬尼格，谢谢！”

“谢谢你赏脸，少爷！”小伙子送他往外走时说道。

在酒店前面的走廊和大街上，人们结伙饮酒、聊天和争论。好奇的姑娘和淘气的孩子把鼻子贴在窗玻璃上往里面看热闹。酩酊大醉的马切东·切尔契塔舒躺在沟边上喊口令，全村人都听得见。

“你瞧见了瓦西里大叔对我的态度吧，少爷？”伊昂低声说，免得别人听到。

“是的，对你实说吧，我也奇怪你怎么能那样忍让呢。”蒂图摇着头回答道。

“有什么法子呢，少爷？”伊昂咬牙切齿地小

声说。"如果我动手的话，就会揍死他，那我要坐班房了……而且，你也明白，过错不在出面的人，而在背后唆使他的人！……"

蒂图往前凑凑，以便不拉掉一句话，但伊昂不再言语了，他故意逢迎说：

"真的吗？你真以为有人在背后挑拨？"

"肯定是有人挑拨，我可以对圣十字架起誓……你没听说他要把安娜嫁给托马·布尔布克的儿子乔治。"

"哦，嫁给乔治？"

"你瞧吧，就是这么一回事。他一直在到处宣扬，人人都知道……你现在明白是谁的过错了吧？……"

蒂图进一步煽风点火说：

"是啊，但也许不是乔治唆使他……"

伊昂怒冲冲地打断他的话：

"天哪，少爷，你怎么能那样说呢？我清楚，乔治把我当成眼中钉。你不知道，他正在追安娜，而且早就开始了。安奴查不喜欢他，不理他，他就来报复我……"

蒂图沉默了片刻，思索了一下，才慢慢地说：

"糟糕啊，糟糕透了，乔治居然干这种事……"

"你以为今天晚上我会放过他，不教训教训他

行吗？除非上帝突然召唤我，……否则，我会让他落个用被单裹着抬走的下场……”

小伙子气得说不下去了。蒂图吓破了胆，十分诚恳地低声说：

“冷静一点，伊昂，别惹事！”

“哪怕蹲10年班房，我也要给他放放血！”伊昂嘟噜着说，他已经暴跳如雷，紧握着拳头，全身发抖。

（八）

蒂图此时确信无疑将要发生一场殴斗，他不愿回家了。他得瞧瞧打架，明天好讲给家里人，甚至阿尔马迪亚的朋友们听。因此，他慢腾腾地来到后街，然后再折回来，经过酒店门口径直往锡米翁·布图诺尤家附近走去，他不想走得太远，以便殴斗开始时能立刻赶到现场。

他这样来回踱了10趟、20趟，仍然无济于事……。尽管伊昂已经下了决心，但他不敢平白无故地找人家的岔儿。他需要找一个借口，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借口也行，可就是没有，因为乔治正在朋友中间寻欢作乐，像是猜到他要寻衅，根本不瞅他这一边。

将近午夜时，事情才见分晓。乐师们准备走

了，因为他们住在鲁什卡村，离这里有两小时的路程，他们站起来向乔治要钱，乔治也正迫不及待地等着这个报复的时刻。他朝勃里恰格挥着拳头吼叫：

“什么，黑老鸦，你问我要钱？居然向我要钱？”

“不是你雇我们来的？”吉卜赛人着急起来，他预感到又要被人赖帐了。

“谁让你拉琴，你去找谁要钱，他有钱，我可不付！”

“你不是从小伙子们那里收了钱？”

“我没有收。”乔治不以为然地说，并把瓶口对着嘴巴，洋洋自得地喝下一大口。

这时，伊昂站起来，走近乔治的桌子。

“把钱付了！”伊昂横眉怒目，低声嘶哑地说。

“我付钱？我？”对方跳起来吼道，他把伊昂的理智视为软弱。

“就是你！”

“你把我当成你们的抹布？”越来越强硬和威严的乔治扯开嗓门说。“你竟然又来找事，而且找到我！……”

他没有来得及说完，因为伊昂已挥起双拳从桌子对面打过来，恰恰落在脸上。紧接着，乔治也冲过去，但伊昂的第二阵拳头更凶狠地揍过来

……双方厮打起来。乔治像是一头公牛怒吼着，抓住伊昂的衬衣前襟，拼命拧扭，使伊昂的脖子上的青筋鼓起来，脸憋得通红。尽管这样，伊昂还是不甘示弱，一会儿揍脑袋，一会儿揍肚子，直到乔治的鼻子里流出来的血染红了他的拳头，溅满两人的衣衫。

酒店里的人都围过来喊道：

“拉住他们！快！……”

但谁也没有出来拉架，因为大家都想看看到底谁更厉害。只有阿弗鲁姆担心打碎酒瓶和酒杯，又怕玻璃窗被砸坏，于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勇气冲向他们，他不是去拉他们，而是竭力把他们推出大门外。油灯冒出的黑烟愈来愈浓，它将在混乱中熄灭。阿弗鲁姆的红胡子被揪掉几撮，身上也挨了几下，但终于把他们推出门外去了。所有人都跟着打架人来到街上，屋里立即空荡荡的。犹太人庆幸躲过了这场灾难，他连忙关上门，上了铁闩，防备顾客再回来。

两人扭打到街上后，便分手了。伊昂奔向酒店的篱笆，从那里抽出一根木桩，不等别人拦阻就狠狠地打了一下乔治的背，乔治立刻呻吟倒地。

“哎哟，痛死我了，强盗！”

乔治的嘴巴、胡须、下巴颏和衬衣上浸满鲜

血，但把他打倒在地上的还是最后那一棒。他哼哼着骂了几声，试图从沟里站起来，剧烈的疼痛使他动弹不得，像是断了脊梁骨。他蜷缩在肮脏的草丛里，有几个小伙子围过来，想帮他一把。女人们尖声喊叫起来，男人们咒骂着，不断升高的吵闹声吓惊了锡米翁·龙古的婴儿，他吐掉嘴里含着的奶头，开始啼哭起来。伊里耶·奥努竭力想从路那一边的篱笆上拔出一根木桩，以便敲碎伊昂的脑袋，同时还愤怒地呼喊：

"这是杀人凶手，乡亲们，这是强盗！……"

伊昂已经心满意足，怒火消散，显得满不在乎。他像一个牧人似地倚在木桩上，用胜利和威吓的目光望着是否有人敢来惹他。

伊里耶一面拔木桩，一面平息了怒气，他和其它几个小伙子搀着乔治回家去，嘴里不停地骂街。他们背后跟着一群吓懵了的女人和贪玩的孩子……

一弯明亮的月牙儿冷静静地悬挂在天空，公路和树梢披上了银装……

（九）

其余的小伙子围在伊昂的周围，尊敬地望着他，有时对他说几句俏皮话，他们想用这种方式

表示钦佩和友谊之情。他们倒还想玩一会儿，可是吉卜赛人已经在打闹中溜走了；敲阿弗鲁姆的门也枉然，因为他闭门不理。他们在酒店前聊了一阵子，各自散去，有的回家，有的去找相好的……伊昂把木桩扔进犹太人的院里，像是干了一件遂心如意的事情，心花怒放，不慌不忙地往家走去。他路过瓦西里·巴丘家门口，那是挨着酒店的第三所房子。他停下脚步，想去找安娜。他在这时才感到出了气，挽回了面子。但他一转念，想到姑娘可能不知道他刚才的威风，自己亲口说，似乎不大合适。让她从别人那里打听好了，那她会更热恋他的。于是，他恋恋不舍地瞅着那所深藏在院里三棵老苹果树下的新房，那些黑洞洞的窗户，宽敞的院落，安静的牲口棚和安在高木桩上的木板门，不禁喜出望外，好像从现在起，这一切都属于他了。

在大门里面，安娜正提心吊胆地窥探着外面的动静。她一听见阿弗鲁姆酒店里传出来的吵闹声，忍不住偷偷跑出来，她猜想准是伊昂生了气，在那里惹事生非。她心乱如麻，生怕他出什么事。她多么想去街上看看，但又怕大门的吱嘎声吵醒父亲；他被别人从舞会上送回家后，一直躺在走廊上打呼噜。后来，她看见乔治被人送回家，她划了个十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因为挨揍的不

是伊昂。现在她正等着他，一种自豪感占据了她，使她意识到隐藏在内心的爱情将要迸发了，这是确定人们命运的爱情。想到这件事使她不寒而栗，但同时整个心灵火辣辣的……后来，她听到他走近的声音，看见他停下步。她想叫他，以便扑到他那健壮的具有保护力的怀抱里，但她动弹不得。他伫立不动，令她心慌意乱，她搓着双手，从干燥的双唇间发出爱怜的恳求细语，声音是那样微弱，甚至连自己也听不清。

"扬尼格！……扬尼格！……扬尼格……！……"

伊昂又重新上路了，他打着口哨，迈着稳重的步伐。他的靴子在积满尘土的街上嘎吱嘎吱响着，靴底有时碰上石子发出响声……

快要走到家门口，伊昂听到背后有急促的脚步声。那是蒂图，他气喘吁吁地跑来。他不走运，没有看到厮打，因此很懊悔。原来，他在酒店前来回踱步感到厌烦，为了更好地消磨时间，他朝村头的十字路口走。他在那儿听到吵打声。当他三步并两步赶到阿弗鲁姆酒店时，一切都平息了，人们已经无影无踪，不知去向。

"哎，怎么回事，伊昂？"他搓着手问。

"没什么。"小伙子若无其事地喃喃道。"我消了消火……"

蒂图挖空心思追问，没有能从他嘴里问出更多的情况。他们该分手了，同时互道了晚安。

公鸡开始报晓……

第二章

困惑

(一)

当格兰内塔舒一觉醒来的时候，窗上已经泛起一片鱼肚白。从远处传来微弱而嘶哑的公鸡啼鸣。过了一会儿，近处的一只公鸡尖声尖气地作了一声清脆的回答。接着，一群公鸡愈来愈近，愈来愈响亮地叫起来。随后，堂屋响起一阵低沉的拍翅膀的声音和一只公鸡领唱似的粗壮啼声，这一啼鸣淹没在欢快的咯咯声中，响遍整个房舍，使格兰内塔舒惊讶，他连忙划十字。

“该死的公鸡！”老头嘟哝着翻一个身，这才完全醒过来。“还睡着呐，婆娘？”他用胳膊肘碰碰塞诺比娅。

“不。”女人用清醒的声音迅速回答。

两人都不再言语，抓抓痒，老声老气地哼哼着。

•

“该几点钟了，喂？”过了一会儿，男人打着哈欠问。

“哎，起来吧，该是起床的时候了。”塞诺比娅没好气地抱怨着从被窝里钻出来。

“真的？”格兰内塔舒惊奇地问，并伸伸懒腰。

“起来吧，老头子，我叫伊昂去，他不会自己醒过来的，昨天玩了一整天，后来又在阿弗鲁姆那儿呆到很晚……起来，快，干活去吧，再懒下去就快中午了，那才叫人家笑话！”

老头儿抓抓头、胡子和胸脯，舒舒坦坦地打了个长哈欠，又望望窗户，然后犹豫不决地问道：

“是月光，还是天亮了？”

就在那时，公鸡在堂屋里更威严地回答一声：

“喔喔喔！……”

“听见没有？已经是大白天了。”塞诺比娅说，她下了床，正在系腰带，嘴里喃喃祷告着。

格兰内塔舒先坐起来，迟疑了一阵子，才最后从被窝里跳出来，他迫使自己的动作放快，以驱赶全身的困惫。

“把灯点上！”他说完，自己伸手往烟道的壁龛里摸火柴，没有找到，于是气愤地训起老伴儿。“你又把它塞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塞诺比娅没有回答。她深深鞠几个躬，结束了祷告，这才气呼呼地冲着格兰内塔舒唤道：

“哎呀呀，你这个该遭天雷轰的，不信上帝的疯子，连祷告也不让人安安静静做！”

她边骂边砰的一声关门出去了。鸡在堂屋里不耐烦地咯咯乱叫着，塞诺比娅刚打开朝院子的门，它们就争先恐后地冲出去，像是刚从监牢里释放出来一样。女人给它们抓了几把玉米，嘴里不停地咒骂格兰内塔舒，心里数着那些正争食吃的母鸡数目，而那只总是不信任塞诺比娅、对它的女伴们采取容忍态度的公鸡只是偶尔啄一颗玉米粒。当女主人走近去挨个儿找蛋时，老母鸡不安地挤在一起，这使得公鸡十分愤懑，它威胁地晃动着鸡冠，傲慢地躲避着，气急败坏地叫着……

最后，鸡都散开去，塞诺比娅爬上堆干草的阁楼，站在梯子上面喊道：

“扬尼格！……喂，扬尼格！……起来，好孩子，快割草去，别等来一场雨，把我们的草给毁了！”

“好的，好的，行了，我就起来！”小伙子睡眼惺忪地低声说。

塞诺比娅不再啰嗦了。她知道，只要说干活，儿子是不会推拖的，他不像格兰内塔舒爱偷懒。

伊昂整个夏天都睡在牲口棚里放干草的阁楼上。这样，他夜间从外面回来，不致于吵醒老两口，而且还可以听见自己家唯一的奶牛杜马纳的咀嚼和反刍声，以及从他头天晚上给它添的草料里挑选干草时发出来的响亮喷鼻声。

他迅速摆脱困倦，匍匐着爬到阁楼口，顺着梯子下来。

村子仍在酣睡中。只有几只贪睡而刚醒来的公鸡还在那里报晓。一层透明的薄雾在隆起的屋脊上空飘荡。村外山坡上的大片玉米和零星的小麦、燕麦仿佛在轻轻地摇动，而那些树丛遍布的漆黑坡顶却纹丝不动，像几个巨人头监视着沉睡的村庄。

一阵凉风吹进小伙子的心田，赶走了骨髓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睏意。他扫视院子四周，挠挠脖子，考虑着从何着手。又从屋里走出来的塞诺比娅吃惊地说：

“天哪，我 的儿子，你 是穿着节日服装睡的吧？”

伊昂由于内疚而不知所措，老太婆更加伤心地接着说道：

“你把花边和珠子都弄乱了，把衣服弄得那么脏，真的，叫我怎么收拾呢！……怎么，还沾了那么多血……你跟谁打架了？”

小伙子低头仔细瞧瞧，才发现衬衣的胸口和下摆全是血。

“跟布尔布克家的乔治。”他嘟囔了一句作为回答，然后进入堂屋。

他脱下衬衣，套上工作服，穿上皮便鞋，去夫人溪里洗洗脸，那条小溪正从他家旁边流入神甫潭。

他准备上路了。塞诺比娅往他的口袋里塞了一大块玉米糕、奶酪和葱头，这些食物都用一块干净布包着。小伙子从屋梁上取下木盒子和油石，向还在磨蹭着翻寻什么东西的父亲问道：

“你是上书记官那儿去干活吗？”

“对。他前天就同我说定了，他一直在村里找人帮忙……”

“好吧，……只是不要把钱喝掉，我们得攒些钱。你瞧吧，明后天村长助理该带着巡警挨家挨户地催捐税了。”伊昂一本正经地补充说。

“得了，我又不是小孩子。”格兰内塔舒说。

“你把吃的都给我放好了，娘？”小伙子掂量掂量口袋。

“放好了，中午再给你送些吃的去。”塞诺比娅回答说，同时使劲儿吹灶里的火，柴火吱吱响着，冒着浓烟，可就是燃烧不起来。

“你早点来翻草，别让它们误事。否则，我就

来不及割了，那块地可不算小。”伊昂低头叨唠着。

“放心去吧！”

在堂屋里，小伙子从挂钩上取下长柄镰刀，又把干粮口袋挂在镰刀上，扛在肩上走了。他迅速走过老师海尔代列家门口，那一家人还在酣睡，只有关在篱笆旁边笼子里的鸡乱蹦乱跳，咯咯吵叫着。他沿着露水洒湿的公路往前走，直到公路同老路分岔儿的地方才向右拐，然后慢慢走上一条平坦小道，经过田埂间距不齐、长满了青草的玉米地，他加快步伐，想早一点到达，赶在太阳出来前多割些，因为潮湿的草好割。

地里茫茫不见人影。只有锡米翁·龙古在埋头割草，那是他从阿弗鲁姆手里租来的，挨着瓦西里·巴丘的燕麦地。伊昂经过这里时，向他打招呼说：

“真勤快！”

锡米翁割了几行才停下来磨镰刀，并回答对方，但伊昂已经走远了，听不见他的话：

“有什么法子？……得干活呀，上帝就是这样安排我们活在世上的……”

(二)

伊昂又往前走了一刻钟。他的地处于田野的中心，是一块长条儿，约可割 3 车干草。这是塞诺比娅的陪嫁，原先是一大块地，直抵村后大街，可以割12车干草。可是，格兰内塔舒一点一点地把它卖掉了……老头儿喜欢喝酒，游手好闲。他年青时喜欢吹笛子，这个名气直传到布科维纳。他吹奏的短笛优美动听简直像个黑管吹奏家。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格兰内塔舒[①]。他曾经是个聪明英俊的小伙子，但一贫如洗，也懒惰无比。他总是逃避重活儿。据说他一辈子也没有犁过一块深度和宽度像样的地，因为他根本不会扶犁；镰刀也为难他，他像手握一根木棍。他情愿做娘儿们的活儿：锄地、翻草、搬运、撒种。不过，他更乐意干的是去书记官、神甫和教师等大人先生家里，甚至阿尔马迪亚和日多维察的犹太人家里闲逛。他的手掌上从来未因干活儿而长出老茧，他的皮肤也从来没有洗不掉的尘土……他全托塞诺比娅的福，她赛过一个男子汉。如果没有她的话，他早就喂狗了。她是自作

---

① 在罗马尼亚语里，格兰内塔舒是黑管的谐音。——译者注

主张嫁给他的，她的父母说漂亮的脸蛋不能当粮食，小聪明也不能当饭。她本是独生女，又是殷实户，完全可以找村里门当户对的人家。但是，她看上了格兰内塔舒，父母拗不过她，最后只好让步，陪嫁给她四块玉米地和两块草场，并把村头的房子及周围的院子也划给她。老人们搬进在神甫家对角盖成的新居，把老房子留给小两口，那里连灶上的炊具都样样俱全，院里还养有一对耕牛、两头奶牛、一群鸡和五只鸭……真是应有尽有，只差格兰内塔舒像个当家人似地好好经管这一切。

婚后，格兰内塔舒依然故我。起初，塞诺比娅不管他，后来看到没法指望他，就像男子汉那样，挑起一家的重担。她勤劳、利落，也善于操持家务。如果说她未能使家境蒸蒸日上的话，那也不是她的过错。因为一家之主终日无所事事，致使家境每况愈下，债台高筑。他们采取拆墙补窟窿的办法，弄得无法收拾。今天丢掉一小块玉米地，明天失去一整块草地……上帝保佑，他们幸亏只生下一个小孩。如果孩子再多几个，也许早就维持不下去了……

当塞诺比娅的父母去世时，格兰内塔舒只剩下两块玉米地和两头皮包骨头的奶牛。老人的故世，使他们的困境稍有好转：他们继承了十头牲

畜、五块好地和一座新房……但他们为了偿还债务，立刻把房子卖给伊夫托德·康德拉图。

这时的格兰内塔舒总该有自惭形秽之感，振奋精神了吧，没有。他不再吹笛子，却染上了酒瘾。那么大的一个阿尔马迪亚，他喝遍了各家酒店。他不在自己的田地里干活儿，而是围着日多维察的犹太人转，从他们那里借钱喝酒。他从未喝得酩酊大醉，即使喝醉也仍然和和气气的，不停地笑，牛皮漫天吹，使你没法不喜欢他……

这样，没过几年，他又陷入困境。每卖一块地，塞诺比娅都要对历书上画的全体圣徒像起誓，说再卖巴掌大的地的话，情愿上吊，但这也是无济于事。一场接一场的官司，逼得她只好解囊，否则他们赖以生存的一点破烂也将会被人拍卖掉。

当伊昂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们家只剩下了三小块地，就是他现在匆匆忙忙前去割草的地和远在公路那边属于瑟斯古查村地界内的两块玉米地。假若格兰内塔舒像他的儿子就好了。伊昂的急性子和勤快像母亲。经他摆弄过的地，连上帝也得另眼相看。他像爱护眼珠似地热爱土地。自从他当家作主后，再也没有变卖过一垄地。不仅如此，他在两三年的时间里，还清了阿尔马迪亚的“索梅什”银行的欠款，从而烧毁了那些使塞诺

比娅长期日夜不眠的红绿色催款单……

小伙子一路走得浑身发热。他来到地头，站在自家的和邻近的地中间的田埂上，两块地的长宽都一模一样，那是格兰内塔舒于十年前卖给托马·布尔布克的一块地。伊昂贪婪地望着，算计着。他瞅着往日曾是自己的土地，心潮起伏，以致于想跪下去吻一吻它。他觉得这块地胜过别人的。绿油油的浓密青草中间夹杂着三叶草，它们在清晨凉簌簌的微风中袅袅。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随手揪下一撮草叶，搁在手心里激动地搓着。

他坐在田埂上，把铁砧固定好，对准镰刀刃，然后用锤子一下接一下地砸，眼睛直盯着银光闪闪的刀刃。砸完后，他站起身，从腰间掏出油石，用盒子里的水浸湿它，轻轻磨起刀刃，左手指不断地转动。最后，抓一撮草擦擦镰刀。这时，他的眼光落在托乌·布尔布克已经割过的地段上，到处是一堆堆的草，一动不动像是吓呆了的小蝌蚪。黑色发黄的土地仿佛是一张刚刮过胡须的大脸……伊昂边看边叹气道：

“我们的土地，可怜的土地……”

他稍微思索一下从哪儿下手，接着就从村子那一头开始，面向东，太阳从弗勒拉山后一升起，即能照着他。他先在地边上试试镰刀，割出了立脚的地方，然后横着割，这样割的草干得又快又

匀称。

当割到地那一头时，他又磨磨镰刀。他面对被透明的薄雾笼罩的村庄，它在微微抖动，忽而扩大，忽而缩小，像是要避开清晨的冷冷拥抱。他遥望路边耸立的海尔代列老师的房屋，它座落在通往日多维察那边的村子尽头。那条村后大街把村庄分成两半，经过阿弗鲁姆酒店后，绕过贝尔丘格神甫的家，往前再伸延一段，爬上山坡，直奔瑟斯古查村。后街是从瓦西里·巴丘的新房旁边开始的，这条街在教堂前拐一个大弯，在神甫的园子一带，穿过吉卜赛人的泥棚，与大街相汇合。从教堂旁边的后街上分出一条小道儿，不断忽隐忽现地蜿蜒在山坡间，到了斯特凡·伊林纳家附近又分成两路。左边的一条较短，穿过两三所房子后，变成了一条大车道，爬上山坡，然后消失在田野里；另一条径直向前，两旁的住户愈来愈少，它沿着鬼溪，弯弯曲曲，最后进入霹雳林……。

村子看起来非常小，可以把它抓在手里，像儿童玩具似地放进口袋里。田野是那样辽阔无边，伊昂百看不厌，仿佛一个忠实的仆人望着傲慢无情的主人。

平坦的山坡始自公路和村头，坡上分布着数百块田地，有的呈黄色，有的翠绿，还有的发灰，相

互交错映照，偶尔出现一棵野苹果树或野梨树。顺山坡慢慢往上，到达弗勒拉树林，由此只能望见一道紫色的长条，往下朝日多维察的方向伸展，愈来愈宽，愈来愈模糊，然后稀稀拉拉，变成了小麦和玉米地……耸立在鬼溪那边的泽哈塔山异常险峻，霹雳林间种了许多大麻，树林扩展到帕翁尼什村和瑟斯古查村，但只是在公路的这一边儿。在公路的那一侧，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吊死鬼林，传说大起义时在那儿绞死过许多人，但那已经是瑟斯古查村的地界了。大雁山却是属于普里巴斯人的。山顶上留下一大片树林，但山坡已被开垦，并种上了庄稼。大街的房子排列在山脚下。从夫人溪到瑟斯古查村和皇家林，到处是新开垦出来的土地，它们一直伸展到日多维察和阿尔马迪亚之间的索梅什河边……

按照故世人和活人的怪癖与需要而切成千万个小块的大地，沐浴着晨曦，生机勃勃。玉米地、小麦和燕麦地、大麻地、果园、农户、树林，一切都在嗡嗡发响、窃窃私语、簌簌作声，它们结结巴巴，但相互理解，愈来愈强烈和有益处的阳光令它们兴高采烈。大地的声音在小伙子的心灵里激荡着，仿佛是一种召唤，完全迷惑了他。他感到自己是何等渺小和软弱，像是被人踩在脚下的一条毛毛虫，或一片任狂风吹卷的树叶。他

深深地叹一口气，在巨人面前产生了自卑和胆怯感。

“那么多的土地，天哪！”

这时，刚刚割倒的湿草仿佛在他的脚下挣扎。一根草扎进脚踝，就在皮便鞋的边缘。割完了草的地无能为力地、闷闷不乐地瞧着他，使他的内心顿时充满主人翁的自豪感。那时，他发现自己变得高大无比。奇怪的嗡嗡响声像是一片恭顺的颂扬声。他斜倚镰刀，挺胸直腰，眼睛里放射出胜利的光芒。他感到自己是那样强大，眼前的一切都归他统辖。

然而，一种遗憾的情感像蛀虫似地咬噬着他的心，因为在这一望无际的土地上，只有两三小块属于自己，他衷心渴望得到更多、尽可能多的土地。

伊昂自小就热爱土地。他永远嫉妒那些有钱人，并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一定要有许多土地，一定！从那时起，土地对他来说，简直比亲娘还亲……

在乡村小学读书期间，他曾经是海尔代列老师最得意的学生，老师总缠着格兰内塔舒，要他送伊昂去阿尔马迪亚的名牌学校求学，把他培养成大人物。格兰内塔舒最后总算同意了，因为这并不花多少钱，只不过出一点书钱，而且可以买

旧书，另外再加上三个兹罗提的报名费。海尔代列还到处奔波，说小孩非常勤奋和守规矩，终于争取到连这三个兹罗提也免掉了。他无需找寄宿的地方。小孩每天早晨步行去上学，并带上中午的干粮，晚上回家来；从普里帕斯到阿尔马迪亚也只是半个钟头的路程……上了两个月学后，伊昂却不愿意再到那个著名学府去了。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他学到的知识已经够用了。此外，他更喜欢在荒凉的田野里放牛、扶犁、割草，他乐意永远伴同着土地……格兰内塔舒好不容易才同意送他进中学，如今却十分痛快地答应他退学，只不过可惜花在书本上的几个兹罗提。他想，与其花在这种无用的玩意儿上，还不如用来买酒喝。其实，伊昂并没有完全抛开它们。他把书收藏起来，过节时翻来复去地念，直翻得书页完全破碎不堪。后来，伊昂为了消遣，还不断向老师借故事书和报纸。

这时，伊昂正在全神贯注地割草。草笔直地、沉甸甸地倒下，发出青香味儿。当火红的、贪睡的旭日东升的时候，伊昂感到腰部微微麻木，手指也好像黏在镰刀把上了。他来到地头，直一直腰，抓一把软草擦擦刀口，并在油石上磨几下。然后，喘喘气，又开始干起来。疲劳像是一种癖好更加激发起他的干劲儿。不管劳动多么艰苦，

他都喜欢干，对他来说，劳动具有诱人的魅力。

太阳渐渐升起来，温暖的阳光吸取了清晨的露水，地面上又恢复了生机。田野里到处是像白色甲虫似的人，他们正在拼命干活儿，向大地讨取果实。小伙子汗流浃背，额上的一滴汗珠流经眉毛，落进泥土里，仿佛是让人和泥土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他的膝盖发软，背上烤得发烫，两只胳膊上像是挂着铅块。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他停下来擦汗，汗水正从太阳晒热的皮肤下渗出来，他望一眼村那边的山谷。忽然间他眉开眼笑。安娜正在小路上慢慢走来，她提着篮子，不断地从这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

“哟，安奴查！”伊昂喊道，顿时忘记了疲劳和炎热。

姑娘还离得很远，她抬起头看见了他，用线一样细的声音回答道：

“啊，扬尼格！……”

伊昂走到附近的小路边上去迎接。安娜的脸绯红，并浸满汗水。她放下篮子低声说：

“我给爹送饭去……他带了两个人去山坡上割草了。”

伊昂瞅着她，情不自禁地想：“她是多么瘦弱和丑陋！……你怎会喜欢她呢？”

姑娘却低着头，责怪他道：

“你昨天夜里为什么不来……我等了你大半夜……”

“我都快烦死了，安奴查，你知道……你也瞧到了，瓦西里大叔让我出了多大丑……”

“你难道还不了解他喝醉时是什么样子？”沉默了一阵子后，她接着说：“你拿乔治出了气……”

“都怪乔治捣鬼，哼！”伊昂的脸上随即流露出奇特的神色，安娜不禁哆嗦了一下。

他们站了一会儿，没有再说话，甚至互相间也没有再看一眼。姑娘不知所措了，她提起篮子说：

“我得走了，爹还等着呢……”

“去吧，去吧。”伊昂简短地说道。

安娜沿着小路上山去了。迈出几步后，她回过头来，嘴唇上现出温顺的微笑，但这却又一次引起伊昂的不愉快，他想：“太瘦弱和丑陋了，真可怜！……”

他凝视着她的背影，直到她转过弯消失为止。她像一根病萎的芦草，毫无生机，弱不禁风，看着她摇摇晃晃的走路姿势，他感到吃惊和惋惜：“瞧，我是在为谁受气挨骂！”

他呆头呆脑地站着，后来忽然醒悟，摇摇头，像是要决心克服自己的软弱，他对自己严厉

地说："我像个傻婆子似地动摇了。难道真的摆脱不掉贫困……算了，安奴查挺不错的！如果为了闲话而一脚踢走到手的鸿运，那才是个大笨蛋哩……"

当他正要重新挥动镰刀的时候，背后传来悦耳的声音：

"怎么偷起懒来了？"

一看到弗洛丽卡，他的满肚子烦恼立即不翼而飞。弗洛丽卡的丰满红润的双颊带着笑容，极其迷人地轻盈盈走过来。伊昂高兴得不知所云，只是小声说：

"只不过歇一会儿……瓦西里·巴丘的安娜刚来过……"

他一看到姑娘眼睛里含着悲哀，连忙把话咽回去。他为自已的失言而内疚，想弥补过错，于是往前走了一步，准备换个话题。然而，弗洛丽卡没有放过他，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我都看见了……哪能看不到你们呢……我又不是瞎子……你就像公马追母马一样追着她……我奇怪你怎么不害臊……"

伊昂想笑笑，但没有成功。他用爱抚的眼光望着她，并热情地答道：

"你还不了解今天这个世道，弗洛丽卡？……天地良心……相信我吧！在我心里，只有你是

皇后……”

姑娘的泪水夺眶而出，她轻轻说：

“你要娶她的话，大家会笑话的……”

小伙子默默不语。他叹口气。心潮翻腾。他一声不响地把她拉到怀里，紧紧搂住她，使她喘不出气，接着狂热地吻她的嘴。姑娘挣扎着，但愈动弹就愈紧地贴在他的胸前，在亲吻的空隙间，她小声说：

“扬尼格，……放开我……别人会看到的……放开我……别人……瞧着……”

“原来你是这样干活儿的，好宝贝？”恰好在这时，慌慌忙忙来送饭的塞诺比娅生气地说话了。

年轻人立即分开。弗洛丽卡羞得满脸通红，勉强咕噜出几个字，便消失在树丛后面。伊昂为了掩盖自己的狼狈相，恶狠狠地对母亲嚷道：

“干吗大喊大叫，好像我整天都不干活儿一样！你怎么不早一点来，瞧，太阳多高了，割下的草都干得像纸了……”

（三）

安娜气喘吁吁地爬上山坡。

瓦西里·巴丘和两个短工正在埋头割草，只

不过时而交谈几句。

“你来了？”当瓦西里看到安娜时，冷淡地问了一声。

他希望饭晚一点送来，这样短工们可以在午饭前多干一会儿，因为他是出了大价钱雇来的。

当他的心情舒畅的时候，倒是个勤快人。他的时运不佳，日子过得很艰苦，但始终是村里的头面人物之一。父母只给了他身心。他娶下一个有钱的丑姑娘，不过像爱护眼珠一样爱她，因为对自己来说，她就是土地、房屋和牲口，她就是使他摆脱贫困的全部财富。财富使他加倍勤快地劳动。他一心只想发家致富。他时常担心晴天霹雳会使他一生的辛苦化为灰烬。他的头三个孩子，都是不满一岁就夭折。安娜是第四个。在她的后面还有两个，也未能活下来……瓦西里·巴丘衷心盼个男孩子。最后，孩子总算来了，但他顽固地要先用脚闯进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来，带来的只是更大的悲哀和不幸。岳母是村里的产婆，用尽了种种符咒和草药，也无济于事。整整一个礼拜，家里充满呻吟和叹息。后来，瓦西里赶往阿尔马迪亚，去请菲利波尤医生。医生看到产妇，就划十字。他把所有的人都骂了一遍，埋怨他们没有及早通知他。他说耽误了，因为产妇已经开始发紫，只有靠上帝显灵。医生让他们把

病人送到比斯特里察的医院里，去做剖腹手术，取出小孩子。巴丘付给他一个银兹罗提，并用牛车送他回家。等瓦西里·巴丘返回家时，女人已经断了气。小孩在母体里挣扎了将近两个小时，产婆不愿活埋他，怕他变成鬼从另一个世界来吓人，差一点用针扎死那个小生命。巴丘安葬了妻子，随着也埋葬了自己的一部分心灵。他万念俱灰，心想没有什么人值得他去苦干了。后来，他在安娜身上找到了安慰，她酷似母亲。同时，他又憎恨安娜，因为正是为了要孩子，才断送了妻子的命，而这个女人曾经是他生活的支柱。他试图借酒解愁。当他喝得烂醉如泥时，把一切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于是，他愈喝愈凶，把积攒起来的钱全部用来买酒。他心灰意懒了，脾气也一天比一天暴躁，只是对土地还保留着当年的感情。他一想到安娜的嫁妆将要把自己的田园切成零碎小块，不免产生切肤之痛。他经常挖空心思地算计，如何才能活一天就一天不分散财产。他认为托马·布尔布克家的乔治是唯一能娶安娜并等他死后再要嫁妆的人。安娜表面上并不反对。这使他更加生气。他把伊昂视为冤家。今天，格兰内塔舒的这个小子正是他青年时代的缩影。伊昂看上了他的财产。因此，他一见到伊昂，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拿安娜撒气，因为她是伊昂

最亲近的人……

他皱着眉头打量了她，然后磨着镰刀，似理非理地问道：

“你在山坡上同谁闲扯了？”

“跟伊昂。”姑娘直爽地回答。

“啊，跟伊昂。”瓦西里·巴丘嘟哝说。“当心点……看来爹白对你说了，还是任着性子……好吧，爹的心肝儿，好……我算是看透了。要是再这样下去，看我收拾你……”

他愈说愈气，脏话脱口而出。老头并没有放下手中的镰刀，割得更带劲儿了。那两个短工，不管愿意不愿意，也只好跟着干，因为他一直领先。这样，他边骂边消气，也没给短工偷懒的机会。

安娜把餐具从篮子里拿出来，放在野苹果树下。父亲在外人面前骂她难听话，令她痛苦难堪。但她忍咽下去了，还自我安慰说，这都是为伊昂受气。她这样想着在篮子旁边坐下，回头望望山坡下面。她远远看见伊昂还在那儿，但好像不只他一个人……她打了一个冷战，眨眨眼睛，眼前泛起一片浓雾。不过，她看得一清二楚。伊昂怀抱着一个女人。他没有吻她，却紧紧搂着另外一个人。她的脸色铁青，好似戴上了望远镜，一眼认出那个女人是弗洛丽卡。她黯然神伤，目光

凝聚在他们身上。她恍惚听到父亲的威胁：

“与其让你成为格兰内塔舒家的笑料还不如我亲手宰掉你，……至少可以说，是我给了你生命，也是我要回了你的命……”

父亲的话并没有能够进入她的心田，因为她的心已经被痛苦麻木了。她感到无能为力，自己已经被人抛弃。那两个人似乎是没完没了地拥抱，吸引了她的整个视线。只有那苍白的薄嘴唇在痛苦地颤抖着，发出微弱的呼声：

“他不爱我……还是不爱我……唉，圣母啊，圣母！……”

（四）

整个村庄都沸腾起来。舞会上的争吵，特别是酒店里的斗殴，从一家传到另一家，而且愈传愈离奇。

天色破晓，托马·布尔布克就把神甫贝尔丘格从床上叫醒，诉说伊昂把他的儿子乔治打残废的事情。神甫愤愤不满，因为托马是教会的慷慨施主，所以他应允下礼拜天要在圣坛上训斥好斗的格兰内塔舒的儿子，让他规矩一些。托马对这个答复十分满意，逢人就讲神甫为何发脾气和对他说了什么，然后就同乔治一起干活儿去了。乔治

安然无恙，只不过背上增添一条巴掌宽的青痕，不疼不痒，像是什么事都未曾发生过。

特别是女人们，一见面就添油加醋地编造出一堆新的细节。许多人还赌咒说，她们曾当场看到伊昂用半根带树皮的木板打开了乔治的脑袋，脑浆溅了一地；另一些女人嚷嚷说，托马的儿子快断气了；还有几个人大胆地信口雌黄，说乔治于夜间死了，托马找神甫是商量安葬的事……

海尔代列老师一家整天议论的都是昨天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平时，蒂图是决不会在午前下床的，现在不到九点钟就起来了，并立刻询问道：

"你们听说昨晚上打架的事儿了？"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海尔代列习惯于天黑上床，天不亮就起身，到院子里去同所有过路人聊天。这条大新闻是马切东·切尔契塔舒告诉他的，这个人每逢礼拜一都呆在家里干活儿，以便从礼拜天的酒醉中恢复过来。

"开始打的时候，我正在那儿。"蒂图一边穿靴子，一边神秘地说。

拉乌勒和妹妹吉纪围上来，要他详细叙述见闻。连在灶边做午饭的海尔代列太太也直着耳朵听。不管她们怎么央求，蒂图却像斯芬克斯① 似

① 希腊神话中传说的狮身或狗身、女首女胸的有翼怪物。——译者注

地一言不发。

“别着急，别着急！”他像军人那样迅速穿好衣服，同时不停地嚷嚷说。“我得先去买点烟叶，回来再讲给你们听……”

他趾高气扬，仿佛他本人就是那个英雄，或者至少是那个受害者。他完全可以编出一套耸人听闻的细节，但他还是决心先去探听详细经过，然后再给她们讲，于是借口买烟叶。阿弗鲁姆是最可靠的消息来源，他会把一切如实说出来的。

当蒂图向他打听消息时，酒店老板却哭丧着脸说，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不知道……他担心打架的后果，怕自己受牵连，甚至小铺子遭查封。警察也许会找上门来，说不定还得受审判……谁说得准呢？买卖人要守口如瓶才是金不换……

蒂图总算走运，遇到了杜米特鲁·莫尔格什，他是酒店的常客，从他那里轻而易举打听到的消息，完全可以添油加醋地编造出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这样一来，到吃午饭的时候，他已经用种种细枝末节塞满了母亲和两个妹妹的耳朵。

海尔代列一家都全心全意地站在伊昂一边，他们认为应该教训一下那个像木桶似的乔治，为什么他要取笑老实人伊昂？……他们的偏袒并非完全是公正无私的。去年冬天，老师要求村民帮他

弄些取暖的木柴。当时，以托马·布尔布克为首的富户没有送来。从那时起，全家都打心眼儿里厌恶这爷儿俩。有一次，海尔代列甚至当着许多农民说："等着瞧吧，他们也会有一天落到我的手里，托马和其他人……我也要好好摆布他们……"

蒂图把打架的全部情况介绍完毕，感到需要把消息传布得更远。顿时计上心头，午饭时，他饱餐一顿，饮了好几杯水，兴致勃勃地嚷道：

"你们瞧吧，阿尔马迪亚和日多维察的人该要多惊讶！"

他抢先离开饭桌，慢悠悠地穿上最讲究的衣服，打扮得像一个洋娃娃，边走边装着生气地嘟囔道：

"我去散散步，快闷死了……"

他不慌不忙地向日多维察走去，吹着口哨，并用手指摆弄着芦苇手杖。

蒂图是海尔代列家的骄傲。他年满二十三岁，高高的瘦个子，宽宽的脸，额骨很高，两只蓝眼睛呆滞无神。他的胡子稀少，因此常刮得精光，他解释说这是英美式的摩登。全家人都发誓说，方圆左右找不出一个比他更聪明的年轻人。说实在的，他在父亲的学校里开始读书，学习成绩不错，海尔代列曾经把他评为"优秀生"。一转进阿尔马迪亚中学，他的日子就不那么顺心了；三年

级时，他埋怨说老师迫害他，海尔代列把他转到比斯特里察的匈牙利语学校求学。“学一点匈牙利语也好嘛，在今天的世道上，不懂当局的语言是成不了气候的。”老师嘱咐儿子说。但他在这里又跟老师闹翻了。因此，在念完六年级以后，家里人同意他转到萨克逊人学校去：“学了日耳曼语，”老师再次发表意见说：“你就可以走遍天下了。”但是，学费昂贵，九月间，海尔代列手头不宽裕，蒂图只好留在家里学完最后两年的功课。后来，临近考试时又发现自学生的学费更贵，当时海尔代列的经济更紧迫，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后，蒂图放弃学习了，因为这时他自己也厌恶啃枯燥无味的书本。在后来举行的一次家庭会议上，姑娘们的意见占了上风：蒂图应该去当乡书记官。这一决定伤透了海尔代列太太的心，她一直梦想让蒂图成为她的故乡莫诺尔村的神甫，因为小伙子非常像她，有一副好嗓子……但当蒂图要去报考录事专修班时，招生条件又提高了，要求报名者持有中学毕业文凭。于是，海尔代列提议他去上师范学校，以便取代他在普里帕斯村的教师职位，因为到小伙子毕业时，他也正巧到退休的年龄。但是蒂图最怕教书，与其当老师，还不如去当临时工……他的反对意见如此激烈，致使谁都不敢再提教书的事了。尽管这样，他也不甘心坐享其成。

值此风华正茂之年，怎么能游手好闲呢？别人会说些风凉话的……海尔代列同萨尔瓦的书记官是至交，跟他谈妥让蒂图去当助手和见习员，管吃住和零用钱。蒂图去呆了三个月，什么事也没有干，不胜其烦，就回家了。毫无办法，他不喜欢做抄抄写写的事！即使他喜欢的话，那么像他这样一个没有文凭的人，又能有什么出息呢？那就意味着一辈子都当见习员和可怜的抄写员，准被村里人笑话。他可是壮志凌云，自认为能够而且也应该成个出人头地的人……他热情洋溢地读诗歌和小说。尤其是辍学之后，他见到什么就看什么。书念得多了，自然动手写点东西。最初是偷偷地写，后来公开写，最后就到处吹嘘起来。有一天，《家庭》① 发表了他写的一首只有三段的诗歌，使他暗暗下决心：要成为诗人。他的妹妹们把他视为一个杰出人物，虽然父母的心里不明白他将来如何靠写诗过日子，但还是赞同两个女儿的看法。阿尔马迪亚的大人先生们，特别是那些太太和小姐们，都怀着惊奇和嫉妒的心情发现一首诗的作者署名是普里帕斯村教师的儿子。不久，全县都把他看作诗人。蒂图不停地写诗和读诗，直到深夜；熄灯后，他仍然在黑暗中静候灵感

① 该杂志创刊于1865年，主要发表百科知识和文学作品。——译者注

的光临；一旦脑海里出现一句诗，便立刻点上灯，把它写在纸上……有时，海尔代列叨唠说他糟踏煤油，但是被诗神迷惑的蒂图，却根本不理睬这种庸俗的指责。

快走到日多维察的时候，他思索一下该先上哪儿去。是留在日多维察呢，还是直奔阿尔马迪亚？他乐意去两个地方。在阿尔马迪亚，有数学老师瓦伦丁·德拉古的女儿露克雷茨娅小姐，她是个矮个儿、黑头发和喜欢幻想的姑娘。他爱上她三年了。这是一种十分隐秘的爱情，仅仅是由意味深长的注视、频繁的叹息、柔情绵绵的握手以及明信片，尤其是花、邮票和颜色的语言组合而成的羞羞答答的叙述所表达出来的恋情。每当去阿尔马迪亚的时候，其实他几乎每天都要去，蒂图总找机会看看露克雷茨娅。在那种场合，两人都羞红着脸，漫谈气候，相互瞧瞧，然后就不吱声了。"沉默比说话更情意深长"，蒂图自己解释说。不言而喻，露克雷茨娅是他创作灵感的主要源泉之一。发表在《家庭》上的那首诗，歌颂的正是她那一双碧绿的美丽眼睛。

但是，在日多维察村住着兰格老师的妻子。老师是犹太人，他的妻子是匈牙利族人。他们于不久前到这里的公立小学来任教，根本不会说罗马尼亚话。日多维察的犹太人拖了好久才决定接

受这种新爱国主义，开始学习官方语言[1]但学得很差，连最善意的匈牙利人也听不懂他们讲的匈牙利话。因比，兰格夫妇很高兴结识蒂图，他是唯一能够与他们交谈的人。男人是酒徒，每天晚上几乎都泡在日多维察或阿尔马迪亚的酒店里。女人是个可爱的风骚货，不堪忍受寂寞。人们传说，在他们来日多维察之前，住在马拉姆列什时她就有过不少风流轶事。蒂图看中了这一点，正想方设法博得她的欢心。他正为露克雷茨娅一筹莫展，渴望得到炽热的爱情。但他并不懂得怎样才能得到一个女人的欢心，怕在这个匈牙利族女人面前出丑。他望睛欲穿，可是实际上连普里帕斯的姑娘也未能追上一个，只不过垂涎欲滴地瞅着她们。他觉得兰格太太对他有点意思，这才促使他坚持下去。

已经快要到达日多维察了。他的靴子上面积满了尘土；停下来，掏出一块脏手绢擦擦灰，这是他特意为此目的而随身携带的。他喜欢在别人面前显得干净利落，尤其是预感到将会见心上人的时候。他从口袋里取出小镜子，整理了蝴蝶领结和头发，并在胸前洒上几滴香水，以便消消汗臭味。他一边打扮，一边做出最后决定：留在日

[1] 当时的特兰西瓦尼亚归奥匈帝国管辖，这里的官方语言是匈牙利话。

多维察。

兰格夫妇住在阿訇的后院。从院子进入堂屋，左右两侧各有一个房间。蒂图感兴趣的是左边一间。那是卧室。

他敲敲堂屋门。没有人回答。“也许不在家吧。”蒂图手按门把时这样想。

门打开了。他蹑手蹑脚走进去。堂屋的光线很暗，右侧是餐厅、会客室和工作间，房门敞开着。室内空空无人。他一想到可能只有兰格太太独自在家，不由得心花怒放，她惯于午后躺在床上看言情小说，她那凝思的姿态犹如风景画中的美人。他踮着脚尖走近卧室，轻轻敲一敲门。没有人回答。“也许睡着了。”蒂图暗自说道。种种希望和假设顿时涌现，使他神魂颠倒，于是又用力地敲门。

“是谁？”一个睡意朦胧、声音嘶哑的人粗声粗气地问。

“是我，我。”年轻人回答道，他认出了男人的声音，感到失望。

“哦，是你，蒂图？进来，亲爱的！”里面的声音比刚才稍微精神一点。

蒂图懊丧地走进去。他的一切幻想霎时烟消云散了：原以为会碰到心上人正在睡觉，他可以乘机吻吻她的眼睛，把她从梦中惊醒，听她倾诉

衷肠……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

“就你一个人吗？”他向屋里瞟了一眼。

“一个人，亲爱的。”教师打着哈欠说。“内人上阿尔马迪亚去了，说是买什么东西……我睏死了，亲爱的朋友，你简直想象不出来。昨天晚上，我可是痛饮了一番，有税务官、龙克村的神甫、菲利波尤医生、万恰老师，临散的时候又来了几个人，我记不起是谁了。直到早上七点钟，我们才在“拉霍瓦”啤酒店分手，在那以前，已喝遍了五家酒店……一句话，真痛快！……我可真睏啊！……”

听着他叨唠，蒂图心烦不堪。这种人竟有福气消受罗齐卡那样出色的女人！他轻蔑地打量着兰格：他蓄着匈牙利式的胡子，大鼻子，机灵的眼睛，一头黑炭似的卷发。他还不到三十岁，已经满脸皱纹，乍看至少比实际年龄老十岁。蒂图的心情不佳，也没有兴趣对他讲斗殴的事情。

“那好，我不打扰了。”他说着伸出手去握别。“很遗憾未能见到你的夫人，……请向她转达我的问候！”

“好，好。”兰格打着哈欠说，“听我说，你不喝一杯白兰地吗？”

“不，不，”蒂图冷淡地说着走出去。“我有事，……还要到阿尔马迪亚去……”

"好吧，亲爱的，请便吧！"教师说着从床头柜上拿起瓶子，喝了一大口，拉过被子蒙住脑袋，立即像牲畜似地鼾声大作。

在街上，蒂图犹豫不决了。干吗费劲儿去阿尔马迪亚？今天倒霉，没有见着兰格太太，也不一定见得到露克雷茨娅·德拉古。那会使他整整一个礼拜心情不快……可是也不愿意回家去。怎么办？怎么办？

那时，他正走到乡公所门前。骄阳快把墙壁晒化了。炎热令人窒息。他迅速进入乡公所，找斯托塞尔书记官聊聊天。可是只遇上了书记官的助手霍斯坦。他是个瘦弱的小伙子，戴着眼镜，头神经质地抖动着，他正不畏困难地努力学说匈牙利话。"真不走运，毫无办法。"蒂图自言自语，并在书记官的桌子旁边坐下来，并不回答对方的问候，只不过微微动一下嘴唇。他讨厌这个人，其实人家没有丝毫对不住他的地方。

这里，至少有报纸，他可以看到黄昏，等酷热消退一点再走。他像老海尔代列一样对报纸入迷。他们付不起报费，没有订任何报。几年前，他们曾经订过《特兰西瓦尼亚报》。那次，海尔代列节衣缩食地付了一季度的报费，却收到整整一年的报纸，报馆寄来过许多催款单，说"如不交费，我们将停寄"，他把那些单子通通扔进火

里。后来，蒂图发现一个好办法，试订匈文报纸。这样可以看一两周免费报。一家停寄了，再要求另一家寄试订报。于是，他们只出一些明信片钱，便看了差不多一年的报纸。各家报馆轮过一遍后，他们想从头再来一次，可是行不通了，寄出的明信片均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如今，他们只有借贝尔丘格神甫的报纸，他按时付报费，只不过是为了表明自己是一个守信用的罗马尼亚人，其实他根本没有时间去读报上编选的谎言。蒂图几乎每天去日多维察，从乡公所取回报纸，从不送给神甫。书记官订了三份匈文报，也不看，只留着生火用，蒂图不能把它们拿走，只好呆在乡公所看。

蒂图一头扎进报纸，忘掉了心头的烦恼。他一直坐到天黑。临走前，他的心情好转，叙述了普里帕斯村里发生的事情，他是用匈牙利话讲的，这使书记官的助手喜出望外……

（五）

黄昏时分，海尔代列全家聚集在屋前的走廊里，这是他们在夏季晴朗的日子里形成的习惯。

暑假，海尔代列总是修理修理屋后园子里的果树，或者以除草作为消遣，午饭后则在蜂房的蜜

蜂辛勤的嗡嗡声中，休息一二小时。海尔代列太太天天在厨房里转来转去。她死也不让姑娘们挨近炉灶。吉纪的任务是洗盘碟和打水；拉乌勒打扫房间，她长成大姑娘了，喜欢按自己的欣赏力把一切都布置得利利落落。家务事没完没了，常常要忙到黄昏。然后，他们坐在走廊里休息，女人们绣花或用钩针织东西，有说有笑，海尔代列衔着烟斗看自己的书。整个村庄和一半的田地都展现在他们面前，宛如一张着色的立体图。从田里归来的人，去日多维察的人，以及在阿尔马迪亚和比斯特里察间来往车辆都像检阅似地在他们眼前经过，为他们提供了滔滔不绝的话题。天一黑，以母亲为首的女人们就以悦耳的女高音唱起罗马尼亚古老的抒情歌曲，时而有教师的低音伴随……

海尔代列太太是热情的歌手和非常虔诚的信徒。每天，她一手握着炒锅把；一手搅拌着瓦罐里的吃食，嘴里也要哼着小调或祷词；礼拜天，她没有工夫上教堂去，独自在家里整段整段地唱赞美诗。她在青年时代倒真出过一阵风头。她是贫苦农民的女儿，自幼丧父，是由舅父锡米翁·蒙特亚努扶养成人的，他当时是莫诺尔的教师。她这一辈子的好运得归功于舅父。蒙特亚努是个一丝不苟的老师和血气方刚的罗马尼亚民族主义

者。他不遗余力地防止小镇——一个伯爵家族的避暑胜地——匈牙利化。他把圣诞节演出的《依洛齐》①改编成一种有服装道具、歌唱和对白的宗教剧。玛丽亚·德鲁让②扮演上帝的白衣天使。这种装扮对她十分适合。她在劝说东方三国王朝拜这个每年都要复活的救世主时，演得生动逼真。

玛丽亚侥幸的是蒙特亚努老师并没有停留在演出《依洛齐》。由于得到好评，他就组织起剧团。他挑选了一批聪明伶俐的男女孩子，演出那时已传到阿尔迪亚尔来的阿列克山德里③的剧本。演出的消息传遍整个索梅什地区。各村的人都前来观看罗马尼亚剧，他们希望从中得到教益。锡米翁·蒙特亚努的业余演员们表演得惟妙惟肖，令观众赞叹不已。年轻可爱的玛丽亚·德鲁让是演员中的佼佼者，由于她善于抓住剧中人物的特色，演技出色，人们誉不绝口。她在《家庭包袱》，尤其是《女妖》中的表演，获得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女妖》演出后举行的宴会上，索梅什主教

① 十九—二十世纪在罗马尼亚流传的民间剧，带有宗教色彩。——译者注

② 即后来的海尔代列太太。德鲁让是玛丽亚的父姓，她同老师结婚后，改姓海尔代列。——译者注

③ 瓦西里·阿列克山德里(1821—1890)是罗马尼亚的著名诗人和剧作家。——译者注

——一个知识渊博和见过世面的人——致祝酒辞，称赞她的艺术才华，并在众人的掌声中宣布她为首席演员。玛丽亚高兴得热泪盈眶，尽管她并不理解授予自己这个称号的含义。主教讲毕，企图沾一下首席演员的光，但落了空……

时至今日，当师娘回忆起这段黄金时代时，还免不了老泪横溢。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像是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现在，她教女儿们唱的这些歌，都是在那时学会的。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啊！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她是在演《女妖》后认识扎哈里亚·海尔代列的，他是列金察前途远大的教师。他们结了婚，生下九个孩子，死掉六个，而且都是在长成人后死去的，她像奴隶似地干着活，忘去了所有的快乐和欢聚，她衰老了。昔日的美貌只留下了印痕和回忆。她曾亲手在一个大练习本里抄一些歌曲，免得遗忘。如今唯一的安慰是对上帝炽热忠实的信仰和愉快地看着孩子们成长，他们正准备展翅飞向生活……

夜幕从它隐蔽的地方升起，慢慢遮住了落日的余晖。一缕缕青烟飘进村庄上空，被微风吹拂的大地在沉重地喘息。形形色色的嘈杂声有增无已。村里的狗狂吠乱叫，从地里或远处的农舍传来短促的呼喊声。劳动归来的人们在白色的路上窃窃私语，他们拖着沉甸的疲倦步伐并扬起一阵

尘土。筋疲力竭的农民赶着空车，跟在后面的狗，低垂着脑袋，翘起尾巴，边走边闻路过的沟沟和篱笆……行人走至村头的十字路口，停止谈笑，摘下帽子表示敬意，并向海尔代列一家道“晚安”。这家人正在怡然自得地引吭高歌。村民们爱听他们唱歌。孩子们呆愣愣地站在夫人溪的桥上，听得入神，后来又一阵风地跑开了……

正当唱第三段的时候，吉纪神秘地悄悄说：

“瞧，托马·布尔布克和乔治！”

拉乌勒和海尔代列突然住口，好奇地望着昨晚斗殴的牺牲者。海尔代列太太不愿为这区区小事改变自己的认真态度，一人唱完了那段歌。但是，一旦托马和他的儿子在大门口站下来说话，她也抑制不住好奇心，为听清楚当事人说的话，她自动压低声音，只哼着曲子。

托马本来可以从地里直接回家的。他故意拐来向老师诉说倒霉事。他的情绪立刻激动起来，夸奖完儿子，就咒骂伊昂。最后，他还让乔治掀起衬衣，让先生们瞧瞧背上的青痕。

“你骂人，啊，托马，你骂人，你连上帝也不放在眼里，上帝全听见和看见了！”塞诺比娅从路对过的院子里喊道。

这个被格兰内塔舒的女人叫喊吓惊了的农民，立即住口。他并未答话，只向海尔代列说一

声"再见"，低着脑袋匆匆离去，乔治紧跟在他的后面。塞诺比娅骂骂咧咧，直到瞧不见他为止。然后，她来到街上，走近桥头。

"没完没了啦，这个吝啬鬼！竟胆敢那样糟蹋我儿子，就像谁动了他家的一个子儿！"

教师全家放声大笑托马的狼狈相，海尔代列笑着回答说：

"咳，塞诺比娅，你以为那些财主会想到别人的苦难吗？"

"让他遭天火烧，黑心肝的人……我在堂屋里听到他满嘴喷粪，实在忍不住了，真的……"

她又漫无边际地啰嗦了一阵，才急忙往家里跑，她记起火上煮着饭，也许糊了……

"伊昂揍得他够呛。"过了一会儿，老师说。

"就是嘛，他是用一根树桩子揍的！"吉纪插嘴说，她想再从头讲一遍经过。

师娘却唱起《格里维察舞曲》，这给姑娘泼了冷水。但这次仍然没有唱到底，因为贝尔丘格同瓦西里·巴丘一起来了。神甫是去监视在教堂草地上干活的人的。热得他也汗流满面，口干似火，眨眼间，吉纪就给他端来一杯水。

他们自然而然地议论起昨晚发生的那一场轰动全村的斗殴。神甫怒冲冲地说：

"我早就听说格兰内塔舒的儿子是个坏蛋，

可是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太过分了。必须狠狠教训一下村里的这些无赖，否则，明后天他们会举刀杀人的！……”

他的愤怒影响了人们的情绪，大家都默不作声。只有吉纪天真地问道：

“如果弄不清是谁的过错呢？”

“怎么弄不清，小姐？”贝尔丘格吃惊地问。“难道会是乔治的过错吗？”

“我看，没错儿。”姑娘肯定地回答。

神甫刻薄地笑笑，连牙龈都露了出来。

“我可不那么想，如果你允许的话。”他略带讥讽地说。

海尔代列太太十分不满神甫跟在舞会上耍酒疯的瓦西里·巴丘在一起，傲慢地打断神甫的话说：

“不管怎么说，伊昂是个规矩孩子，爱劳动，肯吃苦，乐于助人，机灵能干。人总有做错事的时候，谁都一样。不能这么轻率地给人定罪。”

神甫又笑笑，这一次笑得更刻薄，但也感到尴尬，没有能及时找到适当的词句回答。

“我也说句话，我是个粗人！”瓦西里·巴丘用袖口抹抹嘴说。

但是师娘严厉地打断他的话说：

“不干你的事，瓦西里！……圣母保佑，昨

天正好我同神甫也在舞会上，那时你醉得像一头猪闯进来，无缘无故地找伊昂的麻烦！真奇怪，圣父居然还有耐心跟你在一起，而不像避瘟疫一样躲开你！”

巴丘哑巴吃黄连，看看贝尔丘格，又看看老师，再看看小姐，呆然若失地抓抓头，小声说：

“这……确实是那样……”

这时，神甫定定神，面带一种使海尔代列太太生气的微笑说：

“当然，瓦西里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不，不……人喝醉时确实不能把他当成人，你应该原谅他胡作非为……”

“昨晚伊昂不是也喝醉了吗？”吉纪插嘴说。

“别打断大人们说话。”海尔代列责备她道，虽然他憎恶神甫，但他怕村里人说闲话，不想同他公开翻脸。

“特别是，”贝尔丘格不理睬姑娘，接着说，“他有正当理由，要教训这个爱斗的人……”

“他直追安奴查，弄得她晕头转向，想逼我把女儿嫁给他。”农民壮着胆子说。

“你干吗不把她许给他呢？”师娘气鼓鼓地说。“为什么？你以为这会让你倒霉？”

“我决不把她嫁给他。”瓦西里压低嗓子，固执地说。

“瞧，你们都是这样，蠢货……都是傻瓜和坏蛋！……不就因为你多有几块地，才翘尾巴吗？自己不招一个明知道不会糟蹋掉给他东西的女婿，而满脑袋装着财产。好像你能把财产带进棺材，……走吧，走得远远的，我根本不想再听你那一套！”

海尔代列太太遇事经常爱冒火。现在，她知道如果再说下去的话，准会吵起来。因此，她站起来，回屋里去了。

“女人总是轻易下结论。”贝尔丘格说，师娘的话令他恼火，他觉得这些话是冲他来的。“生活可要复杂得多啊。各人有各人的烦恼，只有自己最清楚应该如何处理……”

伊昂慢悠悠地走来，镰刀上挂着一把新干草。神甫一看到他，气得脸发黄。他竭力控制自己，但当小伙子毕恭毕敬地对他道“晚安”时，不由得脱口而出道：

“你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害臊，伊昂！真不要脸！”

伊昂张口结舌地站住，稍过片刻才开口说：

“为什么，神甫先生？”

“因为你是个堕落的人，爱打架的人，一钱不值的人！你就是这么一个人！你比别人聪明，本该为人师表，可是专干坏事，……真可耻！”

小伙子的全身疲劳顿时消失。血涌上脑门。他本想以咒骂作为回答，但仅咬咬嘴唇，继续走自己的路，并冷淡地说道：

“好吧，好吧，……晚安！”

“无耻！”贝尔丘格更是怒火中烧，他咬咬牙说。“等着瞧吧，我会教训你的，让你记一辈子！……”

“你对他未免太严厉了，圣父。”海尔代列有意和解。

教师的温和态度反而给他火上加油。

“你们太偏袒他了！因此他才目空一切……”

贝尔丘格怒火满腔地走了，连声“再见”都没有说。他认为海尔代列一家为伊昂辩护，是对他本人的侮辱。其实，自从教师进村的那一天起，贝尔丘格就产生了他是来挖自己的墙脚和破坏自己的威信的念头。他忍下了许多不愉快的小事，那只是怕人家说，两个知书识礼的罗马尼亚人不能在一个村子里和睦相处。如今的事情已经一清二楚了。他们的原形毕露。他们总是站在他的对手一边。“如果是那样的话，也好嘛。”他一边暗暗自语，一边急忙赶路，致使瓦西里·巴丘紧追才跟上。“我可不会为了讨好谁而改变自己的看法！”

巴丘对他说了一声“晚安”。他根本没有听

见。他恼羞成怒。当他回到家里时，已经把伊昂忘掉了。怒火移至海尔代列身上。

（六）

贝尔丘格走开之后，教师咬牙切齿地说：

“瞧，这个坏蛋居然大发雷霆，上帝会惩罚他的！”

他冷静思考之后，后悔不该同神甫吵嘴，因为这个人的心肠狠毒，他会在你冷不防的时候进行报复。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沾贝尔丘格的光：不是借他的马车送姑娘们去阿尔马迪亚参加舞会，就是什么“借给两个兹罗提，贝尔丘格老弟，发薪时还”，以及其它的一些事情……人总得和睦相处嘛。公开争吵会像一堵墙把他们隔开……因此，他决定设法挽救他们的关系。首先，应当劝说师娘不要反对神甫；然后，他装作忘记过去发生的事情，每逢遇见贝尔丘格时，照旧同他说话。这样一来，可以保持住表面上的友谊，至少神甫不能公开挑衅，事情将会好转……

海尔代列太太和姑娘们一起热着晚饭，并摆好饭桌，他们喋喋不休地说贝尔丘格的坏话。她们不是诅咒他，就是取笑他的那一副像板刷一样的硬胡子，及其油光发亮的破旧长袍礼服，据他

自己说，已经整整七年不曾换它了。最后，三个人绞尽脑汁要给他取一个恰如其分的滑稽绰号。

起初，教师听他们说笑，不满意地摇摇头，后来才横下心说：

“当男人们说话的时候，女人们一插嘴，就会搅成一锅糊糊……”

三个人气急败坏地冲过来。接着是一阵激烈争吵，海尔代列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正当闹得不可开交之际，蒂图从日多维察回来了。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把帽子扔在床上，疲惫不堪地坐在桌旁的凳子上面。“我像马似地全身流汗，……真热得可怕！”

他在家里享有特殊威信，因此如同往常一样，大家就贝尔丘格的事情七嘴八舌地征求他的看法。他异常严肃地听完双方的意见，然后说都有理。

“你们做得对，多少敲打他了一下。他是有些不自量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做绝了。这样做不够漂亮，也不妥当。不要忘记，你们还得坐他的马车去参加十月间举行的舞会！假若这样吵下去，我们还怎么去参加舞会？也许你们准备步行吧？穿着舞会礼服和白皮鞋走路，倒也不错！”

蒂图高深莫测地笑起来。唯有吉纪不服气：

“我们才不在乎呢？借书记官的马车，不就行了！”

“你敢担保书记官会借给我们？”蒂图毫不肯让步。“而且，就算他肯借给我们，但不要忘记，他的马车是坏的，连弹簧都没有。坐书记官那辆破车去阿尔马迪亚参加舞会，那才让人家笑话呢！……”

蒂图的判断令大家心悦诚服，因神甫引起的一场争吵随即平息下去。

晚饭后，大家又都来到走廊里。月亮正从山后骄矜地冉冉升起，月光仿佛是一层白纱笼罩了村庄，星星在蔚蓝色的天空中怯生生地闪烁着。海尔代列一家的歌声又开始了，起初较低，慢慢越唱越响亮。

格兰内塔舒的伊昂光着脑袋站在大门口，可以更清楚地听这一家人的合唱。

在间歇当儿，拉乌勒想起小伙子的事，低声问道：

“你说说，伊昂，你真的喜欢安娜吗？”

伊昂犹豫了一下，不知所以然地笑笑说：

“这，小姐，我喜欢她……为什么不喜欢她呢？”

拉乌勒本来想对他说，安娜比弗洛丽卡长得丑，不过想一想，没有说出来。

“他说得对。”海尔代列接着说，“安娜是个非常好的姑娘……”

“可惜她爹太浑。”师娘说。

“对，太太。”小伙子小声说，“我不在乎她爹好坏，……我娶的是她爹吗？”

一辆华丽的马车在街上急驰而过。

“能是谁呢？”吉纪梦幻似地耳语道。

人们都闭口不语。青蛙在路对过的神甫潭里咯咯乱叫。狗懒洋洋地躺在路中间。村里传来阵阵愉快的笛声，银色的月光仿佛也在欢乐声中抖动……伊昂忽然叹一口长气，并怀着狂热的情感凝视着昏昏欲睡的大地，好像是对自己的心灵嘱咐道：

“怎么办？……一定要得到安娜！……一定！”

第三章

爱　情

（一）

贝尔丘格从当神甫的第一年起就成了鳏夫。他曾经非常爱他的太太，她的故世使他心灰意懒。他拖着病体，瘦弱如柴，致使见到他的人不禁自问：他还能活多久？后来，他在克鲁日的医院里躺了几个月，医生为他摘除了一个腰子，当时大家替他惴惴不安地划十字。虽然他又黄又瘦，弱不禁风，每天几乎只以牛奶和鸡蛋充饥，但他却顽强地活过来了，好像是决心要给全村人送葬。鳏夫和倔强使他获得了神圣的名声。邻近五县的人都来找他，求他祝福和找他忏悔。乡亲们敬重他，特别是因为自从他成了鳏夫后，谁也没见过他缠女人。其他的神甫，虽说比他的年纪大得多，也都养着年轻情妇，为的是给鳏寡孤独增添乐趣。贝尔丘格雇了老太婆罗多维卡做饭和料

理家务，她是出名的虔诚教徒，经常做施舍面包；另外，贝尔丘格还雇有两个仆人，照管牲口和收拾院子……

但是，神甫是个固执己见的人。任何不同的意见都会使他火冒三丈，甚至痛苦万分。一句不顺耳的话或一个不愉快的眼神，都要折磨他好几天，甚至几个礼拜。如果你想求他帮什么忙的话，那就得设法先让他不恨你。

如今，海尔代列一家和伊昂惹得他坐卧不宁。他一会儿生师娘的气，一会儿又恼格兰内塔舒的儿子。假如海尔代列一家不袒护伊昂，他是能够做到心平气和的。小伙子之间的斗殴是礼拜天和节日里必不可少的节目。但是，据他看这次事件具有挑衅性。他认为必须进行自卫。使他遗憾的是，教师并未把前两天的事放在心上。于是，他也只好强压住心头怒火。不过，他仍然决定要教训教训伊昂，并自我安慰说，这样至少可以间接地刺激一下教师……

礼拜三晚上，当小伙子们照旧聚在酒店前闲聊时，伊昂和乔治言归于好，并且都握了手。一次小小的殴打不会使正直人耿耿于怀的。次日，在乔治的恳求下，托马又去找贝尔丘格，求他原谅格兰内塔舒的儿子。

这样一来，反而捅了马蜂窝。到目前为止，

神甫还有点犹豫不决，因为他从未在教堂里指名道姓地训斥过人。他在圣坛上往往是泛泛地说啊，劝啊，带点威胁或指责。托马关于和解的请求，促使他下了最后决心。

在接连而来的礼拜天，他的一只胳膊倚靠烛台，像往常一样开始布道，先劝人们不时为即将动工的新教堂捐献些什么，接着谈到村民间的争吵，说那是受了魔鬼的唆使。他停顿片刻后，举出格兰内塔舒的儿子作为例子。人们像听到口令似地不约而同转过头看伊昂。他的脸变得蜡黄，眼睛盯着地，全身打哆嗦，他感到大家的目光如锥子，使他无勇气动弹。神甫愈说愈凶狠，称他是村里作恶的祸首，他提到了阿弗鲁姆酒店及早先发生的多次殴打，他抬头望着教堂的木天花板，威吓说伊昂的今生和来世都将受上帝的惩罚。

神甫的训斥好似一条火鞭抽打伊昂。只有那些坏蛋才应当众受这种鞭笞。为什么他竟成了坏蛋？因为他不甘心被人踩在脚底下，争取同别人平起平坐？他的脸发烧，内心充满了耻辱和烦恼……神甫一讲完，他便溜走了，直奔家中，无缘无故地与父亲吵嘴，然后怒冲冲地前往日多维察，一头扎进齐默勒酒店，整整饮了一天酒。神甫在教堂里骂他是恶棍，那他至少得像个恶棍样子。他对礼拜天从四周聚集到这里来的农民们诉

说烦人的心事。日多维察是全国唯一的犹太人村，它座落在路口，有一家酒精厂，而且家家户户都开酒店。临近黄昏时分，被烧酒灌得酩酊大醉的伊昂，吹嘘说一定要把安娜弄来做老婆，借以向神甫示威，他说他的，但伊昂谁都不怕。最后，他跟帕尔瓦来的小伙子斗嘴，那个青年没有喝醉，就狠揍了他一顿。

次日，当他从酒醉和谴责的谵妄中清醒过来时，后悔不该在日多维察花费那么多钱，而且对陌生人诉说了自己的遭遇。他自言道，神甫说得对，他确实是一个罪人。到底要干什么？他要娶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姑娘，又无论如何装不出来，只不过因为她有财产？……他想起了弗洛丽卡。多么善良的姑娘啊！她长得俊秀……在他没有发疯想娶安娜之前，多么爱她呀！马克辛·奥普列亚寡妇会用双手把弗洛丽卡给他的，那时，他们会生活得美满幸福，生小孩，同甘苦，也许会比娶另一个积攒下更多的财产……

他痛心疾首，发愤干活，仿佛已经决定娶托多西娅的女儿了。晚上，虽然筋疲力竭，但感到周身从未有过的力量，能够战胜任何风浪。不过，形形色色的杂念在折磨着他。他日益频繁地对自己说，不管你怎么卖命，也发不成财。这就是说，你将永远替别人做牛做马，为别人发财卖命？那

么自己的才能便分文不值，如果没有土地，很多的土地……明后天就会有成群的孩子压得你喘不过气。用什么填饱他们的肚子，尤其在你死后能给他们留下什么呢？连你从父母手里得到的那一点点也没有，自己好坏总有三小块地……孩子们将会诅咒你的，正如自己在绝望中骂父亲把土地喝光了，也骂母亲没有阻拦他。

他在街上走时，往往低下头，不敢正视人。他认为人们会投以同情或者讥讽的目光，前者使他更加难堪，后者将激起他的愤怒。塞诺比娅同所有的女人一样，竖起耳朵到处打听，并把听到的话一一告诉儿子。她说大家都认为他不该再缠安娜了，他配不上她。起初，这种话令他恼怒，促使他一意孤行；后来，使他心灰意冷。有时他想，这些流言蜚语都是乔治炮制出来的。一天晚上，他疯狂地跑往乔治家。如果遇到他，说不定真会动手宰掉他。不过，他的心里有点怕托马·布尔布克的儿子。他尽力避开他。他觉察出乔治由于使他受了辱，眼光里隐藏着一种喜悦。他愈是甜言蜜语、和颜悦色，伊昂愈加坐立不安。

晚上，他不像在那次倒霉事发生前常往安娜那儿去了。当他得知乔治开始围着安娜转的时候，整天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并狠狠骂了格兰内塔舒一顿，几乎要痛打他，因为是他不争气使

儿子倒霉，后来，他独自闷闷不乐地坐在阿弗鲁姆酒店的前廊里，饮尽一大杯烧酒。一想到瓦西里·巴丘的土地将给乔治增添财产，而自己仍是贫穷不堪，比不上一个仆人，气得发狂……

有时，他遇见安娜，但不跟她交谈，只不过像一般人见面打个招呼。姑娘的嘴唇上流露出一丝苦笑，……也许她不再喜欢他了？难道她对他的爱仅仅是自己的遐想而已？尤其是这一阵子，从某个时候以来，瓦西里·巴丘对他异常友好，这可能意味着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在某个礼拜六晚上，他和小伙子们在酒店附近坐到深夜。他当时的心情舒畅，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用树叶吹奏曲子，其余人喊着，跳着。在一群人的声音中，伊昂似乎仅仅听到乔治那低沉、嘶哑如同老公鸡似的叫声。在灰色的夜幕中，伊昂清清楚楚看到大腹便便的他夹在人群中笨重地跳动着……他感到何等滑稽，止不住哈哈大笑。当分手的时候，伊昂暗地瞅着他去何处。乔治走过巴丘的家门口，望一眼，吹一声口哨，仿佛是给个信号，但没有得到回音，于是摇摇摆摆地懒散着步伐走了……伊昂的心因惊喜而激烈跳动起来。他低声叹口气，决定去找安娜，感谢她，并请求原谅。可是，路过她的门口时，却未止步。他快活得神魂颠倒，急忙奔往后街，

蹑手蹑脚地走进马克辛寡妇的院子。两只比牛犊还高的牧羊狗哼唧了几声，一认出他，便偎在他的跟前表示亲热。他轻快地走近窗口，弯着腰不让屋里人瞧见，用手指在玻璃窗上轻轻敲了三下。然后，坐在屋前走廊里等候。一只狗走过来，舔舔他那粗壮的手，头枕着他的膝盖卧倒。小伙子心乱如麻，也不愿去理清思绪。只不过心花怒放……一会儿，屋门悄悄打开了。弗洛丽卡宛如安详的天使穿着长睡衣出现了。

"是你吗，伊昂?"她十分严肃，毫无意外地小声说。

"是我，是我。"伊昂喃喃地说。

姑娘在走廊里缩成一团。夜间的冷气钻心，使她禁不住颤抖，于是她紧靠着小伙子怨声怨气地说：

"我早料到你会来的，……我一直在等你……"

伊昂觉得这些话是胡编出来。她怎么能知道他会来呢，因为连自己都不知道竟会跑到这里来。不过，他仍然搂住她的腰，亲吻她的面庞。那热乎乎的身躯令他陶醉。他的血液沸腾起来，紧紧抱住她，忽然像有一只魔手掐住喉咙，嗓子嘶哑地对她说：

"弗洛丽卡，听着，不管天塌地陷，我都要

娶你！……”

姑娘满意地直打哆嗦。她那明亮的目光划破黑暗，照射入他的心灵……

（二）

神甫在教堂里当众责斥伊昂，引起了海尔代列家的怒潮。连主张息事宁人的老师也多次在家里公开说：

“算什么神甫？不配当神甫，连猪狗都不如！”

“鸡毛掸！”师娘从窗口看到贝尔丘格在街上走过时说道。当时贝尔丘格沉着脸，蓬乱的胡子夹着干草、并布满灰尘，像是一个粗鲁的车把式那样肮脏、汗流满面、衣着不整。

姑娘们觉得这个绰号恰如其分，因此，一提到他总称做鸡毛掸，笑得前合后仰。

不过，海尔代列设法不让他们的怨气传进神甫的耳朵。他希望同人们和睦相处，不要伤害任何人，以便较容易地在这苦难深重的世界里混下去。命运给了他那么多烦恼，他需要博得所有人好感……

他在普里帕斯呆了十五年，一直在村里的公立小学任教。他是靠切尔纳托尼督学的照顾才得

到这个差事的，督学待他亲如手足。从前，他在弗尔迪瓦拉当乡办小学教师的时候，他有一个闻名全县的蜂房。督学，尤其是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最爱吃干净蜂蜜。海尔代列察觉到切尔纳托尼的这个嗜好，于是每次去比斯特里察，总不会忘记给督学太太带一小箱雪白的蜂蜜。为了表示谢意，当普里帕斯有了空缺的时候，督学就友好地问他："你愿意转为公立学校教师吗？"海尔代列有些受宠若惊。所有教师为之胆战心惊的督学，竟然主动提拔他？……尽管如此，他没有立即给以明确答复。事关重大。公立学校要求使用匈牙利语，这对他来说是困难的。这并不是说他不会，他虽给弗尔迪瓦拉农民草拟过状子——成了同书记官发生不幸纠纷的祸根——但自己认为匈牙利语还不够用。而且，转入公立学校也在某种意义上是投敌。一个教罗马尼亚孩子只说匈牙利语的人是不能再被视为罗马尼亚人的，只能算作叛徒……但在另方面，也同样存在着值得考虑的重要因素。他在乡办小学的薪水只有公立学校的四分之一。当然，他还从为人们写状子中捞到些益处，因为他要价低，而且写得快，甚至比书记官写得好，但是这种收入不能指望；只要书记官认真干涉，他立即会丧失这一财源。再说，乡小学不发退休金，也不像公立学校给他加薪；此外，督学答应

承认他迄今为止的工龄，即十七年的教龄……海尔代列反复考虑了好久，同师娘商量来商量去，甚至争吵过，她催他赶快答应，切勿错过这个可以多少摆脱一下困境的机会。当他正犹豫不决的时候，接到切尔纳托尼督学的来信。他把信当作无价之宝保存着。这封信使他下定决心。督学这样写道："亲爱的海尔代列，望你在三天内给我明确的答复。我极愿任命你为普里帕斯的教师。致以热烈的问候。切尔纳托尼。"

初到普里帕斯村时，日子似乎过得比弗尔迪瓦拉艰难。学校成立那会儿，乡当局答应给他拨一块空地和果树园。后来，它还说过建造一座新校舍，并给老师一套舒适的住宅。眼前，海尔代列不得不自己掏腰包修缮一家农舍，以便能像样地住下来。一年后，狡猾的农民看见小茅屋翻修得一新，于是解除了租契，自己搬进去住了。老师只好花钱再找一所住房，结果还是同样的下场……由于政府根本不准备建造新校舍，海尔代列就下了狠心。当局把村边上教堂的一块地拨给他作果园用。老师征得贝尔丘格同意，在教堂的那块地上自己修建了一座住宅。那时，他们是好朋友。神甫说过，由于海尔代列对普里帕斯村的儿童进行启蒙教育所表现出来的热忱，乡政府和教堂准备把果园奖给他，作为他的私有财产。教师根本

没有想到立个字据。朋友的谎言比一片纸神圣。后来，当他提起立据的事时，神甫的态度变了。

“不必着急嘛，扎哈里亚老弟。”他面带怪笑，海尔代列意识到隐晦的威胁。

随着他们之间的关系疏远，老师觉察到受的威胁有增无已。他愈是设法躲避开险情，他们之间的不和却愈加剧。海尔代列只好忍气吞声，见到神甫照常说话，不过两人之间的隔阂加深了。

特别是因为房子的事情，老师一想到不可避免的破裂时，不免心惊肉跳。他明白，那时贝尔丘格一定会翻脸不认人，把他撵出家门，这所房屋是用自己的血汗造成的，是他辛辛苦苦积攒多年的唯一财产。而且，他的女儿们已经长大，明后天将要出嫁，她们唯一的嫁妆和希望正是它。因为，假若一无所有，那么即使长得超群绝伦和聪明伶俐，也不会在拉乌 勒所 正确称之为“唯物是图的世道”找到对象的。

全家都意识到面临威胁，由于这一原因，他们对神甫的仇恨都在不自觉地日渐增长，就像是被命运之神支使着。他们一想到贝尔丘格的行径可恶，而自己的命运竟然取决于他，不禁火冒三丈。在这种时候，师娘和姑娘们把满腹牢骚和责难都倾注在教师身上。尤其是海尔代列太太，她是描绘即将降临全家的苦难的能手，能够绘声绘色

地讲述一旦“鸡毛掸”把他们从这所用节衣缩食的钱修造的房子里撵出去，或者海尔代列有朝一日闭上眼时，会是一幅什么情景，他们将无家可归，而海尔代列整夜像风箱似地咳嗽不止，他已经瘦成猴了……这种不祥的预言往往打动姑娘们的心，使她们哭哭啼啼，使老师万分悲伤，使蒂图极端烦恼，因为他的创作灵感时常于此时产生，他埋怨说无法在这种无谓的吵闹中“工作”……

恰巧在他们悲愤填胸之时，有人到海尔代列家来说媒了。这原是意料中的事，却引起一场风波，几乎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

去年夏天，约在七月间，拉乌勒在蒂图的陪同下前往圣乔治温泉参加周末舞会，在那里认识了神学院学生乔治·宾蒂亚。小伙子过一年毕业成为神甫，他对拉乌勒十分钟情。后来，他连续写了七十九封信和明信片，一点点吐露自己初遇拉乌勒就被她的美貌、温柔、教养和种种品德所激起的热恋，她的优点如此之多，他用一年时间和大量纸张才罗列完毕。拉乌勒接到最初的几封信时犹豫不决：回信不回？那时她尚未找到意中人。阿尔马迪亚的一个中学生曾追过她两年，她刚开始对他有点意思，那个小伙子就毕业走了，而且没有寄来片言只语，因此只好从心里忘掉

他，这对她来说是痛苦的。蒂图的聪明劝告驱散了她的疑虑：可以给他回信，但要留有余地。于是，拉乌勒给神学院学生乔治·宾蒂亚写了二十封信和二十三张明信片，稍稍流露出绵绵情意，不过没有作任何许诺，连任何暗示也没有。虽然拉乌勒刚满十九岁，但对恋爱是很严肃的，她不允许轻率地去爱一个认识只有几个钟头的人，无论他是谁。“爱情是十分娇嫩的。”她伤感地说。急于求成反会坏事。”宾蒂亚留给她最深刻的印象是比她矮两指，而她偏偏最讨厌小个儿男人。此外，当宾蒂亚频频用信献殷勤的时候，她认识了医学院学生奥雷尔·温古良努，他是一个英俊、和蔼、腼腆的高个子青年。他们是在阿尔马迪亚的一次大学生舞会上相识的；在圣诞节假日里，他到普里帕斯来过四次，复活节来过十次，现在是暑假，差不多每天都来。从这些频繁的相见之中，产生了一种对拉乌勒来说是无限宝贵的爱情，奥雷尔只是紧紧握握她的手，并按一下中指便满足了，这在情人的词汇里意味着“我衷心爱你”。

随着拉乌勒的内心对奥雷尔·温古良努的爱情逐渐明朗化，开始讨厌宾蒂亚的接连不断的信了。她感到这是玷污自己希望献给医学院学生的纯洁爱。为了向对方表示忠诚，她在复活节透露

了宾蒂亚在给她写情书的事。奥雷尔自中学时代便认识宾蒂亚，听了拉乌勒的话神思恍惚，前言不搭后语地说：

"宾蒂亚，哦，是个非常正经的人……非常……非常……"

拉乌勒看出来这一发现伤了他的心，于是不再提他了；每逢奥雷尔又问起来，她答复得极其冷淡，表明她的心永远属于他……

家里的老人们却不尊重女儿的感情。看到神学院学生热情的来信，他们最初只不过思索一番，后来就公开说能写得像宾蒂亚这样的人，一定是出色的人。他们从未见过他，却喜欢上他了。由于他给拉乌勒的信中所表白的感情日益火热，他们对他的同情也有增无已。

"如果真是那么回事就好了。"师娘不断叹息道。

"啊，嫁给这样的小伙子可是福气！"老师补充说，嘴里还发出啧啧声，表示极端满意。

老人们的想法使拉乌勒气恼，尤其是在全家抱怨了贫穷、失去住房的危险、数不完的苦难和唯物是图的世道之后讲出来的。他们一提到"唯物是图的世道"，姑娘就暴跳如雷，因为这原是她的话，他们竟然用这句话压她。她又哭，又骂，把自己关在客厅里，自我安慰说是在为奥雷

尔受苦，因而更加爱他。吉纪十分同情姐姐，她单独同双亲舌战，摆出种种反对神学院学生的论据，最后也以啼哭而告终。那时，拉乌勒叫她去一块儿哭，嘲笑嘲笑宾蒂亚的信，再谈谈奥雷尔，这样才渐渐平静下来……

宾蒂亚的第八十封信是在贝尔丘格在教堂里申斥伊昂的几天后收到的，那是写给老人们的，信中提出同他们的可爱女儿拉乌勒永久结合的要求，并且说，如果答复是肯定的话，他将亲临府上，以便从她和他们的嘴里听到这一福音。不过，引起震动的是来信附注中的一段话："我想不必提醒你们了，对我来说，钱财问题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主教圣父已在塞特马尔划给我一个很好的教区，因此我们将用不着为每天的衣食操心。"这明明白白地说明，宾蒂亚愿意娶拉乌勒，而且不要嫁妆。

"你算交了鸿运！"海尔代列兴高采烈地喊道。"真该喝一杯庆贺庆贺。你说呢，老伴儿？"

"愿上帝保佑！"师娘一边流泪，一边激动地搅拌着爆炒的肉片和葱头。

教师随即找出一个空瓶子，用水冲洗，然后神气活现地去阿弗鲁姆酒店买酒去了，同时也为了向老板报告这个好消息。

这封信对拉乌勒来说仿佛是晴天霹雷，直到

海尔代列走出家门，她仍然张口结舌地呆立着。她一清醒，便感到奥雷尔正站在面前悲伤地望着她和责备她。顿时泪水夺眶而出，她痛苦地哭道：

“我不出嫁！你们不用做梦，我决不嫁给这样一个……”

吉纪专等着拉乌勒开口，此时迫不及待地对母亲解释，说这桩婚姻将造成空前未有的灾难，因为拉乌勒恨宾蒂亚，因为宾蒂亚比拉乌勒矮……

海尔代列太太莫名其妙地望着她们。当她恍然大悟之后，便像一头母狮似地咆哮起来：

“你们以为会由你们自作主张把这件喜事一脚踢开吗？……纯粹是胡思乱想，异想天开，不想想家里的困难。明后天，另一个疯丫头又得出嫁，……你们上哪儿去弄嫁妆？”

“哎，难道大家都像宾蒂亚一样，光关心嫁妆的事！”吉纪马上接着说。

“奇怪，你们变得这样不知羞耻地胡扯八道……好吧，你们坐上自己的独轮车，去找世外桃源吧……你们想想，正经人会把你们的那些什么家庭聚会和财产放在眼里吗？……换个人，人家能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会感谢上帝赐予的好福气，你这个蠢货！竟然摆起臭架子……不要脸

的东西！厚脸皮的东西！……"

"你爱怎么骂都行，可我就是不出嫁！"拉乌勒像殉道者伤心而又镇静地说，这更激怒了母亲。

在隔壁的房间里，蒂图正在抓耳挠腮地苦苦思索诗韵，突然绝望地吼道：

"你们大喊大叫想气疯我！日夜不让人安宁……你们的吵闹毁了我的前程！"

海尔代列从阿弗鲁姆酒店回来，在街上就听见争吵声。阿弗鲁姆向他表示祝贺，并毛遂自荐地答应传布拉乌勒小姐要出阁的消息。

"瞧瞧，上帝赐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丫头！瞧你还高兴呢。该死的丫头！"师娘冲着他说。"居然不肯嫁给一个小神甫，听见没有？小姐要嫁给医生、男爵、甚至是皇帝！……"

拉乌勒并没有说不愿嫁给神甫，海尔代列太太猜出她的心思。她曾多次对自己说，医生和神甫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医生是天，神甫是地。这种想法是在她认识奥雷尔以前产生的，如今成为坚定不移的信念了。

吵声震耳欲聋，蒂图不得不放弃构思，听听双方的激烈争执。老人向姑娘们证明，说奥雷尔·温古良努是花花公子，他追求拉乌勒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根本没有打算娶她；就算他是个正派

人，认真考虑过娶她的事，那也得等过五年之后毕业才能谈得上结婚，但谁知道他能不能毕业，到了那时，他少不了会要嫁妆的，如果不给的话，他将会马上翻脸不认人的。宾蒂亚有光辉的前程，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没有什么苛求，直率，诚恳，由于爱她而甘愿放弃陪嫁。假若拉乌勒挑肥拣瘦不肯下决心，那将会失掉良机美缘，像阿尔马迪亚的博古姐妹成为老姑娘，她们都已经有五十多岁了，天天等着那个疯子去求婚，人家还拥有几千积蓄呢。拉乌勒正当青春妙龄。姑娘一过二十岁，就开始衰老变丑。如果不及时抓住时机，那再有学问，再美丽也是白搭……在吉纪的支持下，拉乌勒用最恶毒的语言形容宾蒂亚，诅咒认识他的那个时刻，并且哭着宣称，只有她变成了疯子，才会把自己的青春断送给这么丑的男人，她恨他居然厚着脸皮来求婚。她发誓说，宁死不嫁宾蒂亚。她现在并不想结婚，因为现在的姑娘不像往日那样不见见世面就早早出嫁。她根本不想出嫁，因为她讨厌男人，对奥雷尔只不过是一种天真无邪的好感，从未想过要成为他的妻子……

蒂图俨然一言不发的哲人，尽管他已多次被要求说说自己的看法。夜已经深了，眼看他们还争论不休，蒂图提议休战：

“够了，……都去睡觉吧！今天吵够了，留着明天再吵吧！”

争吵犹如即将熄灭的烛光，忽明忽暗，最后，海尔代列怒不可遏了，他朝吉纪举起拳头，吼叫道：

“都滚，不要脸的东西！……滚，废物！”

蒂图拦住下落的拳头，轻轻搂住两个姑娘的肩，把她们送到客厅，她们的床安放在这里。同时，他安慰道，真理在她们的手里，老人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理想。然后，他又转回来，严肃地对父母亲说：

“你们说得对，有什么可说的，你们想得对……唉，有什么办法？她们的年纪轻，头脑简单……她们明白自己瞎说些什么吗？……她们懂不懂生活的艰难？……”

（三）

天气变化多端，秋天即将到来。田野里呈现出荒凉景象。农民们忙着把地头剩余的一堆堆干草和麦秸运回家。犁愈来愈多地深翻着贫瘠的土地。深耕过的一块块土地黑油油的，仿佛是老年人身上的创伤。

随着时间的消逝，伊昂更加心神不定。他埋

头干活，力图在眨眼间富裕起来，不必再操心和企求什么。令人生气的是，自己劳动的果实微乎其微。整整一个夏天，他都是为别人劳动，连自己的地都顾不上管理，最后到手的只不过一百来个兹罗提。如此下去，能有什么指望呢。

纷乱的思绪时常使他联想到安娜和瓦西里·巴丘，因而更加烦躁。他感到气馁和无能为力，但这往往又心血来潮，暗地盘算着形形色色的狂妄计划和决策。不过，他不敢再走近瓦西里·巴丘的家，也不敢跟安娜谈话。相反，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去弗洛丽卡家。她的那一双蓝眼睛能够平息心头烦恼。但当想起曾答应娶她为妻的事时，便觉得好笑。他怎么能娶她呢？她的嫁妆只是一只小癞猪和几件旧衣服。爱情是填不饱肚子的……爱情是人在酒足饭饱之后的一种消遣。别的什么东西才是根本。他这样想着，自然而然记起了安娜……

不久，塞诺比娅听说弗洛丽卡和她的母亲在村里散布说，伊昂已经向她求婚了。即使有人给她当头一棒的话，她也不至于那样暴怒的。塞诺比娅回到家里时，脸色已气得发黄，她从门口就冲着伊昂吼喊：

“你还穷得不够，好宝贝？除了马克辛寡妇的弗洛丽卡外，你在村里就找不到别的新娘了？……

真奇怪，娘的心肝宝贝，真奇怪?!”

小伙子立即明白了，也发起火来，但他不是为弗洛丽卡散布的话生气，而是朝塞诺比娅发脾气：

“我已经够烦的了，你还来气我？”

塞诺比娅毫不示弱，过了一会儿，伊昂气急败坏地扑过去要揍他娘，格兰内塔舒跳起来帮她，并劝说道：

“伊昂，住嘴，算了！”

伊昂住了手，塞诺比娅跑到街上去哭诉，这时他又同父亲吵起来：

“你干吗把地都吃掉喝光了，老东西?”

格兰内塔舒满目悲伤，凄凉地说：

“现在拿你有什么法子呢？我一无所有，能给你点什么呢？要我把这一把老骨头给你？……好的，拿去吧！……”

伊昂听到这几句话，恶狠狠地说：

“与其让我这样受人家的气，倒不如不生我的好！”

那天黄昏，小伙子在通往日多维察老路上遇到了安娜。四周无人。他叫住她，并拉住她的手，姑娘立即嚎啕大哭，埋怨他抛弃了她。伊昂想安慰安慰，但仅仅说出一句话：

“算了，安奴查，你放心，我们总会在一

起……一起……一起……”

他们默默地呆了一会儿，才分手。临别时，姑娘依旧怀着绝望心情，伊昂却感到极大的慰藉。安娜的泪水在他的心里激起新的信心。他迈着轻快的步伐，得意洋洋，自言自语说：

“从今以后，我什么都不顾了！”

他并不知道要干什么，可是信心倍增，俨然变了样。

打那时起，他觉得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了，坚强，无畏，敢于同所有的人较量。他喜笑颜开，故意跟人开玩笑，放声大笑，吓得塞诺比娅以为什么鬼迷了心窍，差一点要给他驱邪。

翌日傍晚，他准备去看安娜。可是听说，自从他那么长久没有理睬姑娘以来，乔治又开始与瓦西里·巴丘接近了。伊昂决定等等瞧。自信心给了他冷静地进行窥探的力量。一连好几个晚上，他的确看见乔治走进姑娘家。但灯是一直亮的，也就是说他更多地是同巴丘聊天，而不是和姑娘……这又给他增添了希望。他毫不着急……只要他等着，安娜也会等着的。

他经常路过瓦西里·巴丘的地，好像是身不由己似的。他认真检查地种得如何，如果发现有的地方没有干好，他就会生气。他自认为是这些土地的主人，筹划着应该怎样耕那块草地，又怎

样在另一块地里种三叶草……

在一个阴霾的清晨，他拉着犁去耕一块玉米茬地，准备来年春天种小麦。现在翻地是迟了一些。可是他仅有一头奶牛，往往要等别人耕完地，借一头牲口用用。

玉米茬地窄长，是从一块较大的地方分割出来的，格兰内塔舒把另一半卖给了杜米特鲁·莫尔格什，后来又转到锡米翁·龙古名下。迄今，这两块地之间仅有一道深深的宽犁沟相隔。

伊昂吆喝住牲口，准备着干活儿。他的双眼却不离锡米翁·龙古的那半块地，它过去是属于他们的。四周是渺无人迹的荒野。

“从自家的地里拿回一犁沟地也不算过分吧。”小伙子忽然闪过这个念头，强烈的欲望胀红了脸。

接着，他迅速把犁插进邻居的地里，重新开出一道分界沟，黄色的土地吱吱响，亮闪闪地翻过来，变成一块块的土疙瘩。伊昂紧扶犁把，犁头深深插进土里，帽子压在后脑勺上，紧张得额头上浸满汗水，他温和但不放松地赶着牲口，牲口吃力地拉着，并且弓起背。

他先开出一条新沟，从锡米翁的地里犁过来数道沟宽的地，然后填平旧沟，这才深深舒一口气。现在，他不必害怕了，高兴得心怦怦乱跳，

因为他的财产增加了。三四道犁沟宽的地不算多，不会被发现的。

吃早饭的时候，他放牲口到周围的地里去寻吃食，自己坐下来安安静静地吃带来的干粮，心满意足地去想着新增加的土地……当他将要吃完的时候，看见锡米翁·龙古也前来翻地，不免惊慌不安。

“他准能看出来。”他带着不自然的笑容自言自语。

一点不错，锡米翁发现自己的地变窄了，开始骂街，不过没有往这边看，好像根本没瞧见伊昂。小伙子也装做没听到他的骂声，细心地把布上的面包末儿收拢成一堆，抖掉它，仔细瞅瞅，像是心事重重。当他感到锡米翁拿着鞭子骂骂咧咧朝他走来时，才连忙收起吃剩的食品，塞进口袋里，并站起身来。

双方很快就争吵起来。伊昂对所有的圣灵发誓说，他只不过重新开了分界沟，因为旧沟已经认不出来了，而且他是在原地开的。锡米翁一边骂，一边拉他到地里去，逼着他一块儿用脚步丈量地的宽度，而且说不到两句话便骂一声：

“半块地都被你偷去了，强盗！”

伊昂眼看说不过对方，也破口大骂，并举起拳头向他扑过去，想争取主动。

他们像瞎子似地扭在一起厮打了半个小时，衬衣揪烂了，脸上抓破了。因为没有人劝架，直到两人都筋疲力尽时才住手。然后，各人干自己的活儿，整整一天，都在不停地对骂。锡米翁·龙古以孩子的名义起誓说，将要去法院告状，不看他坐牢决不罢休，哪怕弄得倾家荡产也要告到底，好教训教训他，看他下次还敢不敢再侵占别人的土地。伊昂轻蔑地吐一口唾沫说，他连天上的上帝都不放在眼里……

（四）

每天晚上，海尔代列一家都要认真讨论第八十封信。老师主张立即给宾蒂亚回信，姑娘却坚持至少等到礼拜一，因阿尔马迪亚的女友们将在礼拜天来看望她，她不愿显现出不愉快。离礼拜天还有不少日子，对如此重大问题不能迟迟不答复。况且，她的朋友与答复宾蒂亚有什么相干？恰恰相反，她应该感到骄傲，因为她有一个出色的求婚者，不久要出嫁……这一句话惹恼了拉乌勒，她威胁说，谁敢对她的女朋友吐露宾蒂亚的无耻要求，那她马上投井……她的威胁使海尔代列太太大发雷霆，不住嘴地骂了她整整两小时，海尔代列太太在别出心裁编造具有女性特色的骂

人话方面是无与伦比的。

尽管如此，拉乌勒还是占了上风。经过含满眼泪的多次争吵之后，久已盼望的礼拜天终于来到，这是一个决定命运的礼拜天。

姑娘们做了充分准备。礼拜六，她们整整忙了一天：做了三种点心，还有蛋糕，煮了牛奶，以便次日变得浓一些和多起点泡沫；把房间彻底打扫一遍，并重新布置了客厅兼卧室的家具……晚上，拉乌勒熨了自己和吉纪的衣服，同时又掉了不少眼泪，因为老人们直同她叨唠宾蒂亚的事。

礼拜天早晨，她们得到了喜讯。下了一个礼拜的令人心烦的雨，已于夜间停住了。风吹干了公路；午后，秋天的太阳钻出云层，散发出令人心旷神怡的温暖。

拉乌勒和吉纪坐立不安，一会儿在客厅里，一会儿又在另外两个屋里摆上点什么，直忙到中午，拉乌勒还不断担心地问吉纪：

“好妹妹，你认为会来吗？”

“他准会来。”吉纪十分严肃地回答。

拉乌勒感激地吻了她，因为她们说的是奥雷尔。

这种家庭聚会每个礼拜天在附近村子的“知识界”姑娘家举行，她们都是好朋友，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对她们来说，这种聚会和阿尔马迪亚

中学师生举办的十月舞会及二月舞会都是最高尚的社交娱乐活动。一般来说，不邀请男人。但是，根据默契主人可以邀请向自己献殷勤最多的男青年参加，这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件快事。上礼拜天，拉乌勒告诉奥雷尔，说下次聚会将在她家举行，她等着他，而他也答应一定来；但自那天以后，因为不断下雨，一直没能再见到他，她担心他会忘掉，这将会在姑娘中引起种种不愉快的猜测……

下午三点左右，拉乌勒和吉纪便整装坐在屋前的走廊里等候客人了。尤其是拉乌勒，她为了奥雷尔坐立不安。她衷心盼望他比姑娘们早到，以便安安静静地跟他谈一会儿话。她觉得应当把宾蒂亚的无耻要求告诉他，听听他的意见。他的答复将决定她的命运。他的一句话足以使她抵挡住一切诱惑……

一个小时之后，阿尔马迪亚的姑娘们在鬼崖拐弯处出现了。她们像往常一样边说笑边玩地走着来了。拉乌勒和吉纪走上前去迎接，互相热烈拥抱，仿佛已经多年未见面了，她们手拉手，说笑着走进院子。海尔代列正坐在树下看旧报，无拘无束地走过来，倚老卖老地跟她们开玩笑，引起哄堂大笑。师娘独自坐在走廊里默诵一本油渍斑斑的旧书，这是她青年时代走红运时保存下来

的。姑娘们吻了她的手，她亲吻了她们的双颊，但没有站起来，面无笑容，也未曾回答那些惯常的问候。海尔代列太太看不惯这种聚会，因为，首先是她年青时期不兴这种轻浮活动；其次，还得无谓地花掉不少钱。

在客厅里，姑娘们对着镜子照，有的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有的擦掉沾在眉毛上的白粉，有的整一整连衣裙上的饰带。她们都走得疲惫不堪，但却滔滔不绝地谈话。大家说着，哼着，笑着……稍一静下来，吉纪就出去准备咖啡牛奶和点心了，这是事先同拉乌勒商定的。

艾尔维拉坐在角落的沙发上面，那是贵宾席。艾尔维拉是阿尔马迪亚菲利波尤医生的女儿，被众人认为是最体面的人，也是拉乌勒的挚友。

“我们的诗人呢？”艾尔维拉的声音略带颤抖，因为她正暗地爱着蒂图，但苦恼的是蒂图看不上她，去向露克雷茨娅·德拉古求爱。

“不在家，亲爱的艾尔维丽卡。”拉乌勒惋惜地说，从她的腔调里表明不仅知道她的秘密，而且同情她的遭遇。“你知道，他生活得非常不规律，当他的灵感来的时候，需要绝对的安静，否则该遭罪了。因此，现在他去那条老路上了，他对我们说，已经有了一个极美妙的想法，他要立

即写下来……如果你们是从那儿来的话，也许碰上他……”

“遗憾，我们没有走那一条路！”艾尔维拉忧伤地说。“……要不然，我们就能看到正在创作的诗人了！”

“瞧，我不是对你们说过，从那条路来更好吗？”玛尔加蕾塔·博贝斯库埋怨说。她是“曙光银行”一个职员的女儿，高个儿，黑皮肤，苗条，可爱，画着浓眉，擦着一层粉，嘴唇涂得血红，由于她喜欢涂脂抹粉，常穿绸衣裙，所以阿尔马迪亚人都说她脑瓜里缺一根弦。

罗马尼亚语教师斯帕塔鲁的两个姑娘长得较丑，但温柔可爱。姐姐艾列娜，个子矮得像小孩子，一头金黄色的卷发，常常抱怨自己的个儿小，并为此难为情。她的妹妹亚历山德里娜，却是个高个儿，厚嘴唇，大鼻子，动作似男孩，且是出名的馋鬼。

当吉纪端着托盘走进来时，亚历山德里娜像饿虎扑了上去，抓住一块点心，就往嘴里塞，并且嘟噜说：

“我饿坏了！”

“德里娜，你怎么不害臊？”艾列娜责备道。艾列娜爱让人把她看成是最有教养的姑娘。

“别管她，列尼卡，求求你！”拉乌勒出来打

圆场。"再拿一块，亚历山德里娜，这样我才高兴呢。……我不正是为你们准备的！"

顿时，大家都端起杯子，津津有味地喝咖啡牛奶和嚼着香甜的点心。叽叽喳喳的谈话声一刻也未停止，每个人都想说一些趣事，引逗别人笑。唯有锡尔维娅·瓦尔格沉默寡言，仿佛她的话字字值千金。不过，她平日也是这个样子，比较傲气，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有许多嫁妆……

谈话迅速从一个题目转到另一个题目。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把她们上次聚会以来阿尔马迪亚所发生的大事数说了一遍。她们数落那些不属于这个圈子的青年男女，特别说了露克雷茨娅·德拉古的坏话，说她妖里妖气，说她开始衰老，面色苍白；仅有关她的年龄问题就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艾尔维拉坚持说她肯定有三十岁，锡尔维娅·瓦尔格与她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因此认为她不会超过二十二岁。拉乌勒故意挑起关于露克雷茨亚的议论，是为了取得艾尔维拉的欢心……

但是，拉乌勒如坐针毡。奥雷尔还没有来到。他怎么啦？也许生气了吧？种种问题折磨着她。她琢磨自己惹他生气的地方，同时暗自责备他不守信用……她多次支使吉纪到院里看看他来了没有，当然是秘密活动，不能让客人察觉。她

的妹妹走进来轻轻摇摇头，表示尚未到达，这时她禁不住恐慌。后来，姑娘们发觉她心神不安，艾尔维拉仗着跟她的亲密关系，偷偷问道：

“你没有请奥雷尔？”

“请了，我正等他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唉！”拉乌勒眼泪汪汪地小声说。艾尔维拉递给她安慰和同情的目光作为回答。

后来，拉乌勒忍不住走到走廊去，忐忑不安地向日多维察方向张望，奥雷尔该从那儿来。师娘愈来愈不耐烦，不断对她叨唠说：“这些疯丫头怎么还不走？”

姑娘们终于谈起文学问题，这就是说重要的话题已结束。吉纪背得出艾米内斯库[1]和科什布克[2]的全部诗篇，她主动为每个客人朗诵一段对她们来说恰到好处的诗歌。

正当吉纪引得大家捧腹大笑之际，拉乌勒又到走廊里去了。她觉得泪水盈眶，需要作极大的努力才能控制住自己。她用一只手扶住柱子，那被痛苦所搅乱的脑袋靠在胳膊上。她失魂落魂地伫立着，忽然一种怯生生的、但又略带激动的声

---

① 米哈依·艾米内斯库(1850—1889)是罗马尼亚的大诗人。——译者注

②乔治·科什布克(1866—1918)是罗马尼亚的爱国诗人。——译者注

音钻进心房。她朝院里瞥了一眼，不禁哆嗦起来。原来，奥雷尔和海尔代列并排坐在果树下的一张长凳上。刹那间，姑娘就来到了他的身边。

“原来呆在这儿，也不告诉我们一声，温古良努先生！”她温情脉脉地责备着伸出手去。“姑娘们都在等你……真不应该，我可要生你的气了。”

奥雷尔不知所措地站起来，红着脸喃喃说：

“我和老师先生谈了几句话。”

拉乌勒心慌意乱。如果父亲已对他提了宾蒂亚的事怎么办？她带着询问的目光望望海尔代列，他的脸上挂着狡黠的笑容，而奥雷尔却更加束手束脚，轮换着腿站立在那儿，并装出滑稽的笑脸。“一定告诉他了。”姑娘这样想着瞪了海尔代列一眼。接着，她又一想：“我才不在乎呢！他来得正好！我要亲自对他解释清楚！”她亲切热情地望着他，并大声说：

“现在进来吧，别再磨蹭了！人家都在等你……”

奥雷尔·温古良努是个年约二十三岁的青年，是特亚卡一户富农的儿子，瘦长脸，头发又黑又硬，两只大手，掌心总是汗浸浸的，动作笨拙，似乎担心做出什么蠢事，常常装出很有教养的姿态，衣着讲究，但不甚合体。他整个暑假都

呆在阿尔马迪亚，那些虚荣心重的母亲，都千方百计地使他毕业成为医生时能与自己的女儿结合。

聚会的参加者看见他不禁感到惊喜，吉纪立刻端来专为他留的咖啡牛奶，并特别加进两指厚的乳脂，因为拉乌勒发现他极喜欢这种吃法。

大学生带来了重要消息：十月舞会推迟到十一月中旬举行，因为乐队的演出日程都已排满了。

“今天，我刚把请帖寄出去，……我写了一天地址，因此迟到了，……本来想把请帖亲自给你送来，”他对拉乌勒说，“后来想想还是邮寄的好……更正式一些……”

“不如你自己带来，……我们就可以知道有什么节目了！”

作为“主持人”的奥雷尔把节目内容一一泄露给她们，姑娘们认为安排得很好。为了表示殷勤，大学生乘机提出至少同每个姑娘跳一次华尔兹舞。这个建议引起了姑娘们巨大的兴趣。艾尔维拉果断地说：

“我说：第一个华尔兹舞曲同拉乌勒跳……你愿意吗，亲爱的拉乌勒？”

“如果你们都这样认为的话？”拉乌勒红着脸说。

“第二支卡德里尔舞曲也一样……”

当听说第二支卡德里尔舞曲，也就是说情人舞曲时，拉乌勒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了，她只是轻轻地点头，回答大学生的行礼。艾尔维拉公正地给每人分配了场次，姑娘们为了表示感谢，就把第一支卡德里尔舞曲留给她，但条件是拉乌勒必须在对面……

“现在该走了，天黑了！”艾列娜打断了话，因为她们正没完没了地谈论衣着、舞蹈和男舞伴……

人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准备告别。拉乌勒要她们不必着急，但话语含糊。她一心希望走老路，以便同奥雷尔单独谈谈。

“别走远，天快黑了！”海尔代列对正在送客的拉乌勒和吉纪喊道。

他们走上老路，那儿有许多拐弯处，这是愿意单独谈心的情人们最求之不得的地方。拉乌勒和奥雷尔落在人们后面，姑娘们猜中他们的心思，因此尽量离他们远一些。

他们肩并肩懒洋洋地走着，心不在焉地说东道西，偶尔加一两句表示内心感受的双关语。大学生责怪自己已经苦苦献了近一年的殷勤，竟一次也没有吻过她。连他自己都鄙视这种胆小的样子，因为只有傻瓜才做出这样缺乏男子汉气魄的事。拉乌勒，尤其是在收到宾蒂亚的最近一封信

后，最需要他对自己表示爱慕，那将会使她感到欢心和证明没有白等……尽管如此，他们都没有勇气掏出心来。奥雷尔对她解释冬小麦和春小麦的区别，她乐滋滋地听着。

姑娘们离他们有一百多步远，她们欢乐的叽喳声响遍田野。接着是一个更大的急转弯，把他们挡住。“就看这一次了。”奥雷尔搓着手勉励自己说。

“只有我们两人了……单独两人！”拉乌勒喃喃地说，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瞧，夕阳多么艳丽！把云彩染成了血红的颜色……”

“是的，真美妙……真……真……”年轻人咕噜着靠近她。

他们看着鲜红的太阳剩下一道线了。他们那么聚精会神，好像他们的幸福全部取决于这一线夕阳。想入非非的拉乌勒把头倚在对方的肩上，湿润的嘴唇半张开着，似乎是在痛苦地等待，胸口激烈地跳动着。忽然间，神魂颠倒的奥雷尔像受了惊似地迅速用嘴唇碰一下她那玫瑰色的面颊。紧接着，他们分开了，就像这种接近吓惊了二人。他们羞答答地呆愣了一会儿，然后默默往前走去，心里更加惶恐不安和莫名其妙。

在公路的转弯处，他们碰上蒂图被姑娘们围着，他厌烦地喊道：

“别打扰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我有事……没有时间胡闹！”

一群人继续走自己的路，蒂图呆在沟旁边，坐在一块石头上，时而仰头望天，时而凝视前面的皇家林。姑娘们边走，边不断回头瞧看蒂图是如何写诗的。

这时，奥雷尔迈开大步往前赶，好像不好意思同拉乌勒留在后面。拉乌勒也感到羞怯，但又怕到达日多维察，因为他们将在那儿分手，她就不得不更加惴惴不安地返回家去……亲吻不仅没有增加勇气，反而在他们之间筑起了一道高深莫测的墙。

在快到日多维察之前，拉乌勒突如其来地问道：

“你知道宾蒂亚向我求婚的事了吗？”

“海尔代列先生对我说了。”大学生轻轻地回答说。

“啊，你全知道了，却一声不响。”一种无名恐惧震撼了她。

可是，奥雷尔却吞吞吐吐地小声说：

“宾蒂亚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青年，非常……非常……”

他还想说点什么，一遇上姑娘的目光，就结巴起来，只能喃喃地说：“非常，非常……”拉乌勒

听得很明白，知道他不反对，但仍旧不太相信。她凝望着他，希望至少从他的眼睛里或脸上，看到自己所等待的东西。在当时的处境，她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自已受骗了。忽然间，她似乎感到天塌地陷……她默默地走着，痛苦使她失去知觉，完全感觉不出脚下的大地。她站住脚，用颤抖的声音最后一次问他：

“也就是说，你认为……？”

青年人像罪人似地羞涩地低下头，回答道：

“我认为……”

（五）

蒂图离开家只是为了躲开叽叽喳喳的“鹅”，他讨厌她们，因为她们都或多或少地喜欢他，问他要诗。他说来了灵感，那不过是借口。他决定往阿尔马迪亚转一转，希望见见露克雷茨娅，同她一起长吁短叹。他经常对自己说，这种爱情使他变得高尚，并赋予他新的力量。想起露克雷茨娅，倒真来了灵感，于是连忙写成诗句，以便作为无价之宝献给心上人。他一无所获地苦思冥想了两个小时。他只觉得有一种想法在翻腾，可是无法下笔。他曾十来次地感到已经捕捉住了那个思想，一俟拿起铅笔，它又悄悄地溜走了……那

一群"鹅"的到来，把他头脑里开始形成的思想驱散了，不得不放弃构思。他闷闷不乐，慢悠悠地向日多维察走去，假如奥雷尔不像往常那样送他妹妹回家的话，他准备陪她们回去。

猛然间，他远远望见路边的榛树丛里有一个白色的人影。苦恼顿时奇妙地消失。这一定是兰格太太，他自言自语说，因为只有她喜欢在晴朗的下午到村外去，躺在她丈夫的旧大衣上，看匈牙利文的言情小说。

"啊，在这样迷人的景色中，如果真是她一个人，那该多么令人陶醉！"他激动万分，并怀着不可告人的想法急忙走去。

他只不过还没有找到机会向她诉说果断性的、令人惊讶的话。自从认识她七个月以来，他只单独同她谈过两次话，而且都是匆匆忙忙，根本没时间推心置腹地说话。他从未在家里单独会过她，也从未单独陪她去阿尔马迪亚，虽然她说过，她喜欢拿本书到野外去消遣，确有其事，因为他的妹妹曾多次碰见过，他却从未遇上。运气不佳令人恼火，尤其是书记官斯托塞尔曾对他透露过，兰格太太逢人便说："蒂图是个十分惹人喜欢和有教养的青年。"

他走过去，看清楚确实是她，便喜笑颜开地跑上去。

“我正在找你。”他紧握住她的手慢慢说。

“我也在等你。”她说着瞟了他一眼。

罗莎·兰格是个秀丽可爱的女人，一副洋娃娃脸，翘鼻子，两只懒洋洋的充满幻想的眼睛，丰满而又柔软的身材，酷似二十岁的大姑娘。她认为和兰格生活在一起就成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她瞧不起他，因为他是犹太人和酒鬼。

她像所喜爱的小说中的女主角一样叹息命薄，她没有什么明确的生活目标，常想自从嫁给一个不相称的男人起，就迈错了第一步。她渴望着炽热的爱情，借以弥补她所遭遇的不幸；她没能碰到这种爱情，因此只好满足于一些渺小的情感。近来，她时常想起蒂图。她觉得他腼腼腆腆，富有诗意，从而回忆起认识兰格以前的岁月。她喜欢他盯着自己看时眼睛里闪耀的情欲，并觉察到他吻自己的手时颤抖的嘴唇……

他们面对面地望了一会儿，她一只胳膊肘支地，侧身躺着，面前摆着掀开的书；他愣呆着，手里拿着帽子，眼里的欲火燃烧。夕阳的余辉映照在女人的脸上，使之更加鲜艳夺目。

“你不愿意坐在我身边吗？”罗莎指指她躺着的衣服一角说。

蒂图连忙坐下，激动得不堪言状，小声说：

“你根本想象不出，你使我感到多么幸

福！……”

“哦，难道你还想用自己的表白置我于死地吗？”她那丰满的嘴唇几乎不动弹地微笑着说，细小洁白的牙齿在红嘴唇后面闪闪发光。

青年人的目光落在她那诱人的双唇上，他神魂颠倒地说：

“你真可爱，……我爱你！……”

接着，他突如其来，不顾一切地双手捧起她的头，长时间地、狂热地吻着她的嘴唇，仿佛要一口吸出她的整个灵魂。女人紧闭双目，把嘴凑过去，微微伸出洁白、袒露的颈。他们就这样亲吻了好一阵子，然后，蒂图把手臂伸到她的腰部，疯狂地搂住她。罗莎迅速清醒过来，从他的怀抱中轻轻挣脱，理一理披散在肩上的头发，用甜蜜的声音嗔怪道：

“嘿，你的胆子可真不小，小伙子？我没想到你会那么大胆……”

蒂图感到一阵羞怯涌上心头，不过热情促使他开了腔：

“我疯狂地爱着你！自从第一次见到你以后，你就成为我心中的无价之宝了。但一直找不到机会对你表白。你也从来不愿知道我是多么爱你……”

女人兴奋地听了一分钟。他那种笨拙和戏剧

性的表白引起她少女般的冲动。她真想听一整天，却又害怕会控制不住他。于是，她站了起来，用同情和亲切的口气说：

“我看出来了，早就猜透了你的心意。但是当应老实一点……规规矩矩的！听到了吗？要不然，我就一点也不爱你了……”

她用手指情意绵绵地威胁他，他抓住她的双手，在上面印了无数的吻。

“现在我得回家了，瞧，天已经很晚了。”罗莎说着不断躲避他。

天空已经黑暗。夜幕降得如此迅速，倘若仔细瞧的话，似乎能够看到它是如何降临的……蒂图拿起大衣，抖了抖，一直把兰格太太送到村边。

“如果有一天夜里，你突然意外地发现我呆在你家里，怎么办？”当分手的时候，他搂着她的胳膊，平静地问。

“那会让我高兴……我将请你喝一杯加进好多白兰地的茶。”女人笑着说，“只要我的男人不反对……”

“如果兰格不在家呢？”蒂图贪婪地盯着她问。

“哦，那时……那时你就得格外老实才行，要不，会惹我生气的！”罗莎面带一种诱人的温顺微笑，喃喃说道。

（六）

蒂图从新路回家，今天过得十分满意，他迈开大步往回走，想赶上妹妹们，再说他已经饿得肚子咕噜叫。走到死人泉，碰上伊昂，他一个人从日多维察回来，失神地走着，步履踉跄。

“喂，伊昂，怎么没精打采的？”蒂图兴奋地喊道。“你喝多了吧，干吗丧魂落魄的？”

“我吗？少爷，我也在盘算自己的倒霉事。”伊昂摘掉帽子回答道，并想勉强笑一笑，但没有成功。

天空静悄悄，晴朗透明。几颗大星忽明忽暗，正在同黑暗进行搏斗，黑暗猛扑上来，企图遮盖住它们，但失败了，因为有更多的星星正连续不断地升起来，宛如被狂风吹散的火花。后面，皇家林沙沙作响，像是强捺下心头的怒火；前面，灰色的公路沿着黑洞洞的沟边疾驰，转眼间便消失于山坡的转弯处……

“啊，看来你也听说了？”蒂图突然开口说道。“其实，我正要告诉你，我是昨天从阿尔马迪亚法院的一个录事朋友那儿听来的……是真的，伊昂！锡米翁·龙古告了你，说你打了他，还霸占了他多少丈玉米茬地……”

“啊，去他娘的！”小伙子无动于衷地打断对方的话，并轻蔑地吐了一口唾沫。

“骂他顶什么用，伊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蒂图被他的麻木不仁态度惹得有点生气。“这是一桩严肃的事情，会让你坐牢的！……锡米翁倒没有什么，他会跟你和好的。可是神甫也盯上了你，知道吗？他仍然生你的气，气大着呢！他说，不让你蹲牢房决不罢休……是他纵容了锡米翁，还给他作证……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跟你过不去……”

伊昂又吐一口唾沫，他把帽子往眼睛上拉拉，一言不发。这些事他早听说了，但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他认为这些同他心里正在筹划的事比起来，区区小事，不屑一顾。他跟锡米翁打架，并没有在村里引起什么震动，因为锡米翁是火性子人，动不动就跟人家争吵。而且。比起小伙子们在舞会上的争吵，为土地而发生的争吵更是屡见不鲜。只不过由于神甫干预，在酒店里多少引起了一些议论。安娜的眼泪在他的心里激起奇妙的信心，如堕入九层云里，他觉得需要一股动力来澄清自己的思想和指导自己的行动。他耐心地、不慌不忙地等待着，深信它会出现的。愈是挖空心思去寻求出路，愈是碰得头破血流。因此，他竭力不再去想那些应该发生的事情。当

时，他正是忧心忡忡，一肚子火气。

“算了，少爷，这次我根本没放在心上。”他说，似乎蒂图的话封住了他的嘴巴。

蒂图以为小伙子不敢说贝尔丘格的坏话，于是进一步挑拨说：

“干吗算了，扬尼格？难道你怕神甫？”

“不，我问心无愧，连上帝也不怕。少爷！”

“不用害怕，像贝尔丘格那么坏的人，天下少有！……他的心底卑鄙，比魔鬼还狡猾……我看到他同小伙子一般见识，干预起你们的争吵，就烦他了……”

的确，不久前，蒂图在家里是唯一站在贝尔丘格一边的。在他的父母同贝尔丘格发生口角后，他和神甫的友谊并没有受到影响。神甫乘马车到阿尔马迪亚或比斯特里察去时，免不了捎上他，他们一起干一杯，骂骂伶牙利人。贝尔丘格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他表面上不露声色，那是因为害怕失去当局的支持，没有这种支持他便无法在人们中活动……他对伊昂太太不近人情，毁灭了蒂图对他的热爱。首先，蒂图认为他不公正，任何不公平都使他反感，当然他自己的除外。其次，他喜欢伊昂就像过去喜欢贝尔丘格一样。小伙子的自尊心、聪明、不屈不挠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以及他的那一股犟劲儿，都令他羡慕，因为

自己缺的正是这些品德，他多么渴望具有这些品德。蒂图甚至决定对神甫说，他这样对待伊昂是不公平的，但一直没有找到适当机会，特别是缺乏必要的勇气。现在，他把原来准备指责贝尔丘格的话全部对小伙子讲了。伊昂的表情却使他大为震惊和不理解，他竟然若无其事。蒂图压住怒火，试探性地问道：

"我看你是有别的心事，更大的……"

伊昂站住了，双臂环抱在胸前，紧瞅着他。蒂图看到他的眼珠在黑暗中像猫眼闪闪发光。

"另外，少爷，你算说对了。"他干脆利落地回答说。

"连我都不告诉？"蒂图生气地说。"听着，伊昂，我生你的气了！真的使我生气了……"

小伙子正一正肩上的毡大衣，好像尚未拿定主意。蒂图满以为会发现什么惊人的秘密，迫不及待地催促他：

"快，说说你有什么心事！快！……喂！"

他们站在鬼崖下的公路上。一辆马车从普里帕斯疾驰而来。两人都让到路边，伊昂还摘下帽子，向车里的陌生人道一声"晚安"。后来，车轮声滚滚远去，他才一字一字地说：

"我应该娶瓦西里·巴丘的女儿，少爷！"

蒂图失望地笑着说：

“原来为这件事操心？算了，伊昂，你真可笑！”

“就是这件事，少爷，而且很难办！因为瓦西里大叔不肯把她给我，如果他不愿意的话，就难办了！……”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看上了这个姑娘？她又瘦又丑……要是我的话，按黄金折算，我也不会娶她！”

“是呀，但是没有她的话，我就得穷一辈子！”

“哦！”蒂图停顿片刻，掂量一下事情的分量，然后说：“对，确实如此！是件难事！”

“对吧？”伊昂满意地说，因为连少爷也理解了他的难处。“你教教我做什么，怎么做，因为你是有学问的人！……”

其实，蒂图既不怎么明白为什么伊昂一定要娶安娜，也不明白瓦西里·巴丘为什么不肯把她嫁给他。他认为双方都是正经八百的农民，根本没有什么区别。伊昂没有财产，但他机灵，勤快，这比财产还值钱。但是，让他充当引导者的角色，使他受宠若惊，他竭力要想出一个好点子，以便提高自己在小伙子心目中的地位。

“如果他不肯顺顺当当地把她给你，你就设法逼他那样做！”蒂图思索之后说，他略有犹豫，好像想等等伊昂的反应。

小伙子惊喜交集。他觉得脑瓜子忽然开了窍，使他看到了出路。于是，他深深舒一口气，表示心上的石头落了地。蒂图仿佛是被人当场捕获的小偷，用试探性的目光望着他。而他却像是被人捏住喉咙，高兴得说不出一句话。

“你能强迫他吗？有法子强迫他吗？”蒂图问道，他不明白伊昂为什么不吱声。

“能，少爷！”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声音带着威胁。

他们继续往前走，没有再说一句话，一直来到老师的家门口。小伙子觉得不必多说废话，因为自己已经知道该怎么干。此时此刻，他只想尽快去干，早日达到目的。蒂图也不吭声，因为他不知道出的主意有用没有，特别是小伙子倔强的回答一直在耳边萦绕。

“谢谢，少爷，你让我开了窍。”伊昂在告别时说。

海尔代列的家里已点上了灯。从窗户射出的光亮映照在小伙子坚定的脸上。蒂图看见他，感到不寒而栗。

“小心，伊昂，可别干什么蠢事！”他喃喃说道，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笑笑。

“往后瞧我的吧，少爷！我知道该干什么！”伊昂回答时异常兴奋，致使他的笑容变成愚蠢的

呲牙咧嘴。

（七）

蒂图往屋里走去，有点为伊昂的突变感到心惊肉跳。尽管他一时弄不明白小伙子的心里到底产生了什么波动，但是意识到他已经挑起了一种疯狂的冲动，不免有点后怕。当他看见灯光并闻到食物的香味时，就把伊昂置于脑后，罗莎又浮现在眼前。这一来，他兴致勃勃，搓着双手，像要大家明白自己筹划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得意地说：

“兰格太太太可爱了！同她谈话真是莫大的愉快！……”

海尔代列用沉默表示赞同，因为他也挺喜欢罗莎。他对她的爱慕往往通过双关语的玩笑表达出来，他故意说一些非常蹩脚的匈牙利话，每次都逗得她咯咯笑。师娘却没好气地说：

“你们倒容易让破烂货给唬住……要说这种人可爱的话，那母夜叉呢？……一个女人，蠢得连罗马尼亚话都不懂，有什么可爱的？”

海尔代列太太最瞧不起不会生儿育女的女人。她特别厌恶罗莎·兰格，因为，每次见面，罗莎总想逼她说匈牙利话，她觉得奇怪，一个公

立学校老师的妻子居然不会说匈牙利话，师娘是死也不承认自己不会说匈牙利话，她曾骄傲地宣称，自己之所以不讲匈牙利话，那是因为她最讨厌它。

拉乌勒和吉纪是自己回来的。温古良努没有像往常似地主动送她们回家。从日多维察到普里帕斯，一路上拉乌勒绝望地哭着，一句话也不说。吉纪猜到了姐姐伤心的原因，就不住嘴地骂奥雷尔，找出他那么多的缺点，比老人们气极时叨唠的还要厉害。她的责骂和步行的劳累使拉乌勒稍微平静一些。她怕父母看见自己哭得红肿的眼睛，一进门就躲入客厅。她尽力控制自己，但眼泪仍止不住哗哗流。她仿佛感到整座房屋都压在身上，却无法从废墟里站起身来。当吉纪叫她吃饭时，推说头痛不肯出去。如果这时逼迫她看别人的眼睛，那她会羞死的，因为对方准能马上猜出她伤心的原因。

晚饭后，海尔代列记起了宾蒂亚的信，他推开客厅门，对着正在悲伤的拉乌勒说：

“喂，对那个人怎么办，小姐？给他起了那么多的绰号，你不觉得该给他回个信吗？”

这个问题深深刺痛了姑娘的心，犹如揭了身上刚封口的伤疤。姑娘的眼泪似泉涌夺眶而出，她镇静地喃喃说：

"写吧，写吧，真见鬼！……谁不让你给他回信？……从今以后，对我来说，怎么都行……"

吉纪立即插嘴说：

"她什么时候说过不让你写回信？怎么，你以为她会蠢得放掉手中的鸟儿，而去追求篱笆上的乌鸦？也许你们认为宾蒂亚先生向她求了婚，她就不能跟别人说话了？你们就爱无事生非，到头来还怪人家爱吵架。"

"好啊，好啊！"蒂图胜利地喊道。"这才对头呢！你们终于按我的意思做了……如果一开始就听我的话，今天拉乌勒早当新娘了……"

拉乌勒放声大哭。吉纪连忙关上门，跑过去安慰她。两人抱头痛哭一阵儿，后来，吉纪先止住哭，劝她说：

"算了，亲爱的拉乌勒，别为这么一个小人伤心了！像你这样娇柔的人值得为那个坏蛋伤心吗？……瞧，我早就明确地预察到他是流氓……记得吧，夏天在艾尔维拉家举行的那次聚会上，我曾对你说过！……其实，亚历山德里娜今天还告诉我说，弗拉雷亚村神甫家的姑娘，就是那个傻丫头维卡，你是认识她的，已经把他迷住了，温古良努这个混蛋经常往她那儿跑，还说酒鬼神甫甚至在教堂里让他把手放在福音书上起誓，说一当上医生就娶维卡！……这会儿你该明

白了吧，他是多么混帐和不值得你爱，亲爱的拉乌勒！……”

父母都十分满意，因为上帝终于使拉乌勒回到正道儿上来了。激动的师娘一边洗盘碟，一边嘴里咕噜着年青时学会的一段祷词，那是专为这种幸福时刻准备的。海尔代列从口袋里掏出宾蒂亚的第八十封信，认真念起来，他已经不知道念过多少次了。他若有所思地摇着头，好让妻子和蒂图明白，复这种信是不容易的，因为必须写得恰到好处、诚挚、公正和漂亮。他在二十年前亲手做的书桌旁边坐下来，把宾蒂亚的信铺在墨水瓶旁边，眼镜架在耳朵上。他只在最庄严的时刻才戴眼镜，因为不戴它看得更清楚。他紧锁双眉，以便于构思，然后在纸上写了下列倚老卖老的话：“乔治爱子钧鉴：从来函获悉汝崇高的、令人钦佩的思想，吾等万分欣慰。谨告，拉乌勒望汝速来敝舍……”

第四章

夜

（一）

看到伊昂日益疏远安娜，乔治·布尔布克果然几乎每个晚上去瓦西里·巴丘家。他愈来愈觉得姑娘可爱了。因为伊昂而引起的关于她的种种流言蜚语，仿佛美化了她，抬高了她的身价。他明白，安娜不会轻易就范的，但他希望总有一天制服她。

目前，一切都取决于她。至少他是那样想的。格兰内塔舒的儿子被其它事缠住，顾不上想安娜的事。他与瓦西里·巴丘吵了架，在教堂里当众受到谴责，他又跟锡米翁·龙古打了架，伊昂还有什么好指望的？最好的证明是，他根本不上安娜家。在舞会上，伊昂也不和她跳舞。村里传说他将在开斋时和弗洛丽卡结婚……也就是说，在这方面，乔治不用担心了……只要安娜回

心转意……但安娜总避着他，两眼偷哭得又红又肿。这表明她心里丝毫未动摇对伊昂的爱恋。乔治翻来覆去地思考这个问题。后来，他又跟母亲商量，那是个干瘪的女人，尖鼻子，两只小眼睛深陷在眼眶里，她把一切不顺心的事全归罪于中邪。她教他去找默古拉村的巫师，把安娜的魂收回来。乔治真去找过，巫师念了咒……却丝毫不灵。他开始感到为难。姑娘的犟劲儿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自认为是村里出类拔萃的小伙子，无论谁否认，都会使他伤心。正由于这个原因，他时常同伊昂发生冲突，因为伊昂处处压倒他，几乎所有的小伙子都把他视为带头人。乔治内心也承认，格兰内塔舒的这个小子确实有胜过他的地方。但他从未对别人流露过自己的想法，假如有人这么说，他准会暴跳如雷。伊昂怎么能胜过他呢？他 也认 得字，并 且还订 了《民众报》。他不笨，有力气，只不过不好斗。他的脾气确实比较温和，但一 生起 气来，也 会杀人 的。伊昂更机灵、魁梧、滑头，那倒是一点不假，不过他更稳重、谨慎，像是有家财的人。托马·布尔布克是普里帕斯最富的农民，比贝尔丘格神甫还要富，乔治是他的独生子。说起勤劳节俭，那是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的。去年冬天，他还用劳动积攒下的钱买了杜米特鲁·莫尔格什的最后一块地……

瓦西里·巴丘总是很高兴地接待他，让他坐，请他喝“我闺女加过糖的”白酒。乔治笑笑，斜眼瞅瞅安娜，她经常在灶边忙忙碌碌，很少回他的话。起初，他以为她的这种腼腆是姑娘们在小伙子面前故意装做出来的羞怯姿态，特别是当她们的父母在场的时候。不久，他便发现安娜仍然不喜欢他，继续为伊昂长吁短叹。在这种场合，他便暗地诅咒她，气呼呼地离去，并决定不再理她。不过他的心却滞留在她身上。次日晚上，他又上瓦西里·巴丘家去了，看见她为另一个人叹息和流泪，就又憋一肚子气。他一天比一天固执。她对他冷若冰霜，令他恼火，也使他更加爱她。以前想娶她，那只是因为她是巴丘的女儿，而且双方的父母都希望他们结亲，如今他却是狂热地想把她弄到手，他认为她美得如天神。他不敢对任何人倾诉内心的痛苦。假若有人发现他得不到她的垂青，那将羞得他无地自容。因为，这会使他在别人的眼里低人一等，抬高了伊昂。他后悔不该听母亲的话去求巫神，纯粹是白费工夫。如果瓦西里·巴丘能看透安娜的心，他的处境将会好得多。但是，老头并不操那份儿心。他只知道一件事，就是他的闺女应该嫁给乔治，因为他愿意这样做。他想，只要好好款待乔治，事情就能迎刃而解。乔治苦恼的是村里人都在议论

他追安娜，而他却不得不整晚整晚地听瓦西里絮叨波斯尼亚战争的故事，他吹嘘说自己如何英勇无畏，连皇帝陛下都吻过他。如果姑娘答应跟他幽会，那才是喜从天降，因为幽会是爱的表示。每逢她的父亲赌咒起誓说，不管格兰内塔舒的赖小子会不会气破胆，冬天就给他们办喜事，安娜听了总是叹气。

安娜自从那次看见伊昂拥抱弗洛丽卡，特别是听说他已经向弗洛丽卡求婚后，悲痛欲绝，但还得设法隐藏在心里。安娜是个沉默寡言和逆来顺受的姑娘，生来就象是为了饱尝人生辛酸的。她孤苦伶仃，母亲早早离开了她，自幼未享受过父母的抚爱，她只能如做梦一样回忆永远再也享受不到的母爱。父亲倒也爱她，不过那是一种反复无常的爱。他很少和颜悦色地同她说话，挨打受骂倒是家常便饭，他有时打得有道理，但更多的时候是无事生非。她和其他姑娘没有什么来往。她的心追求一种羞涩和深挚的爱。这种心境使她愁眉不展，即使在愉快的时候，她的面孔上也笼罩着凄凉的阴影……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格兰内塔舒的伊昂身上发现了所向往的东西。在几个月前，他们第一次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从那时起，她拿定主意，宁肯死，非他不嫁。他是唯一能用语言给她的心灵以安慰的人。她没有对父

亲表白过，并不是故意要隐瞒这至死不变的心愿。他的责骂和威胁以及乔治的纠缠，都不曾吓住她，更没有动摇她的决心。她无时无刻不想寻机会同伊昂接近，问问他，求求他，跪下央求他不要避开她。她不理解伊昂的行动，只知道他善良，但又十分固执。他对她的冷淡和疏远，使她黯然泪下。姑娘有时想，他也许是故意躲着，也许是不再爱她了……于是，她万念俱灰，顿时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有一次，她在老路上遇到伊昂，尽管当时四周无人，他什么话也没有说，更没有拥抱她，悲观厌世思想进一步占有了她。每逢礼拜四，她提着鸡蛋、鸡、奶酪和其他奶制品去阿尔马迪亚赶集，清晨沿着日多维察附近的索梅什河边的小路走，常常呆立在堤岸上，久久望着深水形成的旋涡，它好像是在召唤她。最亲爱的人抛弃了她，生活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呢？汹涌澎湃的浪涛震耳欲聋，吞灭了她的全部希望。她感到双腿发软，如果往下弯弯，便会跌进死亡的深渊，自己的痛苦随即也就消失了……

不过，即使在痛不欲生的时候，她的内心仍然存在着一线希望，让她相信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人有一口气，这种萤火虫似的希望就不会在心中泯灭；当垂死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身僵冷，但在她的眼睛里还会闪烁着这种

希望。正是它给了她继续坚持和等待的力量……

一天晚上，乔治离开之后，巴丘熄灯睡觉，疲乏的安娜哭哭啼啼来到院里。自从伊昂不再上她家来，她天天这样一无所获地来院里呆一会儿，因为心里寄托着那么一线希望，也许？……

秋天的夜晚阴沉黑暗，使人感到凄凉和压抑。乌云笼罩着普里帕斯村周围的山巅，犹如几条巨龙翻滚，搅得天空时明时暗，大有一口吞下这座沉睡的村庄之势。院里的果树飒飒地响，仿佛发出有气无力的呜咽声。

安娜赤着脚，怀里紧紧抱着一块披巾，轻轻地朝大门走去，一种无名的恐惧和刺骨的寒意使她不停地哆嗦。她小心翼翼地打开门，尽量避免它发出吱呀声。她想走出去看看，忽然站住了。她冷不防有一个黑影靠在门柱子上。安娜惊慌失措。过了一会儿，她才镇定下来，小声问道：

“谁？”

“我。”一个低沉的声音如同插上看不见的翅膀，通过黑暗传来。

“扬尼格？”安娜小声说，高兴得扑到他身上，泪花花地重复说：“扬尼格！扬尼格！”

“我在等乔治走。”伊昂的声音带着歉意。“我这样等了好多次，而你，安娜……”

他忽然停住，像是喉咙被刀割断了。

"进屋里来吧，扬尼格。"姑娘抽泣着说，一只手拉小伙子的上衣袖子。接着，她想到如果让父亲发现她把伊昂拉进屋，一定会把全村人吵醒……因此，她哽咽着说："或者在院里……走廊上……来吧！"

伊昂并没有走进去。他只是想让她看到他，相信他不会抛弃她。他计划用这种办法迫使巴丘把女儿嫁给他。为了取得预期的结果，他必须稳扎稳打。否则，将会弄得前功尽弃……如今，他知道该如何对巴丘施加压力了。千万不能轻举妄动，欲速则不达。不施展一点伎俩，休想达到目的……

他匆匆道一声"晚安"，不等安娜回答，便消失在黑暗中。街上传来他的脚步声，鞋踩在泥土里沙沙响，愈走愈远，直至完全离去。在静悄悄的夜色中，孤独的姑娘祈祷似地喃喃说：

"扬尼格！扬尼格！"

姑娘的心里乐开了花。伊昂回到她的身边来了，也就是说，他还在爱着她！……那天夜里，她做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甜蜜梦……

第二天，安娜俨然换了一个人。坚定的信念使她的面颊泛起了红晕。她走起路来脚步轻飘飘，干起活儿卖命，她奇怪地感到，需要向人们表明她是幸福的人。

乔治最先发现了安娜的这一变化，起初自鸣得意地认为她终于回心转意了。安娜既不再长吁短叹，也不再哭哭啼啼。可是，她的心情总显得烦躁不安，神不守舍，好像只盼他快走……经过反复认真考虑，乔治意识到其中必有奥妙。他又一想，忽然闪出一个念头："伊昂"。

他竭力想摆脱这个念头，但又无济于事。他的耳朵里不断响着铁锤样的敲打声：

"伊昂！……伊昂！……伊昂！……"

(二)

次日，当卫兵给他送来传票时，伊昂满不在乎地耸耸肩，问一声什么时候开庭，因为他不认得那上面的匈牙利文，然后把传票交给塞诺比娅，让她藏到屋梁上去，不要忘记日期。仅有一瞬间的工夫，他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个想法："就是说事情是真的？"随即把锡米翁·龙古置之脑后，就像迄今为止从未想过一样。晚上，他又上安娜家去了。从这以后，去的次数愈来愈多……

格兰内塔舒被传票吓一跳，不断催伊昂去找老师，求他给出出主意。海尔代列颇有名气，他比任何律师都更通晓法律，正像他比任何医生都善于快速和毫无痛苦地给人拔牙，从而赢得人们

的器重。往日，伊昂遇到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去找老师，或至少同蒂图少爷商量商量；如今遇上吃官司，法官可不是闹着玩的，他怎么反而不去找了呢？老人的话并没有打动他。他现在一心一意想着安娜。不迫使瓦西里·巴丘把她和全部土地给他以前，他是什么话也听不进去的……

法院在礼拜四开庭。那一天是阿尔马迪亚的集市，伊昂和父母一起去，他们去卖两袋玉米，以还掉一部分税款，因为村长已经带着人开始挨家挨户催收税款了，并从付不起款的人家拿走物品当抵押。

秋高气爽，阳光宜人。沉睡的大地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似乎又甦醒过来，树木悠闲地舒展开黄叶……马路上不断有隆隆的车轮声，它们争先恐后地往前赶。普里帕斯人多是步行的，他们背上扛着口袋和褡裢，轻快地走着，说笑声响彻山谷和树林。日多维察的酒店老板正忙着打开酒桶，准备下午人们拐回来出售，那时大家都会停下来满意地干一杯，因为他们卖掉了或买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

跨过索梅什河上的桥，再走几百步路就是阿尔马迪亚。这是一个狭长的小镇，沿河岸伸延到山脚下，有些住宅甚至建在山坡上。从远处望见傲然矗立的有两个尖塔的教堂和罗马尼亚语中学

校舍，它们是阿尔马迪亚及整个地区最重要的装饰。整座小镇只有三四条街道，全部在教堂前的大广场上汇合。

格兰内塔舒同塞诺比娅和伊昂沿索梅什河走，因为这样近一些，他们从罗马尼亚语小学旁边插过去到中学街。伊昂在古老的天主教堂对面的法院前面站下来，把玉米口袋搁在母亲的肩上。他们约定在广场上会面后回家，老两口继续往前走去，小伙子停在用亮净净的长条石板铺成的人行道上，掸掉玉米口袋粘在身上的毛毛。

法院是一座两层的黄色楼房，阴森森的，窗户上装着栅栏；楼前，靠近大门的地方，有两张长条凳，等待传讯的人坐在那里休息，因为忙得不可开交的职员不准许他们进楼去坐在走廊上或候审室。

伊昂来得过早了。等到九点钟才开门，他不得不同那些像他一样从远处村庄来的农民坐在外面等候。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想起锡米翁·龙古，四处张望，没有找到他。

后来，当一个红光满面、胡须上擦了油膏往上卷的看门人开始叫告状人的名字时，贝尔丘格神甫的马车才在大门口停住。锡米翁趾高气扬地坐在车把式旁边的座位上。“哼！”伊昂自言自语地嘲笑说，“神甫用车子把他拉来了！”

贝尔丘格慢慢下了车，嘱咐车把式把车停到珍宝街他惯常歇脚的客店去，然后走进大门，同时躲开拥上来吻他的手的女人们。锡米翁有些不知所措地呆在人行道上，偷偷瞅一眼伊昂，他正坐在长凳上与弗拉雷亚村的一个小老头儿谈话。锡米翁的到来好像一开始就使大家感到不自在。坐在门边一个空木桶上的多嘴农妇打破沉闷，突如其来地问道：

“老兄，你也是有什么难处才到这儿来的吧？”

锡米翁瞧瞧伊昂，有点难为情地说：

“可不是嘛，当然有。谁能没有难处？”

又沉默了一阵儿。后来，群情渐渐活跃起来，锡米翁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与伊昂的纠葛，但伊昂矢口否认。人们抢着插话，有的说这一方对，有的说另一方对。众人愈争论，看法愈接近。其实，锡米翁只要求伊昂还给他那几行犁沟宽的地，至于打架嘛，俩人都动了手。最后，大家都同意弗拉雷亚村的老头的意见：伊昂还他两犁沟地，锡米翁撤销起诉。他对看门人说，他们已经和解了，求他去通知一声神甫，他们不到法庭上去了。看门人拍拍他的肩膀，让他们跟他进去。他们进入走廊，两侧都是土地注册办公室。伊昂的心嘣嘣跳动。他将同安娜和瓦西里·巴丘到这里来，把全部土地转到自己的名下……然后，他

们爬上一道陈旧不堪的楼梯。他们在候审室里碰到贝尔丘格，神甫手里拿着帽子，正在那儿来回踱方步，脸色显得格外苍白。看门人给他指指两个农民，得意地咧着嘴说：

“他们和解了，……不用上法庭了……”

神甫突然停下脚步，好像被看门人的话声吓惊了。看到锡米翁同伊昂站在一起，他才恍然大悟，顿时怒不可遏。其实，他是在一种愚蠢的火气头儿上插手这两人的事的，他原以为打在格兰内塔舒的崽子身上，痛在海尔代列一家人的身上。因此，他才急忙代锡米翁写了状纸，并以神甫身份作证。几天后，他的气消了，后悔不该干预这件事。作为神甫，他不应该那样对待信徒，把他们拖到匈牙利法官面前。假如不上阿尔马迪亚也能解决这件事，那他当然乐意，不过也不能太让他丢脸，因为他一直公开反对伊昂。由于上述情况，争吵双方都没有敢在村里和解，因此，贝尔丘格多少是不得已才来的。他一直在考虑着如何体面地下台阶。当他在候审室里心烦意乱地等待的时候，已经拟好一篇动人的发言稿，恳求法官发善心，宽恕有过错的人，如果他答应悔过自新的话……恰巧在那个时候，看门人告诉他双方和解的事，打乱了全部计划。他觉得这一帮农民是在合伙捉弄他。

“从我面前滚开，蠢驴！”他气急败坏地对锡米翁嚷道。“你把我弄到这里，要我当众出丑？……好吧，我可认识你是个什么东西了！看我收拾你，废物！”

锡米翁吓得无处藏身，极端低声地咕噜了几句，以便不让神甫听到，但也不能说他未曾言语：

“其实，也不是我把你拉来的，神甫先生，是你把我拉来的！……”

几个等着传讯的农民吓得缩在屋角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忍不住嘀咕说：

“这种神甫真少见……不劝人们和解，反而挑拨人家……”

神甫的凶横使伊昂异常惊讶。他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一个问题：“他干吗要跟我过不去？”内心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垂头丧气地走近朝法院院子开的窗子。他倚着墙，莫名其妙地向四周张望。大厅里鸦雀无声，只有神甫的脚步声响，他又踱来踱去，而且更加烦躁，时而恶狠狠地瞅瞅锡米翁·龙古。当贝尔丘格的腿受累停下来时，从法庭里传来用蹩脚的罗马尼亚语急促提问的声音，冷酷无情，接着是驯服的、小心翼翼的回答……

无名的恐惧渐渐占有了伊昂。他意识到面临

着难以躲避的威胁。他简直不可理解，为什么直至现在都从未考虑过这件事。为什么不早一点和解，当时是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办到的事？他很后悔没有去找教师，问问该说什么，怎么回答……他转过身望着院子。院落窄小，地面铺着石头，四周围着高高的木栅栏。院子的尽头有一所阴森森的小灰房，窗上装着粗铁条……伊昂胆战心惊。那就是监狱。院里，在身穿难看的制服、肩上挂着枪的看守监视下，三个农民正在锯木头。农民懒洋洋地、无精打采地在干活儿。看守紧紧盯着他们，有时还骄横和威严地整一整子弹袋。“就是说在这儿？……”小伙子这样想，忧心忡忡。

另外一个懒散的老看门人把他们领进去。在屋子中央的桌旁边坐着一位胖先生，背朝着临街的窗户，几根稀稀拉拉的长头发稍稍掩盖了他的秃头，他紧锁双眉，面前的桌上放着一个金属十字架。贝尔丘格马上在左侧靠墙的椅子上坐下，神色庄严。在另一张办公桌旁边，坐着一位骨瘦如柴、脸色蜡黄的先生，他的胡须呈砖灰色，分头梳得十分认真，他正在翻弄一堆文件，抽出几张纸，庄重地放在法官面前。气氛如此紧张和可怕，致使两个农民都担心地相互瞟一眼，好像准备随时溜走。

忽然，法官开始厌烦地提问。叫什么名字？年龄？现在，伊昂十分清楚自己所面临的危险。一切都完了……无论如何也逃不掉了……当锡米翁看也不看贝尔丘格就回答说，他们已经在外面和解了，要求收回状纸时，他又抱了一线希望。但希望立即成了泡影。法官根本不让锡米翁说完，就怒不可遏地喊道：

“那你们干吗还上这里来，混蛋，干吗来找我的麻烦？……我要把你们两人都关起来，我要……”

这时，贝尔丘格站起身，走过来胆怯地说：

“请允许……说两句话……”

法官气得暴跳如雷。他连贝尔丘格也教训起来，指责他为什么不向这两头蠢牛解释清楚，这是法院，都有公务在身，不能为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浪费时间……神甫胀红着脸，说了几句匈牙利话。虽然他的匈牙利语说得不错，但他特别不愿意在当局面前用它，以便向人们表明，罗马尼亚人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法官原来就认识他，听他说匈牙利话，开始有点发愣，后来态度马上变温和了。请他坐下，并把自己的椅子往他身边拉拉，仔细听他的叙述。贝尔丘格啰嗦了一大堆。这件事与他在农民面前的威信休戚相关，因此暂时放弃一下原则也是值得的。

伊昂和锡米翁什么也听不懂；从法官不时向他们一瞥的神色表明，那是说的他们，而且情况不妙。神甫说毕，法官随即站起来对伊昂吼道：

“好啊，害群之马，你这条癞皮狗！……好。非常好。我会让你闹个够的，放心好了！让你蹲两个礼拜班房，看还想不想打架！……无耻的混蛋！”

伊昂的脸色先是发黄，接着又通红，他抬起头，眼睛冒火地说：

“请原谅，法官先生，不是这么回事……我没有打过任何人，法官先生……”

“住嘴，无赖！……你要再吭一声，我就当场把你铐起来！……滚！……快滚！”

小伙子摇摇晃晃地走出去，根本没有看见贝尔丘格是怎样和法官握手，而法官又是怎样友好地对他笑。

（三）

就在同一个礼拜四的下午，海尔代列正趁晴朗温暖的天气躲在养蜂房里打呼噜，师娘和女儿们一边挑拣晚饭吃的豆子，一边议论宾蒂亚的事情，她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复信去了十天还没有得到他的回音。正在那时，一辆马车来到门

口，伴随着马脖上的铃铛声，传来了清脆的呼唤声：

“老师先生！老师先生！……”

吉纪听出了声音，立刻跑出去，并边跑边叫道：

“是爹的可心人儿！”

车上高高地端坐着一个萨克逊老太婆，红润的脸上笑容可掬，四十年来，每逢礼拜四她都拉一车面包去阿尔马迪亚赶集。海尔代列在中学时代就认识了她。全家人喜欢她，给她取一个绰号“爹的可心人”，因为她愈老愈喜欢同老师先生开玩笑，回味已经逝去的青春岁月。

“修修好，闺女，把这封信拿去，是邮局的勃朗先生托我捎给你们的！”女人笑着说。“我爬下车来太不方便，马也不听话……”

吉纪好奇地跑到车边去。女人一边把信递给她，一边带着萨克逊口音开玩笑道：

“老师先生不在家吗？”

“爹在睡觉，可心人儿！”吉纪咕噜着说，眼睛盯着信，其实那是一封电报。她转身跑回家，到了屋前走廊上才想起说一句：谢谢，可心人儿！

“不用了，不用了！”女人自言自语说，用鞭梢儿轻轻触动马的屁股，马立刻起步走了。

电报引起了全家的骚动。尤其是海尔代列太太，她把所有电报通通视为不祥之物。她出嫁后仅收到过两封电报，两次都带来了灾难：一封电报用三个冷酷的字通知，她最亲爱的姐姐在克鲁日医院做手术死了；另一封通知，她唯一的弟弟病了，当她火速赶回莫诺尔老家时，他已经躺在灵床上了……因此，如今三个人都心惊肉跳地看着这张小纸片，默默自问，是谁拍来的，什么事，都认为是不祥之兆，谁也不敢动手拆开看。

"我来拆，反正听天由命！"最后还是吉纪嚷嚷道。

她瞅了一眼，便欢天喜地地说：

"是宾蒂亚拍来的，……宾蒂亚要来了！……我早猜到了准是他的，只不过先瞒着，好让你们喜出望外！"她补充了一句，然后在屋里跳起华尔兹舞步，手里还晃动着电报。

"让我也瞧瞧！"拉乌勒清醒过来后，用颤抖的声音请求道。吉纪没有停顿下来，她较为严厉地说："哎，给我，疯丫头，别烦人了！"

拉乌勒庄严地，一字一句地念道："喜极。周末到。——乔治。"

师娘高兴得热泪盈眶，也念了一遍，并在纸角发现一句用铅笔加的话："衷心庆贺。勃朗。"

"瞧，可怜的勃朗向我们贺喜了！"她喃喃地

说着，禁不住哭出了声。

勃朗是阿尔马迪亚邮局唯一的罗马尼亚职员，和海尔代列是至交。他知道宾蒂亚向拉乌勒求婚的事，因此拿到电报就第一个向这家人表示应有的祝贺。

“多么好的心肠，这个可怜的勃朗。”吉纪拿过那张宝贵的纸，感叹万分。“如果不是他的话，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接到，那些犹太佬总要把信压上几天……刚巧又碰到了爹的可心人儿！……”

吉纪又是一阵冲动，一溜烟跑去喊醒海尔代列，向他报告这天大的喜讯。她用拳头捶打养蜂房的门，又用脚猛踢，口中不断喊道：

“爹！……爹！宾蒂亚来了！……来了……”

突然间，她停止呼唤，像被蛇咬似地惊叫起来，拔腿往屋跑，边跑边绝望地挥舞双手，因为当她发疯地奔往蜂房时，惊动了即将进入冬眠的蜜蜂，一只蜜蜂气愤地扑过来，朝她的嘴角上蜇了一下。

师娘和拉乌勒被她的惊叫吓了一跳，连忙跑出来安慰她。睡眼惺忪的海尔代列站在蜂房前面叽咕道：

“什么事？出了什么事？那个丫头干吗这样狂呼乱叫的？”

在起初的一阵剧痛和惊吓过去后，吉纪仍然

哭个不停，那是担心嘴肿起来，不能去参加恰巧在这个礼拜天举行的跳舞晚会，海尔代列安慰她，并保证说到礼拜天一定会好的，她将成为舞会的皇后。

教师把眼镜往鼻梁上一架，研究起电报来，心里禁不住乐开了花。

“啊，太好了，……来吧，我们将周到地接待他！”说完把电报摺起来，放进口袋，好去向所有的人炫耀。

下午，他们已经把求婚人到来之前的全部准备工作商量妥当。宾蒂亚在哪儿过夜呢？这可是个大问题。他们不便留他住，因为人多，而且只有三个房间。即使有更多的房，让未婚夫住到未婚妻家里似乎不大合适吧。因此，他应该去阿尔马迪亚过夜。他可以在这里吃饭，也可以整天呆在这里，以便与拉乌勒亲热亲热。当然，这都得破费。有什么法子呢？姑娘出嫁只一次……得宰几只母鸡，那是没说的。但也不能没有牛肉，尽管它已涨价了。无论怎么说，每顿饭必须有荤菜。让姑娘们做点心，拉乌勒是这方面的专家……如果能了解到他在礼拜六什么时间到就好了。是午饭前，还是午饭后？也许从电报里能猜出些什么？……毫无线索。太糟糕了，他没有说清楚，否则我们好安排午饭……到礼拜天，当然是一起去参

加舞会。也许是他存心这时来，好跟拉乌勒同去参加舞会，向大家炫耀自己这么美丽的未婚妻。拉乌勒的脸通红，她心里想，要是姑娘们得知她已经订了婚，会说些什么呢？显然，许多人会羡慕她的。也许早在阿尔马迪亚传开了，父亲不会不出去宣扬的……

“你该知道，他正是为了舞会才特地在礼拜六赶来的！”吉纪嚷道，她操心的只是舞会的事，脸上一直捂着一块湿毛巾。“我一下子就猜出来了！……这样更好！至少我们有一个可靠的舞伴！我要一直跳到鞋底磨破为止。这倒霉的地方要不被蛰肿就好了！”

大家都为蒂图不在家而感到遗憾，他对于如何接待宾蒂亚的意见一定十分有益。近来，蒂图消磨在日多维察的时间比家里多。

他们初步商定，第二天一早，海尔代列带吉纪去采购所需要的物品。为此，教师先得预支下个月的薪水，供花销用；然后，与日多维察赊肉给他们的屠户什特鲁说好，不要刁难他们，到时候留点牛肉。

蒂图如同往日一样，恰巧在吃饭的时候回家来了，他赞不绝口地说：“兰格太太真是个可爱的女人！”这就是说，他见到了她，感到十分满意。接着，他装出一副料事如神的姿态研究起电报，

同意他们的接待计划，只不过作一些小小的补充，同时又乘机多次提到罗齐卡，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仿佛想告诉别人，他已被那么一个迷人的女人爱上了，明后天他将成为言情小说中的英雄。

当他们准备离开饭桌时，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

“谁这么晚还来？”海尔代列嘀咕说，接着高声喊道：“进来！”

格兰内塔舒悄悄溜进来，像是有人在背后盯梢。他颠三倒四地叙述了今天上午伊昂在法院的遭遇，求海尔代列想想办法别让那可怜的孩子坐牢房。这一消息像一颗炸弹，气炸了他们全家人。伊昂呢？他为什么不来？老头儿无言对答。伊昂感到不好意思，因为没有听他的劝告事先来一下，那样会好一些，也许根本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显然，伊昂的心事重重，总像心神不定……全家一致要求伊昂来。

过了一会儿，格兰内塔舒带着伊昂和塞诺比娅来了。小伙子详细叙述了经过，塞诺比娅不断插话，大骂神甫、锡米翁和法官。

“真是破鸡毛掸子！”师娘听完后气得破口骂道。

同情心引起一阵沉默，伊昂急切地问：

“现在怎么办，老师先生？”

“我替你给司法部长写一封上告信，让那些大人物看看这里的官老爷们是如何对待百姓的……我替你写，伊昂！不过得再过几天，等判决书下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判决的！”

塞诺比娅为了表示感谢，连划了数不清的十字，并跪下来连磕了十来个头，惹得哄堂大笑。然后，三个人都千恩万谢地离去，因为海尔代列使他们免遭一场大难。

“其实，我现在就可以给他们写上告信。”仅余下家里人时，老师说。“但是，你们得用贝尔丘格的马车去参加舞会……”

“你想得真周到！”念念不忘罗齐卡的蒂图笑眯眯地说。

（四）

傍晚，宾蒂亚乘坐着由两匹肥壮的快马驾辕的黄色车子，冒雨来到普里帕斯。

吉纪差不多一整天呆在院里，一直往公路上张望，老远就看到一辆马车，尽管她并不认识宾蒂亚，但猜想是他，于是兴奋地大声叫起来：

“来了！……快，快！”

全家人都奔到门口。海尔代列对拉乌勒耳语

了几句，让她往前面站一站，使他能看见她在衷心地等待着。秋雨无情地打在宾蒂亚的雨伞上，他庄重地摘下帽子，得意地笑着点点头。

“瞧，多么可爱的小伙子！”师娘低声说，羞得拉乌勒脸通红。

马车在家门外的大街上停下来。

“快，蒂图，把大门打开！”海尔代列喊道。

蒂图光着头跑过去，马车进入院里，宾蒂亚从车上走下来，边走边高举着雨伞，同时又瞧着脚下的水坑。全家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说：

“欢迎你！”

“见到你们很高兴！见到你们很高兴！”他往走廊上走时反复地说，并把伞上的雨水甩往栏杆外。“这一场雨真把我淋透了……过了列金察没有停过一分钟……总算到了……”

海尔代列拥抱了他，吻了他的双颊，这是亲属间惯用的礼节。宾蒂亚吻吻海尔代列太太的手，她很激动，但又不得不克制自己，摆出淡漠的样子，对他打招呼说：“日安，先生！”拉乌勒深情地伸出一只手，对他脉脉一笑，使他更深地陷入她的情网；他本想对她说些亲热话，但又不敢像信里那样称呼“你”①，只有长时间亲吻她的

①根据罗马尼亚人的习惯，一般人之间称呼“您”，以示尊敬，只有对家属和亲密的朋友才用“你”。——译者注

手，然后，为了掩饰自己的狼狈相，转身大大方方地对吉纪说：

“你姐……常提到你，因此，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蒂图帮助车把式把马卸下来。他们没有大库房放车子，就建议车把式用毯子盖住车，把马牵到牲口棚去，那儿还有些干草；如果不够他再去向邻居要，今年的干草丰收……尽管他已被雨水淋得像个落汤鸡，却不妨碍他刚健地握宾蒂亚的手，并与大家一起呆在走廊里。

“我以为，在这样的下雨天，你不会来了！哎，干吗都呆在这个潮湿的地方？……快进屋去！……乔治，你把雨衣脱掉，放下雨伞，瞧，直往下淌水！……”

他们领他进入小客厅。一连串的问题：什么时候出发的，在哪儿休息过，路上顺利不？大家提的问题似连珠炮，他好不容易对付着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好奇地，甚至不加掩饰地打量着他。

他约有二十五岁，模样满可爱，黑眼珠，眼睛显得小一些，但很机灵，乌黑的胡须修饰得很整齐，粗硬的头发往后梳，像是一把刷子。他的动作麻利，穿着一件稍稍嫌长的大礼服，西装背心的钮扣全扣上了，又白又硬的领子包着短脖子，他的言谈和动作丝毫不带神甫气味儿。

他发觉全家人都在端详他，不免有点拘束，但他尽量用最恰当的字眼儿继续讲下去，并时而望一眼拉乌勒，她坐在他身旁，一言不发，不过当她遇到父母的得意目光时，脸刷地变红。

宾蒂亚特别介绍了自己的双亲，他很爱他们。他的父亲是列金察的神甫，那是一个像阿尔马迪亚一样的小镇，那里居住着各民族的人，不像这里具有浓厚的罗马尼亚特色。海尔代列回想起，十八年前，他曾带蒂图去列金察参加过一次教师“联欢会”，那时的蒂图刚满五岁。他还记起，那次遇见过乔治的父亲，他在道别宴会上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讲话。宾蒂亚说他有一大群兄弟姐妹，几乎都已成家立业，分散在罗马尼亚的各个地方。如今轮到他来建立幸福的小家庭了……当他说这句话时，壮着胆子瞅拉乌勒一眼，羞得她无地自容，于是装着找什么东西走近镜子，偷偷看一下自己，并乘机理理鬓角的头发。

“喂，丫头们。”海尔代列搓着手大声说：“拿些什么来让乔治暖和暖和身子，我看雨水和寒冷快把他冻僵了……我想，你，女婿，喝一杯烧酒不成问题吧，那可是真正的罗马尼亚酒，我们自己的……”

姑娘们一溜烟地跑出去，她们很高兴有机会交谈一下各人的印象。拉乌勒把酒杯和加糖的烧

酒瓶放在托盘里，提心吊胆地问：

“你说呢，吉纪？……你看怎么样？”

“哎哟，你该看得出，他非常可爱！”吉纪诚恳地起誓说。“真的，拉乌勒，他可比温古良努强一百倍，……我真不懂，你怎么一直没有看上他？你瞧瞧，他多么神气，根本不像别的神学院学生，总是在胳膊下面夹着破雨伞……他不像是神学院的学生，倒像一个工程师！”

“真的吗？”拉乌勒兴奋地追问了一句。“他是不是显得矮小一些？”

“什么矮小？”另一个姑娘划着十字说。“他与你一样高，……怎么，你干吗非要温古良努那样的电线杆子呢？难道你没有瞧见他的马车多么阔气？这足以表明他家里富有、殷实！”

“我总嫌他长得个子太矮了。”拉乌勒又重复了一下，她是想多听听赞扬话，以便使她坚信不疑地打消有时还折磨着自己的疑虑。

“算了，别多挑剔了！你们将成为美满的一对伴侣！”吉纪快活地结束了自己的话。

宾蒂亚只饮了一口，他不愿意给人留下嗜酒的印象。他的话匣子愈开愈大。他原来就能说会道，也爱自我欣赏。现在不那么拘束了，便谈起自己的亲属，接着聊到大家共同的熟人和朋友，最后还讲到自己，他的中学生活、神学院……唯

独不曾提及拉乌勒的事。大家觉得这样做正是恰到好处，因为这是个严肃问题，应在适当的时机很谨慎地提出来……

宾蒂亚一说完，姑娘们就把第二天晚上举行的舞会请帖放在桌上，吃饭前，他们对此进行了充分讨论。当然，乔治是有意赶来参加阿尔马迪亚的这次盛会的。拉乌勒和吉纪无论如何不肯透露明天的装束，准备让他明天大吃一惊……宾蒂亚慷慨地提议大家乘他的马车去，海尔代列正准备表示同意，因为这样就不必为马车的事操心了。不料，拉乌勒拒绝了：阿尔马迪亚人见了会怎么说呢？况且，一辆车子也坐不下，因为至少蒂图得陪着他们，再说还得带几个衣箱，她们不能穿戴好了从家出发，那样到时候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她们已约好先到艾尔维拉·菲利波尤家去，在那儿打扮……但是，她们欣然同意宾蒂亚从菲利波尤家接她们去舞会……

年青人一直没有提到晚上在何处宿夜的事，为了不使他产生可以在这里过夜的想法，在师娘的示意下，蒂图乘机劝他住到阿尔马迪亚的奥古斯丁的车店里去，老板是个老实人，房间也挺好，只要说是海尔代列介绍来的，他分文不收。宾蒂亚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点不知所措，求蒂图陪他去，答应用马车送他回来。蒂图欣然承许，因

为他希望赶巧再见一次罗莎·兰格。

吃饭的时候，宾蒂亚几乎不怎么动嘴，而拉乌勒的食欲也骤减，吉纪显然生气了，专门做了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他们却吃得最少，能不令人生气吗？

夜深了，年青人才起身告辞。如果依着他的话，那就不走了。他能一直聊到天亮……海尔代列端起灯照路，女人们三番五次提醒他，不要忘记明天来吃午饭。雨已经停住，天空渐渐放晴，也许明天是个好天气……

姑娘们挤在客厅的一张床上，叽叽咕咕直聊到后半夜。拉乌勒低声抽泣了好几次，一想到第二场卡德里尔舞和最初的几场舞时，便失声痛哭。吉纪尽力夸赞宾蒂亚，说他具有理想男人的全部品德，但并没有忘记在抹眼泪的同时，不断挖苦温古良努几句，说他具有一副呆头呆脑的滑稽相，一双湿漉漉的手和令人发笑的信念。她沾沾自喜，因为把拉乌勒也逗笑了。

不过，那天夜间出现在拉乌勒的梦境中的依然是奥雷尔，他疯狂地爱着她，甚至要为宾蒂亚的缘故自杀。她还梦见自己幸福地和奥雷尔跳第二场卡德里尔舞，引起全体姑娘的妒忌。而宾蒂亚却像是丑恶的幽灵，噘着嘴躲在一个角落里……

（五）

礼拜天，当教堂的祷告结束，钟声响起来的时候，蒂图连忙去找神甫贝尔丘格，向他借晚上用的马车。走进院子，他的心里七上八下。因为他整天围着罗莎·兰格转，已经好久没有来看贝尔丘格了。他知道，神甫路过他们家总是把头扭向另一边，避免打招呼；前几天，神甫在阿尔马迪亚面对面地遇上海尔代列，也装做没看见……神甫和教师之间的隔阂从未像现在这样表面化，因此，蒂图担心神甫会不会迁怒于他。

教堂的几个谋士陪神甫刚回到家里，他们正垂涎欲滴地瞅着神甫狼吞虎咽地吃东西，他们等他吃过饭商量造新教堂的事。这正好是神甫心平气和的时候，他十分友好地欢迎蒂图：

“好啊，诗人！……好久不上我这儿来了，……你的诗园里有什么新闻？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啦？”

神甫也曾是诗歌的爱好者，他回忆起自己当年写诗抒发内心激情的情景，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还没有进神学院的事情，那时他也为一些迷人的蓝眼睛挥笔作诗。

“我想同你说几句话，圣父。”蒂图说，显然他

对这种过分热情的接待感到受宠若惊，从他的话音表明希望单独与神甫说几句话。

神甫把谋士们打发走。

“走吧，回家去吧，现在没时间见你们，下午再来吧，在举行晚祷时来！”

剩下他们两人，神甫给他斟上一杯酒。

“喂，祝你健康，祝你像科什布克一样出名！”贝尔丘格祝酒时说，他碰一碰酒杯便一饮而尽。

蒂图原打算转弯抹角地试探一下，但由于神甫的态度友好，所以就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我们今晚想用一用你的马车……你知道，今晚有舞会……反正你不去，而我们……”

从神甫当时的情绪来说，蒂图完全可以指望神甫打断他的话，像往常那样说“好的”。但是，贝尔丘格并没有开口，顿时沉下了脸。因比，年青人尴尬地自动停下来，疑惑不解，……熬过一阵儿令人难堪的沉默后，神甫凝视着空盘子，手里舞弄着叉子，若有所思地慢慢说：

“我借给你们，当然，只是借给你用，……只借给你，明白吗？……要是换你父母亲来，我情愿烧掉它，也不借给……就这样！我给你把话说在前头；我不借给他们……你是聪明人，不必多费口舌你就明白。你父亲到这儿来的时候，我打心眼儿里高兴，这你们都很清楚，我曾尽力帮过

他。我连想都不曾想过，他有一天会跟我过不去，更不用说会公开与我为敌了。他别以为我是傻瓜。我早就发觉他在挖我的墙脚，只不过没有吱声。但事情总得有个限度，……所有的事情……仔细想想，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他的双眼一直盯着盘子。他从来不把农民放在眼里，对他们讲话无所顾忌。在其余情况下，只要是当面给人指出不愉快的事，他都有难以启齿之感。蒂图如坐针毡。他认为神甫的话太不公道，欺人太甚。真想顶他一句，不让他继续叨唠，但要那样做的话，便借不到车了。

“你别把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放在心上。”等贝尔丘格说完，他才说了一句。

显然，神甫好像把满腹牢骚全发泄出来了。他换个声调说：

“你不知道我的车把式没空吗？……我的人今晚得去杜米特里察磨坊，日多维察的水磨质量差，价钱也贵，杜米特里察的机磨磨出来的是头等面粉……”

“没关系，我来架车！”蒂图说，不过心里想找格兰内塔舒的伊昂赶车，当然不能让神甫知道。

“要小心，别翻车，马可是烈性子……祝你玩得痛快！”

在回家的路上，蒂图告诉伊昂，叫他晚上去当车把式。回到家里，他准备添油加醋地叙述一下与神甫见面的情况。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因为宾蒂亚来了。

饭后，人们有意让拉乌勒和宾蒂亚单独呆在一起，以便两人诉诉衷肠……他们单独坐了将近一个小时，根本没有谈情说爱，只是扯一些毫无意义的事，而且长时间对坐无言，一旦目光偶然相遇，两人的脸都变得刷红了。每人都心想，对方应该先提，不过又自我安慰说等今晚舞会上说吧，熙熙攘攘的人声和音乐声更便于倾吐衷情。

海尔代列仿佛已经觉察到这对年青人纯粹是在浪费时间，于是设法找宾蒂亚进行了几分钟的严肃谈话，把一个正经的岳父应该对忠实的女婿说的话全说了。当他明确宣布，他不能给拉乌勒任何嫁妆时，年青人羞得满脸通红，也很激动，老师又补充说姑娘将带去足够的衣服和床上用品，年青人反驳说他一根线也不需要，拉乌勒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他说等他们订婚时，希望自己的父母亲也来，他们也会像他一样喜欢拉乌勒的。

“我认为，我有责任告诉你真实情况，免得将来产生麻烦。”海尔代列满意地拍拍宾蒂亚的肩膀说。

傍晚，宾蒂亚回阿尔马迪亚住地去了，好让姑娘们有时间打扮……

神甫的马车里塞满了盒子、包裹和箱子，仿佛是去西伯利亚旅行的。蒂图只好挤着坐在伊昂的身边；姑娘们也是好不容易才挤在那些大包小包中间。海尔代列给蒂图一些零花钱，再三嘱咐不要大手大脚，要省着点，因为还不知道宾蒂亚究竟在这里呆多久，每一个子儿都是派了用场的；可以多付五十个铜板的门票，这样《特兰西瓦尼亚报》就会把他的姓名登在“慷慨捐助者”栏里，从而保全家庭的荣誉，但是不许大吃大喝……

“上帝保佑你们！”师娘瞅着远方的马车，含着眼泪喃喃地说。

当要进入阿尔马迪亚时，拉乌勒想起忘记带扇子了。于是停下来商量，差一点要回去取，因为扇子有特殊的价值，那上面记有历次舞会上的种种签名，是一件真正的胜利纪念品……蒂图劝她向艾尔维拉借一把。拉乌勒考虑到走回头路不吉利，才安下心，但嘴里不断嘀咕，说这件倒霉事破坏了她整个晚上的兴致。

姑娘们和艾尔维拉一起，在两个仆人的帮助和菲利波尤太太——一位又黑又胖、满脸麻子，但心地善良的女人——的亲自监督下，整整花了两个钟头，才打扮得像几个洋娃娃。

“我敢打赌，你们准会成为舞会皇后。”菲利波尤太太说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姑娘们正在擦去眉毛上的粉。

蒂图是在家里打扮好了来的，他穿着一件显旧的黑夹克，大开领的西装背心，硬领子上结着白领带，口袋里露出白手套，好显示自己有手套……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让仆人帮他熨熨裤缝，因为在车上坐皱了，自己坐下把皮鞋擦得发亮。

宾蒂亚来的时候，姑娘们犹似下凡的仙女。人们相互作了隆重的介绍。菲利波尤太太祝贺宾蒂亚有福气，找到拉乌勒这么一个可爱的姑娘，艾尔维拉愉快地与姑娘们咬耳朵说，“他非常可爱和讨人喜欢。”蒂图解决了车子问题：姑娘们和菲利波尤太太一起坐神甫的马车，他和宾蒂亚坐另一辆，两辆车将同时到达中学校，舞会就在那里的体操室进行……

中学的正门口挂着两排灯笼。一大群“招待”站在石头台阶上迎接来宾，他们胸前都别着一个三色的蝴蝶结。差不多有十个人同时跑到马车跟前扶姑娘们下车，伸出胳膊搀扶她们。

“晚了？……不，对……开始了？才几分钟……很久了吗？……十分成功……遗憾！”从被招待围着的姑娘们那儿传来了对话。

宾蒂亚跟在姑娘们后面，与几个熟人握手，蒂图留下招呼车把式。他特别要安顿一下伊昂，因为伊昂跑这一趟是不要钱的，他叫他过一会儿也来看看热闹，这样到走的时候好找到他。如果啤酒不太贵的话，还可以请他喝一杯。但在这种场合，生意人会漫天要价的。他让伊昂从校园进来，等在后门口，从那里可以清清楚楚望见体操室……

蒂图认识所有的招待，他们都是从青年教师、在家里闲着的大学生和中学高班生中挑来的。温古良努也在其中，姑娘们到来时，他避开了。宾蒂亚同姑娘们和菲利波尤太太在舞厅旁边的小卖部等他。那个小老头儿——绘画和书法老师罗马什库坐在门口的一张桌子旁边收钱……蒂图径直走到罗马什库跟前，老头儿握握他的手，笑着说：

“已付过钱了……宾蒂亚先生……”

蒂图表示不同意，当然只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

“怎么能这样呢？真不应该，亲爱的乔治，真是！……好吧，老师先生，这是我给的一个克郎！”

“作为捐款？”

“对！”蒂图神气地回答。

“非常感谢!”老师回答着把他的名字记入笔记本里，他用不同颜色的墨水专门在本上划了许多格子。

宽敞的体操室已经改装成演出厅，用松树枝装饰着，这是全体中学生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下午时间完成的。在大厅的一端用讲台堆成一个临时舞台，铺着七拼八凑的地毯，后台是用木板隔起来的，其余的地方放着一排排椅子，都是从镇上绅士们家里借来的，条件是舞会一结束便要送还。椅子是专门为太太们准备的，绅士们除了几个上年纪的外，都靠墙站着，大厅的另一端站着一批高年级学生，他们的任务是来捧场的。

招待把小姐们让到第一排最好的座位上，那是专门为她们留的，作为小姐们对他们迷人一笑的代价，蒂图和宾蒂亚就站在靠门的地方。

演出已经开始……舞台上有个瘦高个儿学生正在表演吉卜赛笑话，他做着鬼脸，在舞台上走来走去，不断变换腔调，引得大厅那一头的人发出阵阵哄笑，使坐在椅子上的人也忍不住偷偷发笑。

节目很多，丰富多采，还表演了十多个朗诵和相声，都具有民族特色。接着，一个文学老师登台演说，特别讲到第二部分时人们置若罔闻，频繁的哈欠声骤起。但是，演讲结束时人们仍报

以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仿佛是说："总算完了"。

人们都舒了一口气。一会儿，小卖部挤满了人，观众涌出来，好让学生们把演出厅改成舞场。他们把椅子挪到墙跟，并往地板上洒一些强碱水和玛瑙脂，以免太滑，使舞迷们扭坏脚腕子。

蒂图先在小卖部占了一张最好的桌子。参加家庭聚会的姑娘都挤到这儿来了，菲利波尤太太是这堆人的头领。招待和其他有点名气的小伙子围在她们的四周。大家的注意中心是宾蒂亚，蒂图自豪地给大家介绍：

"这是我未来的妹夫！"

其实，几乎整个阿尔马迪亚已经知道海尔代列的女儿要出嫁的消息，连周围的村庄也有所闻。教师在"格里维察"啤酒店宣扬过，于是消息闪电般地传出去了。姑娘们都好奇地偷偷打量宾蒂亚，看看她们好友的未婚夫是什么模样。然后都找机会凑近拉乌勒的耳朵低声说："真可爱！"不一会儿，就叽叽喳喳吵开了。人们纷纷称赞演出的节目和演员，互相预约着卡德里尔舞和罗曼舞的舞伴，急不可待等着舞会开始……

蒂图完成自己的使命后，来做露克雷茨娅·德拉古的桌子跟前，她和父母坐在一起，老两口

胖得像木桶。刚才演讲的那个年青的文学教师斯特凡·奥普雷亚和一个法律系学生正围着姑娘转，向她献殷勤，说恭维话。蒂图得体而又亲热地向老人们问好，拉过一把椅子坐在露克雷茨娅身边，吻吻她的手，并轻轻捏了一下，像是理所当然的动作。姑娘的脸上泛红，而那两个献殷勤的人见诗人如此胆大，气得脸色发黄。他们已经站在那里一刻钟了。

“请坐，先生们，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露克雷茨娅和蔼地说，眼睛瞅着张惶失措的教师。

青年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影射攻击，这可把德拉古太太吓呆了，她最讨厌自己听不懂的争论。虽说奥普雷亚和蒂图是朋友，但背地里互相瞧不起，教师对蒂图的诗嗤之以鼻，诗人则到处宣传说，奥普雷亚就像普里帕斯村的巡夜人一样对文学一窍不通。蒂图首先攻击教师的讲演，想当着露克雷茨娅的面击败他。但是争论并没有分出胜负：当蒂图模仿对手的狼狈相时，大家都笑，可是并没有人支持他，连一句赞成他的话都没有。接着，诗人又在讲演者的燕尾服上大做文章，这一次运气好一点，引起了人们哄堂大笑，连奥普雷亚本人不得不笑笑，表明自己并不介意。在参加舞会的人中，只有教师一人穿燕尾服，他是专门定做的，自己心里乐滋滋的，感到要比别人高

一头。男宾们，有的穿夹克，有的穿长礼服，多数人穿黑色制服，但也有人穿着平时的浅色衣服……尽管蒂图获胜，露克雷茨娅及其父母还是特别看重教师，认为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女婿，姑娘参加各种舞会已经好几年了，至今未找到对象。蒂图早注意到，从夏天起，露克雷茨娅就开始对奥普雷亚撒下情网了，他并不惊慌。他从来都没有把自己当作她的认真的追求者。在他看来，露克雷茨娅是一个可爱的姑娘，你可以在她面前练习谈情说爱，甚至还可以无伤大雅地吻一下她。如果没有她的话，他也一定会找到另外的同样多愁善感和喜欢幻想的姑娘，给予他写浪漫情诗的灵感。尤其是在罗莎·兰格身上找到了更切合实际的爱情以来，露克雷茨娅在他的心里已退居第二位了。假若说他还没有完全抛弃她，那也只是为了气气奥普雷亚。

当演讲者正在同德拉古专心致志地谈教师加薪的问题一直杳无音信的时候，蒂图靠近露克雷茨娅耳语道：

“我想你会同我跳第二场卡德里尔舞的吧？”

“哦，现在才想起约我跳舞？……我早就跟别人约好了！”

“噢，我原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知道，我完全是听你吩咐的，好吧，没关系。

如果不嫌我寻根究底的话，能告诉我谁是那个有福气的人呢？”

“他。”姑娘指指奥普雷亚小声地说。

“啊，好吧，选中了他。记住！……那么第一场卡德里尔舞呢？”

“很荣幸……”

蒂图又咕嘟了几句，烦躁地站起来走了。露克雷茨娅的心里像十五个吊桶似地七上八下。她说了谎话，又怕弄巧成拙。她拒绝和蒂图跳第二场卡德里尔舞，因为想与奥普雷亚跳，而他又没有勇气向她提出来。她心里嘀咕一阵儿，突如其来地问道：

“奥普雷亚先生，你已经找好了第二场卡德里尔舞的舞伴了吗？”

“还没有找到，小姐！”老师犹豫不决地回答。

“我也没有。”露克雷茨娅透露说，同时羞答答地望着他。

一拍即合。他约她跳舞，她欣然接受。

碰杯声夹杂着高谈阔论，汗味、酒味夹杂着廉价香水味，闷热得厉害，姑娘的脸红扑扑的，她们不得不常常躲到日本屏风后面去往热得出油的鼻子上扑一点香粉。轻快的《索梅什舞曲》骤然响起，这是从已经改成舞场的大厅里的乐队那儿传来的。音乐扣人心弦。所有的脚都急促地动起来。

“戈吉！戈吉！”人们呼着这个名字，纷纷松一口气。

这是从比斯特里察来的那个吉卜赛人的名字，他的乐队在全县最出名，雇他来为这次晚会增加光彩，也正由于他的原因，舞会拖到今日才举行。

一对对舞伴先后进入舞厅，忠心耿耿的老妈妈们跟在后面，她们坐在墙边的椅子上监视和欣赏。乐声在大厅里荡漾，挂在天花板正中央的枝形灯上的蜡烛抖动着，蜡油直往下滴，迫使小伙子们避开这个危险区。

拉乌勒和宾蒂亚跳舞，但他不是老手，时常跳错步，拉乌勒感到难为情，不免想起那个谁也比不上的奥雷尔。每次跳错，宾蒂亚就求她原谅，并捏一捏她的手，她不回答，只是迷人地一笑，然后调转头去看别人。姑娘们都像拉乌勒一样穿着民族服装，这给晚会增添了不少色彩。

蒂图根本没有进舞场，第二场卡德里尔舞的事伤了他的心。为了解闷儿，他和林务官马达拉西摆起龙门阵。这是一个和善的匈牙利人，哪次罗马尼亚人的晚会上都少不了他，他能讲罗马尼亚话，甚至还能相当不错地读罗马尼亚文。他崇拜蒂图的天才，因此常常同他谈论文学，当然需要有酒助兴，他爱喝有点酸的酒，总是说酒和文学

是孪生兄弟。过了一会儿，乡长瓦西里·基楚也到他们的桌上来了，他虽是罗马尼亚人，但他是以当局的代表身份前来的，实地看看有没有人借晚会之机搞反对匈牙利的非爱国主义活动。他沉默寡言，愁眉苦脸，老像牙齿痛。罗马尼亚人都瞧不起他，背地称他"叛徒"。

跳舞的人愈跳愈激烈。有几个男舞迷很快就汗流浃背，不得不躲到较隐蔽的房间里去凉快一会儿，并趁机换一个衣领。相反，姑娘们似乎都着了魔，根本不知累，而且还不断地微笑，愈笑愈迷人。

拉乌勒发现人们都望着她，因此几乎只跟宾蒂亚跳舞。她仅跟几个从未对她献殷勤的教师和大学生跳了几回，一人一次，而且不断向宾蒂亚投来一种目光，仿佛是说除他以外，别人都使她感到讨厌。当跳最后一场卡德里尔舞时，迎面遇到奥雷尔·温古良努，她故作镇静，冷若冰霜，成功地隐藏起自己的激动心情。奥雷尔也许是专门为了气她，特别和吉纪跳了几次舞。当然，整个晚上，宾蒂亚都没有离开拉乌勒一步，她与别人跳舞，他就紧紧盯住不放。正是在跳第二场卡德里尔舞的时候，他开始以你相称，并且亲口对她说在信里写过的话：世界上从来没有男子像他那样地爱一个女子，他决心使她成为世上最幸福

的人。拉乌勒乍听到十分激动，因为她不习惯听别人赤裸裸地倾诉爱慕。后来，她也开了口，两人商定下个月订婚，请乔治的父母也来……

在酒的刺激下，蒂图终于进来跳舞了，他是为了报复一下伤了他的自尊心的那只笨鹅。与其说是在跳舞，倒不如说他是在露克雷茨娅身边转，对她念几句讽刺的诗句，说她卖弄风骚，水性杨花，想方设法破坏她对奥普雷亚的痴情。姑娘报以爽朗的笑声，只有两次是莫名其妙地笑笑，亲切地说：“你还知道什么？”

午夜两点左右是大休息。人们涌往小吃部。桌上堆满了食品和饮料。跳舞的人都用啤酒解渴。戈吉懂得如何保持热烈气氛。他演奏的最优美的新情歌在人们心里回荡。他的提琴像是着了魔。他边拉，边从这张桌子走到那一张桌子，并不断跟大家碰杯，向年轻的姑娘们投来忧郁的目光，那些受宠的乐师都是这样做的。

至此，蒂图才想起伊昂，他在校园的后门口找到了他，他正惊喜地观看热闹。蒂图给他带来一瓶啤酒和一大块烤肉。

“喂，怎么样，扬尼格？”他匆匆地说，因为不愿意过长地中断他取笑露克雷茨娅的时机。

“你们的晚会真热闹，少爷！”小伙子目光炯炯地说。

休息后的第一场华尔兹舞使蒂图颇为满足。正和露克雷茨娅跳舞的奥普雷亚忘记了那盏大吊灯，进入危险区。一股蜡油流到两位情人的背上。人们为此开心地哈哈大笑，蒂图忙上前去对变心的人小声说：

“瞧见了吧？这是上帝为了那第二场卡德里尔对你的惩罚！”

曙光透过窗子照进室内，舞会却毫无结束的迹象。青年人的舞兴正浓，对每支舞曲都热烈呼好，他们甚至不让姑娘们回家……

披着大衣在后门口看热闹的伊昂，既不感到冷，也不觉得睏。堆满食物的桌子、音乐、姑娘的美容、笑声，甚至跳舞人的汗味儿都给他一种快慰，但也刺激了他。望着一张张喜笑颜开的面孔，他觉得这些人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有苦恼，也没有哀伤。他满怀妒忌地忆起自己的忧愁和苦难。“这些先生们过得真痛快！”他痛苦地自言自语道。

如果自己读书的话，他也会像这群人一样无忧无虑，也不用像牛马一般干活儿。可惜没有听海尔代列的话……随即，他的全部心思又飞回家去了，他想念土地，要是没有土地，那么他的整个生活就失去了意义。“这一切都不值一分钱！”他瞅着先生们寻欢作乐时心里想，这时他全神贯

注于硬帮帮的，却又令人垂涎欲滴的土地，它像一个美丽健壮的农村姑娘，她的拥抱能使你神魂颠倒……

（六）

自从全村人得知伊昂在法院的遭遇后，都更加敬重他、同情他。有些人咒骂贝尔丘格；另外一些人嘲笑锡米翁·龙古，他竭力辩解，说他毫无过错，也不敢再提那几犁沟的土地了。只有瓦西里·巴丘在喝醉的时候还嚷嚷说："瞧瞧，谁在打我的安奴查的主意！"但在酒醒之后，他也站在伊昂一边，有一次在街上碰面，他不无同情地说：

"算了，小伙子，监狱也是人呆的，不是魔鬼呆的！"

不过，判决却打乱了小伙子的全盘计划，动摇了他的信心。他想，如果被关进监牢两个礼拜，那他便会失去安娜，特别是失去土地，他早把这些地看作是自己的了。他莫名其妙地预感到，一旦他不在，瓦西里·巴丘准会设法把乔治弄到家里。那样一来，全部希望岂不成为泡影，他依然一贫如洗，永远对别人的土地垂涎三尺。

日子一天天地逝去，判决迟迟没有下达，这

越发使他心神不安。他担心拖延可能意味着判决加重。神甫的几句话就能够判他坐牢两个礼拜，加重判决是不足为奇的……事至如今，他毫不责怪神甫，也不恨法官。自认为是命运不好。不过，他对这一次打击也有满意的地方，因为总算捞到了锡米翁的几垅地。

他愈来愈怕失掉安娜，频繁地去找她。姑娘的温顺开始引起他的不安，疑心是她施的诡计。他要求姑娘允许他进屋里去，或同她一起在干草棚和阁楼上过夜，她总加以推脱，这更加重了他的疑心。后来，一天晚上，当谈到他的遭遇时，她哭哭啼啼求他忍下气去蹲牢房，不要跟大人先生顶撞，伊昂像挨了当头一棒，怒火万丈。他坚信姑娘的眼泪是幌子，她是设法支开他……他不再说什么，但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也不后退一步……

他一接到判决书，便飞跑去找海尔代列。

“指点指点我，老师先生，救救我，这场灾难会把我给毁了的！”他哭丧着脸说。

“别耍孩子气了，伊昂，你是个男子汉，又不是废物！”老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完全理解他的忧虑。

“你不了解我，老师先生，要不然你会同我有一样的想法！”小伙子摇摇头喃喃而语。

海尔代列咕噜咕噜念完了判决书，仿佛没有看懂，接着又念了一遍。

“哎，”他抬眼瞅瞅小伙子说。“我看你就算了吧，扬尼格，服罪得了，坐两个礼拜牢房算什么？……否则，说不定得倒更大的霉！”

现在，老师害怕插手这件事了。从内心讲，他倒真愿意陪伊昂一直告到皇帝那里去。经过再三考虑，认识到事情总有两面。法官是随心所欲地判案的，他自以为最了解人，并且总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解释法律。海尔代列乐意给他点颜色，因为这个匈牙利人对他极端傲慢，有时瞧不起他。同时，他知道这个人的复仇心强，不得不控制自己，如果法官发觉是他写的上诉书的话，那么不弄得他粉身碎骨决不肯罢休……此外，这种事牵涉到贝尔丘格。当然，从神甫近来对他的态度完全应该给他一点厉害，教训教训他。不过，跟他公开闹翻又有什么好处呢？

他试图给小伙子讲清楚种种利害。他那调解性的劝告却更加激怒了伊昂，他不断捶着胸脯说：

“全包在我身上！与其这样被人踩在脚下，还不如上吊好！”

小伙子的决心动摇了教师的反对态度。他们酌量了整整一个晚上。海尔代列愈是犹豫不定，

伊昂就愈坚决，仿佛这是决定他生死存亡的问题。

师娘和姑娘们完全赞同教师的意见，不断劝伊昂忍下这口气，或劝他去找书记官写“申诉书”。最后，蒂图也发表了意见：

“我也觉得听天由命好，蹲班房是无论如何也免不掉的，已经铁板钉钉了。但如果他一定不愿意的话，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能代写申诉书？我看可以放心地替他写……要是怕别人认出笔迹，可以让拉乌勒抄，就这样！……非常简单！”

他的意见顿时被采纳，海尔代列不得不接受：

“对，谁会认出拉乌勒的字迹呢？”

他坐下来，草拟了一份详细、动人心弦的上诉书，控告法官和神甫勾结起来欺侮一个无辜的农民。当海尔代列用罗马尼亚语念给伊昂听时，大家都受到感动。拉乌勒马上激动地誊抄了一遍。海尔代列还让她在一个大信封上写明地址：司法部长……

“你看，扬尼格！明早你到阿尔马迪亚去用挂号寄出去，祝你走运！”教师激动地说。

伊昂感恩不尽，在桌上放了三个兹罗提，直到海尔代列不得不收起，他才离去。

“你简直不知道为我做了件多大的好事。”小伙子吻了教师的手后，低声说。

“你做得对。”伊昂走后，蒂图说。“这些蠢驴为什么欺侮他？”

（七）

大约过了两个礼拜后，一天傍晚，林务官马达拉西和乡长基楚及阿尔马迪亚的税务官坐着一辆轻便马车来到教师家门前。他们来普里帕斯打兔子，跑了一整天也没有放一枪。个个垂头丧气，又冷又湿。两只狗耷拉着耳朵卧在车旁边发抖，根本没有理睬教师的猎狗，它前脚搭在篱笆上吠叫，表示不满大家对它的态度。这些不走运的猎人为了消消气和避免天黑之前空着手返镇，决定在日多维察的纽曼酒店歇脚，喝几公升热酒暖暖身子，甚至还可以在回家前往肚里填些东西。

他们清楚，如果还是这几个人泡在一起的话，就会没完没了地议论打猎的事，彼此无休止地指责，因此都想请海尔代列及蒂图一起去，反正他们都是好朋友。教师倒很愿意出去散散心，但不经他太太的准许，是不敢离家一步的，海尔代列太太认为像他这样一把年纪，而且满身债务的人去跟阿尔马迪亚的这一伙浪荡汉们酗酒是很不光彩的。蒂图则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消遣，因为他年纪轻轻，没有家庭负担……马达拉西不得不下

车，好说歹说，才算说服了她，但有一个条件，反复强调了几次的条件，即他不能晚于吃晚饭……

在纽曼酒店里，他们遇到一大群畅饮的人：希腊语教师马耶里亚努，那是一个纵酒作乐的人，秃头顶，灰白的大胡子；贝尔丘格神甫；斯帕达鲁老师，他是海尔代列女儿的好朋友的父亲；菲利波尤医生；保尔·达米安律师和弗拉雷亚的神甫，后者是索梅什河谷最著名的酒鬼，他昨天中午就来了，根本无意离去。

蒂图知道这场聚会闹到明天天亮也难结束。他忽然想起兰格太太，他的心怦怦跳。应当把兰格也拉来。如果成功的话，他的幸福便垂手可得。兰格一喝起酒，哪怕是六头牛也拉不走的，再说喝的又是不花钱的酒……他立刻下决心去把他叫来。兰格在喝酒的时候十分随和，谁也不会把他撵走的。

正当老板热酒的时候，其他人在闲聊，蒂图不穿大衣溜出去了，免得大家认为他不回来。

他一口气跑到兰格夫妇家，两口子正感到百无聊赖。男的坐在椅子上打盹儿，女的坐在火炉旁，瞅着跳跃的火苗发愣。罗莎马上站起来，脸孔被火烤得红通通的，快活地迎接他说：

"你来这儿陪我们消磨时光，真是太好了！"

兰格听清了事情的原委，高兴得跳起来：

“瞧，这才够交情，这种人是不会忘掉朋友的！”他一边嚷嚷，一边抓起大衣和帽子，准备马上动身。

蒂图和罗莎相互交换一下眼色，罗莎抱怨说怕一个人留在家里，要他们哪里也不要去，不如呆在这儿泡茶喝……兰格根本不听她叨唠。

“走吧，亲爱的，别跟女人一般见识！”他对蒂图咕噜着说，蒂图正在劝慰罗莎。

青年人仍在泡磨菇，兰格便先走了。这时，蒂图尽情地吻吻罗莎的手，并对她耳语说：

“我过一会儿来看你，不生气吧？”

女人没有回答。她的眸子放射出来的光亮犹如一种召唤……

赫赫有名的酒鬼兰格的到来，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众人在阿尔马迪亚税务官身边给他腾出一个座位，以便他们用匈牙利语交谈。

与此同时，其他人都正围着胖墩墩的年轻老板娘，油嘴滑舌地抢着恭维她，机灵的老板娘精力充沛，一直笑眯眯地听人们说笑，作为答谢客人的殷勤。老板装做视而不见，听其自然，因为这是与生意兴隆攸关的大事，他只不过到先生们欢聚的小屋去转转，看看他们缺不缺什么东西。最后，他把头伸进房门，对妻子暗示一下，并对

顾客们客气地说：

“对不起，……酒开了……得让女人来一下……”

老板娘走出去后，弗拉雷亚的神甫就哼起宗教歌曲，这使贝尔丘格大为不满，他不能容忍神甫干出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情。于是，一场激烈争论勃然兴起，直至老板娘再度出现才告结束。她端来一大盘肉，老板拿来一大罐烫过的热酒。

所有的空瓶和吃剩的食品都被推到一边，只有弗拉雷亚的神甫舍不得放下手中的红葡萄酒瓶，因此菲利波尤医生不得不夺过他手里的瓶子。

欢宴的气氛逐渐浓烈……填饱了肚子，酒量不断增大，语言也更加放肆。群情高涨。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消逝。当海尔代列记起他曾作过在晚饭前回家的保证时，天已经很晚了：他发问似地看了蒂图一眼，蒂图会意地笑笑。

老头儿慢悠悠地呷一口酒，自我安慰道：

“实在太晚了，后悔也莫及！”

突然间，蓄着山羊胡子的小个子老师斯帕塔鲁，激动地唱起《觉醒吧，罗马尼亚！》乡长基楚气得脸色苍白，紧咬着嘴唇。当大家伴着老师哼曲子时，他忽地站起来，歇斯底里地喊道：

“我不允许，先生们，你们竟然在这里进行政治宣传！”

遭到指责的斯帕达鲁也跳起来，双眼因愤怒和酒性发作而闪闪发光，他对基楚嚷嚷道：

“我也不允许你这样放肆，先生！这可不是你那丢脸的办公室，明白吗？你上那儿去耍威风吧，可不能在我们这些正人君子面前装腔作势！……否则，你若听不惯，门就在那儿，请便！”

“老师先生。”基楚火冒三丈。“别忘记你在同谁说话！”

“我在同一个变节分子说话，我十分清楚！你曾经是我的学生，我为有你这样的学生而感到害羞，你简直是寡廉鲜耻！……”

基楚怒火满腔，准备走开。以海尔代列为首的和事佬赶快过去劝架，这时斯帕达鲁得意洋洋地嚷道：

“让他见鬼去吧！这里不需要变节分子！”

基楚当然留了下来，只是轻蔑地说：

“算你酒后失言，否则……”

林务官马达拉西宽容地对基楚说：

“老朋友，他们乐意唱，你干吗不让他们唱？”

“我不允许进行沙文主义的鼓动。”基楚气呼呼地说。“我于心不安，因为这是鼓动！”

“算了，什么鼓动”。林务官喃喃地说。“去他的鼓动吧！国家不会因为唱一支歌而垮台的……可惜我不会唱，要不我也唱一唱，听！”

“你听听，先生，你应该感到害臊！”斯帕达鲁喊道。“他可是匈牙利人，而你却自称是罗马尼亚人！……屁！……先生，请允许我吻吻你，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说着跑过去带响地亲吻马达拉西。“我们清楚，变节者得负迫害我们的责任！……就是变节者、犹太佬和其他的无耻之徒！”

愈争愈激烈，仿佛永远不会结束似的，这合兰格的心意，因为这样一来，可以畅饮到天亮。蒂图一言不发，坐立不安，正在寻找一个适当时机溜走。斯帕达鲁决心不惜代价地向基楚证明他及其一帮人均是无耻小人，于是数落起来匈牙利的罗马尼亚族所遭受的种种迫害和苦难。

“我们比古代的奴隶还受罪！”贝尔丘格神甫不时插嘴说，他的态度非常严肃和痛苦。

律师达米安，一个不留胡子，但长着一双蓝色大眼睛的人，给斯帕达鲁作补充，不过他主要跟林务官马达拉西谈话，后者不时根据周围的气氛点点头。他还经常回过头去尽量用匈牙利话对坐在角落里的税务官解释；一旦税务官想反驳，他立即又回过头来用罗马尼亚话和马达拉西交谈起来。

基楚没有雄辩的口才，只能对老师的论据不以为然地笑笑：

“恶意捏造！……给我举一些更站得住脚的论据，而不是这种解放国外同胞运动①的胡说八道！”

马耶里亚努早已酩酊大醉，他觉得必须驳斥所有的人。他既傲慢地反驳斯帕达鲁的指责，也猛烈谴责乡长，并竭力想向双方指出，罗马尼亚的解放国外同胞运动是沙文主义者虚构出来的。人们总不让他把话讲完，因此马耶里亚努气得脸红脖子粗，噘着嘴瞅天花板。

“我们要求自由和独立，先生们！”斯帕达鲁怒吼起来。“我们要求同各地的同胞兄弟联合在一起！”

达米安立刻列举各国人民的历史，向税务官证明，同一血统的同胞要求联合起来是正当的要求，任何人为的力量都无法阻止；马达拉西突然酒性大发，站起身高喊：

“我同意，先生们！同胞应该像同胞嘛！正义必胜！”

乡长怏然不悦地站起来又想走。他慢腾腾地穿上大衣，走到门口，气愤地嘟哝着，心里盼着有人来拖住他。这一次谁也没有起来拉他，只好自己拐回来，因为他又想起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①十九世纪末在意大利出现的一种民族沙文主义的政治运动，主张把国外有意大利人居住的地方合并于本国。——译者注

“要是这个国家没有自由的话，你们岂能这样说话，而且是当着我的面？”他吼着脱掉大衣，又坐在原来的位置上。

斯帕达鲁、达米安、甚至连喝酒时总是默不作声的菲利波尤医生，都异口同声地朝他喊道：

“变节分子，住嘴！”

这时，马耶里亚努插话，庄重声明，他不允许围攻基楚，并说作为一个诚实的公民，不想听这种沙文主义的狂叫。弗拉雷亚的神甫已经醉得不省人事，头歪在桌子上胡言乱语起来：

“我什么都不要……我不要……打倒！……不要！……”

海尔代列用匈牙利语和税务官小声说话，并尴尬地笑笑，表示不赞成斯帕达鲁，尽管他心里非常赞赏老师咒骂基楚和匈牙利人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税务官在兰格的配合下，列举许多例子向海尔代列解释，说明匈牙利的罗马尼亚族人是最幸福的，他带着同样困惑的微笑听着，他怕自己也成为斯帕达鲁攻击的对象。

将近午夜，贝尔丘格拒绝再喝酒，说是第二天要做礼拜，按照教规，需要让身体和灵魂保持洁净。这一席话引起激烈反对，弗拉雷亚的神甫一口气灌下一杯给他示范，并说贝尔丘格的态度是教条主义的，与我们这个摩登时代格格不入。

马达拉西突如其来的问题平息了这场争论：

“我们的诗人呢？”

大家这才发现蒂图不在了。他们把老板娘叫来，她狡黠地挤挤眼，解释说少爷已经溜走快两个钟头了。海尔代列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担心蒂图先回家去，想到妻子将要同他大吵大闹时，就琢磨着赶快溜走。兰格会意地对林务官眨眨眼说：

“哎，有什么法子，青年人嘛，血气旺！谁知道我们的诗人在哪个女人的怀里消魂呢！”

人们继续狂饮，并且愈来愈胡闹、放肆……

（八）

蒂图如坐针毡。他犹如临上考场的前夕，忐忑不安。他对自己说“该走了”，觉得拖延掉的每一分钟都将成为不可挽救的损失。他仅喝了够壮胆用的酒，一心想的是悄悄溜走。老板娘给他帮了忙，她喜欢他，因为总是对她甜言蜜语的。她把他的大衣从先生们正在狂饮的房间里偷偷拿出来。

他来到街上，不免有点恐惧：如果争论破坏欢宴，兰格回家怎么办？从索梅什吹来的冷风驱走了他的一切忧虑，他失魂地想着那个躺着自己

朝思暮想的白皙女人的温暖房间。

村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沉睡。只有兰格家的窗帘后面有微弱的灯光在闪动。蒂图蹑手蹑脚地走近去。堂屋的门没有上栓。他狠狠吸一口烟，以便照见左侧的房间，免得在黑暗中被什么东西绊倒。他谨慎地轻轻转动两下堂屋门上的把手。然后偷偷摸摸推开卧室门，踮着脚尖溜了进去。

双人床边的床头柜上亮着一盏灯，暗淡的灯光映照着房间，红纸糊成的灯罩像是醉鬼头上的帽子歪在一旁，灯光全部射在床上，使之呈现出华美的玫瑰色。罗莎·兰格背朝门侧身睡着了，仿佛是在愉快的等待中进入梦乡的。她的头发散在松软的枕头上，只有几绺披在她那雪白、丰满的背上。衬裙掀到滚圆的臀部上面。左臂懒懒地伸着，纤细的手指放在床沿。两只光腿叉开着，一只露出膝盖以上的部分，另一只则稍微弯曲着放在压皱的被子上面。

蒂图神魂颠倒地看着这个女人的身体，目光落在臀部，它好像引诱他去抚摸。此时，他踌躇不前。袒露的肉体向他发出全部诱惑力，弄得他心慌意乱。这对他来说既是一种召唤，同时也使他惊慌。他下意识地脱去大衣。他觉得血液在沸腾，心在胸腔中像着魔的锤子猛烈地敲打着，他

害怕心脏的跳动惊醒罗莎。他高兴看到她在睡梦中，但又一想要是在她衣着整齐醒着的时候也许更好。

卧室里的闷热使他喘不过气来……他轻轻走近床去，弯下身，把嘴唇贴在女人柔嫩的颈上，那上面乱散着具有令人陶醉香味的头发。罗莎舒坦地醒来，好像她正在等着别人的亲吻。她慢慢转过身，面对着他，双眼似睁非睁，娇滴滴地说：

“你来了，小东西？我真喜欢你……你……”

蒂图连忙闭上她的嘴，在她的脸上亲了无数吻，她用一双烫人的手臂搂着他的脖子。小伙子不断地吻着她，语无伦次地说着话，像梦幻似地望着女人温柔的目光和那朝他张着、急切等待的湿润红嘴唇……

后来，蒂图羞涩地下了床，不敢望一眼罗莎，她正一动不动地仰脸躺着，双臂软绵绵地摊放着，胸前高高隆起。他此时才意识到室内是亮堂堂的，光亮更令他胆战心惊。他想女人会把他看作没有教养的乡下佬，因为他没有脱鞋便上床了。然后，他又想起兰格，种种可怕的场面浮现在眼前：受骗的丈夫摆出过去英雄时代复仇骑士的架势。他想去取大衣，决定回酒店去，避免发生任何意外。罗莎猜到他的心思，迅速跳下床，

情意绵绵地责怪道：

“怎么，亲爱的小东西？想溜了？……你已经讨厌我了？”

“我怕兰格回家来。”蒂图小声说，看也不看她一眼。

“哎，你真是个孩子，亲爱的！……不到明天中午，兰格是不会想起回家的。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他停止酗酒的，更不会为了可怜的妻子而那样做。在这方面，丝毫不用害怕……就算他奇迹般地回来了，也已经喝得烂醉了。那时，咱们去那一间屋的长沙发上，让他在这床上像死人似地打呼噜吧……等天亮了，你再走……”

女人用稚气和满足的口吻说着。蒂图的腼腆恰好挑燃起她的欲念。这个情火中烧的笨拙的小伙子，更加令她入迷。蒂图仍然呆愣着不动，罗莎跪起来，伸出净光的双臂，撒娇地说：

“来吧，吻吻我，你这个可爱的小东西！”

他们过了好久才拥抱着入睡……一阵沉重的敲玻璃窗的声音惊醒了他们。蒂图的心突突跳，想着该倒霉了。他急忙设想种种后果：怎么说和怎么办，怎么自卫，溜走好还是躲藏起来好……他想下床，罗莎却镇静地制止住他，用手堵上他的嘴，不让他出声，并对他耳语说道：

“好好呆着！……别动！……别害怕！”

蒂图感到一股冷气钻进脊骨。窗户敲得更加响。罗莎装做生气的声音问道：

“是谁？”

“我，是我，亲爱的，别生气！”从外面传进来兰格喝酒后变得嘶哑的声音。“亲爱的罗齐卡，我们到阿尔马迪亚去了，听见没有？大家一块儿去……明天早上，如果到学校开门的时间，我还回不来的话，你把孩子们放进来，听见没有？喂，夜安，罗齐卡，祝你做美梦！”

男人踉踉跄跄地走远了。

蒂图瞧瞧床头柜上的钟。正是三点半。女人贴在他的身上，长时间地亲吻着说：

“再呆一两个钟头走……别再睡着了，好不好，丑家伙？”

（九）

自从把申诉书送到阿尔马迪亚邮局去后，伊昂又安然无事了，好像已经摆脱一切忧虑。他晚上经常去安娜家，伺机实现自己的计划，它使他心急如焚，也使他充满希望。

他知道乔治仍然不断上瓦西里·巴丘家。他往往得等他离开，再等巴丘睡下，熄灭灯，那时安娜才能出来。他神气活现，认为胜利在望。只

要机会一到……

安娜欢天喜地。她把伊昂给她带来的痛苦和忧虑忘得一干二净。只见他现在常来，也就日益亲热地接待他。小伙子的毅力证明对她怀有一种压制着的死灰复燃的爱恋，为此她十分自豪。近来，天一黑，她便坐立不安，无论是在做晚饭或坐在屋里，总觉得他就在外面，不是躲在草堆里，就是藏在篱笆后面，或者躺在沟里，一声不响地等着。她想起这些就可怜他，潸然泪下。她瞒着父亲，不让他看出自己的幸福，但是又往往喜形于色。每逢乔治来，她再也不必提心吊胆，可以像接待一个无须戒备的敌人，她直愣愣地盯着那双疑虑重重的眼睛，使得他迷惑不解。精神上的满足唤醒了热恋女人的工心巧计，去保卫自己的爱情。

乔治逐渐看透是伊昂在挖他的墙脚。因此千方百计要抓住对方的把柄，认为那样她就会安下心。他每次从瓦西里·巴丘的院子出来，往四周望望，寻找他。由于这种日子难熬，所以他决心不惜一切地早日了结……过了一个多礼拜，他装着拐到后街去，但像一个小偷似地又悄悄溜回来守望着。那时，他看见伊昂走了进去……

他只感到一刹那间的满足。安娜的虚伪面目折磨得他痛苦不堪。起初，他想不要再去理睬她

了。但这种念头被更强烈的愿望所打消，他继续抱着希望。从此，他往巴丘家去得更加频繁，不进屋去的时候，他也围着房子转悠，望着他如何走近，并目瞪口呆地看他们在门口拥抱和接吻，恼火的是听不清他们的窃窃私语……

伊昂沉默寡言。他策划用不作声勾起安娜心里强烈的思恋，使她越发想他。他设法让她引自己进屋。他们幽会的地方从街上移到大门口，又挪到院里，最后到了屋前走廊里，……如今只剩下进屋去了。姑娘把这种往屋里靠拢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她一夜比一夜想倒入小伙子的怀里销魂，并把全部爱情奉献给他。她常常带着少女的羞怯声问：

“你为什么不进屋去，扬尼格?”

小伙子永远是用那个充满责怪的问题堵她的嘴：

“那你爹呢?”

终于，圣诞节临近了。严冬正要覆盖大地，但又似乎力不能及。从空中不时懒散散地飘落着雪花，等不到落地便化了，落进泥坑里去。伊昂一次不拉地夜夜去安娜家。有一天，下着小雪，他比平时到得早一些。屋子像一头黑水牛卧在黑暗中。他走进院子，坐在屋前走廊里，显得比往常更加阴沉、坚定。他的头脑空空荡荡。心却咚

咚地跳，仿佛被一种预感所驱使。周围寂静无声，小伙子简直能够听见雪花落进泥坑的声音，甚至它们如同小翅膀在空中振动的声音。后来，堂屋门吱咀一声打开了。安娜急忙钻进他的大衣里，娇声娇气地恳求说：

“今晚你一定得进屋来，扬尼格！……我不放你走……爹正在酣睡。他从日多维察回来时已经喝得烂醉，现在鼾声如雷，震得墙都动了！……”

伊昂搂着她的腰，一声不响地站起来，跟着她走进去。他们在堂屋站了一会儿。姑娘拉上门栓，牵着他的手，领他进了里屋。屋内仿佛比外面还要黑，只有窗户灰洞洞地显出轮廓。伊昂熟悉室内的摆设。从床上传出来巴丘的窒闷的鼾声就在耳边响，他觉得像是装出来的。他战战兢兢，心里明白，如果老头儿醒过来，知道他在这儿的话，将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床，用镰刀劈开他的脑袋瓜，他恍惚已经看到刀光闪闪。

他们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听着鼾声。他们也听到了由于极度紧张心脏突突跳的声音。忽然一阵咳嗽声打断了鼾声。瓦西里·巴丘在床上翻一个身，像是要爬起来。吓得伊昂出一身冷汗。姑娘绝望地抓紧他的手。幸亏老头仅仅翻了个身，仰脸躺着，接着鼾声又呼噜呼噜地响起来。

安娜睡在烟囱后面的灶台上，粗毛毯铺成一

个窝儿，衣服、枕头和被单都乱堆在一起。在灶膛内，几根青杨树枝在厚厚的灰烬里噼啪作响……姑娘握着他的手，踮起脚尖，凑到小伙子的耳朵边说：

“把你的大衣放在灶边小台子上……别出声，要不然会把我们两人给宰掉！……”

伊昂往卧铺上爬时，骨头嘎嘎响。

他把她搂进怀里，她似乎是热病发作打起哆嗦来。然后，安娜开始悄悄抱怨他，求他老实点。伊昂静静地听着，并随时侧耳细听瓦西里·巴丘床上的动静，他的头恰巧顶着他们的脚。他怕她的话声惊醒他，于是用亲吻堵住她的嘴巴。

接着，他突如其来地把她的长睡衣掀到腰上。姑娘紧并着发烫的双腿。她拼命用双臂搂着他的脖颈，像是要掐死他，同时并不反抗，只不过带着哭声地悄悄问道：

“扬尼格，……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不……不……”

她哭泣着，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珠子往外流，伊昂吻着她，劝她镇静。

“住嘴……住嘴……住嘴……”

安娜的呻吟声愈来愈无法克制，直至变成一声短促的尖叫，这吓得自己魂不附体，连忙用牙齿咬住小伙子的嘴唇，并不停地扭动着身子。

姑娘的叫声像一支长矛划破黑暗，传到瓦西里·巴丘的耳边，尽管已经酩酊大醉，但他还是醒过来了，糊里糊涂地谛听一会儿，听见哭声夹杂着低沉的叹息，他口齿不清地说道：

“你们在那儿干什么？”

这一含混的问话吓得正在做爱的人血液凝固。安娜迅速止住抽泣，静静躺在小伙子的怀里。

这样过了一分钟。巴丘似睡非醒地听了一会儿。后来，伸手摸床头的小柜子，像是在找火柴。他那醉意盎然的头脑仿佛猜到灶台上在干什么了，忽然做一个起身的动作，想看看，制止他们。但就在同时，他转念一想那准是乔治，让他干他的算了。于是，立刻又安安心心地入睡了。不过，嘴里带着责备的口气叨唠说：

“哼，……当心……不……小心点……不害臊……不要脸……真是……”

情人们不再窃窃私语了。他们紧紧拥抱着，好像已经永远溶合在一起了。不久，鼾声又吞没了接吻声……

鸡叫二遍的时候，伊昂从灶台上下来，安娜送他到大门口。天气似乎更加寒冷，漆黑的夜晚阴沉沉的。

“我真怕会弄个大肚子！”姑娘牙齿颤抖着小声说，她那柔弱的声音在静悄悄的黑夜里像一声

呼哨传向四面八方。

小伙子紧咬着嘴唇，免得笑出声来。他轻轻捏一下她的脸，然后满意地走去。把她一个人留在门口。

雪花静静飘着，轻轻落在她的头发上、肩上和面孔上；她感到雪花在胳膊上溶化了，象是一些不怀好意的冷冰冰的亲吻。当她再也听不到小伙子的脚步声时，安娜猛然看见从对面的沟里钻出一个人，直朝她走来。

“乔治！乔治！”姑娘喊着，心惊肉跳地奔回家去。

门在她的背后碰上了，好比发出低沉的枪响声。

乔治从天黑就藏在那儿，他看到伊昂进屋去，又一直等他走出来。安娜的话如同说给他一样，听得一清二楚。他恶心得身上起鸡皮疙瘩，心里却由于痛苦产生空虚。他觉得两条腿象灌了铅一般重，但拖着走起来又轻如无物。他失神地呆立在街中间，面对那座被黑暗吞没的小屋。他俨如石柱茫然矗立。冷气直钻进他的骨髓。他清醒过来了，鄙夷地吐一口唾沫，松快地骂出这样一句话：

“母猪！”

第五章

耻　　辱

（一）

圣诞节前的一个礼拜，每天清晨，村子里都充满绝望的尖叫声。一头头肥猪变成了熏肉和灌肠，这使在旷日持久的斋戒中消瘦的人们多少能恢复一下体力。离节日愈近，农民们愈是急不可待，望着那些传统的宴席垂涎欲滴。在大斋戒节期间，只有神甫和老师吃甜食：贝尔丘格声称胃不好；海尔代列则是因为根本不相信神甫的胡说八道……

在往年的这个时候，伊昂一听到猪的尖叫声，顿感比平时更加难受和恼火。因为，全村只有格兰内塔舒家和吉卜赛人无力宰牲；而有些吉卜赛人甚至也能够象其他人一样，勉强杀一头小猪。每逢那时，他就诅咒自己的命苦，被村里人耻笑。如今，全村唯一的杀猪能手格兰内塔舒如同往年

一样，靠给人家杀猪得到节日所需要的肉制品。小伙子伊昂也不再怨天尤人了，他那张瘦削的脸庞容光焕发。有一天晚上，当塞诺比娅又开始抱怨的时候，他却心平气和地打断她说：

“没关系……不久我们也会有的……”

海尔代列每年总要想方设法杀两头猪，首先，因为他十分喜欢吃灌肠，特别是猪肉做的灌肠；其次，不这样的话，他就得去集市上购买家里所需的猪油，这意味着破费将超过他的薪俸。今年的宰牲节，由于拉乌勒订婚而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订婚礼将在一月间举行，那时猪肉将起头等作用，尤其是宾蒂亚的父母亲也将光临，海尔代列家在他们面前不能显得太寒酸。

老师的猪是夏天买来的，喂的是玉米，已经肥得在猪圈里动弹不得了，只有宰掉才能拯救它们，免得被自身的脂肪压垮，这是格兰内塔舒在确定杀它们的两三天前，察看之后得出的结论。

黎明时分，宰猪能手带着伊昂和塞诺比娅到来了。海尔代列一家都已经起床，不过姑娘们躲在客厅里，头钻进枕头下面，手指头堵住耳朵，避免听见将挨一刀的猪的嚎叫声。

格兰内塔舒认真磨好自己的屠刀，并给每人分派了活儿：伊昂抓住猪耳朵，让它侧躺在地上，按住它的脑袋；海尔代列和蒂图分别拽住后

腿；塞诺比娅帮着按前腿；师娘用盆子接血……但是，事情进行得没有象杀猪能手所预计的那么顺当。一听到磨刀声，猪便开始不安地叫起来，仿佛预感到了危险。老师打开猪圈门，畜牲却硬是不肯出来。伊昂只好进去抓住一只猪的耳朵，把它硬拖出圈来。海尔代列太太的心肠太软，拿不住木盆，大部分血流到盆外去了，把刚下过的雪染红一大片。猪的叫声由尖变粗，渐渐变成长长的嘶哑声，断断续续，直至最后，按住它的人感到已经不再动弹为止。格兰内塔舒在猪毛上擦去刀和手上的血，塞诺比娅摸摸猪背说，至少有七指厚的膘……这时，另一只猪吓得没命地嚎叫，伊昂一打开猪圈门，它拖着笨重的身体冲了出来，企图逃脱挨一刀的命运。格兰内塔舒只好在临街的大门旁边用刀结束了它的生命。

开膛就在院里进行。他们从马切东·切尔契塔舒家借来所需的干草。同时用火燎两只猪。火焰欢快地升起来，格兰内塔舒用火燎猪身的各部位。其余人围着火堆烤手，评论猪的质量，说说笑笑，不时还从壶里喝一大口烧酒。后来，姑娘们也到院子里来了，她们十分同情这些可怜的畜牲，不过接受了烤得焦黄的猪耳朵，坐在火堆旁津津有味地吃起来，这是从童年时代延续下来的宰牲节的习俗。

繁重的活儿现在才开始：开膛，把肉和油分开，洗肠子和做灌肠……大家共同忙了整整一天，炼油和其余的杂事不得不留到第二天干。不过，海尔代列太太挤时间做了一大盘加辣椒的肉菜和玉米面糕，这给海尔代列的那个灌满烧酒的胃帮了忙。尽管老师再三劝让，格兰内塔舒一家也没有品尝这些肴馔。

“我们吃了那么多礼拜的斋，……可不能在节前几天给破坏，我们又不是小孩子，嘴巴不馋。”塞诺比娅咽着口水解释道。

晚上，在格兰内塔舒和塞诺比娅离去之后，海尔代列和衣入睡，主妇正在客厅里同姑娘们安排第二天的杂务，伊昂因饮酒过量而打开了话匣子，向蒂图叙述了自己和安娜的关系。少爷听得津津有味，追问细枝末节，并要他发誓把一切都告诉他。

“你认为她真的怀了孕？”蒂图好奇地问道。

“那只有上帝才知道，少爷，”小伙子回答说。“如果现在还没有的话，会有足够时间怀孕的！”他笑着补充道，同时露出鲜红的牙龈，满脸奸滑和固执，吓得蒂图战战兢兢地责备说：

“你真鬼，伊昂！”

（二）

圣诞节前夕，他们收到了宾蒂亚父母的信，说确定于耶稣命名日①后的第二个礼拜天举行订婚仪式。这样一来，海尔代列家的节日将要比往年热闹。老师备足了烧酒，师娘做了许多黄灿灿的圆形甜面包，拉乌勒和吉纪准备了三种点心，以便圣诞节后的第三天也够用，因为那天普里帕斯的女友们来聚会。此外，如同罗马尼亚的所有家庭一样，在灶火上炖着两大罐白菜肉卷，瓦罐是用铁丝加固的。这样，海尔代列家也准备妥当迎接圣诞节前来祝福的人和客人。

最先光临的是伊昂，他先在灯光闪闪的窗下唱了一首十分悦耳的祝福歌，然后又进屋里唱了一首，主人按照传统习惯请他饮酒，并且赏了钱。当格兰内塔舒的儿子还呆在屋里的时候，一群姑娘在院里唱起《圣母保佑》。海尔代列邀请她们进屋，可是她们一发现伊昂在里面，便羞答答地一溜烟跑掉了。整个晚上，祝福者接二连三地到来，深深感动了女主人，她在这种神圣的场合总要回忆起自己的年青时代，不禁眼泪夺眶而出。

---

① 在每年的一月六日。——译者注

后来，兰格夫妇也来了，他们是应蒂图的邀请前来观看罗马尼亚族人是如何欢度圣诞节的。其实，蒂图现在思恋的只是自己的情人，请他们夫妇二人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同她相会。兰格立即欣然接受了邀请，因为他知道可以分文不费地畅饮一顿。这一对客人的到来使海尔代列太太大为不满，责怪蒂图不该往家里招引犹太人，破坏了她家的节日气氛，蒂图竭力解释说兰格夫妇不是犹太人，虽然兰格是犹太人，但他根本不信犹太教，他不笃信任何教。蒂图借口母亲心情不愉快，建议客人出去散散步，瞧瞧村里人互相祝福的景象。兰格喝上了酒，不乐意离开，这正中一对情人的下怀。于是蒂图单独同罗莎去了。他们专找最暗的地方逛了一个多小时，既不感到寒冷，也觉察不到往身上飘落的雪花。

过了午夜，女主人才算高兴起来，因为阿尔马迪亚中学生合唱队来了，有一个学生暗地里爱慕着吉纪，他端着酒杯，在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大胆宣布说，他们是专程赶来向“这一带最可爱的姑娘的父母”唱三首祝福歌的。

欢快的气氛剧增，连同贝尔丘格的不和也被抛到九霄云外，人们一起去神甫家，给他来一个突然袭击——唱古老的祝福歌。那是海尔代列太太在童年时代学会的，这一带可不曾有人会唱。

神甫正在与村里的体面人物玩牌，这些意外的祝福者的到来使他喜出望外，他极其高兴地欢迎他们，打开一大罐葡萄酒，一直把他们留到天亮，他甚至还跟罗莎·兰格开了些肉麻的玩笑，这惹得蒂图醋意大发，脸也气黄了……

节日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拉乌勒的订婚期已经迫近。太阳落得早，大家不得不加紧准备，好在女婿和亲家面前过得去。未过门的姑娘为拜见未来的公婆，要做一件非常朴素美丽的新连衣裙。吉纪不愿穿得象个佣人那样见客，也把自己的衣服修饰一番，简直成了新的。海尔代列太太本人同意姑娘们为她做一件时髦的连衣裙，尽管她最反对奢侈，顽固坚持穿她十年前做的衣服，这些衣服依然完美如新，因为她穿得十分当心。海尔代列不断到阿尔马迪亚去采购必需品，他自认比人人幸福，碰见谁都免不了说一遍他闺女所交的好运，天花乱坠地夸奖宾蒂亚、拉乌勒及所有的人……只有蒂图对什么事情都缺乏兴趣，终日围着罗莎转，因此从日多维察和阿尔马迪亚开始传出来风言风语，说普里帕斯村老师的这个小子和日多维察新来老师的太太之间准发生了不干不净的事。

每天晚上，海尔代列家不免爆发一场争论，有时温和文静，有时激烈。争论仍然跟宾蒂亚有

关，不过现在争的只是嫁妆问题。乔治倒是真的分文不要，也没有索取任何嫁妆。海尔代列到处夸口说，“他要的是拉乌勒，只要拉乌勒本人”。但是姑娘们说，不要嫁妆并不等于不要陪嫁衣装，何况新婚的衣装里还得包括小家庭所不可缺少的各种用具，因为连在自己家里坐的凳子都得伸手求人是不光彩的。按传统习惯的要求，新娘的父亲应当负担女婿接受神职时所花去的费用。老人们坚持说，铺张浪费对新婚之家是十分危险的，现在光是订婚和结婚的开销已经相当可观了，再说家里还有一个待出阁的姑娘。女儿们的论据加上眼泪，终于说服了海尔代列，他拿薪俸作抵押，弄到了书记官斯托塞尔的印信，从“索梅什”银行借到一千伍佰兹罗提，满足了拉乌勒的愿望。

订婚时没有搞什么大排场，也没有请客。只例外地邀请了拉乌勒的密友艾尔维拉·菲利波尤和斯帕塔鲁两姐妹。此外，就没有一个外人了，尽管蒂图再三要求邀请兰格夫妇。

乔治和父母是在下午到达的。老宾蒂亚精神抖擞，宽肩膀，身材魁梧，如同枞树一样挺拔，虽说是年近古稀的人了，但白胡子和浓密的络腮胡交织在一起，衬托着他那张红润的面颊。一双慈祥的蓝眼睛闪灼着温柔和坚强的光芒。一头密

密麻麻的白发象一顶雪白的桂冠，盖在宽阔而又布满皱纹的前额上。他属于老派神甫，是个勤劳的布道者，随时准备着惩罚迷途的羔羊。同他比起来，他的太太仿佛是营养不良的孩子，小矮个子，只到老头儿的胸口，脸上爬着千百条皱纹，一双怯生生的褐色眼睛，梳得光亮的头发说不上是什么颜色，她常常抱怨不舒服，身体各部分都隐隐作痛，说话的声音颤颤发抖，不断察看老头儿的颜色，犹如处处求他准许自己说话似的。

在订婚的那个礼拜天中午，海尔代列的母亲恰巧来到普里帕斯。这是一个驼背的农村妇女，红红的脸上挂着笑容，眼神机灵、狡黠。她舍不得花十个子儿搭一辆顺路的牛车，一个人从扎格拉徒步而来，并给孙儿们背来一大口袋家乡最好的吃食。一听说拉乌勒将要出嫁，老人便痛哭流涕，无数次地吻了孙女，可怜孙女年纪轻轻就得挑起生活的重担。她想起自己的老伴儿，三年前，他从干草堆上掉下来，跌在一把铁耙上，摔断了脊梁骨，让上帝宽恕他吧，他生前几乎每天都要揍她一顿，吓得她多次想逃之夭夭。但愿拉乌勒不要碰上这么一个男人，那可真倒霉……拉乌勒对祖母的担心一笑置之，而海尔代列太太却讨厌婆母喋喋不休的废话。她和婆母的关系不融洽，因为每逢两口子吵嘴，她总袒护儿子，并劝

他喝酒，说什么“人可只活一次”……在全家人里，祖母和吉纪最合得来，她又一次跟孙女叨唠老话，叙述儿子是如何拿一口袋李子干从家里出走，独自到阿尔马迪亚中学去上学的……贵宾们到达之后，老祖母藏进厨房里，同宾蒂亚的车把式和前来帮忙的塞诺比娅呆在一起，心里感到舒坦多了……

贝尔丘格前来主持订婚人交换戒指的仪式，并作了相应的祷告。在这庄严的时刻，海尔代列太太尽管嘴上挂着幸福的微笑，但眼泪依然滚滚而下。老师百感交集，端起酒一饮而尽，这才没有哭出声来。全家人只有蒂图郁郁寡欢，他一直思念着罗齐卡。

乔治·宾蒂亚目不转睛地看着拉乌勒。交换过戒指以后，他们相互接吻，羞得面红耳赤，逗得人们哄堂大笑。

订婚仪式完毕，接着是丰盛的宴席。贝尔丘格神甫为这一对年轻人的幸福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祝福他们多生贵子，长命百岁。乔治用一篇爱情声明作为答谢。这样一来，庄严的场面增添了欢快的气氛。乔治精神百倍，背着双手在屋里走来走去，开始介绍自己未来的计划，说他将在罗马尼亚族人聚居区边缘的一个村庄里当神甫，那里很艰险，责任重大，工作繁忙……他即

将去走马上任的塞特马尔乡维里亚格村的罗马尼亚族人，竟连本民族的语言都不会，只能讲匈牙利话，而自己是罗马尼亚族……因此，他的责任在于指引这群迷途的羔羊，传播罗马尼亚语，提高那些动摇分子的民族自豪感。对于一个有觉悟的学者来说，还能有比这更崇高的使命吗？虽然说这是一项关系重大的事业，但如没有象拉乌勒这么个终身伴侣，他是不敢承担的，而且拉乌勒还是一个热情的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他们在一起会干得很出色，充满胜利的信心……他说话时的激动心情，烧红了他的脸，仿佛他长高了……拉乌勒始终为她的未婚夫太矮小而不安，此时此刻却认为他远比自己高大，他完全成为一个胜利者，征服了她的心……

起初，老宾蒂亚沉默寡言，只是同贝尔丘格探讨神学问题，这样可以伺机仔细观察儿子的未婚妻和海尔代列家的其他成员。他的目光不时与乔治的目光相遇，乔治象是在询问："喂，这一家人都是好样儿的吧？"渐渐地，他也激动起来，后来，一提起他的孩子们，话语就滔滔不绝了。这话是神甫太太普洛菲拉引起的，她很快就同海尔代列太太交上了朋友，不厌其烦地抱怨自己未老先衰，遭了大罪，一生共生过十三个孩子；亲家母十分同情她，同时也自豪地说生过九个孩

子，但上帝只给她留下了眼前的三个。

“我觉得美中不足的是，活着的差一个就凑成一打了！”老宾蒂亚闭上眼睛开心地笑着说。“就我们来说，是尽了责任的，我们生了十二个以上，但有什么用！”他高兴地接着说，骄傲地望望大家，仿佛期待人们都为他的满意心情欢快一场，但他遇到了贝尔丘格的目光，他投过来宽宏的一笑，提醒老宾蒂亚，作为神甫不应该开这样庸俗的玩笑，因此他立即变得严肃起来，摸摸胡子说：“活了十一个，埋掉了两个……上帝恩赐的，上帝要回去了，让我们永远祝福他们吧！”

这一段补充使气氛冷淡下来，海尔代列为了使气氛重新活跃起来，把椅子挪近老宾蒂亚，轻快地说：

“你可真是罕见的大力士，亲家！哈哈哈！”

“亲家”这个词儿老宾蒂亚听起来很不悦耳，不过既然已经打开了话匣子，他没有看海尔代列，接着说：

“上帝可怜我们给留下了十一个……都长大成人了，一个比一个健壮，混得都不错，托上帝的福……这是第九个。”他指着乔治说，乔治正在同拉乌勒窃窃私语，他深知老头爱吹嘘，也乐意听他吹一吹。“我差不多记不清有多少孙子了……咱们来算一算……亚历山德鲁有三个，普洛菲拉

三个，这就六个了，鲁多维卡两个，斯特凡四个，加起来十二个……这第一打就够数了！……”

然后，他带着站在圣坛上布道时的威严口吻，逐个介绍了他的子女，对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夸奖一番。老大亚历山德鲁在罗马尼亚的久尔久中学任教，跟那里的一个富裕佃主的女儿结了婚，佃主取了希腊名字，但是个好人。亚历山德鲁过得挺不错，得到了几百公顷地的嫁妆，不久将要升任中学校长，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有真才实学的人。老二叫斯特凡，离得较远。他娶了个波山的德国姑娘，是他在柏林攻读工科时认识的。其实，她倒是出身于名门贵族，现在一所女子中学教书，他本人是“斯科达”工厂的工程师。他们有四个孩子，长得乖巧秀丽，简直是世上少有！遗憾的是，德国姑娘不会讲一句罗马尼亚话，因此，孩子们也不会。每年夏天，他们全家都回列金察来住一个礼拜，亚历山德鲁却已经十年不曾回家了。然后，按年龄排，儿子当中就轮到利维乌了，他仅有三十二岁，是参谋部的上尉，现在格拉兹军团司令部服役，或许不久会被调到离家更近的锡比乌服役。小伙子精明能干，前途无量。他先毕业于军事学校，今年秋天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参谋部高级军官的考试。他的唯一缺陷是：害怕结婚。我不知道他象谁，

因为宾蒂亚家的人都是一见钟情的。也许象老伴儿，她一辈子也没有斜眼看过别的男人，尽管她年青时代酷似一朵鲜花……当然，家里也有一个当医生的。他叫维尔吉尔，住在锡比乌，门庭若市，连外国人也妒嫉他。他是一个热心的罗马尼亚人，甘愿为民族事业洒热血，他在罗马尼亚族政界颇负盛名，如有朝一日荣任布达佩斯议会的议员，那也不足为奇……最默默无闻的是约内尔，他在切尔内乌茨一家大银行里当会计，十分勤俭，善于精打细算，完全有希望成为百万富翁，至少也得成为银行老板……下一个就是乔治了，好小伙子，继承了父辈的衣钵。一旦老头儿闭上眼睛，乔治接替来引导列金察虔诚的信徒……下面还有两个男孩子，叫马尔库和瓦西里。马尔库也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去年曾领导布达佩斯的罗马尼亚族大学生举行罢课，因为一个教授企图禁止他们讲罗马尼亚话。瓦西里将于今年在布拉日中学毕业……至于姑娘们嘛，最大的叫普洛菲拉，跟她母亲同名，嫁到比萨拉比亚的基什纳乌附近去了。当她在久尔久亚历山德鲁家住的时候，遇上了比萨拉比亚的小地主，有一天给我们来了一封信说："亲爱的父母亲，我找到了幸福，我同某某订了婚……"真是出门有喜呀！老二叫卢道维卡，嫁给克鲁日的律师维克托尔·

格罗扎，他们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小女儿艾乌婕尼亚，绝代佳人，嫁给了罗马尼亚的议员高古·约内斯库。据说，她已经征服了布加勒斯特的沙龙，人人为之倾倒。她确实是十分年青，比乔治还小，尽管结婚已三年了……

谈起这一群可爱的儿女，神甫太太的眼泪扑簌扑簌，因为他们都分散在四面八方，难得团聚一回，而她已经是风烛残年的人，明后天也许将要永远闭上双目。老宾蒂亚骄傲地打手势制止她说：

“算了，老婆子，别担心，再忍耐一阵儿！不要多久我们就可以庆祝金婚了①，当然要托上帝的福……那时，我们把大家全叫回来，带上阿狗阿猫的一起来……让你高兴高兴！”

老头儿喋喋不休地说着，海尔代列一直插不上话，此时，好不容易瞅空单独对他说了几句正经话，告诉他，拉乌勒没有嫁妆，但她的心地善良……老宾蒂亚不满地打断他的话：

“我有个原则，不干涉孩子们的婚事。各听尊便。只要他们自已有心眼就行了……”

老师对亲家的回答不十分满意，但他笑着咽了下去，犹如听了一句笑话。

---

① 指结婚五十周年纪念。——译者注

大家同意婚期由宾蒂亚写信决定，首先他要通知全体亲戚。暂时只这样商定：为了显得庄重，婚礼将在阿尔马迪亚举行。

深夜，宾蒂亚一家才乘马车返回列金察。一走出村，老头儿就开始教训乔治，说太匆忙，他不喜欢这里的人，都是一群穷鬼，装模作样地掩饰自己的寒酸。他还要儿子认真考虑，免得后悔莫及……乔治激烈反对父亲如此议论这些可爱的人，他们明天就是自己的亲戚。他说，哪怕用全世界的财富来交换，他也决不会抛弃拉乌勒。他明白，老头儿乐意让他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姑娘，因为一个没有嫁妆的儿媳妇伤了他父亲的心。可是，任何要乔治改变主意的企图纯属枉然，特别是现在已经订过了婚。与其让老头儿胡言乱语玷污自己未婚妻的话，不如扯扯别的事情。老头儿疲惫不堪，睡意正浓，并不坚持己见，很快让了步，也与老伴儿一样，在马车的摇晃中昏昏入睡了。她张着嘴，眼里饱含泪水……

海尔代列家的灯光一直亮到黎明。全家人都沉浸于异乎寻常的快乐之中。他们如今才看清楚拉乌勒到底交了什么样的好运。老师多次得意地数着乔治的亲人，不住地问拉乌勒，当初劝她莫想入非非和听父亲的话对不对？新人的脸上如同罩着一层面纱，流露出幸福的微笑。她答应带妹

妹出去见见世面，因为一个人，特别是姑娘家，很难料到在什么地方能交上好运。就拿她说吧，当年如果不到圣乔治去的话，今日也不可能加入这么一个人口众多，且又出人头地的家族。海尔代列太太沉默不语，她激动得说不出话，眼睛湿漉漉的，紧闭双唇，免得哭出声来。吉纪不时奔向拉乌勒，狂吻着她……蒂图不同家人共享欢乐，正在苦苦思索着一首情诗。

“拉乌勒的好运也许会给你带来福气，蒂图！”海尔代列说，他想把儿子从冥思苦想中解脱出来。

“哼，我靠自己！”年青人傲慢地答道。

“好吧，好吧，我不反对，”老师接着说，“我是想，现在有了那么多有地位的亲戚，你到罗马尼亚去就方便多了，要象科什布克一样……你应该干一点正经事……”

“行了，还有时间。”蒂图冷淡地小声说，他想换个话题。

海尔代列怒火上升，责备他把时间浪费在微不足道的琐事上面，而没有找到一条出路，不埋头苦干是不会有出息的……一看到父亲认起真来了，他便脱掉衣服，怏怏不乐地躺下，因为连父亲也不理解他的心愿，他决定次日去找罗齐卡，那是唯一理解他的人。

只有海尔代列的老母亲在为拉乌勒担心，她可怜孙女将要远走高飞，而不就近嫁有钱人家的小伙子，哪怕是在普里帕斯也好……

（三）

斋戒期临近结束，瓦西里·巴丘家的安娜怀孕的传说在村子里散布开了。谁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传出来的，许多人都不相信。但是消息不胫而走，从一家传到另一家。女人们更善于捕风捉影，说得天花乱坠。每逢安娜在街上走过，无数双眼睛就从各家的篱笆后面或从窗口悄悄地打量她的腰身，窃视她的肚子和步态。最狡黠的女人则对那些轻信的人说：

“他婶呀，你看不出她在设法掩饰自己的罪孽吗？她把腰身束得多么紧！”

喜欢嚼舌头的女人们从不放过说长道短的机会，她们象是不能容忍别人眼睛里的草似地不肯安宁。

说实在的，从那天晚上起，安娜一直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她奇怪乔治为什么不吱声，因为他是了解全部实情的。她无时无刻不在等待人家揭穿她的丑事，这种等待比犯罪的思想本身更加痛苦。打那以后，乔治也不再踏进巴丘的家门

了，尽管他遇见安娜时装得若无其事。瓦西里·巴丘不明白乔治为什么不上他家来。一天晚上，他和安娜琢磨如何找出变故的原因。那时，从她尴尬的神态，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以及结结巴巴的话语中，他如同大梦初醒，忽然记起来……他的脸色豁然开朗。他猜到了其中的奥妙。后来，他发觉安娜一连几个夜晚都偷偷溜出屋去，在寒冷中站上一二个小时，于是算完全放心了。他全都明白了，并且心花怒放。姑娘的失足正合他的心意。他甚至认为姑娘干出这种傻事更好，从而迫使乔治赶紧娶她，让心头的石头落地。他心想，小伙子现在是偷偷摸摸来，不久就会来求亲的。因此，他一遇到乔治，总要显得比过去亲热，并对他挤挤眼，表示他都清楚了，丝毫不生气，他已经把他当女婿看待了，弄得乔治摸不着头脑……

姑娘愈来愈焦急地等待着夜幕降临。冬季的白天短，但对她来说是没有尽头。一到黄昏，她就心神不定，父亲的每一句话都引起她的脸红，她时常在屋外找活儿做，以便知道伊昂来了没有。她担心他不再来。她想方设法尽快为父亲铺床，好让他早点熄灯睡觉。小伙子经常是半夜到来，他使门轻轻吱呀一声，通知她……可是，他并不进屋里。安娜在院里草堆中弄了个柔软的

窝。一个礼拜之后又搬到牛棚的阁楼上，那里比较安全。

临近圣诞节，安娜确信已经有了身孕，在一次狂热的拥抱中，她情意绵绵地对伊昂耳语说，从今以后，她的性命可全取决于他了。小伙子一语不发，但从此却不再每天晚上来了。

姑娘在床上辗转不寐，依然天天等待着他，不时侧耳细听门的动静，紧张得脑袋发痛，直至天亮都不能合眼。次日，她试着寻找原因宽恕他；在度过了许多痛苦难熬的夜晚后，伊昂终于光临，安娜根本不敢责备他一句，怕他永不再来。她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他手里的一个玩具，但并没有想怪罪他。她想，在恋爱这件事情上面，谈不上什么罪过。他们将相依为命。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尽管是这样，她羞于见人，很少走出家门。白天的阳光燃烧着她的脸。当她有事不得不出门时，总是垂着脑袋，回避别人的目光。她想象着家家户户都在嘲笑她的丑行。于是，她心惊胆战地问自己，这件倒霉事将如何了结呢？伊昂为什么迟迟不来求婚，把她从担惊受怕的魔掌中拯救出来？也许向父亲招认，他会心软的，如果不宰掉她的话……也许是伊昂故意拖延时间，让全村人耻笑她？一想到伊昂是有意捉弄她的感情，比想到父亲的暴怒更加使她恐惶不安……

小伙子已经整整一个礼拜不来了，后来总算是露面了，却又不愿意爬到阁楼上去。他提醒安娜说，一天夜间，巴丘曾起来给牲口加草料，差一点发现他们。姑娘没有勇气再坚持，只是含着泪水用颤抖的声音求他象过去那样常来，并恳求他想想办法，因为她将要无法掩饰鼓起的肚子了……伊昂嘀咕了一句不知什么话，从此再也不到安娜家去了。

过了一礼拜、两礼拜、五礼拜……姑娘打听到伊昂和其他男人去伯尔格乌山上砍柴了。她意识到如今没有指望了，只有上帝能搭救她。她绝望地痛哭起来，仿佛要用天下的泪水洗涤自己的巨大痛苦……她的脸色变得蜡黄，并且长出了雀斑……罪孽隐瞒不下去了，算帐的日子来到了。

眼看斋戒期过完了，乔治根本没有来求婚，瓦西里·巴丘开始愁眉不展。难道说，小伙子是想玩弄安娜，让她在全村人面前出丑？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他不忍再想下去，满腔怒火涌上心头，气得他糊糊涂涂。他曾多次决定去找托马，同他当面谈谈。但每次一出门，就感到没脸见人。怎能像乞丐似地求人家娶自己的闺女呢？他走进阿弗鲁姆酒店猛灌烧酒，咒骂乔治，对着酒瓶自语自言。

终于，离大斋戒节只剩下五天了。安娜开始

感到头晕，有时甚至呕吐起来。她的腰身眼看着一天比一天粗……瓦西里·巴丘瞧见她遭罪，也可怜她。担心她会有什么三长两短，不过他并不去请阿尔马迪亚的菲利波尤医生，因为出诊费太贵，再说医生是不见钱不看病。他先去找菲罗娜老婆子，她擅长于妖术，也是远近闻名的接生婆。菲罗娜满脸皱纹，称得上是热心人，她只跟安娜悄悄说了两句话，轻轻按摸她的肚子，接着对巴丘说：

“瓦西里呀，你不抱外孙子才怪呢！……上帝保佑她平安无事……”

姑娘蜷缩在床上，如同一只惹了祸的狗，眼睛望着地，等着父亲揍死她。瓦西里·巴丘却不言语。他的手支着头，目光呆痴，在桌子边坐了整整一夜，象一个垂死的人长吁短叹。

（四）

基察·波普是阿尔马迪亚法院唯一的罗马尼亚族录事，当年和海尔代列太太在莫诺尔一起演过戏，也是她的追求者之一，他在童年时代就跟海尔代列要好。有一天，他们一起喝啤酒，他告诉海尔代列说，由于普里帕斯村的伊昂·波普—格兰内塔舒上诉，司法部要组织调查，法院里已经闹

得鸡犬不宁。法官气疯了，他时刻等着接待比斯特里察法院专门派来调查，并立即写出报告的调查组。大家都正在打听，究竟是谁跟法官过不去。

“亲爱的海尔代列，你想想上司的样子！”录事笑着结束自己的话说，“他倒不是害怕。因为俗话说得好：官官相护。不过，这一举动可使他丢尽了脸。我想，他情愿在教堂前当众挨人家两个耳光，也不愿意丢这种丑。他发誓说，如查出是谁挑动这个农民告状的，谁给他写的状纸，不把这些人关起来，他死也不罢休！”

听到这个消息，尤其是法官的威胁，海尔代列如同感到箭穿心，吓了一跳。出于害怕，他曾考虑向录事坦白说本人就是状纸的作者，问问他如最后被查出来该怎么办？但是他随即改变了主意。不管与基察·波普是多么深的至交，他也难免有说漏嘴的时候，就算是无意地泄露出去，那也不得了。他得知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心里暗暗庆幸，仿佛听到有人说：“瞧，你居然干得如此漂亮，扎哈里亚·海尔代列！瞧见你自己的力量了吧？看谁还敢来欺侮你！”于是，他笑起来，搓搓手，对录事挤眉弄眼地说：

“算了，这样也好，只不过咱们两人说说罢了！给他点厉害看看也好，他的尾巴翘得太高了，好象自己是圣彼得的兄弟似的！”

回到家里，他把伊昂找来，告诉他听来的消息，并严肃地叮咛，不管调查组问什么，都要一口咬定状纸是由比斯特里察的一位先生代他写的，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小伙子发誓说准保照他说的办，海尔代列才庄重地宣称，申张正义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认为自己是打抱不平的复仇神……拉乌勒和吉纪同父亲一样自豪，因为法官虽然跟她们很熟，但遇见她们从不打招呼。海尔代列太太更乐意看到神甫贝尔丘格去蹲牢房，她厌恶他，尽管他常常讨好她；她要从心里讨厌一个人的话，那是至死也不会变的。

“放心吧，老婆子。”海尔代列神气地说，“在这出滑稽剧里，他老人家也是跑不掉的！有他出丑的时候，放心吧！”

海尔代列一家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自鸣得意过。玫瑰色的未来展现在眼前。希望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招手。

自从订婚以来，拉乌勒完全变了。她一直都是很庄重的，如今这种庄重神态仿佛更合她的身份了。以前，她和母亲常常有许多不同的看法，现在却谈得十分投机，她毫不害羞地问母亲某种菜是怎么做的，男裤是怎么裁的，酸菜是怎么做的……她决心要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家庭主妇，好让宾蒂亚看看，她尽管没有嫁妆，但有那么多

宝贵的品德，简直可以跟阿尔马迪亚的任何姑娘相媲美。她准备非常爱乔治，作为对他的报答，他不计较嫁妆一事不仅令她骄傲，而且在当今唯物是图的世界上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一到具体设想将来如何关怀他时，她却又有些迷茫。这并不是因为她还留恋奥雷尔·温古良努，他的懦弱性使她恶心，特别在她未来的公公介绍了那么多出人头地的亲戚后，她确信，他们会衷心欢迎她的。不过，她扪心自问，是否正是这一突然的变化，表明自己的私心太重。

不错，她曾经喜欢过奥雷尔。她记得，每次都是怀着一颗激烈跳动的心等待着他的来访，他的每句话都深深刻印在她的脑海里，他们在舞会上跳得多么愉快……这种回忆使她迷离恍惚。如果这还不是爱情的话，那什么才算爱情呢？……当然，他后来的举动很不象话，得知了宾蒂亚向她求婚，竟然无动于衷，这表明对他来说，她的爱情只不过是一钱不值的玩意儿，是一种暂时的消遣。可能她也有过错，自己只为了练习练习向他卖弄风情。而宾蒂亚呢？一想起他们在订婚仪式上的接吻、握手，以及他对她耳语的那些炽热而又笨拙的情话，立刻感到脸发烧。这一切没有使她动心，只在心里勾引起一种近似痛苦的羞怯感……几个礼拜以前，她还深信爱情是十分富有诗

意的、欢快的罗曼蒂克的东西，是沉浸在小夜曲、长吁短叹和月下梦幻中的东西；她幻想爱自己的人将会在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把她抢走。如今，在新婚的前夕，她所想的根本不是什么华丽的词句，而是做饭、家务、平庸的杂事以及隐隐约约地想看到高大、漂亮、和蔼的乔治……当她做嫁衣时，往往会停下手中活儿，呆愣愣地望着前方，仿佛在寻找不可能得到的答案。宾蒂亚每天给她写一封信，这反而使她愈来愈有些忐忑不安。她怕有朝一日那些使她关切的形象行将消失。

这时，她渴望有一个能够理解自己的心事，并可以给予安慰的知心朋友。母亲是绝对不准许她有这种胡思乱想的。哪怕她把自己当作婚姻的牺牲者，也从未有过罪恶的念头，何况拉乌勒找到的是一个出色的女婿，又不象扎哈里亚·海尔代列那样的人！如果胡思乱想，岂不成了天大的罪孽……吉纪也不会理解她。她年幼无知，不懂这种严肃的事情。拉乌勒曾试图与她商量，但她天真而又儿儿戏戏的话，并没有打消她的疑虑。即使是最密切的女朋友，她也不敢把心里话全部掏出来。只有蒂图可以给她安慰，但他似乎不愿关心一下她的幸福。在即将决定她的命运的日子里，他从来没有给过她什么慰藉……他漠不关心，犹如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蒂图确实是被狂热的爱情弄得神魂颠倒，他只为罗莎·兰格生活着。经过几次幽会，这个女人便征服了他的全部思想和感情。无论是白天或者黑夜，她都占有着他，使他迷惘、痛苦，也使他幸福。对他来说，除她以外的世界已不复存在。他天天往日多维察跑，挖空心思找机会去探视她，得到对方会意地微笑或含情脉脉地望一眼，就是莫大的宽慰，致使他挨到将她紧紧搂在怀里的宝贵时刻。除罗莎外，他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连书也看不进去了，因为每一句话，每一行字都会出现罗莎的身影，而且只有她那迷人的身影，引起他更加强烈的欲望。他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绞动脑汁，苦苦思索着颂扬她的诗句，或至少能塑造一个不朽的形象……兰格太太也洋洋自得，因为她已经使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神魂颠倒，同时，她也以花样翻新的风骚来报答他。她那机灵的天性总轻而易举地设计出一些会面和拥抱的机会。狂热使她焕发了青春，生气勃勃。她得竭力控制自已，免得头脑过于发热。女人的谨慎勾起蒂图的无限醋意，不满意她投向其他男人的目光，也不愿意她与别的男人说话，后来，他甚至为她和兰格生活在一起，合睡一张床而痛苦不堪。因此，脑海里闪起使她离开丈夫和娶她为妻的念头。在一次热情冲动的时刻，他诉说了自己的决心，她

以一阵暴风雨般的亲吻表示谢意。但是，顿时两人都意识到，当他尚未有独立收入的时候，失去兰格她是一天也过不下去的。于是，蒂图答应有朝一日他去罗马尼亚，准保把她也带走。目前，他还没有认真地考虑过投身于陌生的环境中去。

经过开头几次谨慎的尝试以后，他们乘兰格上课的时间在家里频繁会面。蒂图很快就习以为常，不再担心被她男人捉住。他甚至为防备万一准备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檄文："先生，我们相爱，我们恨你！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他认为这篇檄文符合自己的身份，既庄严，又充满英雄气概。遗憾的是，他一直没有使用的机会。兰格比任何男人都糊涂，他连做梦也没有对他们起过疑心。课间休息，为增加一点教课的精力，他跑回家喝口酒，曾经多次看到蒂图和罗莎单独呆在一起。他既不惊奇，也不生气，总是和蔼地说：

"你在这里吗，朋友？你来这里陪伴我女人是太好了，我对她关心不够。有什么办法，我老了……你也喝一杯吗？"

蒂图再也不去阿尔马迪亚了。自那次跳舞晚会后，他跟露克雷茨娅·德拉古只说过两次话。从他能搂抱罗齐卡起，也不再说自己需要内容丰富的真正爱情了。往日在诗歌里大加称颂的"碧

绿眼睛的黑发姑娘”，已经引不起他的灵感。他感到她不过是一个装腔作势的家伙……其实，他也并不需要对人诉说自己是如何征服罗莎的。真正的热恋应该秘密进行。

一个女儿由于听从了他的明智劝告而交了好运，使得海尔代列颇受鼓舞，目前令他操心的是儿子的前途。因此，他不厌其烦地抓住一切机会提醒蒂图，日子十分艰难，一个人应该自己开辟生活道路，光阴不等人，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今天就得考虑明天。蒂图一听就火冒三丈，因为他明白，为了未来他不得不离开罗齐卡。可是，自己不能永远这样懒散下去，只好冷冰冰地回答道：

“我说过不愿意了吗？你给我找个事干，什么都行，找到我就走！你们如果没法理解我的天资，让我去扫大街也未尝不可，这样一来，你们不就可以甩掉我，用不着再说我是懒虫了！”

蒂图暴跳如雷，闹得全家鸡犬不宁。姑娘们站出来为他辩护。激动的母亲也愤愤不平地朝海尔代列做手势，要他别再折磨儿子了；老师不知所措，抓抓后脑勺，想缓和一下气氛，但反而更加气急败坏。

蒂图过于频繁地拜访兰格太太，已经引起日多维察犹太人的注意。卡汉阿笛的老姑娘们就住

在兰格的隔壁，她们终日游手好闲，开始窥探蒂图的行踪，瞧他何时到来和何时离去。由于罗莎长得比她们漂亮，在她们面前趾高气扬，于是她们散布流言蜚语，说兰格太太同普里帕斯村老师的儿子之间，准有什么暧昧关系。从此以后，窥视蒂图行踪的眼睛增加了，罗齐卡使兰格当了王八的传闻扩散开来，传到阿尔马迪亚，引起那里老师们的哄动，最后，终于传进海尔代列的耳朵。老头儿倒不是反对这种消遣，只不过把蒂图易冲动的性格和不顾一切的态度同这一传闻联系起来考虑，担心会发生一场风波，影响儿子的前程。因此，他决心尽快给他找个书记官助理的差事，借机把他从危险的情网中拉出来。特别是因为，几乎在同时，通过其它途径，这一传说也被姑娘们和海尔代列太太听到了，她咬牙切齿地诅咒这个可恶的女人，居然无耻地勾引一个小孩子。

因此，当老师有天晚上说在阿尔马迪亚遇见加尔加勒乌的书记官，他正缺少一个能干的助手，欣然同意收下蒂图，并付给他相当不错的薪金时，全家人都舒了一口气。蒂图却气得脸色发黄。

“加尔加勒乌？”他有气无力地说，脑子里盘算着从那个流放地到日多维察间的距离。

"加尔加勒乌……并不远，"老头儿回答说，仿佛已经猜到儿子问话的含义。"过去阿尔马迪亚第七个村子。书记官为人和气。你们将会相处得象兄弟一样亲。其次，你还可以积攒不少钱，因为没有什么开销，那样一来，你以后愿意上哪儿去都行……又不是让你一辈子扎在加尔加勒乌。只不过是临时的……"

海尔代列说得如此恳切，蒂图不好发脾气。他得先跟罗齐卡商量商量，因此便模棱两可地说：

"好吧，好吧……让我再考虑一下，一天，两天……反正不是火烧眉毛的事……"

罗莎·兰格觉察到人们都在说长道短，就劝他去加尔加勒乌，但要他发誓不抛弃她，并尽量找机会来看她。同时，她也答应去看他，因为她现在没有他的爱情活不下去，不过她必需谨慎行事，人们都正在设法中伤她……

礼拜四，海尔代列在阿尔马迪亚遇到弗里德曼，通知他蒂图过一个礼拜去上任；那天中午，他在中学前面面对面地碰上了法官，法官刚刚下班出来。老师毕恭毕敬地向他致意，不料这个匈牙利人紧皱眉头，连头也不点。走出几步以后，法官才叫住他，严厉地审视着他，忽然问道：

"听着，海尔代列先生，你替普里帕斯村的一

个农民写状纸去部里告我，是吗?”

老师迟疑片刻，结结巴巴地回答，他的舌头象铅一样重，到了嘴边的匈牙利话也说不出来了。

“我!哦，您怎么能那样说呢?我，那……守法……”

“很好。”法官嘟囔着轻蔑地转过身去。

这次相遇似一根钉子扎进老师心里。这就是说，法官正在怀疑，也许已经确切知道他是上诉状的撰写者?……在回家的路上，他翻来复去地考虑着这一会晤的各种后果。他是怎么发现的?难道自己在什么场合说漏了嘴?这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与朋友们在一起，难免有意或无意地说些不该说的话。他傻乎乎地认为挨了当头一棒，惶恐之中仿佛看见自己被撤职，甚至被关进了监狱……如果证明状纸确实是他写的话，这个匈牙利法官准会使用报复手段的。录事说过的话又在耳际萦回，听起来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回到家里，恰巧接到宾蒂亚的信，他决定婚礼在托马的那个礼拜天举行。他装作若无其事，象其他人一样高兴，但内心却闷闷不乐。他借故去格兰内塔舒家提醒伊昂，说要是走露风声，对两人都非常不利。他感到小伙子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过又向老师起誓说，即使把他剁成

碎块，也决不出卖给了他那么多好处的老师。他的誓言并没有使海尔代列放心。从伊昂的表情里，他似乎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所面临的危险。

海尔代列忧心忡忡，但不忍心向家里人透露。为什么要败坏她们的兴致呢？也许是他过于谨小慎微，夸大了事情的严重性，也许是犯罪感弄得他懵懵懂懂……由于同险恶的预感进行了殊死搏斗，一线希望升上心头。

（五）

瓦西里·巴丘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折腾了一整夜。菲罗娜老太婆的话搅乱了他的全部思想，他怎么也理不清自己的思绪。他羞于见亮光，忽地吹灭了灯。在黑暗里，他可以无拘束地长吁短叹。床变得象一块铁板，铺来铺去也整理不好身子下面垫的干草。在灶台后面，安娜象投入伊昂的怀抱中的第一夜，竭力屏住气，侧耳细听，她监视着父亲，等着他随时跳起来拉她的脚，好把她从被窝中揪出来，揍她个稀巴烂……

拂晓，姑娘才微微闭眼睡了一会儿。一觉醒来，吓得战战兢兢，因为冬天白色的曙光已经照进室内，老头儿出门去了。她心里担惊受怕，后悔莫及。哪怕是挨一顿打，也比受这种折磨舒

服。眼泪和嚎啕大哭可以减轻肉体上的痛苦，而现在如有一块磨石慢慢压在心上，她想弄清楚一个问题："爹到底想干什么？"她早以为他知道她同谁作孽的，纳闷他为什么迟迟不吭声。有时她想，也许是有意等伊昂从山里回来吧。小伙子返回家来了，瓦西里·巴丘仍然固执地不吭声。

近两天来，她一直在堂屋里洗烫衣服，今天，她计划到屋后面的神甫潭去把它们冲洗干净。她穿上便鞋，卷起衣服下摆和围裙，腋下夹着斧头出发了，斧头是用来破冰和找个立脚的地方。院里的积雪泛着白光，向她微笑，仿佛是贞洁少女的面庞。安娜不忍心用笨重的脚踩上去，破坏那层刚飘落下来的雪花，它们象是在脚下痛苦地呻吟。她挥动几下斧头，砍出一个圆圆的冰窟窿。冰有一掌厚，夹带着雪。水冲破了沉重的冰层，顿时形成愤怒的水源，无情地融化和污染着周围的积雪……姑娘回家去取来一篮用草灰水洗过的衣服，衣服上放着小凳和棒槌，另一只手拎着一罐热水，以便随时暖暖冻僵的手指。

她有计划地把漂洗干净的衣服一趟趟往家里送，当然也为的是瞧瞧老头儿回家没有。她把衣服放在小凳上，举起棒槌使劲地敲打，挤出脏水，然后放进水里投浸几次，再敲打，再放进水里，直到把衣服洗得雪白；最后，才拧干，抖平，放

在一边……严寒钻心，精疲力尽。她的双手麻木。罐里的热水已经冰凉，被遗忘在旁边。她的脑海里转动着一个问题：怎么办？她愈想愈感到问题的复杂性："爹会怎么样？伊昂会怎么样？人们又会怎么样？……"

她确信巴丘是去找伊昂的。她东猜西想，一会儿认为一切将会好起来，一会儿又认为全完了……过了一阵子，她下意识地停下手中的活儿，心房下面的重负弄得她疲备不堪。她时常失神地望着在脚下奔腾的流水，有时象窃窃私语的情话具有诱惑力，有时又象渴望复仇的敌人一样凶猛。但她的心里丝毫没有轻生的念头。相反，当她回忆起夏天经过索梅什河岸时，差一点结束掉自己的一生，竟然奇怪怎么那样轻率，她连忙直起腰，深深吸一口气，不知不觉地用冻得发红的裂口的手摸摸隆起的肚子……

经过通宵地反复考虑和犹豫之后，瓦西里·巴丘于天亮起身，出门去了。他那不习惯考虑问题的脑瓜子里不断翻腾着种种念头，象是一个装得满满的敞开盖子的瓦罐，被人忘在大火上面。一阵剧烈的羞耻感撕裂着他的心，倒不是因为姑娘的肚子大了，而是怪乔治不来娶她……羞耻感令他怒不可遏，他想，既然小伙子不肯象正派人那样行事，只好他主动去找托马商量，不能坐等

安娜生下孩子，那可要羞辱难言了。乔治为什么不来呢？他是应该来的。好吧，也许没有跟吝啬鬼老子谈妥陪嫁的事……不过，为什么不来打个招呼，又不是隔着千山万水？难道他不是小孩的父亲？有时，隐约出现这个念头，他便心碎欲裂，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如同一条巨龙喘着气，从牙缝里挤出骂人话，恨不得扼住安娜的脖子，迫她否认他的这一想法。他深信，傻事一定是乔治干的。为了更加有说服力，他一点一滴地回忆当把安娜许给他，并叫他"女婿"时，小伙子的表情；他还特别苦苦回想那天夜间发生的事，当时尽管被烧酒灌糊涂，但好象听到了姑娘的呻吟声夹杂着粗暴嘶哑的挣扎声，准是那时作的孽……他还自欺欺人地回忆当时听到的耳语声，认为那只能是乔治的声音，是在进行劝慰，借以平息安娜心房的剧烈跳动。

当他这样想的时候，毫不怨恨安娜。他甚至不曾认真地考虑过她的存在。他知道女儿是唯命是从的，不想责备她，只不过惋惜她太愚蠢，竟在乔治向她求婚前便失身于他。但又认为，女儿是遵从父亲的命令行事的，因为他一直逼她嫁给托马的儿子。怎能怪罪她呢？她根本不懂得处世，如若不是他阻拦的话，她不是差一点嫁给格兰内塔舒的伊昂了吗？

因此，他总得做出个决定，他对自己说，清早应该拐到托马家去一趟，顺便提一提，透一点口信，同时试探试探小伙子的想法。

瓦西里·巴丘想趁托马下地之前见着他，天一亮就去家里找他。走出门，他想应该放大胆子，直截了当地问问他到底想干什么……可是，一转到后街，愈走近托马家，他的决心就愈小，由于自尊心所引起的羞耻感占有了他。“去求托马娶我的闺女？还不如割我的舌头！”他仰望着高于其它农舍的石头房子，嘟哝着说。“我可不是废物，还当过村长呢，托上帝的福，我家不愁吃穿……”

他昂首挺胸地从托马家门前走过。他只用眼角扫了一下，瞅见高大的门，门柱上刻着花纹，门上修了个鸽子窝；高耸的粮仓里装满玉米棒子；牲畜满圈，有的正舐大盐块，有的正懒洋洋地倒嚼着草料，鼻子不时喷着白沫；房顶铺的是瓦；窗户镶着富丽堂皇的框架，油漆成深紫红色；一串串玉米棒悬挂在房前走廊的高梁上。堂屋门敞开着，可以瞧见灶膛里的火正熊熊燃烧，火旁有一男一女在走动，男的象是乔治。院子如同一个果园，种了许多果树，堆满干草和秫秸，还有一大堆劈柴。“这才是有钱人家，有什么说的？”瓦西里·巴丘自言自语，似乎此时他才发现托马何等富有。

他想起在通往树林的路边，有几块种了冬小麦的地，据说被砍柴人的雪撬压坏了。他早就想去瞧瞧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加快了步伐，迅速走出村子，忘掉了是来找托马的，一心想着自己的田地。他看到地并没有被压坏，上面覆盖一层厚雪。既然已经走到这里，树林近在眼前，顺便过去看看，心里盘算着趁雪化之前，再弄几雪撬劈柴也好，这样到下个冬天到来前就不必发愁烧的了。他在树林里边转边目测着该砍的树，并记起托马院里成堆的木材和他离家时的决心。忽然间为自己的胆小生起气来，他转身匆匆奔回村去。“怎么，他们不要脸，我有什么可害臊的？”他自言自语说，怒火有增无减。“好啊，要是那样的话，瞧我来收拾你！”

乔治正在给牲口饮水。当装满水的桶沉甸甸地往上提的时候，井辘轳吱吱嘎嘎地尖叫不止。

瓦西里·巴丘撞开大门进入院子，他走近小伙子，粗声粗气地说：

“好啊，乔治，你竟这样对待我？我拿你当宝贝，接待你，拥抱你，你却让我在众人面前丢丑现眼，你翻脸不认人！”

乔治从容不迫地提起水桶，把水倒进井旁结着几指厚冰的水槽里。水急速地流过去，溅了正在不急不忙喝水的牲口一嘴，把它们吓了一跳，

都象听到命令一齐抬起头。

“你说什么，瓦西里大叔？”小伙子双手提着空木桶，回过头来问道。

乔治不以为然的冷淡态度气得他怒火万丈。他从牙缝挤出一串骂人话。接着是责怪，尽管他竭力控制自己：

“看来你算不上正派人，小伙子，听见了吗？”

“为什么？”乔治一动也不动。

“就因为你不是个正派人，听见没有？你缠上我的闺女，把她的肚子弄大，现在倒装得不认识她……你还有点良心没有？”

“我？”

“就是你！”

小伙子放下水桶，在粗呢裤上擦干双手，走近瓦西里。他迈着沉重的脚步，脸上挂着怜悯的笑容，真令人羞愧难言。他直愣愣地盯着瓦西里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着话，竭力打消他脑子里的任何怀疑：

“你可说错了，瓦西里大叔，我毫无过错！真的，相信我吧！我可以把手放在十字架上起誓，我碰也没有碰过她……我确实非常喜欢过安奴查，我上你们家里去，想方设法讨她欢心。如果说发生了变化，那可不是我的过错，瓦西里大叔。我让步了，因为看见另一个人夜里从你家走出来，

而且还亲耳听到……”

瓦西里·巴丘恍然大悟，他觉得有人往脑门上敲了一棒，眼前直冒金星，天转地动。虽然他还站在原地听小伙子抱怨、责备以及安慰话，但他什么也不明白。他梦幻似地看见乔治的母亲走过来，她带着哭声唠叨，搓搓双手，划划十字，抬头望着天空……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唯一的想法是乔治没有罪，这种想法有如一头野兽正在笼子里进行拼死挣扎。

他象是喝了三天三夜的酒，走起路来跌跌撞撞，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回家的。道路漫长，茫无尽头。他真希望赶快回家去，一头撞在墙上，这样至少可以减轻折磨人的痛苦。

他走进门，一眼瞅见安娜，她正提着一篮洗净的衣服从外面回来。瓦西里蓦地一惊，头脑立刻清醒了，伊昂的形象呈现在眼前，他轻蔑而又得意地指着安娜的大肚子。接着，安娜不见了，眼前只剩下她那丑陋、罪恶和带挑衅性的大肚子，滚圆的腰间束着三色彩带。

安娜望一眼父亲，他那冰冷、野蛮的视线如同匕首刺入她的心，她吓呆了。心惊胆战的她绝望地尖叫起来：

“别杀死我，爹，别杀死我，别杀死我！”

篮子从她的手里脱落下来，白衣服散在雪地

上，她那软绵绵的手合拢在一起卫护住隆起的肚子，喊叫声愈来愈凄惨、衰弱、沙哑。

野兽遇到猎物，为了增加血腥的快感，总是先用凶狠目光镇住它，再延宕一些时间，然后才扑上去撕咬。瓦西里·巴丘也是那样，他站下来紧盯着面带绝望表情的安娜，听她的惊恐喊叫，这如邪恶的信号进一步激起他的兽性……然后，他慢慢走过来，揪住她的头发，猛地一拉，把她摔倒在地上。凶猛的拳头接二连三地落在她的头上、胸前和肚子上，他喘着粗气，口吐白沫，恶狠狠地骂道：

“害人精……我宰了你！……不要脸的东西！你偏要格兰内塔舒家的小子？……给你……你这个该死的！”

安娜声嘶力竭的叫声更加瘆人，惨不忍闻：

“饶了我吧，爹呀！别打死我，爹！……”

她愈是没命的呼叫，瓦西里愈恼怒，责骂声震天响，仿佛想压下她的声音。姑娘的求饶声有增无减，犹如从肚子里迸发出来的。他那双怒火燃烧的眼睛又一次看见嘲弄人的大肚子，于是痛痛快快踢起来，好象每一脚都可以减轻一点心头火。安娜下意识地用双手挡住威胁着那个苦难小生命的沉重打击。沉甸甸的皮靴不断踢过来，踩破了她被严寒冻裂的手上肉，骨头痛得钻心。

安娜的惨叫声好似惊弓之鸟在村子上空回旋，直传至蜷缩在寒冷中的山岗那边……巴丘不停地打，愈打愈过瘾。为了不让她呼叫，把她的头塞进雪里，从嘴和鼻孔里淌出的血立刻染红了雪，而她的胸膛里不断发出微弱的呻吟声。

瓦西里·巴丘家发出来的吼叫和呼唤声传遍了全村。附近的女人们一口气跑来，但都吓得呆在门外，只敢从那里求情说：

“够了，瓦西里大叔，你快把她打死了……天哪……瞧，没气了！……天哪，把她打死了！……快来人哪，他要害死她！……天哪！”

首先到达的男人是阿弗鲁姆，凭着从他酒店里发生的无数次殴打中锻炼出来的勇气，他冲进院里，扑到瓦西里身上说：

“够了，喂！……听到了吗？……唷，唷！够了！”

巴丘什么也听不进耳，当阿弗鲁姆拽住他往下落的手臂时，他象掸掉一根羽毛似地把对方甩开，并更加使劲地揍安娜，这时的她一动不动地脸朝下躺着，双手依然捂在肚子上，断断续续地呻吟着。

吓破胆的女人和孩子们把目睹的或仅仅是听说的事情传给家家户户。

“瓦西里·巴丘把安娜揍了一个钟头，说要揍

死她！”

住在附近的几个男人，在他们女人的教促下，走过来试图劝止他，但他们不如阿弗鲁姆勇敢，因为巴丘是在自己家里，他是主人，外人无权干涉。瓦西里·巴丘讨厌这群爱管闲事的人，为了躲开他们无休止的絮叨，他把几乎已经不省人事的女儿拖进屋里，反锁上门，没命地抽打起来。她的喊声又响起来，但是显然衰竭了：

“别打死我！……饶了我吧！……爹！”

聚集在院里和街上的人纷纷划十字，摇头叹气。这时，人群中有一个老太婆气愤地挥着手对大家喊道：

“瓦西里发疯了，乡亲们，他不揍死她是决不罢休的！……”

马克辛·奥普利亚寡妇的女儿弗洛丽卡是在毒打开始后来得最早的一个人，她看到谁也不能把安娜从她爹的手里救出来，便跑去找老师，求他快来劝劝瓦西里·巴丘，因为他坏透了，谁的话也不听。海尔代列立刻跳起来，戴上帽子，奔往出事地点，他想，不管巴丘要多大疯，只要他命令一声，他便会羞愧地放下手。弗洛丽卡却不得不留在那里，从头至尾讲述事情所发生的详细经过。小姐们和海尔代列太太对酒鬼瓦西里的野蛮行为惊讶不已，她们尽情地诅咒他，痛骂他。然

后，吉纪走到屋前的走廊里，拉乌勒和师娘也跟了出来，侧耳细听安娜的尖叫声。但是毫无用处，在这里根本听不见。街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边说边指出事的地方，有的表示惊异，有的表示担心……在格兰内塔舒家的院里，伊昂象脚上钉了钉子一样站着，他光着脑袋，竖起耳朵听，瘦削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满足神情；塞诺比娅站在大门口，想找人聊聊，打听一下详细情况。

“你听到瓦西里·巴丘干的事了吗，伊昂？”吉纪从走廊上问道，她的声音因怜悯而颤抖。

“听见了，怎么能听不见呢。”小伙子耸耸肩膀，无动于衷地回答。

“真可怕！”拉乌勒气愤地小声说。

“算了，是该教训教训她！让他痛痛快快揍她一顿吧，活该！”伊昂恶狠狠地呲着牙说，面孔阴森可怕。

“你说这话不害臊吗？该诅咒的死东西！”海尔代列太太愤恨地骂道。“你们糟蹋姑娘，让她们丢脸，到头来却幸灾乐祸地嘲笑她们……无耻之徒！”

伊昂又耸耸肩，表示来自她的责难已经从一只耳朵进，又从另一只耳朵出去了。后来，伊昂听到老师的声音，他正往家里走，边走边大声同

马切东·切尔契塔舒说话，于是连忙进屋里去了。

“怎么回事，老师先生，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塞诺比娅不禁好奇地问道。

“去问你的宝贝儿子吧，他比谁都清楚！”海尔代列生气地说。“等我赶到，已经不打了。”他边登上屋前走廊，边忙着对家里人说。“把她打得半死，可怜的姑娘……我见到了她，真叫人心痛，她满身是血，象一堆烂肉。真够这个可怜人受的！……现在，瓦西里已经消了一点气。我劝说他，根本听不进去。他说，安娜已有了五个月的身孕，是格兰内塔舒家的伊昂干的，揍她就为了这事……”

（六）

次日清晨，瓦西里·巴丘来到酒店，一直呆到日落西山，他孤零零的一个人，紧锁双眉，一言不发地闷着头喝酒，只不过时而用拳头猛砸一下桌子，使得在柜台后面的阿弗鲁姆大吃一惊，他赶忙跑过来，看看是不是打碎了瓶子或杯子。巴丘付清酒帐，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又抓住满身伤痕的安娜，狠狠打起来，直到邻居把她从他手中抢走。

第三天，他的怒气略微消了一些。临近中午，他拉着安娜的手，眼睛里闪耀着前天曾使她丧魂失魄的奇异寒光，平心静气地对她说：

“爹的心肝，仔细听着，记住我说的话，因为我已是快要入土的人了，吃尽了人世间苦头。你不听我的话，也吃了苦头……现在怎么办呢？你做错了事，你瞧，谁都会干傻事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做了错事就要设法补救，否则只配喂狗……我想来想去，反复琢磨，生活给我的苦头说不完……你该明白了吧，扛着大肚子，谁还会要你……”

瓦西里·巴丘略停片刻，咬咬牙。他强捺住怒火，咽下口水，伸伸脖子。接着，更加温和地一字一句说：

“你做错事，爹的心肝，该自己去设法补救……就得这样！……难道我说得不对吗？……不，我想……我说你应该去找你的格兰内塔舒，因为是你自己看上的，没有听我的话，你自己去同他商量吧……应该如此，好闺女！……你们自己去商量商量，看怎么办好，我没有必要插手……就这样，好闺女……”

“好吧，我去，爹。”安娜瞪着一双恐惧的眼睛，抽泣着小声说。

“去吧，闺女。”巴丘又阴沉着脸说。

安娜马上前去找伊昂，她的心情沉重，浑身是伤痕。她的脑海里空空荡荡，象是被挤干了水的海绵。没有希望，没有悲伤。她酷似一条丧家犬，信步走去。父亲眼里的奇异目光促使她加快步伐，因为她从那里面望出自己的死相。

她来到格兰内塔舒家，她既不曾注意路上遇到过什么人，也不知道天气好坏。她看见伊昂拿着刀切一个又大又红的葱头，桌上面放着一块刚开始吃的玉米面糕，一大块腌猪肉和装在布袋里的盐粉。格兰内塔舒坐在灶台边打呼噜，嘴角衔着烟斗，手插进怀里；塞诺比娅正在归拢三脚锅下面的炭火。

姑娘主动坐在一只木箱子上，两腿发软，一双泪汪汪的眼睛盯着伊昂，而他正坦然地坐着，好象根本没有看见她，继续用刀切下一块腌肉，平正地放在一大块玉米糕上，塞进口中，他又拿起切下的葱头蘸蘸盐，津津有味地嚼起来。安娜没有开口，她并不明白自己在等什么，他的冷漠态度令她震惊，因为她正是由于爱他胜过世界上的任何人而痛苦难言。

室内一片沉寂，小伙子的咀嚼声对安娜来说恰似一种嘲笑。突然间，塞诺比娅如同大梦初醒惊叫起来：

“你也上我们家来了，安奴查？”

安娜不知如何回答，忽然听到自己怯生生的带哭声：

“我来了，塞诺比娅大婶……我来找扬尼格……”

屋里又是一阵沉寂。后来，伊昂咯吱咯吱地使劲嚼葱头。姑娘吃惊地抬头望他一眼，他的上下颚正在缓慢地移动着，两鬓也一紧一弛地动着。

就这样过了一阵子。小伙子红着脸咽下嘴里的东西，看也不看她，慢慢说：

“有什么吩咐，安娜？找我干什么？”

“爹要我来……”

她没有能够说完话。冰冷的问话打断了她。她含着泪，垂头看着自己隆起的肚子，由于抽泣，它正一起一伏，象是一种责备。伊昂用沾沾自喜的目光打量她的肚子。

“如果是他派你来的话，那就错了。”他的嘴角呈现出骄傲的微笑，同时十分认真地把刀子放在裤子上擦干净。“是这么一回事，安奴查！你回去对他这样说！我和你没有什么好说的，要是可能的话，可以和他谈谈，商量商量，因为我们都是人……不合计合计，怎么能谈妥呢？谁见过不经合计就成交的事情？我们也不是猪狗，不，不，……你去对瓦西里大叔一五一十地说吧，让

他知道……”

安娜本想再说些什么，痛哭一场，求求他，甚至向他下跪，但她却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街上，她有气无力地喘着气朝家里走去。她根本不曾听见伊昂的话，也没有听清塞诺比娅的劝告，她教她好好劝劝父亲，把最好的土地让出来……她只感到肚子里热乎乎的，并不时轻轻地蠕动，这使她心里充满喜悦，忘掉了一切痛苦。

她又站在父亲的面前，一遇上他那闪着黄光、布满血丝的小眼睛所射出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目光，顿时又恐惧不安，语无伦次地说起话来。瓦西里·巴丘一点也没有听懂，但他完全明白了，于是扑过来吼叫道：

“瞧，这个强盗，贼骨头！……要我去求他，低三下四地乞求！”

他举起脚把她踢倒在地，踩得她鲜血淋淋。他怒斥着，咒骂着，他说哪怕把他的头放在铡刀上，火烧房子，遭天雷轰，他也决不去找格兰内塔舒……

从此以后，他天天把她打得死去活来，直到自己精疲力尽才罢休。邻居听惯了他的吼叫和安娜的呻吟声，没有人再来劝架，特别是巴丘现在总锁上门，在屋内打她，防止别人干扰。姑娘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站也站不稳当。肚子却日益膨

涨起来，好象是专为气气瓦西里。

过了三个礼拜，瓦西里·巴丘在神甫家附近的街上，偶然面对面地遇上了伊昂。两人同时吃一惊。小伙子想走过去，不打算停下来。

“怎么，伊昂，就这样走过去，好象根本不认识我了？”瓦西里·巴丘咬牙切齿地说。“你，小伙子，一点不觉得害臊吗？”

“干吗要害臊？”伊昂若无其事地停下来，挑衅地说。

“你不知道我闺女的肚子是你弄大的？”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不想知道？”

“不！”

“好啊！”瓦西里从牙缝里说。“只要你不后悔就行，伊昂！”

“干吗我要后悔？”小伙子更加狂妄地说。“还是当心你自己不要后悔！”

“这么说，你不打算娶她，是吗？”

“对了，瓦西里大叔！我想娶她的时候，你不答应，……这会儿我可不愿意了，就这么回事！”伊昂说毕便昂首挺胸地走了。

瓦西里·巴丘紧握拳头，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他又觉得天昏地动，象那天在托马·布尔布克家一样，当时他是初次感到失去控制。他急速

奔回家，一进门，二话不说便扑向安娜，他比往日更加愤怒。姑娘在他的拳打脚踢下倒在地上，绝望地尖叫着：

“爹，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呀！别打死我！……”

第六章

婚　礼

（一）

加尔加勒乌乡的书记官是犹太人，犹太人在阿尔迪亚尔地区比比皆是。他十分热情地欢迎蒂图，因为他早听说蒂图是一位诗人，他不愿让别人说他不懂诗，尤其是怕说他象那些老书记官一样，根本没有念过多少书。他在乡公所的结婚登记室内为蒂图安排了住处。这样，在业余时间里，小伙子的灵感一来，就可以安安静静地写诗，不会有人来打扰他。

“诗人需要孤寂和爱情。”他瞥了对方一眼说。“可是在这里，你只好以土里土气的爱神聊以自慰！哈哈哈！”

蒂图和弗里德曼一家一起吃饭，这一家的成员有书记官太太，是个极其虔诚的犹太女人，胖胖的，整天都是满身尘垢的，而且一脸的雀斑；

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她对蒂图是一见钟情，满心希望他为自己写诗；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法律系学生，平日在家学习，只有考试才到克鲁日去……

但是，蒂图并不称心如意，他直后悔不该远离罗莎而来到此地。这次离别令他伤心，甚至摧毁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他多少感到一点安慰的是每礼拜四能够陪同弗里德曼到阿尔马迪亚去，到那里后，他就可以借口回家探望双亲，径直跑往日多维察，投入兰格太太的怀抱。一礼拜见一次罗莎，对他来说简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内心的痛苦难忍，因为离开时竟没有同她告别。那天，恰巧兰格赖在家里不走，他们不得不象两个陌生人似地分了手，既没有热烈的接吻，也没有流下令人快慰的眼泪。在这个比监狱还凄惨的异乡，他回忆起的只是一次颤抖的握手和充满憾意的目光……他的这种种苦痛的根源全在于这个书记官。如果他不碰到海尔代列的话，蒂图也就不必离开罗莎……因此，这个年青人把弗里德曼和全家人视为死对头，恨透了自己目前所处的环境。

自从爱上罗齐卡以后，他对所有的匈牙利人和犹太人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因为她是嫁给犹太人的匈牙利人。他的感情具体表现为喜欢说

匈牙利话。他原以为这个匈牙利人聚居的村庄通用匈牙利语，会使他觉得不曾离开罗莎，多少减轻一点思念。可是，到乡公所来办事的农民大多数讲罗马尼亚话，因为这对他们更方便，况且书记官只能说很少几句公务上必须说的官方语言；他在家里说犹太话或罗马尼亚话，因为书记官太太尽管作了极大的努力，也没有学会一句匈牙利话，只有他的儿子，那个大学生，装得象是不会说罗马尼亚话。由于他摆出一副博学多才的臭架子，蒂图十分讨厌他，尽量避开他。

蒂图尽管很苦恼、忧郁，但仍努力完成弗里德曼交给他的公务。弗里德曼不清楚诗人能在他这里呆多久，便竭力利用他的勤奋，让他清理几个月以来积压下来的公务。蒂图厌恶千篇一律的表格，但得埋头工作，等着跟罗莎会面的礼拜四。他甚至有些自鸣得意，因为自己是在作自我牺牲，整天填写《牲畜表》、《纳税名单》以及其他一些俗不可耐的文书，而不是想入非非地创作虚无缥缈的诗歌……

礼拜四给蒂图带来的是沮丧。书记官遗憾地通知说，他不能跟着去阿尔马迪亚，必须到村里去催税，没收欠税太多者的财产作为抵债，因为税务局威胁说，三天以内至少得收齐上半年的税，否则将课以罚款。

对蒂图来说，这个礼拜四几乎是他一生中最不幸的一天了。当他眼巴巴望着弗里德曼远去，而自己不得不留下时，气得横眉竖眼，破口大骂自己的命苦。他还差一点同书记官的儿子打架，他是来与他谈论政治的。后来，他想弗里德曼如此虐待他，一定是受了海尔代列的纵容，为的是使他远离罗莎。作为报复，他整天坐进办公室里，把该查封的农户名册推到一边，给罗莎写一封热情洋溢和洒满泪水的长信，他准备派专人送去，哪怕付出一个月的薪俸也在所不惜。

次日，他重新念了一遍写好的信，感到过于夸张，索性把它撕毁。想到下一个礼拜四，又多少得到快慰。既然熬过了一个礼拜，那就再忍几天吧。到那时相见将会更有乐趣……书记官告诉蒂图，他在阿尔马迪亚遇到了海尔代列和吉纪，他们热烈地问候他，书记官得知他没有去催税表示高兴，因为税务局又答应再延缓交税的期限。

下一个礼拜四，蒂图又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可是不象上次那样生气了。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卡尔文新教牧师，他是个瘦削的小矮个子，花白胡子；牧师太太恰巧相反，又粗又壮，酷似警察。他们与书记官不和。蒂图每天晚上和他泡在一起，说弗里德曼的闲话，借以消消气，解解恨。

后来，他仍然不得不带上人到各家去催税。

那时，他才了解到村里的人和事。蒂图望着这一切，心潮起伏，愤懑万分，痛心地责怪自己说：

“我怎么瞎了眼！……我的良心到何处去了？”

加尔加勒乌村大约比普里帕斯大一倍，座落在索梅什河左岸的平原上。村子中央神气地耸立着匈牙利人的新教堂，钟楼顶上有一只白色的公鸡，教堂旁边是一所官办小学，两层楼房是红瓦顶，极其庄严，象是一个无情的主人。四周全是宽敞的房子，大多用石头砌成，院落很大，牲畜膘肥体壮。村子边上座落着肮脏低小的泥棚户，周围是被烟熏黑的烂草，有如一群饥寒交加的乞丐。罗马尼亚族的木结构教堂摇摇欲坠，躲在一个角落里，尖顶塔上的木板布满了青苔。

村边的住户欠债最多，弗里德曼让蒂图从拥挤的小屋入手。在那里，蒂图处处遇见披着凌乱长毛的猎狗，它们恶狠狠地狂叫着，好似已经嗅出了来者不善。他挨门挨户地进入穷人家里，翻箱倒柜。一想起村中心那一座座富丽堂皇的房屋，蒂图就越发迷惑不解，无法自圆其说，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

“这里住着我们受欺压的穷苦百姓，他们在那里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当他走进一座破旧不堪的小屋时这样想，这家的屋顶非常低，只有

低下头才能进入堂屋。

一个围着灰色披肩、干瘪的驼背老太婆慌忙把他往屋里请，她怕少爷坐脏衣服，又赶紧用围裙擦木箱子。她的眸子里充满恐惧，一会儿望望蒂图，一会儿瞅瞅留在门外的两个警察。

“请您多担待，少爷，我们这儿又脏又乱。”老人凄苦地小声说。“穷困和灾难逼得我们活不下去了，少爷，真是遭罪！”

蒂图长时间凝视着她，突然有一种无名的羞愧夹杂着厌恶涌上心头。他觉得这老人是一个幻影，是穷苦和黑暗的化身。他想说几句安慰话，但又不敢开口，于是便埋头于查对名册，那上面记载着她家欠款二百多克郎。当老人一听到二百多克郎的数字时，吓得目瞪口呆，过后醒悟过来，就号啕大哭，并且绝望地叨唠说：

“天哪，少爷！二百！！可怜可怜我吧！”

她的眼泪迸射出巨大痛苦，引起蒂图阵阵心酸。他不知所措地看看警察，他们正在明媚的阳光下搔头抓腮。温暖的阳光令蒂图迷惑，它浸进了心田，渗透到每个毛细孔，渐渐变成明显强烈的同情心。“我在这里算什么？我在这里干什么？”当老人的哭诉声如从遥远地方传来的回声在他的耳际萦绕时，他这样想。

“瞧，老太婆，你得付清欠款，否则我就把

你所有的破烂拍卖抵债！”这是他在同一个时间里厉声厉色说出的话，自己听起来是那么陌生，几乎连自己也认不出了，他奇怪自己怎么会说出上面的话。

“我什么都没有，少爷，除了这一把瘦骨头……没有！……把我拿去吧，拿去吧！两年前，我儿子被抓走当壮丁，上帝留给我们的那一点地也全荒了，看了心酸……我只剩下了一颗心……全拿去吧，少爷！……”

蒂图的心里燃起新的火星，它象是从一堆长期奄奄一息的灰烬中冒出来的。他的脑海里出现一个痛苦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去没收她的东西呢？为什么要我去？为什么非我不可呢？”

他久久伫立不动，沉默不语，也不敢抬头看仍然在哭泣的老人，她大声地吸着鼻子，还划着十字发誓。他为自己当着警察的面所表现出来的同情心而害羞，但又无力克服这种软弱。后来，他如同大梦初醒，看了一眼帐本，摇摇头，生气地说：

“难道帐算得不对？天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不可能？……什么算得不对，什么？……”

他象一个落水人抓住救命草，顿时想起“算得不对”。他气冲冲地走了出去，两个警察跟在后面，他们面无表情，活象两匹疲劳过度的牲口

晃着脑袋。他奔回乡公所，气愤地对书记官说，税册里肯定有差错。弗里德曼带着当上司的优越感笑了笑，他保证说帐目没有错，因为是他亲自算出来的，并由他的儿子誊清，他可是第一流的数学家。不过，他要坚持的话，完全可以重新核实一遍，以个人之见嘛，不必再浪费时间，继续去催款为好。

蒂图终于明白过来，帐目是不会有错的，他需要的只是找一个借口不再去村边的住户收税。他自认为低人一头，心里无限怅惘，脸色苍白，他不由得憎恶起自己来了。为了竭力摆脱困境，他挨着堆满纸张的办公桌坐下，机械地加着，减着，求出各种各样的数字，他把各户的帐目都算了五、六次。那个满布皱纹、哭丧着脸的老人形象深深刻印在他的心中，以至于她在帐册的每一页上都隐隐约约地出现；同时，她愈来愈严厉的责怪声不断在他的耳边回旋："把我的心也拿去吧，少爷！……"

他重核了一阵子，渐渐失去耐心。他几乎是绝望地跳了起来，开始在布满灰尘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为无法摆脱掉老人的形象而苦恼。他试图从回忆罗齐卡——她热情的拥抱，她甜蜜的耳语中得到解脱。但无济于事，那所破旧的小屋，痛苦抽搐的老人的面孔及其呜咽声又浮现出来。他

为自己在此时此刻想罗莎·兰格而羞愧，他对这个女人开始产生一种厌恶感，因为是她用疯狂的爱情迷住了他的双眼，使他离开了自己的正道。

现在，蒂图独自呆在乡公所里；那两个警察在堂屋里的条凳上睡觉，鼾声此起彼伏，一个赛过一个。春光正在敞开的窗子外面象一个热恋的少女频频微笑。年青人的沉重脚步一阵快、一阵慢地掀起旧地板上的尘土，使之象一层金色的薄雾在阳光中飘舞……蒂图忽然在窗前停下脚步，双手背后，室外到处洋溢着的新生命吸引了他。他的目光落在路对过的小学，它自豪地沐浴在闪闪发光的太阳下。在铺着石子的大院子里，一群群淘气的孩子在追逐嬉戏，高声地喊叫，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老师监视着他们，他的眼睛特别大，从远处看象戴了眼镜。嘈杂声和欢闹声传到乡公所，变成一种热烈的嗡嗡声，只是不时被得意的短促的喊叫声所打断。蒂图受到感染，开始感到轻快，但突然发现那个老师象火鸡一样气红了脸，怒冲冲地对远处站着的一群孩子做着手势。孩子们吓得呆若木鸡，老师边叫喊，边用手指威吓着走过去。蒂图从窗口探出身，在阵阵欢快的呼叫声中，他清晰听到老师气急败坏的吼声：

“只准说匈牙利话！……匈牙利话！……必须说匈牙利话！”

顷刻间，蒂图的全部心思变成了对老师的不满。一种难以压抑的冲动促使他跑过去狠狠教训他几句……就在这时，钟声响起来，喧哗声一下子销声匿迹了，校院里空无人影。在阳光照耀下，那座校舍显得更加威严、傲慢，如同一头野兽在吞食捕获物之后懒洋洋地舔着双唇。他从来不曾想到，一所没有生命的建筑物，居然使人这么生气。现在，他发现，路对面装着闪光大玻璃窗的红色房子在嘲笑他，蔑视他。这使他怒火中烧，又一次想起了哭天号地、吓破了胆的老太婆。"要我去夺取这个苦命人的心肝，好让他们蛮横地呼喊：'只准说匈牙利话！'"

他仰望学校上空，蔚蓝色的天空清澈如水，好似被一块无边无际的布掩盖着。整个村庄如同巨幅地图展现在面前，他想象着闯进了那些华丽的住宅，幸运儿们穿着裤筒宽得象裙子一般的裤子，蓄着翘胡子，坐着高谈阔论……接着，轻快的思想又变成神话中的魔杖在村庄上空盘旋，落在苦难人栖身的小屋，这里的人被上帝和大家抛弃，缺衣少食，并且受尽了劳苦和贫穷的折磨。"归根结蒂，未来是属于我们的！"蒂图充满信心地想着。"被一群赤足人包围着的城堡。用森严的学校来反对我们是没有用的，教堂顶上的公鸡就算能啼鸣又有什么用……我们的反抗无时

无刻不存在！我们的人在前进……只要我们这群被奴役的人吹一口气，那些精雕细琢修饰的墙便会摇摇欲坠和倒塌在地……主人在奴隶面前发抖了！奴隶！我们就是奴隶！他们的时代已成为过去，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他心花怒放，真想放声大笑。自信心驱走了思想中的悲观失望和焦虑。他想起了瑟斯古查村的情况，十年前他路过那里去比斯特里察，只有一个牛倌是罗马尼亚族人，他住在村边上一个小地窖里；今天，尽管没有学校，也没有教堂，但半个乡的人都是罗马尼亚族人了。“在那里，受尽欺压，但又充满活力的奴隶渐渐压倒了统治者！”他幸福地想着，因为自己有幸成为被欺压的民族的一份子。

当请他去吃饭的时候，他的情绪格外好，把书记官全家都逗乐了，尽管这家人那天很不高兴，因为书记官太太亲自喂养的一只鹅死了。饭后，蒂图同弗里德曼父子激烈地争论起有关罗马尼亚族的问题。大学生总想说匈牙利话，蒂图却只用罗马尼亚话回答，仿佛他已经彻底忘记了那种语言，或者担心自己说一个匈牙利词便会丧失说话的能力。书记官，特别是他的儿子坚持认为罗马尼亚人的政策是根本错误的，由于对国家的合法统治者所持的仇恨情绪，其政策将必然以失

败告终。蒂图严厉批驳匈牙利当局通过非民族化来扼杀一个民族的政策，而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既饱尝苦难，又英勇不屈。他还论证说，为了反对这种罪恶的政策，罗马尼亚人不得不进行生死搏斗。

“对不起，对不起，”书记官打断他的话说，他想给对方以致命的回击。“我相信，你的沙文主义迟早会迫使你流亡到罗马尼亚去的，就象你的那些先辈们一样，他们辜负了可怜的人民对自己的学者的信任，……等着瞧吧，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从来都不会看错的……”

“我如有幸能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就好了！”蒂图骄傲地叹着气说。

“别忙，这种幸运是不会姗姗来迟的，”弗里德曼讥讽地说。“好吧，我真愿意等你将来了解罗马尼亚的情况后再见到你！太有意思了！……你将会在那里体会到自由和幸福的滋味，在这里，你可是不停地抱怨和反抗……请你从那里给我寄张明信片来……你答应吗？”

“当然可以！”蒂图慷慨地喊道。“不管怎么说，总不会比这里更糟糕！”

“不会？真的吗？……你是这样想的？”书记官勃然大怒，他为未能打中对方的要害而气恼。“你知不知道，在你的罗马尼亚，任何事、任何

人都得不到安宁？如果那里的老爷碰巧看你不顺眼，那么你第二天就得滚蛋……那里不象这块安乐地，有你千方百计加以攻击的法律和秩序，不，先生！那里的财主们为所欲为地驱使着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奴隶……请你不要在我面前夸耀你的罗马尼亚吧，我比你更了解！……青年时代，我曾在那里呆过三年，这一辈子都忘不掉当时所受的苦难！"

"不管怎么说，是好或是坏，那至少是罗马尼亚的，而且一切都是罗马尼亚的！"蒂图胜利地一笑说。这可给书记官火上加油，即使蒂图大声嚷嚷也不至于令他那么反感。"况且也不会有人来强迫你说外国话，使你感到是异国人！"

"你真是地地道道的沙文主义者，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难怪你是罗马尼亚诗人！"大学生用匈牙利话讥讽道。

结束争论的时候，蒂图似凯旋而归的将军趾高气扬。他十分满意自己敢于毫不掩饰地表达真实思想，犹如是在凶恶的审判官面前，作了一次义正辞严的答辩。

傍晚，他不象往常那样到卡尔文牧师家去，跟牧师太太叨唠叨唠书记官的那些丢人现眼的坏话，而是突然决定去找罗马尼亚神甫。他深感内疚，因为到任将近一个月了，他已同知识界的人

混熟了，却一次也没有去拜访过受欺压的穷人的守护者。

神甫的家位于村边的一条偏僻的街上，靠近教堂。只有神甫太太在家，她是一个受尽繁重劳动折磨的农妇，家里有三个姑娘，都十分朴实，且有点傻气。她们马上高高兴兴地请他进“前屋”坐，这一间小屋装饰着农家自织的挂毯和绣花物品，中间放着一张圆桌，铺着白桌布，上面供放着一本用粗线细的旧圣经，两边分别放着一个银色的小十字架和一个木的大十字架。姑娘们的局促不安和羞涩，神甫太太那副装腔作势的姿态，如在往日的话，准会使他笑掉大牙的，可是现在却认为十分富有魅力。

“圣父上哪儿去了？”寒暄一阵之后，他问道。姑娘们不知道该说什么，一时都闭口不语。

“在教堂里，主持一个婚礼。”大姑娘连忙回答。她的身材苗条，手红润。“刚才来了一些匈牙利人请他去主持婚礼。这里的习惯是，先在他们的教堂里举行婚礼，然后再来找我爹。据说，我们的祷告更神圣……”

“更神圣。”蒂图机械地重复说。

不一会儿，老神甫回来了，他衣衫褴褛，胡子蓬乱，长着一双使徒的慈祥眼睛。他的脸上映射出得意洋洋的神色。他跟蒂图握握手，请他坐

下，吩咐姑娘们端酒来，等到只剩下他们两人时，他才以兄弟般的略带责备的口气说：

“我很高兴，好孩子，你也上我们这里来了……这是应该的。我们这些操同一种语言，拥护同一种法律的人应当相互爱护。因此，你一直避开我们，叫我不好理解，也痛心……”

蒂图仿佛等着祝福垂下了头，并悔罪似地低声说：

“请宽恕我，圣父！”

（二）

伊昂不愿意娶安娜为妻，尽管他并不否认自己使她怀了孕，这已经是全村家喻户晓的事了，塞诺比娅在散布这一消息中起了特出的作用。有些人说，他不娶安娜，那是由于没有跟瓦西里·巴丘谈妥嫁妆的事；另一些完全反对这种说法，说小伙子根本不和安娜的父亲谈话，只不过为了报复一下巴丘，才拿她开开心，因为当初他不答应把姑娘嫁给他，前不久在舞会上还当众辱骂他。在海尔代列家里，伊昂的所作所为被视为是罕见的卑鄙行为。安娜每日为他挨毒打，引起她们对格兰内塔舒的“兔崽子”的牺牲品的怜悯和泪水，尽管到目前为止，瓦西里的姑娘从未受到过老师

一家的器重。每逢听说巴丘毒打安娜，海尔代列的两个姑娘就掉眼泪，咒骂伊昂，海尔代列太太公开站在她们一边，她不跑到屋檐下对着格兰内塔舒家骂一通"死不要脸"，决不会罢休。老师也跟女人们一样，怒火万丈，当然他控制着自己不流露感情，他的心肠软，特别忍受不了打人的事。在学校里，假若一个孩子惹恼了他，也会揍他两三个耳光，不过事后总要后悔莫及。拉乌勒劝过几次伊昂，说他这样做太不应该，伊昂却象发疯了，并不回答，只是如同一条疯狗呲呲牙。

"真没有见过这样的罪孽。"晚上，一谈起格兰内塔舒的儿子，海尔代列摇摇头喃喃说。"悔不该当初没有让他去坐牢，那样他也许会老实些……"

其实，伊昂的心里也忐忑不安，连他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希望达到什么目的。自从他和瓦西里·巴丘闹翻之后，发现大家都在与他为敌，但他觉得比任何时候都幸福。他一会儿兴奋得出奇，见人都开开玩笑；一会儿又无缘无故地发脾气、骂人、找岔子、打架。特别是一有人提到安娜，他就大动肝火；后来，他甚至把在自己面前提起安娜和瓦西里名字的任何人视为死对头。一个礼拜天，在做祈祷的时刻，他狠狠揍了父亲一顿，因为父亲转弯抹角地劝他去跟瓦西

里·巴丘和解，老头儿听说巴丘现在愿意把女儿嫁给伊昂，而且还陪送一份相当可观的嫁妆。

有时，伊昂觉得自己太愚蠢，只会白日做梦，而不进行体面的谈话，以求达成公正的协议。他也想过，说不定固执的瓦西里·巴丘会改变主意，让安娜把小孩生下来，养着她和孩子，直到有人来娶她为妻。带着私生子出嫁的姑娘并不罕见，何况又是财主瓦西里·巴丘的女儿？……这一想法使他变得越发倔犟。“与其让他们摆布我，还不如一辈子受穷！”他十分傲慢地对自己说。

有时，他又想欢呼自己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现在，只要他乐意的话，就会拥有土地和其他的一切，这全部决定于他的意志。迄今为止的期待给予他从未有过的喜悦。正因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结束这一场纠纷，所以才不想迈出这一步，内心不免惶惶不安，他想一旦梦寐以求的东西到手，便会陷入前所未有的、更难忍受的新苦恼中去。

在那些日子里，有一天，法院派了专差来紧急传他前往阿尔马迪亚法院。他随即毫不在乎地动身了，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如同上次跟锡米翁·龙古打官司一样。他并不考虑去到那里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一心想的是自己的计划成功了，幸福在向他招手，他只要伸手即可得到。

一个又矮又胖的陌生先生，戴着一副墨镜，一张圆脸酷似望日的月亮，问伊昂是谁为他写了控告法官先生的状子？伊昂不假思索地回答是海尔代列……说毕，他瞅瞅站在怒发冲冠的法官旁边的神甫贝尔丘格，这才意识到说话欠考虑，并记起自己曾无数次地答应过老师，任凭杀头也决不出卖他。于是，他想补救一下，说是他下跪求情才使海尔代列帮忙的。但那个陌生先生已经不理睬他，正忙着用匈牙利话对另一位先生口述什么，那位先生趴在桌上疾笔速写。过了一阵子，罗马尼亚话说得很糟的陌生先生，问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经过了周密考虑，在他做了肯定的回答之后，那位陌生先生说他的申诉状纯属无稽之谈，如今，不是他蹲两个礼拜牢房的问题，而是两个月或更长的时间……伊昂流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沉默不语。后来，一个看门人把他撵了出去。

小伙子边走边想，后悔不该出卖海尔代列。他自言自语地说，蹲班房有什么了不起，一个礼拜或一个月不都一样……渐渐地，这些想法全被安娜、瓦西里·巴丘和他将会到手的土地淹没了……

好久以来，伊昂已经不象过去那样常往海尔代列家去了，即使露一下面也从来不提他和安娜

之间的纠葛。因此，差不多过了一个多礼拜，老师一家才偶然听说，当巴丘想试探格兰内塔舒的这个小伙子对他闺女到底打什么主意时，伊昂根本不愿同瓦西里·巴丘说话。太太和小姐们不费吹灰之力，三言两语说动了海尔代列，说他身为教师，是知书识礼的人，有责任进行干预，做些开导工作，必要时还应该教训教训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伤风败俗的人"。老师被家里人捧得飘飘然，立即叫伊昂来一下，伊昂回答说他给奶牛扔一把草就过来。

"可惜蒂图不在。"海尔代列喃喃自语道，同时略微有点激动地等着小伙子的到来。"我发现蒂图对这个疯子很有影响……也不知道可怜的蒂图在加尔加勒乌累成什么样了！说实在的，挣块糊口的面包可真不容易，要流很多的汗！"

伊昂来了，但没说上两句话就冒火了，脸红脖子粗地发起脾气，甚至不顾羞耻地对老师嚷道：

"让我同魔鬼在一起好了，我又不是小孩，知道该怎么办，该怎么对付！一点不错！……老师先生，我不要她，因为我不想要她。跟您实说吧，安娜在我眼里比母夜叉还丑，哪怕瓦西里大叔把整个普里帕斯的地全放在我的手心上，我也不要……她的肚子鼓到了嘴边关我什么事！难道

是我的过错？那是她自作自受，她不愿意的话，就不会发生……我可没有求她，上帝作证……”

海尔代列听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姑娘们连忙躲进客厅里，怕再听到这些罪恶的话。只有师娘没有失去自制力，她虽然怒不可遏，但依然尽量保持自己的尊严，说：

“你真不害臊，小伙子，在我们这些正派人面前说出这样的话，这是人说的话吗？连最不要脸的吉卜赛人也不敢干和说不出口的事，你真胆大妄为！你干得好事，真没说的……我们一直认为你比别人老实能干，看来，没有比你更缺德的人了……对，对，俗话说得好，狗嘴里长不出象牙……真是……”

“算了，亲爱的，别对他那么凶，他还年轻，说话欠考虑。”海尔代列解劝道。面对小伙子的倔强劲，他已经忘掉自己刚才的决心。接着，他试图进行劝导，说伊昂过去多次听从他的劝告，事情都办得很顺利，并特别提到伊昂和锡米翁·龙古的那场纠纷，当时他几乎被抓去坐牢房，只是靠了他写的申诉状，才得以平安无事。

海尔代列没有来得及说完。他和颜悦色，说话的口气温和，使伊昂感到喘不过气来，羞得他无地自容。但他不愿屈服，一想起法院里那个陌生先生，就气急败坏地嚷道：

“您劝得真好，老师先生，您还不如不劝，让我蹲两个礼拜班房好了，现在我得蹲两个月，甚至两年了！……行了，我可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因为还没有笨得不出气……”

“你就是这样以怨报德的，伊昂？”小伙子的粗鲁使海尔代列惊讶。“你，还有你全家人，整整求了我一个晚上，让我救你一把，现在你居然还有脸来责怪我？你忘了，正是我给你写的上诉书使你免坐牢房……”

“救我，可真是救了我……您还不如说是欺侮我无知，真想不到，我待你们可胜过别人……现在提这些都不顶用了！咱们算了吧！今后我学乖点，自己给自己拿主意……上帝保佑你们晚安！”

他蹬蹬蹬走出屋去，砰地一声关上门，骂骂咧咧地往家走。

伊昂如此厚颜无耻把海尔代列太太吓呆了，她愣了好大一阵子，才说出来一句话：

“这个骗子疯了！”这正符合小姐们的想法，因为她们都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自己的愤慨。

直到深夜，海尔代列一家的愤怒还没有平息下去。村里人还从来不曾对他们无礼过……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如此忘恩负义和无礼的恰巧是伊昂。过去，大家都喜欢他，现在又七嘴八舌地争

着骂他。老师一家从前把他当作家庭的成员，认为他比其余农民聪明、干净。海尔代列为有这样一个学生而自豪，到处夸奖他。其实，伊昂始终是肯帮忙的，只要他们招呼一声，不管是让他去日多维察或阿尔马迪亚跑一趟，或者劈些柴火，他从不推辞。在漫长的冬夜里，当村里的人百无聊赖，一早钻进被窝里的时候，格兰内塔舒的儿子常常到老师家去听讲故事和唱歌，或者玩罗托和杜拉克……海尔代列太太向来不掩饰自己对她称之为蠢驴的农民的轻蔑态度，但她与伊昂谈话时仿佛是跟自己同一阶层的人说话，而他总是彬彬有礼。如今，同是一个伊昂，竟然毫不羞耻地冲着老师大喊大叫！

“如果蒂图在家的话，我敢肯定他准会搁他两个耳光的，”好报复的吉纪说。

海尔代列与其说是感到愤恨，倒不如说是忧愁。伊昂提到的那些事，最令他忧虑的莫过于控告法官一事。随即，疑虑咬噬着他的心：难道这个疯子在什么地方吐露是谁帮他写的申诉书？他已经好久不见基察·波普了，但是好象觉得调查组正在阿尔马迪亚活动，因此很可能伊昂也被叫去问过……眼看大祸快临头了……

“说不定我们还得为给这个厚脸皮的人写上告信倒霉呢！”拉乌勒说。她自订婚以来变得庄重

和忧心忡忡了。

“那才不奇怪呢！”师娘摸着自己的嘴和鼻子说。“这种蠢货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别胡说八道了！”海尔代列制止她们说，“行了，魔鬼也不尽是人们想象的那样黑……该诅咒伊昂，但他不是无赖，也许遇上了不顺心的事，人在不顺心的时候，说话难免失口！”

不祥之感害得他胸口隐隐作痛，但为了让全家人相信不会发生什么祸事，他不得不故作镇静，说说笑话。母女们气得疲累不堪，一躺下就入睡了。唯有海尔代列辗转不得入眠，一夜没有闭上那双惊恐的眼睛，因为他摆脱不掉令人窒息的幻觉……

（三）

贝尔丘格神甫也象法官一样被伊昂告了一状，因此他作为当事人，被比斯特里察法院以首席检察官为首的调查组找去问话。他毕恭毕敬，笑容可掬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自称是清白无辜的，他不愿显现出自己对某人有仇，尽管心里恨透了胆敢告他的伊昂。其实，他不难澄清问题，只要重复一下在审判时做过的声明就足够了，当时的声明说得很清楚，格兰内塔舒的儿子是危害

普里帕斯村合法秩序的危险分子，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必须给他点厉害，让他清醒过来。

“我不是个执法者，只能以外行人的身分说话。”他在结束时说。“可是，我当时和现在都觉得法官先生对违法者太宽宏大量了。显然，这份实际上是肆无忌惮进行诬蔑的申诉书本身就足以证明，惩罚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此外，上诉人目前正是我们村里一件空前丑闻的主角……”

当神甫听见伊昂亲口说海尔代列是申诉书的真正作者时，气得咬牙切齿。“真是两面三刀到了极点！”他心里想。“一方面来我家祝福圣诞节，邀我去参加他女儿的订婚礼，另一方面却到法院去告我！好吧，总算是真相大白了！”

事情已经水落石出，老师是他的敌人。因此，他完全有理由施行报复，而且要在对方最称心如意时动手。“如果要报复的话，那我可以让他明白，这是不难办到的！”他下定了决心。

贝尔丘格愈是认定海尔代列是罪魁祸首，就愈能找到充足理由开脱伊昂，他至多是老师阴谋的牺牲品。他同情起小伙子，后悔不该指控这个可怜虫。伊昂的形象更加频繁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怜悯心与日俱增。为什么对他恨之入骨呢？现在，经过反复思量，他认识到当时在教堂里训斥伊昂是过份了，而唆使锡米翁·龙古去告他，

可以说是错上加错，因为伊昂是对的，……应该设法挽回错误，为这个受欺辱的可怜人帮些忙。他了解到伊昂和瓦西里·巴丘间的纠葛，决定出面调解，不但说服伊昂娶安娜，同时还要说服巴丘满足伊昂对嫁妆的要求。假若把这件事做好，那么也可以洗刷掉他们给村子带来的耻辱。说实在的，安娜并非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犯这种错误的姑娘。索梅什河沿岸的某些村子，几乎所有的新娘都是抱着孩子出嫁的。在普里帕斯村，自从贝尔丘格成了信徒的带头人以来，没有发生过私生子的事。瓦西里·巴丘做事未免太伤天害理了。就算是姑娘错了，有罪过，但也不能因此把她折磨死。对女儿那样残忍真是少见。连邻村都知道安娜每天被打得遍体鳞伤……

神甫思前顾后，唯恐以后又怪自己考虑不周。他愈想愈觉得这个主意高明。等到海尔代列发觉自己的可怜工具——格兰内塔舒家的伊昂，也到神甫跟前去寻求心灵上的安慰，一定会气得脸色发黄。此外，除了小伙子会感恩戴德外，他还能得到瓦西里·巴丘的信赖，姑娘的倒霉事快把他给毁了，现在巴不得女儿同格兰内塔舒家的小子成亲，尽管他曾再三发誓说死也不把闺女嫁给他。在这个问题上，贝尔丘格问心有愧，因为

他劝说过巴丘莫把安娜嫁给这样一个胡作非为的打手和坏蛋……最后，神甫还指望这一和解会对新教堂有些好处。他一生中最崇高的愿望是建造一所宏伟华美的、用石块砌成的教堂，代替那座摇摇欲坠的旧教堂，因为它对于他和整个村子来说都是不光彩的。十年来，为了实现梦想，他以高涨的热情一点一滴地积攒，把教堂的收入几乎全部捐献出来，而且自己还从各方面厉行节约。起初，在主教的赞同下，村里的两位头面人物托马·布尔布克和斯特凡·霍特诺格给阿尔迪亚尔地区的各乡发出一封募捐信。由于需要大量款项，贝尔丘格只好利用一切机会，特别是婚礼、洗礼和丧事，劝说农民为新教堂捐钱，不幸得很，信徒们比他要吝啬多了。因此，直到前不久才同比斯特里察闻名的建筑匠进行交涉，眼下还不清楚积攒的钱够不够……每逢贝尔丘格闭目祈祷，经常影影绰绰看到新教堂巍然屹立，并且正在向人们传颂一个渺小神甫所创建的伟大业绩。他恍惚看见那古老破旧的小教堂被搬到了瑟勒古查村，那儿的罗马尼亚族人增多了，可是没有地方去祈祷，礼拜天只好来普里帕斯听布道……但愿上帝保佑他完成这一事业，照亮人们的心灵。

礼拜天，在开始做礼拜以前，他让村长去找瓦西里·巴丘，通知他下午带安娜到家里去，同

时，他又派巡夜人去找伊昂以及格兰内塔舒和塞诺比娅。他既不让他们知道被叫去的原因，也不使这一方人怀疑他召唤了另一方人。“这些倔家伙会犟着劲不来。”贝尔丘格焦急地搓着手，自言自语地说。“假如他们在我家里会面，准能达成协议！”

瓦西里·巴丘和女儿先到。他有些醉意，因为村长在向他传神甫的话之前，已经喝了半升烧酒，安娜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她竭力想遮掩鼓得刺眼的肚子。神甫请巴丘坐下，她站在门旁，眼睛瞧着地。

贝尔丘格为了不给巴丘喘息的机会，一开始就教训他不该折磨女儿，落得村里人笑话，人倒了霉，也不应该丧失理智，安娜做了错事，但只要有诚意，任何错误都不难改正，顽固不化才是万恶之源。再说，伊昂又不是吉卜赛佬，是个聪明勤快的小伙子，虽说没有财产，但完全可以成为比好些人都能干的女婿……安娜低声哭泣，巴丘大为感动，他苦恼地回答说：

“是啊，我干吗不愿意呢，神甫先生？我不是作了种种努力吗？我求过他，我，一大把年纪了……他根本不愿听我说话。他就是不愿意。他玩弄了她，现在又来逼我们……我能有什么法子呢？你是圣人，正直、英明，教教我吧，让我怎

么干都行！”

神甫用手理理头发，很满意巴丘的回答。他正想劝巴丘不要太吝啬，反正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又不是外人。那时他听到外面有脚步声，接着是胆怯的敲门声。

“进来！”他立刻高兴地应了一声。

格兰内塔舒有礼貌地轻轻推开门，并随即摘下帽子，把它放在灶台边，塞诺比娅和伊昂进屋时从容不迫，向神甫道了日安。他们三人一看见巴丘和安娜，显得有些惊异，尽管双方均已猜到被神甫唤来的原因。贝尔丘格同格兰内塔舒和伊昂一一握手，同时望了瓦西里·巴丘一眼，好象是暗示他多么受器重。然后，他和蔼地，但又带点责备和恳切的语气对小伙子说：

“听说，但我不相信你不愿意娶这个苦命的姑娘，瞧，你承认是自己作孽，那就该尽宗教责任……这样可不好，伊昂！姑娘长得不难看，又不是坏人家出身，更不是一无所有……你说说，我讲得在不在理？……你，也是个正派的小伙子，规规矩矩，不胡来……这样怎么行呢？”

“其实，神甫先生，我孩子是愿意的。”格兰内塔舒替儿子说话，同时边抓脑袋，边瞧瓦西里·巴丘。“他哪能不愿意呢！神甫先生。”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但忽然停住了，象是不敢往下

说，这时伊昂点一点头，表示他确实是愿意的。

经过好长一阵子沉默之后，巴丘、伊昂和格兰内塔舒突然不约而同地开了腔。神甫用手势制止他们，脸上现出信教人的宽容微笑，和气地对他们说：

“好啦，我就是为这件事才找你们来的！你们心平气和地合计合计，取得一致意见，只有吉卜赛人才争吵不休……”

贝尔丘格一本正经地在桌边坐下来，他注视着他们，等待他们协商，嘴角挂着对大家一视同仁的笑意。男人们局促不安地盯着神甫，仿佛那儿能找到唯一的救星。塞诺比娅不停地长吁短叹，眼睛瞅着天花板，她想借此表示自己完全理解这个庄严的时刻；羞得无地自容的安娜泣不成声，尽量缩着身子，并双手交叉遮放在腹部，时而有一滴热泪落在鼓起的肚子上……衣柜上面的钟滴嗒滴嗒地走着，街上走过的一辆牛车声短时间地压下了滴嗒声……在充满敌意的沉默中，忽然响起瓦西里·巴丘的嘶哑粗犷的声音，使大家为之一惊，不禁回过头看他。

“我不犹豫了，神甫先生……我把闺女给他……瞧！把她领走就完了！”

这句话打破了相持不下的僵局。伊昂在凳子上挪了挪身子，又清一下嗓子，然后才平心静气

地说话，眼睛凝视着桌子下面神甫那双伸得笔直的脚，泥水正顺着鞋底的小沟沟往下流。

“我也不再犹豫了。否则，上帝会惩罚我的。我只是想知道能够得到什么，他给我什么……你说，神甫先生，我说得对不对？”

两人都同神甫说话，彼此间谁也不看谁，没有人把安娜放在心上，因此谁也没有发现，由于双方说话的口气温和，安娜的恐惧心理慢慢消失了。

“现在，我把闺女给他，等我入土后，积攒起来的财产全部归他们，我不会把什么东西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但我活一天，就不愿一无所有，老了再去要饭。”巴丘斩钉截铁地说，目光不离贝尔丘格。

“我光要姑娘干什么，瓦西里大叔？”伊昂激动地站起来说。“你说说，我能干什么？我有你那些财产，那些土地？……也许，你想让我们两人都成为你的奴隶，免得饿死？”

“你们好好干，自己去成家立业嘛！”瓦西里·巴丘喊道。

“什么？我不是一直拼死拼活地干？我不是把骨头都累断了？真是天晓得，我可从来没有游手好闲过！这样辛辛苦苦又落得什么好处了？我还是两手空空……现在还要我养活你闺女，好象

两个老人还不够我折腾！”

伊昂说着用手指一指父母亲，他们凄然地点点头，想以此打动对方，助儿子一臂之力。

“只要我活一天，就什么也不给！……你好好记住！一个子儿，一巴掌地也不给！我情愿宰了她，把她埋掉，这样至少知道是我亲手干的，谁让她丢人现眼，没有听我的话……就这样，你瞧着办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白来打扰神甫先生了。”伊昂边说边转动着手里的帽子。

贝尔丘格担心自己的计划告吹，想进行干预，平息一下他们的火气，但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他咳了几声，表示有话要说。大家又陷入了沉默，过了片刻，凳子的嘎吱声打破了一触即发的紧张空气，神甫还没有开口，瓦西里·巴丘又开了腔：

“如果你认为侮辱了我闺女，就能从我手里夺走土地，那是打错了主意，找错了对象……不，不，小伙子！……哼，我知道你做的好梦，但我……哼……瞧我的吧……不，不，伊昂，上帝和圣母玛利亚保佑！”

接着，伊昂、塞诺比娅和格兰内塔舒的愤怒的争吵声劈头而来，把神甫提出的心平气和的要求置之脑后……从这时起，他们才算撬开了冰

层，双方的争吵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一会儿接近了，一会儿又象是要打起来，刹那间，又平静了下来。只有安娜一言不发，唉声叹气，象是等待着判决的罪犯。

最后，瓦西里·巴丘同意给五块地和一对牛，但是地要写在安娜名下。伊昂一口咬定要全部土地，因为巴丘老了，干不动了；他说为了报答巴丘，保证为他养老送终，决不跟他呕气。

谈到这里，贝尔丘格洋洋得意地站起来。开始谈是困难的，现在不管怎么吵，终归会谈成的。长时间的争执使他厌烦，况且眼看天快黑了，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他让他们回家去吵，当他跟男人们握别时，笑着说：

“唉，祝你们吉星高照！举行婚礼时，既不要忘记天上的上帝，也不要忘掉它在地上的教堂！”

路上，双方吵得不可开交，相互咒骂、威胁，停停说说，挥舞拳头，窃窃私语，但是商谈毫无进展。走到瓦西里·巴丘家的门口，大家都想着索性依照对方说的算了，可转眼都又改变了主意，希望拖一下会对自己更为有利。只有安娜一个人提心吊胆，周身颤抖，用恳求的目光看看父亲，又瞅瞅伊昂，害怕他们在没有决定她的命运或解除她的痛苦前就分手。他们果然就那样分了

手，伊昂和巴丘都赌咒说，要就照他说的办，不然往后甭再见面了……

瓦西里·巴丘觉得走投无路，他故意寻衅，找安娜出气，直把她打得鲜血淋漓……他乌七八糟地想了整整一昼夜。起初，他一听说格兰内塔舒家的小子在打安娜的主意时，曾经起过疑心，如今得到了证实："就是说，他是为了抢走我的地！"当他想到最后不得不屈服，并将向这个穷光蛋乞讨时，吓得出了一头冷汗。他绞尽脑汁想逃出这个强盗的掌心，只有到他想象着找到什么妙计让伊昂狠狠上一次当时，他才多少感到一点宽慰。可是，想来想去，找不出什么高招。是不是再威胁他一下，说让安娜在家里生孩子，并且再也不出嫁？可是，这次威逼显得多么软弱无力，连他自己也视同儿戏。怎么能吓住对方呢？弄不好反而会激怒他……

伊昂感到兴高采烈和心满意足。他确信瓦西里·巴丘最终会把一切都给他的，他连连划十字，感谢上帝保佑他大功告成。次日早晨，他走遍了田野，仔细察看他未来岳父的全部土地，愈看愈快活，因为，今后这些地归他所有。临近晌午，他和格兰内塔舒大吵了一顿，是由于父亲劝他不要把弦绷得太紧而引起的。

"与其来教训我，还不如干些活，你白吃上

帝的面包，真比懒虫还懒！"小伙子轻蔑地对父亲吼道。

傍晚，伊昂在母亲以及马切东·切尔契塔舒的女人弗洛丽亚和村长的岳母——一个善于说合事的老太婆的陪同下，上瓦西里·巴丘家去了。他正等着他们呢，并且找来了菲罗娜和锡米翁·布图诺尤执事的女人，准备应付对方的进攻。安娜温了一大罐酒，因为酒能使大家心情愉快，畅所欲言。讨价还价又从头开始，而且更加激烈和粗野，每一方都想让对方吃大亏。说话最多的要数女人们，她们大吵大闹，把谩骂当作论据，她们先是对骂，接着一直骂到伊昂、安娜、格兰内塔舒、巴丘，以及她们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结果，双方不但没有接近，反而闹得隔阂更大，临分手时都下决心不再商谈了。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过几天后再碰面，结果又是不欢而散。

两家就这样吵吵闹闹地迎来了斋戒节，瓦西里·巴丘想，反正复活节前不可能举行婚礼了，因此变得顽固不化，以便争取时间设圈套，让女婿上当。伊昂并不着急，每逢瓦西里·巴丘吓唬说，不把安娜嫁给他，他一笑置之。不料在节前两个礼拜，他们只用了半个小时便达成协议，巴丘忽然变得那样慷慨大方，连小伙子也十分惊

讶。巴丘同意把全部地和两所住宅都作为给女儿的陪嫁，但是他要求办完婚事才把这些财产过在两人的名下。举行过婚礼后，安娜暂时搬到格兰内塔舒家去住，可以带走一对牛，一匹马，一头奶牛和小牛犊，一头母猪和七只小猪，一辆新牛车及新娘所应有的物品。当天，他们前往书记官那里去办理法律手续，然后又找神甫举行相应的仪式，复活节过后的第二个礼拜天即可举行婚礼。

从那时起，瓦西里·巴丘处于激动之中，仿佛将要作新郎的不是别人，而是他。他坐立不安，掩饰不住内心的焦急。他怕说漏嘴，不再到阿弗鲁姆酒店去了，整天闷在家里喝酒。他嫌时间过得慢，总怕有什么人或什么事打乱他的如意计策。

（四）

自从认识了罗马尼亚族的神甫以来，蒂图觉得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更明白事理、更纯洁的人。他反复回忆了迄今为止的庸碌无为、令人难堪的生活。过去，他好象是睁眼瞎，对任何事都视而不见。热衷于讲匈牙利话，实在荒唐可笑。当他的思想麻木不仁的时候，胡乱涂写那

么多的诗歌有什么用？他念了那么多顺手碰到的书又有什么用？也只不过是用人家的思想塞满自己的脑袋，并没有认真去思考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当整整一个民族的悲剧摆在你的面前，她默默忍受的痛苦胜过任何富有罗曼蒂克的幻想时，你怎能去臆构光荣的情节和戏剧性呢？“我的使命是到这个苦命的民族中去，抚慰她，感受她的苦难，成为她的支柱！”每逢他百感交集之际，便这样自豪地想。

晚上，他不开灯，懒洋洋地躺在作床用的大沙发上，脑海里闪过种种计划，一个比一个有雄心。有时，他看见自己高举着火炬，正率领无数的农民进行解放斗争；有时，他看见自己挨村挨户安慰那些受压迫的农民，开导他们如何生活得好一些，在他们的心里燃烧起对美好未来的希望；有时，他看见自己正带领一队士兵，三色旗①迎风飘扬……他想象着自己为人民而英勇承受的千辛万苦，并多次设想自己被投入监牢，戴着手铐脚镣，心里却是无限幸福，因为他是一个先驱者，正是通过他的牺牲才换来了民众的胜利……这些梦想使他的内心充满难以形容的欢乐。

当阳光重新普照大地的时候，他又觉得这种

① 由红黄蓝三种颜色组成的旗帜，象征罗马尼亚的国旗。——译者注

不着边际的想象如同病态的呓语那样可笑，于是对自己说，与其这样胡思乱想，还不如现在就脚踏实地地干起来。不能实现的计划和决心是一钱不值的。他迫切感到需要立即行动，但是又为不知道该干什么而踌躇不前，仿佛他那长了翅膀的心被铅铸的腿拖住了……他一想到该跟匈牙利人切断一切联系，并且只说罗马尼亚话，欢快的心情油然而生。不过，他在办公室里却不得不用匈牙利文书写官方文件，这使他对公务深恶痛绝。

他没有忘记罗莎·兰格，甚至考虑如何把她也纳入自己的新生活，同时又不破坏自己的理想。然而，他一想起自己曾经是用官方语言同她谈情说爱，而他的这个初恋对象又是匈牙利族女人时，深感羞愧。他只有自我安慰说，罗莎完全可能象兰格一样也是犹太人，那样一来，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就开始了，因为犹太人没有什么民族感情……自从分手后，他已经有好几个礼拜没有见到罗莎了，如今对她的思念不如当初热烈，但他相信等到他们重新相会时，他一定会更加疯狂地爱她。他认为，这种爱情与他的计划丝毫不冲突，而且，一般地说，压迫阶层的妇女不应该成为仇恨的对象。为了使自己做到完全问心无愧，他发誓要教会她说罗马尼亚话。

现在，当他相信已经确立了新的生活准则时，

书记官弗里德曼对他来说已经是无足轻重了。他从心里蔑视他，认为他连行尸走肉都不如。他感到遗憾的是书记官竟然不理解他的变化。假如他理解到了，定会指责蒂图，那只会增加青年人的快感。书记官对倔强的大学生产生了好感，不过令他恼火的是蒂图不再说匈牙利话，并口口声声说他是“民族沙文主义者”。

蒂图感到疚歉，因为至今没有设法了解，哪怕只是从文字资料去认识罗马尼亚，而她正是他朝思暮想的。不幸的是，他还没有把在跟书记官进行的一次争论中称之为“罗马尼亚天堂”的国家的风景画片弄到手。他把那些不反抗异族的迫害和不教学生呼吸真正祖国空气的罗马尼亚族教师都看作罪人。

弗里德曼曾经到过罗马尼亚，而且还在那里呆过几年，蒂图经常缠着他介绍情况，当然绝不会流露出自己不了解她，甚至连她的地理位置也弄不清楚。他听着书记官的叙述，心头隐隐作痛，因为弗里德曼总是不遗余力地描绘那里一贫如洗的农民和拥有连自己也数不清的田产的地主，比奴隶聚居区贫穷的村庄和花花世界的城市：一方面是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劳役农，另方面是以说法语为荣的上层人以及那些衣着华丽，无法无天的佃主……

“你是用匈牙利人 的眼光去看罗 马尼亚的。”蒂图总是这样说，他想制止弗里德曼的胡言乱语。

“你真的这样想吗？……如果你有机会到那儿去一次，就会想起我，你将明白我一点也不夸大……你们这些狂热之徒，根本不懂什么叫罗马尼亚。我若有权的话，保准把你们召集起来，由国家出钱派你们去，让在你们的天堂里呆上一年就够了。到那时，你们得的所谓解放国外同胞的病，便会不治自愈。先生，放聪明点吧，那边的人根本不把你们放在眼里！”

“纯属造谣！”蒂图光火了。

“他们根本不愿意听你们的，先生，多数人甚至狠透了你们，因为已经听厌了你们殉难者的那种大声疾呼了！……其实，特兰西瓦尼亚人在那里获得了一个十分 贴切的绰号。 你们称他们‘兄弟’，他们却叫你们‘刺儿头’！”

当然，蒂图是不会轻信书记官的恶意中伤，他认为情况正好相反。有时，弗里德曼偶然漏出一两句赞扬的话，蒂图便得意洋洋，好象这些话是夸他的。

他愈来愈感到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最烦人的是他不得不干那倒霉的差事，去对付穷人和受迫害的人。书记官发觉蒂图工作时心不在焉，出了几次差错，他要求年青人少管些政治，多干活，

否则他不得不另找一位更勤奋的助手。

临近复活节的时候，弗里德曼坚决让他去没收欠税人的财产抵债，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正是由于蒂图的工作拖拉，他这个忠心耿耿的老书记官受到了警告处分。烦恼的蒂图去村子里转了一整天，晚上拉回一车抵押物品，这些都是从匈牙利人家里收罗来的。弗里德曼了解到这一情况，气得火冒三丈，他勉强压住怒火说：

“我看，你存心让我卷进政治纠纷中去……这可不行，很遗憾……我们不得不分手了！”

“我问心无愧！”蒂图自豪地回答，并谦恭地笑笑。

当天晚上，书记官跟他结了帐，付给他四十五个克郎。第三天是礼拜四，恰巧书记官去阿尔马迪亚办事，顺便把蒂图带到“拉霍瓦”啤酒店，他上次就是从那儿把他带回来的。

（五）

马切东·切尔契塔舒一走出教堂，就告诉海尔代列老师，神甫正在设法调解伊昂和瓦西里·巴丘的纠纷，他已经叫他们下午去当面谈谈。海尔代列没有吱声，心里却觉得不是滋味。贝尔丘格的所作所为令人毛骨悚然。他企图拉拢伊昂来

反对他？抑或是为了报答小伙子对自己恩人所进行的恶毒诽谤？……他记起了伊昂的责怪，此时才明白他为什么会忘恩负义：好一个贝尔丘格……“显然是神甫教他供出我的……知书识礼的人居然那样卑鄙！竟与乡下佬结伙来跟我作对……”

自从法官在中学校门前拦住他，尤其是伊昂对他要态度以来，老师几乎确认，他的灾祸全来自那一份倒霉的状纸。他暗暗骂自己当初不该同情这个可恶小子的不幸遭遇。他把希望寄托在基察．波普告诉他的调查上面。如果多少找出一点法官的差错，那他就得救了。尽管希望渺茫，连他自己也认为是幻想。伊昂对他大发脾气以后，他到阿尔马迪亚去了一次，从基察．波普那里打听到调查已经结束，并确认法官是公正的，判决完全对，老师只有提心吊胆等待最坏的结果。录事没有敢说太多细节，因为怕影响司法当局的威信，调查是神密进行的。但是，海尔代列又进一步探听到，贝尔丘格、伊昂和锡米翁·龙古最先被传去作证，他们都没有向他透露一点点有关情节，这意味着事情对他很不利。当然，如果他真想知道详情的话，伊昂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不过，海尔代列并不希望去刨根追底。他自我安慰说，事情最终总能逢凶化吉。好奇心逼他去打听清

楚，恐惧心又制止了他。于是，他一方面开导自己说，不必多问，眼不见心不烦；另一方面又琢磨着，灾祸一向是突如其来的，即使不能避免，也得设法推迟它……他没有询问伊昂，只是不断往阿尔马迪亚跑，找基察·波普，不过自己明白，从他嘴里探听不出什么确切的消息。

当海尔代列一次又一次毫无结果地找基察·波普的时候，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日多维察的书记官斯托塞尔唤他，递给他一张传票，说是三天前收到的，一直没有机会给他送到家里去。海尔代列的脸刷地一下变白了。"大祸临头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心想这一定与法官的事有关。

后来，他发现是另外一桩棘手事，更加惊慌。他被告了一状，责令他付给比斯特里察的伯恩斯坦公司一大笔款。三年前，他向该公司赊购了一套客厅家具，分期付款，每月付二十个克郎。海尔代列本来不主张用这种无意义的借款加重负担，因为当时月月都要从他的薪金中扣除不少各种各样的预支和债款。他说，那么多年没有客厅也过了，再这样混一段时间，等手头稍宽裕些再添置家具。但是，姑娘们天天纠缠不休，直至最后，他不得不承认她们言之有理，确实需要一个象样的房间，以便接待未来的求婚者……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按时交款，因为拉乌勒怕失去

这个客厅，从来不允许拖两三个月欠款，总是她亲自把钱送到邮局去。拉乌勒从订婚后不再管这件事了，老头有许多紧急开销，拖着不肯付款，公司发来的催款通知一月比一月强硬，但他都偷偷藏了起来，不让姑娘们看见，免得惹麻烦。后来，欠款愈积愈多，他又自欺欺人地想，反正拿不出那么多钱，干脆等拉乌勒结完婚再说，那时总会宽裕一点……而现在，公司等得不耐烦了，要求他按合同规定付清欠款和剩下的尾数，共计三百多克郎。

“三百个克郎！”海尔代列苦笑着喃喃自语。“如今，偏偏赶在婚礼之前！”

在回家途中，他反复寻思着这场灾祸。显然，暂时付不起这一大笔款。就是说，必须设法拖到女儿的婚礼以后。一切都得从这点考虑……当前，要紧的是不让家里人看见这张传票，也不能提起法院的事，以免引起吵闹、哭叫、咒骂和全家不得安宁。一切都只能由他一个人平平静静、不露声色地解决。不幸的是，法院判决的日期恰恰在复活节前。这真是难上加难。他反正付不起，也没有别的出路，既然已经穷得囊空如洗，上法庭又有什么用？让他们去判决吧。钱早晚总得付。等判决后再去找公司的律师求求情，也许出些诉讼费和继续按期付款……那样一来，磨过了节日，

拉乌勒的婚礼也举行了，事情就好办多了……

他高高兴兴走进家门，如同中了头彩。尽管火辣辣的传票放在口袋里，他却搂住师娘的腰，活泼地带她转了几圈，又清脆地吻了她的双颊。乐得姑娘们捧腹大笑，师娘大为恼火地从他的胳膊中挣脱出来，连声责骂说：

"喂，你发疯了！……不害臊，你这个没头脑的老东西，至少也得避一避孩子们，她们都在看你，该会怎么想呢?!"

真是祸不单行！在判决的前夕，海尔代列正在家里夸奖可怜的儿子屈诗人之尊，去做那种卑微的差事所表现出来的自我牺牲精神，门打开了，不料是蒂图微笑着走进屋门。他还从日多维察带回一封信和一个通报，海尔代列从中得知，他的保护人切尔纳托尼督学退休了，在任命新的督学之前，其职务暂时由助理督学霍尔瓦特代理。"看来，各种倒霉事都落到我头上来了！"海尔代列闷闷不乐地想。

蒂图竭力中伤加尔加勒乌的书记官，说那个犹太人企图把他变成自己压迫乡里罗马尼亚族人的工具，并声称能平安无事地从那个陌生人的窝里逃出来是太幸运了，因为他在那里无时不在忍受别人对自己神圣感情的侮辱。师娘和姑娘们交口称赞蒂图不继续为那个无耻的变节者效劳是壮

举。老师却只想着一件事，即小伙子被解雇了，丢了饭碗，这意味着尽管他已经愁得头发发白，现在又要增加一份负担，况且正当他陷入窘境之时。但是，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切尔纳托尼老头儿退休的消息，不言而喻，这件事将威胁到他整个教书生涯。切尔纳托尼的心地善良，不斤斤计较，他的继承人霍尔瓦特却心狠手毒，对普里帕斯村的孩子不讲官方话耿耿于心，一直伺机为难他。

那天夜间，海尔代列基本未能入眠。愁心的事象恶魔缠着他，折磨他。其他人无忧无虑的熟睡，更增加他的苦恼。他想，独自背着十字架太可怕了，哪怕身边的亲人能多少分担一点痛苦，便能得到安慰，而此时此刻他们一无所知……或许，他从未感受到生活担子是这样沉重，前途是这样暗淡……

清晨，他动身前往阿尔马迪亚，不是去出庭，而是到那里去望风，打听一下别人如何对他搞阴谋。蒂图陪父亲到日多维察，他留下来，说想同熟人和朋友们聊聊天，因为快两个月没有见他们了，他和父亲约定中午在“拉霍瓦”啤酒店碰头。老师心神不定地在阿尔马迪亚转悠，他到“索梅什”银行去了一趟，又去拜访了菲利波尤医生，他将成为拉乌勒的主婚人，俩人谈了婚礼的细节。

蒂图不走运，没有找到罗莎·兰格，因此急忙赶到阿尔马迪亚；他贸然想起去探望露克雷茨娅·德拉古，受到了冷遇，因为德拉古小姐和奥普列亚老师的关系已非同一般。他在镇上转了一阵子，对露克雷茨娅的事怏怏不乐，将近中午时分，他感到无处可去了，便朝酒店走去，不料发现父亲正独自坐在一张桌边，闷着头喝啤酒。年青人开始诉说起自己在加尔加勒乌的遭遇，激动地宣布自己的使命和计划。海尔代列垂头丧气地听着，后来看到他喋喋不休，才带着沉重的责备口吻打断他的话说：

“你象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宝贝儿子！……你只会做美梦，看不到现实生活正在逼迫我们，快把我们压垮了！”

蒂图张口结舌地愣了一会儿，他没有听出父亲话里的辛酸，故而摆出趾高气扬的姿态说：

“你从来不懂什么叫满腔热情！”

接着，他又在心里补充说：“难怪阿尔马迪亚有人说父亲有点变节……看来他们的话不无道理！”

“连你也不明白我们的困境，尽管你已经长大成人了，应该成为我和家庭的支柱。”海尔代列以同样的口气埋怨说。

“我们这些鸡毛蒜皮的烦恼事，同民族的伟大

要求比起来算什么？”蒂图大声发表见解说，“把个人利益放在公众利益之上的人，不配是罗马尼亚人！”

听着年青人高谈民族思想，老师只是苦笑，他回忆起很早以前自己也曾象蒂图一样，那时不懂什么叫生活负担，还没有涉足社会。一旦清醒过来，就会发现现实是残酷的。美梦迅速变为泡影，剩下的只是为生存而进行精疲力竭的斗争。他既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追忆那遥远的往事似地慢慢说：

“生活好象美梦一样，人能生活在梦境里该有多好！”

啤酒店里的人寥寥无几。只有几个下课较早的中学教师和“索梅什”银行的两个职员在座。大家问海尔代列，何时为拉乌勒小姐举行婚礼，并口口声声称他“岳父大人”，乱哄哄地向他祝贺。“我原本是可以享受这点乐趣的，可惜如今灾难重重！”老师边想，边尽量装出快活的样子回答别人的问话，“看来，我是命中注定不得享受天伦之乐！”

法官骤然出现在门口，陪伴他来的是比斯特里察的一个律师，身兼伯恩斯坦公司的代表。海尔代列一看到他们就吓得心惊肉跳，顿时脸色变得蜡黄，他下意识地用空杯子敲敲桌子，低声喊道：

“招待，算帐！”

“再呆一会儿吧，爹，忙什么，有什么火烧眉毛的事！”蒂图感到意外，为什么正在兴头上，父亲却起身要走。

法官用眼睛扫视一下酒店，发现海尔代列在场，尽管老师只用眼角瞥了一下，便很快看出对方流露出的不悦神情。接着，他在老师对面的一张桌子边坐下，继续同律师交谈，律师旁若无人，一味向他解释着什么事情。海尔代列不敢抬头，但感到法官的目光紧紧盯着他。他再也忍受不住了，壮着胆望了对手一眼，点点头打个招呼。法官没有回礼，只是冷冰冰地打量着他。

当他正心烦意乱的时候，蒂图仍然压低嗓门向他啰嗦什么人民、崇高理想、紧急召唤等等。在老头儿听来，他的话犹似催人入睡的低沉嗡嗡声。

数分钟后，法官用手轻轻触动一下律师的胳膊，打断了他的话。接着，他突然以温和，但又刺耳的声音对海尔代列说：

“你知道，我全弄清楚了，海尔代列先生？全部！全部一清二楚！”

“什么？”老师吓得魂不附体。

“好了，别装模作样了！从一开始我就猜到那一定是你的大作……好了，现在终于真相大白，

我的猜测完全正确……当然，这不过是区区小事。我对你友好相待，你却到部里去诬告我，想砸我的饭碗。啊，当然，那也没有什么……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那样没骨气，前些日子问起你，你为什么还要撒谎？这么一点胆量总该有的吧！”

“法官先生，你应该明白……请你……坦率地解释……必须……否则是不行的……我恳求你！”海尔代列低声下气地说，想把凳子挪过去，靠近法官坐的桌子，求他原谅，但对方充满仇恨的严峻目光吓呆了他。

“算了，算了，别操这份心了！你可以到法庭上去解释……我想你不会期待宽大处理的，如同你也没有对我宽宏大量一样！我希望如此！”法官怪笑着说，用手触碰一下律师的胳膊，让他接着说下去。

蒂图对法官的厚颜无耻态度极端震惊；同时，父亲那卑躬屈膝和战战惊惊的神态令他感到羞耻。

“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他问了好几次，拉拉父亲的衣袖，都未得到回答。因为，老头儿虽然呆若木鸡，但仍目不转睛地瞅着法官，仿佛是等待着再遇上一次他的目光，好让他看到自己的绝望和恐惧，求他发善心。然而，法官不再理睬他，似乎海尔代列早已不复存在。过了片刻，

律师转过身来，用买卖人的口气急匆匆对他说：

"啊，海尔代列先生！我一直没有看到你……正有事找你谈谈……你今天为什么不出庭去？"

老师正在心里编造答词，但不等他开口，律师又兴致勃勃地跟法官谈起来。

海尔代列只觉得全身发软，眼前发黑，犹如掉进令人目眩头晕的旋涡里，任凭挣扎，也跳不出来。他恍惚是在梦境中听到蒂图好奇但又不耐烦的追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还听到律师的话被一片嘈杂声淹没，只有法官那熟悉和令人畏惧的声音不时压下喧闹声，他不停地摇晃脑袋。眼睛里充满疑问："你们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你们想干什么？到底要干什么？"旋涡不断冲击他的思绪。

过了好长时间，律师说话的嗡嗡声停止了，法官不见了，世界好象又恢复了常态。春天的白色阳光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射进了弥漫着食物和酒味的房间里，老师的心渐渐平静下来。这时，顾客满座，高谈阔论、欢笑声、饥饿的呼唤声和杯盘的叮啮声在暖烘烘的空气中回荡。

律师若无其事地坐在蒂图旁边，装出关心和同情的样子说：

"法官非常生气……你可惹了大祸……他性格残暴，是不饶人的！"

海尔代列和蒂图都想说话，但是性急的律师根本不让他们插嘴，马上换了口气说：

“可是，你为什么不出庭呢，先生？……很糟糕！糟透了！也许我们不花多少钱就能达成协议的……现在，尽管我的皮包里装着判决书，但为了不致于让你说我没有良心，不愿和你达成坦率的谅解，我建议……”

律师说，为了使伯恩斯坦公司确信它的款不会损失掉，可以把他的家具查封起来，并定下拍卖的日期。到拍卖那天，只有他律师一个人参加，他将以公司的名义按海尔代列的欠款数买下全部家具，但是不提走任何东西，老师只签一张新的借据，把这笔钱连同诉讼和拍卖的开销都算进去。

“哦，瞧我的心肠多好，我把查封的日期定在复活节后的礼拜四，让你安心过节。礼拜四那天，我还有些别的事情要到阿尔马迪亚来，因此，你连我的路费都不用出了……拍卖日期到那时再定……就这样吧！拉拉手！这就是说，我们谈妥了……我本来可以再呆一会儿的，但是午后五点钟，我得赶到比斯特里察，参加一次拍卖，不能不去……就这样说定了？复活节后的礼拜四，上午九点左右……从我这方面来说，你丝毫不必担心！那个狠心的法官要象我这样好心肠

……好吧，再见，礼拜四见！……他是你的儿子吧！很荣幸！再见！”

海尔代列连嘴也没有来得及张。其实，他有什么好说的，一切都取决于律师，如果他愿意的话，完全可以在拉乌勒举行婚礼前，大吹大擂地来进行拍卖，让他当众出丑。

“算了，这个匈牙利人说得对，”蒂图看到父亲垂头丧气，便安慰他说，小伙子已经完全明白父亲忧心忡忡的原因了。“这个人还够朋友……他叫什么名字，爹？”

“怎么，你不认识兰德维？”海尔代列说。接着，他以一种近于天真的恐惧口气补充道：“查封，拍卖……我的天哪！你妈会怎么说？拉乌勒会怎么说？”

“怎么，她们还有什么可说的？”蒂图激动地嚷道。“她们还有脸说？……你眼前的这些麻烦不都是为了她们？她们还能笨得连这点都不明白？……真奇怪，事到如今你还为她们着想……况且，谁都清楚查封和拍卖不过是象征性的！他不是三番五次对你解释清楚了，那只是一种形式……”

在回家的路上，老师对儿子讲了伊昂的申诉书所引起的麻烦，说显然是他吐露了真情，才连累了他们。老师说完话后，觉得心里轻快了一些。

“这个伊昂真是个畜牲！”蒂图说着激动起来，因为他通过这一件事把父亲看成是个为罗马尼亚族农民殉难的人。“那有什么关系，爹！你应该感到骄傲，因为你是为了保护一个罗马尼亚族人才倒了霉，尽管这个人不巧是个卑鄙的小人……这是了不起的事！”

“你不想想，这会引起多么严重的后果！”老头儿多少受到一点鼓舞，但仍不无痛苦地说，他又回味起法官说的“诬告”和“法庭”的事。

“后果愈严重，你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愈高！”小伙子有些嫉妒地说，他遗憾自己没有处在父亲的地位，无法到处去吹嘘为民族利益所作出的牺牲。

师娘和姑娘们一听说查封和拍卖的事，都号啕大哭起来，她们说这可是破天荒的丢脸事，会毁了拉乌勒的好运，因为宾蒂亚知道的话准要退婚……姑娘们为了表示自己的看法准确无疑，当天便撒手不做嫁妆，让一条即将完工的绣花被罩留在缝纫机上面，这条带花边的被罩一角还绣有拉乌勒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蒂图不得不用整个下午和晚上对她们进行解释，说她们实在愚蠢，竟连这仅仅是一种形式都不能或者不肯理解。女人们听不进任何劝告，拉乌勒表示，当那些人浩浩荡荡前来糟踏她度过青春的客厅时，她绝对不

在现场忍受侮辱，说完才稍稍平静下来。在这种气氛下，海尔代列和蒂图再也不敢把法官的威胁说出来了，尽管年青人曾经扬言，将把全部细节如实告诉她们。

老师找到一个人与他分忧，这就觉得心里轻松一点。他想，不管怎么样，应当多照管一下学校的事了，因为助理督学很可能会突然视察，自切尔纳托尼退休后，他肯定比过去更加野心勃勃，朝思暮想当督学。海尔代列安下心来教书，不再请假了，防备万一。这种生活对他不无好处，至少可以分散一些忧虑。

果不出所料，在放复活节假的前一天，一辆华丽的马车来到了校门口。来者正是助理督学霍尔瓦特，他故意这样乘人不备之时姗姗来迟。他在教室里呆了大约两个小时，什么都问，听孩子们的功课，用匈牙利语为难他们，见他们听不懂，便呲牙咧嘴地申斥……最后，他在记事本上签了字，扳着脸对海尔代列说：

“你要多费些神，认真一些……如果你不想惹我生气的话，那就最好多卖力一些！”

他坐上马车疾驰而去，因为他还要去视察日多维察和阿尔马迪亚的学校。

霍尔瓦特走远之后，海尔代列手拿帽子，划着十字，无可奈何地说：

“啊，上帝饶不了你，你干吗那样刻薄！”

他唉声叹气，放孩子们回家，自己心灰意懒地往家走去。

“这就是做牛做马三十年的报酬！”他伤心地想。“再有五年……上帝保佑我再熬五年！那时，让世界上的督学全见鬼去吧！我和老伴儿靠退休金可以过得不错，到那时，孩子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上帝保佑！”

往日，他看见师娘没完没了地做祷告，总不免取笑几句。现在，他被生活的重担和烦恼压得透不过气，也只好把全部希望寄托于苍天的神力，从虔诚热切地祈求中寻求希望。

晚饭后，当海尔代列正在详细叙述助理督学的视察经过时，伊昂走进门来，他眉开眼笑，似乎活跃了室内的气氛。老师一家人对他这样恬不知耻深为惊愕。蒂图已经先后对母亲和妹妹们讲了伊昂出卖海尔代列的事，并告诉她们，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由于这件事，再联想小伙子近来的表现，使这一家人把他看作是村里的大无赖。因此，师娘根本不回答他的问候，只是眼冒火花，气得发抖地冲他喊道：

“你的脸皮真厚，无耻的东西！你对老师做出卑鄙事，居然还敢踏进我家门槛！”

伊昂毫不胆怯，脸上仍然带着得意神色，毕

恭毕敬地平静回答道：

“求你们原谅我！……真的，太太，原谅我吧！”

“好啊，你存心捉弄了我们，现在倒来求我们原谅！”海尔代列太太怒吼道。“我们帮了你那么多忙，让你平平安安度过难关，不配！你不但不感谢我们，反而象犹大①一样把我们给出卖了！”

“过去的事就算了，”小伙子更加热情地说。“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我遭得罪只有上帝知道……我错了，我承认，但……”

“可是，你的错误却可能使我坐牢，毁了我三十年的劳动成果！”老师打断伊昂的话说，他的心肠比较软，说话时怒火已经消了些。

“瞧着吧，我会设法挽回自己搞糟了的事……不用害怕，老师先生！我去替你坐牢，一年，十年，再长的时间也没有关系，不动你一根头发！请相信我这一次！……今天，我走了运，老师先生！我有了土地，一切都有了……现在只求上帝保佑我长寿！”

“祝你走运！”海尔代列冷淡地小声说，他想起伊昂和瓦西里的和解是贝尔丘格促成的。

小伙子转身挨个儿瞧瞧屋里的每一个人，仿

①据《新约》记载，犹大是耶稣的十二弟子之一，他以三十个银币的代价，出卖了耶稣。——译者注

佛是寻求支持，可是大家都阴沉着脸，一言不发。经过一阵子尴尬的沉默之后，伊昂又开了腔：

“瞧，我是来干吗的，老师先生和太太！我是来说，你们要不答应给我主婚的话，我就不离开这里！”

全家人异口同声地表示拒绝，尽管这个无耻之徒的恳求也多少打动了他们。蒂图为了避免同这个负心人打招呼，一直装着看书，这时才抬起头，瞅了他一眼，忽然发现伊昂的面部表情起了很大的变化。他比过去显得更黑，也更坚定了。油光闪闪的脸皮紧绷绷，眼睛里闪烁着胜利者具有的踌躇满志的神色。

海尔代列犹豫了很久，因为主婚是要破费很多的，他现在已为女儿的嫁妆弄得焦头烂额，小伙子为什么不求神甫主婚呢……伊昂坚持说，与其找别人主婚，不如撕毁婚约，同时向他保证，不让他花一个子儿，老师盛情难却，不得不接受要求。

“好吧，伊昂……再做这一次吧，我们对你做到了仁至义尽，得到的报答微乎其微……也许，今后我们会交好运！”

伊昂离去以前，先吻了老师的手，又吻过师娘的手，这使她多少消了点气说：

“真是个大混蛋，不过总算还有点良心，这可怜虫！”

（六）

蒂图又像前次一样不走运：去找罗莎，又没有遇上。但是，这次他好象没有上次那般焦躁不安了。因为，他产生了一种奇怪心理，致使他不再为她神魂颠倒。他甚至希望见到她时，最好有兰格或其他什么人在场，不要两个人单独呆在一起。

助理督学来视察的第二天，蒂图又到日多维察去了。他敲一敲门，在那扇门前，他的心曾经多次幸福地砰砰跳过。他发现罗莎一个人在屋里哭，披头散发，身穿一件肮脏的布衣裙。“难道这就是仅仅两个月前，我狂热爱过的女人？”他难为情地吻着她的手时想。

他们干愣了一阵子，女人哭天哭地，好象要用哭倾吐全部痛苦，以求引起他的同情。此时，蒂图看到的只是一张变了型的嘴，于是忍不住惊异地想：“过去，她是多么迷人啊！”

接着，兰格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抱怨说，她是世界上最苦命的人，因为除了别的倒霉事外，又落得流落街头。昨天，助理督学霍尔瓦特

突然来视察，他在学校里没有找到兰格，因为他头天去阿尔马迪亚喝酒，直到天亮才回来，霍尔瓦特来时他正在家里睡觉。助理督学派人来找，他磨蹭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去，那还是她好不容易把他叫醒，并帮他穿戴好，让他去上班的。一见面，助理督学便发现他喝醉了，根本没让他进教室，当即把他撵出来了，并宣布说，他已经失去了教书的资格；还说，如果他不向教育部建议，永远把他从教育界除名，那将是他的运气。

“我们可怎么办呢？”罗莎搓着双手说。“现在上哪儿去？可怜的兰格……可怜的兰格！您很了解，他是多么高尚，心地善良……他什么也没有说，也不对任何人抱怨，但我看得出，他的心里是多么痛苦……唉，圣母啊，圣母！您说说，这公平不公平！”

她以“您”相称，蒂图倒觉得正合心意，事情起了这样的变化，他感到高兴。他对她说了些通常的安慰话，心想“一个女人 消失 了，……我心里的爱情之火熄灭了……是不是从未有过？如果说有过的话，那它的熄灭 会 给 我带 来痛苦……不，那根本不是什么爱情之火，只不过是一种稻草燃烧起来的火……我并没有真正爱过她，她也没有爱过我，尽管我们曾经山盟海誓永相爱，那不过是相互欺骗……真可笑！可笑！可笑！”

他甚至想用这种话搪塞她，作为对她的安慰。兰格的到达使他摆脱了这与其说是可悲的，还不如说是可厌恶的境地。兰格喝得酩酊大醉，他如同找到幸福秘诀的哲人一样，笑着对他说：

“你听说了那个畜牲是如何对待我的吗？哈，哈，他以为把我踩到了脚下！……他，把我！……真是个白痴！不，是强盗，流氓，恶棍……够了！他根本不配我费口舌去骂！……罗齐卡，还有烧酒吗？快，给我们拿个杯子来！……蒂图！殉难者万岁，打倒刽子手！”

蒂图回家去讲述了兰格的遭遇，海尔代列太太轻蔑地说：

“他归他，可够他受了……她可是天下独一无二的骚货……连书记官的助手都勾搭上了，……真叫人作呕！”

蒂图的脸刷地一下变红了，仿佛被人用火鞭抽打过：“这么说，当我朝思暮想地怀念她的时候，她……”

（七）

在兰德维律师来查封的那天，海尔代列太太和女儿为了不看这一屈辱的场面，前往阿尔马迪亚菲利波尤太太家去，再商量一下拉乌勒婚礼的

细节问题，并到印刷所去取回用珠粉纸印制的请柬，以便及时寄给客人。律师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就办妥了全部手续。到了黄昏，当女人们疲惫不堪地从阿尔马迪亚返回时，蒂图笑得前仰后合。

全家人开始为婚礼忙碌起来。新娘的礼服已经完工。这是拉乌勒亲手制做的，手艺可称得上巧夺天工。在把它放进衣柜直到那个庄严时刻到来之前，她最后试穿了一次，全家人交口称赞，说拉乌勒穿上它显得更加漂亮。客厅的角落里和所有的家具上都堆满了散发着新衣香味的内衣，连衣裙及其它衣服。

乔治·宾蒂亚提前三天来到，他住在阿尔马迪亚的旅馆里，但一天到晚都呆在普里帕斯，寸步不离拉乌勒。两人无比激动，既兴奋，又忐忑不安地谈论那个将使他们不必再在人们面前隐藏相互爱慕的仪式。

拉乌勒略微消瘦了一些，不过这对她更合适。她的眼睛总是湿润的，闪耀着捉摸不定的焦急神色。现在，她觉得一切疑虑都消失了，只要宾蒂亚在她的身边，她就心满意足了。她的心犹如受到温柔的抚慰，轻轻跳动着："我喜欢他！"她情意脉脉地想。"可怜的人！我以前怎么会看不惯他呢？真傻！"

吉纪不停地对她说妒忌她，因为她发现姐姐爱听这样的话。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吉纪？……你说，我会幸福吗？”

“啊，我多么想同你换一换！”吉纪口是心非地说。其实，她一点也不明白，象拉乌勒这样罕见的美人，怎么会看上小矮子宾蒂亚，他连舞都不会跳。

宾蒂亚善于献殷勤，他不断给拉乌勒拿东西，特别是糖，而她总是用小嘴咬一口，再塞给他吃，热恋中的新郎发誓说，他从来没有吃过如此美味的食品。

婚礼前夕，宾蒂亚拿来了令大家为之目瞪口呆的礼物：一个象是被数个火红的针尖簇拥的红宝石戒指，一对镶着钻石的金耳环，一个挂着金十字架的铂金项链，十字架的每个尖上都嵌着一颗绿宝石小星。

“吻吻他！”老师凝视着这些珍宝说。拉乌勒欣喜若狂，她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老师拉起她的手，把她推进宾蒂亚的怀里，并兴奋地鼓动她：“吻他！拉乌勒，听到没有？……快吻他！”

举行婚礼的那天早晨，宾蒂亚的父母亲带着他的弟弟马尔库和瓦西里来了。其他人因为离得太远，没有能赶来，但是都发来了贺电，阿尔马

迪亚邮局的勃朗，每次都设法找到顺人及时把贺电带到普里帕斯。新郎的两个弟弟都很喜欢拉乌勒，并对吉纪献殷勤，因此她觉得这两个小兄弟比他们的哥哥可爱得多。

当着亲家的面，当然，他们也不是空着手来的，海尔代列代表“老人们”送给新婚夫妇一套朴素美观的咖啡具；蒂图送给新郎乔治一个用鳄鱼皮制做的烟盒，那是他花自己的钱买来的。

“我送的礼物可是独一无二，没有人想到的，因为大家都想着新娘，我可想到了新郎，说明我更喜欢他！”他有意安慰拉乌勒说。

只有吉纪没有准备礼物，急得她快流眼泪了。她的新追求者马尔库表兄出主意说，可以送新人一份最宝贵的礼物，即分别吻一下新娘和新郎，如果她害臊的话，也可以吻两次新娘，但是新娘必须把一个吻转给新郎。

在日多维察，书记官斯托塞尔隆重地接待了出众的新婚夫妇，热情地为他们举行了结婚仪式。最后，他发表简短的讲话说，自己能用法律条文把这两颗如此年轻和前程远大的心系在一起，感到不胜荣幸。

婚礼是在礼拜天举行的，因此阿尔马迪亚的双塔教堂里挤满了人，大家连连称赞拉乌勒的美貌和温柔，当然也夸乔治和蔼可亲。新娘的礼服

使行家们为之折服。她的女友们在她们满腹忌妒的母亲陪同下到来了，最激动的莫过于拉乌勒的伴娘艾尔维拉·菲利波尤和列尼卡·斯帕塔鲁了。

以老主教为首的六名神甫为他们的结合祝福，贝尔丘格也是其中之一，他是海尔代列专门请来的，为的是避免阿尔马迪亚人看出他们之间的破绽。学生咏唱队也比平时唱得动人。

当主教向他们提出那个庄严的问题时，新郎用他那响彻教堂的宏亮声音作了肯定的回答，而新娘说“是”字的声音十分微弱，似乎羞怕别人听见。海尔代列太太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哭声感动了众人，拉乌勒也流了几滴眼泪，正如俗话所说，没有不掉泪的新娘。

婚宴设在“拉霍瓦”啤酒店的二楼，老板把大厅装饰得焕然一新，阿尔马迪亚和附近的头面人物都来了。新娘抽空换上一身艳丽的咖啡色旅行装，头戴一顶小巧玲珑的帽子，因为事先已经商定，婚礼后，年青夫妇将前往乔治的教区去，但要绕着道儿走，至少得走一个礼拜，恰巧度过新婚蜜月的第一周……吵吵闹闹的祝贺羞得拉乌勒鼻子尖都红了，因有些爱闹的男宾祝她多生贵子。在宴席上，新人们基本没有吃喝。比斯特里察著名的戈吉乐队的演奏也增加了他们的激情。

乔治跟拉乌勒耳语了几句，两人便起身告辞。乐队奏起小夜曲，并把新人们送到街上，阿尔马迪亚最华丽的马车正等候着，他们将乘车去比斯特里察，然后再换上火车继续旅行。

海尔代列太太久久拥抱拉乌勒不放，母女们依依不舍，热泪纵横。吉纪已经哭过好几次了，离别时尽管十分伤心，但没有哭出声来。告别持续了约一刻钟，接下来轮到海尔代列和蒂图跟拉乌勒告别；然后是宾蒂亚一家与拉乌勒告别，海尔代列一家向乔治告别，乔治同父母亲和弟弟们告别……乐队一直演奏着小夜曲，楼上的客人们激动好奇地从窗口向下张望，街上，一大群人围着看热闹和听音乐。

新人们终于坐进了马车，车夫挥动一下鞭子。手绢在空中挥舞，热泪滚滚而下。

“一路顺风！……给我们写信！……每到一个地方就写信！……别忘记！再见！……”

马车奔驰而去，眼看着愈变愈小。一块白色的小手绢从马车里伸出来，宛如受惊的鸟儿不停地拍打着翅膀。最后，马车和白手绢在公路上消失了……亲属们一一回到客人中间，欢宴开始，谈笑声此伏彼起，直至乐队突然奏起优美悦耳的华尔兹舞曲，吸引了年轻人，他们结伴起舞。骄傲和激动的海尔代列四处走动，不断同客人碰杯，

说说笑话，竭力让每个人感到满意。今天，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谁知道明天将给他带来什么。烦恼和痛苦的事永无尽头，而幸福却是短暂的……

这时，载着新婚夫妇的马车往前奔跑，迅速经过日多维察，朝普里帕斯驶去。拉乌勒感到惘然若失，眼睛凝视着前方，她没有勇气望一眼自己的“丈夫”。一种莫名其妙的凄凉感涌上心头。她瞧着山谷、果园、树林和小山坡都落在后面，它们是她青春的见证人，她曾经炽烈地热爱过这个地方，如今也许永远离去了。大地在她的面前晃动，仿佛是向她告别……她忽然觉得乔治是一个陌生人，奇怪自己竟然跟陌生人到举目无亲的地方去，丢下这个自己热爱，并被热爱的世界。她的脑海里闪过可怕的问题：“这个陌生人是谁？”

来到普里帕斯村，马车在娘家门口停下来。拉乌勒走下车，进入院里，恋恋不舍地瞅着白色墙壁、小窗户和补着新木板条的屋顶，她要把这座房屋刻印在心上。狗跑过来，摇头摆尾，舔舔她的鞋尖，它好象也觉察出这个不忘给它喂食的人即将远行。拉乌勒象对待好朋友摸摸它，泪汪汪地小声对它说：

“永别了，海克托尔，永别了……我要走

了……”

马车又开始往前赶路。几分钟后，房子也隐没了。熟识的农民站在门口，惊奇地望着不知往何处去的拉乌勒小姐，他们摘下帽子，向她祝福，而她却一点也没有听见。当马车正从山坡上奔下来，向瑟斯古查冲去的时候，拉乌勒回过头，再一次看看那被一层透明的蓝色烟雾笼罩的故乡。然后，她端望着前方，弯弯曲曲的白色公路在马蹄下呻吟……

拉乌勒忍不住泪水盈眶，心情沉甸甸的，她多么想呼叫救命，或者跳出把她从青春时代拉走的马车……那时，她感到一只保护的手搂住了腰，它温柔有力，使处于孤独之中的她得到了慰藉和依托。她回过头去看乔治，只见他的眼睛里燃烧着热烈的情欲，刹那间，她的全部疑惧消散了。拉乌勒的嘴角露出微笑，睫毛间的泪珠开始顺着红润的双颊流下来。

“我爱你！”男人喃喃地说着，把她搂得更紧。

这句话深深地扰乱了拉乌勒的心。她把脸紧贴在乔治的肩上，同时意识到，他的话将会把她带进一个神奇的、同样可爱的新世界，也许比那个留在后面的更加美好。于是，她满怀信心地低声细语道：

“我爱你！”

（八）

从瓦西里·巴丘当着媒人的面，答应他的全部要求起，伊昂沉浸在真正的幸福和自命不凡的狂喜之中。他目中无人，只顾想他的土地，盘算着如何种得好一些，还需要砍掉一小片树林……他早把瓦西里，特别是安娜置于脑后，好象不是她带来的嫁妆……只是当人提起她的名字时，他才记起她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于是皱皱眉头。

相反，安娜的心里只有他。耻辱、毒打和苦难全部忘得一干二净。她没有什么打算，也没有想过搞什么阴谋，一颗渴望爱情的心日夜期待着梦想的实现。象过去的那些美好夜晚一样，她怀着同样愉快和焦急的心情，轻轻呼喊着他的名字。

婚礼按照传统持续了三天……礼拜天，众人乘坐牛车到日多维察的书记官那里去。走在车队前面的是骑马人，他们不断举起枪朝天空鸣放，乐师们在第一辆车里弹奏乐曲，不过在喧闹的人声中只能听到低音提琴的唔唔声，新人和伴娘坐在后面的牛车里，接着是主婚人乘坐的车，他们的神态庄重，随后是新人的双亲和其他有体面的

人，塞诺比娅是这辆车上嗓门最高的人，再往后就是小伙子和姑娘们的车了，他们欢天喜地，又是叫喊，又是吹口哨。

此时，伊昂才如同大梦初醒，明白了自己在接受土地的同时，必须把安娜也接受下来，没有她的话，他是永远也得不到财产的。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理睬她了。他觉得她是陌生人，无法相信她的肚子里还有一个由他的血孕育成的孩子……他用眼瞟一下安娜，竟然大惑不解，自己怎么会搂着亲吻这样一个干巴巴的姑娘，她的眼睛因哭泣而深陷下去，面孔蜡黄，布满灰褐色的斑点，今天的打扮更使人难以入目。这时，他的膝盖无意中碰到弗洛丽卡的腿。安娜邀请她和科斯马·乔格纳什家的玛尔加蕾塔来做伴娘的。弗洛丽卡的双颊绯红，嘴唇红润，水灵灵的蓝眼睛犹似夏日的晴空，她的身上散发出一种健康的快乐，那是她掩饰不住的。伊昂想起来，去年秋天和更早的时候，他曾经多次紧紧地搂过她，爱过她，并答应要娶她为妻。如今，可耻的是娶了另外一个女人，羞愧心使得他咯咯傻笑，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她。他那闪烁着情火的视线使姑娘局促不安，她只好焦急而又有些惊慌地叨唠，一会儿同流着热泪的新娘谈几句，一会儿又跟玛尔加蕾塔搭讪。这个姑娘一直噘着嘴，因为每逢村里有姑娘出嫁

时，她总认为新郎原来是要娶自己的，但被别的姑娘迷住了心窍。

书记官办完结婚登记手续，并说了该说的话后，扫了一眼新娘的肚子，笑着说：

“看来你们性急了些……没关系，祝你们早生贵子！”

伊昂也象其他男人一样哈哈大笑起来，但马上收敛了笑容，因为他意识到书记官是有意嘲笑安娜的丑态。他连忙瞥一眼弗洛丽卡，她正低头看着地，竭力控制自己不笑出声来。走出乡公所的登记室，院里的枪声震耳欲聋，骤然间一个念头闪过伊昂的脑海：“如果我带上弗洛丽卡私奔，甩掉这个丑女人会怎么样呢？”他随即想到了土地，于是轻蔑地想：“仍然当个穷光蛋，……为了一个女人！那一定得遭上帝的惩罚！”

贝尔丘格一心要为新教堂募一笔款，不惜兴师动众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宗教仪式，尽管海尔代列夫妇主婚这一件事有点使他丧气。伊昂似乎觉得神甫也在嘲讽地望着安娜，这又一次勾起了他对弗洛丽卡的爱慕之心。

婚宴设在女方的家里。几罐加糖的烧酒下肚，客人们的兴头更加高涨。祝福声夹杂着呼叫声在污浊的空气中回荡。最先喝醉的是瓦西里·巴丘，他暗自庆幸实现了计划，不断用古怪的腔调

呼喊他的女婿，时而狡黠地眨着眼说：

“等着吧，我会把地给你的……甭操心……会给你的……给你！……”

马切东·切尔契塔舒主持婚礼，他活象一个聪明灵活的司仪，话语押韵，但随时加上一、二句他所喜爱的军事口语。在屋里、堂屋和院里，跳舞的人早满头大汗了，乐师们用烧酒解除劳累……弗洛丽卡的母亲负责操办酒席，她把裤腿卷到膝盖，手握大勺子，在堆满酒菜的桌子中间走来走去，吹嘘自己做的菜，还跟塞诺比娅比赛谁喊叫的声音大，塞诺比娅因为当上婆婆而得意忘形，早已喝得烂醉。主婚人带着吉纪和蒂图前来赴宴，他们与周围的头面人物大谈拉乌勒的事，当然也不忘为新婚夫妇祝酒，并对大家说这是很相配的一对，准会白头偕老的。

午夜，到了出钱请新娘跳舞的时候。为了不使有身孕的安娜过度疲劳，首席伴娘弗洛丽卡代替新娘跳。新郎轻快地带她转了几圈，把一个银兹罗提丢进雕花的盘子里。海尔代列掏出一张二十克郎的钞票，让蒂图替他跳舞。接着，全体客人轮流跳，每人都根据自己的度量和钱袋的情况送钱……安娜一直坐在木箱上，她羞愧自己不能跳舞，同时心里的醋劲儿微微发作，因为看到伊昂比别人更紧地搂抱着弗洛丽卡，不过她感到满

足，仿佛在一大团幸福的云雾中飘游，往日遭受过的苦难已经得到了回报。

在大家和新娘的跳舞结束后，勃里恰格极其夸张地奏起明快的《索梅什舞曲》，老老少少翩翩起舞。伊昂又和弗洛丽卡跳起来，在沸沸扬扬的喧闹声中，他们来到光线暗淡的门边。他们谁也没有开口，姑娘甚至看也不敢看他一眼，他的心里热乎乎的，手紧紧搂住她丰满的腰部，早把安娜抛到九霄云外了。他想象着弗洛丽卡就是他的新娘……他眼冒欲火，凑近她的耳朵说：

"你才是世上我最爱的人，弗洛丽卡，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

他疯狂地把弗洛丽卡紧搂在胸前，牙齿咬得格格响，姑娘吓得不知所措，羞答答地望一下四周。

就在那一瞬间，安娜如同被毒蛇咬一口吓得魂不附体。她感到幸福的希望成了泡影，又陷入不幸的生活旋涡。她伤心地哭起来，想以此驱散不祥的预感……此时此刻，谁会把新娘的眼泪放在心上？过了一会儿，伊昂来到她的身边，冷冰冰地说：

"现在还哭什么？你又不是去上吊……"

"我的命啊，真苦……"安娜哭着说。

"一共收了多少钱？"伊昂小声问道。他无心

过问安娜的事，贪婪地瞅着盛钱的盘子，主婚人怕弄错正在数第二遍。

第三天，婚宴移至男方的家里，新娘带着嫁妆箱来到男方家，后面还跟着一大群牲畜，挤得格兰内塔舒家水泄不通。

瓦西里·巴丘为甩掉一个沉重包袱而眉飞色舞。巴丘讥笑着看以胜利者自居的伊昂，美滋滋地想："走着瞧吧，小伙子，别着急，你总有一天会明白我瓦西里·巴丘是什么人！"

第 二 部

爱 的 呼 声

第七章

瓦西里

(一)

“嫁闺女就好比家里遭一场火灾！”海尔代列计算婚礼开支时叹着气说。“现在只要她安分守己和幸福就好了！”

拉乌勒走后，家里显得空空荡荡。大家不断念叨她，推测她到了什么地方，正在做什么，每逢母亲和吉纪找到她留下的小物品，顿时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

但是，生活在第二天便恢复了正常，把痛苦和欢乐统统置之度外。兰德维律师的挂号信通知了拍卖日期，尽管蒂图费尽口舌对海尔代列太太解释只不过是走走过场，她仍然吓得魂不附体。老师也同他的太太一样暗地担心，他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和安慰，借以消除忧虑。于是找了个机会把全部经过告诉贝尔丘格。虽然他们之间的关

系冷冷淡淡，但双方都佯装不知道，海尔代列多么希望唤起他的关注，从而铺平通向真正和解的道路，他愈来愈担心房地基的事再出现麻烦。贝尔丘格表示惊讶和同情，眼睛里闪烁着奇怪的光芒，他告诉老师，他将在拍卖那天来现场，必要时可助他一臂之力。老师满意的是，终于把他驯服了，这样一来，可以轻而易举地说服他立一个转让房地基的契约，这是当初轻信了他，动工修建房屋时答应过的事。不过，他不敢把这一切告诉太太，她对这个狡猾的"鸡毛掸"依然异常反感。伊昂的婚礼一来到，这一切日常的烦恼都又被暂时遗忘……

在约定的礼拜五，律师一大早赶来，只呆了一会儿，他对老师说，先去阿尔马迪亚办一件急事，午前拐回来办手续。

这时，海尔代列不得不转弯抹角慎重地告诉家里人说，为了防止意外，拍卖时，贝尔丘格将到场……海尔代列太太随即意识到他来决不会干什么好事。

"瞧吧，老头子，'鸡毛掸'一定不会怀什么好心的！"她沉下脸说。"你瞧吧。我看不顺眼的人，决不会存好心眼的！"

老师进退维谷，小声嘀咕说："他不至于丧尽天良的，他是神甫，拉不下脸……"这可越发增加

了海尔代列太太的疑虑，她原先计划和吉纪去村里雇两个女工来锄园子和一个女工洗衣服，临时又改变主意，留了下来。

“我得留在家里，你这个窝囊废对任何伤天害理的事都不敢吭声！”

贝尔丘格一瞧见律师的马车过去，连忙赶来，但还是迟到了一步。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含笑进到屋里。海尔代列结结巴巴地对他作解释，并不时斜眼瞅瞅噘着嘴的太太，她根本不理睬神甫彬彬有礼的问候。为了避免一场危险的冲突，老师拉贝尔丘格到前廊里去聊天，等待律师返回。那天，春光明媚，空气里飘荡着野花香，天空万里无云。洋铁皮做的耶稣象一动不动地悬挂在路对过的十字架上，仿佛他也意识到自己的痛苦与茁壮成长的幼草是多么不相称。

神甫感到无聊，心想不如走了好，但又不肯站起来。两人谈天说地，口气极其冷淡，彼此不敢看一眼。为了缓和气氛，贝尔丘格提及海尔代列引以为荣的拉乌勒和宾蒂亚一家。

“你过去应该见过老宾蒂亚的，你不也在列金察教过书吗？”神甫说。

“别忙，兄弟，”海尔代列眉飞色舞地说，“世界上可不是一个列金察。我呆过的那个地方是迪乌格山沟里的一个倒霉的小村子，而亲家住地可

完全是一个小镇……”

这时，海尔代列太太和吉纪正在客厅里气愤地咒骂贝尔丘格，她们盼着蒂图回来，他一早就去阿尔马迪亚预支老师的薪金，因为家里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律师很快就回来了，由法院的老录事陪同，他十分不耐烦，因为办完事还得步行回阿尔马迪亚去。律师灵活地登上台阶，边走边嚷嚷说：

“今天，我是到处走运……比原先设想的顺利，现在看来可以赶回比斯特里察家里用午餐。我的太太喜欢按时开饭，我赶回家去吃饭，将会让她喜出望外。这是使娘儿们高兴的廉价办法！”

海尔代列太太和吉纪听到律师的到来，都从客厅里走了出来。兰德维毕恭毕敬地向她们致意，但因为说匈牙利话，所以海尔代列太太没有回答，只是闷闷不乐地动动嘴，老师怕律师生气，不得不赶快打圆场：

“我内人不懂匈牙利话……”

“哦，是吗？你们的报纸整天大喊大叫，说你们受压迫，受威胁，被迫匈牙利化……真有意思！好吧，你以为在德国或法国能容忍官办学校教师的妻子不懂官方语言吗？我不是有意责备你，因为对我来说，政治是不存在的。我只不过想回敬一下某位罗马尼亚同事，他刚才在阿尔马迪亚抱

怨说，为了竞选议员，当局已经开始对可怜的罗马尼亚族施加压力和粗暴干涉了……哈哈！……真怪！……”

他说得十分快，同时用一双鹰眼扫视着周围的一切，免得耽误了公事。贝尔丘格认为律师在影射他，便粗声粗气地用罗马尼亚话说：

“德国和其他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律师先生！……我们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民族，被剥夺了权利，可是种种义务压得我们喘不过气……”

“这位先生是什么人？”兰德维惊异地问，陌生人用罗马尼亚语说的话震动了他，刺痛了他，“他说什么来着？说什么？”尽管他已经听得一清二楚，但仍然佯装不懂地问。

海尔代列生怕事情闹大给自己带来麻烦，于是想方设法岔换话头，他把兰德维领进一间屋里，那里靠墙放着两张床，一张饭桌，一张木沙发，样样破旧不堪。

“这里没有什么贵重东西，对不对？”律师没有停留，说着走进一个狭长的房间，这里有一个窗户紧靠大街，还有一个小窗临近园子。“就从此地开始吧！……开始吧，尊敬的先生！”他对录事说，他正怏怏不乐地坐在海尔代列的办公桌旁，从一个破旧的皮包里抽出一叠纸来。

从涉及到的家具来说，这里有一张油漆桌子，

桌腿已经修理过，铺着一块三色桌布，那是海尔代列太太当姑娘时做的，还有一张讲究的床，与客厅里的那张配对。

录事正在准备纸张，律师用怀疑的目光望一眼贝尔丘格，他面带笑容，但被海尔代列太太从第一间屋里投过来的仇视目光吓得有点发怔。

“买主是谁，是谁？”兰德维忽然嘲讽地问道。

“也是朋友！”神甫低声细语。

“当然，是朋友，乘人之危来买东西的朋友！”律师轻蔑地说，然后，转过头问录事：“喂，准备好了吧？”

“好了。也就是说，这里有……”录事犹豫不决地说。

“桌子和床。”海尔代列声音嘶哑地说，眼睛盯着兰德维，仿佛是等待他的同意。

“一张核桃木桌子，二十三个克郎！”录事用稍微清晰的声音念着登记本。

“二十四个！”律师说着，并示意他记下来。

贝尔丘格走近桌子，仰着脸摸摸它，然后平心静气地说：

“二十六个！”

所有的目光如同几支利箭射向他，海尔代列太太在隔壁房间叨唠了几句，脸气得绯红。兰德维犹豫片刻后喊道：

“三十！”

“三十二！”神甫的眼睛瞪着桌子说。

“你马上付钱，对吗？”律师气得火冒三丈。

“对，那当然。”贝尔丘格回答说，从揉绉的长袍里摸出钱包。

“那我就弃权了！”兰德维边说边耸耸肩膀，他莫名其妙地望望海尔代列。海尔代列的脸上挂着苦笑，他已经吓得不知所措了。

神甫虎视眈眈地一直陪到底，他敲敲所有的家具，不过没有再进行干预。到了结束的时候，律师让海尔代列在借据上签字，并付给录事应得的佣金。

“今后，你至少得按时分期付款才好，海尔代列先生！”他握握老师的手说。“花这笔钱冤枉，尽管大头是我出的……唉，再见！日安，太太，我很抱歉，不会说罗马尼亚话！”他笑着对海尔代列太太说，而她正恶狠狠地盯着贝尔丘格回答道：

“不会说罗马尼亚话倒没什么，只要有良心就行！”

“她说什么？”律师问海尔代列，但不等翻译便匆匆离去。

神甫向老师告别时悄悄对他说：

“我明天来拿桌子，扎哈里亚……”

“来拿？……拿……对，对。”海尔代列结结

巴巴说。

“我看太太都气疯了，有什么法子，我正缺一张这样的桌子！喂，塞尔夫斯①，扎哈里亚！”

他来到街上，目光恰巧落在十字架上的那愁眉苦脸晃动着的耶稣像上面。贝尔丘格划个十字，象往日那样低着头，从容不迫地走过去，他心满意足，因为终于实实在在地将海尔代列一家教训了一顿……

老师此时才怒形于色，不过没有对家里人说贝尔丘格真的要来搬桌子。其实，他始终认为神甫是吓唬他，不至于缺德到那种地步。

翌日，当他刚到学校，而蒂图还躺在床上时，贝尔丘格来敲门了。海尔代列太太打开门，看见神甫背后跟着一个手里拿着帽子、胡子拉碴的吉卜赛老头儿。

“来搬桌子的！”贝尔丘格指着吉卜赛人说。

“好……好……请吧！”海尔代列太太张惶失措地嘟哝说。

她开始腾空桌子抽屉，几乎连自己也茫然无所知。她的手发抖，脑海里空荡荡……她准备把空抽屉放回原处，猛然想起来该问一问贝尔丘格，于是说：

①匈牙利语：再见——译者注

“你要桌子干吗？”

神甫靠在门上若无其事地笑着说：

“我这是和扎哈里亚商量好的。”他慢条斯理地说。

海尔代列太太犹豫了，她沉默了一会儿。贝尔丘格抬起头，看见女主人目光逼人地朝他走来，他的笑容立即消失了。

“这么说，你是来我家偷东西的？”海尔代列太太突如其来地叫喊起来。“滚出去，小偷，否则，我把你的脖子拧下来！出去，坏蛋！……真不要脸！有这样的神甫吗，猪猡？……滚……出去……滚！”

她气急败坏地怒吼着，同时用眼搜寻什么东西，好把偷家具者的脑袋敲碎。贝尔丘格吓破了胆，一句话也来不及说便溜之大吉。海尔代列太太看到一把扫帚，捡起来冲到走廊里，吉卜赛人正呆愣在那里。她逮不住神甫，便迁怒于吉卜赛人：

“开路！……滚出去，强盗！”

吉卜赛人一溜窜出了大门，海尔代列太太还在不停地咒骂，并举着扫帚威胁那急忙逃之夭夭的神甫说：

“蠢货！……你爹没有教会你做人，我来教你！鸡毛掸！鸡毛掸！”

住在对面的塞诺比娅听见吵闹声，便立刻走出来问道：

“怎么回事，太太？神甫先生怎么啦？”

“鬼粘上了这把贼骨头！”海尔代列太太怒不可遏，不过说话时火气已略微消退。

（二）

在婚礼过后的两个礼拜里，伊昂心花怒放。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每天晚上，他都同格兰内塔舒、塞诺比娅和安娜精打细算一番：从婚礼上得来的钱购买什么？买一头小公牛？不错，与安娜带来的那只牛犊配起来，两三年后就会成为一对干活的好牛……伊昂却想买两匹马，不知道钱够不够……同时，他还想手里留些钱备用，等到有人卖地，再把自己的田产扩充一下……这样算来算去使他飘飘然，觉得自己出人头地了，全家都尽量顺着他，象对待主人似地迎合他。

在同村人的面前，他装腔作势地摆出有钱人的架势。在街上，他迈着悠闲自得的方步。说起话来瓮声瓮气，而且话题离不开土地和财产。他感到房屋和院落也变了样，显得更加顺眼和欣欣向荣。

万物披上节日的盛装，仿佛是为了特地庆贺他的胜利。与往年一样美好的春光布满大地。树枝上的幼芽嫩绿，草儿青青，它们组成一件神奇的衣装掩盖了光秃秃的黑黄色的古老大地，树林披上绿衣，空中荡漾着令人陶醉的、浓郁的泥土清香，犹如刚从沉睡中苏醒的巨人所进行的健康呼吸——使人精神振奋、朝气蓬勃、向往新生活。黎明，街上传来耕犁的吱嘎声，它们被拖上山坡，从早到晚在那里翻耕冬眠过的土地。牲口低着头，全神贯注地寻找刚破土而出的嫩草，嘴里流出愉快咀嚼的白沫……

伊昂时常上地里去，为的是观赏自己土地的景色。他张大鼻孔，呼吸春天的清新空气，贪婪地凝视已翻过的黑油油的土地。他欣喜若狂地喃喃自语道：

"我们终于有了土地，上帝保佑，只求身子结实，种好这些地！"

他并不急于去耕地和进行春播，他盘算过，独自一个人是对付不了这么多土地的，得找人帮忙，而人工是愈往后愈便宜。他还有一两个礼拜的空闲时间，想先结束跟岳父之间的事情，按照早先商量过的那样，把土地过到自己的名下……他对安娜说过，礼拜六晚上一起上瓦西里·巴丘家去，商量一下礼拜天该办的事。女人对他

是百依百顺的。她不明白他的计划，也不想弄明白。她能生活在心爱人的身边，已经心满意足了，只不过婚礼那天，他和弗洛丽卡拥抱的情景一直刺痛着她的心，但她不敢吐露出来。

看到她顺从地走出去，伊昂奇怪她怎能那样驯服，同时觉得她比从前更加丑陋了。夜晚，上床之后，他感到有一块冰挨着自己，她情意绵绵的耳语和孕妇的疲劳呼吸声都使他厌恶。但他忍耐着，并不责怪她，因为他认识到，自己是靠了她才跳出贫困的火坑的。不过，弗洛丽卡的音容却常常浮上心头，搅得他热血沸腾……

礼拜四，全家去阿尔马迪亚赶集，买了一条牛；礼拜五，他泡在家里消磨时间。

瓦西里·巴丘冷淡地接待了他们，他知道伊昂的目的。他听伊昂说话，一提到地契，便忽地跳起来，气愤地、唾沫星子四溅地吼叫道：

"怎么，女婿，你是存心让我沿街去讨饭吗？"

"什么沿街讨饭，岳父？我们不都商量好了吗？"伊昂挨了当头一棒，瞪着拳头般的眼珠问道。

"我们是合计了的，确实不错，但那时你捏着我的脖子。你也不想想，那是不公平的？如果我把地和两座房子都给你，我还剩下什么，靠什

么过日子？你是不是想看我到老还得去讨饭？”

“你可以呆在我们家里嘛，不用干活，也不必操心，让你的老骨头也休息休息，你也干够了。”女婿压低嗓门说。“原来不是已经都谈好的……”

“也就是说让我给你当佣人？是不是？”巴丘嚷嚷道，眸子里射出狡猾和嘲弄的光芒。

“怎么是当佣人？”

“伊昂啊，我只懂得一个道理：拿在手里的才算数！”瓦西里·巴丘一字一句地说。“并不是说不给你，要给你的，但得等我闭上眼之后。那时候，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我不会把地带进棺材，我也没有别的人可送……我活一天，就不会把任何东西写在你们的名下！就是这样！……”

“什么都不给？一点也不给？”伊昂大惊失色，不禁喃喃说道。

“一点也不给，小伙子。难道你还没有听清楚？不过，为了你不至于说我让你养我的闺女或给了你一个一无所有的闺女，尽管不是我把她给你的，而是你用阴谋夺走了她，我让你选五块你喜欢的地，如果愿意的话，明天你就可以去耕地。拿去吧，认真耕作，那是属于你们的。但是，我还不能把它们写在你们的名下。让这些产

业仍留在我的名下吧，我不想去讨吃食。我不会抢走你们的使用权利……挑选吧，五块！我有三块小麦地。你也可以选那些已种上了小麦的地。我不会生气的。其它的地也行……随你的便……五块！谁也不能说瓦西里·巴丘的闺女象吉卜赛姑娘那样地嫁了出去……”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做的话，岳父，那好……看看人家怎么说吧！”伊昂用威胁的口气冷静地回答。

“走着瞧吧，为什么不……我们也瞧瞧，人家看到我老了还要受你的摆布，会讲些什么！……如果是我不乐意，谁能强迫我把地给你？谁能抢走我的财产？……嘿嘿，你以为自己能把我玩得团团转！办不到，小伙子，嘀嘀！”

“好吧，岳父，好吧！……愿你交好运！”伊昂不怀善意地耸耸肩膀说。

“交好运，女婿！……一句话：五块。听清楚了吧？”巴丘嘲讽地贼叫道。“也有轮到我的时候，你可把我坑苦了……”

伊昂走出屋去，安娜紧跟在后面，她没有说一句话，双方都不曾注意到她。男人迈着沉重的脚步，一言不发，女人不敢靠近他。

（三）

罗莎·兰格在蒂图的心灵深处留下悲伤的印迹。他试图把它掩盖起来或者压下去，但却发觉它依然顽固地扩展开来，仿佛沙土里的水向四周渗透。他不明白，为什么炽烈的爱情竟然落了个这样突如其来令人憎恶的下场。这次“艳遇”——他曾以年轻人取得初步经验后所惯有的骄傲口气说——撕掉了遮在眼睛上的面纱。残酷的现实闯进了他那充满玫瑰色幻想的心灵。他逐渐感到生活乏味，无法再忍受其重压了。他认为世界不值得留恋。他的脑海里日益无休止地盘旋着这样的问题：“我是什么人？……我为什么活着？”

他的眼前展现出一块织满问号的无边际的布，这些问号在他心里所得到的答案，只不过是一种痛苦的空虚。

他认识到，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生活目标，他为在周围找不到这种精神支柱而惶惶不安。回头看，庸碌无为，展望未来，仍是令人生畏的冷漠的空虚。“难道一辈子就这样混下去吗？……那么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他失望地说，夜间躺在客厅里的床上也经常这样想。他在拉乌勒结婚后，搬到客厅去住，因为吉纪一个人睡害怕。

他整日在日多维察和阿尔马迪亚转悠，想借此驱散内心的不安。但是疑问处处追随着他，而且步步进逼。在一堆疑问中间出现了他的童年、自己的诗歌和诗人的神气，也有被嫉妒掩埋的爱情和热烈的民族感情……烦恼往往吞没美好的回忆："我往何处去？我想往何处去和来自何方？"

他想埋头读书，从书本中寻求自己无法得出的答案。"我的思想里是混沌一团……只有混乱才引出种种痛苦……"

他闭门钻研了好几个礼拜的书。很早以前，他的父亲买过一些书，有科学、神学和教育学书籍。蒂图贪婪地阅读着迄今为止不曾接触过的书。他又从阿尔马迪亚的朋友家里借来一批书，碰到什么读什么……他象为一种不治之症寻找灵方妙药一样焦急地博览群书，但很快又发现，混乱的思想不仅没有得到澄清，反而更加剧了。在他百思不得其解之际，唯一的安慰是相信自己是世界上第一个被这种思想折磨的人。

终于，一阵奇异的倦意袭向他。他的心里产生无限悔恨："为什么罗莎不在跟前，即使与斯托塞尔的助手分享她又有什么关系？"

接着，他的大脑似乎停止了活动，并被透明的水所充塞，答案象救命火苗从中喷射出来。"管他来自何方，奔向何方！让这些无边无际的问题

缠住自己，可真是傻瓜……生活把你推到哪里，你就上哪里去，生活命令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只有疯子才想阻挡生活进程，试图让它改弦易辙，违抗主宰者的意志，这种意志既是唯一的，又是数不清的，既是盲目的，又是追随人类渺小的智力所无法理解的坚定目标……至高无上的意志就是我，也是伊昂的奶牛或我家的狗，还有那些爬到我的脚下，被我踩死的毛毛虫，或你脚踢的石头，以及其它一切的一切，苍天，苍天和繁星后面的万物，直至无限遥远的地方……生活本身懂得该干什么，也许它也不知道，只不过是我觉得它知道……它所去的地方无疑是美好的，因为它永远向前，跨过深渊，越过高山，永往直前。从生活列车上掉下来的人将被淘汰……前进！前进！前进！”

他象找到了点金术一般兴奋，他耻笑自己的烦恼。如今，他发现了问题的症结。“全部烦恼都是由于罗莎·兰格离我而去，特别是当我不在的时候，她尽其所能地在别人的身上找到快慰！我居然为这种不足挂齿的事情而认为生活失去了全部意义！”

那天晚上，他写了一首自认为是他生来写得最美好的诗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生活新的热爱。他不再往阿尔马迪亚跑了。他如同大病初愈的人

对什么事都关心，并具有浓厚兴趣。

他又同过去的那些"鹅"调起情来。他又热烈地谈论受欺压的罗马尼亚人和自己的伟大计划……他还高傲地、振振有词地说：

"如果世界上没有未知数的话，人的生活也就平淡无味了！"

恰巧，阿尔马迪亚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选区议员伊昂·乔干死了。乔干多年来担任罗马尼亚中学的校长，他讨好匈牙利人，对他们让步，偷偷摸摸地把匈牙利语列为必修课，当局作为报答让他当了议员。他每次都打着独立派的招牌参加竞选，其实是支持历届政府最出色的独立派。独立派的名声使他谋得了布达佩斯大学罗马尼亚文学教研室主任之职，并且直至去世始终代表阿尔马迪亚出席议会。

他是一个阴沉寡言的人，因此不曾在首都引起过什么风波。嚼舌头的人曾经添油加醋地描述说，十五年来乔干只开过一次口，那次有两道门同时打开了，他气急败坏地喊道："关门，先生们，小心穿堂风！"他的这一即兴发言引起全体议员暴风雨般的掌声。他的遗嘱要求将全部财产平分给阿尔马迪亚中学和锡比乌的"阿斯特拉"①，因

①罗马尼亚人民文化和文学协会。——译者注

为他的太太已于几年前去世，两个种地的弟弟也早归了天，别无其他亲属。

有两个候选人为争夺乔干留下的空缺展开了激烈斗争：一个是维克托尔·格洛夫索鲁，是阿尔马迪亚久负盛名的律师，罗马尼亚人都支持他；另一个是银行家贝拉·贝克，来自布达佩斯的什瓦布人①，据说他将不惜花费十万克郎的竞选费，他受到当局的器重，大小官员都暗中给予有效的支持。

阿尔马迪亚的气氛日趋紧张。争辩和揣猜在“拉霍瓦”啤酒店里无休止地进行着。格洛夫索鲁开展了广泛的活动，全体知识份子是他的后盾，他们自动担当起竞选活动家。如果日多维察的犹太人也投他的票，那么便可稳操胜券，因为神甫和教师都会一致投他的票。

恢复了常态的蒂图，全心全意投身于这一竞选活动。他从早到晚都呆在阿尔马迪亚，不断手舞足蹈地争论着，激动得脸红脖子粗。一天，在啤酒店里，维克托尔·格洛夫索鲁伸着手朝他奔过来，他真是又骄傲，又吃惊。

“诗人，亲爱的，我求你为我效一次劳！……对你来说是一件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但对我们

①十八世纪移居于罗马尼亚的日耳曼族人——译者注

的事业却是比天还大的事！”

啤酒店里熙熙攘攘挤满了人，大家把他看成了不起的英雄人物，蒂图受宠若惊，热情奔放地喊道：

“议员先生，让我干什么都在所不辞！为了事业，我乐于捐躯！”

“好极了！这才是真正的人！”竞选人友好地搂着他的腰说。“但不能在这里说……你必须到我家来，给我这样的荣幸和愉快！……快告诉我：什么时候来？你简直想象不出我是如何分秒必争的！”

“现在……或者午饭之后……好吗？”蒂图忽然变得严肃起来，如同要去参与天神的密谋。

“太好了！那就今天午饭后吧，亲爱的诗人！”

格洛夫索鲁和他的所有支持者都深信，只要他一踏进多瑙河岸边的议会大厦，罗马尼亚人将会立刻获得自由和摆脱一切忧虑。

“假若我当选，那么大家都可以松一口气，痛痛快快呼吸罗马尼亚空气！”他一开始就这么说，致使这句话成了他的竞选口号。

蒂图准时前来会晤，他怀着敬佩的心情聆听律师的高谈阔论，时而表示一下友好的赞同，说一声“议员先生”，这使得候选人颇为得意。

“我们缺少日多维察犹太人的票，诗人！没有

他们的票，我们就完了！”格洛夫索鲁结束时说，并忽然流露出愁闷和焦急的神情。

青年人不愿听这种机会主义的论调。胜利应该纯粹是罗马尼亚人的，不能被任何外来的支援所玷污。

“我们要把整村整村的人带去投票，向全世界表明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命令！”

“对，对，不过，我们村里只有少数人有投票权，而犹太人却人人是选民！”律师强调指出，他即使沉浸于民族梦的漩涡里也忘不掉现实。“为了确保我们在日多维察的选票，需要有海尔代列的协助，犹太人都喜欢他。如果海尔代列能在犹太人中间进行一些宣传，那我们肯定能获胜！当然，我理解你父亲的处境。”格洛夫索鲁怕蒂图反驳，便急忙补充道：“他作为国家的教师，理应象狼一样嚎叫……可是话又说回来，……靠他的机智，秘密地……你说呢，诗人？非常秘密地……”

“应当说是光明正大的，议员先生！”蒂图几乎是气愤地嚷嚷道。“在这个问题上，不允许有保留和妥协。父亲首先是罗马尼亚人，其次才是教师！”

“对，当然，罗马尼亚人……谁也不能怀疑……但难免有不便之处，我完全理解。如果有心的话，任何阻力都是可以排除的，你明白，要

秘密地，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这种场合，重要的是保密。政府把宝押在犹太人身上，并认为可以指望他们。我们必须十分慎重从事，否则会出现新的麻烦……瞧，普里帕斯的情况比较好。那里都是自己人，贝尔丘格在活动，必要时你也可助他一臂之力，你父亲不致于公然反对我们……对吗？不过，日多维察的情况微妙，困难很多，很……”

平日，蒂图从阿尔马迪亚到普里帕斯得走半小时。这一次，他不到一刻钟就到家了。他急不可待地奔回去对家里人说，民族运动的头面人物给了父亲多么大的面子。

“爹，现在向全世界表明自己是真正的罗马尼亚人的时刻到来了！”他一跨进家门便高声嚷嚷道，他那张带着兴奋和疲倦的面孔令大家惊讶。

一想起阿尔马迪亚能够派一个罗马尼亚族议员参加布达佩斯议会，海尔代列就象小孩子似地欢欣鼓舞，当然应该选真正的、光明磊落的罗马尼亚人，而不是象乔干那样的人，尽管乔干过去帮过他一些忙，上帝宽恕他吧。他控制着感情，防备人家抓辫子……当蒂图绘声绘色谈论的时候，他不知不觉地想起助理督学上次的视察及其心照不宣的威胁。

“我看，最好还是根本不介入为宜，既不支

持这一方，也不支持那一方。”严肃的海尔代列太太带点轻蔑口气说。“他是上了年纪的人，应该照管自己的难事，可不能跟着游手好闲的人胡闹。格洛夫索鲁能干出什么大事……谁不清楚他的底细！……要是匈牙利人报复他一下，解除他的公职，你以为格洛夫索鲁会给他差事干？”

蒂图听到这一番自私自利的话，勃然大怒起来：

“怎么？为了这么一点可怜的薪俸，匈牙利人还能锁住一个人的心？……这种懦弱行为意味着对民族的背叛，意味着自我宣布是叛徒！……我们是与匈牙利人生活在一起，还是和罗马尼亚人在一起？为了罗马尼亚人的事业，我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你说，我们还有脸见人吗？”

吉纪衷心赞同哥哥的看法，特别是因为她想到，不那么做的话，在舞会上可能找不到舞伴，将来也许没有人来求婚了。

“你与其想入非非，还不如去什么地方找个事干干，你已经长得象一座山，睁开眼瞧瞧我们的狼狈相！”海尔代列太太生气地说。

“妈，你只知道艰难，艰难！”年青人如被开水烫伤一般，小声嘀咕说。

“对，就知道这些，因为我没有发昏！”母亲忿懑地说。“你不愿当书记官的助理，也不喜欢

当教师，就会张着嘴吃！动不动还摆架子！你也动动手，好小子，你这样懒下去不怕人家笑话！”

只有海尔代列一言不发。他的胳膊肘支在桌子角上，双手抱头，呆楞楞地瞅着左脚上的靴子。房梁上悬挂着灯，灯光直照在他头顶上的银白色头发……他想长吁短叹，不过尽量控制了自己。当海尔代列太太正与蒂图斗嘴的时候，他的脑海里闪现出自己那几乎仅仅是充满凌辱、破灭的希望和无穷烦恼的一生，他受尽了嘲弄，不断被迫妥协，从未有过顺心如意的日子，生活的辛酸使他心灰意懒，……两滴泪水在他那双低垂着的慈祥的眼睛里滚动，这是对含辛茹苦一生的追悔。

“唉，唉！”屋内沉静了下来，他叹着气说。“严酷的生活啊，严酷！”

（四）

瓦西里·巴丘的计策使伊昂受到意外的打击，那天他回到家里一声不吭地上了床，而且若无其事地入睡了。礼拜天早晨，他走出屋门，朝田野望了一眼，想起岳父的话，真是寒心，因为他立刻意识到自己枉费了心血，却一无所得……他坐在走廊里，愤怒、恐惧、怀疑、失望接踵而

来。起初，他想应该狠狠揍一顿巴丘，教训教训他说话不算数。后来，他明白过来，在这种情况下，生气和殴打都无济于事。责任全在于自己，谁让他在最后时刻高兴得忘乎所以，没有拿到地契就举行婚礼。

从教堂回来，塞诺比娅发现儿子闷闷不乐地坐在走廊里，猜想准是发生了什么倒霉事，她为了引他开口便问道：

“干吗一动不动地坐着，你该去村里转转，雇几个人，明后天就剩你的地没耕了！”

“关你什么事？上帝知道，你给了我什么，不就是穷困和苦难！”伊昂没好气地说。

“还用我们给你，你岳父给的还不够吗？”塞诺比娅眨着狐狸眼睛说。

“怎么没给我，瞧他给的。”伊昂烦躁地说。“你难道没有看见，他给的东西都压得我直不起腰了？”

塞诺比娅不弄清楚原因不罢休，于是破口大骂起来，当被骂声吓慌了的安娜出现在院里的时候，她越发声嘶力竭。婆母劈头骂儿媳妇，伊昂的心里突然出现一线光明：应该利用安娜挽回败局。他暂时并没有想出如何以及用什么方法挽救，但感到只有靠她才能得救。

“又丑，又穷！……你可占全了，好媳妇！”

塞诺比娅怒骂道。

“嘀，厉害的老妖婆，嘀！”伊昂忽然对母亲吼喊道。“你象苍蝇叮粪堆一样瞎叨唠干吗？你们游手好闲，害得我当穷光蛋！难道是她的过错？……她有什么罪？你干吗这样训斥她？……快滚开，见鬼去吧！”

安娜如丧家犬怀着感激心情望着伊昂，她含着泪水，感到对不起他，不该怀疑他和弗洛丽卡勾搭，他这样忠实于她和爱她，甚至为她而痛骂自己的亲生母亲。尽管令人快慰的热泪纵横，但仍含着无限幸福的笑容，尤其是伊昂走过来和蔼地对她说：

“别哭了，安奴查……你只要瞧瞧我的眼睛就行了，别的都不要挂在心上！”

晚上，上床以后，伊昂翻来覆去地向她诉苦，说她能用好言劝瓦西里守信用，让他把在那么多证人面前许诺的东西给他。他的这种信任令女人听后心里美滋滋的，不过一想起自己所遭受过的父亲的毒打，便又认为毫无希望说服他。男人教她怎么样说，他的信心征服了她，于是发誓第二天一早就去找父亲，并且决不空手而回。

次日，安娜确实是在天一亮就离开了家。在街上，她与提了一满罐水的马切东·切尔契塔舒的女人撞个满怀，她信心十足地往前走去。

瓦西里·巴丘正套牛准备去耕地，一看见女儿，便冷冰冰地对她说：

“怎么，把你撵回来了？”

“怎么会撵我呢，爹？”她惊慌失措地说，接着按伊昂教的话说明来意。

巴丘瞪着眼瞅了一会儿，随即象一头公牛看见红布似地扑了过去，用一阵拳头堵住了她的嘴，并且吼叫道：

“好啊，你们串通来抢我的，存心让我去讨饭！……等着瞧吧，我有办法治你的皮，赖皮狗！”

正当他转过身去取鞭子时，她一溜烟跑掉了，连哭一声也没有来得及，尽管她的左脸已经被打得红肿，鼻子里的鲜血直流。要回到家了她才清醒过来，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天哪！”

伊昂在院里等她，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他远远望见她急步走来，并不断用衣袖擦鼻子。

“他揍了我，扬尼格，根本不让我把话说完！瞧，打得我鼻子出血！”女人结结巴巴地诉说，仿佛求他去替自己报仇。

男人感到后脑勺儿上猛挨了重重一棒。他象遇到恶魔一般用冷酷、呆怔的目光逼视着安娜。他的颜面骨上的皮紧绷着，简直要炸裂了，太阳

穴上鼓起的青筋活象是饱餐的蚂蟥，他那被震惊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自己的全部灾难都来自这个上嘴唇沾满血迹、眼里含着令人厌恶的温存目光的女人。他的双臂和小腿下意识地抽动不止，手指甲深深掐进长满硬茧的手心。“同她爹商量好来摆弄我！”虽然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但如同挨了一闷棍，痛苦万分。

他随即举起手，恶狠狠地往她的右脸上扇了一耳光，接着用手背扇左脸。疼痛迫使女人从心灵深处挤出一声尖叫，伊昂觉得窗户叮叮作响。他又对准那双瞅着自己的充满恐惧的善良眼睛打了一拳……安娜晕倒在走廊里，她的上身扭动着，试图减轻痛苦。

“你也打我，扬尼格？”她呻吟着说。“连你也不可怜我？”

伊昂啐了她一口唾沫，算是出了气，然后走进屋去，因为马切东的女人正急急忙忙从路对过赶来，而海尔代列家似乎也有人来到走廊上看发生了什么事。

安娜叹着气，隆起的肚子也不断抽动，似乎是在抗议。她的头巾从头上滑了下来，头发散乱，胸部因哭泣起伏不停。她所憧憬的幸福被苦恼的漩涡吞没，从中现出一个可怕的问题：“圣母啊，我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惹得您惩罚我？”

马切东·切尔契塔舒的女人坐在她身边，给她扎好头巾，抚摸着她那被泪水浸湿的面颊，并尽力设法安慰她道：

“别说了，闺女，忍着点吧，女人活该受苦，这是上帝的旨意，……别说了，住嘴吧！”

她的话那么温柔，安娜多少得到一些温暖。她把头埋进女人的怀里，低声抽泣着，时而重复说着婚礼那天晚上的话：

“我的命苦啊，真苦……”

（五）

在说服父亲之前，蒂图不愿袖手等待，他亲自挨门挨户地动员选民和非选民去阿尔马迪亚参加这次集会，维克托尔·格洛夫索鲁将在会上宣布竞选纲领。临近选举议员的日子，村里经常出现巡逻队，防止反政府的煽动活动和骚乱。蒂图对他们熟视无睹。他甚至希望发生一场冲突或逮捕，好借此向人家证明统治当局的野蛮，从而有利于罗马尼亚族的候选人获胜。他向农民宣传异族的奴役及民族的责任、祖先的语言，不过得到的却是同样的答复：

“好啊，少爷，确实不错……可是，我们缺少土地，捐税多如牛毛……”

起初，他对这种不明事理的反应十分恼火。后来，他认识到有道理，“确实，生活重担压得他们喘不过气，而我却在对他们放空炮；不给他们指出希望！……不过，也难怪，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要求什么！”

他设想着自己的要求，可是他的愿望跟老人们的想法合不上拍。他以及几名大学生和青年教师梦想尽快实现全罗马尼亚的统一。他们根本不考虑能否实现，只是迷恋地遥望罗马尼亚，希望从那里得到拯救。几乎所有被公认的头面人物，包括格洛夫索鲁本人在内都不同意，说这种想法是危险的，诸如此类的大话只能是在啤酒店里吹牛时说说而已，不然可能要影响整个斗争。

“我们必须采用合法手段！”格洛夫索鲁对他说。“只有通过法律才能获得可靠的东西！严肃的政治不能靠冒险，只能建立在现实上！……将来是怎么样，谁也不知道……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想，但是不能把梦想与政治斗争混为一谈！”

蒂图惘然若失，迷惑不解，竭尽力量才慢慢振作起来。他不管老年人如何反对，继续深入到农民中间，向他们宣传“我们的兄弟”和即将建立的“罗马尼亚当局”。他高兴地看到，村里的大户斯特凡·霍特诺格不再象往常那样抱怨，而是提提肚子上的腰带，以大伙儿的名义回答说：

“让上帝可怜你，少爷！”

“机会主义和懦弱会毁灭激情的！”蒂图满意地想。“没有远大的理想，既不能战斗，也不能使别人理解你！”

不过，蒂图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一正式宣布集会，县长就根据乡长的报告取缔了它，县长怕引起骚乱。

蒂图带着这一消息垂头丧气地从阿尔马迪亚回家，老海尔代列恰巧接到法院的传票，法官控告他严重侮辱人格。尽管他已经离开阿尔马迪亚移居匈牙利的一个小城镇去了——据他临走时说，自己不能适应此地的不爱国气氛——但是海尔代列的处境反而更加困难了，因为检察官认为法官的控告理由充分，他同意起诉，所以哪怕原先已经离去，审判得照常进行。

海尔代列把伊昂叫来，他也接到了传票，他想跟伊昂商量一下如何对付这一日益临近的灾难。伊昂整天想的是自己和岳父的纠纷，喋喋不休地埋怨倒了霉，受了骗，根本不关心令老师心急如焚的审讯。

“你们瞧着吧，这个畜牲将害得我坐牢，让大家都倒霉！”后来，惴惴不安的老师说。“记住我今天对你们说的话！伊昂是咱家的尅星……他为了几块破地跟瓦西里·巴丘争吵不休，丝毫不想

知道把我坑到什么地步！”

看到父亲惊骇万状，蒂图试图换个话题，便自作聪明地用开玩笑的口气叙述今天在阿尔马迪亚遇见贝尔丘格的情景，说他非常生气，声称决不饶过海尔代列太太的侮辱，法院将会同她算帐的……这番话的效果与愿望适得其反，一场大吵大闹直延续到深夜：

“好啊，还不够我受的，还得为她上法庭，我自己的烦恼还不够多！”老师伤心地说。“你甭理他不就完了，干吗又给我火上加油！”

海尔代列太太立刻火冒三丈，咒骂男人是窝囊废，甘愿被世界上随便哪条笨驴踩在脚下，她断然宣布宁肯罚款或坐牢，也不愿忍受“鸡毛掸”的侮辱。

次日，助理督学霍尔瓦特寄来的信带来了一点吉兆，他以同事的身份请海尔代列竭力施展自己的全部影响，为议员候选人、彻底的爱国志士贝克的当选出力。“我完全相信你那久经考验的爱国主义精神，你的辛苦将会得到应有的报答。”这是助理督学的信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老师认为特别是这一句话满含着重大的许诺。

“瞧，可怜的助理督学不愧是个能干人！”他兴奋地说。“唉，什么时候都不要以貌相人！……这才是我心目中的男子汉！好啊！……太好

了！……”

他马上分析研究普里帕斯村的全体十一名选民，苦思冥想着怎样引导他们按他的劝告投票。后来，他满怀信心地搓着手说：

“瞧，天无绝人之路啊！”

晚上，蒂图一发现父亲的计划，气炸了，他无数次的叫喊“背叛”，“无耻”。但是，海尔代列无动于衷。

“我不会被那些想入非非的事情弄得到老来无依无靠……你念过了助理督学给我的信？……好好念念！拿去！”他说着骄傲地把信扔给他。

青年人根本不愿意看信，他发誓将要与这一空前的背叛行为作殊死斗争。海尔代列十分伤心，因为儿子过多地为不相干的人，而不是为他着想，那些人是永远不会对他有什么助益的，他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权势者。

“你不想想，如果顺着他的话，霍尔瓦特肯帮我们的大忙吗？你没有看到昨天的传票，你不知道那个该死的法官缠住我不放？助理督学的一句话在法院里可是有份量的。如果他在庭长面前美言几句，说海尔代列是我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的人，你想庭长还能抓住不放？世道如此呀，孩子……你懂吗？”

“我什么都不想明白！”蒂图虽认为父亲言之

有理，但仍不服气。

“真不害臊，你已经长大成人，该明白一点事理了！”海尔代列怒不可遏地说。“可耻，畜牲！”

（六）

在伊昂第一次打安娜的那天晚上，塞诺比娅的一个远房亲戚杜米特鲁·莫尔格什突然跌跌撞撞地闯进屋来，要求给他一个安身之地，等待上帝来收留他。塞诺比娅由于儿子揍了媳妇而正在兴头上，二话没说收留了他，只不过简单问了几句话。

“怎么啦，杜米特鲁兄弟？干吗不在帕拉斯基瓦家呆下去，那儿不是挺好吗？”

“人还能从安乐窝里逃出来？！”莫尔格什喃喃自语，坐在灶台边缩成一团。

老头儿是个六十开外的人，瘦削矮小，弱不禁风。牙齿全部掉光，说话时口齿不清，唾沫四溅。他年青时是有名的美男子，日子过得也不错，姑娘们围着他转来转去，但他不肯结婚安安分分过日子，而是象蜜蜂从这一朵花上飞到那一朵花上，好多人都为他揍过自己的女人，可是没有人敢找他算帐，因为他跟狼一样强悍和暴躁。他喜欢跑买卖，不愿种地，最后倒霉倒在做买卖上。有天

夜里，他从德治回家，途中猝然出现一群游闲的吉卜赛人，把他打得半死，抢走了他的马和货物。他卧床两年，落下个瘸腿病。疾病耗尽了他的家产，仅剩下房屋和院子。他和年轻寡妇帕拉斯基瓦合到一起过，她看上了他的房产，原以为他活不长，不料杜米特鲁硬是挺着不死，病病歪歪拖了二十二年，帕拉斯基瓦对他的病慢慢习以为常，他们相处得不错。不久前，杜米特鲁背着帕拉斯基瓦把房子和院落卖给阿弗鲁姆。给了她一百个银兹罗提，女人不满意，一口咬定卖得的钱不止这些，他准把钱藏在什么地方或交给什么人保管了。帕拉斯基瓦一想到杜米特鲁反正活不长了，钱将落入他人之手，而自己侍候他那么多年，到头来捞不到多少东西，窝一肚子火。阿弗鲁姆并没有说清到底卖了多少钱，帕拉斯基瓦就拿老头儿出气，起初是咒骂，后来动手打，最后干脆把他轰走，根本不想再看见他。

老头儿叙述了帕拉斯基瓦虐待他的情形，并无任何责怪她的意思，反而深感遗憾，说不得不离开她，死在别人家里。

“算了，你也活够了。”塞诺比娅用这样的话安慰他道。

自从打过安娜后，伊昂一整天都是气鼓鼓的，不说话，只是不时恶狠狠地望一眼这个从天上掉

下来的白吃货。他认为杜米特鲁过一两天会回去的，因为他知道，老头儿离开帕拉斯基瓦是活不下去的，据说那是他唯一真正喜欢的女人，甘心情愿地任她摆布。伊昂操心的只是土地，其余的事对他来说一钱不值。他一看见安娜挺着大肚子，围着灶台忙忙合合做晚饭，怒火油然升起，他确信一定是这个女人与瓦西里·巴丘串通起来，骗他上了圈套。

接连几天，伊昂一筹莫展。他忽然想起海尔代列，庆幸自己又找到了出路。老师那闪耀着希望的形象出现在伊昂的面前。他马上去找老师，在学校里见到了他，把他叫到门外。海尔代列还在生伊昂的气，责备他忘恩负义，说他罪恶的冷淡态度，将会害得他名誉扫地和失掉饭碗。伊昂又象上次老师同他商量事情时一样，表现出很不耐烦的神色。他为什么去操心人家的烦恼事？对于他来说，只有一件最大的麻烦事折磨着他，不让他安宁，他用种种许愿劝说海尔代列，又象不懂事的孩子向他诉起苦来，并苦苦哀求不放。

“帮我出出主意吧，老师，要不我可要闹出人命案子去坐牢了，或者找根绳子上吊去！”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师的眼睛，专心致志地听着他的回答，可是只记住了下面的几句话：“放心吧，孩子，答应过的一定会给你……礼拜

天，你和安娜到我家来……我把瓦西里也叫来，你们会达成协议的，放心吧！”

礼拜天转眼就到了。玫瑰色的希望呈现于脑海中，他又觉得自己已是土地的主人，迫不及待地等着去耕耘自己的土地。

喜欢和稀泥的海尔代列动员双方都降低要求，他劝瓦西里·巴丘把一半地转在伊昂的名下，并书面保证死后再把余下的一半给伊昂。不料，双方都不满意这一方案。伊昂边听边意识到全部指望落了空。如果说放弃自己的权利，何必还求助于老师的忠告？他所要的不是忠告，而是土地，全部的土地……他想，原来老师不是真心帮助我，有意骗我，于是对老师耿耿于怀。瓦西里·巴丘的双眸闪着狡黠的目光，他有板有眼地说愿意让伊昂任选五块地，决不反悔。话虽这么说，心里认定海尔代列准是与伊昂串通来抢他的财产……双方都不敢怪罪老师，互相骂骂咧咧，后来又不顾一切地揪住对方的胸口，如狼似虎地用拳头猛揍对方的头，两人如同落进陷井里的野猪呼呼哧哧……海尔代列和蒂图好不容易把他们推出屋门。这时，忍无可忍的海尔代列太太大骂两个无耻之徒，居然在她家里打架，吉纪吓得直叫喊。安娜坐在门后的凳子上，心惊胆战，海尔代列太太骂了她一通，也把她撵了出去。

瓦西里和伊昂在走廊里扭打了一阵儿，然后推推搡搡地走出大门。他们来到街上才松开手，各自拉一拉被揉皱的衣服，骂声渐渐平息下去。当他们正准备往村里走时，羞愧和惊恐交加的安娜出现在老师家门口，她似乎成了万恶之源。两人同时看见了她，怒火又徒然升起，他们都威胁地挥舞着拳头，充满血丝的眼睛犹如利剑。到家了，伊昂咆哮着走进院里，嘴唇间堆着白沫，一会儿粘在上嘴唇，一会儿又粘在下嘴唇：

“让你的宝贝闺女见鬼去吧，你这老不死的强盗！”

安娜刚要跨进大门，伊昂象一只凶鹰猛扑过来，他的目光逼人，一面从腰袋里抽出匕首，一面哑着嗓子吼喊道：

“滚吧，破烂货，从这儿滚开，瞧我把你送到另一个世界去！……别让我再在家里抓住你，我会劈了你的！……贼骨头！你们这些贼骨头，强盗，想看我的笑话！”

女人想伸出手求他，可是他的目光震慑了她，它表明伊昂真会立刻杀死她的。她犹豫了一会儿，便跟在父亲后面走去，父亲走两三步停一停，转回身骂他女婿几声，然后再往前走，再停下……当瓦西里看见安娜走过来时，就迁怒于她，举起两个拳头威胁她，象野兽一般咬牙切齿

地叫道：

“别上我这里来，害人精，小心我砸碎你的骨头！……谁让你看上了穷鬼，去跟你的穷鬼吧！……瞧瞧他，长得多英俊！……你自作自受！自作自受！”

他迈开大步走去，嘴里不停地骂“自作自受”，除此之外，他似乎找不到更凶狠的骂人话……

安娜呆站在路中间，不知道往哪儿去。伊昂还在院里骂，瓦西里·巴丘尽管走远了，骂声却有增无减，仿佛想让全村人都听到。邻居纷纷跑出来看热闹，有的震惊，有的窃笑，但大家都想瞧瞧这出闹剧将如何收场……女人一动不动地站着，垂着双手，目光发呆，满腹恐惧，望望四周，不知所措。“上哪儿去呢？”她问自己，脑海里呈现出阴森可怕的答案，这使她心胆俱裂，面无人色，心想活着有什么乐趣，不如结束一切痛苦……

此时，马切东的女人弗洛丽亚跑过来拉起她的手，把她领回自己家里，苦口婆心地劝说，晚上让她睡到灶台头上，还流着同情的眼泪说：

“天哪，多可怜的姑娘，多可怜！……”

那天夜里，安娜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在深渊里苦苦挣扎。死的念头从她的心底升起。它顽固地在脑海里萦回，令人神往，那就是苦海的彼

岸，那里既没有痛苦，也没有悲伤……突然间，她感到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在蠕动，这才从胡思乱想中惊醒过来。“可怜的东西，动弹得多有劲啊！”她自言自语道，全部苦恼顿时烟消云散，她明白，必须活下去，因为有一个新的生命将要降临人世。

（七）

翌日，伊昂的情绪镇静了下来。他后悔让全村人看笑话，而且在老师家与岳父动手动脚，尽管他仍然认为海尔代列事先跟他的对手串通一气。他来到路对过的马切东·切尔契塔舒家领回安娜，但并不听弗洛丽亚的劝告，她劝他对这个可怜的女人发发善心，因为明后天将要临产，如果大家都这样逼她，不容她的话，谁知道能发生什么意外。

伊昂感到绝望，脑袋里空洞洞地发痛，似乎要炸裂开来。他的嘴唇不停地微微抖动着：

“这可不行……不行……不行……”

他去日多维察转转，痛饮之后，回到家来更加愁眉苦脸。

整整下了一个礼拜的雨，道路泥泞不堪，伊昂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后来，雨过天晴，金

色的阳光普照大地，这是山区盛春时节的天气。走出屋门，伊昂象触电似地下意识停下脚步，贪婪地呼吸空气中弥漫着的潮湿的野草味儿，大地仿佛在一夜之间被神水冲洗了一遍，遍地是刚萌芽的绿草，五彩缤纷的露珠闪闪发光，如同一只无形的手故意撒下来的钻石。迷人的自然景色把他从沉睡中唤醒，千思万绪顿时占有了他……他胸有成竹地往神甫家走去，信心百倍。只有神甫能够给他指明出路，就象上次助过他一臂之力。但这个"上次"已经是遥远的往事了，而实际上到昨天为止他结婚才满五个礼拜。

贝尔丘格在走廊上看车夫饮马，这是个睡眼惺忪的农民，衣服上粘满粪块。

"有什么消息，伊昂？"他看见伊昂手里攒着帽子走进小门，问道。

"尽是倒霉事，神甫先生。"伊昂回答道，他想笑一笑，但只勉强地咧咧嘴，露出满口黄牙，活象是狺狺低声的一条狗。

"听说了……小伙子，瞧你们都不把上帝放在眼里，还能不受惩罚？"贝尔丘格怏怏不乐地说着走进屋里，伊昂跟在他后面。

在普里帕斯，如今说上帝就是指那座新教堂。神甫认为这一对翁婿间的纠纷是天意，因为他们从未想过给上帝的新居捐点钱。

上帝赐予神甫的恩惠已经在各方面显示出来了。海尔代列与法官的纠纷是最及时和罪有应得的惩罚，因为他竟然阴谋反对上帝的仆人。现在只等着瞧上帝惩罚海尔代列太太，谁让她骂神甫。此外，还应该给海尔代列以特殊的打击，昨天他才听说海尔代列正在拉选民投匈牙利候选人的票，尽管他心里明白，他想给罗马尼亚人代表一边添加一个小小的，但有份量的法码。不过，今年夏天即将动工兴建新教堂一事使他忘却了种种不顺心的事。他已经与比斯特里察的建筑师谈妥，他将设计一个很出色的方案。建筑师即将到来，他先用已备好的料打地基。秋天砌起墙；明年秋天就可以为新教堂庄严举行落成典礼了。贝尔丘格从现在起开始盘算落成典礼的仪式，他那有病的心脏兴奋得发抖了。可是，按预算营造教堂的经费还差一点，他必须继续努力筹备。他一心指望伊昂最终打开钱袋，因此他想通过小恩小惠拉拢他。

"说吧，伊昂，什么事折磨着你！"他说着话坐下，手掌拍拍膝盖，眼睛紧盯着站立的伊昂。

伊昂忏悔了很长时间，他的声音嘶哑，眼睛望着地，神甫全神贯注地听，并不打断他。等他说完后，贝尔丘格才站起来，迈着大步踱来踱去，只有一次惊讶地瞥了一眼卧室，床尚未铺

好。后来，他在桌子边停下，双手交叉背后靠在桌边上，眼睛瞅着天花板的一角说：

“我不知道怎么劝你好，……难啊……真难……只有律师才能给你指明出路……光靠记仇和打骂是不会使人们和睦相处的，开天辟地以来就是这个样子。上帝让法官主持人间正义……我也倒了霉，你知道，我被老师太太臭骂了一顿。我能揍她吗？……谁也不应该自作主张为自己伸张正义……我当时既没有动口，也不曾发脾气……正义只能来自上帝……我去阿尔马迪亚法院告了状，如果说法院认为我该被别人平白无故地辱骂一通，自己就服了……你还是按照自己的主意去办吧。只是要记住一条：拳头是打不出正义来的……去找找律师，求他教教你，照他的意思去做……我可无能为力……”

伊昂心满意足地离去。神甫说得对：让法律裁决……回到家里，他十分和蔼地对安娜说：

“你应该回娘家去，安奴查，我养不起你，你知道，我穷，每天对付着过日子……他有的是财产，我上了当，没关系。上帝会看到并将作出裁决的。我只能为自己着想。当然，我决不就此罢休，你最好对他说清楚。”

然后，他拉起手把她送出大门，随即关上了门。安娜回头望望，他却一次也不回头。

“他说得对……大家都说得对，”女人的泪水尤如泉涌，哀叹道：“只有我活在世上没有任何意义……”

第八章

小　　孩

（一）

选举议员的日子将要到来，海尔代列父子间的口角与日俱增，似乎他们的全部烦恼和希望，甚至于生命，都取决于罗马尼亚人还是匈牙利人当选。海尔代列为与法官打的那场官司提心吊胆，他愈来愈相信，只要自己肯为执政党的候选人当选出一把力的话，便能顺利地摆脱险境。他算计着，得在开庭前夕去找找他的保护人助理督学和议员，求他们在有关人员面前美言几句。法官见这样的后台，一定会软下来，法院也就免予追究……蒂图对父亲的奢望不以为然地一笑，因此，海尔代列充满信心地说：

“笑在最后的人才笑得最好，小伙子！”

海尔代列太太虽然最讨厌匈牙利人，但她仍毫不动摇坚持自己的看法，即一个人首先应该为

自己着想。其实，她和吉纪操心的不是选举一类的啰嗦事，而是为什么拉乌勒不来信，她结婚快两个月了，只寄来过几张明信片。她们作过各种各样的猜测，设法寻找种种减轻自己不安的理由，想来想去更加心绪不宁。

蒂图慷慨激昂，心急如火。他衷心希望格洛夫索鲁获胜，哪怕是可能落选的念头一闪而过，也使他痛苦失望。他几乎恨起自己的父亲来，他总是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如果你不愿做出一点牺牲的话，怎么能认为我们可以获胜?”蒂图抓着头发，绝望地喊道，牙齿咬得格格响。

这种利己主义比比皆是，迫使他决心出走，在他的想象中，其他地方的人是心甘情愿地为理想洒热血的。尽管他到处呐喊积极行动是成功之本，但却依然与一群热血青年整天泡在阿尔马迪亚，不是在“拉霍瓦”啤酒店，就在“格里维察”啤酒店，他们高谈阔论，梦想着决定人民命运的种种宏伟计划。他们对自己的必胜信心坚定不移，并不断夸大其意义。他们认为如果格洛夫索鲁当选的话，不仅使国家，而且连整个欧洲均将发生变革。

他们事先了解到格洛夫索鲁将引起议会轰动的那篇惊天动地的演说内容，清楚看见阿尔迪亚

尔突然站起来，并象迷途归来的孩子扑进罗马尼亚怀抱的动人时刻，若干世纪来受尽欺凌的人民终于象主宰世界的骄子屹立于各族人民之间。

黄昏，从想入非非的境界回到家里沉闷的现实环境中，蒂图觉得如从天上掉了下来，只能进行枉然的挣扎。“必须离开这里，否则我会憋死的！”在跟父亲大吵一场后想道，父亲根本不再听他的论据。

虽然他最厌恶书记官助手的差事，但自己在鲁什卡找了个缺额，在临近选举的一天晚上，经过激烈论战之后，他宣布说，选举一结束就走，因为他实在无法再忍受这种缺乏理想，被日常琐事缠身的生活。他发出此声明是想报复一下父亲，不料父亲听完反而高兴起来，祝贺他开始安分守已了。

选举前夕，从普里帕斯开过去两个连的士兵，他们是前来支援从全县调集一起维持秩序的警察的。

“瞧吧，这就是你们所支持的，一群怕死鬼！”蒂图指着那些疲惫不堪、拖着沉重脚步的士兵，对海尔代列说。“你们用刺刀代替论据？”

伟大的日子终于来到了，阿尔马迪亚就象是炸了窝的蜜蜂。群情激昂。一群群农民由神甫和教师带领着从四面八方涌来，有的步行，有的坐

车，风尘仆仆，汗流夹背。大家都兴高彩烈地不断欢呼“万岁”……！

从双塔教堂穿过广场到选举站所在地的乡公所的街道两侧，都布置了由警察组成的警戒线，他们手持上了刺刀的枪，帽子上插着公鸡毛，厉声申斥在他们身后拥挤的群众，不停地叫喊“后退”，同时还用枪威胁。在广场中央用厚木板堆成的十字架边，一群高年级的中学生夹杂着几个青年教师和胆大的大学生正放声歌唱《觉醒吧，罗马尼亚》①，他们时而停止下来，共同欢呼“维克托尔·格洛夫索鲁议员万岁！”这一群人直挤到警察的警戒线；站在前面的人正为罗马尼亚人的选民鼓气，并对那些前往乡公所去的犹太人和匈牙利人发出嘘声。蒂图站在蓄着油光发亮的大胡子的胖警察背后，他的精神振奋，由于喊叫和唱歌嗓子嘶哑。广场上挤满了没有选举权的农民，他们是专门被拉来呼喊“万岁”或“可耻”，借以壮大声势的。

贝尔丘格一早就来了，他后面跟着二十多名普里帕斯村人，他们走到教堂前面，一个警官把那些没有选民证的人拦在警戒线外，神甫只好带

---

① 在特兰西瓦尼亚的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诗人安·穆雷尚受著名诗人瓦·阿列克山德里的诗歌《罗马尼亚的觉醒》的影响，写出了《觉醒吧，罗马尼亚》，后经作家、音乐家安东·潘恩谱曲，成为脍炙人口的歌曲。——译者注

着六人朝选举站走去，并向那些为他喝彩的人苦笑。蒂图激动地喊道“好样的，贝尔丘格”，神甫得意而又无奈地回答道：

“我们只剩下这几个人？可不是我的过错，你明白！”

骄阳似火。气温不断增高。人们站得腿痛腰酸，汗如雨下。他们失去了自制力，莫名其妙地冲向警戒线，警察呲牙咧嘴地吼叫，用枪托推着，嘴里骂着。

将近晌午时，格洛夫索鲁在朋友们的陪伴下，穿过街道向教堂走来，跟人们见面。群众的激情如火上加油似地爆发出来。歌声、欢呼声、叫喊声响成一片。人们都想看得更加清楚一些，争先恐后地涌向警戒线。“乌拉！维克托尔·格洛夫索鲁万岁！……打倒叛徒！”……警察竭力抵挡，挥舞着枪，企图控制人群。一个警察因为大家不把他放在眼里而恼火，他用刺刀向人群捅了一下，刺中一个正从人流中往外挤的老农民，他随即呻吟起来。

“可耻！……啊！……打倒他们！”人群以雷霆万钧之势冲过去。

“靠后！……靠后！”警察喊叫着用枪托打那些冲过警戒线的人。

格洛夫索鲁恰巧看见警察刺人，于是迅速扑

向受伤的农民，并狂热地拥抱他，这时人群骚动，纷纷发问："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回到街中心，摘掉帽子，擦擦汗，用颤抖的声音说：

"公民们，无辜者在流血！白色恐怖……"

不等他说完，一个警官过来打断他的话，声称不准煽动群众。格洛夫索鲁和警察争吵起来，虚张声势地表示抗议，他的支持者正加劲为他助威：

"万岁！……万岁！……"

正在这时，海尔代列带领五个选民来到广场，他略微惊慌地左顾右盼，脸上流露出一丝畏葸的微笑。有些人呼喊着"万岁"，突然有人粗声粗气地怒吼"可耻！叛徒！……打倒！"众人立刻跟着起哄，拳头在闪闪发光的刺刀间威严地晃动着。海尔代列吓得腿发软，不过笑容并未消失，仿佛是涂在上面的……中学生开始用细声细气的假嗓子嘲弄地唱起挽歌《安息吧》，其余的人仍然不停地喊"可耻"。

强烈的怜惜心占据了蒂图，他连忙躲闪到警察的背后，提心吊胆地瞧着父亲，他比先前衰老多了，苍白的脸上隐隐约约长出银白色的小胡子。

"变节者！……可耻！……叛徒！……打倒！"几十个声音在蒂图的周围回响，他激动地举起手，

试图阻止无情的责骂声。

格洛夫索鲁正在没完没了地跟军官争辩，一看见海尔代列便转过身，气愤地指责道：

“很遗憾，海尔代列先生，你居然……”

老师张口结舌，不知所措。军官走过来干涉道：

“对不起！……请不要威胁选民！这里不允许施加任何压力！”他说着挡在格洛夫索鲁和海尔代列中间，然后对后者补充说：“往前走，往前走，先生们！”

“我抗议这一新的违法乱纪的行动！”格洛夫索鲁大声嚷嚷着，又同军官争吵起来。

在乡公所前，乡长基楚握握海尔代列的手，把他介绍给一个矮胖先生，他戴一副金丝眼镜，嘴上留着几根黄胡子。

“候选人先生，这是我们的朋友……您允许我介绍吗？”

候选人握握老师的手，机械地对他说：

“很高兴……我将永远为你效劳……永远……”

候选人的几句话使海尔代列受宠若惊，心旷神怡。他进入书记官的办公室，长桌旁边坐着比斯特里察法院的法官，这个人大鼻子、小眼睛，骨瘦如柴，一脸凶相，手里还拿着铅笔。老师认

识他。他旁边坐着法院的两个人正往印好的表格上填写选票。房间里的人都带着怀疑的目光打量每个选民。

海尔代列面带微笑，手里握着帽走近桌子。法官是选举委员会主席，满腹狐疑地望着他。

“我投候选人贝克先生的票！”老师手撑在桌边说，同时目不转睛地瞅着他，象是恳求对方记住他，到开庭那天给予照顾。

那些填写表格的人记下了他的名字，而主席只是冷漠和疲乏地喊：

“下一个！”

老师往边上站站，把位置让给他的同伴。

“都是普里帕斯村的。”他对法官悄声说，法官似乎没有听见他的话，用铅笔搔搔耳背，看看正在填写选票的人。

晚上六点钟，委员会宣布候选人贝拉·贝克以五票的多数当选。

选举结果在外面疲乏等待的人群中散播开来，他们报以愤怒的叫声和民族歌声。转眼间，场上的人纷纷离去。酒店里熙熙攘攘挤满了人，祝贺、威胁，激烈的争辩直至深夜……

海尔代列兴高彩烈地对家里人叙述议员跟他握手，并答应在任何情况都给予帮忙的情景，他还提到法官曾对他笑笑，又皱皱眉头，以便把他

的名字印在脑海里。

“今后再也不怕审判了……我可以高枕无忧！”他骄傲地说，接着对蒂图补充道，“瞧，如今你该明白什么叫处世之道了吧？”

“我可瞧见了，……瞧见了！”青年人有气无力地喃喃说。

当看着他，并听他述说的时候，蒂图忆起父亲走过广场所引起的群众怒吼声和他那张苍白的脸，以及自己的痛苦和爱怜之情，它深深刻印在他的心头。悲伤和颓废情绪占有了他。他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失去希望。“理想的实现难道就取决于此！”他想。“五张选票！正好是爹的……为的是自己的官司！如果没有这一场官司的话，理想就胜利了……要是真的能打赢官司也好！……一个民族的命运竟如比葬送；乌七八糟……但是，理想是不会消失的！理想是人的灵魂。”

乘鲁什卡的书记官在阿尔马迪亚参加选举的机会，蒂图于次日便跟着他走了。“再呆下去，我将沉没于这现实的泥坑里！”蒂图离开时想。

（二）

“他把我撵回来了，爹……”安娜说得那么轻，连她自己也没听清说的什么，她的眼睛里充满恐

惧，等着父亲狠狠揍一顿。

瓦西里·巴丘正在吃午饭，望见她挺着大肚子，面黄肌瘦，不禁愕然。他又喝一口奶，咽下嘴里的玉米糕，然后才仔细打量安娜，慢吞吞地说：

"好吧，……留在这里,有你呆的地方……瞧着点，我往泽哈塔去一趟，雇了几个人在那里锄地……你看好家……"

他的话语和蔼，致使安娜晕头转向，以为是自己没有听明白。直到他赶着牛车出去，她才敢坐下来。

巴丘早就料到伊昂会把她撵回来的，可是他毫不在乎。让女儿回来怕什么，她已经正式出了嫁，可以在家里呆下去。这样总比向那个强盗下跪，还得把土地给他强。她男人迟早得把她接回去，并满足已得到的东西，他别无出路……关键在于耐心。谁的耐心大，谁就占上风。他完全可以奉陪到底……

安娜在老头儿面前忍气吞声，默默不语，如同一条夹着尾巴的狗。她每天战战兢兢，只是有时用一双深深陷进去的、布满血丝的眼睛恳求似地瞅一下他。她度日如年，煎熬着，等待着，为伊昂受得的苦愈多，心里愈放不下他……

在撵走安娜的当天，伊昂前往阿尔马迪亚找

维克托尔·格洛夫索鲁，他早听说他是个铁面无情的律师，较比斯特里察的许多律师高明。当时，律师正为竞选议员忙得不可开交，得知伊昂不是选民后，想把他的事情拖一拖再说。可是，伊昂缠住不放，把事情的原委对他诉说了一遍。格洛夫索鲁悟出有油水可捞，便问道：

“你有证人吗？”

“有，先生，怎么会没有呢……有……”农民连忙把当时参加讨价还价并听到他岳父许诺的人数说了一遍。

律师答应使他拿到全部土地，条件是先支付一半佣金。伊昂点了钱，格洛夫索鲁把它锁进保险柜，劝他把安娜领回来，不能让瓦西里·巴丘抓住把柄，说把她赶走了，不过得巧妙一点，不要被巴丘发觉他需要她。

伊昂满意地划了个十字。律师既然把钱收下了，就意味着他一定会打赢这一场官司的。安娜会自己回来的……过了两个礼拜，他才开始担起心来。别因为女人还不回来而输掉官司。

瓦西里·巴丘听说伊昂告了他，心慌意乱。他害怕打官司，自己从来没有上过法庭，可是见别人经常被官司弄得倾家荡产。律师的鬼名堂层出不穷。他可以冠冕堂皇地把你抛进牢房。到头来，也许还不如给那个狗东西一半地和那一所破

房子，省掉一份心事……他斜眼看看安娜，真想找个借口把她赶回那个强盗家里去，那是她自找的，现在甩也甩不掉。

到第三个礼拜天，为了找岔子撵她走，瓦西里·巴丘决定喝得酩酊大醉。下午，酒店里象往常一样挤满了人。由于与书记官发生的纠纷，阿弗鲁姆正憋着一肚子气，不过仍比平时更麻利地拿来了烧酒。瓦西里·巴丘还没有喝足，托马·布尔布克便来到他身边，他精神旺盛、喜形于色，因为他已经为乔治的新房打好地基，准备让他在冬天成亲。在闲聊中，巴丘诉说了女儿的婚事所引起的种种不快，她现在一直住在娘家，好象根本没有男人……托马摇摇头，善意地问道：

“你们干吗不言归于好呢，瓦西里？……人总得和睦相处啊……”

“去跟谁言归于好？”巴丘把杯子往桌上一摔，接着又叙述女婿是怎样对待他的，存心让他无家可归，沿街乞讨。

这时，伊昂走进酒店。他知道岳父在这里，是有意前来的，如果可能的话，他想接近接近他，把女人领回去。他在另外一张桌子旁坐下来，叹着气喊道：

“掌柜的……喂，掌柜的……给我来点厉害的！……”

伊昂在等着阿弗鲁姆去取烧酒，托马立即转身对他说：

“过这边来吧，伊昂！过来，来，没人把你吞下肚去……”

伊昂勉勉强强走过来，言不由衷地说：

“你好，岳父……”

“什么岳父，哼！”瓦西里半开玩笑半生气地回了他一句。“还不如我叫你‘岳父’好，你的女人在我家里呆的时间比在你家多！”

“是我的过错？”伊昂滑稽地弓着背问。

“我看你们还是正经八百地和解了吧，别再让人家看笑话！”托马说着看看这个，再瞅瞅那个。“真是这样的。坐吧，伊昂，坐在那儿！”

伊昂怕弄脏衣服，往凳子上铺一块印着绿花的红手绢，托马随即开始做起和事佬来了。如果在往常的话，他们两人都会怒火上升，相互谩骂，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可是这时双方格外冷静谨慎，漠然处之，如同两个上过当的生意人。最后，瓦西里为消除不和，同意把一半土地和一所房子写在他们名下，伊昂回答说，要是他不肯按照成亲前所达成的协议做，那只好让法院去裁决；安娜随时都可以回家去，他跟她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托马劝双方都再做些让步，逼他们握手言和。

“好吧，就照你们说的办，”伊昂瞪着眼说。“不过，官司还得打……现在，暂时照你们说的办，法院将把我的全部权利判归我！如果你愿意照自己说的做，那么我们可以少争一些！”

瓦西里·巴丘根本不愿意听判决一词，于是又光火了。托马设法使他们第二次握手言和，并且和蔼地说：

“算了吧，就照他说的办，他年轻，不懂事！算了……离开庭还有一段时间，谁知道上帝还会有什么安排！”

和解酒一直喝到黄昏。伊昂拉着安娜的手回家去了。他已经喝得醉醺醺，却仍然闷闷不乐。他只不过为打破了僵局而暗暗得意。

次日早晨，瓦西里·巴丘象头一天商定的那样来找伊昂。他们一起去找日多维察的书记官，办理继承财产的手续。

“书记官先生，你得写清楚，官司照样要打下去！”伊昂威胁道。

瓦西里·巴丘想驳斥一句，可是伊昂已经站起来了。

“我需要全部土地，岳父，你明白……全部土地！……”

（三）

蒂图离开之后，海尔代列的家里显得异常恬静。老师不时吹嘘一下他在选举那天所起的作用，海尔代列太太和吉纪却日益思念起拉乌勒了。太太为了寻求安慰，一忙完家务事便坐在小客厅里，拿起一本破旧不堪的小书，独自高声诵读祈祷文。

一天傍晚，恰巧是快吃晚饭的时候，海克托尔在院里狂吠乱叫不止，门吱呀响了一声，走廊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接着是叩门声。

“准是拉乌勒的信！”吉纪高兴得拍起巴掌说。这时，海尔代列用低沉的声音回答道：

“进来！”

巡夜人科斯玛·乔格纳什从日多维察带信来了：一封给海尔代列的信，另外两封是在外当兵的孩子给他们家里写的信，还有贝尔丘格的几张报纸。老师看一遍三封来信的地址，把信交给吉纪，他想留下神甫的报纸。

“不行，老师先生，真的不行！”巡夜人不好意思地咕哝说。“圣父先生命令我不要把报纸给你，要不然就在教堂里训斥我……”

“好吧，科斯玛，你别为难！”好奇的海尔代列

回答说。"你坐下来歇一会儿，我尽快翻一下，看有什么新闻……"

自从议员选举以后，贝尔丘格断绝了同海尔代列的一切来往；他们不再交谈，见面不打招呼，俨如两个陌生人。阿尔马迪亚还有不少人咒骂他，尤其是那个维克托尔·格洛夫索鲁到处宣扬，说由于"普里帕斯出了叛徒"，一个罗马尼亚人选区才选出了匈牙利人去参加议会。

当海尔代列翻阅报纸的时候，太太正试着读拉乌勒的信，急不可待的吉纪和母亲在一起，她也不得不耐心地念那些工整的小字。她们过于激动了，竟然一无所获。

"拿过来！"海尔代列满足了看报的欲望，把科斯马打发走之后说。

"好吧，你大声念！"吉纪说。

老师戴上眼镜，站起身来，把信凑近悬挂在屋梁上的灯，一字一句地、老声老气地读起来，有时声音微微发颤。

"我所朝思暮想的亲人们，我不奇怪，你们在担心我们出了什么事，因为在'拉霍瓦'酒店前含泪分手后，我一直未给你们写过长信。我也不明白自己怎么能那么粗心呢，我对你们的爱并没有减少，尽管现在我的心已经分成了两半。只要你们设身处地想想，便会理解我们的处境，原谅我

们的。我想你们一定收到了不少明信片吧？我们每到一地都给你们寄去了明信片。我一直想等把可爱的小家庭安置妥善后再给你们去信，以便详尽介绍我们所开始的新生活。终于，我现在才算腾出一点空来。

“谁也难以想象，我上路的那一刻，心里何等痛苦。虽然我心如刀割，但不敢哭出声来，我怕乔治误解我的泪水……不管怎么说，从阿尔马迪亚到达此地的途中是愉快的，令人难忘的。乔治太好了，他很快解除了我心头的悲伤，不仅赢得了我的爱情，也赢得了我的信任。

“我们在比斯特里察逗留了两天，因为我不太舒服，乔治不肯让我带病匆忙上火车。我的乔治是那么体贴我，真是个无比高尚的人，除此我简直找不出恰当的词汇形容他。假如我不确信他永远也不会得知的话，是不会写这些赞语的；否则，他可要翘尾巴了，我的亲爱的！第二天晚上，我的精神好转了，换上那件乔治喜欢的天蓝色的连衣裙，前往杰维尔贝韦林餐厅用餐。真是如临仙境。军乐嘹亮。人群熙熙攘攘，衣着华丽。乔治非常可爱，兴高彩烈。他不断从桌子那边吻我的手，弄得我挺难为情，尽管我也知道，我们现在可以公开相爱，乔治也总是这样说……我们的旅途生活愉快，花了将近二十个克朗，乔治花起

钱来象疯子，他常说人一辈子只有一次蜜月。我担心不要一个子儿不剩地回到维里亚格去，让人家笑话。

“礼拜三，我们离开比斯特里察，决定到塞特马尔去，途中不再过夜。可是我们又在德治停留了一昼夜。乔治太不安份，他要让我参观路过的每个城镇，使我们对所到之处都有共同的印象。在盖尔拉又停了一天，参观了主教堂，拜访了我们那位可敬的主教，他同我们开玩笑，祝福我们。我非常喜欢克鲁日，真是一个豪华的大城市，但我觉得很不自然，因为没有听到一句罗马尼亚话。我们住在乔治的姐姐家里，她嫁给了名律师维克托尔·格罗扎；你们也许还记得吧，在我们的订婚礼上，我的公公曾提到过鲁道维卡的。我们还上过匈牙利语剧院，我记不得那天演的是什么喜剧了。我一点也没笑，因为，首先是我根本听不懂舞台上说的什么；其次，特别是因为那已经是我们在克鲁日呆的第三天了，乔治恰好向我坦白说，我们的路线并不经过那里，他为了讨我欢心才绕道来的。我哭了，责怪他骗了我，特别心痛花了那么多钱，我不敢告诉你们花了多少钱，你们听到会吓一跳的。因此，我在看话剧时笑不出来。乔治说，我没有笑是由于戏演得太蹩脚。也许他的话有道理。

“这样，我们就又回到德治住一夜，然后往北去塞特马尔。其实，我们到达塞特马尔之前不曾离开过车，我们的行李，我的箱子和乔治的为数更多的箱子早已运到那里了。在城里呆了几个小时，我们乘坐书记官派来的马车去维里亚格，因乔治在德治打了电报，通知他我们到达的时间。

“这里是一马平川，举目眺望，大地平整如掌，茫茫无际的麦田。骄阳似火，马车过后掀起的灰尘飘浮在空中，仿佛懒于落到地上来……喜爱这里的人会说景色幽美。而我却留恋着里帕斯的丘陵，雄伟的蓝色山巅！

“维里亚格在名义上是罗马尼亚人居住的村子。这里的人说自己是罗马尼亚人，可是都说匈牙利话，他们不会说别的语言。听着他们讲话，心如刀割。其实，他们都很勤劳，乐于助人，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些可怜的人忘掉祖先的语言并不奇怪，因为维里亚格位于罗马尼亚人聚居的边缘地区。往前走就只有匈牙利人了，他们穿宽腿裤，象我们的农妇穿的裙子，他们戴着可笑的小帽子。吉纪在看惯这些之前，一定会笑死的……这里的书记官是匈牙利人，当然不会讲罗马尼亚话。老师的罗马尼亚话也说得很糟糕，尽管学校是教会办的，由教堂出钱。乔治立刻指责他，但他辩解说这里的习惯一直是这样，已故神甫也只

说匈牙利话，他甚至预言说我们将不得不随大流。当时，乔治发誓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决不放弃民族义务，他对老师说，我们应该努力地把这些迷途羔羊带上正路。我的乔治的言词激动人心，说得老师哭了，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老师是鳏夫，书记官太太年老好斗，我永远不可能同她交朋友。这样更好，独自一人可以全力协助我男人从事唤醒这些可怜的罗马尼亚人的伟大事业。我开始懂得一点生活，并逐渐明白生活是多么艰难。我们把家安置得相当舒适。我们从塞特马尔买来了令人喜爱的家具，跟我们小客厅里的差不多。我们感到幸福满意，只求上帝保佑我们将来也这样。我们愉快地想明年也许能有个小男孩。我完全相信我们会有的，我甚至于已经开始准备婴儿帽了。

“四个礼拜前，乔治被授予神甫职位。我认为他是全国最能干的神甫，比任何人干得出色。不是因为乔治是我的，而是确实如此。

“瞧，开头无从下笔，一写起来就又收不住了。如果自己收不住的话，那让纸帮帮忙吧，我这拙劣的字涂满了它……已经给你们写得太多了，轮到你们给我来一封至少是同样长的信。怀着最炽热的爱成千次地拥抱你们。拉乌勒。

“又及：我们想十月份抽空回普里帕斯一趟。

那时我要把可爱的小吉纪带来。我在此特地亲吻她。

"我亲爱的拉乌勒没有给我留地方,只好这样问候你们大家。爱情使我们只想到自己的幸福,求你们原谅。乔治。"

海尔代列把信放在桌上,他擦擦眼镜,感动得笑笑,两颗泪珠挂在眼角。吉纪扑到信上,吻信,高兴得连哭带笑在屋里转圈子。此时,海尔代列太太用舌头舔着嘴唇,十分激动地说:"娘的心肝儿!"

(四)

伊昂成了这么多土地的主人,不但不满足,反而更加贪得无厌。他愈来愈觉得上了当,念念不忘其余的土地,那些也应该归他,如今却仍在瓦西里·巴丘手里。他固执地等待着开庭,不断跑去找格洛夫索鲁,让他催一催,逼得律师只有骂他,威胁他放老实点。

他坐立不安,经常打安娜出气。他对她恨之入骨。他确信是她和父亲串通诱他上钩的。每逢看到她哭泣,伊昂才感到愉快。

女人对生活逆来顺受。有时想伊昂并不爱她,但又立刻胆战心惊地抛开这具有致命危险的念

头。她象过去一样时常替他开脱，说操劳和烦恼使他变得凶横起来。她期待着即将出世的婴儿给自己带来快慰。孩子也许能够使他变温和。

她如同仆人一般从早忙到晚。自从媳妇进门后，塞诺比娅连搬个凳子都懒得动手，并且整天训她，骂她。安娜独自挑起整个家务活儿。她做饭，把饭送到地里去，伊昂带着人在那儿干活。晚上，累得她直不起腰，胎儿顶得她喘不过气。她躺在床上，呼吸急粗，伊昂用胳膊肘搡她的肋骨，骂她整夜打鼾和出粗气，闹得他睡不好觉。

盛夏的一天，安娜在家做午饭，准备往地里送饭去，塞诺比娅也跟着他们去收割麦子了。正当她往大铁锅里沸腾的汤上面倒炼脂油时，感到肚子一阵剧痛，前额和太阳穴上直冒汗水。她倚在灶边歇息一会儿，吓得瞪着眼睛，双手捧着肚子呻吟。“难道时辰到了，”当阵痛稍稍平息下来时她想道。

她尝尝汤，又加点盐……阵痛又来了，开始轻一点，后来异常剧烈，仿佛有人用针扎她。就这样直把她折磨到晌午，但她始终不肯住手，仍然做好饭，放进篮子里，如果上帝注定要她今天生的话，也好托人捎到地里去。

午后，疼痛消失了，她感到轻快多了。她划个十字，提起篮子，慢慢上路了，留下杜米特鲁·

莫尔格什看家，他现在就住在格兰内塔舒家，不敢再回帕拉斯基瓦那里去了。

给安娜作陪嫁的那块地离村相当远，挨近日多维察。阳光从清如泉水的蔚蓝天空中直射下来。空中充塞着令人窒息的热气，如看不见的浓雾。田野被烈日晒黄。这儿那儿，偶而有一棵仍然发绿的树，纹丝不动的树叶象盾牌抗拒着骄阳的烤晒。女人拖着一双光脚，在长满野草的小路上踉踉跄跄走着。

她来得早了一点，想把饭送到地头的苹果树下，再拿镰刀去割两三把麦子。正当她弯下腰把篮子靠着窟窟窿窿的树身放时，一阵剧痛向她袭来，好象镰刀划破了肚子。她无力地倒在被晒裂了的地上，牙齿咬得咯咯响，她想强压下痛苦。尽管她作出了一切努力，感人肺腑的惨叫声禁不住从胸腔迸发出来，接着是沉重的呻吟，她口干舌燥。

"天哪！她是不是临产了！"塞诺比娅直起腰唤道，她一手拿着镰刀，一手拿着麦子，朝苹果树望了一眼。"对，对……一定是的！瞧，她痛得直打滚！"

"该死的女人！"伊昂咕咕哝哝说，连头也没有回。"她知道到时候了，还赶到地里来生！上帝饶不了她！"

“住嘴，伊昂，小心象伦克村的神甫遭天雷霹！”格兰内塔舒不无怜悯地低声训斥道。

“真是这么一回事！”小伙子稍稍和气地说。

塞诺比娅向安娜跑去，她正在地上挣扎，仰着脸，手捂着肚子，仿佛想扑灭肚里熊熊烈火。阳光透过苹果树稀稀拉拉的枝叶，白色的光线照在痛苦扭动的躯体上。

“怎么啦，安娜？……天哪，你也太……真是……既然感到产前阵痛，干吗不呆在家里？”塞诺比娅怜惜地说着跪在她身旁，设法减轻她的苦痛。

象村里所有的老太婆一样，塞诺比娅也会无师自通地接生。她解开安娜的腰带，脱去围裙，轻轻地自上往下按摩她的腹部。安娜的呻吟声突然变成阵阵尖锐的嘶叫声，从她那干裂的双唇间费力地发出微弱的声音：

“婆婆，婆婆，我要死了，……死！死！……”

“住嘴，你不会死的，闺女，住嘴，住嘴……再忍一会儿，住嘴，很快就没事了！”

男人们在继续割麦子。安娜的每声尖叫都使格兰内塔舒惊慌。伊昂更加卖劲儿地割着，不时侧耳细听，生气地嘟噜着什么，以便驱走不知不觉地从心底升起来的怜悯。

“唉，可怜，真可怜！”老头儿被一声凄惨的尖

叫声吓了一跳。

“唉，这是女人命中注定的！”伊昂说着竭力变得若无其事，不过声音温和多了。

充满恐怖的时间慢慢地流逝。空中的热气象在燃烧。酷热的阳光照射下，大地死沉沉的一片静寂。四周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公路那边，瑟斯古查方向的绿草地上有几道白色影子在蠕动。被晒蔫的玉米叶子沙沙作响，麦穗昏然摇晃着，它们尽力躲避阳光的爆晒。

安娜停止了呻吟，塞诺比娅的咕哝声清晰入耳：

“忍着点，宝贝，忍着点，住嘴……再坚持一小会儿……”

“她说不定得死！”伊昂忽然这样想。这一念头吓得他心惊肉跳。他想站起来，跑到安娜身边，正在犹豫不定之时，一声令人心碎的呼喊划破长空，接着是一阵微弱的叫声；如同受惊的青蛙叫，又像是被门掩住了的小狗叫。

“小孩！”当伊昂听到那个宣告一个新生命出世的陌生声音时，他叫起来，心脏都停止了跳动。

安娜的呼吸渐渐轻快，新生儿的尖叫声却更加固执有力，富有命令意味。

塞诺比娅双手沾满鲜血地跑过来，带着绝望

的神情愤怒呼喊：

“剪刀……给我一把小刀，我弄不断小孩的脐带！……快！快！”

她从格兰内塔舒身上拔下刀，急忙奔回苹果树，因为她觉得婴儿的哭声愈来愈微弱，担心发生什么不幸。

两个男人木然地站着，他们都摘下了帽子，凝望着新生命要求享受生活权利的方向。父子两人内心对每天发生在人们面前的奇迹表示惊讶和敬畏，人至今还不能充分理解其神圣的伟大意义。格兰内塔舒虔诚地划个十字，伊昂跟着迅速地划了三个十字，他感到自己变得魁梧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看到塞诺比娅手托到婴儿到河边去了。

“我到河边去给他洗一洗……你们替我照看一下媳妇！”她红光满面地对男人们吆喝道。

“是什么，娘？……是什么？”伊昂不由自主地伸长脖子问，婴儿在老太婆手里拼命哭叫，气势汹汹地踢蹬着两只娃娃腿。

“是小子！一个胖小子！”塞诺比娅说着消失在玉米地里，朝附近的牧师溪走去。

伊昂下意识地来到女人身边。她旁边的一大摊黑色的血，似乎是向这个不知所措的男人撇嘴。干枯的大地已经贪婪地吞噬了血。安娜艰难地往

苹果树爬去，背靠在树干上。她的脸色苍白，汗流不止。她的嘴角有两堆白沫，但那干裂发紫的双唇仍挂着幸福的微笑。

“我受了大罪，扬尼格？”女人温情脉脉地小声说。

“是个小子！”伊昂茫然回答道，他目不转睛地瞧着她那疲惫，但仍容光焕发的面孔。

“婆婆说他象你！”安娜又低声说，银色的阳光照在脸上，使它闪闪发光。

一种强烈的悔恨涌上男人心头。他的目光变得凶狠起来。他真想骂人，可是话都噎在干燥的喉头。他手握镰刀，尴尬地站着，汗水从鬓角流到衬衣上面。

塞诺比娅抱着用自己的围裙包裹的婴儿匆匆回来了。

“瞧瞧你的宝贝！喏，多结实！”她说着打开给伊昂看。“上帝保佑你们把他养大成人吧！”

伊昂直愣愣地，几乎有些畏惧地望着鲜红的，只有拳头大的小东西，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睛，一根脏线缠在他的肚脐上。伊昂伸出手去抱他，但忽然间又停下来，吃惊地问道：

“他的脑袋怎么这样长？”

“没有关系……人小时候都是这样！”塞诺比娅说着轻轻按按小孩的软脑袋。“让我把它弄圆

一点。”

“把他给我，婆婆，让我也看看！”安娜伸出手乞求道。

“算了，会让你看个够的，甭担心！”老太婆说着把小孩放进她的怀里。

大家沉默了一阵子，静听新生儿哇哇的哭声。格兰内塔舒不停地用衬衣袖子擦汗，激动地叹着气，嘴里嘟哝着什么。后来，他们匆忙吃完饭，接着干起活来，让安娜带婴儿在那里休息到黄昏，再走回家去。

伊昂又莫名其妙地愁眉不展了。他的心乱如麻。婴儿的哭声既使他心烦意乱，又使他高兴。他感到无比骄傲，因为这个小东西那样威严地吼叫着，但随即明白过来，从此，这个咿咿呀呀说话的小东西将把他永远同安娜拴在一起。于是，怒火油然升起，弗洛丽卡那迷人的玫瑰色脸蛋又浮现在眼前，在召唤他，转眼间又如破灭的希望永远消失。留下来的只有婴儿带挑衅性的倔强哭喊声，夹杂着安娜充满母性温存的安慰声：

“嘘……不要哭，小宝贝，妈的好宝贝，别哭，别哭……嘘……嘘……”

（五）

鲁什卡是个富裕的大村，有肥沃的牧场和数不尽的牛，蒂图初到那里时心情沉重，就象过去为罗莎·兰格失魂落魄一模一样。他表面上装做很快乐，内心却不知道如何摆脱苦闷。村里的头面人物和全体罗马尼亚人凡是知道他是诗人的，无不格外器重他。

书记官肯特雷亚努住在乡公所的宽敞旧房里，他给蒂图安排了一间有单独进出口的舒适房间，艾乌捷尼亚小姐亲自布置了一番，她早在阿尔马迪亚的跳舞会和晚会上就认识了他。肯特雷亚努太太是个矮胖女人，黑黝黝的皮肤，脸蛋象两只口袋下垂着，她在见面的第一天就暗示，如果蒂图决心修完书记官的课程，接老头儿的班的话，她乐意收他做女婿，老头儿又聋又懒，一心想退休，特别是他学不会官方语言，担心为此丢了饭碗。艾乌捷尼亚聪明伶俐，蒂图挺喜欢她，可是认为书记官太太的打算是滑稽可笑的。一想到自己可能成为女婿的候选人，便暗自发笑，因为他刚开始下决心为自己闯一条生活之路。

蒂图现在尽量避免与别人打交道，以便能陶醉在自己的梦境里。他十分需要安静，想借此解

除心头之苦闷。肯特雷亚努对他如此勤奋地工作表示惊讶，于是放心地把整个公务全堆到他身上。蒂图从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干自己所痛恨的差事，根本不理睬艾乌婕尼亚叽叽咕咕和转来转去。

一个礼拜后，他认识了维尔吉尼亚·盖尔曼老师，她是为了学校的事到乡公所来的。来鲁什卡之前，他就听说过她。人们都说，她是个十分纯朴和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姑娘。谁也不曾在跳舞会或别的联欢会上见过她……她约有二十五岁。她的衣着朴素，可是合身。她有一对水灵灵的富有幻想的大眼睛，樱桃小嘴上挂着迷人的笑容。

“你多么漂亮！”蒂图送她到街上时说，他已经立刻被她的可爱容貌所征服。

“我可不喜欢听恭维话，海尔代列先生，特别是那些俗套话！”老师冷冰冰地回答道。“我还以为你……”

蒂图毕恭毕敬地吻了一下她的手，仿佛是求她原谅。维尔吉尼亚若无其事地走了，并未被他的冲动所打动。

这一次会面结束了蒂图内心的苦闷。他日日夜夜想着维尔吉尼亚·盖尔曼，她那甜蜜而又冷淡的微笑，闪光而又安然自若的眼神。他高兴地打听到她与艾乌婕尼亚是好友，常来书记官家玩。

过了几天，艾乌婕尼亚说她去老师家玩玩，蒂图主动提出陪她去。

维尔吉尼亚·盖尔曼有两个房间，都按照自己的爱好做了布置。许多壁毯出自她的手，摆设着她从四面八方收集起来的小工艺品，一个书橱里陈列的全是罗文图书和杂志，且都装订得十分讲究，封面上烫着金字。屋前有一个小花园，四周围着薄木板，窗子前面放着一张条凳，傍晚老师爱坐在那里遐想。

他们很快交上了朋友。蒂图愈是了解她，就愈感到在鲁什卡生活舒适。维尔吉尼亚红着脸对他说，她在空闲时也写写诗。他们一起欣赏她的诗作，蒂图得知各种杂志都拒绝刊登这些作品，不禁表示极大的义愤。她却能自我宽慰，甚至还因未被别人理解而自豪……她高兴的是至少诗人能够欣赏她的作品。后来，当蒂图对她倾吐内心的苦恼时，可爱的老师也忧愁地点点头，表明自己的心也被这些烦恼折磨着。

在月光皎洁的夜晚，蒂图急不可待地跑去找维尔吉尼亚·盖尔曼，他们坐在沉睡的花园里的长条凳上，共叙有朝一日罗马尼亚人将成为这块世代相传的土地上的主人的殷切希望，那时，众人都将会跟他们想得一样……他们陶醉于这类交谈中。

"多么超群绝伦的人！"蒂图回到家里想。"如果我们的理想已经在杰出的妇女心中引起共鸣，那么实现它就为期不远了。"

他象狼似地蹑手蹑脚走进屋，免得惊醒肯特雷亚努，他在夏天是敞着窗睡觉的。回到自己的屋里，他继续睁着一双泪汪汪的眼睛冥想。玻璃窗上映照出来的银白色月光鼓舞着他。他激动不安，仿佛明天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现在他着力描绘这一胜利，幻想给他插上了飞翔的翅膀……他想象着来到了克鲁日——他曾在几年前去过一次，那里到处说罗马尼亚话……多么美丽的语言！他感到大家都在说"家乡话"，比游历过整个罗马尼亚的弗拉雷亚村的工程师瓦西里·波帕讲得还动听……商店的招牌、街名、学校名、机关名……一切的一切用的都是罗马尼亚文。马特伊·高尔文[1]的塑像在向行人微笑，并且说："正义的时候终于到来了吧？……"还有士兵……戴的帽子……正象他曾听说过的道洛班茨[2]的帽子……在阿尔马迪亚对海尔代列蛮横无礼的法官也对他脱帽深鞠躬。蒂图想表现得宽宏大量一些，

---

① 匈牙利国王(1458——1490)。他奉行反对奥斯曼和同罗马尼亚睦邻的政策，在他统治期间，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艺术开始传入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

② 中世纪，罗马尼亚公国和摩尔多瓦公国雇佣的外国兵。

——译者注

让他瞧瞧，罗马尼亚的掌权者是高贵的，不斤斤计较的，他向他伸出手……波浪滚滚把他推向前……啊，到了锡比乌，布拉索夫，大奥拉迪亚，阿拉德，蒂米什瓦拉……三色旗在神话般的宫殿上空迎风飘扬……帽上插羽毛的警察消失了……他是谁？鲁什卡警察站站长，那个上士昂首挺胸地朝他走来，歪戴着一顶黑色的道洛班茨军帽；前面缀有一个三色帽徽。蒂图记起他曾竭力讨好他，后来发现这位罗马尼亚小诗人不肯低三下四跟他握手，于是变得蛮横无理起来。“你的公鸡羽毛呢？老总？”他矜持地问。“什么羽毛？什么公鸡？”上士的脸刷地红了。“我是罗马尼亚人！你不知道？我可一直是罗马尼亚人，但日子艰难啊，而且公务……”“叛徒！”蒂图气愤地喊道。上士发怒了，他用不堪入耳的话骂他，把帽徽往他脸上扔。怒火冲天的蒂图不顾一切地扑过去，掐他的脖子……他的脚滑了一下，跌倒在地上……“怎么回事？是说梦话吗？”蒂图猛摇着身子，从地上跳起来，问自己。

窗外的月亮在高空微笑。威严傲慢的声音从街上传来。蒂图走近窗口。月亮在他的脸上泛起白光。两个黑影踏着响步走过来。刺刀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公鸡毛傲然摆动着，也闪耀着银色光芒。

“哦……巡逻队！”蒂图痛楚地嘟噜说，仿佛心被人挖掉了一块，接着使劲关上窗子说：“梦……全是梦……”

但是，同样的梦立即又迷住了他，他无法抗拒。梦使他昏昏入睡，梦使他甦醒过来，整整一天里都是梦给了他快慰，促使他去找维尔吉尼亚·盖尔曼，那是唯一完全理解他的心愿和期待的人……

“或许我已经爱上了她？”一天，当会见她的愿望十分强烈地折磨着他的时候，他这样想。

起初，他如同做了坏事而被当场抓住似地吓了一跳。后来，渐渐平静下来。爱情往往是自私的。因此，结果将会在人的心灵上留下创伤。他又一次想起罗莎。此时才看清楚，他们两人是何等虚伪。追求的是拥抱，仅仅是拥抱。种种山盟海誓只不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维尔吉尼亚好象根本不是一个美貌女郎。即使她长得丑陋，那也丝毫不会减弱他对她的爱慕。这是友爱。建立在共同理想上的真诚友谊……蒂图象是一个医生为自己诊病，他把今日的心跳与往日爱上罗莎·兰格或露克雷茨亚·德拉古的心情相比较。他骄傲地作出结论，这不是普通的爱情，而是一种无比崇高的感情，他兴奋地自言自语道：

“世界上最宝贵的莫过于男女之间的真诚友

爱！”

因此，有一天，当暗中嫉妒的艾乌婕尼亚责怪他来鲁什卡是为了追求维尔吉尼亚·盖尔曼时，蒂图自豪地回答道：

“噢，不……不是爱情，小姐！比爱情更高尚……是源出于利他主义愿望的友爱！”

艾乌婕尼亚怀疑地冷笑一下，令他怒不可遏。

（六）

在圣彼得那天，神甫给小孩洗了礼，并取名为彼得。人们大吃大喝一顿，连杜米特鲁·莫尔格什也喝得烂醉如泥。

然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每个礼拜，伊昂都要找岔子打安娜。

产痛在安娜心里引起的幸福感，犹如风吹蒸气，转眼即逝。现在，她终于发觉伊昂恨自己，她奇怪为什么至今迟迟看不清楚这一点。如果连孩子都不能使他回心转意，那还能指望什么呢？回顾往事，不免产生余悸，过去怎么瞎了眼。干吗缠上他呢？他要的只是嫁妆！从开始接近她，他就存心骗她。他抓住了她的弱点，象饿狼穷追不放。她回忆起那次跳舞，他用种种甜言蜜语诱

惑她……他的柔情蜜意是伪装，第一次拥抱也是伪装，在灶台后面她的被窝里以及使她怀孕……直至吞没了她的幸福，她的一生……如今，后悔莫及。太迟了……

她成了世界上多余人的感觉时时纠缠着她。她早想过不如了结此生，可是对小孩的希望制止住了她的冲动，鼓励她忍耐下去。今天，她还想从母爱中得到安慰，但是未能完全如愿以偿。当她自问为什么活在世上时，一阵厌世的想法油然而生，只有怀中吮乳的婴儿轻轻发出的咿呀声，才使她暂时抛开此念头。不久，孩子的可爱容貌更增加了她的痛苦，她不禁绝望地喃喃道："但愿上帝把我们两人一起收留下吧！"

不过，她不自觉地惧怕陌生的死神。村子的自然景色，硕果累累的田野，神密的树林，散布在果园里象玩具一样的小房子，这一切仿佛都在对他说，生活的一切苦难，比起把你投入可怕的深渊的死亡痛苦要容易忍受千百倍。她的意志在神秘锁着的铜门前动摇了，这座大门曾经吞噬过千百万人的生命，他们却不曾瞅一眼门后的情景。

光阴无声无息地流逝着，对她的烦恼漠不关心。夏季即将过去，田里的活繁忙起来。她背着婴儿，每天爬坡给地里干活的人送饭，换来的只

是责骂和毒打。

在九月的第一个礼拜天，黎明时分，安娜挤完奶，正在堂屋往罐里倒奶，听见马切东·切尔契塔舒惊慌嘶哑的喊声：

“老师先生，做做好事，来一下，阿弗鲁姆上吊了！”

“别瞎说！”传过来老师的声音，他象往日一样在走廊上洗脸。

“是上吊了，上吊了！”马切东更战战兢兢地重复说。

女人吓得发抖，感到脊背上一阵奇怪的寒意，浸入了心脏。伊昂刚才往村里去了……突然间，她就那样卷着袖子，蓬头垢面地朝酒店奔去，好象那个地方无论如何也不能缺她。她远远地从阿弗鲁姆家门口望见院里挤满了人，个个伸长着脖子，并指手划脚地叨唠不休。她气喘吁吁地赶到后，竭力挤进人群去看死人。不料碰见了伊昂，他怒冲冲地对她嚷嚷道：

“你钻到这里干什么？家里没有事干？快滚开，蠢货！”

安娜置之不理。她象蜴蜥似地在人群中钻来钻去，不一会儿便挤进了院子。

草棚的门敞开着，轮子上沾满干泥的单辕马车挨墙靠着，车辕杆向上竖着。另一面墙上靠一

架梯子，梯子支在牛车上，顶端深深埋进芳香的新鲜干草堆里，干草从阁楼堆到棚顶。阿弗鲁姆吊在第七节梯子上的一个用旧笼头做的绳套上，他的脸红得发紫，黄胡子翘着，乱蓬蓬的头发贴在汗淋淋的前额和太阳穴上，脸朝院子，鼓出的眼睛似乎正忧郁地瞧着挤在门口看热闹的人，他们都不敢走近。他的嘴向右歪，舌头被牙齿咬出一道痕印。

“还没有死！……丽夫卡在哪儿？……快上去把绳子砍断！”特里丰·特塔鲁搓着双手喊，可是并不动弹。

“住嘴，已经冰凉了！”几个人冷冷地说。

离阿弗鲁姆约五步远的半圆圈内没有一个人。地上散落着干草、麦秸、鹅粪和死者的帽子，油光锃亮的帽里子露在外面。

安娜颤抖地站在车辕杆中间，凝视着阿弗鲁姆。她从来没有这样近地看过死人。现在她既不恐惧，也不怜惜，唯一强烈的愿望是从他的脸上窥探出阻拦她走这条路的神密。她奇怪的是为什么黑天鹅绒小圆帽仍留在他的后脑勺上，特别是他的双脚拖地，膝盖弯曲着，左手抓着梯子，右手的五指张开并下垂，仿佛想抓什么东西。

“让开！喂，靠边站站！”忽然有几个人吼叫道，一只大手搡了安娜一把，差一点把她推进死

者的怀里去。

“怎么，没有人把绳子砍断？他又不是狗，天哪！”海尔代列面色苍白地从人群中挤过来说。他走到梯子前，摸摸阿弗鲁姆的胸口，立刻命令道：

“还有热气！……快！……砍断，特里丰！……抱住，别让他倒下！”

几个胆大的农民挤到海尔代列身边，一分钟后，安娜看见旧笼头象钟摆似地轻轻晃动着。

女人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死人不见了。过了片刻，她才惊奇地发现，在海尔代列的催促下，两个青年正在摆弄死者的手脚，想要把他救过来。她伤心地想：

“干吗还要让他白受罪？他已经死了，就让他好好安息吧！”

农民们开着玩笑，取笑老师的意图，过了一会儿，老师生气地说：

“你们好象都不是基督教徒，乡亲们！眼睁睁地看他死去，也不赶紧砍断绳子！……他是吓死的，因为脚够得着地……可怜的阿弗鲁姆！”

“该死的话，平白无故也会死，这是天意！”村长弗洛列亚·唐古说，他趾高气扬地望着众人，仿佛确信上帝是永远不会召他去的。

现在，人们都挤在老师的周围，因为他知道

阿弗鲁姆上吊的原因。死人仰卧在梯子跟前，双脚朝大门，一只膝盖弯曲着，衬衣敞开，冷淡地望着阁楼，从今以后他对什么都无所谓了。乔治·布尔布克最为好奇，他不断往前挤，踩上了死者沾满泥的靴子，吓得他魂不附体，连忙划十字，自言自语说是不祥之兆，随即退到街上去。

后来，海尔代列不得不详细叙述一遍阿弗鲁姆的死因。书记官斯托塞尔拉阿弗鲁姆共同买下日多维察附近的那一座皇家林。乍看起来买卖颇有油水，因为书记官说，他已经找到一个主顾愿意马上买这项合同，可以捞到一大笔钱，他们用不着掏分文，只要签个字就能够拿到差额。签完字后，斯托塞尔开始拖了，主顾也无影无踪。付款的日期一天天逼近。凡是碰见阿弗鲁姆的人都断定，这是一笔倒霉的买卖，整座树林连买价的五分之一也不值……这样一来，犹太人吓懵了，因为他将被迫把全部家当变卖掉才足以付清欠款。大约两个礼拜以来，他一直处于空前的绝望之中。昨天，礼拜六，他去了一次日多维察的犹太教堂，老人们对他说，斯托塞尔存心让他破产。阿弗鲁姆去找书记官，大喊大骂，斯托塞尔用拳头赶走了他，并吼叫说："你那么笨蛋，吊死算了！"他铁青着脸从日多维察返回。海尔代列跟他谈了话，因为恰巧想清理八月份的赊账。海尔代

列安慰了他，劝他有点信心……毫无用处。阿弗鲁姆一口咬定说，与其丢掉辛辛苦苦挣来的土地和财产，再次沦落到初来普里帕斯时的那种一贫如洗的境地，还不如上吊好。海尔代列当然不相信他真会那么干，只不过劝他再忍耐忍耐，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变化。“我吊死 算了！我 只 有 上吊！”阿弗鲁姆重复着这一句话……真的做了。

“时辰一到，你就会象去参加婚礼一 样 寻短见！”科斯玛·乔格纳 什 小 声 说，虔诚地划个十字。

安娜心惊肉跳地听着老师叙述，巡夜人的话格外震动了她。她突然回头瞧瞧无人理睬的死者，有一个念头恍若一线光明闪现出来：“时辰一到，人死得多么快啊！”

（七）

法院开庭前的两个礼拜，海尔代列熬了整个通宵，写成两封措辞优美的信，一封给助理督学霍尔瓦特，另一封给贝拉·贝克议员，信中回顾了他和法官之间的纠葛，求他们向有关的人美言几句，同时保证今后将以加倍的忠诚履行爱国职责。

他十分镇静，坚信会平安无事 的。他 耐 心

地、无忧无虑地等待着回信。不过，为了防备万一，他也聘请了律师，就是那个来查封和处理拍卖的兰德维。一礼拜后，他不仅没有得到所希望的回信，而且接到律师的通知，说他摸了一下情况，问题相当严重，要他快托人去向庭长求情。

“真是大滑头！”海尔代列笑着说，他完全懂得律师的意图。“他想多搜刮我一些钱。嘿，律师总归是律师……他会剥掉你的七层皮……”

他是确信无疑的。开庭的前一天，他也没有收到保护人的回信，他自我安慰说，他们准是跟庭长谈妥了，否则一定会事先提醒他注意的。

他和伊昂约定一道去比斯特里察，就乘他从陪嫁中得来的那辆单驾马车。晚上，他又开导一番伊昂，告诉他上法庭怎么说，争取一切顺利。伊昂根本不把老师的忧虑放在心上。他着急的是和岳父的那场官司，总是拖着迟迟不开庭。不过，他依然听取了海尔代列的劝告，并不时发誓说，他将替老师坐牢，这可使老师不快，因为他认为伊昂的话不吉利。他们决定让伊昂当庭宣布，是他跪着求海尔代列写状纸的，老师拒绝了五次。伊昂只好自己写完了再来找老师，求他翻译成匈牙利文，海尔代列仍不答应。后来，他实在受不了冤枉罪，就在一天晚上拿一瓶象酒精一样的烧酒来海尔代列家，两人一杯接一杯地干，直至老

师喝得酩酊大醉，他才又掏出状纸，含着眼泪跪着求他给翻译。醉醺醺的海尔代列稀里糊涂地把给部长阁下的控告信翻译了出来，不过，他可是一点过错也没有。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伊昂，对吗？”海尔代列最后这样说，慈祥的眼睛里充满恳求。

“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伊昂连连点头说。“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我要胡说八道的话，上帝会惩罚我的……”

为了及时赶到比斯特里察，他们半夜就出发了。伊昂的马跑得还算轻快，尽管它已在田里干了一天活。当旭日东升时，他们正慢步爬杜米特里岗。伊昂走在车旁，正向海尔代列叙述他同瓦西里·巴丘和安娜的纠纷，两人都心平气和，仿佛忘记上法庭的事……突然间，一辆轻便马车从后面追赶上来，一路小跑着上坡，车轮滚滚欲飞。原来是神甫贝尔丘格，他是应召去给老师的那一场官司当证人的。伊昂毕恭毕敬地脱帽向他致意，神甫却紧紧裹在一张狐狸皮里，眼望着别的地方。马车很快便消失在大转弯里了。

“真是地地道道的孬种！”海尔代列喃喃说，同时觉察到信心和安全感也有点动摇了。

伊昂不曾搭腔。两人沉默着走了好大一阵子。马小跑了一段路，自动停下来，喘喘气，然

后又往前走去。农民在路边迈着碎步，鞭子举在头上，时而“唏，嘘”地吆喝一声牲口，不再回头瞧老师。海尔代列的嘴上挂着一丝苦笑，眨巴着眼睛，满腹疑团。犹如一层愁云笼罩了他们，两人惊慌不定，沉默不语。

从山顶上眺望远方，一派壮丽的自然景色。被一层银色薄雾装饰的比斯特里察河谷，正在秋天阳光的沐浴下甦醒过来。在前方的山脚下，一片黄绿相间的树林后面便是那座如同一堆儿童玩具似的古城，高耸的萨克逊教堂的尖塔象一个巨大、寡言的守门人，身穿久经风吹日晒而成灰色的古装。

“瞧，比斯特里察！”海尔代列兴奋地伸手指着说。

“好地，……活儿也做得很细！”伊昂瞥一眼山谷说，整个山谷象一座迷人的大花园。

在凉爽的早晨，一望无际的田野令人心旷神怡，它深深地印入老师的心田。面对如此广阔的世界，他发觉自己十分渺小，顿感痛苦不安。在这广阔天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旋涡中，他的忧愁，希望，他的一生，又算得上什么？远远不如一粒随风飘落的沙子。“上帝既管天上的飞禽，也管大海里的沙砾。”他自我安慰地想，同时用目光在山谷间层层叠叠的房子堆里搜寻法院的楼房。“那里

决定着小百姓的命运！”他叹一口气，发现那一建筑物正座落在罗马尼亚人教堂和萨克逊教堂之间。

“瞧呀，孩子，法院就在那儿！看到了吗？”他指着庞大建筑物喊道，那是一幢拥有二层楼的房子，小窗子象是几只狡黠的眼睛。

离城愈近，海尔代列的信心愈小。他的心在微微颤抖，不过从刚修剪过的花白胡子间隐约透露出来谦恭的微笑。他那眼角上挂的泪珠欲滴，但又不往皱纹密布如同一幅精制图案的双颊上流淌……他的思潮起伏，一浪高于一浪。他奇怪自己怎么会以为将平安无事地逃过这一关？尽管如此，他并不责怪自己，也不为曾有过这种妄想而后悔。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人是什么样呢？

“我觉得，伊昂，我们今天会倒大霉的！”当他们经过城门的关卡时，海尔代列开玩笑地说，他希望得到一点宽慰。

“现在是听天由命了！”伊昂无动于衷地放声大笑。

在法院弯弯曲曲的黑暗过道里，人们来来往往，忙忙碌碌，有的在大声说话，有的在低声细语，有的哭，有的笑，每个人只想着自己的苦处，对别人的痛苦漠不关心……人类的自私自利在正义面前才赤裸裸地暴露无遗。乡下佬，城里人，

男女老少，都乱哄哄地跑跑停停，争吵，恳求……所有的声音汇集成一种单调沉闷的嗡嗡声，只不时被一阵刺耳的铃声所打断，随时呼唤当事人到审判厅去……在心事满腹的人堆里，只有夹着鼓鼓囊囊公文包的律师旁若无人地走来走去，他们活似受惊的蚂蚁堆里的飞虫。

海尔代列在嘈杂的人群中间痴呆地停下来，他觉得天昏地转，两腿发软。幸而，很快看到了兰德维律师，他一瞅见海尔代列就走过来说：

“啊，你来得正好！……日安！……你是第六个……很快就会结束……勇敢一点！我想能一切如意的！……你拜托过什么人向庭长求情了吗？”

律师话语中所流露出来的职业上的乐观精神，顿时感染了海尔代列，使他又充满了新的希望。他又感到自己是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命运决定着世界的进程。从此，他也无视过道里的人了。他跟伊昂大声谈话，笑着，甚至发牢骚说轮得太慢。

在法庭上，一看见为竞选议员而到过阿尔马迪亚的那个法官端坐在庭长右侧，他的信心倍增。他挤到前面，紧紧盯着那个法官，直至遇到他的目光，他发觉法官在看他，眼里含着笑意。庭长尽管不认识他，也望了他几眼，他的眼神似乎是说：“放心吧！一切顺利！不要害怕！”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他一时一刻都不曾丧失自制力。他的匈牙利话比任何时候说得流利，他详细解释自己是毫无过错的，并不断表白自己是爱国者。原告法官没有出庭，海尔代列相信他是故意缺席的，借以减轻对他的压力。检察官的面容严峻，但海尔代列仍从他的冷酷中察觉出不少善意。贝尔丘格非常痛快，干脆大声宣称他没有听说过什么告状信。"看来，我的保护人费尽了心机，真难为他们！"当兰德维律师慷慨激昂，手舞足蹈地辩护时，海尔代列心想。

实际上，全部审讯不到半个小时便告结束。后来，庭长和右侧的法官商量一下，站起来以法律的名义宣布：伊昂·帕普-格兰内塔舒被判处一个月监禁和一百克郎罚款；普里帕斯的教师托哈里亚·海尔代列八天监禁和五十克郎罚款。海尔代列一直是含笑聆听的，听到这一判决，才向周围扫视一下，仿佛是问人们："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提出上诉，对吗？"律师小声对他说。

"当然啦……上诉……一定……"海尔代列以同样茫然的表情喃喃而语。

在过道里，在嘈杂的人群中，他忽然感到支持不住了。他不得不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旁边有一位老太婆正在抽泣，天转地动，他担心法院将一下子压在自己身上。可是老太婆的哭声清晰

入耳，他正在心中问自己，她为什么那么悲伤？忽然听到象狗一样尾随在身边的伊昂的声音，但是不明白他的话：

“没什么……上诉……当然……冤枉！”他这样对伊昂说，但自己并不明白说了些什么，甚至连自己说话的声音都不曾听见。

随后，他扶着小伙子的肩膀，哆哆嗦嗦，艰难地站起来。

“我们完了，伊昂……回家吧！”他用嘶哑的声音喃喃而语。

那时，他们又遇见了兰德维律师，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佯装生气想安慰他。

“别担心，海尔代列先生！一点也用不着担心！放心吧，上诉后，你只出些罚款就行了。一切都还算不错。我直担心会判得更重呢。这个庭长是没有心肝的坏蛋……你得防着点，别让判决还未宣布执行，就捅到你的上司，也就是督学那里去。那样一来，你将被停止公职。当然，只是临时性的。到上诉裁决以前，你不用担心，一切会顺利的，关键在于最后的结果……有什么办法？人人都有难处……”

“对，对……没什么……不用担心……停职……”海尔代列拖着铅一般沉甸甸的双腿，踉踉跄跄走出去。

秋天的太阳凄凉地微笑着。与法院过道里的嘁嘁喳喳声相比，街上一片寂静荒凉，稀稀拉拉的车辆象是装满了死人，全是死人。

“唉，回家吧，伊昂！……停职！瞧，停职！”他说着两行热泪滚滚而下。泪珠流在他的花白胡子里。有一滴落在他干燥的嘴唇上，如同咸味的香脂滋润了双唇。

伊昂尴尬地望望海尔代列。他想说几句话，但又无从启口。他搔搔头，咒骂了几句，无能为力地嘟哝着。

“停职……停职……”老师不停地重复说，伊昂尽管不明其含意，但听起来那样悲惨，他紧握拳头，愤怒地威胁那座小窗户似狡黠眼睛的庞大建筑物。

第九章

吻

(一)

“上帝和圣母都饶恕不了他们！遭天雷轰的，怎么能那样欺侮你！”海尔代列太太一听说判决便破口大骂。

“天哪，爹将象伯尔格乌村的拉乌伦茨一样去坐牢，人家该会怎么议论呢?！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天哪！”吉纪呼天号地地抱怨不休，她确信在十月份的晚会上，所有的舞伴都会对她避而远之。

起初，老师想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甚至吹嘘说他将教训教训法院的老爷们如何主持公道……但从他那勉强的笑容，阴郁的目光及其整个忍辱负重的痛苦表情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巨大的恐惧，连最爱生气的海尔代列太太也轻易地宽恕了他，把满腔怒火一古脑儿地发泄到比斯特里察那些如此卑鄙审判他的人身上。

"说不定，我会被停止公职的！"事后第三天，海尔代列才叹着气说。"简直卑鄙到了极点！"

"我们可要流落街头了，我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我们的下场，完全是为了一个可恶的乡下佬，我们帮了他那么多忙！"海尔代列太太怒火万丈，现在她不仅咒骂伊昂，也咬牙切齿地骂法院里的匈牙利人。

海尔代列被判刑的消息如一桩丑闻不径而走，传遍阿尔马迪亚，又从那里传到周围各村。不少人同情他，但更多的人公开说：

"这是上帝对叛逆者的惩罚！……你们不记得他怎样反对格洛夫索鲁当选的吗？这就是匈牙利人给的报答！让他好好记住！"

在阿尔马迪亚，人们看见他微驼着背，白头发增多了，温顺的眼神里流露出卑怯，他是去找工作的，防备一旦被停职能有个糊口的差事，连格洛夫索鲁看到他时也宽恕地跟他握手，并询问蒂图的近况。

海尔代列对任何事情都不抱希望了。他确信将被撤销公职，而且免不了蹲班房。他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想法，如同人对生活中任何一件伤心事都能够习以为常一样。他担心的是日后怎么办，因此到处奔波，想寻找避难所。在等待着停职通知的日子里，他经常满腹委曲，两手空空地回家

来，不过竭力装出高兴和信心十足的模样；添油加醋地叙述某某人是怎样热心接待他，答应支持他，相信自己将因祸得福。他一小时一小时地和太太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应该搬到阿尔马迪亚去，到某某律师处或某个事务所去找点事做，或者在停止公职期间留下不搬，因为那不会持续太长时间，超不出两个礼拜，至多三个礼拜，最坏的情况不过一个月。但当海尔代列太太激动而有信心地发表意见时，他的心却象绞肉机里的一块鲜肉跳动着，他回忆求过的所有人，全部是枉费心机。

有一天，拉乌勒突然一个人回来了，因为宾蒂亚连一个钟头也不能离开维里亚格村，当时正值学校开学，他想以罗马尼亚的隆重仪式举行开学典礼。

"我只来呆一个礼拜……都要想死你们了！"拉乌勒泪汪汪地同大家一个个地拥抱后说。

从她最初的谈吐里，他们已经意识到，拉乌勒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她仍然那么善良，和言悦色，可是把全家连成一体的琐事和家务已经引不起她的激动。判决的消息并未象他们所担心的那样震动她。如果是在过去的话，那她准会痛哭流涕，折腾几个礼拜；如今可好，她只不过眨巴几下眼睛。

"你若被停职的话，将会十分困难的，爹，……

你记得吧，我曾经多次劝过你，别去管闲事，管好自己的一摊子就够了……现在，这个家可怎么办，真是天晓得！”她说话的口气异常冷淡，使海尔代列感到比在陌生人面前还要难堪，因此，他根本没有再搭腔。

于是，她马上谈起乔治，把他夸上了天，谈他们的困难、计划和希望……当她又记起现在是呆在普里帕斯父母家时，便数落起海尔代列不投格洛夫索鲁的票，说连乔治都获悉此事，他因岳父是叛逆者而生气。后来，她愈说愈气忿，甚至说匈牙利人惩罚他是活该，一切叛逆者都该遭罪。

海尔代列的怒火上升，但马上压了下去。孩子长大成人后，自然而然就疏远了。自己不也是这样过来的？他去参加了父亲的葬礼，可是老人在床上躺了整整七个礼拜，自己一次也未曾去探望过。况且离得很近，只隔四个村子。母亲每次来，倒都是用甜酒相待。此外，对他来说，母亲似乎是不存在的。他把全部心思和爱用在自己的小家庭上了。那么，拉乌勒不关心他的痛痒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这就是生活。冷酷无情。谁能改变它？衰老的人、懦弱的人总有一天要被生活所抛弃。生活属于年轻人和强者。自私是生活的基石。

拉乌勒已经有了身孕，她自夸胎儿大，不断

哼哼唧唧，嚷嚷说难受，并向海尔代列太太寻问生小孩要做些什么准备……吉纪在她面前不免羞怯，但勉强控制自己打趣她。

“你可变多了。”她带点责备口气说。

“是啊，我也感到了。”拉乌勒得意地说。“我简直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地生活了。真难想象，我怎会在那么长的时间内没有结识乔治！”

“当时你还不愿爱他呢，父母差一点为你不答应而打你！”

“那是因为我尽胡思乱想……”

“奥雷尔呢？”吉纪突如其来地问。

“无稽之谈，我和乔治常拿他开心，”拉乌勒笑着说。“噢，我是真变得多了，算你说着了。姑娘出嫁前，根本不懂什么叫生活。因此，应该清除她们脑袋里装得想入非非之事……生活完全是另一回事！”她兴奋地补充道，双手交叉放在被红底黑花的毛料裙衣掩盖的微微隆起的肚子上。“还有孩子！”她小声说。“孩子！好象现在我才懂得活在世上的目的！”

她只到阿尔马迪亚去过一次，那是专程去拜访她的教父母菲利波尤夫妇的。呆到第三天，她就开始厌烦了，想念她的乔治。第五天，她匆匆忙忙带上吉纪走了，为的是到临产时身边有人照顾。离开家时，吉纪哭湿了三条手绢。拉乌勒却

没有掉一滴眼泪。

望着她离去，老人们轻轻叹一口气。

“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已经失去了她！”海尔代列不无孤寂地对老太婆说。

“忘恩负义的坏孩子就是这样的。”太太喃喃说着，眼眶里涌出辛酸的泪水。

为防止灭火而放进灶里的湿木头在吱吱响。阴雨天的灰色亮光从潮湿的玻璃窗上照射进来，外面是荒凉的田野和笼罩在蓝色帷幕中的村庄。墙壁上，皇帝像下面的挂钟厉声厉色地嘀嗒嘀嗒走着，几乎还带着威胁性。坐在旧沙发里的海尔代列沉思地凝望窗户，嘴角含着烟斗。太太坐在灶台旁边的椅子上，双臂环抱在胸前，呆愣地倾听秋风飒飒。两人仿佛都在静听时间的流逝声，他们无力抗拒，只不时哆嗦一下，似乎屋里太冷了。

“天气真糟！”过了好大一会儿，老师才慢悠悠地低声细语说，声音之低是担心干扰某部永不停息的机器所发出的沉闷而又无情的响声。

海尔代列太太听起来他的声音如此甜蜜，忍不住笑了。老师认为她在两年前掉牙齿留下的黑洞反而使她变得更加美丽，他以慈祥而又无可奈何的微笑相对。他们的微笑汇合在一起，顿然使欢乐气氛充满全屋。他们情不自禁地回顾起往事，

那是早已遗忘的青年时代。眼前的艰辛如同恶梦消失在回忆中……海尔代列走近灶台，在火上烤烤手，抚摸着老太婆布满皱纹的双颊，在她的额上轻轻吻了一下，叹着气说：

“唉，老婆子啊老婆子，到老 还是 我们老两口……”

砰砰的敲门声吓了海尔代列一跳，仿佛情郎被女方的母亲抓住……伊昂·格兰内塔舒象横扫一切的狂风破门进入充满旧日温暖的屋子，他跑来报告判决书已经下来了。

（二）

伊昂死乞白赖地求老师告诉他，怎样才能替老师坐八天牢房。他坦然自若，不把判决挂在心上。相反，他为减少了一桩心事而沾沾自喜，今后他可以全力对付与瓦西里·巴丘的纠葛了。去法院的日期已经确定，伊昂夜间开始接二连三地做恶梦：一会儿梦见和岳父打架，被他压在下面；一会儿梦见格洛夫索鲁抛弃他，站到了岳父一边；一会儿又梦见安娜提出离婚，带上小孩和所有的陪嫁回娘家去了，让他上了大当……特别是与安娜有关的梦纠缠着他不放。海尔代列曾说过，假若安娜离他而去，将会对他很不利。打那以后，

他改变了对安娜的态度，不仅不再打她，而且千方百计顺着她，以致于引起邻居纳闷：格兰内塔舒家的小子又在耍什么花招？

但是，他的温存已经难以温暖安娜的心。有一堵高大的石墙横在他们中间，那是人的手无力拆除的。如今，安娜深信自己只不过是她男人手中的一个工具，而她却把全部爱情，乃至生命都献给了他。这一信念使她看破红尘。她活着，但不抱任何希望，把生活视为负担。她手脚不停，艰难地干活，仿佛一台靠惯性转动的旧机器，在最后突然散架子前照常轰鸣。

时值深秋，天空飘落冰凉的雨夹雪，鹅毛似的雪花也纷飞不止。塞诺比娅在村内的娘儿们堆里闲逛，不是说她儿媳妇的坏话，就是编造其它正派人的长短。格兰内塔舒在酒店里混日子，阿弗鲁姆去世后，老板娘肯赊给他酒。伊昂为了对付和瓦西里·巴丘的争执，在外面奔波的时间比在家多。因此，安娜经常呆在家里，还有那个淘气的儿子和杜米特鲁·莫尔格什作伴，老头有时也帮帮她，抱怨帕拉斯基瓦不来领他回家去，害得他得死在外人家里。安娜和杜米特鲁还算合得来。他们整天也说不了三句话。老头是个郁闷的人，常常叽叽咕咕地自言自语，他跟鸡过不去，一天总得几十次地把它们从堂屋赶出去。可是，

他异常喜欢小孩，象保姆似地摇他，同他说话。有几次，他差一点和安娜打起来，因为她不让他抱小孩。自从来到格兰内塔舒家后，他消瘦多了，咳嗽不止，如同一块即将熄灭的炭火。

一天，杜米特鲁突如其来地打开了话匣子，安娜简直不知道怎么摆脱他。

“怎么回事，老头儿，你怎么象一盘破磨没完没了啦？”女人给孩子洗澡时忍不住说。“当心点，这可不是好兆头。你是不是到了归天的时辰……”

“也许是到了，为什么不呢？”老头在澡盆边咧咧嘴说，同时用手搔小孩的脚心，孩子坐在温水盆里，舒舒服服闭着眼笑。“来就来吧，我也活够……”

“别再折腾孩子了，大叔，站开点，瞧把你给弄湿了！”

杜米特鲁坐到木箱上，静默不语，然后就详详细细叙述起他和吉卜赛人的遭遇，他最爱对人讲那段经历。安娜心不在焉，不过这也没有妨碍他对她讲述自己生活中所经历的其它事情，他象小孩一样笑着，回忆把他带回了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

下午，他忽然想起要修边幅了，尽管安娜被他缠得无法做家务，不同意他凑热闹。他一面把

从夏天起就沾满蝇屎的小镜子挂在窗框的装饰物上，一面从水罐里弄点热水放在木箱上；他把皮带挂在窗子合页的铰链上，抓起一把锈迹斑斑的剃刀在上面慢慢来回磨蹭，并从耳后拔下几根头发试试刀锋。然后，他用安娜给小孩洗澡的肥皂，轻轻涂在胡须上面，又用力揉擦稀稀拉拉的硬胡子……兴致勃勃地说东道西，后来竟引起安娜的话来，她把奶头塞进小孩嘴里，背朝着他闲谈起来。

"你现在还刮什么脸，人都那么老了，又不去找姑娘。"女人可怜巴巴地说。

"是不去找了，可她在找我……她拿一把比剃刀还利的镰刀在找我……她一直跟着我，只等一声号令就咔嚓！可就带我去见上帝了，他审问我，问我在人间干了什么，干得怎么样。"杜米特鲁失常地叨唠说，他象教堂里唱诗班的歌手在做安灵祈祷。

"你不怕死吗，大叔？"安娜回过脸问道。

"干吗要怕死，好闺女？……人活在世上总有一天要死的。怎么活，就怎么死。对活着受罪的人来说，死象是大姑娘的亲吻，又甜蜜，又温柔。活着享福的人，死时就痛苦了，那把镰刀变钝了，慢慢地折磨你，比进地狱还遭罪……"

"天哪，你说些什么啊！"女人坐在床上，摇着

熟睡的婴儿说。

杜米特鲁谈起死时所具有的坦然表情，使安娜迷惑不解。这样的话，等待着死神光临的人一定是活够了的。但是时至今日，死的念头一直令她心惊肉跳，并使她想起草棚里的阿弗鲁姆，他仰面躺在地上，尽管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依然显得无依无靠和痛苦不堪。

“你死的时候痛苦吗？”她瞪大着眼睛问。

杜米特鲁继续揉着起泡沫的胡子。他听到安娜问话便停下来，盯着她。

“不知道，”他说着耸耸肩。“也许不会感到痛苦……”

“那生下来时，为什么感到痛苦呢？”

“生下来时？……谁知道当时有什么感觉？因此，人死时也不会有感觉，只有上帝知道！”老头小声说着站起身来，开始慢慢地刮左脸，他手抖动得厉害。

安娜把双手放在怀里，陷入沉思。她认为老头的话是那么不可思议，但又那么真切，致使她难为情，因为时至今日才把他放在眼里。屋子里只听见剃刀刮脸的嗖嗖声和灶膛里火的嗤嗤声……堂屋里，一只母鸡忽然气急地咯咯叫起来。安娜猛吃一惊，担心吵醒婴儿，又想应该去看看鸡窝里有几个蛋，她还想到该去把鸡放出来……

但是一动也不动。她凝视着老头的背，倾听剃刀的嗖嗖声，她十分喜欢这种声音，甚至听不到了鸡叫、风刮动窗子和雨点打在窗上的声音。

杜米特鲁猛然伸伸腰，转过脸来，一边已刮净，另一边涂满肥皂泡沫。

“安奴查，安奴查……我要死了……”老头结结巴巴说着倒在木箱上，打开的剃刀如一把叉子夹在右手指间，眼睛里流露出慈祥的微笑。

女人痴呆地跳起来，毫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蜡烛……”老头低声说：

他的嘴张着，可是已经没有力气把话说完。安娜看见他上牙床上的一排牙齿和光秃秃的下牙床，他好象坦然地笑着。

“大叔……天啊！”女人昏昏沉沉地咕哝说，猛然想到：“他说要死了，可看起来是在笑！……”

接着，她冲出屋门，不顾风吹雨打，边搓双手，边绝望地尖喊：

“天哪！……快来啊！……天哪！……死了！……天哪！……”

老母鸡飞出堂屋，吓得咯咯乱叫，一直飞到屋后面垃圾堆顶上……马切东·切尔契塔舒的女人弗洛丽亚在路对面听到安娜的呼喊，立即跑过来，她以为是伊昂又打她了。

“死了……杜米特鲁大叔死了！”看见有人来，安娜才稍稍镇静下来。

杜米特鲁已经僵硬了，从木箱上滚倒在地。握着剃刀的右手高高举起，好象是为了在倒下时不把脸划破。他那一双瞪圆的眼睛失去了光彩，可是仍然流露出一个迫切愿望，半张着的嘴仿佛还在轻轻地说：“蜡烛”。

弗洛丽亚浑身颤抖，划着十字说：

“快点蜡烛！……圣母保佑！象个异教徒死去，连根蜡烛都没点！”

安娜点燃蜡烛，另外一个人竭力想把他扶上木箱。没有成功。

“沉得象一块大石头，圣母饶恕我！”她说着又划个十字。

不久，村长的岳母也从邻近走来。她先从死者僵硬的手里取出剃刀，然后，三人一起把他抬起来，平放在木箱上，头旁边放上蜡烛。稍晚一点到来的马切东·切尔契塔舒急忙给死者修饰未来得及刮完的半边脸。

渐渐地，男男女女挤满一屋子。大家正在商量给死人擦洗和换衣服，帕拉斯基瓦闯进屋来，乍看起来她的脸上不断挂着笑容，尽管她终日都是气鼓鼓的，摔摔打打，莽莽撞撞。

“这么说，真的死了，是吗？”她边说边往里

挤。"我早对他说过，上帝会惩罚他的，这不，象叫花子一样倒下去，死了还给人添麻烦！……我可怎么把他抬回去，真是罪孽?!"

她开始在死人跟前凄惨地干号着，没有泪水，肆意表演自己的巨大悲痛。她这样嚎叫了几分钟，用拳头揉红眼睛，呲牙咧嘴如同一只发怒的猴子。后来，她突然刹住，深深叹一气口，大声喊叫：

"天哪，我都哭糊涂了！……噢，心都痛起来了！"

她随即走到死人身旁，往他的羊皮坎肩的口袋里翻寻，找出烟叶袋及其上面挂着掏烟斗用的烟签子，烟斗装在另一个口袋里。她掀起坎肩，松松他的宽腰带，手仍伸不进去。于是，她又慢慢解下腰带，放在桌子上面，经过仔细搜查，弄到一张五个兹罗提的纸币，用一张皱里八几的纸包着。她又把腰带翻来翻去，也未能再发现什么东西，才跳起来叫喊：

"你们瞧瞧，乡亲们，他就是这样虐待我的，我收留了他，给他擦洗，照顾他，把他当人看待！……你们瞧，只有五个兹罗提！……好端端的一座房子卖给了犹太人，把钱都灌进了肚，我拼死拼活，到头来只捞到五个兹罗提！"

"别说了，帕拉斯基瓦大婶，这可是罪孽……"

帕拉斯基瓦更是火上加油，朝着安娜扑过去：

“让我住嘴？……我住嘴，你们拿走了他所有值钱的东西，还关你们什么事！……你们贪得无厌，把别人刮得一干二净，上帝保佑你们和从他身上刮得的东西一块儿入土！”

安娜气红了脸，张口结舌地站着，这使帕拉斯基瓦更加肆无忌惮，扯起嗓门吼叫：

“你们偷了我的钱，强盗！你们吞没了我的血汗，圣母饶不了你们……”

伊昂从阿尔马迪亚回来，愁眉不展，因为格洛夫索鲁把他撵了出来，并说到开庭前不要再去找他；他在途中得知杜米特鲁的死讯，一想安葬他少不了破费，不由得怒火上升。帕拉斯基瓦捎带着骂了他……

“滚出去，不要脸的娘们！”伊昂骂着揪起她的后衣领，把她推搡出门口。

帕拉斯基瓦在堂屋、院里和街上，停停骂骂，气也就慢慢消了下去，她边走边把纸币折叠起来，小心翼翼地藏在胸口。她沾沾自喜，总算捞回一点钱，而且也骂了个痛快。

伊昂听说帕拉斯基瓦从死人的身上搜走了五个兹罗提，气得脸铁青，差一点动手打安娜，因为她竟睁着眼看她取走钱。但是，安娜对他的威胁

无动于衷。老头儿的话语在她的耳际回响，眼前只有他弥留时所流露出来的安详、满足的神情……

（三）

冬天象暴风雨一般骤然降临。一夜之间，大地全部披上了银装。一股寒流接连袭来，篱笆冻得嘎嘎响，灶火在噼噼啪啪燃烧，吐出红色火星。雪花飘扬，有时是鹅毛大雪，悠闲地漫天飞舞，有时是坚硬的小豆粒，随着狂风而来。

在大雪纷飞的一天，将近小晌午时分，瓦西里·巴丘穿一件白羊皮大衣，白羊羔皮帽一直扣到眼睛上，他从家里走出来，决心了结与伊昂的纠纷。他已经是快五十岁的人了，从来没有上过法庭；后天，他却不得不上法庭去跟女婿打官司。他一直坚持着，支撑着自己，盼望对方会软下来。开庭的日期愈临近，当岳父的他愈感到心里七上八下不安宁。人到老来还得受法庭和律师的盘剥，简直是奇耻大辱。只有无赖才整天打官司。死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他在格兰内塔舒家门口站下来，深深叹了口气，叫道：

"喂，伊昂……伊……昂，在家吗？"

没有人答应。一缕缕青烟从被两拳厚的雪沉

重压着的草屋顶下、从挂着亮晶晶的冰凌的屋檐下和从紧闭着的门缝里冒出来，并随即消失在呼啸着的暴风雪里。过了好大一阵子。堂屋的门打开了，伊昂光着脑袋出来问道：

"是谁？"

"我，是我，"瓦西里连忙接过去说。"快跟我到日多维察去一趟，伊昂！"他略微犹豫后吞吞吐吐地说。

伊昂莫名其妙地呆愣了一会儿。

"干吗要去日多维察？"他怀疑地瞅着对方问。

"你到底去不去吧？"巴丘的胡子被冻结，咬字不清地训斥说。"我现在没有空跟你多费口舌……"

"好吧，岳父，我跟你去！"伊昂说着进屋去，留下巴丘老头儿直挺挺地站在路中间，倚靠着藏在大衣里面的拐杖。

"走吧，我准备好了！"女婿披着一件粗呢大衣说。

"走！"

他们相互恶狠狠地打量一下对方。接着便庄严地出发了，仿佛是去进行生死决斗。硬邦邦的雪打在脸上，刺痛眼睛，风肆无忌惮地呼呼吹。他们肩并肩地迈着大步走，并且不断斜眼窥视着对方，彼此还都不大放心呢。雪在脚下嘎吱嘎吱

响。田野白茫茫，如同覆盖着一层白色帷幕。这里，那里，出现的果树冻得铁青，哆哆嗦嗦地在呼救……死人泉已冻成一块冰疙瘩，可是仍有一股绿色水冲破严寒往上冒。大雪压盖着皇家林，光秃秃的树枝在呻吟和抽泣，好象是恳求那两个男人的怜悯，他们正呼哧呼哧赶着路，一言不发，脸上挂满冰花。

伊昂推测岳父想与他和解，时刻提醒自己且勿上他的圈套。他试图探探岳父的口气，可是心事重重找不出适当的话……瓦西里仍然是不吱声，有时象睡梦中翻滚的熊似地哼哼几声。此时此刻，他后悔不该这样顺顺当当地让出财产，愈走近日多维察，他愈挖空心思寻找借口回家去，听凭法庭裁判吧。风迎面吹来，故意晃动他，催他快作决定。

他们来到最后一个拐弯的地方。积压着雪的屋顶展现在眼前，最吸引人的是右侧的第一座房子，高大的建筑，大窗子，黄颜色的墙壁。那里是书记官的家和乡公所。瓦西里·巴丘的心突突跳，他蓦地站住脚步。从细高的烟囱里升起一缕缕又粗又黑的烟，连暴风雪也无法驱散它，只能先把它卷起来，然后将它摔在房后长着桦树的山坡上。瓦西里气喘吁吁偷偷瞧一眼往前走了两步的伊昂，他并未发现老头儿停止了脚步。瓦西里

迈步往前赶，嘴里气呼呼地嘟噜着。

快走到日多维察，女婿用十分沙哑的声音问：

“上哪儿去，岳父？”

瓦西里·巴丘并不回答，往前走了几步，拐进乡公所，伊昂跟在后面。他们登上石头台阶，抖掉靴上的雪。在宽敞的走廊里，风聚起一堆雪。在装有窗口的门前，瓦西里站住了。他想伸手搬门把，也许是手冻僵了，也许是手热得发烫。他摘下帽子，往膝盖上摔打了几下。等待镇静下来，他才把门打开。

他们跨进助理书记官的办公室，那是农民们来办事的地方；书记官的办公室是只有大人先生们和选区所属各村的头面人物才能进出的。

两人都在门口停住，一个劲儿地掸身上的雪。办公室内只有助理书记官霍斯坦，他趴在登记簿上全神贯注地写着，脑袋习惯性地抖动着，瑟斯古查的巡夜人站在壁炉跟前取暖，一会儿烤后背，一会儿烤前胸。

“到外面去抖雪，不要把雪带进来！”助理书记官过了一阵子才嘀咕说，他傲慢地耸耸鼻子，眼睛始终不曾离开登记簿。

瓦西里·巴丘欲言又止，办事员的训斥使他不知所措。室内鸦雀无声。只听见笔尖发出刺耳

的吱吱声和一只大苍蝇的嗡嗡声，它刚从冬眠中甦醒过来，惊慌地从这一面墙飞到那一面墙，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有什么事？”又过了好一阵子，霍斯坦问道，同时用吸墨纸吸干纸上的墨水，欣赏着自己的字。随后，他小心翼翼地翻过一页，用手掌抚平它。他的头不停地抖动着，雪白的牙齿咬一下突出来的厚嘴唇，夹在耳朵上的蘸水笔如同一根随时可投出去的标枪。“快点，快点，我可没有时间等到天黑！你们在外面就应该想好要说什么。”他边催促，边取下耳朵后面的笔，用手指握正。

“书记官先生不在家？”瓦西里怀着一线希望问，他想也许是书记官不在，那他就可以什么也不说了。

“书记官有事……你们可以把要办的事告诉我。”霍斯坦说，他禁不住生起气来，这些乡下佬居然看见他在这里，却还要找书记官，他本人对公务的熟悉程度是可以与斯托塞尔相媲美的。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瓦西里·巴丘不安地轮换着脚站，想往外走的念头折磨着他，让一切听天由命算了。不过，他依然开了口：

“我们想签一张契约，少爷……就是……一张契约……”

“好吧，坐下！”他气恼地哼唧着说。“快去，

卫兵，把书记官先生找来，告诉他一声是签契约的事！听到了吗？”

两人在一张长凳上并肩坐下，都沉思地望着霍斯坦，他的笔尖所发出的吱吱声更响了，那只苍蝇正满意地嗡嗡叫，因为它已经停在暖烘烘的炉壁上，犹如白纸上的一滴墨水渍。

“瓦西里，你想签什么契约？”书记官一阵风似地走进门，他的软帽扣在后脑勺上，搓着双手径直奔到壁炉旁去烤火。“你又想给女婿什么财产了吧？”他笑着望望伊昂。

斯托塞尔约有三十五岁，一双又黑又机灵的小眼睛在眼眶里滴溜滴溜转，他长有大鼻子和大耳朵。他的嘴甜，爱说笑话，因此颇受乡下人欢迎，尽管他是犹太佬。

瓦西里和伊昂赶紧站起来。书记官的笑容顿时驱散了瓦西里心头的疑虑。他心平气和，爽快地说：

“有什么法子，书记官先生？我们不能不讲和，这世道……何必费钱去打官司，还有路上的花销……”

“是啊，是这么个理。”斯托塞尔赞许地说，他摘下帽，坐在助手对面的椅子上，他的助手若无其事地写着。

“现在，我老了，谁知道上帝还让我活几天

……我也干够了，辛苦了一辈子。轮到年青人了……我们的日子熬到了头……难道我说的不是大实话？”

“正是，正是！”

“因此，我想把剩下的也给他们，那样一来，至少我知道是都给出去了，也用不着操心了。”瓦西里说毕凄苦地笑笑，直愣愣地盯着书记官。

“我明白了……一共有几块地？”

“还有八块，书记官先生！”伊昂突然插嘴说。“伦奇的那一大块是玉米地，泽哈塔有四块燕麦地，瑟斯古查一带有三块地准备种春季作物……另外，还有房子，还有……”

“瞧，他比我还清楚。”老头带着同样凄苦的微笑说，不过语气变得严厉了。

“那你靠什么生活呢？”书记官问道，接着用修剪得长长的小手指甲剔牙。

“听上帝的安排吧！”瓦西里低头看着地，嘴里嘟哝了一句。

“这可是个问题……你至少得把使用权保留到死……手里有东西才是实在的！”斯托塞尔十分严肃地说。

“我们可不是异教徒，书记官先生。”伊昂迫不及待地插嘴说，他一遇到书记官的讥讽的目光，顿时闭上嘴，好象舌头被线拴住了。

“全部，全部，完了心净！”瓦西里气鼓鼓地说。

斯托塞尔叫助手取出有关的表格，让伊昂代表自己和安娜签上名字，瓦西里目不识丁，就在十字上按指印。

“是自愿的吗，瓦西里？”书记官往本子上登记时又问了一遍。

“自愿，你不是亲眼看到是自愿的！”瓦西里忽然怒冲冲地说，他好不容易才捺下怒火。

“行，……过几天就可以办妥。”斯托塞尔搓着手说。接着，他拍拍瓦西里的肩膀，开玩笑地补充说：“瞧，你来时是个财主，走时却变成了叫花子！哈哈……”

两个乡下人都气青了脸。书记官的玩笑话刺痛了他们的心。走出门，他们拐进齐默勒酒店。瓦西里觉得口干舌燥，血液在沸腾……酒店里空无一人，因为暴风雪正在肆虐。他们默默地喝了一阵子闷酒。伊昂瞧见岳父仍然忧心忡忡，劝他不要担心，他们将会象在天堂里似地一起生活。瓦西里听他滔滔不绝地讲，不时试探试探他。在女婿的眸子里如此挑衅性地闪灼着胜利的光芒，瓦西里马上感到这目光已深深透过他的心田，于是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强盗，强盗，你害得我无家可归！”瓦西里

忽然吼叫起来，他的怒火万丈，手紧掐住女婿的脖子。

伊昂毫不惊慌，好象早就等着这一招儿。他挣脱老头的手，朝他的胸口猛击一拳，把他从凳子上打倒在地。

“你偷了我的地，强盗！你害苦了我，强盗！”瓦西里愤怒地，但又无可奈何地吼叫着，并在肮脏的地板上滚来滚去。

乐滋滋的伊昂付清帐，冒着暴风雪，若无其事地往回走。老头又坐下来喝酒，他痛不欲生，在齐默勒酒店里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遍这个强盗是如何对待他的，他凄凉地结束说：

“我成了叫花子……”

（四）

停职的通知迟迟不来，海尔代列的心里又逐渐升起一线希望。人的乐观精神是不可能被生活的残酷无情所摧毁的。他想，一定是助理督学霍尔瓦特接到了法院的通知后，记起了他的爱国表现，因而想把停职一事压一压，等等看上诉的结果，上诉将会为他洗刷一切罪责的。

十一月底，他接到正式通知，说根据法院的判决，他被无限期地停职，从十二月一日起，尼

古拉·泽格雷亚努先生将取代他的职务，海尔代列当时的惊讶和苦痛是难以形容的。

“哎，没什么……我不早就料到了？”海尔代列的脸蜡黄，声音颤抖。“我一直在等……只不过奇怪为什么拖了那么多日子……”

太太哭得十分伤心。她预感到他们到老得饿死。令她稍微宽心的是孩子们都不在家，否则，他们将会羞得无地自容。为了安慰她，海尔代列撒谎说，如果她愿意的话，他明天就可以到律师或别的什么地方找差事干。接着，两人痛骂一顿泽格雷亚努，好象他们的灾难是他带来的。他们都认识他。他是阿尔马迪亚一个马车夫的儿子，德瓦公立普通中学毕业生。人们夸奖他，因为他拿的是国家助学金，每次考试均获全班第一名。据说，助理督学很帮他的忙，是校长专门向他推荐的，校长答应一有空缺就向部首先推荐他，因为年青人不愿离开本县。姑娘们也都认识他。他曾试图追求吉纪，自德瓦给她寄过几张明信片。

次日，海尔代列就急急忙忙前往阿尔马迪亚去找工作。傍晚，他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腋下夹着一捆文件。斯托塞尔让他填写一批积压的表格。

“瞧，老婆子，上帝不会撇下我们不管的吧？”老师激动地说。“书记官真是个好人，他一知道我

丢了教职，就主动给我找事做……可人们都说犹太人没有良心！这么多的罗马尼亚人，可曾有一个想到我的？”

十二月一日清晨，泽格雷亚努来敲门了。他是前来接管学校的。海尔代列太太满脸堆怒地打量他，弄得小伙子不知所措，他再三表示歉意，说这不是他的过错，他非常难过，可是……他才二十二岁，瘦高个儿，一张姑娘脸，略显苍白，两只羞涩的蓝眼睛，前额很宽，看起来淳朴……主人并没有给他让坐。正因为他的外貌颇招人喜爱，女主人就更加恨他，她想，他抢走了海尔代列的饭碗，如今倒来装好人……作为老一辈的同事，海尔代列不得不同他谈笑风生，尽管心里怨恨交加。他最怕的是离开学校，现在，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

他们一起往学校走去。愈离学校近，海尔代列表面上愈兴奋，心里却愈象刀剜。他勉强笑着说，能够摆脱一下学校的重担是一件快事，因为他已经为数百名淘气的孩子耗费了三十余年的心血，不过内心认定世界上最美好的职业莫过于开拓人类幼苗的智慧。

他们一跨进教室，孩子们嬉戏的喧哗声顿时消失，他们连忙起立。海尔代列用慈祥的目光扫视了六十名学生，仿佛大家与他血肉相联。接着，

在不时被阵阵低声细语或窃笑所打断的静寂气氛中，海尔代列把图书和档案柜的钥匙移交给青年。当泽格雷亚努翻阅名册时，老头心事重重地瞅着那些莫名其妙的孩子们、挂着彩图的墙壁、被淘气孩子坐过的肮脏不堪和刻划得高低不平的课桌、算盘以及放在黑板后面水壶旁边的蓝色水杯……他举手抚摸头上的苍苍白发。他竭力控制住泪水……后来，他戴上帽子，跟泽格雷亚努握握手，泽格雷亚努用匈牙利话厉声喊道：

"起立！"

他朝门口走出，此时再也没有勇气回头望一眼孩子们。泽格雷亚努光着脑袋，陪他走到门外……海尔代列孤零零地站在校园里。传来孩子们就座的声音。来到街上，他又一次停下步，打量那所长方形的建筑物，他原先以为它是属于自己的，因为他曾在那里度过了十五年以上的岁月……如今，新老师威严的尖嗓子在里面回响，冲毁了他辛勤劳动的成果……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热泪纵横而下。

数日来，他的心情沉重。特别是早晨，每逢催促孩子们上学的钟声响起，他更是痛苦难言。他面对学校倚窗凝望，仿佛听到快乐的孩子们叽叽喳喳跑来跑去的声音，看到他们正在打雪仗，冻得脸蛋红通通的……忽然，他颤抖不止。泽格

雷亚努匆匆忙忙从街上走过，帽子压在眼睛上，他刚从阿尔马迪亚家里来，手里提着一包中午吃的干粮。青年老师十分仔细地望着老教师的房屋，以便看到什么人就毕恭毕敬地致意。海尔代列在这时往往赶快从窗口闪开，闷闷不乐地在屋里踱方步。

他又开始往阿尔马迪亚奔波了，对找差事并不抱多大希望，只不过为了安慰一下海尔代列太太，她仍然爱喋喋不休地叨唠不祥之兆。正当他走投无路之际，伊昂登门拜访来了，就是他和瓦西里到日多维察去的那天下午。

“现在让我去坐一年牢也没有关系了，更不要说一个月了。”他那种欢天喜地的样子是两年来不曾有的。

他想撤回对岳父的控告，尤其是为了不再付给格洛夫索鲁诉讼费。海尔代列告诉他，应当到法院去声明已经和解了。作这个声明是不需要聘请律师的。这样一来，格洛夫索鲁也许可以少索取一些费用，不过必须去求求他，对他说不麻烦他出庭辩护了。

“好老师，你陪我走一趟吧，好事做到底嘛！”伊昂快活地说。

海尔代列长时间凝视给他带来了那么多祸事的乡下人。他的建议简直使老师吃惊。就是说让

他去找格洛夫索鲁，而自己在竞选中同他作对，甚至可以说是坑害了他，致使他今日还当不上议员！这是他想都没有想到过的事。他仍然象从前一样向格洛夫索鲁打招呼，格洛夫索鲁也以礼相待，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过如此。说实在的，自从那次倒霉的判决后，他们曾握过一次手，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阿尔马迪亚有四个律师，他找过其中的三个，要求给个抄抄写写的差事，都枉费口舌；他做梦也不敢去找第四人，因为他是格洛夫索鲁……尽管如此，伊昂说得也有道理，为什么不去找找他呢？他总不至于将他拒之门外吧。

“给我五个兹罗提就去，孩子，干吗不去试试？”海尔代列拿定主意说。

“我给，老师，给你五个，总比白给他五十个好。”伊昂拍着巴掌表示同意说。

维克托尔·格洛夫索鲁如同所有政客一样，既聪明，又狡猾，善于处心积虑地钻营。一看见海尔代列来到他的客厅，沉思片刻，然后伸出双手迎上去说：

“啊，我的冤家对头！……喂，你来得正巧！……没有用，你照样是我的人，你怎么反对我也没用！……政治算什么！甭管它？……你还是说说吧，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来，到我办公室来！

请！……让我们聊两分钟……”

他挎住海尔代列的胳膊，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布置得非常华丽，为的是给来客留下深刻印象。他让客人坐在一把英国式的椅子里，敬上一支烟……海尔代列完全不知所措，竟把点火的那一头送进口中。

“我洗耳恭听！”格洛夫索鲁说，老师的狼狈相令他开心。“告诉我，心里有什么烦恼，我保证要尽力而为。”

格洛夫索鲁为准备下届竞选，想及早争取人们的支持，他确实已经决定一有机会就满足海尔代列的要求。这样做，他既可以争取到一个支持者，又可以在全选区人的眼里抬高自己……伸手援助往日冤家的人岂能不被选为议员？

海尔代列虽然惊慌失措，但看到格洛夫索鲁如此热心，就忽然想最好借机对他诉诉自己的苦处，让伊昂的事见鬼去吧。谁知他缺乏勇气，于是对律师说是为了伊昂的事而来。格洛夫索鲁为了表明自己的真心实意，立即宣布只收一半佣金，并且非常友好地再三声明：“完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只是因为你来求我。”

海尔代列满意地叨唠了几句，便站起身来。他仍想诉诉自己的苦，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愁眉不展，恭恭顺顺站着，不甘心这样不碰碰运

气就走掉，可是又缺乏足够的勇气。这时，格洛夫索鲁突然对他说：

“我已经听说了你的不幸遭遇，……太惨了……非常非常惨……你想都想不到我是多么同情你……”

海尔代列惊异地瞧着他，又象是在求他宽恕。

“你应该来找我辩护的！我能帮你洗刷……你却避着我，太不应该了……”

格洛夫索鲁不再往下说，等待着对方求他，以便趁机会显示自已的宽宏大量。海尔代列在苦苦思索，可是找不出一句话。

“你领不到薪水，日子会很困难，”格洛夫索鲁停顿片刻之后说。“哦，我可以想象得出，非常困难……”

他又等了一会儿，没有等到答复，才接着说：

“从我这方面来说，准备帮帮你……我同你没有过不去的地方，因为我不记仇……而且，特别是因为我们都是罗马尼亚人，不是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在我这里给你找个抄写的差事……我知道你对抄抄写写很在行……譬如，过年以后，欢迎……至于薪金嘛，我想我们可以洽商……我知道你很困难……”

“格洛夫索鲁先生……我……我……现在……请你原谅我！宽恕我！”海尔代列突然眼泪汪

汪地低声说。"原谅我！……我不配……"

他的两腿发软。眉开眼笑。他不敢眨眼睛，怕眼泪流到脸上。

格洛夫索鲁察觉这个受苦的善良人的激动心情，产生了真正的同情心。他抓起对方的右手，双手热烈地握住它。然后，友好地拍拍他的肩膀，颇为感动地对他小声说：

"勇敢！勇敢！……罗马尼亚人是不会完蛋的！"

在回普里帕斯的路上，海尔代列跑的比走的多，为的是早些到家，向"老太婆"报告喜讯。一路上，他满怀激情，尽对伊昂谈格洛夫索鲁，就象是在谈上帝。

"全欧洲都找不出第二个格洛夫索鲁，你听见了吗，伊昂？"每说完一句话，他都要这样问问。

海尔代列太太逼着他从头到尾讲了五遍，详详细细，一字不漏地叙述：他对他说了什么，许下什么诺言，他穿的是什么衣服……然后，竟高兴得嚎啕大哭起来，并立刻背诵一段专门的经文，那是她在童年时代学会的，为大慈大悲的人祈祷用的，她热诚地祈求万能的上帝赐他长命百岁、福星高照和万事亨通。

"竞选时，为了讨好该挨刀的匈牙利人，我反对的可就是他！……想起来真恨不得一头碰到墙

上！”老师后悔莫及，唉声叹气说。

“你真笨，老头子，你就是这样的人！”太太用手背擦擦嘴巴说。“是你不愿听我的话……可是上帝听了我的祈祷，没有抛弃我们……”

（五）

自从认识了维尔吉尼亚·盖尔曼以后，蒂图觉得鲁什卡的生活似梦境一般迷人。他从未跟别人相处得如此融洽过，与阿尔马迪亚的朋友们，甚至和自己的妹妹们都不如跟这个聪明、活泼的女教师情投意合。他讨厌书记官的女儿，因为她有嫉妒心，这恰恰说明她不懂得珍重两颗纯洁心之间的理想联系。

在初秋的一天黄昏，蒂图兴高采烈地跑去找维尔吉尼亚，发现警察站长也在那里。他惊讶不止。他在如此出色的罗马尼亚姑娘处干什么？他在蒂图到来的第一天就想与他交朋友，可是他却象躲避烈火远远避开他。他认为和一个匈牙利警察交朋友是奇耻大辱……如今，他呆在维尔吉尼亚·盖尔曼，即他朝思暮想、志同道合的伴侣屋里！……老师红着脸，用匈牙利话说：

“你们不认识？”

“不，很熟。”匈牙利人回答说，并向蒂图伸出

手来。

上士仅呆了几分钟便走了，临别十分恭敬地吻了维尔吉尼亚的手。

门关上之后，刚才一言不发的蒂图忽然怒斥道：

“你……在家里接待我们的刽子手？”

“他是个好人……你为什么要夸大其词？就因为他是匈牙利人？”女教师抱怨道。

“你……怎么能这样说？”

“算了，你真滑稽！”维尔吉尼亚生气了。“我们的理想是一回事，现实中的人又是一回事。大家都了解我的感情，但这不等于说要我闭眼不看现实。”

蒂图小心翼翼地试图向她说明，对理想来说，人的言行不一是犯罪，可是他很快就败阵了。在他的心目中，女教师愈来愈堕落了。“一次大失望！”他如同在决战中败北的战士，往家里走时想。“看来，整个生活就是一长串扯不断的失望，是梦境和现实之间的一场残酷搏斗！”

艾乌婕尼亚小姐见他闷闷不乐，问清原因后，讥笑他说：

“你真是爱维尔吉尼亚爱得入了迷，村里恐怕只有你还不知道，上士一直在追求她，早在你之前……”

整夜间，蒂图睁着眼躺在床上，思绪万千，并试图解开心中疑团。他忧虑地想，如果上士在爱她，书记官的女儿及别人的猜想是真的话，那么，几个月来自己沉浸于令人作呕的谎言中，完全玷污了自己的理想……也许，他的理想本身就是不真诚的，或者并不比女教师的更真诚，她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理想和与匈牙利人的友谊结合得天衣无缝？……他觉得自己的苦恼是出于嫉妒，正象上次那样，由于罗莎·兰格的原因，他感到世界濒于毁灭……可是，他从未想过拥抱一下她，那能称得上为爱吗？……难道这就是错误所在？他对她大谈民族意志，而她渴望的是爱……对，对！……他忽然发现自己何等愚蠢。他没有爱过她，她却爱过他。当他正在腾云驾雾、想入非非的时候，她就悄悄地跟地上的匈牙利人幽会了。

他在第二天就镇静自若了。每逢遇见维尔吉尼亚·盖尔曼，他象做了亏心事涨红着脸。他想对她说几句贴心话，却找不出适当的词儿，仿佛联系他们的纽带已经被折断。对他来说，她变成了陌生人，并不感到惋惜。“这表明我没有爱过她，也没有对不起自己的地方！”他满意地想。

后来，生活的激流把他从梦幻中拉了回来，迫使他面对现实。有天早晨，他走进乡公所，发现里面挤满愤怒的农民，他们团团围住从帕乌尼

什来的十来个萨克逊人，声嘶力竭地咒骂他们……街上，一群肥壮的牛象在等待判决。村长对他简单叙述了事情的经过。鲁什卡人和帕乌尼什村的萨克逊人为牧场的事发生了冲突。他们已打了五十年官司，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今年春天，帕乌尼什村人争得到一个有利于他们的裁决，但鲁什卡人袭击了他们，说他们祖祖辈辈都使用这块牧场……帕乌尼什人挑衅性地到牧场去放牛，说牧场是他们的。鲁什卡人把所有的牛都牵来了，要罚他们款，说是帕乌尼什人侵占了他们的庄园……人们征询蒂图的意见，他说罗马尼亚人有理，萨克逊人大吵大闹争辩了两个钟头，最后只好带着一肚子怨气走了，他们边走边威胁，鲁什卡人轰他们走，并捶着胸脯说，要扣留他们的牛……一刻钟之后，帕乌尼什人和警察站长一起返回来了。激烈的争论又持续了两个小时，因为他支持萨克逊人。后来，由于上士的驳斥激怒了蒂图，他话中带刺儿地说：

“我不明白，你来搅和什么?你无权干预这种事！”

“什么？什么?”警察愤怒地跳起来嚷嚷道。

“你没有权利，这不是你职权范围内的事。”蒂图冷淡地顶了一句。

“我有责任维护秩序，先生!”上士唤道。“你

有义务遵守法纪，否则，我将打报告让你安分守己！”

不久，帕乌尼什人牵上牛走了，这件事在鲁什卡引起了骚动。几天之后，乡公所接到报告说，有人在有争议的牧场枪杀了帕乌尼什村的一头牛。同天夜里，上士前往那天吵得最凶的人家里进行搜查，他想找出凶器。因为没有找到凶器，他就大发雷霆，顺手把两三个农民毒打了一顿。末了，又拘留了瓦西里·鲁普，这是个顽强的勇士，他住在通往帕乌尼什村去的村头，发生事情的那天夜里，他不在家。经过例行的盘问和拷打后，他被押送到比斯特里察拘留所。接着是疯狂地搜寻证据。嫌疑犯都被抓到乡公所的一间空屋子里。蒂图目睹他们走进来，听着上士的吼叫，沉重的抽打声，痛苦的呻吟声……到了第三天，青年人实在忍无可忍了，他冲进去说：

“你干的事真令人憎恶！你为什么折磨人？”

“关你什么事？”上士盛气凌人地问。

“我看不惯伤天害理的事！”蒂图唤道。“我从未见过这种毫无道理的野蛮行径……”

“是吗？……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村里的人为什么骚动！”上士若有所悟地说。“我明白是谁教唆的……很好。我全记下来了。我正在执行公务，请你马上离开这里！”

一个礼拜后，警察中尉来到鲁什卡，他是上士打报告叫来的，报告说，乡里发生了骚乱，有扩大的趋势。军官于早上八点钟抵达，九点钟派警察来召唤蒂图立刻到营房去。

“你就是煽动分子？”中尉冲着他问。

蒂图第一次听到使那么多特兰西瓦尼亚人遭罪的指责。他顿时感到自豪和力量倍增。他不是一直在梦想能为支配着他的理想作出牺牲吗？如今，这一时刻到来了……他讥讽地笑笑，没有回答。

“请你回答！”军官涨红着脸站起来说，“这种无礼态度是什么意思？”

“哪种无礼态度？”蒂图平静地说。

“你有义务回答我对你提出的问题，否则……”

“否则什么？”青年人带着满不在乎的微笑重复道。

“我要控告你，明白吗？我要让你蹲班房！……我在跟你说话，不允许你笑，不允许你目中无人！不允许！”中尉气得冒着汗吼叫道。

“军官先生，看来，你的情报不怎么样！”蒂图仍然若无其事地说，“否则，你该知道，我不是聋子；相反，我听得非常清楚。”

中尉恼羞成怒。他破口大骂起来，朝蒂图跨

出两步，站下来，又转回身用拳头砸桌子……忽然间他又坐在椅子上，压着嗓子说：

“先生……请……坐下！”

“谢谢！”蒂图严肃地回答，并在办公桌前面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来。

“对，对，……就是说……”中尉看也不看他，喃喃细语说，“在报告里，你被控为这里骚乱的策划者……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很荣幸，中尉先生！”蒂图和蔼而又恭敬地说，他以这种办法对待换了口气的军官，对方仍然埋头看桌上的文件，嘴里嘟噜着什么。“但在说明之前，请允许我问问你，到底是什么骚乱？”

“鲁什卡乡的骚乱……我们难道不是在鲁什卡吗？”

“我不知道这里有什么骚乱，中尉先生，尽管我担负的职务不足挂齿，但是了解村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报告里说得很明确，先生……”

“报告，当然。你为什么不调查调查，报告反映的是真情实况吗？”

“你认为是编造出来的？”

“不知道，中尉先生，因为我没有看过。至于谈到鲁什卡的骚乱？……骚乱应意味着反抗、不顺服、扰乱秩序……警察仅仅出于淫威或可悲地要

不惜任何代价找证据、同伙或策划者，殴打和折磨数十名不同年龄的人，那也能称之为骚乱吗？”

中尉渐渐镇静下来，他瞪着眼瞅蒂图。他忽然以近乎友好的语调问道：

“你的匈牙利话说得不错嘛？”

“是的，当我不能说罗马尼亚话时。”蒂图低着头说。

军官又瞅了他几眼，然后站起来，在屋里转了两圈，紧挨蒂图在沙发上坐下来，温和地问道：

“你为什么生气，先生？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痛恨无法无天！”蒂图从内心深处迸发出这样的回答。

中尉笑笑，拍拍他的肩膀说：

“先生啊，先生，你还年青，没有见过世面。你喜欢把夸夸其谈当成现实。其实，大话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大话恰巧掩盖了现实真相。把大话作为论据是幼稚可笑的……不正义，正义……！你不明白，这些都是没有任何积极内容的大话？……你就为这些空洞无物的东西迫使我涂写整页整页的记录、报告、废话……我友好地告诉你吧，我为你感到遗憾……特别是你的匈牙利话讲得那么流利……你既然那么聪明，又讲一口流利的官话，干吗要介入与你无关的事情中去？警察蛮横无理，虐待了农民——我承认。我相信你

的话，尽管那些报告迫使我不能相信你说的……好吧，你干吗为这些区区小事费脑筋？为什么不把聪明才智用于更有益的事情上？……你们纯是一路货，毫无办法！你们大吵大闹，抱怨不公道、压迫、奴役……你认为正义有什么用吗？你没有注意到，正义始终是属于施舍正义的人的，要不是这样的话，什么统治呀，秩序呀，不统统都得去见鬼了吗？……我的话有道理没有，你说说？”

“对，因为你代表统治当局。”蒂图苦笑着说。

离别时，中尉握了握他的手，这大大出于上士的意料，他已准备至少得扣留他一夜。

过了一个礼拜，村里又恢复了常态，仿佛不曾发生过什么事。挨过打的人更加恭敬地向上士致敬意，他趾高气扬地在街上走过，活象一只得胜的公鸡。

“谁知道？也许中尉说得对。”看见上士又到维尔吉尼亚·盖尔曼的住处去时，蒂图深感屈辱地想。

一天，有一个遭过警察毒打的老农民来乡公所谈他当时受的罪，他长着乱蓬蓬的白胡子，一双诚实的褐色眼睛，他在结束谈话时，倔强地眨眨眼说：

“哎，少爷，他们抽打我们，折磨我们，说萨克逊人有理，可是，牧场仍归我们，现在，帕乌

尼什人再也不敢踏进我们的地界了！”

蒂图真恨不得拥抱他。老农话音里所含有的顽强精神，仿佛将他耸入云霄，同时他的双脚似树根深深扎入地下，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它。“这才是希望的所在！”蒂图想。“无论是我，还是维尔吉尼亚，以及格洛夫索鲁，都没有真正扎下根，我们不可能那么顽强，忍受那么多苦难。我们随风飘荡。我们的所做所为只不过是一些骗人的鬼把戏。只有他们懂得该如何为土地而牺牲，因为唯有他们才感受到土地是基础……”

从此时此刻起，他认为自己在鲁什卡成了无所作为的异乡人了。他呆在这些沉默不语的坚强战士中间做什么？这里不需要幻想家。这里，普里帕斯，任何地方都不需要。战场上只需要经过锻炼的人。其余的人只好靠妥协生存，一点一点地慢慢出卖自己的灵魂去适应每天的需要……刹那间，他的心里升起到祖国去的强烈愿望。那里是他的归宿……到喀尔巴阡山那边去的想法，迄今在他的内心产生一种无名的恐惧感，此刻它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将要到罗马尼亚去，小姐。”同一天，他对艾乌婕尼亚说。“过不了多久，我很快就要走了……我只要积攒够路费就行了……”

从此，这成了他生活的唯一希望，他每天琢

磨，并为这一希望插上五彩缤纷的翅膀。他估算一下需要多少钱，把书记官肯特雷亚努给他的微薄薪金全部积蓄起来，再也不乱花钱了。圣诞节临近了，他数了一下自己的积蓄，发现在这里呆下去的话，再有三年也攒不够所需的数目。那时，他获悉中学时代的朋友阿列克赛·格尔德拉鲁被任命为默古拉的书记官，于是他就寄去了便函。答复很快就来了：条件比鲁什卡大为优越。去默古拉上任之前，他极想回家一趟。他知道父亲的不幸遭遇，觉得至少应该在口头上为他分忧。离开鲁什卡那天，艾乌婕尼亚小姐对他说，维尔吉尼亚·盖尔曼和警察上士订婚了。蒂图依然去向她告别。他用例行的话表示祝贺时，暗暗思忖："谁知道呢？假若不走的话，说不定到头来也会同一个匈牙利姑娘结婚的……"

（六）

蒂图回到家里，正是老人们最需要他就一个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的时候，老两口已多次讨论过，但始终未取得一致意见。从一月一日起，海尔代列将前往格洛夫索鲁处去上班。他怎么能够无论是刮风下雪，还是风和日暖的天气，每天都从普里帕斯步行到阿尔马迪亚，下午很晚的时候

再从那儿回家呢？泽格雷亚努是这么做的，但他是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海尔代列却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每天来往奔波，要不了几个月就能把他折腾垮的。他一个人搬到阿尔马迪亚去住，让太太独自留在普里帕斯，那将意味着得付双份开销。如果全搬到阿尔马迪亚去，留下房子怎么办？“鸡毛掸”正朝思暮想把房子攫为己有，海尔代列是凭他的诺言和友谊把房子建造在他的地皮上的。

“这有什么可为难的！”蒂图马上表态说。“甭再犹豫不决了，现在你就到贝尔丘格那里去，给他说明情况，求他立个所需的凭证！我不相信，他能那样狠毒，在你走投无路时拒绝你……”

海尔代列犹豫了片刻，因为他们已经好久不说话了，他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还不如蒂图去，那个疯子喜欢他……太太冲着他数落了一顿，他只好硬着头皮去试试。

贝尔丘格正是万事如意的时候。新教堂已经在春天如愿以偿地奠了地基。墙和钟楼是在夏天砌成的；秋雨来临前，已把闪闪发光的白铁皮屋顶铺上去了。眼看着他一生的梦想将要变成现实。这一巨大的成就完全归功于他个人的坚持不懈努力。无限的喜悦仿佛使他的身体结实多了：长了些肉，脸上也显现出了血色……可是，他仍

然不理睬海尔代列。他把海尔代列从心里抹掉，好象从来也不相识。只在路过他家门前时，才会忆起他们对他的侮辱，重新燃起对他们的仇恨。他在等待控告他们侮辱人格案的结果，那将会给海尔代列太太以应有的惩罚，对老师来说，上帝已经给了最严厉的报应了。

老师来敲门了，他感到惊讶，同时也怒火满腔，但还是带着通常的笑脸接待他，并虔诚地对他说：

“过得怎么样，扎哈里亚？你又来看我了？”

“好啊，神甫，好啊，一切都好。”海尔代列难为情地回答说。

他们先扯起新教师的事，贝尔丘格很称赞他，尽管自己并不喜欢他，因为他不如想象中那样谦恭，在他看来，除了多读几年书外，没有任何特殊贡献的小青年应当是彬彬有礼的。海尔代列提到房子的事，神甫没有搭腔，他低头看地，咬了几分钟手指甲。

“你急什么，扎哈里亚？”他仍旧很温和地说。“有的是时间……我们逃不出普里帕斯的。”

“不费你什么事，但可以省去我一件心事。”

“如果全由我作主的话，就用不着犹豫了。扎哈里亚，你知道……地是教堂的，你明白。我能分掉教堂的财产吗？”

“只要你愿意，神甫，教堂……”

“再等等，扎哈里亚，耐心点！……我不说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就完了吗？”海尔代列觉察到贝尔丘格说话时的眼神是一种无形的威胁。“不要逼迫我……我无能为力，扎哈里亚兄弟！”

两人笑着分手了，心中的仇恨有增无减。神甫心想，与其让他的死对头一家占有这块地，还不如把它送给任何一个乡下佬。海尔代列恨不得给这个觊觎他多年劳动果实的人当头一棒。

耶稣命名节打消了任何言归于好的希望。海尔代列一家盼望贝尔丘格按基督教习惯拿着十字架来祝福。神甫从村子的那一头开始，下午来到大街。他们瞧见他走进村长弗洛列亚·唐古家，然后进入格兰内塔舒家，绕过老师的家门，拐进了马切东·切尔契塔舒家，接下去是……

“瞧，他不来我们家。”首先惊慌的海尔代列太太小声说。

老师一家怒不可遏。

“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事！”蒂图也大吃一惊。“一个正派的神甫做梦也不敢想这种卑鄙无耻的事！”

“现在，我可饶不过他了！”海尔代列愤怒地发誓说。“死也不饶他！我今天就上主教那里去告

他……让他在烈日当空的夏天背着十字架来，可恶的东西！……我将让他当众出丑！”

老师随即坐下来写控告信，他气得眼镜在鼻梁上抖动。海尔代列太太和蒂图在厉声咒骂。

“看我收拾他！”海尔代列隔着书桌吼叫道。“他把我们当傻瓜，我要治得他记我一辈子……只要他敢碰碰房子，我就让他知道我的厉害，让他试试看，该死的东西！我关上门，锁好，贴上封条，看他敢不敢趁我们不在闯进来，看他敢不敢！猪猡，狗东西，鸡毛掸！”

（七）

“这就是生活！”看到一件件倒霉事堆到父亲身上，随时都会把他压垮，蒂图不禁这样想。“生活真可怕！铁面无情！”

他仿佛今日才明白，这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纠缠不清的、不足挂齿的烦恼和苦痛，竟然构成了他父母生活的全部意义。他认为，他们那种永远崭新、不可动摇的信心是可歌可泣的，不过引起了他的怜悯心。可悲而又艰难曲折的斗争此起彼伏，缺乏目标，结果总是失败，又总是带来希望。这使他感到恐惧。他想，如果有朝一日，父亲突然明白自己的呕心沥血的操劳全是枉费心血

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心情沉重地离开家，恭恭敬敬吻了双亲的手，如同吻别纯正的传教士。他们心满意足，因为儿子严肃地踏上了生活的道路。

他乘坐伊昂的新马车前往默古拉，伊昂刚从岳父手里拉来的两匹膘肥体壮的马驾辕。途中，伊昂骄傲地对他叙述如何斗倒了瓦西里·巴丘的。

“要不是你开导我的话，少爷，我仍然穷得连吉卜赛人都不如！”说实话，他怀着感激的目光回头望望蒂图。

“怎么，是我教你的？”青年人惊讶地说。

“天哪，看来你忘得一干二净！”伊昂说。“你忘了当时，嘿嘿，两年前，你要我迫使瓦西里大叔把安娜嫁给我吗？”

蒂图心惊肉跳。他从来也不曾想到，一句脱口而出的戏言，竟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引起变化。他认为伊昂对安娜和瓦西里·巴丘的态度是丑恶的，令人难以理解的。

“你的岳父呢？……你让他成穷光蛋？”他问道，同时感到自己成了一切伤天害理事的同谋。

“全部土地归了我，少爷！”伊昂得意扬扬地呲着牙说。“多少土地啊！……只求上帝保佑我长寿，好让我经管这些地，因为都是我的了！”

他口气中流露出来的那种狂热，使蒂图不禁寒颤。这个人在勇往直前地追求一个目标所表现出来的倔劲、自私自利和冷酷无情令他害怕，不过也打动了他的心。他联想到，近一个时期来，自己犹豫不决、不可避免的曲折及追求一些隐隐约约的目标；他面对这个在强烈欲望推动下，勇往直前，不顾一切克服种种障碍，进行不懈斗争的农民，自己何等渺小。他在为模糊不清的愿望烦恼，设想一个又一个超过个人能力的计划，他沉浸于奇妙的梦幻中，生活却在他的身边汹涌澎湃地前进着，一种软弱无力的感觉占据了他。

“只有坚韧不拔、始终如一的强烈激情才给予生命以真正的价值！”他愁眉不展地喃喃而语，同时意识到自己从来不能百折不挠地追求一个既定目标。

（八）

气温渐渐回升。冬天象一个精疲力尽的巫婆不断蜷缩，它感觉到温暖的春天日益逼近。白雪衣服已经破烂，披露出大地的黑色躯体。

伊昂早盼望这样的时日到来。现在，他成了土地的主人，他象对待忠实的情侣一样渴望看看它们，抚摸它们。当积雪覆盖着地面的时候，探

视也枉然。只有看到土地他的爱情才能得到满足。他希望有脚踩踏泥土的感觉，让它沾在鞋上，大口吸进泥土的芳香气味，饱赏它那迷人颜色的眼福。

某个礼拜一，他穿上节日服装，独自空着手出门去了。他慢慢爬上伦奇山坡，坡上有一块最大最好的玉米地，……愈靠近，他愈看得清楚这块卸下雪装的土地，像一个脱去衬衣、袒露出诱人的身体的美丽姑娘。

他的内心里洋溢着幸福。他再也没有别的乞求，认为世界上除了他的幸福，就什么也不复存在。土地在向他致意，全部土地……都属于他，现在归他所有……

他在地中间站住。黑油油的粘泥土沾在脚上，象热情奔放的情人的胳膊拖它们，拉它们。他眉开眼笑，脸上渗出一层激动的热汗水。疯狂的冲动占有了他，他恨不得拥抱粘土，拼命去亲吻它们。他向笔直、湿润、不平坦的田垅伸开双手。充满生机的、清新的酸味使他的血液沸腾起来。

他弯下腰，抓起一个小土块，兴奋得战战兢兢地用手指研碎。他的手上沾了一层象黑手套似的粘糊糊的黑土。他边搓双手，边闻闻它的气味。

接着，他的双膝下意识地、虔诚地慢慢跪下，低下头，不顾一切地把双唇紧贴在湿润的泥土上。

从这一短暂的亲吻中，他感到一股令人陶醉的冷气流经周身……

他立刻羞涩地站起身来，瞧瞧周围有没有人看他。他的脸上挂着无限快乐的笑容。

他双手环抱在胸前，舔舔嘴唇，仍不断感到接触泥土时的那种清凉、甜中带苦的滋味。山谷里的村庄，远望如同一个为逃避老鹰视线而隐蔽起来的鸟窝。

他现在认为自己具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就象神话中讲的刚经过激烈搏斗战胜了一群毒龙的巨人。

他更好地站稳双脚，仿佛是为了制止被打倒的敌人作最后的挣扎。大地似乎在晃动，在向他致意……

第十章

绳　索

（一）

海尔代列在阿尔马迪亚找到一座舒适、便宜的住宅，有前廊和院子，房子是法院录事基察·波普的，一过完耶稣命名日，他们就在一天晚上带着全部家当走了，因为海尔代列太太说，“不能让外人看见这些坛坛罐罐”。他们在普里帕斯的房子就象一具野尸荒凉地空闲着。

在没有习惯以前，他们经常梦见普里帕斯，醒来却发现是在一间陌生的屋里，不免万般忧伤。他们怀念普里帕斯的乡亲们，他们一到阿尔马迪亚来，少不了拐到他们家歇一歇。海尔代列夫妇如饥似渴地向他们打听家乡的新闻，出神地听他们说：去年秋天从军队复员回家的特里丰·特塔鲁的大小子正在说亲；托马·布尔布克的乔治已经和马克辛·奥普列亚寡妇的弗洛丽卡订婚了；斯

特凡·伊林纳的小孩在门口滑了一跤，扭伤了脚；新老师只准孩子们讲匈牙利话，一听见谁说罗马尼亚话就打，因此，这群可怜的小东西只好象羔羊似地缩在校园里，一句话也不敢说……连不喜欢接触乡下人的海尔代列太太，如今也象对近亲一样真心实意地接待他们，跟他们一起谈笑，请他们坐最好的椅子，也不嫌他们沾满泥水的靴子弄脏地毯了。她抱怨、诅咒阿尔马迪亚和那些迫使她离开普里帕斯安乐窝的人。

海尔代列的事情一件接一件，但他干得很高兴，因为除薪俸外，格洛夫索鲁还给他一些微薄的外快，他每天从事务所回来时都是容光满面，把挣得的钱扔在桌上，神气十足地喊道：

"给你，老婆子！……满意了吧？"

他们对格洛夫索鲁实在是感恩不尽。海尔代列也不再因为自己曾经错待过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善人而内疚了。其实，格洛夫索鲁也喜欢他，尤其是因为发现他办事很内行和勤奋。不过，有时，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称他"叛徒"，作为对他过去的行为的责备。

"算了，律师先生，还有的是竞选！我们一定让你死前当上议员的！"海尔代列后悔地允诺说。

格洛夫索鲁乐滋滋地笑笑，他确实对下届竞选充满希望。他有一颗菩萨心。他对老师有了进

一步了解之后，深为他的不幸所感动。他逢人便添油加醋地宣扬老师的遭遇，并赋予它民族色彩。不久，海尔代列就成了“殉道者”，“农民的勇敢卫士”，“匈牙利人报复打击的牺牲品”。人们在街上遇见他，都与他紧紧握手，悄悄说：

“我听说了，格洛夫索鲁对我说了你遭的罪……唉，狗东西，狗东西！”

他沾沾自喜，但也不免愁眉苦脸地摇摇头，因为这一切并未能阻止他被停止教职，他那被迫离弃的房屋吉凶未卜，他不得不为一片面包卖命，他老年的安宁仍然受到威胁。

收到法院关于审理他和贝尔丘格一案的日期通知，海尔代列准备弄一个病假条，证明被告海尔代列太太有病，不能出庭。格洛夫索鲁已经了解到耶稣命名日那天的不光彩事，他劝老师说：

“让他告好了，我会帮你整得他记你一辈子的！”

格洛夫索鲁确实让贝尔丘格进退维谷，直整得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哑口无言，最后不得不自动声明撤回起诉。律师随即又指出，原告是打击报复的能手，他居然不顾神甫的天职，不曾拿着神圣的十字架前往某些善良的教徒家去祝福，他要为此向有关教会当局承担责任。海尔代列太太激动难忍，情不自禁地就在法庭上低声咒骂：

“鸡毛掸！”

后来，格洛夫索鲁还安慰海尔代列，叫他不必担心法院的判决。他承担了帮他雪耻的义务。停职根本算不了什么。相反，为履行民族义务而被停职，应该被视为是一种荣誉，正象保卫受压迫的农民一样。法官奉调回国了，算他走运，否则，他准得倒大霉，因为他实在太可恶，他是有意溜走的。海尔代列作为受难的当事人，总是怀疑，不相信，格洛夫索鲁气得暴跳如雷，赌咒，叫喊说，“如果不帮他撤销对他的全部处罚的话，就剃掉他的胡子”。这样的许诺可是一件大事，因为整个阿尔马迪亚都知道，格洛夫索鲁把自己的胡子看得比眼珠子还重要，理发师每天上他家来，给他洗理胡子，上油膏，使它往上翘。

他们在阿尔马迪亚定居后的个把月，吉纪从维里亚格拉乌勒那里回来了，她的姐姐生了一个小女孩。吉纪看到普里帕斯的家荒无人烟，不免有点伤感，但很快就习惯新环境。在这里，她每天都可以同参加家庭聚会的女朋友见面，上她们那里去，或请她们来自己家里。同时，阿尔马迪亚的小伙子们也得以经常见到她，围着她转，献殷勤，有时还给她唱小夜曲……她在老人们的陪同下，参加了二月底的跳舞晚会，过得异常痛快。泽格雷亚努不断围着她转，尽管她起初对他

十分冷淡，把他视为家庭不幸的罪魁祸首，后来，她发现他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可爱青年，连海尔代列太太也承认这一点。

自从吉纪回来后，泽格雷亚努经常来找海尔代列，就学校的事求教他，求他出主意。当然，最后总忘不了同小姐说一阵子话，他此时变得郁郁寡欢，不时长吁短叹。

说实在的，吉纪在姐姐家住了一段时间，也变了，长成真正的大姑娘，尽管她还不满二十岁。她长高了，身体丰盈，失去了孩子气，但依旧是天真活泼。她的蓝眼睛更加炯炯有神，仿佛隐藏着什么神秘的愿望……她绘声绘色地对老人们描述拉乌勒和宾蒂亚和睦幸福的生活。在四个半月的日子里，她从未听见他们吵过架，连无意间的拌嘴也不曾发生过。宾蒂亚善于体贴人，拉乌勒也不顶撞他，甚至还能猜出他心里想的事。巴亚-马雷的主教为他们的小女儿做了洗礼，用海尔代列太太的名字给她取名玛丽亚。夏天，他们一定来阿尔马迪亚，以便大家都到圣乔治温泉去，他们在罗马尼亚的亲戚们也准备上那儿去聚会。

（二）

伊昂如同任何一个得胜者一样盛气凌人，目

空一切。不过，他的内心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他盘算着该怎样种自己的地，同时似乎有些心神不定，惶恐不安地打听、追索……后来，一得知马克辛寡妇的女儿弗洛丽卡将要嫁给乔治·布尔布克，他便痛苦难言。“怎么要出嫁？为什么要出嫁？”他愤怒地自言自语，仿佛谁偷走了他最大、最好的地块。

当他一心一意追求土地的时候，便把世界上其它的人和事都置之脑后了。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全村都得在原地停止不动，应该参加或至少观看他所进行的残酷斗争。如今，他感到震惊和气愤，人们竟然忙着处理自己的事务，正如他埋头于自家的事一样，生活在按自己的步伐前进着，似乎他根本是不存在的。

他俨如大梦初醒。他想起来，自己曾经是多么喜欢过弗洛丽卡，不明白她为什么非要嫁给另外一个人，他不是仍然在这里，一如既往地爱着她吗？他又回忆起，在他举行婚礼的那天夜里，他曾表白说，他爱的仍然是她，可是后来，他忘却了她，好象土地把她吞没了……他悔恨莫及，心头隐隐作痛。找弗洛丽卡去的念头一闪而过，他得去告诉她，他还在爱着她，命令她不要嫁人……然而，他羞愧地醒悟过来：自己是结过婚的人，有了孩子，人们会哄笑他，弗洛丽卡会把他赶出

门的……唉，要是没有安娜……

伴郎和伴娘都来邀请伊昂去参加婚礼，他欣然答应。

托马的儿子和一贫如洗的姑娘结婚，这在普里帕斯引起了轰动。尤其是穷光蛋们骂他娶一个穷丫头，他们还到处嚷嚷说，乔治用不了多久就能吃光老头的财产。托马听到这类风言风语，没等人问就回答说：

"我不干涉，不插手……难道是我跟她过日子？我常常对他说：爹的心肝宝贝，照你心里想的去做吧。我们不用眼红别人的财产，我们自己有，上帝保佑，我们饿不着……只要他看上了姑娘，他喜欢她，就万事大吉了。与其跟一个瘟神生活在一起，还不如一头扎进索梅什河……"

乔治乐得神魂颠倒。特别令他得意的是博得了弗洛丽卡的欢心，他把这次成亲视为一次空前胜利的加冕礼。

自从伊昂和安娜结婚后，他成了小伙子们的领头人，这多少挽回了一些过去失败所丢的脸，虽然说已经到了成亲的年龄，但他仍举棋不定。他父亲一次又一次地催促，他不断设法往后拖，以便安安静静受用作为年青人头领的乐趣，既领着他们干好事，也干坏事；既带头玩乐，也斗殴。他自豪地说，村里没有一个姑娘配得上他。他并

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句话算是说对了。因为，他看得上的人，必须首先是别人看得上的；其次，他娶过来后，得让别人为之伤心。

去年秋天，他作为年青人头头的自尊心受到了一次打击。那时，特里丰的儿子尼古拉·特塔鲁从军队回来了，这是个看起来强壮粗暴，但心地和善的棒小伙子。他上过学，在阿尔马迪亚中学念过三年书，由于二年级留过级，所以没有再继续学下去。他爱看书的习惯是在学校里养成的，年纪稍大一些，自己订了一份《民众报》周刊，礼拜天就坐在屋前走廊里给那些欲知天下事的双亲和邻居读报。他在军队里已经升为中士，他吹嘘说，上尉本人曾建议他继续服役。从军队回来后，他的头脑灵活了，说话也很大方，仿佛是在下命令，走起路来趾高气扬，嘴上总挂着"这么说，齐步走"，使村里的小伙子，甚至男子汉都惊讶不已。每逢礼拜天，马切东·切尔契塔舒都在酒店里夸他，同时埋怨自己不争气的儿子三次从军队里逃回家。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尼古拉是安分守己的人，他想早点成亲，因为与他同龄的人都早已生儿育女了。他还有六个弟弟，因此想找个有嫁妆的姑娘，将来搬到女方家里住，父母可以宽裕一些。在找到合适的对象之前，他和马克辛寡妇的女儿弗洛丽卡勾勾搭搭，同她一道参加舞会，

可真是一件快活事，因为她尽管穷得无立锥之地，却异常美丽、聪明。

乔治很快发现尼古拉占了上风。他看见他与弗洛丽卡呆在一起，并传说他将娶她为妻，乔治为了狠狠教训他，立刻决定向她求婚，交易很快就达成了，他高兴挖了对方的墙脚。

弗洛丽卡喜出望外。她做梦也不曾想过，象托马·布尔布克这样一个财主的儿子会娶她。她已经年满二十岁了，除了身上的破烂衣衫外，什么嫁妆也没有，她乐意嫁给任何人，只要有个自己的家就心满意足。

婚礼在专门为乔治造的新宅里举行。在教堂里，有三个神甫为他们举行仪式，托马坚持请他们都来赴宴，并把瑟斯古查来的那一位用啤酒灌得酩酊大醉，他特意为头面人物准备了三大桶啤酒。斯托塞尔是主婚人，尽管他是犹太人，但作为书记官仍然相当体面。斯托塞尔携带太太和所有的孩子，乘坐一辆崭新的黄马车来，他们呆了整整一夜，往新娘的盘里扔了一张一百克郎的纸币，可不象瑟斯古查的神甫，只掏出了一个兹罗提的小银币，还抱怨说，他的教堂在索梅什河谷是最穷的。

乔治喜气洋洋，自以为是，他不时望望尼古拉·特塔鲁，好发现他垂头丧气到什么程度。当

他环视着前来祝贺的真诚的客人时，忽然遇到伊昂·格兰内塔舒的目光，它似几条蚂蝗紧盯着弗洛丽卡。这一双布满血丝、顽固、混浊的眼睛使他惊恐不安，他仿佛看到了潜伏着的危险。伊昂对他的弗洛丽卡并没有死心，过去由于伊昂的原因他蒙受了不少屈辱，如今报了仇，这不能不是快事。但是，一杯烧酒灌下肚，也无法驱散内心的恐惧。他回头瞧瞧弗洛丽卡，才稍微放下些心，因为她如同新娘应有的样子，低垂着红肿的眼睛坐在那里，鲜红的薄嘴唇上挂着一丝愉快的微笑。他想不必再为伊昂费神，但马上又盯着他不放。伊昂的眼睛丝毫不离开弗洛丽卡，象是在狂热的吻中贴近她，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把他拉开……乔治看到安娜坐在他的身边，干瘦的黄脸，难为情地笑着，如坐针毡。她遇到新郎的目光，就对伊昂耳语了几句，伊昂没有回头，只是象将要扑上来的猎狗一般呲牙咧嘴地哼哼。女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又出现了，但是更加凄然。

从欢宴一开始，安娜就发觉伊昂盯上了弗洛丽卡。假若是在以前的话，她一定是痛不欲生的；此时，她的心里燃烧着奇耻大辱，因为客人们都瞅着她受嘲弄……耻辱渐渐变成了一种强烈的厌恶。她感到全世界，连同世上的万物，均淹没在

混浊的水中，水是如此的肮脏，致使忧伤象一个恶魔孤零零地漂浮着。她闭上眼睛，流水源源不断，一只有力的手把她推向水去，仿佛是把她推向能洗刷一切往事和悔恨的彼岸。

晨曦微露，她拖着铅一样沉重、套着新靴子的双脚往家走去，她哭着走在冰硬的雪地上，寒冷冻结了她的心。伊昂跨着大步，象一头贪婪的公牛喷着粗气，脑袋任风吹打，皮帽象公鸡冠高高扣在头顶上。他走着，似乎从来都不认识她，根本不去看她……痛苦令她窒息。她忽然下意识地大声对他说话，连自己听了声音也奇怪。

"我要寻死去，伊昂！……"

男人没有看她。他突然间发了火，仿佛是她吵醒了自己的美梦。

"见你的鬼去吧，也许这样可以甩掉你！"他不以为然地嘟噜说，象一条发怒的毒龙，嘴和鼻孔里都喷出白色的水蒸气。

安娜打了一个冷颤。有一会儿，她屏住了呼吸。大地在旋转，骤然间又发生了天塌地陷。那一片令人作呕的混浊水正在向四周横溢，将要卷走她，把她投进无底深渊。她伸出双手，寻找一根支柱，免得被淹没。她想呼唤救命，但从双唇间迸发出来的只是一句绝望的细语：

"我要寻死去……"

但是，连她也分辨不出这就是自己的声音。

（三）

“我本来是可以打赢的，罚她坐牢房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怎么好同娘儿们一般见识呢？只不过想吓一吓她，让她得点教训罢了。”在同海尔代列太太打过官司后，神甫贝尔丘格对自己这样说，看来他虽然输了官司，却并不生气。

其实，自从海尔代列一家迁往阿尔马迪亚去后，他对他们的怒火也随之消失了，反而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灰意懒的情绪。在那之前，他认为老师的种种不幸都是罪有应得，他很高兴自己也起了推波助浪的作用，为了让他的名声一落千丈，他拒绝举着十字架前往密谋反对上帝仆人的海尔代列的家里去。如今，他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的种种不和均出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几乎都是儿戏，他对自己说，“与他所犯的过失比较起来，处罚也许太重了。也许，我太苛刻了，不过他们是罪有应得。”在漫长的冬夜里，每逢他心烦意乱辗转不得入寐，就这样安慰自己。

他愉快地回忆起几年前的那些夜晚，不是海尔代列象兄弟似地来玩杜拉克或聊天到深夜，就是他上海尔代列家去，同他全家一面玩摸彩游戏，

赌核桃，一面津津有味地品尝加了许多露酒的茶，经常熬到半夜。他从克鲁日做过肾脏手术回村后，身体虚弱，需要吃些营养丰富的食品，海尔代列太太每天让年幼的吉纪送来鸡汤和其他的可口吃食……

海尔代列一家后来要的阴谋并没有冲淡这些美好的回忆，而是新教师的到来转移了注意力，贝尔丘格很快便暗自称这位老师为“一个老实庄稼汉的叛徒和滑小子”。神甫只跟泽格雷亚努交谈过几次，便对他下了定论。年轻人笑眯眯的，目中无人……贝尔丘格和海尔代列曾有个君子协定，把宗教课集中于一个下午，一旦他有事，便让一个大孩子念教义问答，并保持教室里安静。第一个礼拜三下午，贝尔丘格来到学校里，他发现泽格雷亚努坐在讲台上，面前摆着钟，他冲着他说，“你来得可够晚了，神甫先生。”他还象督学那样站在他背后，听他讲课。神甫气得脸发青，直冒汗，他恨不得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推出教室，不过控制了自己，只在离开时没与他握手。几个礼拜后，有一次，他因会见新教堂的建筑师，忘记去上宗教课。当天晚上，泽格雷亚努找到神甫家里来，客气地请他下次勿再缺席……后来，他发现这个外地人不惜任何代价强迫孩子们只讲匈牙利话，并对不能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课以巨额罚

款，神甫开始怀念起海尔代列来了。

不过，他只是在烦闷无聊之时想想泽格雷亚努和海尔代列的事，总的来说，他正生活在最幸福的日子里。在大街上，位于村里最适中的那块地方，并且就靠近他家，新教堂的墙只等开春继续施工了。他的梦想即将完满地实现。他经常与建筑师碰头，合计，甚至争吵，那是个老顽固，蓄着一把乱蓬蓬的长胡子，他认为自己比神甫更懂得如何装饰神龛和教堂的内墙壁。

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喜从天降，瑟斯古查的农民派代表前来找他洽商购买旧教堂，并把它搬至他们村。贝尔丘格喜出望外，这笔收入超过了盖新教堂所需的全部费用。

“我费尽了心机，上帝总算没有辜负我！”他虔诚地划着十字说。“哦，如果大家都象我一样，每个人尽这么一点力，那么我们的民族将会怎样屹立于世界和全能的天主面前啊！”

贝尔丘格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但他并不到处炫耀，也不吹嘘。“我只在自己的窝里尽力而为”，他怀着宗教的忍让精神对自己说，口气里也许还含有某种憾意。他的感情深藏在心里，从不使它与统治当局发生冲突。只是有时会在欢饮场合流露出来，次日便又后悔未把嘴封上，圣书里也是这样要求的。

教堂动工之前，他爱说，等举行完落成典礼，他就可以含笑离开人世了。现在，他又为自己规定了个新期限：求上帝保佑他能活着看见罗马尼亚——“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然后，他可以无牵挂地与世长辞。在静候死神光临的日子里，他每次去阿尔马迪亚，都要称一称体重。假若他抱怨自己活不长了，有人顺着他说，那他准会暴跳如雷。若有人说他的身体硬朗得很，给全村人送完葬才轮到他，他顿时就眉开眼笑。那时，他摸摸自己乱蓬蓬的胡子，仰脸长叹说：

“无稽之谈，天哪，全是空想，未来归上帝掌管……咱们顾得眼前就行了！”

他的眼前便是跟建筑师算帐，家务杂事，做礼拜，泽格雷亚努，海尔代列，乡亲们……

贝尔丘格开始生起自己的气来，因为他发现竟不知不觉过多地考虑与海尔代列的关系，甚至设想，如果他有幸再返回普里帕斯，就同他和解。

“如今就差这件事了！”他气愤地想，同时竭力驱散这种想法。“我就差这一件事，你瞧，……好象现在和解成了火烧眉毛的事……”

（四）

在默古拉，蒂图的唯一希望是积攒路费，因

此，为了早日成行，他不遗余力地干活。

说实在的，在这荒凉的深山峡谷中，房屋都散落在山坡上，村里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干。他很快发现，与格尔德拉鲁是无法建立深交的。他们在阿尔马迪亚中学是同班同学，但在毕业后很少见面；如今格尔德拉鲁是书记官，成了亲，生活富裕，蒂图是一名幻想家，满脑袋的胡思乱想，口袋里却是空空如也……格尔德拉鲁已经变得使人认不出了。他的个子矮小，却想摆出仪表堂堂和威风凛凛的姿态，为的是让乡下人尊敬他。他使用各种各样长胡子的油膏，可是不幸得很，嘴上仍然是光溜溜的，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根硬毛。他生就的瘦个儿，却要硬挺着肚子，他把坎肩和裤腰做得宽大，好让人看上去腰身粗一些。一双机灵的小黑眼珠象松鼠眼滴溜溜地转。他讲话的嗓门高，口气大，并竭力避免在众人面前笑。不久前，他和副村长的女儿结了婚，副村长是富农，曾为任命格尔德拉鲁书记官出过力，尽管乡长基楚本人支持的是比他年纪大的对手。岳父一家把他视为了不起的人物，到处为他吹嘘，他们特别佩服"他才二十六岁就当上了书记官"，仿佛将来大有当上京官的希望。

到任的第一天，蒂图就对他说，他准备到罗马尼亚去，他来此只不过是为了筹积路费。格尔

德拉鲁立刻劝他别犯傻往外跑，干脆呆在他这里，学一点实践知识，再补几门考试，然后到大学附设的书记官班去进修。他把书记官的职业讲得天花乱坠，当然没有忘记拿自己作例子，他是靠劳动和毅力才混上今天这样的地位。蒂图感到低人一头，因为他朋友摆出保护人的架势，他没有责怪对方，只是增强了尽快离开的决心。

在希望的激励下，蒂图内心的不安渐渐平静下来。自从到那里去的模糊愿望变成决心以后，他感到轻松愉快了，犹如一切丑恶的小事都消失了。直至昨天，他的热血沸腾，梦想联翩，企图改变现状，征服所有的人，并使他们都慷慨激昂地行动起来，如今却怯生生地埋在心灵深处，仿佛被万能的神力所震慑。在沉思中，他细心推敲自己的梦想，谨慎避免庸人识破。因此，他认为愿望如同无价之宝一样可爱和贵重。

有一次，格尔德拉鲁看他一个人郁郁寡欢，就想弄个水落石出。蒂图直截了当地回答：

“你懂什么？你能有什么理想？你成了家，当上了书记官，还缺什么呢？小孩吗？你也会有的，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往后呢？你的理想，朋友啊！就是受到乡长的器重。因此，每个礼拜六你都忘不了送东西给他，你把自己的名字拼成

"卡尔达拉尔"①，你让自己的太太学匈牙利话，甚至不惜逼迫你可怜的父亲也学匈牙利话……"

"行了，行了，"书记官气急败坏地说，"我可是个安分守己的人……"

"你有什么好生气的？……我不也是这个意思吗？正因为你太安分守己了，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也许你做得对……难道我不能学你和千千万万象你那样的人？我不是这样的人，好朋友，我也不能成为这样的人……因此，你明白，我没法呆下去，也没法呆在另外一个县，或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只有去流浪。"

经过几次交谈之后，格尔德拉鲁后悔不该找这个根本瞧不起自己的糊涂蛋。他恨不得找个借口撵他走，可是蒂图一人干七个人的活，把全部事务包了下来，要找人替换他，可也不容易。

快开春的时候，蒂图接到拉乌勒的信，这使他喜出望外。信中说，乔治在罗马尼亚的亲戚将在夏天来圣乔治。他感到幸福即在眼前，真想张开双臂拥抱它。

① 格尔德拉鲁把名字改成匈牙利文拼法，借以表示自己对统治当局的忠诚。——译者注

（五）

自从乔治·布尔布克的婚礼以后，安娜对周围的一切都深恶痛绝。她过的日子如同曾经诱惑过她的那片水，无边无际，混浊不清，它那令人窒息的气味一直滞留不散。她时常觉得缺少一件什么东西，日益渴望得到安宁。她往往失神地站着，双手垂直，眼睛直愣愣地睁着，既看不见，也听不到。塞诺比娅一发现她呆立着，便骂骂咧咧，说她是白天挺尸，懒得浑身生蛆。

她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乐趣。小孩已经开始咿呀学语，他的长相十分仿伊昂，因此，被她男人吓坏了的她，总战战兢兢避开孩子的目光，免得再看到婚礼那天晚上象火红的箭穿进另一个女人肉体里的眼睛。而且，小彼得异常淘气，一哭就憋得脸发青，把奶头塞进他的嘴里，他用牙床狠咬奶头，似乎是故意惩罚母亲不及时喂奶。每逢拍他和喂他，安娜免不了想：

"这全是伊昂的缘故……"

她感到自己的心空空荡荡，如同被陌生人扔在路边的破口袋。她的脑袋也渐渐迟钝起来，好象空空洞洞，仅剩下两个愈来愈明朗的形象，他们那艰难、痛苦和令人窒息的形象在脑海里徘徊，

迫使她习惯并爱上他们：阿弗鲁姆和杜米特鲁。他们的模样往往跟她最后一次见到的相同：犹太人的颈上挂着绳索，湿漉漉的头发，双腿弯曲着吊在草棚的梯子上；老头儿手握象圆规一样张开的剃刀，并高高举起，以免割破涂着肥皂白泡沫的脸。这两个人的形象向她提出一个无法用言语表达，甚至难以理解的问题，使她惶惶不可终日。她只清楚地看到，象她一样生活和受罪的人，他们冷漠的眼神仍然显得那样安详和与世无争，而她却达不到他们那种听天由命的泰然心境，对她来说，这不能不是一种不幸。

开春后，她习惯于每天都要去一趟父亲家。她自己并不明白为什么去，也没有人问她。这样一来，伊昂高兴不必一天到晚听小孩的哭闹，也省得老看见她那副凶神似的紧绷着的脸……瓦西里·巴丘很少和她搭话；他诅咒说正是由于她的缘故，才使自己的财产落入强盗手，说不定明后天得把他撵出家门。

从格兰内塔舒家到巴丘住的地方，间隔相当远的路，安娜抱着孩子，象幽灵一般走去，既不左顾右盼，遇见人也不打招呼，只是嘴里嘟囔着不知什么话……遇见她的人都连忙划十字。村里传说这个可怜的女人已经疯了，心肠软的人骂伊昂和瓦西里，说是他们把她打疯了……她走进屋

里，转一圈，好象是寻找早已丢失的东西，然后在一个木箱上坐下，给孩子喂奶，一声不吭，双眼呆愣，随后，她突如其来地站起来，又如同来时一样离去。

一次，在往她父亲家去的路上，一个含糊不清的沙哑声把她从冥想中惊醒：

“安娜！……安娜！……站住……过来一下！……”

女人惊异地站住了。瘸子萨维斯塔正在特里丰·特塔鲁家门口朝她做绝望的手势。阳光宜人，春意盎然。街上的泥泞干了。果树脱下冬装，露出了幼芽。安娜看到萨维斯塔就吃惊地问：

“你在这儿？”

“在这里……专门为你来的……告诉你，”瘸子喷着唾沫星子说，她满目怒火，不时挥动着手，挣扎着她那变形的细腿想站起来。

女人知道，弗洛丽卡结婚后，把萨维斯塔带去同住了。据说，乔治曾对人家吹嘘说，瘸子将会给他家带来吉利的，这是为了回答那些有意取笑他的人听的，他们说，弗洛丽卡没有嫁妆，只好要萨维斯塔为她向行人求乞。“这个瘸子干吗要回特里丰·特塔鲁家？”安娜边走近边想。

萨维斯塔张着大嘴说话，边说边喘气，同时竭力压低声音，防止别人听到，尽管四周渺无人

迹，只有路对过的沟里有一只腿拴在篱笆桩子上的公猪在哼哼着觅食。安娜听着，但什么也不明白。

“说慢点，萨维斯塔。”她恳求道。

瘸子慢腾腾地说不到两句，就又着急地结巴起来，她的眸子里燃烧着熊熊怒火，嘴角沾满黄色唾沫。

“伊昂不来……倒大霉了……弗洛丽卡不……乔治要杀人……”她急切地吼叫道，并用拳头威胁着，眼睛瞪得几乎剩下白眼珠在滴溜溜地转。

安娜忽然转身走了，留下萨维斯塔张着大嘴，竭力进行解释。安娜只听进了“伊昂，弗洛丽卡，乔治”，但她已经完全明白了。看到她走远去，瘸子更加恼火，对她挥舞着拳头叫道：

“会把你也宰了的，婊子……丢开伊昂……”

她挣扎几下想去追安娜，但残废的腿不听支使，她朝前扑倒地上，粗声粗气吼叫道：

“伊昂要弗洛丽卡……乔治要杀……大家，大家，大家！”

安娜仅听到“伊昂，弗洛丽卡，乔治……”她和往常一样径直往前走去，回她度过童年的地方。他父亲不在家。她从房檐下拿出钥匙，打开屋门，在木箱上坐下。小孩哭起来。她轻轻摇摇他，用奶头堵住他的嘴。

她感到脑袋象铅一样沉重。她下意识地把正贪婪地吮奶的儿子紧紧搂在胸前。她惊慌地看看屋子，好象是第一次或最后一次望它，发现没有任何改变。床、桌子、木箱、凳子、碗橱、水罐以及悬挂在房顶上的灯……一切都照旧。只是炉灶显得更黑了，张着看不到底的大嘴……看着它，安娜的思绪似箭一般翻腾，她仿佛又回到荆棘丛生的路上……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她往灶台上爬，冰冷的石块弄得脚心发痒，她的心怦怦跳，象要冲破胸腔……她轻轻地往上爬，免得衣服嗦嗦作响，吵醒父亲。他喝得烂醉，倒在床上打呼噜……被窝里热乎乎的……一只手摸过来，碰到了她的脚踝，她知道那是伊昂的手，他爬上灶台，骨头咯咯响，他躺在她的身旁……她的心怦怦地跳动着，是怎样地跳动啊……

她猛然打个寒颤，惊醒过来了，但又不知不觉地回想起，自从参加乔治的婚礼后，伊昂就同他交上了朋友，如一对结拜兄弟，伊昂常上他们家去，共同商量事情，在酒店一块儿饮酒，还一起往日多维察去……她怎会知道这些？她虽然不曾瞧见过，但确实知道真情，……有人对她说过……伊昂曾在家里亲口告诉过母亲，他不仅吹嘘自己，也吹捧乔治……

那时，她觉得炉灶口张得更大了，并向她靠

拢过来。奶头从小孩的嘴里掉出来，他哭叫不止。安娜忽然站起身，锁上门，把钥匙放回原处，她恍惚感到饥饿的灶口在背后威胁着她，而她却不敢回头望。

萨维斯塔仍然呆在原地方。当安娜走过她的面前时，看见她吐一口唾沫，听到她声嘶力竭地喊道：

"乔治要杀大家……可耻……啊……"

安娜急急巴巴往回赶，好似家里有人等她。靴子踩在干燥的街上啪啪响，太阳晒得背发热。

她走进院，大门凄然地吱扭响，她的心抖索一下。伊昂卷起袖子正在削车辕木，每举起斧头砍一下都喘口气；他停了一会手里的活儿，瞅瞅她，一见了她，他的眼神就黯然无色了，仿佛打断了他对另一个女人的思念。安娜头也不回地从他身边走过去。堂屋门敞开着，屋里黑乎乎的；从门框上面冒出一缕青烟。格兰内塔舒仰面躺在屋里的床上，张着嘴打呼噜。塞诺比娅正在灶台前吹火，眼睛熏得红肿，一看到媳妇就骂起来，但并没有停止扒炭火和吹火苗。

"你开始整天到村里逛游了，你一个媳妇家……嗬嗬，……嘿嘿……噢……家里乱七八糟的，你象是个吉卜赛佬，根本不是人……我看你是……嗬……一点不害臊……嗬……不要脸……"

女人听着这些话，一点也弄不懂意思。她恍然在梦中。她在屋子中间站了片刻。小孩在怀中咿咿呀呀学语。后来，她象突然想起了什么，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格兰内塔舒脚边，用破布裹好他，给他划了三个十字……随后，她仿佛又忘记该做什么，失神地呆站了片刻，两眼充满疑虑……接着，她惊跳一下，转身来到堂屋，搜索各个角落，十分失望，没有找到想找的东西。她朝院子走去，在屋门口，春天明媚的阳光照在眼睛上，她不由自主地眨眨眼。削瘦蜡黄的脸，尖尖的鼻子和下巴，这本身就是象征绝望。她恨不得扭断自己的手，但是不能够……脑海里闪现出新的念头，她朝牲口棚奔去……

那里，在眼睛习惯黑暗以前，她摸索了一阵子。后来，她看清了陪嫁来的奶牛若亚纳，干瘦的背，宽大的臀部如同两把铁铲，它总象吃不饱一样，大乳房几乎垂到地上。若亚纳瞪着一双寂寞、忧伤的大眼瞅她，似乎是询问她想干什么。安娜抚摸它的臀部，若亚纳并不满意，它回过头去，把嘴伸进吃剩的草料里，使劲喷鼻子，把草底下的尘土吹散开来……伊昂的杜马纳正在它身边反刍，再过去一点，有两匹瘦马在尽力嘶鸣。左侧，一条牛懒洋洋地卧着。

安娜犹犹豫豫。她站在那里，竟然忘记自己

在寻找什么，一记起来，便往前跨出两步。她走到拴过牛犊的地方，伊昂为了支付律师费用，卖掉了牛犊。柱子上面钉着一根木钉，上挂着一根新绳，那是挤奶时捆牛犊用的。她取下来拉拉，满意地笑了。然后，她环顾四周，顶棚很低，几乎用手都能够得着，顶棚下面架着未加修整的粗梁。她把绳头从门数起的第一根梁上穿过去，吊在若亚纳身边，打上死结。又在另一端做个套扣，放开绳子，瞧着它来回晃悠，愈晃愈慢。望着望着，她忽地想起阿弗鲁姆，她奇怪自己不再害怕吊死鬼了，反而觉得它在召唤，并朝她怪笑。

“啊，圣母保佑，我也……”安娜喃喃自语着转过身，迈前一步，决心离开这令人窒息的黑暗。

一道黄色的亮光从门缝照射进来，成千上万的五彩缤纷的尘粒在飘舞，争上抢下。从外面传来伊昂用斧子砍木头的声音和一群麻雀的赋赋喳喳吵闹声。她想再迈出一步，但忽然在亮光处清楚地看到手握剃刀的杜米特鲁，他颤抖着，象是在向她招手……她惊慌地往后望望。绳子不晃动了，笔直地垂挂在那里，仿佛有一个沉重的东西把它拉直了，她在想是什么东西把它拉直的，她又看见阿弗鲁姆的头套在绳索里，那副呲牙咧嘴的模样令她生气。

她慢吞吞地，从从容容地摘下头巾，把它挂在若亚纳和杜马纳之间的柱子上。然后，她愤慨地走到绳索下面，套扣只够着她的眼睛，她踮起脚尖，双手抓住它，将头伸了进去。她挣扎了几下，以便把绳套扣在光脖子上，她一只手拉绳子。另一只手拉套扣。两腿由于紧张地久站而发痛，甚至于麻木……她闭上眼睛，试着松开抓住绳子的手。其实，她已经站不住了；膝盖弯曲着。绳扣愈拉愈紧。她并不感到痛，只不过发现没有把绳套扣好，因而不免为自己的忙乱气愤。她微微感到痒痒，不得不张开口和睁开眼。她猛然想到自己会死的，于是慌了手脚，想伸开腿让脚够着地，逃避死神。但是，她徒劳地弹动着双脚，找不到任何落脚地。那时，她害怕起来，感到阵阵窒息袭来。舌头肿胀起来，塞满了口腔，她只好伸出舌头……一阵冷颤流遍全身。顿时头昏目眩的快感占据了她，犹如被日夜思念的情人疯狂地拥抱……她想喊叫，可是只艰难地嚎了两声……全身软绵绵的，她听其自然地挂在那里。脑海里象闪电一般掠过夜晚、灶台、痛苦、愉快……后来，一切都搅和在一起……鼓起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唯有舌头带挑战性和嘲弄似地伸长，抗议她一辈子都被迫忍气吞声……

若亚纳感到她不动弹，回过头疑惑不解地望

望。它摇摇尾巴，头顶上的毛触到安娜的衣裙。安娜僵直不动，若亚纳伸出黄绿色的舌头先舔舔一个鼻孔，又舔另外一个鼻孔，然后厌倦地慢慢反刍……

过了好久，从外面传来塞诺比娅愤怒的声音：

“安娜！……喂，安娜！……天哪，鬼把你给吞了，懒蛋，废物！整天逛街，把孩子也推给我，他快把我吵聋了，……安娜！找上你这样的媳妇真是活见鬼！该死的东西，不要脸的家伙……。”

“我好象看见她进牲口棚里去了。”伊昂嘟哝着说，手仍不停地干活。“去看看，是不是在里面睡着了！”

塞诺比娅奔过去，打开牲口棚的门。亮光欢快地照进屋……就在那一刹那间，女人惊恐万般地跳起来，象被蛇咬了一口尖叫道：

“糟啦！……救命！……快来人呀！……扬尼格！……安娜上吊死了！……天哪，不得了啦！她吊死了！……”

第十一章

诅　　咒

（一）

一看见寻了短见的安娜，伊昂如同挨了当头一棒。他呆愣愣地站在死者面前，手掌捂着嘴，头剧烈地疼痛，仿佛是被一块巨石撞击着。此时此刻，他记起她在乔治和弗洛丽卡结婚的那天晚上所发出的威胁话。在死人跟前，本能地产生恐惧、惊异，还夹杂着奇怪的怜悯感，顿时令你魂飞魄散。随后，在慢慢习惯了女人那张极度变了形的脸后，他想自己怎么能同她在一张床上生活了近一年的时间，最后自言自语说，她寻了短见也好……过了一会儿，他却不自觉地对塞诺比娅粗鲁地嚷嚷道：

"孩子在哪儿，娘？……看好孩子！……看孩子去！"

对孩子的担心充斥了他的脑海，这一念头缠

住他不放。

瓦西里·巴丘临近黄昏才来，他看见安娜被安放在桌子上，洗得干干净净，穿戴整齐，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他长时间地凝视她，忍下胸中怒火，跟伊昂交谈了几句，但都避免对方的视线。塞诺比娅详细介绍了事情的经过，讲她如何从村里回来，把孩子放在床上，又怎样到屋外去，要不是孩子哭叫的话，还不会想起去找她。

安葬那天，全村人都来了，连街上也拥满了人，神幡懒洋洋地在春风中飘扬，风把神香味送往远方，又带来苹果花香。不时有妇女抑制不住悲痛，哭出声来，神甫贝尔丘格哼着哀曲，手不停地摇动着香炉。伊昂跪在棺材一边，瓦西里跪在另一边，两人都象罪人似地低垂着光脑袋，塞诺比娅抱着小孩跪在地上，不断晃动他，免得他哭喊，她还望望周围，仿佛对葬礼的场面感到很骄傲。格兰内塔舒胆裂心碎，手捂着脸抽泣，并痛苦地咕噜说：

“爹的好闺女……爹的好闺女……”

伊昂象做梦似地听着神甫唱圣歌和执事的答话。他的思绪奇怪地翻腾着，从安娜想到孩子，又想到瓦西里·巴丘，再回到躺在用黑纱蒙盖的枞木棺材里的死者，后来，他忽然想到弗洛丽卡，接着又想起塞诺比娅怀里的孩子。每次想到

小孩，他都因一种奇异的恐惧而颤抖一下。

当神甫念一段长祷文时，伊昂想起乔治和弗洛丽卡是在棺材从家里抬出来之前到来的，他们无限悲伤，他们对他说这是上帝的意志，劝他坚强些，说世界上的一切都免不了要消逝的……女人的目光紧盯着他，既是哀伤、责怪，也充满希望，同时还对他流露出深深的爱。他怕乔治察觉，连忙低下头……此时，他感受到这种目光，并更加强烈地想象着它，内心充满痛苦，但很快产生了新的希望。

葬礼快结束时，他抬起头，遇上了从棺材那边射来的瓦西里·巴丘的目光，它不知从何时起就窥探他了。伊昂的脸吓黄了，试图埋下头去，但没有成功。他岳父的目光恰似一条大蟒为了先震住猎物而射出来的那种光芒。伊昂从他的眼神里发现一个疑问，起初它含糊不清，后来就象大白天一样明晰："田地在哪里？…… 它们全都入了土……"

那时，他随即明白过来，自己为什么如此惦记小孩。因为，由于安娜的去世，他很可能失去一切，如果再失去小孩，那他就算白白奋斗了一场……也就是说，他的财产系在小孩的一口气上，小孩活多久，就可以据有田地多久……他想瞧瞧抱小孩的塞诺比娅，可是瓦西里的目光死死盯住

他不离开，刺痛着他，撕裂着他，伊昂从他的目光里象照镜子一样看到了自己：脸色蜡黄，惊慌失措，被威胁吓得发抖……而他岳父的脸上却挂着胜利的嘲笑。

在安娜的棺木放入墓穴之前，瓦西里·巴丘的眼睛始终无情地跟踪着他，把弗洛丽卡的眼神从他心中驱散，使他忘掉一切，甚至于葬礼，唯一悬挂的是牵涉自己全部命运的小孩。

从墓地一回家，他就从塞诺比娅怀里夺过孩子，仿佛害怕谁抢走他。他把他紧抱在胸前，用骨瘦如柴的双臂护着他。小彼得哭叫起来，他就象精明的保姆哄他，并想自己怀抱的是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挣扎所得来的全部土地。那些迄今仍然骂他逼得安娜上吊的人，目睹他如此爱护孩子，也能非常感动，说他对女人的死没有罪责。

“当心点，女婿，别让小外孙生病！”当他转到大街上时，耳边响起一个恶意的声音。

伊昂心惊肉跳，连忙把孩子藏进夹大衣里面，努力使他避开瓦西里·巴丘的目光。

在发放完施舍饭后，他就小孩怎么办和如何照看他的问题，跟母亲进行了长时间商量。塞诺比娅告诉他，孩子已经不算太小了，早该断奶，他什么东西都能吃，将来能长得象一座山，只求上帝给他寿命，他就会不知不觉地长大成人，到

野外去放牛。听完母亲的话，伊昂才稍稍放下心。

“当心，娘！”不过，伊昂又沙哑着嗓子交待道。“多当心点，我看小彼得的身子太单薄。”

“天晓得，儿子，你怎么就没有看见他多么红润，壮实？”

“好吧，好吧……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圣母保佑，你要放明白，那时就甭想跟我过日子！……这孩子可是我的命根子，娘！”

“你这该死的东西，扬尼格，可真狠心！”老太婆斥骂道。

“话到此为止，免得你说我没把话说在先……要象保护眼珠一样给我看好他，保护好他！”

“哎哟哟，你是怎么了，儿子？怎么老说不吉利的话，圣母保佑！”塞诺比娅划着十字，心想伊昂一定是很爱安娜的，尽管表面上不露出来，否则不会为她的孩子操那么多心。

（二）

“罗马尼亚人是天生的好人，跟我的朋友海尔代列一样！”随着上诉日期的临近，海尔代列日益闷闷不乐和垂头丧气，格洛夫索鲁却更加喋喋不休地高声说话。

日期定于四月中旬，在特尔古一穆列什上诉法院进行。海尔代列数着日子过，如同小学生扳指头算还有几天才到放假时间，日子愈近，他愈忐忑不安，预感自己命中注定得当众出丑，并将丧失三十年做牛做马所换得的退休金。尽管格洛夫索鲁天花乱坠地向他许愿，可他不敢抱任何希望，因为上次的希望曾那么残酷地欺骗过他。

格洛夫索鲁每天对他保证，发誓说将亲自上法庭去，不为他推倒全部控告不回家。后来，为了彻底证明他是何等爱护他，尊重他，大约在开庭前三个礼拜，特地在“拉霍瓦”啤酒店陪他喝酒，并当着阿尔马迪亚全体体面人物的面，亲吻他的脸颊，并胜利地高呼：

“现在，你可是我的兄弟了，酒鬼，你要是再疑神疑鬼，摆出一副哭丧脸，那就是存心跟我过不去！”

人们都鼓掌欢迎这一番话，从来不曾与海尔代列打过交道的人，从中学校长直至公证所的录事，都以律师为榜样，对海尔代列称兄道弟起来。

那天，海尔代列确实感到无限幸福，他喝得酩酊大醉，太太不得不用湿毛巾捂在他的额头，骂了他整整一夜……可是，次日，忧虑又形影不离地缠着他，除非他呆在黑暗中。他多次想到伊昂

及其状纸。伊昂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发了财……对伊昂来说，控告信只不过是一个小挫折，轻而易举地便可对付过去，继续享受生活的乐趣。坐一个月牢房，在他算得上什么？说不定他正乐意坐呢，借机会松散松散……而对他海尔代列来说，它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将使他的生活发生急剧变化。一件区区小事便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毁灭了他的一生……一块小石子撞翻了一辆大车……一粒沙子稍微挪动一下地方，竟使整块岩石翻了身……仿佛总是不足挂齿的琐事造成重大的灾难，正如一个骄傲的、充满信心的人，在神秘、令人生畏的主宰者手里，只不过是一个玩物，甚至连玩物也不如……

恰巧在决定命运的前几天，伊昂又来找海尔代列了，他是前来报告安娜的噩耗的，同时求老师设法让他在阿尔马迪亚法院的监狱里服刑，而不要被送到比斯特里察去……

"我给你想办法，伊昂，哪能不想法子呢！"老师忧伤地说，他咬着指甲，尽量避免发火。"以前也帮过你，瞧我落到了什么地步，看到了吧，无依无靠，都这一把年纪了……我给你想办法，当然……"

伊昂直愣愣地瞅着他的眼睛，海尔代列的话触动了他心里一根久未发声的弦，他真诚实意地

说：

“我是坏蛋，老师，”他慢慢地说。“我们都是坏蛋和蠢货，可怜我们的罪孽……上帝已经惩罚我了，再厉害也不过如此。我对不起你，我心里清楚……上帝会保佑好人的……上帝会为我的过失赏赐你的……”

“我不懂，怎么能相信你胡说八道，伊昂？我应该在那时把你轰出去，根本不跟着你转。”老师说着眼圈湿了。

“上帝让人糊涂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伊昂换了个严厉的口气说，不难听出他后悔自己不该同情别人的遭遇。“你现在就给我写一个动听的申请吧，我说过付给你钱，老师……”

海尔代列给他写了一份恰到好处的申请。跟这个给他带来全部灾难的人谈话，在他的心里播下了一颗自信的种子。他自言自语说：“上帝会保佑好人的”，他得到了宽慰。不过，心里不免感到内疚，因为他曾在心情混乱、彷徨犹豫之时，多次嘲弄过那些最神圣的东西。此后，每天晚上熄灯后，他仰脸躺在床上，双手合在胸口，虔诚地祈求上帝宽恕他的迷途，并将一如既往地拯救他，帮他度过眼前由于自己的过失而陷入的困境。

格洛夫索鲁独自到特尔古一穆列什法院去出庭。海尔代列留下料理事务，他可以不必出席，

省得耗费许多无谓的开支……尽管中午从阿尔马迪亚动身，傍晚便到达目的地，但是他们为途中做了充分准备。格洛夫索鲁太太是个和蔼可亲的胖女人，好管家，她担心上路的人乘火车挨饿，光吃食就塞满了一箱。海尔代列太太已经和她交上了朋友，给了她不少帮助。是她出主意让带吃食的……出发时，两家人都在场，其中包括律师的五个孩子。大家洒了不少泪水，只有格洛夫索鲁表现得很坚强，他命令海尔代列放宽心，要他信得过他和上帝。

律师太太、师娘和吉纪暗中商定，开庭那天要斋戒……晚上，海尔代列一家呆到很迟才回家，他们交口称赞格洛夫索鲁家的人，说他们把种种希望施予别人，是无与伦比的大善人。上床后，三人嘴里不约而同发出的喃喃声清晰入耳，他们衷心祈求万能的上帝赐福明天，保佑他给受欺凌的人带回福音……与此同时，格洛夫索鲁太太让五个孩子跪下为"海尔代列爷爷"祈祷后，也为可怜的基督徒叨唠了一遍"我们的主啊"。

老师在对女人们的打算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也决定在这一辈子最艰难的日子里斋戒。天蒙蒙亮他就醒了，忧虑和激动使他再也无法入睡。为了消磨时间，他想吸一袋烟，但又马上记起不能用鬼烟熏脏献给上帝的这一天。他在床上辗转反

侧，种种凶兆折腾着他。他一早就来到事务所，在那里也同样安不下心。中午，他根本没有回家，这可使如同往日一样为他准备午餐的海尔代列太太大为不满。

傍晚，他们终于收到了一封电报。海尔代列正一个人呆在事务所里，他拆开电报，大声朗读起来，连邮差也听到了："全部撤销，乌拉！"老头儿深深松一口气，好象压在心上的一块磨石突然落了地，接着，他号啕大哭起来。等着小费的邮差立即踮着脚尖溜走了。哭够了以后，海尔代列才去找格洛夫索鲁太太，律师的家就在同座宅院里。格洛夫索鲁太太试图笑笑，但仍控制不住高兴的眼泪。她还想夸夸自己的男人，她是非常爱他的，尽管他有点吊儿郎当。海尔代列没有耐心呆下去了，他认为必须把这个天大的喜讯告诉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在啤酒店里，朋友们祝贺他，拥抱他，纵容他痛饮一番以示庆贺光辉的胜利，他凭借惊人的毅力一一拒绝，因为他要圆满度过这一斋戒日。他回到家里时天色已黑，由于极度兴奋，他已经精疲力尽了。海尔代列太太噘着嘴迎接他，可是一看到电报，就和吉纪抱头痛哭起来，屋里一片哭声，酷似死了什么最亲近的人。老师好不容易劝止了她们，不料招来了祸，太太马上责备他：为什么不回来吃午饭，白白糟蹋了

那么好的东西？老师对她招供说今天斋戒，海尔代列太太也不肯完全饶过他，当然她心里乐滋滋的，这个“异教徒”终于回到上帝的身边来了。

今晚，他们早早就睡下了。全家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不过，这一夜却成了海尔代列一生中最难熬的不眠之夜。他饥肠辘辘，烟瘾发作。他在闷热的床上翻腾了数小时，尽管眼皮似铅一样沉重，但是睡意迟迟不来。直至黎明，睏倦才姗姗来临，他酣睡不醒，太太推了他两次，才把他弄醒，因为律师不在家，全部事务都压在他身上，他可不能迟到。

下午，两家的人都走到日多维察，去迎接格洛夫索鲁……孩子们最先听到马脖上的铃铛声。马车停稳后，格洛夫索鲁容光焕发地跳下车。在亲吻自己的太太前，他直奔向海尔代列，热情地与他拥抱，并且说：

“你看到了吧，你这个叛徒，罗马尼亚人多么能干？……看你往后还信不信我的诺言！”

（三）

一个衣衫褴褛的录事从伊昂手里接过法庭同意他在阿尔马迪亚法院监狱服刑的通知书，他翻来复去地查看，又在卷宗堆里翻寻了一阵，抬头

瞅了他一眼，怀着责备的神气摇摇头，然后又在一本布满灰尘的登记簿里写了点什么，递给他一张黄纸条，说："顺着走廊走到顶头，你就看见小黑板上面挂着许多钥匙"。

伊昂从走廊直接来到法院监狱的院里。他马上认出来，这是那一次和锡米翁·龙古打官司时并非凭空无故察看的地方。自从那时起，他就提心吊胆，此时吓得脸色蜡黄。狭窄的院落异常荒凉。石头铺的地面已被磨得光溜溜，映照出闪闪的阳光。窗户上交叉装着的铁栅栏，也在温暖的阳光下闪光。在一个窗子的后面，可以瞧见一个光脑袋，长期未刮的黑络腮胡子硬得象刺猬，他呆若木鸡，只有眼睛在转动，他正在沐浴着阳光。伊昂惊恐万状，连忙划十字，然后仰望蓝色天空，有几朵白云悬挂在清彻的高空，纹丝不动。

伊昂敲敲挂着许多钥匙的门，从里面传出来恼怒、粗暴、生硬的声音。他悄悄走进去，尽量避免出声。他走进一间亮堂堂的小屋，看到以前见过的那个看守，他用鄙弃的目光打量一下犯人，另外一个看守坐在小桌子旁边，伸手接过黄纸条，他清楚没有这种条子的人是不会到这里来的。

"五号！"接过纸条的人用罗马尼亚话说，好让伊昂也明白是什么意思。

另外的看守搜走了他的小刀、腰带以及母亲

为他准备的干粮袋，恶狠狠地对他说：

“这里不准吃外面带进来的东西，懂吗？”

伊昂想争辩几句，特别想保护干粮袋，心想把那么多好东西放坏或让看守吃掉，实在太可惜，但是，一种奇怪的恐惧感堵住了嘴，他张口结舌。他如同一头小羔羊跟随在讨厌的看守后面，又任他把自己关进一间小牢房，命令他不准吵闹和保持室内卫生。接着，他独个儿留在四面墙壁之间，听到钥匙在锁眼里转动两下，发出令人辛酸的咯吱声。他惊异地呆立了片刻，望望四周。他的心突突地跳个不休。接着，他象笼子里的野兽似地走来走去，并且愈走愈快，眼睛始终不离开窗户，透过它，只能看到远处巴掌大的一块天。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平静下来，为自己刚才的暴躁羞愧。“哎，我又不是不知道会有这样子！……现在，听天由命吧！”他在牢房中间站定，自言自语地说。

他细心地叠好夹大衣，铺在靠门的墙角落的地板上，然后躺下来。他感到腰酸腿痛，就象是刚犁完了地那样疲劳。他闭上眼睛，沉沉入睡了。

将近中午，看守的吼叫声吵醒了他，他用靴子尖踢他的肋骨。

“起来，喂，起来，狗东西！这里不是挺尸的地方，明白吗？来这里得干活！”

他和其他三名犯人被派往法官先生家去劈柴。

从第二天起他就习惯了。他颇为满意。过得不错：有吃的，觉也睡得足，干活只不过是为装门面……虽说是这样，他还是挂念着家，尤其是担心孩子。他整夜做梦自己在普里帕斯，可是从未梦见过孩子，总是梦到在乔治家，在弗洛丽卡身边。他烦恼不堪，焦急地等待着礼拜四塞诺比娅带来消息和吃食。

“小孩怎么样？”他满腹狐疑地厉声问。

“挺好，很壮实。”母亲回答道，她弄不懂，儿子干吗要为那个人的小东西操心，今天特别令她恼火的是看守不准她把吃食带给伊昂。

当他睡醒的时候，终日思念小彼得。这里有的是胡思乱想的时间，他尽可以翻来复去地想。他愈想愈觉得问题严重，致使自己不敢正视这些问题。岳父在安娜葬礼上说的话依然清晰地在耳际回响，他的目光往往似针刺他。“只要我呆在这里，他就会害死他，好夺走我的地！”这个念头忽然象一把钢刀刺进胸膛。

从此后，他感到日子难熬，四面墙壁令人窒息。他恨不能扭断窗上的粗铁栏杆，跑回家去保护孩子。

夜里，他只梦见弗洛丽卡。他在梦中回忆

起几个礼拜以前，安娜还在世，他到乔治家去扯田地、农活，共同筹划他根本不曾想过的事情。他常去串门，尽管他恨乔治抢走了自己的无价宝。他去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呆在他的宝贝身边，他并不与她说话，甚至也不瞥她一眼，但是感到幸福和快乐。他不知道将要达到什么目的，也不去考虑这个问题。只要她呆在身边，伊昂也就满足了，内心便满怀希望。安娜去世后，他去串门的次数减少了，但隐藏在心底的希望更加强烈……现在，他去不了她那里，也不愿想她，可是，梦里仍摆脱不掉她……

伊昂往日从睡梦中醒来所感受到的快慰，如今被对孩子的悬念罩上一层乌云。

在两个礼拜的时间里，焦虑和梦幻使伊昂瘦得象一只猎狗。他脸色发黄，额头上横起皱纹，双眼燃烧着更加强烈的欲望和决心。

（四）

大约十天后，海尔代列收到了比斯特里察督学的电报指令，让他立即重新接任普里帕斯小学的教职，并通知他，已给阿尔马迪亚税务所下了必要的指示，把停职期间扣发的薪俸全部如数补发给他。

“惩罚你的是上帝，安慰你的还是上帝。”老师欣喜若狂地说，他到“拉霍瓦”去喝了两瓶啤酒，还买回一公升葡萄酒，叫老婆子加糖和桂皮煮一煮，全家庆贺一番喜日子，这同那天摆脱了法院治罪的危险一样重要。

海尔代列太太习惯地发了点小脾气，骂他是酒鬼，但还是煮了酒，并把酒味调得非常香甜，致使海尔代列要逼着吉纪也来一小杯，她当然全力拒绝，因为姑娘家是不应该这样把自己的嘴弄脏的。

这一家人沉浸在欢乐之中，而海尔代列外加美酒的陶醉，晚饭后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家庭会议。他们很快商妥如何使用这笔从天而降的款目，尽管吉纪小姐羞红了脸，他们仍决定用它置办女儿的嫁妆，那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的。接着，他们又谈到以前在失意时多次讨论过的问题：是搬回普里帕斯，还是留在这里，让海尔代列象泽格雷亚努一样早出晚归呢？心痛房子的海尔代列太太坚持搬回去，她特别解释说，怕那个“鸡毛掸”妒嫉他们成功地摆脱了种种困境，会在房地基问题上找麻烦。海尔代列原则上也同意，但是他想，最好能既照管学校，又保住格洛夫索鲁处的薪俸，他可以与他说好下午或晚间去给他干活。丢掉手里的这笔收入和外快岂不可惜，

因为还得给吉纪筹备嫁妆，有嫁妆的姑娘容易嫁出去。拉乌勒是小狗游水，侥幸遇上一个罕见的小伙子。谁知道吉纪的运气将是怎么样？

当然，姑娘是要生气的，并赌气说一辈子不嫁人……这就足以破坏商量的气氛。海尔代列太太马上跳起来严厉责骂她和拉乌勒一样犯神经病，并举例说，她没有相当认真地对待出色的小伙子泽格雷亚努，他似乎爱上了她，她反而想入非非，仿佛自己是乡长家的小姐。吉纪反驳、哭泣、捂住耳朵不听她叨唠拉乌勒“听了我们的话，过得多好”。

“他来向我求婚了吗？”最后，吉纪绝望地喊道。“你们是不是要我去向他求婚，真活见鬼！”

去向泽格雷亚努求婚的主意，乍听起来何等滑稽，使她的怒气一下烟消云散，她扑哧笑起来，引得母亲也笑了。

这样一来，会议结束时皆大欢喜，尽管没有作出任何决定。老师暂时象泽格雷亚努一样独自到普里帕斯去。然后，再和格洛夫索鲁商量，看看有什么好办法。

唯有吉纪躺在床上心神不定。她从未认真考虑过泽格雷亚努的事。她确实喜欢他，但是嫁给他？她入睡前自言自语道：“老人们真奇怪！一下子就想到婚事……”

那天夜里，她梦见了泽格雷亚努，并在梦中哈哈大笑，吵醒了海尔代列太太，她赶快划十字。

海尔代列如去相亲一般衣冠楚楚，脸刮得净光，前往普里帕斯接管学校。他一大早便慢悠悠地出发了，手提着中午吃的干粮。天气似有意庆贺他凯旋归来。这是一个晴朗的五月天，阳光温暖宜人。通向普里帕斯的公路被笼罩在皇家林的荫影里，呈乳白色，树林沙沙作响，唱着轻快的晨歌，在刚抽芽的麦田和玉米地里叽喳乱飞的鸟儿比着高低……老师愈是走近村子，心情愈激动。他遇见下地干活的乡亲，他们朝他笑笑，他也以微笑相报。在鬼崖下，他碰见了托马·布尔布克，他站住对他叙述上帝是如何拯救他的。托马点点头，满怀喜悦地对他说：

“求上帝保佑你，老师先生，因为你是我们的人，我们都了解彼此的难处……”

他还先后遇见特里丰·特塔鲁，村长弗洛列亚·唐古，巡夜人科斯玛·乔格纳什，并以同样的口吻讲述他的胜利。到了村口，他瞧瞧表。到得太早了。“来得早了一点，”他无限幸福地想，“也好，没关系！我正想瞅瞅小屋子怎么样了，可怜的……幸亏我带了钥匙来！”

小窗户朝田野的屋子仿佛在亲切地望着他。

"喂，可怜的东西！孤零零地呆了这么长的时间！"海尔代列怜悯地喃喃而语。"哎，已经过去五个多月了……不是闹着玩的！"

院里杂草丛生。菜园由于无人照管而荒芜了。屋檐下蜘蛛网密布，墙壁上的裂缝纵横。钥匙在锁眼里转动很困难。推开门，迎面扑来一股令人窒息的潮湿气，老师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响，他叹着气审视了各个房间。"应该通通风，整理整理，人的心情一不好，就什么也懒得做了"，海尔代列边往屋前走廊上走，边自言自语地说，同时放眼眺望鲜花和绿叶映衬的村景。

老格兰内塔舒在自己的院里象往日一样毕恭毕敬地对他道一声"早安"，并不慌不忙地摘下帽子。塞诺比娅抱着声嘶力竭哭叫的孙子走出来，她祝福老师，说上帝又把他派回来，村里没有知书识字的人可真不行，神甫只关心他的教堂……海尔代列告诉他们，他接到了电报指令，要他马上回学校来，因为谁也不如他善于教孩子。马切东·切尔契塔舒和其他邻居也先后走过来，惊喜地张着大嘴听他叙述，大家都抱怨新老师太苛刻。

"唉，伊昂呢，亚历山德鲁？"海尔代列问格兰内塔舒。

"你还不知道？"塞诺比娅把男人推到一边，自

己插嘴说。"不是你替他写的申请，要求呆在阿尔马迪亚……"

"上帝也会保佑他的。"格兰内塔舒说，他怕人家笑话被女人堵住了嘴。

"对，亚历山德鲁，牢房也是人坐的嘛，"老卿点头说，"只要身体结实，明后天就会回来的！"

这时，泽格雷亚努也从阿尔马迪亚来到，他神气活现，右手从不离雨伞，他遵照教师没有雨伞不出门的传统就象当兵的身上离不开刺刀一样。年青人微笑着向海尔代列打招呼，他想先往学校去。

"等一等，同事，一起走，我们同路！"海尔代列开心地拦住他说。

"很高兴，同事先生！"泽格雷亚努客气地回答道。

"你反正得把学校交还给我。"海尔代列边往街上走边说，人们默不作声地听他们谈话。

"是吗？"年青人的脸刷地红到耳朵尖。"我一点也不知道……并没有人……通知……"

他尴尬地结巴着说。他在众人面前颇感难为情，因为他们都在嘲笑他。

"昨天来了命令……电报……如果在阿尔马迪亚遇见你，也就告诉你了！"海尔代列说着掏出

了电报，带着胜利者的残忍指给他看。“瞧瞧，同事！还是新督学签的名……”

“对，对，……当然……一起去，……我交出来……怎会不……”泽格雷亚努喃喃细语，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我只奇怪，为什么没有通知我……那也没关系，也许会正式通知我的……没关系，请……”

“一定会的，当然，会给你通知的。”老头怀着优越感回答说。

孩子们看见海尔代列走进学校，都喜形于色，海尔代列放他们去院里玩，以便于他接收这份国家财产。后来，泽格雷亚努离开了学校，他是那样热情和激动地开始讲课，仿佛他是生平第一次出现在学生面前。他打开门，让春天的清新空气进来。莫名其妙的孩子们听着，轻松地回答问题，如同亲生慈父回来代替了继父。

中午放学后，海尔代列想巡视一下整个村庄，他从后街出发，在每家院里都聊上几句，他来到往瑟斯古查方向去的村头。贝尔丘格正站在自家的屋前走廊上，他的衣服上沾满了石灰和泥浆，他刚从新教堂回来，泥水匠正在加油砌墙。

“好啊，神甫，身子还结实吧？”海尔代列热情友好地对他喊道。

“感谢上帝，扎哈里亚！我还能勉强支撑着。”

神甫笑着回答说，并朝门口走过来。

“你听说没有，我又接管了学校？”老师得意地说，他根本不想掩饰自己的感情。

“你回来得好，扎哈里亚，上帝保佑！泽格雷亚努是众人的祸害！”贝尔丘格真诚严肃地说。

他们握握手，没有再说什么。海尔代列回自己的家里去吃带来的干粮，贝尔丘格沉思地望着他的背影。

（五）

伊昂获释出狱，如同脱弦之箭。他的心突突跳。不祥之感象钳子紧紧夹住了他的心。“可千万别是孩子出了事”，他在从日多维察通往普里帕斯的公路上一边奔跑，一边不断地这样想。

他一踏进家门，孩子沙哑、微弱的哭声清晰入耳。“天哪，……天哪，上帝怎么这样平白无故惩罚我！”

小彼得仰面横躺在床上，闭着泪眼呻吟。他不时举起两只小手，抖抖索索合起来，象是在尽力抖脱一种巨大的痛苦……塞诺比娅正从灶膛里挑选烧红的炭火，准备给小彼得驱邪；格兰内塔舒越发显得愁眉不展，他坐在床边咕哪着说：

“不要哭，爷爷的宝贝，不要哭，不要哭！”

伊昂把手提的东西扔在木箱上，走近床边。

“完了，白费劲，一切都完了！”他瞅一眼病孩的瘦脸说。

“没事，什么事也没有……准是有人诅咒他，黑心肝的人有的是！”塞诺比娅从灶台前回话，并继续吹火。

她那平静的声音招致伊昂的恐惧变成强烈的愤怒。他认为母亲是存心要整死孩子。于是，他疯狂地转过身，揪住她的头发，拳头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并且吼叫道：

“你害死我的儿子，你？……存心……害死我的儿子……”

起初，塞诺比娅吓得忘记了呼救，只是缩成一团，在拳头下哎呀哎呀叫。格兰内塔舒不得不跳起来，从儿子手里夺过她，他也少不了挨了几拳。

“救命呀，强盗要杀我！”塞诺比娅这才没命地嚎喊起来，披头散发地奔到院里去。“救命呀，来人哪！……救命哪！……”

她理理头巾，又返入屋里，恶恨恨地咒骂伊昂。他这时已经消了气，坐在桌子旁边凝视着孩子，耳朵里充斥着孩子有气无力的哭声，一声声如乱箭钻心。

塞诺比娅为了减轻他的痛苦，继续做驱邪的

准备，她在这方面堪称是能手。她从井里打来一桶水，把水壶灌满，放在灶台上。然后，她左手拿钳子夹起一块炭火，扔进水里；又赶紧用右手里的刀往壶里划个十字，低声嘟哝着“九”。接着，她又放进一块炭火，划个十字，说声“八”。这样一直数到“一”。炭火在哧哧响，老太婆斜眼看看伊昂，悄声说：

“天哪，有人咒得他好狠啊，让这人瞎了眼睛吧！”

她站在那里，不断用刀往水里划十字，拖着慢腾腾的长音咕噜着，声音低得难以辨清。

“大慈大悲的圣母啊，小彼得要是被一咒坏了，就用二来解救他！要是被二咒坏了，就用三来解救他；要是被三咒坏了，就用四来解救他；要是被四咒坏了，就用五来解救他；要是被五咒坏了，就用六来解救他；要是被六咒坏了，就用七来解救他；要是被七咒坏了，就用八来解救他；要是被八咒坏了，就用九来解救他，用我的手，我的双手来解救他！小彼得回来，快回来，象金子一样纯，象银子一样亮！……要是被褐眼睛看上了，要是被黑眼睛看上了，要是被浅蓝色的眼睛看上了，我的祈求都有效，上帝的灵丹妙药！……”

她用刀尖挑几滴除过邪的水，滴入小孩张着

的嘴里，又用指头蘸一点壶里的水，往他的脸上、下巴颏上、胸口上、每只脚掌上各划了三个十字……刹那间，小彼得不哭了。不过，他的呻吟声更加沉重，瞪着两只大眼，仿佛被妖魔吓呆了。

"所有的炭都沉入水中了，"塞诺比娅说着把壶里的水泼到门上。"孩子被人咒坏了，上帝哪怕在地下也看得清那些不让无辜灵魂安息的人的！"

伊昂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木箱上，胳膊肘支在桌上，根本没有碰母亲给他摆在面前的吃食。种种阴暗的思想在翻腾……过了好一阵子，他抬起头望望窗外，看见海尔代列走过去。他如同被开水烫了似地跳起来。

"上帝把他给我送来了。"他光着脑袋，疯疯癫癫冲出屋门。

海尔代列看见了他，高兴地站下来问道：

"你什么时候获释出来的，伊昂？……上帝总算帮了你的忙……瞧，我也干起老本行来了……我刚从学校回来，让孩子们回家去吃午饭……"

"我儿子快要死了，老师先生。"伊昂用诉苦代替了回答。"快完蛋了，老师……他一死，我会落个什么结果？我怎么办？"

“怎么会死？……小孩一生病都是这样……”

“快死了，快死了，老师，我知道他会死的。”这个农民如此顽固地坚持说，致使海尔代列唇边的微笑消失了。

“那就去找医生，孩子！”

“没用，老师……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医生有什么用？”伊昂叹口气说，他那充满恐慌的眸子直盯着老师的眼睛。“这是对我的惩罚，老师……就是这么回事，……我不是曾对你说过？”

“糟了。”海尔代列若有所思地说，“要是这样的话，就太糟了……”

“如今又是一无所有了，老师，是吗？……所有的土地都将回到原来的主人那里去，对吗？”这个农民边问边凝视着老师的嘴唇，期待着从那里得到解救性的反驳词。

“是啊，……不是好事，无论怎么说都不是好事。”海尔代列犹豫不决地说。“不过，也不至于象你担心的那么糟……你是孩子的父亲，他真的死了的话，上帝保佑，你就是有继承权的父亲……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岳父呢？瓦西里·巴丘呢？”伊昂疑惑不解地瞪着眼睛问。

“那……他会有话说的……他该给闺女的，都给了……闺女死了，孩子也死了的话，你想想，

说不定他会要你还他的财产……那，谁知道？……你们还是自己协商吧，打官司的滋味你是知道的，只是带来灾难。”

不管怎么说，伊昂是满意的。假若说需要协商的话，那就是说，谁也不能不经斗争就夺走他的任何东西。

小彼得又在屋里哭起来，痛苦难忍。但是哭声已经不象刚才那样令伊昂揪心了。

次日，瓦西里·巴丘来了，他听说小孩危在旦夕。伊昂密切注视他的行动。瓦西里·巴丘十分镇静，安慰了他几句，劝塞诺比娅用下头胎的母牛奶浸过的热糠覆在孩子胀鼓鼓的肚上。他在临走时才对他说：

“不应该把奶断得这么早……现在，他快死了，你怎么办？……”

他的目光里含有试探性，伊昂若无其事地回答说：

“我能怎么办，岳父？我们把他埋掉……上帝不给他生命，我们有什么办法？”

瓦西里·巴丘轻轻咳几声，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好吧！”他简单地小声说着离去。

伊昂开始筹划葬礼，他算计该花多少钱，并决定把他埋在安娜旁边，那块地不错，也很宽敞。

眼看着小彼得的病情急剧恶化。到了第四天，他已经哭不出声，只是象钝锯锯硬木头发出嘶哑声……伊昂从阿尔马迪亚请来了菲利波尤医生。他和医生到来时，孩子已经冰凉了。看到孩子那象鼓一样胀得发青的肚子，菲利波尤耸耸肩说：

“谁知道你们是用什么鬼东西把他毒死的……要是在他的肚子鼓起来之前叫我的话，也许能救活他……”

把小彼得安葬后，瓦西里·巴丘即阴沉着脸来找伊昂，他正坐等他的到来。

“现在，女婿，咱们正正经经商量一下，”他单刀直入地说。“安娜死了，孩子也死了，……上帝宽恕他们，我们的生死都掌握在上帝手里……我给了你不少嫁妆，伊昂。我不愿给的，你也千方百计抢了去，是你要那样干的。你清楚，我没有说什么，把一切都给了你。不管怎么说，我给了自己的孩子……我说得对不对，伊昂？”

伊昂眼睛望着别处，没有吱声。瓦西里·巴丘继续平静地说：

“好吧……现在安娜死了，孩子也过世了，他们的一切按理该归还给我。这是法律规定，也合乎情理……因此，我来找你商量，省得以后争吵不休……”

“不过，干吗要把我的东西归还给你呢，岳

父？”伊昂冷淡地说。“我的东西，为什么不仍然归我所有呢？”

“你的当然归你。只不过把我的东西归还我，把土地归还我……”

“别费口舌了，岳父，真是，你都一大把年纪了！”伊昂忽然笑着打断他的话。

笑声激怒了瓦西里·巴丘，可是他控制了自己的感情，依然心平气和地回答他，只不过嗓门稍稍高了一点：

“我是想跟你商量，把你当个人看待，可你……看来，还是老样子。过去你是强盗，如今还是个强盗。你出狱还不到一个礼拜，真是活该……”

“是啊，岳父，正象你说的。”伊昂奸笑着说。“与其让我骂你强盗，还不如让你说我是强盗，这样更好一些！”

“没关系，”瓦西里站起来说。“要是你不吃敬酒，那就等着吃罚酒吧……我一辈子没有打过官司，这次哪怕卖掉身上的衬衣也不饶你！”

伊昂笑个不停，把他送到院里。当他一个人站在那里时，才意识到老头强压下的倔劲仿佛动摇了他的信心……

（六）

海尔代列按要求及时向督学报告，期终考试将在六月的第二个礼拜天于普里帕斯举行……尽管他曾给霍尔瓦特写过一封充满敬意的信，祝贺他荣升督学，但对眼前的考试却提心吊胆，这是空前未有的。他得知，新督学将要去他认为官方语言教学进展不佳的学校监考，因此，他肯定他会来普里帕斯的。他回忆起一年前的那次视察和当时给他的警告，便忧虑地对自己说：

"人生的幸福何等短暂……"

在他停职期间，由于泽格雷亚努采用别的教学方法，简直把孩子们教糊涂了。他不得不把一年的教材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灌输完。他想方设法往孩子们的小脑袋里塞几个官方语言的词汇。他早出晚归，终日泡在学校里，只求一切顺利，让督学先生满意……他还为贝尔丘格捏一把汗，他天天围着新教堂转，根本不来上宗教课。

"当心点，兄弟，督学要来监督考试，我们会倒霉的！"海尔代列开玩笑说，心里可实在是七上八下。

"我还管得过来你们的什么督学……假如你知道，我跟教堂的泥瓦匠是怎样打交道的话，就

不会对我提督学的事了，扎哈里亚！”

他们的关系并不密切，不过彼此不再记仇。他们相互不来往，可是不再回避，遇上面，说一两句话，聊聊正事，都不想长谈，尤其不愿触及过去的纠纷。

在考试前的礼拜六那天，海尔代列带领全体孩子去树林里采集花草，把它们编成花瓣装饰学校。夕阳西下，他才拖着双腿疲惫地回到阿尔马迪亚。他正在向太太诉苦，一辆马车在家门口停了下来。吉纪惊慌失色地冲进屋喊道：

“爹，爹……督学！”

海尔代列立刻忘却疲劳，奔出屋门。

“哦，上帝饶不了他的，连口气也不让人喘！”海尔代列太太嘟噜说。

过了两三分钟，老师和督学走进屋里。

“我到普里帕斯去找你了，……不知道你住在哪儿……我，说实在的，无法想象一个住在外村的老师能管理好一所学校……不过，算了，我们明天再看吧……”

海尔代列小声叨唠了几句听不清的话。当他激动和惊慌不定时，匈牙利话就说得十分蹩脚。他给督学搬来一把椅子，怕不干净，掏出手绢擦一擦。

“谢谢，”霍尔瓦特说，他对公办学校的老师

讲官话如此糟大为不悦。"谢谢！……我只想通知你，我是专为你的考试而来的……我在上次就已发现，你教得不怎么样，我想看看，改进了没有……现在，我想在这里找个旅馆或类似的地方过夜……"

"这里有两家旅馆，督学先生，不过，'拉霍尔'啤酒店更好一些……既便宜又干净！"海尔代列连忙说，他希望尽快打发他走。

海尔代列太太无动于衷地坐在窗户旁边的沙发上补她男人的裤子，老师打算一考完就去格洛夫索鲁的事务所好好干一阵子，她怕他穿好衣服磨破。吉纪胆战心惊地伫立着，嘴上仍挂着羞涩的微笑，她目不转睛地望着督学，在任何老师的家里，督学都被视为可怕的偶像。

"这是你的一家人？"霍尔瓦特问。

"是的，是的。"海尔代列毕恭毕敬地搓着手说。"我还有个女儿，托上帝的福，已经出嫁了……和一个儿子……不在家……"

"做家务活，太太，对吗？"督学摆着架子讨好海尔代列太太。"很好！料理家务是妇女的美德！"

"我不讲匈牙利话，"她头也不抬地回答说，她那不屑一顾的态度实在令老师震惊。

"怎么？……不明白！"督学十分诧异。

“我听懂你的话，可是，我不愿意说话！我不喜欢低三下四地胡诌外国话，我不需要！”她怀着无比的优越感说，她咧咧嘴，好象一想到说匈牙利话便感到牙齿发酸。

霍尔瓦特不曾完全听懂海尔代列太太的话。他只瞧出来，这个女人，一个公办学校的老师太太竟不会匈牙利话。他对此深为恼火。他失望地笑笑，转身问吉纪：

“也许小姐也不说匈牙利话吧？”

“从来不说……不……从来没有说过！”惊慌的吉纪回答说，她没有料到会找到自己头上，她的匈牙利话说得如此蹩脚，督学痛心得直发抖。

“哦，……对，对……你们，当然，在家里是不说匈牙利话的？”霍尔瓦特问海尔代列。

“不……也就是说……很难……女人没处说……算了……我儿子说得流利……对……整个阿尔马迪亚都奇怪他怎么说得那么好。”老师小声说毕叹了一口气。

督学怏怏不乐地离去。坐进马车后，他才非常严肃地对海尔代列说：

“这可是闻所未闻的，先生！如果在本应是忠诚传播者的教师家里都不能用我们的语言沟通思想的话，匈牙利教育又怎能有所进展呢？怎么能呢，先生？……我在你这里目睹的情景令我惊讶，

也不免担心……不管怎么说，我倒很想瞧瞧明天的考试……”

海尔代列太太和吉纪整整叨唠了一晚上督学；老师沉默不语，夜间辗转不得入寐，次日在往普里帕斯去的路上，祈祷和背诵自己记得的圣文。

八点正，督学走进教室，他比贝尔丘格先到，贝尔丘格到九点钟才满身泥灰地姗姗来迟。考试对老师和学生来说均堪称一场苦刑。霍尔瓦特不断插话，把问题搅乱。每逢一个学生回答错了，他便皱起眉头，得意地对海尔代列笑笑。他不止一次地大声说：

“他们不懂官话怎能学好?!……没有一个学生说得象点样儿！全部是结结巴巴，差错连篇……简直是胡闹！”

海尔代列开始解释说，孩子们在家里不讲官话，光靠学校教不易说好，至于成绩不理想是由于一个青年人代过几个月的课，他使用的是一套新方法。督学根本不愿听他的，海尔代列后来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沉住气，不再理睬他，一个人考学生，并且想：

“现在就听天由命吧！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上帝吧！”

最后，轮到神甫考宗教课了。孩子们顿时活

跃起来，清晰地高声回答问题，由于他们讲自己熟悉的语言，所以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现在，我想让一个同学用匈牙利话念《我们的主啊》！”，霍尔瓦特说，他因没有人说官话而不满。

贝尔丘格似乎没有听明白惊奇地问：

“什么？”

“我说，我想听谁按教学大纲的规定用匈牙利话念《我们的主啊》！”督学忽然严肃地重复一遍。

“这不可能！”神甫断然回答说，并且骄傲得涨红了脸。

“怎么不可能？”督学被他的口气激怒了。

“不可能，”贝尔丘格说，他毫不掩饰傲慢态度。“因为学生不会用匈牙利话祈祷，因为我是用母语教他们的，因为我本人也不会用官话祈祷，而且，谁也没有教过我用它祈祷，我也就没有教任何人用它祈祷！”

“我对你的语言色彩和言外之意颇感震惊，神甫！”霍尔瓦特督学严厉地说。“法律规定，公办学校的宗教课在使用母语的同时，也要用官方语言教授，我只不过提出最低要求，让谁念一念《我们的主啊》。你明白了吗？”

“督学先生，我情愿不在这所学校教宗教课，

也不能玷污我的灵魂，把我的信徒们的感情引入歧途！你要求我做什么都行，先生，这件事可办不到！至少不要触动我们的信仰！在这个国度里，在我们生长的地方，在我们的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我们至少能享有这一点点权利吧！”

“看来，你的语言与那些煽动份子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正在制造民族纠纷。”督学厉声厉色说着扣上衣服钮扣，以便增加自己的威严。“我要奉告你，神甫，国家不会资助危害她利益的人！”

“如果把我对自己祖辈的敬意和忠实履行神甫的职责称为煽动的话，督学先生，我甘愿承担任何后果！但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逃避自己应尽的职责！”贝尔丘格为此大义凛然，使海尔代列敬佩和担心，从而感到自己渺小。

“好……很好……我都记下了……也许，正由于这一原因，这个学校才毫无起色……完全可能！……太好了！……我将采取相应措施，一定要采取的！”督学强压下满腔怒火说，他尽量避免在学生面前出丑；后来，他猛然转身对海尔代列说，“你似乎够劳累了，对吗？看得出来，你已经疲惫不堪了！……你担任公职多少年了？”

“三十二年。”吓呆了的老师低声细语。

“是吗？三十多……啊，足够了！我劝你趁早向我们提出退休申请，……我真心实意劝你！……

你将获得丰厚的退休金，可以休息，你非常需要休息……记住给我送个申请书来！我将尽快设法解决！”

督学走后，校园里剩下贝尔丘格和海尔代列，两人脱掉帽子，沐浴着欢快、温暖的阳光。教室里传来孩子们刚摆脱了惊恐的声音，恰如一群辛勤的蜜蜂嗡嗡叫。他们二人都默不作声，茫然不知所措。后来，他们的目光突然相遇，每个人都可以从对方的脸上发觉同样的焦虑。

“难呀，神甫！他们是存心挤掉我们！”伤心、犹豫的海尔代列说。

“连我们的上帝也不肯放过，异教徒！……他们甚至想扼杀我们的良心，并不满足于封住我们的嘴巴！”贝尔丘格十分镇静、顽强地喃喃而语。

他们又沉默了一阵子。危险步步包围他们，大难压顶，他们感慨万分。他们面面相觑，目光变柔和了。与此同时，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士兵面对共同敌人所产生的那种生死与共的友爱感情。

“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扎哈里亚！”神甫说，语气既含有宽恕对方，也表示恳求对方的宽恕。

“应该宽恕过失。”老师补充说。

他们握握手，仿佛是一种誓言。

（七）

考试后的两个礼拜，吉纪正站在屋前的小院里，望见一辆风尘扑扑的马车驶来，她觉得很眼熟。但直至车停下来，她才怀着孩子般的狂喜嚷嚷道：

“拉乌勒！……宾蒂亚！……妈，拉乌勒来了！……”

她奔到车旁，与拉乌勒亲吻了几下，连哭带笑，叽叽呱呱地说话。

“你们也不来个电报，说你们要来……”

“我们是想给你们来个突然袭击……”

“你发福了，亲爱的拉乌勒……这对你太合适了！”

“你长得更漂亮了……”

“喂，够了，够了！”宾蒂亚打趣说，“你也来吻吻我呀！”

海尔代列没有穿外衣就走了出来，他先拥抱乔治，海尔代列太太热泪盈眶地笑着跟出来，她激动得不知所措地叨唠道：

“噢，亲爱的……一定是饿坏了，可我们什么也没有准备……早知道你们来，我们就宰两只鸡……妈的宝贝……”

一个胖保姆抱着拉乌勒的小女孩，从马车上慢慢下来。吵闹声吓得小孩哇地哭了起来。她的母亲连忙过去说：

“快给我，伊洛娜！”

拉乌勒正准备接过小孩，吉纪跑过去抱住。小女孩在她的怀里哭得更欢了。

“她不认你，吉纪，所以才哭得更欢了。”骄傲的拉乌勒说。“你瞧瞧，她怎么认得出我们，又怎么对我们笑的！简直能让你喜欢死！”

“把她给我，我可是哄惯了小孩的！”海尔代列太太说着从吉纪怀里接过小玛丽亚，哄她说：别哭，好宝贝，别哭，妈的心肝宝贝……”

小女孩果真不哭了，这使大家赞叹不已。海尔代列趁机请大家进屋，他喊着口令：

“前进……齐步走！进屋去！……你们在街上嚷够了！”

在屋里，泪水又似泉水涌了出来，话匣子一打开，直至深夜也关不上。拉乌勒说起宾蒂亚赞不绝口，宾蒂亚又把拉乌勒夸得天花乱坠，两人又不约而同地夸奖他们的小宝贝；海尔代列向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督学来监考的丑态，但不曾提及要他退休一事；吉纪和母亲向拉乌勒介绍阿尔马迪亚的新闻，其中最重要的是露克雷茨亚·德拉古和奥普雷亚老师订婚……不过，海尔代列太

太还是抽出时间宰掉三只大肥鸡招待客人们，午饭为他们做了辣子鸡块，那可是在比斯特里察吃不到的。

饭后，乔治说明天就得动身上圣乔治去，于是一场风波油然而起。

“不行，你们在这里至少要住上一个礼拜！”海尔代列首先反对，接着又热切地补充说，“我们只不过让你们在这些阿尔马迪亚人面前抖抖威风，上帝保佑！”

“回来再说，回来再说！”宾蒂亚毫不让步。“现在没有时间！其余的人已在圣乔治等了我们一个礼拜！”

“什么其余的人？”

拉乌勒解释说，“其余的人”指的是乔治的大哥亚历山德鲁，他在罗马尼亚的久尔久教书，他是和艾乌婕尼亚的丈夫高古·约内斯库一起去的……

“还有约内尔，在切尔纳乌茨当会计的那个哥哥。”宾蒂亚补充说。“我们兄弟姐妹太多了，只有爹能一个不漏地记住！……其实，你们记得，他曾一个个给你们作过介绍……”

“他们租下了‘玛拉别墅’，我们大家将在一起过得非常快活，”拉乌勒说。“只是不要忘记给蒂图拍个电报，让他一定来，尽管我已给他写了

信……告诉他，我们已经到了……

他们终于达成了协议，黄昏，海尔代列和乔治预订了两辆马车，准备第二天去圣乔治。

旅途极其愉快，他们几乎在沿途各村的亲友家都作了短暂逗留。索梅什河谷愈来愈窄，公路隐藏在悬崖峭壁之下，河水奔腾咆哮……温泉大街从公路上岔开，拐进圣乔治，这是个富裕的村庄，一眼望不到头。一条小溪急湍流过，不断冲刷着小路，这条小路穿过农舍，直通温泉，温泉被长满绿林的山坡环围着。一座座华丽的小别墅座落在形同一个大葫芦的丘陵四周，零零落落地深藏在老枞树林里，丘陵的顶端有一个小白亭子，恰似马戏团小丑戴的小圆帽。人们老远便可望见从山脚下断裂的石缝中流出来的神医泉。泉水从许多泉眼冒出来，汇成一条小溪，顺古铜色的水渠，流入温泉浴池。神医泉前面有一块砾石凉台，几十条小径由此穿过枞树林，通向四周的别墅和小屋。在砾石凉台旁边，新建的饭店吸引着所有的人。

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他们来到“玛拉别墅”，敞开的窗上泛着白光。乔治从街上大声喊道：

“你们欢迎不欢迎客人，善良的人们？”

一个女人的漂亮脑袋从窗口伸出来，但立刻尖叫着缩了回去。

“乔治……乔治来了！”

亲戚们都聚在一间不太明亮，但颇为宽敞的前厅里，相互作了介绍。大家都想显得愉快，但仍不免拘束。乔治本人在从罗马尼亚来的亲戚面前也有点局促不安；他上次见到亚历山德鲁时，几乎还是个小孩子，三年来，连艾乌婕尼亚也变多了。为了摆脱尴尬局面，乔治尽量开些玩笑，并给每个人名字的结尾加上一个滑稽的字尾；最后，他还用单腿转了一圈，并叫喊道：

“喂，还有什么亲戚可介绍的？这样没完没了的，都快把我烦死了！”

人们觉得这句话十分逗笑，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多少打破一些僵局。这时，亚历山德鲁的妻子阿特娜开了腔，她是个瘦高个儿，眉目清秀，头脑冷静，但说话热情和讨人喜欢：

“好啊，乔治，你怎么偏偏把你的侄儿们忘记了？……过来，孩子们，……瞧，这是我们的可爱继承人！……阿列库，约尼克，佐埃……”

海尔代列一家奔向孩子们，没头没脑地亲吻他们。尤其是海尔代列太太在如此众多的陌生人面前，正茫然不知所措，这时她在孩子们身上得到真正的解救，她把他们领到一个角落里，逗他们玩。

冷淡气氛终于渐渐消失。亚历山德鲁是个和

蔼人，长着一双善良的眼睛，打着黑色的蝴蝶领结，一谈起学校和匈牙利人，他就很快与海尔代列交上了朋友。高古·约内斯库的年纪较大，差不多跟海尔代列同岁，由于他的妻子很年青，他不得不打扮得很讲究，穿最摩登的时装，每天刮脸，不留胡须；他说起话来咬文嚼字，好象每句话都将登《官方公报》。其实，他在议会里从来没有发过言，因为他是政府的马木留 克兵①。拉乌勒和吉纪交口称赞艾乌婕尼亚的美貌，她确实也受之无愧，温柔的蓝色大眼睛，浓密的长睫毛，一眨动眼睛，犹如是在诉说衷肠；樱桃小口上不断挂着微笑，细嫩的双颊不需要任何装饰，身材细长柔美，穿着一件朴素，但 非 常 考 究的连衣裙……当然，艾乌婕尼亚也不时发现拉乌勒和吉纪的优点，有时还询问她丈夫的意见：

“她多么可爱啊，高古，不是吗？”②

高古彬彬有礼地表示同意，尽管他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妻子。他是为她的美貌，而不是为她的嫁妆娶她的，在他看来，世界上其余的女人都多多少少长得丑陋难看。

乔治从这一堆人转到另一堆人，他 笑 逐 颜

① 中世纪的埃及近卫兵。这里指执政党的成员。——译者注

② 原话是用法语说的。——译者注

开，不断插上一句话；最后，他来到海尔代列太太身边，她正与阿特娜扯家常，不那么拘谨了，阿特娜也是持家能手和慈母。

当人们忙乱地进行介绍时，把拉乌勒的小女儿给忘了。此时，她被传来传去，又是抚摸，又是亲吻，直弄得小家伙憋不住在艾乌婕尼亚怀里撒起尿来，这又给大家增添了笑料。

“幸亏没把你的连衣裙尿脏！”吉纪嚷道。

“这对年青媳妇来说，可是个吉兆！”海尔代列开玩笑说。

“噢，你听说没有，约内尔也来了，”喧哗声稍稍平息下来，亚历山德鲁对乔治说。“我们在这儿碰见了他。他说，已经来了十来天。你以为跟这头熊有什么好商量的？他连同我们一起住都不愿意。他在旅馆里开了房间，整天在山上和树林里转……”

最后，作为主妇的阿特娜中断了这次谈话。

“现在，大家都回自己的房间里去吧！……半个钟头之内准备好，一起伴着音乐去散散步，然后去饭店用餐！……喂，再会吧！回头见！”

数分钟后，人们都在自己的房间里换装，并相互交换对新相识的看法。人人满意，唯有高古例外，他对海尔代列太太那件按二十年前的样式裁剪的连衣裙看不顺眼，他还略感不悦——尽管自

己不愿流露出来——认为这些陌生人不够尊重他。

在松柏芳香弥漫的黄昏，音乐在空中荡漾。在凉台上和周围的小径上，到处是兴高采烈的人群，华尔兹舞曲和抒情乐曲更使他们有身临仙境之感。他们来到神医泉，纷纷拿杯子舀水喝；而在暮色苍茫的枞树林里到处有情意绵绵的窃窃私语，随即消失在令人心旷神怡的空气里……在一条僻静的小道上，这群亲戚遇见了约内尔，他悠闲自得，恬静地坐在长凳上，嘴角叼着一根香烟。音乐和人声刚能传到这里，听起来好似委婉动听的耳语。他们强拉约内尔一起去吃饭。

"你们干吗不让我自在一会儿呢？"约内尔说着勉强站起身来。"我最不喜欢吵吵闹闹和人群……"

在繁星闪烁的夜幕下，饭店里灯火辉煌。平台上摆满了饭桌，松树的清香混夹着佳肴美酒的芳香扑鼻而来。

"瞧，温古良努！"当他们正往预定的饭桌走近时，乔治喊着停下来。"你在这儿干什么，朋友？"

奥雷尔看见拉乌勒也夹在人群中间，便摘下帽子，尴尬地说：

"晚安，尊敬的太太！"

拉乌勒严肃地点头回礼，坦然地往前走去。她在桌旁就坐后，心里笑着想她过去怎会看上这个小伙子……

当晚饭吃到一半的时候，蒂图突然出现了。他有点羞怯地望望四周，一发现那一张大桌子，便径直走过来打招呼，仿佛他早就认识这些人。

“我接到电报太晚了，刚刚赶到！”

拉乌勒自订婚后，一直未见过他，她哭着拥抱他，亲切地呼唤道：

“蒂图呀！蒂图！”

海尔代列夫妇洋洋自得，因为他们发现这些新结下的亲戚对他们的儿子印象不错。

“过来，过来，坐到我旁边来，我最喜欢诗人！”亚历山德鲁叫道，并把自己的椅子往边上挪一挪。

蒂图的右侧坐着艾乌婕尼亚，她正好奇地瞅着他。蒂图吻了吻她那戴着戒指的香喷喷的手后，便坐下来说：

“乔治的妹妹真出色，如今可也是我可爱的小表妹了！”

“行了，年轻人，别头脑发热！”亚历山德鲁说，你可不要向她献殷勤，她男人是个醋罐子！”

坐在桌子那边的高古装出不在乎地笑笑，其余人却哈哈大笑。艾乌婕尼亚微红着脸回答说：

“尽管这样，我还是喜欢他献殷勤！”

“哎哟哟！哎哟哟！”亚历山德鲁又嚷道。“这么说，你正式发出了邀请？……高古，你可得留点神，这小伙子太危险了！”

整个晚上都充满笑声和热烈气氛……

蒂图当然也在“玛拉”旅馆下榻。他比别人起得早，想散散步，从他向往的祖国来的人引起他满腔的热血沸腾，他需要冷静冷静。他感到幸福，他们那急切和甜蜜的话语不断在耳际萦绕。他发觉亚历山德鲁很喜欢他，他也想与高古交上朋友，因为他是议员，有朝一日去罗马尼亚，他会对他特别有用的。此外，艾乌婕尼亚已经迷住了他，致使他做梦也想她，当然，他现在得控制感情，还不是想入非非的时刻。

在泉边，他碰见了约内尔·宾蒂亚，他正十分有节制地喝茶碗里冲了泉水的牛奶，牛奶里面还泡着一个小圆面包。

“这是我的秘方。”约内尔装出笑脸说。

他们一起走进浓密的云杉林。约内尔并不大感兴趣，他比较喜欢独自消遣。不过，蒂图纠缠不放，他希望了解布科维纳的情况，这是他能够与之交谈的第一个来自那里的人。一连串的问题使约内尔·宾蒂亚厌烦，他终于不客气地说：

“你是在逼我谈那些我不感兴趣，至少是没有

吸引我的事情。如今，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会计，整天忙得焦头烂额，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介入政治争论。什么政治都不关心……这些蠢事，原谅我这样说，我在中学里搞过，但进入社会后就抛开了它们，免得成包袱……再说，尤其在我们布科维纳那里，政治只意味着争论，吵架，胡闹，丑闻……真丢脸！我们人不多，可是分裂成那么多党派和教派，谁都不关心整体利益，只考虑他们自己的蝇头小利……唉，我恶心透顶了！……我认为，对于一个尚未成熟的民族来说，自由是最大的不幸。因此，你们在这里要更幸福，尽管你们无休止地抱怨和叫屈……就是这么回事，先生！在这里，匈牙利人找你们的别扭，迫害你们，要你们屈服——事实如此。不过，这也正是你们的运气，因为这使你们更加顽强、团结和强大。假使给了你们自由，你们也会象我们一样行事。匈牙利人企图削弱你们，结果反而使你们变得更强大。”

蒂图听得目瞪口呆，根本无法作答。

“喂，现在你知道了吧？”约内尔刻薄地问道。“忠言逆耳……”

蒂图嘟哝了几句什么话，走出几步后，他忽然说了声再见，接着便心烦意乱地离去。

“不可能……空话……这是一个郁闷人的胡

言乱语！”他想，同时感到睏倦不堪如同彻夜未眠一般。

“又一个异想天开的人！”约内尔自言自语说，他为自己摆脱好奇心过胜的人而高兴。

蒂图一整天都闷闷不乐，仿佛约内尔说的话关系到他的终身幸福。他回味着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句句刺痛他的心，拉乌勒伺机对他悄悄说：

“你怎么啦，亲爱的蒂图？别犯神经！这可是同你的前途休戚相关的啊。乔治已向亚历山德鲁谈过你的事，也说了你的愿望……当心，别影响大家的情绪！”

饭后，大家都坐在树荫下的亭子里聊天，海尔代列对亲戚们详细叙述了自己的遭遇。他突出了民族精神，竭力为自己的光荣退休做解释，他把全部苦难归咎于保护一个可怜农民不受匈牙利法官的骄横恣肆所引起的。然后又提到督学监考的事情，他强调督学不准他教孩子们说罗马尼亚话，他凄凉地结束谈话说：

“与其要我老了还出卖自己的灵魂，并使自己匈牙利化，还不如做个无业游民饿死好！真不如那样好！……因此，我考虑早点退休算了……”

从罗马尼亚来的亲戚都义愤填膺。连高古也怒火中烧，海尔代列说如果他年轻一些的话，他也会象蒂图似地前往罗马尼亚去，只求逃脱匈牙

利当局的迫害，这时，高古兴奋地跑过去，握着蒂图的手说：

"好样的，小伙子！到我们这里来，到自由这一边来吧！……你干吗要和吞噬人家心灵的蛮人呆在一起呢？"

蒂图的心情豁然开朗，特别是因为高古答应他去布加勒斯特就住他们家里。

"你在我们家里，可以整天只吃喝，愿意写多少诗就写多少！"

"你一定要到我们家来！我会很高兴的！"艾乌婕尼亚风流地瞧着他说，她确信小伙子今天神不守舍完全是为的她。

亚历山德鲁说，将来他一旦在布加勒斯特住腻了，请到他们在久尔久的家里去。

"你来好了，你在罗马尼亚不会流浪街头的！"阿特娜说。

"有这么多后台，你都可以当大臣了，蒂图！"海尔代列说道，他看到幸福的儿子竟欢喜得忘掉了自己的烦恼。

后来，有一天，高古和亚历山德鲁谈起蒂图，认为最好给他找个什么事做做，免得他无事可做而烦闷。他们随即决定在报馆给他找个差事，高古是议员，可以给他在党报里找到事做。

"哦，对，到报馆去！"蒂图得知这件事，喜

笑颜开。“我过去就曾梦想过这样的事……恰好是这种差事……”

灿烂的前程驱除了约内尔的答复在他头脑中留下的阴影。望着光明的目标，他觉得世界无限美好。

说实在的，高古十分钟爱这个他称之为“眸子里闪灼着一种奇异和令人兴奋的光芒的青年”。他们常常一起散步，谈论民族政治，甚至有时还谈论罗马尼亚文学，尽管高古在家里是以生来只看法文书籍而自豪的。同蒂图呆在一起的时候，议员感到自己的热血在沸腾。

“你们应该再忍耐忍耐，继续进行斗争，坚持下去！得救的日子即将到来！一定会到来的！……你们难道以为我们在那边，不深为你们的苦难痛心吗？……你们是我们的希望，就象我们也应该是你们的希望一样！”

“你们为什么不作些支持我们的表示？”这是许久以来就折磨着蒂图的想法。

“我们只能在心里想你们，不能从口中吐出一个字！”罗马尼亚议员严肃地说。“噢，政治，……世界上的政治多么荒谬！”

（八）

伊昂刚才听说，瓦西里·巴丘在比斯特里察找到了一个律师，讲妥了要帮他从女婿那里弄回全部土地。他最提心吊胆的是，自从小孩死后，他感到自己早先的那种倔强也已经减弱了。他虽然明白危险所在，但仍无法聚精会神地考虑对策，只是无能为力地胡思乱想。他对自己说，不能让出一寸土地，可是随即又想，同瓦西里·巴丘妥协一下也好，可以堵住他的嘴……此外，他心急如焚，长时期被强压下去的思念折磨着他，如今一触即发。一想起弗洛丽卡，他就把一切置之脑后，连岳父也不顾及了，犹如过去为了追求土地而忘掉她一般。

他获悉瓦西里·巴丘去找律师的第二天，他见到了弗洛丽卡，她去给地里干活的人送饭，步履轻盈，笑容可掬，同他打个招呼，仿佛是召唤他到她身旁去。

“你过得怎么样，扬尼格？……一切顺心如意！”

“顺心如意！”他喃喃自语，并为自己贪婪地凝视她而震惊。

当天黄昏，从地里回来，他在乔治家门口站

下来，问他怎么对付岳父才好。当乔治一本正经地告诉他自己的想法，并教他如何做时，他的眼睛紧盯着在堂屋里的炉台边忙来忙去做晚饭的弗洛丽卡，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跑过去把她搂在怀里，把她领走，不准任何人碰她和想她。

次日，他又想上乔治家去，可又不敢，害怕人家发现他眼中的情欲。不过，他又非看她一眼不行，他象疯子似地四处奔走，终于探听到弗洛丽卡在什么地方割麦子，于是就钻到附近去看她。

他感到惊奇和气愤，竟然让她嫁给别人，而没有把她娶来，可是他又自我安慰地想："弗罗丽卡命中注定是他的，白费劲……"

他努力挣脱日益紧缠着自己的千思万绪，想专心致志地考虑考虑受到瓦西里·巴丘顽固威胁的田地。当他试图象往日一样责备自己，不要为一个该死的女人弄得倾家荡产的时候，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个问题：如果心上人不属于你，那么田地又有什么用处？他的思绪翻腾。孩子活着也好，至少知道为谁干活，为谁卖命……人生短暂，犹如轻风吹拂，象现在这个样子，一旦上帝召他去，田地将会落入什么人手里！

由于无谓的东奔西跑，他贻误了农活。人们

已经收割完毕，而他还有两块地尚未开割。他和母亲大吵之后，才让格兰内塔舒带三个短工去割那一大块地，他打算自己割老路边上的一长条地。

礼拜四。伊昂从干活的地方可以望见提篮子和背包的妇女陆续经过，她们是去阿尔马迪亚赶一礼拜一次的集市。安娜去年在那下面生孩子的苹果树，果实累累，绿树成荫，尽管一片青玉米盖住了它的枝叶。

伊昂好久以来都没有这样起劲干活了。仿佛他预感到将有什么喜事来临。他并不东张西望，免得别人跟他说话。太阳将要升到顶空，路上已经没有一个人影……他开始捆麦子，捆完又把它们竖堆起来晒，这时，他向普里帕斯村的方向瞥了一眼。他远远望见一个女人正匆匆忙忙走来，肩上背着袋子。顿时一阵惊喜，他朝四周瞧瞧，很高兴没有一个人。

“弗洛丽卡！”他喃喃低语，视线凝聚在朝他走来的女人身上。

他目不转睛地瞅着她，愈走近愈觉得她娇美可爱。弗洛丽卡的头上随便扎了一块白头巾。她一看见伊昂，显得有点惊讶，心突突直跳。但她没有失去理智，她走到他的身边，微笑着对他说：

“等我赶到那里，都该散集了，扬尼格！……唉，事多的人出一趟门真不容易！”

伊昂想回答，但舌头僵直了。弗洛丽卡并没有停下脚步。他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难道还不抓住这样好的机会畅诉衷肠……他向荒凉的路上走过去，几乎绝望地喊叫道：

“你往哪儿跑，弗洛丽卡？……呆一会儿，站住，我有话对你说……过来一点，不会赶不上集的……”

女人好象等待的正是这一声召唤。她转回身，容光满面地向他走去，并且从容不迫地说：

“天哪……别跟我扯个没完，伊昂，乔治会揍死我的……”

她来到他的身边，温柔地说：

“我去卖一些早熟梨，我们缺钱花……乔治根本不让我……”

伊昂一言不发地望着她，她句句不离乔治令他不快。女人抬起一双探询的蓝眼睛，瞧见他那混浊的眸子，她明白了，立刻中断自己的思路，深情地说：

“你要干什么，伊昂？……”

男人紧咬牙关，生怕自己一颗疯狂热恋的心飞向女人，他说：

“你也歇一会儿吧……干吗不歇一歇？”

他们的目光神奇地交织在一起了。

弗洛丽卡更轻声细语地慢慢说：

"我得赶路，扬尼格……真的……别留我……放我走吧……真的……"

她说着靠近伊昂，把肩贴在他的身上。他们越过玉米地，在苹果树下站住，男人的夹大衣就铺在树荫下，象是事先准备好的窝铺。他们坐下来，相互望着对方因渴望已久的幸福的到来而炯炯发光的眸子。伊昂想责怪她不该嘴上总挂着乔治，他喘着粗气，几乎说不出话来。

"唉，弗洛丽卡……"

"哎唷，真热，……快把我烤化了，"女人说着挪动了装梨的袋子。"这儿不错，凉快……真的……凉快……"

"凉快。"过了一会儿，伊昂才茫然结巴了这么一句。

两人沉默不语，倾听着心房的激烈跳动。突然，伊昂象野兽似地扑过去搂住她的腰，把嘴唇贴在她的唇上……

"你终究还是我的！"当弗洛丽卡扎好头巾准备上路时，男人这样说。"我就是明知道会弄出人命，也要把你弄到手！"

"唉，扬尼格，人就是嘴上会说！"女人没有看他，埋怨说，"办得到时，你不愿意，你愿意

时，就办不到了！"

伊昂坐在夹大衣上，瞅着弗洛丽卡消失在玉米地里。

"不，办得到，"他自言自语道，仿佛是在鼓励自己。"我就是明知……"

他猛然把话咽回去。苹果树叶子沙沙作响，似乎是在责备他。这使他记起了安娜，如同被毒蛇咬而惊跳起来。他不敢再望一眼那棵苹果树，一年前，另一个女人曾为他生下一个孩子。他头也不回地去割麦子，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后面拽着他。

弗洛丽卡扭动着丰满的臀部，轻盈地愈走愈远。伊昂的心里又是一阵冷颤，嘴唇间迸发出坚定的低语：

"一定办得到！……就是明知道会弄出人命……"

第十二章

乔　治

(一)

如同小伙子们经过一天的劳累或节日休息后，不论是天空晴朗，还是暴风雪漫天，每天晚上必定去找姑娘们，伊昂现在也是每天晚上去找乔治，仿佛去探望亲兄弟，有时去求他出出主意，有时去给他提提建议，他总能找到合适的借口，使自己的来访合情合理……他不再怕见乔治了，有时也顺便同弗洛丽卡交谈一两句，象对任何一家的主妇应有的礼貌一样。

伊昂的到来使乔治受宠若惊，他感到骄傲，因为象伊昂这样精明的男人也来找他出主意，伊昂是凭借自己的聪明和狡猾发了财，他从前穷得象教堂里的老鼠。

只有住在乔治家的瘸子萨维斯塔看不惯，而且愈来愈强烈地表示不满。由于乔治收留她，有

时还同她开上一句玩笑，特别是他每逢带回烧酒，总忘不了也给她一杯。萨维斯塔怀着残废人所特有的疯狂性格向着他，她能为他去掐任何人的脖子。她吃乔治的饭，唯一任务只是每天呆在房前的走廊上，轰赶鸡，不让它们闯进堂屋。每遇上礼拜四好天气，乔治还让她爬到大街上去向行人讨几个钱，作为零用……自从她发觉伊昂在追弗洛丽卡，并想方设法欺骗乔治，便对伊昂恨之入骨。在她数落过安娜后，伊昂有一阵子不来了，她才放下心。她甚至为自己所崇拜的偶像排除了一大危险而骄傲。如今，伊昂来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勤了，她惶惶不安，哪怕是在最炎热的下午也不敢打盹了。只要伊昂一到，她就象蛤蟆似地粘在走廊里，竖起耳朵一字不漏地听他说些什么，两只眼睛象玻璃珠闪射着奇异的光芒，注意观察他的每个动作和目光，同时也不放过弗洛丽卡，她根本不相信她，她记得，当时伊昂要愿意娶她的话，她曾想过嫁给他……萨维斯塔生气的是尚未抓住伊昂的什么把柄，只是弗洛丽卡有时神不守舍，双颊微红，还经常把汤汁搅得泼在火上，致使屋里充满水汽和糊味。

萨维斯塔对长期一无所获的监视厌烦了。有一天，弗洛丽卡一个人在家，她忽然忍不住了，气势汹汹地嚷叫道：

“我把什么都告诉乔治……你是个骚货……你……你……伊昂干吗来？伊昂是什么东西？男子汉？……呸！……屁！……”

她朝弗洛丽卡吐唾沫，无能为力的愤怒憋得脸发青，她用力揪自己一绺一绺的头发，两眼通红地吼喊：

“不要脸！……贱货！……乔治宰了你！”

女人开始吓了一跳，以为她中了邪，后来明白了她的意思，于是臭骂了她一顿。象是被一桶凉水顺头浇下，瘸子马上安静下来。她后悔不该暴露自己的秘密，极想补救一下，便装出是逗着玩的，她露出大长黄牙笑着说：

“闹着玩的，嗳……真的……给我一碗汤！……饿了……”

有一次，伊昂中午来了，当时乔治不在家。萨维斯塔看见他走进院子，就在走廊上呆着不动。伊昂在屋门口停下，若无其事地对他打招呼说：

“你好，你好，萨维斯塔！还是那么壮？……乔治呢，在家吗？”

“只有弗洛丽卡在家！”她迅速回答道，并急于想瞧他去亲近女人，以便证实自己的疑点。

伊昂犹豫片刻，往屋里瞟了一眼，慢吞吞地说：

“我想和乔治说句话……不凑巧，他不在！

……”

他摇摇头，回头望望街上，失望地离去。

萨维斯塔欣喜若狂。她确信伊昂是专门来找弗洛丽卡的，因为他知道只她一人在家。从此以后，只要乔治不在家，她就不再呆在堂屋门口，而是躲到玉米秸堆的后面，等他再闯进来。

过了几天，伊昂果真来了，又是在正午。他在开门前，先瞅瞅院里的动静。瘸子从藏身处看到，他是在寻找她。接着，他一下子溜进来，消失在堂屋里。萨维斯塔竭力轻不出声地爬到门口。屋里传出来伊昂的甜言蜜语和惊魂不定的弗洛丽卡的声音。她高兴得直发抖，因此，什么也没有听清，尽管两人在堂屋里说话的声音相当大。

伊昂很快就出来了，一看到萨维斯塔吓得脸苍白。不过，他随即镇静了下来，轻松地对她说：

“我又来了，没见着乔治……真不走运！祝你健康，萨维斯塔大婶！”

瘸子没有吭声，满目仇恨，吓得伊昂头也不回地走了。她愉快地等待天黑下来，好把一切都告诉乔治……

“兄弟，兄弟！……来一下！”她一看见乔治进门就喊。

乔治尽管累得精疲力尽，但还是走到她所在

的玉米秸堆那里去。

“哦，鸡又干了什么坏事？”他开着玩笑问她。

萨维斯塔起初说得又轻又慢；后来，激动了，满嘴唾沫星子，谁也听不懂她说了些什么。

“伊昂？……哦，伊昂想干什么？到这儿来了？”男人打断她的话，擦擦沾满灰尘的脸上汗。

“伊昂，……来了……弗洛丽卡……是……坏蛋！宰了……宰了！”瘸子绝望地呻吟说，泪水纵横，泣不成声。

“好吧，萨维斯塔，好吧……算了，我知道……好吧！”乔治平静地说。

晚饭后，他在弗洛丽卡的身旁躺下，此时才认真地回忆起萨维斯塔的话。他十分震惊，因为他忽然想起伊昂在他的婚礼上所流露出来的目光，当时他曾为之恐慌，后来却忘得一干二净。他怎么能够忘掉呢？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就宰掉他！……这一次可不再饶他……把他宰了！”乔治一边抚摸着使他热血沸腾的女人，一边下定这样的决心。

（二）

海尔代列太太不愿在圣乔治生人面前吵架，一回家就跟海尔代列吵开了：

“真不明白，你是疯了，还是神经错乱了，干吗没完没了地叨唠退休？看来，你是活够了……我们日夜操劳，忍气吞声，总算保全了体面，你倒又去自找苦吃”

吉纪也有同感，她认为退休是一种耻辱。关于督学要求孩子们讲匈牙利话的问题，师娘善于根据形势做出断然答复：

“这又有什么？你喜欢听罗马尼亚人夸你，好象漂亮话能当饭吃！大家都了解我们是罗马尼亚人，沙文主义毫无益处。你就是教他们说匈牙利话，又能怎么样？让他们学吧，今天这个世道，学会一种外语也有用处，你难道看不出，不说匈牙利话会四处碰壁的……世道是这个样子，我们还能扭转乾坤？”

海尔代列自己也觉得被迫离开学校很委屈，即使对家里人说是督学强迫他退休的，似乎也难以启齿。而且，他暗中希望说不定会出现什么奇迹，他可以不必离开。因此，他尽量拖着不提出申请。不过，他也给自己留了后路，他在阿尔马迪亚到处散布说，由于受到匈牙利人日益残酷的迫害，他正在考虑退休算了。格洛夫索鲁在啤酒店里高声地给了他答复。

“朋友和兄弟！与其做我们孩子的刽子手，还不如死了好！”

这一句话传遍了阿尔马迪亚，得到了包括贝尔丘格在内的众人的赞赏，海尔代列常常拉他做见证人，他一提到霍尔瓦特督学气愤得脸发黄。

在这种鼓舞下，老师又决定立即申请退休。可是一回到家里，仍然遭到师娘的坚决反对，把他的计划全部推翻。海尔代列太太和吉纪商量了整整一天，她们不断发现有力的论据。

“瞧瞧，那个泽格雷亚努！你自己清楚，正是你自己说的，他去普里帕斯后，用他的匈牙利话把孩子们都逼疯了……可谁也没有说个不字，相反，都夸奖他，说他前程远大！……这也是事实！”

海尔代列想利用她们对泽格雷亚努的好感，提出应该把普里帕斯的位置让给他，当然如果他对吉纪确有意的话。姑娘抗议这种见不得人的交易，她宣称讨厌泽格雷亚努（尽管她曾在圣乔治私下对拉乌勒说，他虽是个教师，但十分可爱），海尔代列太太毫不动摇：

“算了，用不着你为他操心……督学会为他安排地方的，你明白，他非常爱护他，是他的靠山……”

在八月的一天下午，泽格雷亚努兴冲冲地来到他们家，当时吉纪不在家。海尔代列和他在院子里坐下，想好好谈谈。小伙子说，他刚从比斯

特里察来，因此灰尘满身。他还没来得及换衣服。他见到了督学……说到这里，他不往下说了。海尔代列满腹狐疑地瞅瞅他。

“他跟我谈了许多话，”泽格雷亚努吞吞吐吐找不到合适的字眼。“他答应我……说得天花乱坠……他答应……”

“督学喜欢你，”海尔代列温和地说。“与督学搞好关系很好，非常重要……但愿他给你一所好学校，到一个理想的村子里去……”

“是啊，同事先生，正是，正是……”年轻人结结巴巴说。“很难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对了……督学先生说，他要把普里帕斯给我……”

“普里帕斯？”海尔代列如同乱箭刺心。

“是的……就是说……他说，你呆不了多久，你需要休息，你已经干够了……说……一句话……”

泽格雷亚努没有勇气告诉他，督学曾命令他提醒老教师，立即把退休申请送去，否则就正式撤换他，反正，无论如何不允许他在新学年继续任教。

海尔代列惘然若失。他已经明白泽格雷亚努不敢说出来的话，感到羞愧难当。

“一点不错，非常对，”他声音颤抖地小声说。“我干够了，干得太长了！……不再呆下去了……

不，不，督学可以放心！你也放心好了……”

当天晚上，海尔代列太太和吉纪入睡后，他在桌子旁边坐下，伏案写到深夜。他费了好多纸，张张沾湿着泪水。一想到将要永远离开学校，离开他所热爱的地方，他的心碎了。那一次被停止教职，他是抱着重返岗位的心情离开的；如今离去可是任何希望也没有了。从今起，他再也不是老师了。

“完了，一切都完了。”仿佛一个不得不承认自己年老色衰的妇女，他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

（三）

瓦西里·巴丘到比斯特里察找过三个律师，他们都给了他同样的答复：法律规定，孩子继承父亲的财产，父亲继承孩子的财产。这就是说，用不着他再踏破鞋底到处询问了。尽管如此，他仍然经常用打官司威胁伊昂，试图吓唬他，就象他过去被伊昂威吓住一样。他万分苦恼，恨透了法律，竟然准许一个强盗勾引他的女儿，抢走他的土地，而在他逼死女人后，他强行夺走的土地和财产还得归他所有……他反来复去地想着世道不公正，他起初怀疑，后来就坚信不移，认定伊昂是故意把安娜逼死的，这样便可以占有土地，

再娶一次亲。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相信，可是人们都十分嫉妒伊昂，他靠安娜弄到那么多土地……气恼交加的瓦西里·巴丘日益沉浸于酗酒。

他感到走投无路，一天清晨去找贝尔丘格诉苦。神甫几经权衡利弊后，想出一个至诚的主意，可是只对他说了句：

“好吧……我要把你们两人找到一起……”

下一个礼拜天，贝尔丘格找来瓦西里和伊昂以及村里的头面人物。

“是人总得好好商量！”神甫搓着手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商量商量吧，这才是正道儿！”

伊昂平静地大声说：

“我不是狼心狗肺的人，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神甫先生……我不是那号人，上帝可以给我作证！他活一天，我就让他在那座房子里住一天，尽管法律规定那是我的房子，我也许还有别的用场。不过，我还是让他住下去，因为我讲良心，不会把人逼得走投无路的……他还有三块地，他耕过了，种上了，也收割了。我本可以收回这三块地，因为都是我的。他并不需要这些地，他不吃收下的粮食，卖掉换酒喝……这我都不去管他，让他喝好了，他劳累了一辈子，心里烦闷……现在，乡亲们，你们大家都亲眼看到了，

我让他自由自在地过下去，他却不叫我痛痛快快地活！”

瓦西里·巴丘不甘示弱，气急败坏地跳起来回答道：

“你凭什么权利抢走我的财产？我的地怎么都成了你的？……闺女被你逼死了，小孩也给活活弄死了！……凭什么？”

他两鬓的青筋鼓得活象蚯蚓。

时间在无声息地消逝着，该说的都说了，双方根本谈不拢。于是，贝尔丘格找了个适当时机，接过话头。他清一下嗓子，如同布道一般庄严地说：

“乡亲们，信徒们，正义永远是有两面性的，就象勇士手里的双刃宝刀一样……伊昂有他的道理，因为法律规定孩子的财产应当归生养他的父亲所有。瓦西里·巴丘也有道理，因为他的闺女及其孩子死后，土地理应归还原主……而我，作为你们灵魂的守护者，对你们两人一视同仁，衷心祝愿你们活在世上和归天后都过得同样幸福，就象我们这些竭尽全力促使你们和睦相处的体面人一样。可是你们却跟一个剑鞘装不进两把剑那样倔犟和顽固不化。听完你们的话，我想出一个主意：目前各人手里的财产就归各人管理，瓦西里，你就管好他留给你的那一座房子和几块地，

而你，伊昂，就守住上帝恩赐你的财产。我又想，若让这些财产落进外人手里，也不公正。人的生命如野花一般短暂，今天无比艳丽，明天便枯萎凋谢……也许，天晓得，你会在风华正茂之时闭上眼睛……如果是那样的话，让财产落入你想也不曾想过的人手里，不就辜负了上帝吗？……因此，我想、明智、完美的办法是你们都许下愿，若你们在有直接的继承人——孩子之前去世，圣母保佑，就把现在各人掌管的财产捐给神圣的教堂……这样一来，你们可以壮大上帝在世上的威力，上帝将让你们的灵魂永远安息！”

神甫忽然停下话语，眼朝下望，仿佛在等待众人对他这番长篇大论作出反应。后来，他察觉到人们赞同他的主张，便退入卧室，让其他人去说服那两个当事人。经过反复劝说，村里的头面人物终于说服他们握手言好……那时，贝尔丘格手拿一张书面声明走出来。一看见这张纸，伊昂又略微犹豫一下，不过，他还是签了字。他想，这张纸是一钱不值的，因为他很快就会结婚生孩子来继承财产。瓦西里高兴的是，尽管土地收不回来了，但至少不会留给格兰内塔舒一家人了。

“好啊！”神甫折叠着契约说。“我将要在圣坛上向全村宣布你们的虔诚决定……让上帝祝福你们吧！”

瓦西里·巴丘随即前往酒店去消磨时间，他喝得酩酊大醉，还同巡夜人科斯玛·乔格纳什打了一架。伊昂直接奔往乔治家，向他报告事情的经过。往后，他唯一思念的是未来的妻子。

（四）

蒂图想靠三百克郎越过边界。他已经把这笔钱弄到手，但还缺一些到边界去以前的零用钱。过去，他没有结识罗马尼亚的亲戚，一想到指望三百克郎去闯江湖，不免不寒而慄；如今，他是满怀信心，象是由普里帕斯到鲁什卡或默古拉去……令他伤脑筋的是零用钱，不管怎么节省，也不见增加，反而使三百克郎的整数受到威胁。

一天，他看到报上登载一条消息，宣布“罗马尼亚人民文化和文学协会”将于九月间在锡比乌举行会员大会，于是一个应急的主意油然而生……因为，当他读这条消息时，桌上正放着一份当地出版的周刊《比斯特里察论坛报》，他忽然想：假如作为报纸的代表前往参加“罗马尼亚人民文化和文学协会”的会员大会该多么好？首先，可以节省开支；其次，可以一下子结识阿尔迪亚尔的全体“知识界”，他一旦离开这里，谁知道何时才能返回……《比斯特里察论坛报》曾经转载过

他在《家庭》上发表的诗，而且对这个“索梅什河谷的卓越诗人”加了必要的赞语，……他立即坐下给报社经理——一个没有顾客的律师和炽热的民族主义者，写了一封动人的信，要求发给他一张代表证书和必要的经费。三天后，他收到了经理的答复和代表证，令人失望的消息是报纸自身的日子每况愈下，因此“卓越的诗人”如果能自费代表该报，那将是爱国主义的壮举……在这期间，蒂图朝思暮想自己作为整整一个地区的罗马尼亚人的喉舌，在锡比乌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和受到器重，当《比斯特里察论坛报》代表的想法如此振奋人心，甚至于使他不再为没有收到钱而烦恼，尽管收集零用钱的打算落了空。

临行前的一礼拜，他回了一趟家，以便安安静静地做准备，并向熟人告别，因为人只知道离开的时间，回来的时间可只有上帝知道。在分手时，格尔德拉鲁拥抱了他，并未忘记提醒说，他还来得及重新考虑，蒂图笑着谢谢他的忠告。

在阿尔马迪亚，蒂图将要到罗马尼亚去的消息，已经是家喻户晓了，人们钦佩他的胆量。但当他们得悉他将参加只有斯帕达鲁老师在很早以前去过一次的“罗马尼亚人民文化和文学协会”的集会，特别他是作为《论坛报》的代表出席的时候，许多人羡慕他，祝贺他。

海尔代列太太边为他洗熨衣服，边哭哭啼啼，吉纪每天给他捆箱子，今天捆，明天解，她要把箱子捆得又牢又好看，免得罗马尼亚的兄弟们笑话。晚上，海尔代列父子认真进行了磋商。因为，蒂图未服过兵役，所以不能领取出国护照，海尔代列告诉他怎样到锡比乌去弄一张出境证；一到那边，就什么护照也不用了……老头还向他透露自己已经把退休申请寄出了，蒂图表示衷心赞同，并自告奋勇地提出由他去告诉海尔代列太太；他把事情说得异常巧妙，致使海尔代列太太千恩万谢上帝，因为扎哈里亚终于听取了她明智的劝告。为了感谢儿子帮他摆脱困境，第二天晚上，海尔代列带蒂图上"拉霍瓦"啤酒店去，跟阿尔马迪亚的全体头面人物见见面，正大光明地告别。

在啤酒店里，顿时形成一次真正的宴会，既有醉饮，也有眼泪。种种问话，祝贺，祝福一齐涌向这个无畏的年轻人。海尔代列让蒂图把报社寄来的证书拿给大家瞧瞧，特别要让法院的录事基察·波普看个清楚，因为他怎么也不相信蒂图竟然成了《论坛报》的代表，被派去参加"罗马尼亚人民文化和文学协会"的集会。斯帕达鲁老师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在结尾时宣称，蒂图是把喀尔巴阡山两麓的兄弟联结在一起的环节。午夜时分，群情激昂，同声高唱《觉醒吧，罗马尼亚》。乡长

基楚颇为感动，他装做视而不见，不想破坏众人的兴致，特别是不想让蒂图带着对匈牙利官吏的坏印象离去……最后，大家都喝得烂醉如泥。海尔代列因为心烦而灌了个够，蒂图好不容易把他扶回家，师娘在心里臭骂他一通，但不曾开口，怕把自己的睡意吓跑。

离别的日子愈近，蒂图愈加心神不定。他感到无比幸福，但说起话来声音总有些颤抖。家庭从来没有这样温暖。一想到从今以后，他将跟素不相识的人相处，将在一个前途未卜的陌生世界里生活，他就忧心忡忡。

他前往朋友家去告别。在德拉古家里，他碰见露克雷茨亚和奥普列亚，他们已经结了婚。他一边向他们表示祝贺，一边记起自己昔日的爱情，以及呕心沥血讴歌她那一双碧绿眼睛的诗句。如今，她找到了归宿，要象一切规规矩矩的人一样平静生活下去……而他，偏要一头扎进生活的激流里，如同投身于茫茫大海……

在离开前一天的下午，他步行去普里帕斯，希望再望一眼曾经度过童年的房屋，并向贝尔丘格告别，这个人恰如他父亲说的，“待人狡猾，冷酷，可还算得上是正派人”，父亲嘱咐他别忘记向神甫告别。神甫吻了他，含着眼泪为他祝福，并答应一旦到布加勒斯特就去找他，因为他盼望早日

去那里，至多再等一二年。他陪蒂图参观新教堂，一切就绪，只等正式举行落成典礼了。他领他观看了各个角落，又一起爬上钟楼，他满怀激情地对他说：

“非常遗憾，你参加不上两礼拜后举行的落成典礼了！我们将要大大庆贺一番。主教也要来参加……将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盛典！”

蒂图答应从罗马尼亚，特别是从布加勒斯特给他寄明信片，“那里一定是仙境福地”……

贝尔丘格还陪他走到酒店门口，再次象兄弟似地拥抱了他。

海尔代列在普里帕斯的房屋一直空闲着，十分荒凉。蒂图从外面察看这座房子，禁不住回忆起在这儿享受过的天伦之乐，那是无限珍贵的。他登上走廊台阶，瞧见了伊昂。

“听说你要远走高飞了，少爷……”

“我也去见见世面！”蒂图很严肃地回答说。“岁月在飞逝，人一生总得有所作为，否则就不配活着……难道不对吗？”

“对，少爷，就象你说的！”伊昂说。“上帝保佑你健壮，一路福星高照，你是个好人！”

“也祝你健壮，伊昂！说实在的，你可是托了上帝的福，发了大财……可惜你失去了安娜和孩子……”

“那有什么法子?”农民冷冷地说。“这完全是上帝的安排……”

“喂，你现在有什么打算，伊昂？你总不会打一辈子光棍吧，你还年轻……”

“是啊，是啊，说得对！”伊昂阴沉着脸低声说。

蒂图走下台阶，来到大门口，靠在门框上，帽子扣在后脑勺上。夕阳散发出红灿灿的霞光，大雁山的阴影笼罩整个村庄，直抵路旁的十字架下，耶稣像一动不动地挂在那里，他是村里所有秘闻的哑巴见证人。伊昂久久凝视着少爷，发现自上次见面以来，他消瘦多了。他想象过去那样听听他的指教，但又害怕挨骂

“我挣扎过，折腾过，想爬上苦海的彼岸”，经过一阵气氛紧张的沉默后，伊昂开了腔。“上帝没有给过我一丝一毫的愉快……”

“地呢?”蒂图看着他探问道。

“地……唉……地……地倒是好事，当它属于你时，你便感到特别亲切……可是，你为谁种地……真的……”

“你应该结婚，伊昂！”

“对，真该这样做，少爷，”农民无精打采地喃喃低语。“与其随便娶个人，……我经历过了一次，少爷……”

他闭口不语，仿佛是在等待对方提问或赞同。蒂图不吱声，他愈说愈激动：

“对你，我可以说心里话，因为你比父亲还亲，你只教我好的，……我可以……可我不知从何处说起，少爷，你要远走高飞了，也许再也听不到我和我的苦难……哦，天哪……世界多么大！……当一个人自以为走上正道时，仔细一看，其实还在原地踏步……是这个样子，少爷！我这样胡思乱想，想不出个头绪，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今天，你有了家当，还追求什么？做人可不能贪得无厌，那会把人给毁掉的。你的土地足够了……”

“足够是永远不可能的，少爷……可是，我想娶的女人，娶不到了。娶另外的女人，不干……”

“你要娶谁？”

“娶弗洛丽卡！”伊昂说着眸子里闪着凶狠的光芒。

“就是嫁给托马的儿子乔治的那个？”

“就是她！”

“唉，伊昂，看来上帝一手给了你土地，一手使你失去了理智！”蒂图说。“那么大的村子，你偏偏只找上乔治的女人？”

“我不需要别的女人，少爷！”伊昂突如其来地呲着牙说，闪闪发光的眼神中带着狂妄的决定。

“哼……”蒂图几乎被伊昂的声音吓破胆。“哎，……你不应该……”

“你教我怎么做？”伊昂转以温和的口气恳求说。

“没什么好说的……你就老实一点吧！”

“要是我办不到呢？”

“那就随你的便！”

“我什么也不知道！”伊昂感到悲愤交加，无所适从。

“我也一样……不过，我还是劝你放老实一些！”

蒂图的回答使伊昂怒火上升。他首次向人透露内心的隐秘，不但没有得到支持，反而遭到反对。彷徨犹豫使他心如刀割。可是，欲火在燃烧，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设法扑灭它，那么将被它吞噬。

“对，少爷，对！”他捺住心中的欲火，低声细语说。

他脸上流露出来决不罢休的神色，吓得蒂图心惊肉跳，他赶快和他握握手，并对他说：

“一切顺利，伊昂！……克制一些，听我的没有错！……”

伊昂嘟噜了句什么话，仍旧站在路当中，望着他转过鬼崖。然后，他厌恶地吐了一口唾沫，结结巴巴地说：

“算了，我知道怎么干……”

那天晚上，蒂图跟父母亲和妹妹一起去格洛夫索鲁家作客。次日，他乘坐马车前往莫诺尔，再从那儿换火车去锡比乌。

（五）

自从萨维斯塔向乔治点破之后，他才猛然醒悟。现在，他明白了伊昂为什么常来找他，繁频征求他的意见。这么说都是为了弗洛丽卡。尽管如此，他依旧接待他，与他谈笑，谁见了都会发誓说，他们是最知己的朋友。可是，乔治恨透了他，一心想抓住他，报仇雪恨。虽然心里害怕复仇，但却竭力在寻找机会。他可以放心地离开家，因为萨维斯塔是个难能可贵的看家人，她每天晚上都向他报告女人的每个动作……

伊昂本人早已觉察到了萨维斯塔的敌意，多次想一把掐死她，以便畅行无阻地与弗洛丽卡幽会。他对乔治的仇恨有增无已，因为完全是由于他的缘故，这个女人才不再是无主的人。如果他不娶她的话，也许她还在等他，那样一来，他也

不必挖空心思地找机会去亲近她了。

就在蒂图离开阿尔马迪亚那天，伊昂得知乔治不在家，临近晌午时分，他跑去找弗洛丽卡，希望跟她单独谈两句话。萨维斯塔在走廊里远远瞧见他，已经来不及爬到玉米秸堆后面的那个藏身之地去了，于是立即靠在墙上，闭上眼睛，张开口，开始轻轻打起鼾来，装着正在酣睡。伊昂进入院里，瞧见她，呼喊她。瘸子没有搭腔。伊昂走近去，压低嗓门叫她，心里直扑腾，他想试试她究竟睡着没有。

"萨维斯塔！……"

瘸子仍然一动不动地打着呼噜，尽管三只苍蝇在她皱瘪的汗脸上、灰白的牙龈和发黄的长牙上爬来爬去。

"睡熟了，圣母保佑！"伊昂自言自语说，并蹑手蹑脚地穿过堂屋。

萨维斯塔竖起耳朵静听。她只听到窃窃私语声，然后是弗洛丽卡劝他离开的声音。

"萨维斯塔睡得象兔子似的惊觉，要当心。"

瘸子沾沾自喜，因为无意中找到了抓住他们奸情的办法。由于在屋外听不清屋里的说话，从那天起，她就不到走廊上去了，终日缩在堂屋的角落里，从那里看住鸡，不让它们进屋。她一天到晚打盹，还常常发出鼾声。弗洛丽卡忙于家务

事，根本没有发觉萨维斯塔搬了地方。当听到她呻吟声时，弗洛丽卡以为她病了，问道：

“你哪儿不舒服，萨维斯塔，干吗没精打采的？”

瘸子装模作样，用拳头揉揉眼睛，仿佛刚睡醒，不高兴地嘟哝说：

“没什么……睏死了……困乏得要命……”

弗洛丽卡摇摇头，不再刨根问底，她想她衰老了，因此萎靡不振。

几天过去了。伊昂迟迟未来。萨维斯塔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后来，礼拜五晚上，乔治和弗洛丽卡商量，他将于礼拜天夜里跟父亲到霹雳林去拉一车木材，为的是赶在从地里往家运庄稼之前。次日，恰巧伊昂来了，萨维斯塔在自己的角落里打呼噜。伊昂没有在院里碰到她，一看见她呆在这里，便惊慌失措地说：

“好啊，弗洛丽卡……萨维斯塔怎么了？”他声音颤抖地低声说。

“她近来都是这个样子……也许病了……天知道，你坐坐，在我们这儿歇歇脚，伊昂！”

“谢谢，我一直坐来着。”伊昂边回答边望望萨维斯塔。“怎么，乔治不在家？”

“没在家，同短工去玉米地了……”

“喔……”

“这些日子你只有礼拜天能在家里见到他，地里的活太多……可是，这个礼拜天他可能也不在家……他想在礼拜天晚上到树林里去……”

伊昂觉得心里痒滋滋的，仿佛有一只可怕的手在抓他。满腔血液如同放在炭火上的缸子里的水，正沸腾着。他睁大眼睛瞧她，恍惚看见她在苹果树下出现，那火热的身体就在自己的怀抱里。弗洛丽卡不看他便猜到他在遐想什么。伊昂严厉地小声命令她道：

“礼拜天，他走后，我就来！……听见吗？”

女人不吱声。

“你到院子里来！听到吗？……你一定得来，否则……”

弗洛丽卡依然一言不发。

“打那以后，我们没正经地说过一句话……我受不了啦……”

“要是乔治知道的话，会宰了我们的！”弗洛丽卡轻轻地说着，看也不看他一眼。

伊昂把牙齿咬得咯咯响，致使女人打个冷颤。

“你可一定要出来，弗洛丽卡！……不要到时候不出来，……”

在那一刹那间，两人同时回头望望萨维斯塔，

她正张着嘴打呼噜，时而咽下一口唾沫。他们惊恐地看着她，不祥的感觉油然袭来，但又随即象幻影似地消失了。

“睡着了，睡着了。”弗洛丽卡自言自语说。

萨维斯塔在喘粗气。汗在她的两鬓和面颊上流淌。一群苍蝇在她周围嗡嗡叫……

（六）

蒂图贪婪地欣赏着窗外阿尔迪亚尔大地，一片片土地在眼前出现，迅速向后退去，又出现一批，又被抛在后面……火车傲岸地驶过罗马尼亚村落，有时甚至象残暴的帝王把它一劈为二，每逢停一会儿车，便可以听到几句粗野的匈牙利话，那往往是咒骂和吆喝搭车的乡下人和小公务员。到处是身强力壮、卑躬屈膝、忍气吞声的乡下人，他们有的赶着满载的牛车行驶在白色的公路上，有的就在他们用自己的双手耕耘和用汗水浇灌过的金黄色的田野里，有的呆在被榨尽脂膏的贫穷的村庄里。哪里有重活，哪里就有他们。再往前走，出现了大车站，那是城市的前厅，看不见乡下人，只见匆匆忙忙的城里人，熙熙攘攘似一窝蜂，都用粗硬的口气说着外国话。

“我们做牛做马，他们吃喝玩乐！”气愤的蒂图

想。"这就是我们横遭虐待和迫害的明证！"

在阿尔马迪亚，在众多的罗马尼亚人中间，难得看见一个异族人。但是，这些城市仿佛揭下罩在他眼睛上的一层纱，跟从前在加尔加勒乌村边上的摇摇欲坠的房屋一样使他耳目一新。他觉得这些是害人的寄生虫的巨大窠穴，它们正贪得无厌地不断吞食着周围千百万奴隶的劳动果实。

蒂图在克鲁日换乘火车。他好不容易登上拥挤的车厢，但只好把箱子放在过道里。叽叽嚓嚓一片匈牙利话令他厌恶。他忽然感到自己陷进了泥潭。

"哦，我决定离开这个地方太好了……至少不必再看见和听到这些使人作呕的东西！……"

同时，他又感到逃避斗争可耻。他对自己说，留在冲突的漩涡里才是光明磊落的行为，不该把成千上万的卑贱者留在凶猛的魔爪下，他们没有保护，没有希望……可是他望一眼四周，勇气随即消失，他明白这场无休止的搏斗需要坚强有力、不屈不挠的勇士，他们将进行自觉不懈的斗争。鲁什卡的农民……他们遭受毒打、侮辱和监禁，却依然不屈服……

夜幕垂落下来。火车轰隆轰隆地奔驰。一股股火星不时飘落在附近的田野里，他们在空中似流星闪闪发光 …… 陷入沉思的蒂图靠在敞开的窗

上，凝神注视着黑暗。夹杂着煤烟的气流吹乱了他的头发……车厢里鸦雀无声，走道里剩下他一个人和几只箱子。肚子咕咕叫，他这才想起应该在克鲁日用餐，但那里喧哗的人群闹得他糊糊涂涂。他打开箱子取出从家中带来的食品。当他正津津有味地啃炸鸡腿时，检完票的列车员走过来，看见他正狼吞虎咽地吃，就用匈牙利话对他说“祝你胃口好”。蒂图冷冷地回答说：

“我不懂匈牙利话！……”

列车员瞧瞧四周无人，便低声说：

“我也是罗马尼亚人，先生！”

蒂图的脸上立即浮起笑容。他递给他一块鸡肉，不断重复说：

“你也是罗马尼亚人……你也是罗马尼亚人……好，……你也是罗马尼亚人！……”

列车员告诉他，他叫斯特凡·波帕，现改名为帕普·伊斯特万，因为给他这份差事时，他们要求他这样改的，他说娶了个匈牙利姑娘，有八个孩子，他只得听从上头的，否则就得流落街头。

“这就是说，不愿在农村受奴役的人，只好跑到城里来忍声吞气，并进而危害生养他们的奴隶！”蒂图一个人时这样想。那些背井离乡的乡下人，最终也得落入他们的陷阱……

他坐在箱子上打盹，与其说是劳累，还不如

说是纷乱的思绪弄得他筋疲力尽……背上的刺痛惊醒了他。太阳无精打采地悬挂在天空。火车不断轰隆隆地奔驰着……

锡比乌火车站的月台上，一群戴着三色臂章的人奔向各车厢的门口：他们是被派来欢迎从罗马尼亚各地来的客人的……蒂图跳下火车，他惊讶地发现从车上下来那么多说罗马尼亚话的人，而他却在车上感到陌生。不过，在车上谁都不说罗马尼亚话！为什么在车上没有任何人说罗马尼亚话呢？……此时此刻，人们都正相互拥抱和打招呼，使蒂图感到窘迫的是周围有这么多的罗马尼亚人，而他却一个也不认识。他正想去找一个接待人，突然听到呼喊：

“海尔代列·蒂图！……海尔代列……”

他莫名其妙地东张西望，看见喊他名字的人：一位保养得很好的先生，红润的脸，胡子刮得净光，戴一副金丝眼镜。

“在这里！”蒂图因吃惊而声音嘶哑。“我就是海尔代列·蒂图！”

那位先生十分友好地伸出双手迎上前去。

“见到你真高兴，先生！……你不认识我……我是宾蒂亚……维尔吉尔·宾蒂亚医生！……我弟弟来信说，你来参加‘罗马尼亚人民文化和文学协会’的集会，可是他没有写你什么时间到达。好

啊，我为了找你，两天来一直在接火车，象疯子似地唤着：蒂图·海尔代列……好啦，你终于来了！”

“哦，乔治的哥哥？”蒂图喃喃低语。“瞧，我给他们去了信，没料到他们会告诉你。你简直想象不出我是多么高兴……”

“是啊，乔治的哥哥……我们弟兄太多了，在罗马尼亚大地上的各个角落，都有我们一两个弟兄。譬如说在这里就有我们两人……

“两个人？”

“是啊，两个，亲爱的。从今年春天开始的。利维乌也在这里，就是那个上尉。参谋部威风凛凛的军官。明后天，将会当上将军……不过是一个怪人。我也不知道他象谁。真给我们家族丢人。他根本不与我们往来。只同他的军人呆在一起，终日钻在书籍和地图堆里……我带你去见见他。你可不必跟他太认真……”

维尔吉尔·宾蒂亚喋喋不休，快快活活，如同孩子一般活泼。锡比乌城的全体居民都认识他，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位高明的医生，慷慨大方，同时也是有良心的罗马尼亚人。他留蒂图住在自己家里。他的一套舒适住房坐落在优美的住宅区。他把卧室让给客人，自己睡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

蒂图更换衣服之后，就跟宾蒂亚出去散步，在咖啡店里，他把蒂图作为大有希望的诗人、《比斯特里察论坛报》的代表介绍给人们。众人均以例行的激情欢迎他。有些人还真想起《家庭》上刊载过蒂图的诗歌。尤其是巴尔布·鲁卡，一个骨瘦如柴的小个子年轻人，他也是诗人，并是锡比乌一家报纸的编辑，他和蒂图交上了朋友，毛遂自荐地充当蒂图忠实的和公正的向导。

后来，蒂图认识了宾蒂亚上尉，他住在一间朴素，近乎寒酸的房屋里，临近他服役的那个军队的司令部。当会见他时，他穿着睡衣坐在桌子旁边，周围堆着地图、剑、军服和军靴，面前摆着一叠公文，他立刻把它们锁进抽屉里，因为那是军事机密。利维乌·宾蒂亚高个子，宽额头，头发疏稀，眼睛呈铁青色，皮肤是古铜色。

“我把蒂图兄弟带来了，”维尔吉尔边往屋里走边说。“不过，我事先提醒你，蒂图是罗马尼亚诗人，不要用你的异己思想刺激他，惹他生气！”

上尉笑笑，以英国方式与他握握手，客气地说：

“一当了诗人，就必定成为解放国外同胞运动份子。其实，你别相信我弟弟的瞎说，……我也是罗马尼亚人，不过，我除了是个罗马尼亚人

外，首先还是军人和皇帝陛下的仆人。因此，我当然不能赞同他们的主张，他们总是向着布加勒斯特和罗马尼亚的。按照我的理解，这种主张不是民族政治，而是背叛国家……”

他的态度沉着，声音铿锵有力，显然他是经过痛苦的摸索后，已经建立了生活的准则，并冷静、坚定地维护着它。蒂图惊讶地听他发表高见。迄今，他尚未遇到过如此稳重的对手，他善于高谈阔论，论据确凿。他顿感自己十分渺小。他习惯于进行那种尽管情绪激昂，但缺乏逻辑性的争辩，他长时间地张口结舌。幸亏维尔吉尔洞悉兄长的思想，他能轻而易举地加以驳斥，不时用一句笑话推倒他的论证，仿佛是无畏的勇士对付不足挂齿的障碍物。

他们坐了一个多小时。后来，蒂图也鼓起勇气向上尉提问道：

“你是不希望我们和全体罗马尼亚人联合起来的了？”

“哦，这在目前来说是乌托邦！”

“你说的‘目前’是什么意思？”

“哎，就说是若干世纪吧……不管怎么说，只要我们的军事力量具有强大生命力，解放国外同胞运动纯属乌托邦式的梦想。”

“如果打起仗来呢？”

“战争无助于实现你们的梦想。众所周知，罗马尼亚是我们的盟国。因此……”

“联盟可不是永恒的！”

“你是说，罗马尼亚将会调转枪口反对我们？”上尉笑着说。“那是打错算盘，大大的失策。罗马尼亚永远不会那样做的，因为它的全部利害关系都迫使它同我们站在一起。迫使它！我特别要强调：迫使它！”

“如果说事与愿违呢？那时你怎么办？”

“问得太离奇了！”利维乌说着变得严肃起来。“我当然要履行天职的。这有什么可讨论的？我从来不曾考虑过，我会在帝国的敌人面前产生丝毫的动摇，不管这个敌人是谁！”

“连我们的兄弟也……”

“这里谈不上手足之情。如果你的兄弟成了敌人，他为了扩充自己的财产，来抢你的房屋和土地，那你只有象对其他敌人一样，给他来个迎头痛击，那时你根本不会考虑他曾是你的兄弟！”

维尔吉尔笑着听蒂图和利维乌的对话。他早已向他提过类似的问题，也得到过同样的回答，尽管维尔吉尔曾经指出过这种论据是荒唐的。因为他知道，这种谈话能使上尉厌恶和心猿意马，因此，他幸灾乐祸地瞧着蒂图逼他。

“算了，亲爱的，你斗不过他的！”医生笑着

说，因为他发觉蒂图开始发火了。“他是地地道道的背叛者……对我们来说是无可挽回了，将来等我们让他当上伟大的罗马尼亚将军，他才会变的。”

利维乌·宾蒂亚轻蔑地笑笑说：

“我想，谈谈别的，也许更为有趣……”

“对，谈谈拉德茨基①或波斯尼亚②吧，”维尔吉尔笑着说。

“我倒很愿意拜读拜读老弟的大作，”上尉接着说，没有理睬他弟弟的玩笑。“我的罗马尼亚话讲得不够好，因为我总和异族人相处，没有机会说家乡话，但是每逢空暇时，我爱读罗马尼亚文的书籍。一般说，我喜欢看小说，不大喜欢诗歌……”

“可真有你的！”医生喊道。“蒂图只写诗！”

“那有什么？我不念就是了……”

尽管谈话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是蒂图从利维乌·宾蒂亚住处走出来却是垂头丧气的。军官的论据和他的热烈的信念在脑海里搏斗着，并产生一个顽固可怕的问题：假若上尉说得对呢？幸亏维尔吉尔没让他苦思下去，他严肃

---

①拉德茨基（1766—1858）奥匈帝国的元帅，曾经血腥镇压过意大利北部的革命运动。——译者注

②今南斯拉夫领土。——译者注

地对他说：

“瞧见了吧，思想狭隘的军人头脑里尽装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如今，这种危险正威胁着我们大家，若是我们不竭力保护自己免受异己思想侵蚀的话！”

锡比乌到处是节日气氛。街上挤满了从各地来的罗马尼亚人：神甫、腋下夹着雨伞的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律师、农民……尽管这里是具有日耳曼色彩的城市，今天却更象罗马尼亚的首府。在罗马尼亚人海中，异族人消踪隐迹了。

“仿佛成千上万辛勤劳碌的奴隶占领了寄生者的老巢。”被激动的罗马尼亚人群鼓舞的蒂图想。

晚间，在“图拉真”饭店举行了一次见面宴会。蒂图在新闻界代表席上就座，维尔吉尔·宾蒂亚作为罗马尼亚人民文化和文学协会的头面人物之一，坐在老主席的附近。在那群高声喧哗的记者中间，蒂图感到孤单。人们相互做着介绍，诉说民族主义的迫害，谈论诉讼和文章、报刊的印数，以及布达佩斯的罗马尼亚族议员，匈牙利当局，检察官……新世界的隐秘展现在《比斯特里察论坛报》的青年代表面前。这个世界令他眼花缭乱，也使他的希望变为泡影。他所听到的话题全是关系个人利益的不足挂齿的琐事，没有任何人说过

一句有关崇高理想的话。人人都趾高气扬，永远关心的是不惜一切踩着别人往上爬……巴尔布·鲁卡是他的右邻，青年诗人此时根本不把蒂图放在心上，一古脑儿地跟"杰出的法庭陪审员"或"伟大的什么人"碰杯，而每次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总要顺便对蒂图小声说：

"此人纯粹是阴险卑鄙的家伙，可你不能不给他捧捧场，否则混不下去！"

临近宴会结束，蒂图的耳朵里已经灌了那么多夸夸其谈的演说，他陷入极端苦恼之中，恨不得放声痛哭一场。

"到处充斥利己主义，唉，天哪！"蒂图对自己说，双眼直愣愣地望着一张张被烧酒灌红的脸，湿润的唇上还挂着虚伪的微笑。

"蒂图！蒂图！"维尔吉尔的声音忽然从背后传来，把他从沉思中唤醒。"过这边来！……你是怎么啦，诗人？大家都是兴高采烈的，你干吗闷闷不乐？"

回到家里，蒂图才含着眼泪倾诉了自己的苦恼，他如同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刚踏进人世，第一次遇到奇耻大辱。维尔吉尔·宾蒂亚边寻思边听，并且同情地点点头。

"我们都经历过你刚才所感到的那种苦恼，"他象慈父一般地说。"可是，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我亲爱的。生活是幻想的死敌。只有那些不顾生活的残酷无情，而继续保护自己理想的人，才永远不会失去希望……当然，如果你进入幕后，看见乱糟糟的道具，便会认为前台的演出并不怎么高尚……可是，你不要只看单个的人，单个的人永远是渺小的，他们所关心的总是个人的私利。往远处眺望，你会发现景色变化多端……譬如说这次联欢活动！你不要计较单个的人，不要去管他们的演说、会议、和提案，因为人人都想表白自己真实或虚构的功绩……不！这些都是无关宏旨的……你应该设法从总体上去观察！那样一来，你就会从这些表演中分辨出好的或坏的，令人鼓舞的或令人作呕的，文明的或野蛮的，感受到一个民族的脉搏在跳动，这个民族要求生存下去，并正在为生存而进行殊死搏斗……在一场斗争中，只有结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旷日持久的战争年代，士兵们怎么吃喝同我有什么相干？历史所关心的仅仅是：我们战胜了或是战败了……而且，我们进行的是一场积极的防御战，如同我那上尉兄弟所说的。敌人使用形形色色现代侵略手段，用文化、学校、艺术、金钱和劳动向我们进攻，……我们被迫手忙脚乱地划水，免得沉没。这就是一切。只要能飘浮在水面上，就是胜利。目的是不准许敌人深入我们的堡垒。瞧吧，尽

管产生了使你不快的人类种种通病，可是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这才是值得我们自豪的呢。你及所有热爱这个民族的人都应该自豪！”

集会持续了整整三天，蒂图参加了全部讨论会、报告会和宴会，他始终显得冷静和满意，一旦某件小事开始扰乱他，他的耳际便会响起维尔吉尔·宾蒂亚的话。但是，直到第三天晚上，在集会结束所组织的化装舞会上，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激情……女士们都换上了具有各地特色的民族服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午夜时分，这些艳丽似花的女士们跳起大型霍拉舞①，并用甜润、有节制的低声一起唱民歌，身穿农民服装的维尔吉尔·宾蒂亚在她们围起的圈子中间吹笛伴奏……蒂图认为，霍拉舞是整个阿尔迪亚尔生活的象征，把受屈辱和劳累的大多数人和从他们中间成长、并且尚未忘本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

“罗马尼亚人万岁！”蒂图突然不禁高声呼喊，他的满腔热情迸发了。

这也是人们心里的呼声，接着，整个大厅立即响起热情洋溢的欢呼声：

“罗马尼亚人万岁！万岁！罗马尼亚女士们！罗马尼亚民族！”

---

① 罗马尼亚民间舞，象征团结友爱。——译者注

城市警官悄悄要求协会的老主席平息一下这种危险的情绪。可是，主席的呼声却显得软弱无力，随立消失在惊天动地的狂风暴雨中。

那天夜里，蒂图想为《比斯特里察论坛报》写一篇通讯，可是连一句完整的句子也写不出来。他沉浸在幸福之中，致使他一趟又一趟地跑到维尔吉尔的办公室里去，倾吐自己的印象。

“罗马尼亚生活是多么美好！”他不断地说。我们的民族何等伟大！世界上没有比它更优秀、更勤劳、更值得骄傲、更强大的民族……这是不可能的！”

正当兴致勃勃之际，他记起第二天必须离开这里了。他坚定地对自己说：“我哪儿也不去！就留在这里了！……离开这里简直就是叛逃！……这里需要人！这里比任何地方都需要人！”

他怀着留在锡比乌的最大决心进入梦乡，他决定去哪家报馆找个差事，以便做一点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

翌日醒来，他感到周身酸痛，维尔吉尔正在使劲摇动他。

“起来！起来，懒鬼！……都十点钟了，火车可不等你，尊敬的诗人，你还是慢慢去回味具有民族色彩的印象吧！……快，我们要错过上警察局的时间了，得去那里领取过边境的路条子，否

则，你只好留在此地……”

“怎么留在这里？”蒂图跳起来说，他一下子忘却了疲倦。“我马上准备完毕！只要五分钟！……我既然已经上了路，哪能留在这里呢？……那儿才是真正的福地……我一定要到那儿去！”

（七）

乔治气得昏头转向……起初，他恨不得冲过去，把弗洛丽卡揍个稀巴烂。他把她从贫困和苦难中解救出来，可她连个孩子都不给他生，现在反而又来败坏他的名声！不过转念一想，伊昂才是罪魁祸首，应当找他算帐……格兰内塔舒的这个小子，专门找他作对，坑害他，而且都是毫无道理……

礼拜六一整天，他都把万丈怒火压在心底，仿佛他从来也没有起过疑心。由于伊昂没上他家来，傍晚他到酒店去，在那里遇见了伊昂。他们谈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亲热，乔治告诉他，过一天他要去树林里，边说边冷静地窥视他，乔治明显地看出伊昂的眼睛里所流露出来的喜悦，伊昂为了进一步打听，问他道：

“你打算什么时间动身，乔治？”

他正因为想装作漠不关心，反而禁不住乐得

说话声音微微发颤。乔治十分敏感地觉察到这一点。他若无其事地回答说：

“得等天黑透了。趁凉爽上路。”

礼拜天下午，他又到酒店去了，撞见伊昂再次提到他晚间去树林里。伊昂已经喝得昏昏沉沉。又喊又叫，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他的。他的眸子里放射出令人生畏的兴奋光芒。后来，乔治告别，伊昂祝他一路顺风，并又要了一瓶酒，借以压一压胸中的烈火。

乔治也在监视弗洛丽卡，但是找不出什么破绽，她象往日一样忙着料理家务，致使她男人认为她也许是清白无辜的。她为他装好干粮袋，亲自把它挂在车上，夜幕垂降下来，托马·布尔布克把车停在门前的街上。乔治也已驾好牛车在等他。托马的一个仆人坐进小伙子的车，给他作伴。当他们划过十字，准备启程时，仆人喊道：

“怎么不拿把斧头，乔治老弟？”

乔治吃了一惊。他是有意不拿的，因为考虑回家会用得上的。他跳下车，跑回堂屋。已经爬到屋前走廊上的萨维斯塔想不通，她告诉过他，伊昂·格兰内塔舒将要来，他怎么能走开。她结结巴巴地哀求说：

“别走，兄弟……你就呆在家吧……”

“乔治，你半路拐回来，可别倒霉！”弗洛丽

卡喃喃而语。

“你管住家里不发生什么事就行了!”男人大声说，他担心女人听见自己的心怦怦跳动的声音。

“用不着担心，你还不了解我!”女人心平气和地回答。

牛车出发了。黑暗迅速吞没了它们，只留下车轮渐渐微弱的吱嘎声。

在深邃的夜空里，繁星似羞涩的烛光忽闪忽闪。村庄上空弥漫着一层灰白色的薄雾，仿佛驱散了黑暗，并增添了凉意。

乔治好象寒热病发作，在车里蜷缩着打颤。说起话来牙齿咯吱咯吱响。他们走出了村，爬上山坡，在寂静的田间行进，黑色的草堆犹如窥视人的强盗……他考虑了两天。到时候该怎样对父亲说，此时竟忘得一干二净。他觉得离开家已有一个世纪，眼前仅只出现伊昂偷偷溜进他的院里，在弗洛丽卡身边躺下……，他忽然呻吟起来：

“我不舒服……我得回去一下……”

他跳下车，径直穿过田野。他听见父亲的呼唤，但什么也听不懂。他想回答“好吧，好吧”，可是发不出声。一听到牛车远去，他拔腿便跑。他两次被田埂绊倒在地，并滚进沟里。他热得透

不过气。一滴汗水落在手上，如同触碰到炭火，使他豁然清醒。他离家愈近，愈是担心到得太晚。

他跳过屋后面的玉米秸篱笆，穿过菜园，进入庭院。房屋象僵死的巨人无忧无虑地沉睡着。路对面，一只狗低声吠了两下，坡下沼泽地里的青蛙正震耳欲聋地争鸣不休……他想破门而入，但来到屋门口又改变了主意。也许，伊昂还没有来，那……他象小伙子敲姑娘的窗子那样轻轻敲敲门。随即传来弗洛丽卡的声音，十分清脆，毫无睡意。

“是谁？”

乔治没有回答。女人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翻腾，他在心里说：“瞧，她还没睡……在等他……”

接着，弗洛丽卡赤脚走路的声音和睡衣的簌簌声渐近。门悄悄打开一条缝，没有发出吱嘎声。

“是你？”她小声说。

“我，我，”乔治边闪进屋边喃喃说。

女人辨认出声音，象被抽了一鞭连忙躲过去。但是，不等乔治察觉她的惊慌，便恢复了常态，她插上门栓，提心吊担地问：

“天哪，乔治，你怎么这样回来了？”

“我感到不舒服……算了，没 什 么……你睡吧！我明天就会好的，”男人说话的声音很低，他怕吵醒什么人。

弗洛丽卡想再问些什么，可是他那颤抖的答话封住了她的嘴，她上床躺下，盖起被单，竭力想透过黑暗看乔治在做什么。她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呼哧呼哧地喘气声。后来，他急忙脱去衣服。当他钻进被单，挨她躺下时，她感到乔治象一块冰，寒气袭进脊梁骨。

“你怎么抖得这么厉害？”男人声如破钟瓮声瓮气地问。

“能有什么……给你开门时冻着了……”

时间象是停滞不前了，他们在令人窒息的气氛中一动不动，屏声静气地等待着，不放过任何细微的响声。屋外传来轻微、悦耳的蛙叫声，仿佛是一首情歌。窗户上的亮光渐渐退去，表明时间仍然在流逝着，天空慢慢布满乌云。一颗黄绿色的星孤零零地眨着眼睛，转眼间便消失了，好象被一只神秘的手用黑色的帷幔遮掩。

谁知道这样过了多久？

这时，两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想道：

“也许不会来了……”

正在他们这样考虑的时候，忽然听见十分轻微的吱嘎开门声，接着是脚步声走近屋子，来人

蹑手蹑腿，十分谨慎。路对面的狗又叫了两声。青蛙突然停止欢叫，象是有人往水中抛了一块石头。

乔治和弗洛丽卡都呆若木鸡。一分钟后，院里的脚步声又靠近了一些。随之而来的，又是一阵沉寂，仿佛墓石压得人透不出气……接着，令人目眩的闪电突然打破了沉闷，两人同时看到对方由于紧张而瞪大的双眼。就在这时，一声召唤的口哨轻轻响起……乔治坐起来静听，过了一会儿才悄声说：

“我觉得，好象院里有人……”

“会是谁呢？”弗洛丽卡吓得声音嘶哑。

“我去看看！”乔治小声说着急切地跳下床，迈着坚定步伐来到堂屋。

他刚刚碰到门栓，忽然想到不能空手出去。他想取斧头，可是记起斧头留在牛车里。他又想起堂屋门后的角落里放有一把新锄头，那是上礼拜四从阿尔马迪亚买来的，昨天才装上木把。他慢慢走动，担心踩上萨维斯塔。他轻手轻脚终于在角落里摸到了……他打开门，右手握着锄柄走到屋前走廊上。他本想马上举锄砍下，可是黑夜里伸手不见五指……他粗声粗气地问道：

“是谁？……谁……”

一阵凉风骤然而起，仿佛是他的声音招来的，风在树叶间凄凉地沙沙作响，并且吹动着敞开的

堂屋门。乔治发觉菜园尽头有什么东西下意识地动弹一下，随后听到：

“嘘……嘘……嘘……”

乔治镇定地往菜园走了几步。他又一次问道：

“谁？”

“嘘！……嘘！……嘘！”声音又靠近了。

乔治双手举铁锄劈了下去。他感到锄头落在软绵绵的物体上，他想：“砍在他的什么地方了？”他立刻又听见更加轻微、恳切的嘘声：

“嘘……嘘……”

乔治又砍了第二下。锄头在空中唿哨。接着传来沉闷的喀嚓声和如同一个满口袋倒地的啪哒声。这声音使乔治更为火上加油。四周的黑暗仿佛立刻变成一滩凝固的血液，唆使他行动。他又砍第三下，也不知道砍在什么地方……

蛙声又骤起，既惊慌，又具有威胁性，仿佛是愈刮愈凶猛的夜风在空中抱怨。乔治心惊胆战，忽然清醒过来，匆匆进入屋里，插上门栓，把锄头放回原来的地方。

屋里，弗洛丽卡在窗户旁边的木箱上吓得缩成一团。

“你干了什么事，喂？”女人说着朝他伸出双臂，既象是保护他，又象是恳求他。

“我把他宰了！”乔治简短地回答。

第十三章

结　局

(一)

伊昂在第二次打击下倒在地上。他的脑袋被劈裂。他没有感觉到第三下打击，其实第一下也没有痛感……他是直接从酒店来的，与其说烧酒，还不如说幸福感使他昏昏沉沉，他喝了那么多酒，连阿弗鲁姆寡妇都害怕了。他边走边快活地吹口哨，就象从前打光棍去找姑娘一样，那时根本没有考虑过成亲的事。他欣喜若狂，但尽力控制自己，免得去拥抱路边或篱巴跟前朝他吠叫的狗。他偷偷溜进弗洛丽卡的院里，门轻轻地吱嘎了一下，他压低嗓门骂了一声，怕的是吵醒萨维斯塔。其实，他已经决定，假如痴子醒来，并且嚷嚷叫，那就二话不说对她下毒手。他故意把门开着，以便离开时它不再吱嘎响。一切都经过周密安排，唯独没有想到乔治，仿佛世界上根本不存

在这个人。

堂屋门吱嘎地打开，他下意识地“嘘”了一声，也是为了萨维斯塔的缘故。他听出不是弗洛丽卡的脚步声。于是嫉妒心一闪而过：难道是另外一个男人正在抱着他的心上人……他依然未曾想到乔治。一听到乔治的声音，他连咬牙都来不及了。这声音的意外出现，使他慌乱，全身瘫软，连手也举不起来。脑海中仅仅留下那一声“嘘”，这是他不由自主地发出的恶意声音。

在这一瞬间，他忽然感到自己的末日来到了。他恢复了知觉，尽管嘴里不断地“嘘嘘”，并且愈来愈微弱和犹豫。他等待着打击，只是急于想知道用什么打他。某种东西在空中唿哨，清晰入耳，他感到右臂被利刃砍了一下，但并不痛，接着恍惚觉到火辣辣的奇怪东西熔化了他的脑髓，使他随即隐约回忆起某些往事，例如去阿尔马迪亚上中学，后来又离开学校，为的是回来放牧牲口和扶犁，还有他和锡米翁·布图诺尤老师女儿的初恋，她已经嫁给瑟斯古查的什么人，他渴望得到更多的土地，安娜，孩子，弗洛丽卡，蒂图和海尔代列一家以及他们黄昏时坐在走廊上唱的优美歌曲，他很惋惜这一切都成了泡影，他的土地将成为无主的了……又是从无边荒原上吹来的可怕呼啸声，他明白又挨了一下……接着，仿佛蜡烛

被扑灭，一片漆黑。

后来，他又从酣睡中甦醒。他根本不知道有多长时间失去了知觉，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当他听到自己的呻吟声时，才想起……自己是全身湿糊糊的。他觉得如同陷进肮脏的泥潭。“是我的血！”他想。他试图摸一摸，但是抬不动右手。他勉强睁开沉重的眼皮。雨水淋漓。雨点落在脸上，火辣辣地疼痛难忍。天边现出了鱼肚白色，黎明即在眼前，但仍然是乌云密布，不断飘落着粘糊糊的毛毛细雨。他的浑身剧痛，昏沉沉的脑袋欲裂，甚至每声呻吟都是刺进胸膛的尖刀。他所想到的是那一滩血，令他厌恶的血，他不惜一切代价地挣扎，企图摆脱他。“我将要象狗一样死去！”他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这种绝望的想法。

他不顾疼痛，用左手支撑着，尽力往前爬。他咬紧牙哼哼着，不停地爬，爬。也许经历了一刻钟的惨苦挣扎，他终于爬到临街的篱笆跟前的一棵老核桃树下。再有两步，他就可以爬到大门口了。在核桃树下，他又一次昏过去。从被砍伤的身体里仅仅能发出低沉的呻吟声……

后来，雨停了。树上和屋檐上落下来的雨点稀稀拉拉。雨过天晴。蔚蓝色的天空显得格外清新、明朗。什么地方有一头牛在长时间地、使劲

地反刍，许多狗惊慌地狂吠起来，惊醒了沉睡的村庄。活泼的公鸡则以高声啼叫相呼应。人们开始走出屋门，来到院里，有的揉着惺忪的睡眼，有的伸懒腰。牛车开始穿过大街往田里驶去。

去世的杜米特鲁·莫尔格什的帕拉斯基瓦第一个走过乔治的家门，她赤着脚，缩着肩，在冰凉的泥泞中匆匆往前走，围巾紧裹着脖子和嘴。一声沉闷的干咳，吓了她一跳，她停住脚步，战战兢兢划个十字，然后走近篱笆，看见伊昂血肉模糊地躺在树丛中间。她象是遇见了强盗喊叫起来：

“快来人啊！……喂！……快来人啊！……”

弗洛丽卡身穿睡衣，披头散发，马上来到门口。她已经这样在木箱上守了一夜，谛听从院里传来的可怕呻吟声，她双目紧盯乔治，随时等待着轮到自己……乔治起来坐在床边，喘着粗气，不时抖动一下，也许他那发热的头脑里正在盘算着什么。她脸色苍白得象石灰，两腿发抖，简直难以支撑。她看见了菜园旁边的一滩血，以及被雨水冲刷过的红色痕迹直至核桃树下，伊昂血淋淋地躺在地上。她感到天昏地转，既喊不出声，也流不出一滴眼泪。她象是被阳光震慑的幽灵僵直地呆在屋前走廊里。

转眼间，院里挤满了惊恐万状的人们，有的

喊叫，有的划十字，有的咒骂，孩子们头发零乱地在大人们的腿边钻来钻去，他们象几只未经训练的猎狗好奇地挤着看那一滩血。不久，村长弗洛列亚·唐古也赶来了，由于他是履行公务，因而态度威严，他把人们轰到一边，庄重地看看死者，不象别人那样划十字，他还严肃宣布，在书记官到来以前，不准任何人靠近。然后，他吩咐巡夜人科斯玛·乔格纳什从乔治家的牲口棚里牵出一匹马来，骑上它往日多维察去一趟。

时间在流逝着。天色大亮，阳光开始烘干潮气。苍蝇嗡嗡叮咬尸体，村长要求拿一条盖布掩盖它。弗洛丽卡取来一条新白被单。那时，乔治走出屋门，他阴沉着脸，直愣愣的两眼深深陷进眼眶。看见他出现，那些一直只顾瞧死人的人们才想到凶手问题。弗洛列亚·唐古直截了当地问：

“你杀的他？”

乔治没有回答，只是低下了头。

过了一会儿，格兰内塔舒夫妇也跑来了，塞诺比娅的哭骂声响彻了整个村庄。

书记官斯托塞尔终于在午前赶到，同来的还有阿尔马迪亚的新法官、区医生和两名警察。帕拉斯基瓦向法官叙述了自己怎样听见伊昂在号叫，可是已经验过尸体的医生讥讽地说：

“胡说八道，老婆子！……倒霉鬼挨过这几下

锄头后，最多能在上帝根据他生前的德行判他升天堂或下地狱时吼叫几声！”

这是一个中年医生，犹太人，讲一口流利的罗马尼亚话。他甚至在不合时宜的场合也喜欢开玩笑和说双关语。由于帕拉斯基瓦凭历书上的全体圣徒的名字起誓说，她确实听到了干嚎声，医生连忙科学分析案情：死者是被什么人拖到这里来的，也许是凶手把他从屋前走廊里拖到门口的，目的是迷惑司法当局……法官打断他的话，向村长问道：

“知道是谁杀死他的吗？”

“我杀死他的！”乔治毅然走到法官面前说。

“用什么杀的？”

“锄头。”

“为什么？”

“他来找我女人……”

“够了！”法官制止他说下去，然后向警察补充说：“逮捕他！”

这时，医生已经脱去上衣，捲起衬衣袖，忙着解剖尸体。警察把人们撵出院去。只有乔治瞧着医生如何切开死者的肉，弗洛丽卡木然站在走廊上。

多嘴的医生一面又切又剪，一面把伤口指给法官，并做着解释，法官为了压住嗯心，正一根

接一根地抽烟。

“瞧这里，法官先生，最重的一击……正砍在头顶，可是骨头相当坚硬，只裂开了一道缝……真是奇迹！太罕见了！也许这一下没有砍中要害。不管怎么说，给人当头一锄，脑壳居然没有破裂，这样的事情，只有乡下佬才经得住……另外，断了四根肋骨……这当然也是致命的……瞧，把胸腔破开了，伤口能伸得进一个手指头……那么长……十厘米……十三厘米……哦，锄头！……是啊，把手臂也砍碎了，不过，不算厉害……没什么了不起的……可以医好的……大不了缺一只手……当然，这是最后一下，那时，凶手的气已经消了些……”

他解剖完毕，洗过手，坚定不移地说：

“是个象钢一样坚强的人！……可以活上一百岁的！”

法官命令警察把乔治带走。弗洛丽卡这时才如梦初醒，赶快把干粮装进袋里，她男人心情忧郁地沉着脸接过去。接着，他悲愁地抬头望望她，她的一双蓝色大眼睛直瞪着他，目光里含着责备和怜悯，但不知道是为他或者是为另一个人。他晃了一下，仿佛想去拥抱她或至少握握手……但是，他克制了自己，不好意思在如此众多的人面前动感情，他们都正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的

目光变得暗淡无光，向女人命令道：

"喂，洛弗丽卡，当心……谁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

女人无可奈何地点头回答。惊恐和激动已经抹去了她脸上的红润，眼睛周围出现了青圈。可是，这反而增加了她的美貌，乔治不禁心思缭乱，他只好连忙转身走出大门，警察一声不响地跟在后面。

一直象受惊的母鸡瑟缩在屋前走廊里的萨维斯塔，突然拉长嗓门叫喊起来：

"乔治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乔治已经走到街中央。他回过头来，情意绵绵地瞧瞧弗洛丽卡。接着，他迈起大步往前走去，很快消失了。

"我的信念是，假如没有女人的话，也就不需要刑法了！"法官注视着洛弗丽卡，用匈牙利话对医生和书记官说。"女人是万恶之源？"

"而且也是万恶之归宿，"医生笑着说，他自以为说了句俏皮话。

书记官斯托塞尔的官最小，为取得大家欢心，他连忙陪笑，然后又毕恭毕敬地问：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到村公所里填写证件，那儿比较舒服，干净……"

这个建议受到欢迎，他们登上等在门外的马

车，这时，村长弗洛列亚·唐古手里攒着帽子走过来问如何处置死尸。

“埋掉！”医生唤道。“问得真滑稽……啊，走吧！快上路，病人还在家里等着我呢……”

尸体上覆盖着一块血迹斑斑的被单。一群苍蝇在周围嗡嗡叫。这时，塞诺比娅扑过来，开始嚎啕大哭，哭够了，破口大骂乔治及其祖宗八代，骂弗洛丽卡、医生，还把法官骂得狗血喷头，因为他居然没有叫警察把毁掉他们暮年依靠的凶手碎尸。格兰内塔舒赶着牛车来到，这才打断她的咒骂，他们把尸体抬上车。光着脑袋的老头走在前面，后面是装尸体的牛车，塞诺比娅跟在车后，她周围跟了一大群女人，都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着。

弗洛丽卡站在园子里，两只大眼睛呆痴地盯着牛车，她昏昏欲坠。痛苦压得她喘不过气。眼泪象小河流淌，灸灼着她那白得如纸的面孔。

（二）

在普里帕斯人的记忆中，村里不曾发生过凶杀案。现在，群情沸腾，纷纷划十字。这一消息立即传遍了日多维察、阿尔马迪亚及四面八方。大家都同情和夸赞伊昂，说他如何如何善良和勤

奋……同时，并没有人谴责乔治，都祝愿他早日摆脱这从天而降的大祸。只有瓦西里·巴丘在这儿那儿说上一句：

“上帝有眼……瞧，他夺走了我的地，现在，上帝要让他在土里呆个够！”

乔治的父亲托马·布尔布克直到天黑才赶着满载劈柴的车回村。他在路上已经听说了祸事，后悔没有跟着儿子返回。他向弗洛丽卡和萨维斯塔询问了情况，次日清早便踏上前往阿尔马迪亚的路。人家不准他和乔治说话，连面也未见上。一个看守告诉他，乔治将很快被解往比斯特里察法院的监狱里，因为他的案子需要经有陪审团的法庭审理。托马跑去找海尔代列，求他出个主意。老师一家昨天就从普里帕斯来的女人口中得知了这一新闻，吉纪为“可怜的伊昂”哭了一晚上，可是他们仍然急于想知道详情，因此，托马·布尔布克必须先向他们叙述一下自己知道的全部情节。海尔代列劝他去找格洛夫索鲁，说他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律师。他们一起去找了格洛夫索鲁，托马答应只要能救出儿子，他情愿把全部家产送给他。

“要是能让他关上二三年就不错了，老头！”律师回答说。“不管怎么样，我将全力以赴……”

神甫贝尔丘格把这一血腥事件视为上天的慈

悲。他惋惜伊昂的惨死，但又为教堂因他的过世而得益匪浅高兴。他庆幸上帝赐给了他一个可喜的想法，使神圣的地方教堂增添了一笔可观的财产。他决定举行格外隆重的葬礼，悼念这位生前自愿把辛苦积攒的全部财产捐赠给教堂的人。他同意把伊昂安葬在新教堂的院里，并答应自掏腰包为他立一块墓碑，以志永远真诚地纪念过世者向上帝敬献的礼物。

安葬那天，全村人几乎都出动了。海尔代列夫妇和吉纪小姐专程前来给伊昂送葬，尽管他的上诉状给他们带来了不少麻烦，他可称得上是乐于助人的好人。而且，也可以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试图与“鸡毛掸”就他们的宅地问题达成协议。

贝尔丘格尽其量把葬礼办得壮观、动人。他的悼词娓娓动听，打动了铁石心肠的人。许多人说，伊昂把财产捐给教堂，是预感到自己的末日了。神甫把他视为所有虔诚的教徒的榜样：

“教堂是我们的摇篮，活够了，就回到这里来，在这里，我们永远能得到慰藉和解脱，它是我们这个虔诚和受欺压的民族的避难所。谁捐献教堂，就是捐献给民众，而捐献民众，就等于替上帝行道。只要我们的教堂宏伟坚固，我们就坚决能经得起一切风暴和灾难……”

神甫一说伊昂将与父母、朋友和所有的熟悉

人永别了，在场的人没有不掉泪的。最后，提到了夺去他人间生命的乔治，神甫说“我原谅你，因为你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这时，全体人嚎啕大哭，塞诺比娅痛不欲生，一头撞在棺材边上，人们好不容易才劝住了她。

伊昂被埋进他如此热爱的土地里，人们逐个走过来，向他扔一把湿土，土块落在棺木上，发出凄凉的低沉声音。

格兰内塔舒准备了丰盛的丧宴，海尔代列一家为了显得大众化，也参加了丧宴，并必须品尝附有“伊昂灵魂”的所有食品。神甫贝尔丘格的身体一贯欠安，他只是为了追悼“值得骄傲的过世的教徒”而前来的，连一滴加了百里香的甜酒都不曾进口。

丧宴结束后，贝尔丘格请海尔代列和尊敬的太太及可爱的小姐在回阿尔马迪亚之前，去他家稍事休息，因为对“娇弱的女士”来说，这段路走起来是够艰难了。海尔代列一家当然欣然接受邀请；只有海尔代列太太对坏人的阴谋诡计难以忘怀，她撇撇嘴，并作了简短的回答，她笑容可掬地对神甫说了一大堆悦耳的话，似乎普里帕斯村的两位头面人物之间的友情，从来不曾被乌云笼罩。这样一来，老师顺便提起房地基的事，神甫的答复甚至连师母也顿时胸怀开朗。

"毫无疑问，扎哈里亚兄弟，"神甫搓着双手说。"我们罗马尼亚人怎么能够不相互爱护呢?那可恶的督学已把我们整得够苦了，难道还能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耿耿于怀?一定办，扎哈里亚，哪能不办呢?记住，下礼拜四，我到阿尔马迪亚去，就去找你，我们一块儿去象兄弟一般办理手续……"

正当他们谈得融洽的时候，瓦西里·巴丘来了，他已经在丧宴上喝得醉熏熏了，他向神甫索取按人之常情应归他所有的伊昂的土地。贝尔丘格大为恼火：

"真不要脸，乡下佬，你竟然来要地，你整天喝得烂醉如泥，变成全村人的笑料！一个人有时也喝一点，这没什么，可是象猪一样！……你要是个正经人的话，倒还可以把过世人留给你的地继续归你使用。要是还天天泡在酒馆里，你听着，我会把你从家里赶出去的，瓦西里！一句话，要么你改邪归正，要么……"

瓦西里·巴丘想打断他的话，这更是火上加油，他一把拽住他的手，把他拉出门外。

"滚，滚……我这里不需要无耻的醉鬼！……你到酒馆去耍无赖吧，废物！"

他的气愤感染了海尔代列一家。

"这是全村最可恶的人！"海尔代列太太说，她

最讨厌乡下佬的厚颜无耻。

（三）

往后的数日里，海尔代列一家的话题都是有关伊昂和贝尔丘格的事。海尔代列太太极端伤感地回忆起，每当她傍晚坐在屋前走廊上唱歌时，伊昂总是十分嫌卑地静听着，老师也不再为过世人的上诉状给他招来的烦恼而生气了，甚至还说：

"谁知道呢？也许是一件好事，自从我们搬到阿尔马迪亚来，好象什么事都称心如意！"

贝尔丘格成了世界上最正派的人。师娘认为，不管怎么说，他均堪称举世无双的神甫，他的年纪不算大，而且丧妻多年，可是他从不玩女人，普里帕斯人根本不配有这样的神甫，因为他们象野蛮人互相残杀，无法无天。有一次，吉纪说到他，无意间用了她们过去惯说的绰号"鸡毛掸"，海尔代列太太马上教训她说，听话的姑娘是不应该这样咒骂上帝的忠实仆人的。

同时，海尔代列在盼望着蒂图的消息，他早该到达罗马尼亚了。他在格洛夫索鲁处看见《特兰西瓦尼亚报》上登载的有关锡比乌集会成功的报道，一发现新闻界代表的名字中间有蒂图·海

尔代列(《比斯特里察论坛报》)，他的心止不住激烈地欢跳。他小心翼翼地用红铅笔把儿子的名字勾划出来，然后把报纸装进口袋里揣了两天，为的是好随时取出向朋友们炫耀。由于一直没有接到儿子的信息，他担心过边境时出什么麻烦。

"上帝会保佑他逢凶化吉的!"师娘发现丈夫忧心忡忡时安慰道。"他可是够机灵的……"

"哦，蒂图可是罕见的小伙子! 要是人人都象他……"吉纪若有所思地叹着气说。

说实在的，近来，吉纪的情绪令人捉摸不定。她常常莫名其妙地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后来，她发觉自己情绪不佳的原因与泽格雷亚努不来找海尔代列商讨教学上十分重要、而又没完没了的事务密切相关，姑娘感到难为情，竟然如此深深地爱上了他，于是就愈来愈频繁地向父母宣称，她讨厌他。姑娘的声明恰巧构成吵吵闹闹争论的导火线，正象过去由于乔治·宾蒂亚的出现而在普里帕斯家里引起的争吵一样。不同的是，无论是老师，或者是海尔代列太太，根本不象从前对待拉乌勒那样，把吉纪的事放在心上……这一发现使吉纪更加恼火，惹得她越发讨厌泽格雷亚努，因此甚至宣布说，与其嫁给他，还不如嫁一个清道夫。海尔代列提起拉乌勒的运气也无济于事。哪儿写着她准会跟姐姐一样走运? 谁了解

泽格雷亚努的性格？他表面上规规矩矩，也许恰好说明是个伪君子，酒鬼或堕落的人。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他若是出身于名门之家也说得过去，可他父亲是普普通通的马车夫……

“他配不上我！”吉纪高傲地唤道。“我们还得先看看这个可笑的泽格雷亚努能在什么地方捞到个教职！要到那个时候，索梅什的河水还有得流呢……”

在老人们看来，任命是唯一稳妥的理由。海尔代列觉得奇怪，他的退休申请为何迟迟不复，他甚至担心督学再反悔。自从思想上习惯了自己是退休者以来，他殷切期望领到证件。新学年即将开始，如果不能很快解决退休问题的话，他仍不得不每天到普里帕斯去，而不能心安理得地按月领取退休金和为格洛夫索鲁做事。他不断询问泽格雷亚努有什么消息，可是更加忐忑不安的年青人只知道督学答应他：普里帕斯的位置留给他。

就眼前来说，礼拜四快到了，贝尔丘格将要来办理房地基的事情，海尔代列夫妇商量，最好把他们在普里帕斯的财产登记在吉纪的名下。他们并不怕拍卖，或别的什么祸事，只不过认为姑娘总得有点嫁妆，可不能象可怜的拉乌勒那样。他们老两口的生活好说，如果他一旦不能再在格洛夫索鲁那儿干的话，也没有关系，退休金足够

他们用的了，因为他们用不着讲排场，充阔气，只要有东西填嘴和晚年过得去就行了。

神甫贝尔丘格乘坐着马车直接来到他们家。他已经为修建新教堂跑得精疲力尽，眼睛里却依然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因为他这一生所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他兴致勃勃地介绍即将在礼拜天举行的新教堂落成典礼的准备情况，他邀请盖尔拉主教参加，主教答复说一定来；此外，他相信全县的神甫以及阿尔马迪亚和四面八方的全体罗马尼亚“知识界”都将出席，那天还举办舞会，吉纪小姐必将成为主角的，一句话，到了那天，普里帕斯将成为充满美好希望的真正的罗马尼亚中心。

至于海尔代列所关心的房地基问题，神甫带来了所需要的各种表格，争取尽快结束全部手续。他们一起来到法院、公证所、房地产注册处……午后办完了一切手续，并且还去找了格洛夫索鲁，他自愿义务地把去世的伊昂·格兰内塔舒的财产转到普里帕斯村的罗马尼亚教堂的名下。

当天晚上，在师娘的赞许下，海尔代列通知主教撤回他对神甫贝尔丘格的控告，并声称普里帕斯杰出的精神之父只是一时疏忽，完全不是存心在耶稣命名节那天不上他家去的。

就在次日，他收到了督学的通知说，部里同意他退休，并感谢他对国家的服务。海尔代列声音颤抖地念了通知，他对部长表示的感谢颇为骄傲。当然，到了傍晚，全阿尔马迪亚都得知了政府为失去象海尔代列这样勤劳的老师而深表遗憾，大家对此罕见的荣誉惊讶不止。他进入"格里维察"啤酒店去喝一杯啤酒，遇见了泽格雷亚努，他恰巧也接到了任命的通知。

"好啊，接班人！"海尔代列边喊边给他看督学的通知。"祝你三十年后也能得到这样一片纸！"

为了庆祝好消息，海尔代列和泽格雷亚努碰了几次杯，他暗自希望，小伙子口袋里有了任命书，该开口谈吉纪的事了吧。可是，泽格雷亚努愁眉不展，不断长吁短叹，连一眼也不看海尔代列。

"我认为，你们的泽格雷亚努真是个怪人！"海尔代列回家谈起年青人沉默不语时说。

"喂，你们现在可明白是我讲得对了吧?!"吉纪喊道，她摆出胜利者的架势，但却象白杨树叶一样颤抖。

（四）

午饭前，当吉纪正在试穿第二天去参加普里

帕斯教堂落成典礼所做的舞会服装时，泽格雷亚努来到，他衣冠楚楚，态度庄重。

“他要向我求婚了。”吉纪十分羞怯地想，但不敢吐露一个字。

泽格雷亚努问海尔代列太太“同事先生”是不是在家，当他得悉自己早先了解的情况后，立刻红着脸瞥了吉纪一眼，他准备离去，不过还是吻了小姐的手说：

“小姐……我想，你会来参加普里帕斯教堂的落成典礼的吧？……”

“是的……我正在准备……”她嗫嚅地说。

“那么……那么普里帕斯见！”泽格雷亚努神色慌张地结巴说，然后转身离开，也没有顾得上向海尔代列太太告别。

“他要么是滑头，要么是胆小鬼，”海尔代列太太摇着头自言自语，并不象从前那样动不动就生气。“上帝保佑万事如意……”

饭毕，吉纪马上跑遍了各家商店，寻找合适的花边，否则她的舞会礼服将毫无魅力。她一心想在明天的舞会上赛过所有的姑娘，她伤感地想：“也许这是我作为姑娘参加的最后一次舞会了！……”路过邮局，她听见敲玻璃窗的声音。原来是勃朗招呼她进屋去。

“信！……有一封还是从布加勒斯特来的！”勃

朗汗浸浸的圆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说。"刚收到的……我正考虑怎么快点给你们送去，我知道，你们正在盼望着它……给你，小姐，原谅我喊住了你！"

"是蒂图寄来的！"吉纪抓住信叫起来，狂喜地奔出门去。

她把花边忘到九宵云外去了，一口气跑回家，她满心欢喜，手里举着蒂图的信，还没有顾得上拆。

"蒂图！信！"她喜洋洋地喊道。

"太好了！上帝有眼！我心里的石头算是落了地！"海尔代列说着连忙戴上眼境，每逢看特殊的东西总是这样做的。"哎，让我们瞧瞧，我们的布加勒斯特人说些什么！"

他念道：

"我的亲人们，来到罗马尼亚才两个礼拜，可我觉得自己象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一样。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谁能断定它是美好的或丑恶的？就目前来说，自己感到无比惊奇和渺小，总害怕被包围着的旋涡所吞没。只有想到你们，在你们中间，我才踏实放心，你们是我在这个茫茫无边的陌生世界上最可亲的人……"

"真可怜！"母亲噘着嘴，眼泪汪汪地小声说。

"想必你们已从报纸上得知我在锡比乌的经

历。按说，应该为《比斯特里察论坛报》写点东西，可是，当时正为过边境奔波，哪有空闲时间写呢？

“他要写了才好呢，让这里的大人物也见识见识！”海尔代列停顿下来说，并从眼镜上面望一眼太太，仿佛是征求她的意见。

“可怜的孩子！”海尔代列太太悄悄说。

“到祖国去，没有护照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若不是维尔吉尔·宾蒂亚帮忙，我真不知道怎么能来到罗马尼亚。你们想象不出维尔吉尔何等正直！他可爱、乐于助人、精力充沛——完美无缺。拉乌勒该为有这样的大伯子而骄傲……

“我看，那封信是拉乌勒寄来的。”吉纪说。

“行了，过一会儿再念它，现在住嘴！”海尔代列说。

“维尔吉尔是我的救星。当我了解到必须克服那么多的困难和危险时，简直不想去碰运气了。而且，我已经爱上了锡比乌，我想干脆留下算了。可是维尔吉尔根本不愿听这样的话。他说，你怎能半途而废呢？……我们一起去找市警察局，遭到断然拒绝。边防警备司令部也是同样答复……后来，市长，他是维尔吉尔的朋友，一个可爱的萨克逊老头，听维尔吉尔说我是记者，想借此机会前往布加勒斯特等地一游，老头起了怜

悯心……当我的口袋里揣着过境证时，真是感激涕零……

“维尔吉尔·宾蒂亚伴送我到图尔努-罗舒。我们在车站砾石路上散了半小时步，我从来没有那么激动过，仿佛砾石在我们脚下哀泣。我心撕欲碎，心里直想，也许这一生再也看不见自己所喜爱的阿尔迪亚尔大地了，它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爱。后来，火车的汽笛悲壮长鸣起来，震动我的心。我拥抱了维尔吉尔，两人都流下眼泪……

“流落他乡的可怜孩子啊！”海尔代列太太小声说着擦擦鼻子。

“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克伊内尼……罗马尼亚！祖国！圣母保佑！……到处都讲罗马尼亚话！车站职员、海关人员、列车员，旅客，房屋……一切的一切……对于经常出入官方的重大场所与异国人打交道的我来说，这一变化简直是奇迹。我亲耳听着，但仍不敢相信，我感到无比幸福，恨不得去拥抱每一个人。

可是，任何的幸福都不是永恒的。我是夜间到达布加勒斯特的，在一家旅馆下榻。当时，准备第二天再去探望亲戚们，他们在圣乔治曾邀请我到他们家去住。我去了，可是仅遇见几个可恶的仆人。主人还没有从温泉回来。看来，他们从圣乔治又不知逛到哪里去了。第三天，我找到一

间有家具的廉价公寓，因为如在旅馆住下去的话，会把我带到梦境国家来的钱迅速耗尽。此后，每隔两天去一趟议员家，我还得再去。但是，每次去，希望都落空了。生活处处都一样，同样的失望，同样的期待，特别是同样令人畏惧的面目，它无情地毁灭你的热情。这儿也象那里一样，梦幻是分文不值的。不梦想的人才能无忧无虑，因为只有他们懂得尽情享受生活乐趣。

折磨着我的苦恼，也许完全是自己找的。任何天堂都不会如人心目中所想象的那般美好。一个人的天堂，可能正是另一个人的地狱。幸福是建立在各人的想象之上的，而且各人都象裁衣服似地，对它加以修饰。也许我是一个笨拙的裁缝。因此，我永远也裁剪不出一件理想的衣服……可是，一旦旧的希望破灭，更加光彩夺目、更加具有魅力的新希望便相继出现，为你开辟新的道路，给你带来新的期待。世界上，只有未知数才是唯一持久的诱惑力，因为它包藏着使生命具有价值的一切奥妙。

我就是这样在对未来的期待中，借往事聊以自慰。我所沉没其中的漩涡，使我愈来愈留恋过去。我在这个新世界里站稳脚以前，是多么怀念我所抛弃的旧世界。因此，请你们多写信来，详细介绍家乡发生的一切，这些琐事现在对我来说

将更加亲切。我的心在没有落脚处的荒漠中游荡，犹如一只迷途的小鸟找不到窝……我怀着最热烈的爱亲吻你们。——蒂图。”

当海尔代列读完信的时候，鸦雀无声，如呆在一座荒凉的教堂里。过了一阵子，海尔代列太太才悲痛地嘟哝说：

“唉，可怜的孩子，他太孤单了！……唉，圣母啊，圣母！”

“什么孤单？”海尔代列说，他尽力掩盖自己的激动心情。“一个人到了另外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算了，他会习惯的，他是男子汉，不是抹布！”

三口人争先恐后地说话，忘掉了另一封信。其实，拉乌勒的信没有说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报告又怀孕了，她希望托上帝的福生个儿子。

海尔代列太太想亲自给蒂图写回信，安慰安慰他，并告诉他一切的一切，特别要告诉他，伊昂·格兰内塔舒是如何死的，她知道蒂图过去非常喜欢“可怜的伊昂”。可是，海尔代列说服她把自己的计划推迟到普里帕斯教堂落成典礼后再去完成，他说：

“谁知道，也许那里会有什么事可写……”

老人们会意地交换了眼色：“什么事”指的是泽格雷亚努。吉纪听出了父母的话意，但没有象

往常那样抗议，也许她不想在刚刚念完蒂图的信就发火，也许她也对贝尔丘格的教堂落成产生了新的希望。停了片刻，她意味深长地说：

“我也要给他写信，把什么都告诉他。”

（五）

礼拜天……村庄在等待伟大日子的到来中，焕然一新，洋溢着青春。到处干干净净，喜气洋洋，这是由于神甫早已命令各户清扫自家门前的街道和院落，并用绿树枝装饰大门。上帝发了慈悲，恩赐一个万里无云的晴天，仿佛是为了报答他那忠实仆人的一片苦心。人们换上节日的白色服装。

为筹备工作而奔忙得心力交瘁的贝尔丘格，只感到出奇的激动，百感交集，既有满足的心情，也有不断增加的痛苦不安。因为，从礼拜六晚上开始，远处村庄的农民就赶来了，他几乎整夜不曾合眼。天蒙蒙亮，他就走出家门，先到学校去转一圈，“知书识字”的人将在那里欢宴；接着进入马克辛·奥普列亚的寡妇托多西娅的院里，乡下人将在这里欢庆；然后，他又跑到新教堂去，把一切安排得有条不紊。他不时摸摸自己的心脏，担心它在收摘自己千辛万苦换得的果实

之际突然停止跳动。

现在，车轮滚滚，车辆源源不断地从日多维察和瑟斯古查方向驶来。风尘仆仆的华丽马车或破旧的马车，两轮轻便马车和跑车，以及大型的双座轿车运载的是大人先生们；远道来的农民或较殷实的乡下人乘坐的是带有五颜六色车篷的牛车；附近的人也都衣冠楚楚、成群结队地步行而来……酒店里开始人来人往了，尽管神甫下过禁令，不许普里帕斯人在大祭之前沾酒。阿弗鲁姆寡妇丽夫卡在阿依齐克的帮助下，早已把所有的桶装满烧酒，免得在顾客云集的好日子里供不应求。比斯特里察的戈吉乐队乘坐了三辆牛车赶来；预示着欢乐的华美低音提琴竖在最后一辆车上。贝尔丘格没有忘记亲自为民众雇来乐手。勃里恰格和他的伙伴霍尔贝亚、格万正在酒店里饮酒，等待着庆祝活动开始。

当海尔代列一家来到时，贝尔丘格乐得不可开交。

“噢，上帝把你们送来了！”他边长吁一声，边微笑着用手捂在胸前。“太令人感动了……唉，但愿一切顺当！”

海尔代列太太和吉纪立刻被请去视察教堂的布置，接着又特别被请进学校，检查为大人先生们准备的宴席场所。食品均由阿尔马迪亚的“拉

霍瓦”和“格里维察”两家啤酒店承包，不过，女人的眼睛总要比世界上任何机灵老板的眼睛都更加敏锐。海尔代列不得不留下来帮贝尔丘格接客。

十点钟左右，主教乘坐一辆四马轿车来到，一群普里帕斯小伙子骑着马在周围护驾，他们是奉神甫之命前往索梅什河桥上去迎接的。轿车后面跟随着六辆马车，主教的随从坐在里面，他们都是教会的头面人物。

两名年轻神甫赶上前去搀扶主教下车。当主教踏上车子的阶梯时，车子倾斜得几乎要翻倒。主教年高体胖，一张和善的脸，两只活泼明亮的蓝眼睛，蓄着白胡须，间或混杂着几根黄色长毛毛。他的面颊红润，呼吸困难。

“太热了。”他装出笑容望望四周说，同时伸出指头为脱帽而立的人们祝福。

汗珠在他那宽阔明亮的额头上闪光。他感到快打喷嚏了，连忙用手捂住嘴。他最怕感冒，因此时时注意躲避穿堂风和寒冷。

贝尔丘格用胳膊肘在人群中开路，他一面激动地小声喊“对不起，请闪开点”，一面好不容易地挤到主教跟前。他清理一下嗓子，以压下十分激动的心情，然后开始致欢迎辞，那是他对着镜子练习过多次的稿子，可是却有好几个地方出了错，似乎这反而增加了庄严气氛。

“行了……行了，”主教厌烦地喘着气说。“太好了……我非常赞赏你的一片圣洁的心……神甫……上帝的牧人……对……是这样……不过，在典礼开始前，我想稍事休息……哪怕十分钟也好……路上颠得厉害……昨晚在阿尔马迪亚睡得很糟……”

被主教所影射的阿尔马迪亚人吓得脸色苍白，他特地为主教准备了一张极其舒适的床，此时也只好装做没有听见主教的话。

主教走进贝尔丘格的房间，他要来一杯水，坐在安乐椅上，闭上疲倦的双眼，只有嘴唇时而无声地微动，他就这样静静呆了近一刻钟。贝尔丘格恭恭敬敬，一声不响地站在他身边。外面，人们开始往教堂走去。

以主教为首的五十二名神甫主持落成典礼的大祭。金丝线绣的神服映照得教堂光辉夺目。香火袅袅，直抵天花板，又从那里降回到人们的心田，他们贪婪地吸着，被崇拜心所陶醉。一种深奥莫测、令人惊异和心旷神怡的秘密荡涤着每个人的胸襟。

一跨进教堂的门槛，主教象玩变戏法，立即换了一副面孔。他那睁圆的眼睛闪烁着动人的慈祥目光，脸上浮现出天真无邪、虔诚的温和笑容，银白色的胡须微微颤动。他那疲倦的声音甜蜜、

平静地回响着，直抵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拥抱他们，并把他们推向另一个世界。看起来，他额上的汗珠聚成钻石桂冠，闪耀着永恒的曙光。

他步履艰难地爬上螺旋梯，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连唱诗班都听得一清二楚，终于登上了窄小的布道高台。他沉着地环视一下教堂，仿佛用目光抚慰崭新的圣母像，插着数十支白蜡烛的大吊灯悬挂在画着繁星的天花板上，犹如巨大的火炬，雕花的祭坛，香火的缕缕青烟在被汗水浸红脸、瞪大眼睛仰望祭坛的众人头顶上萦绕，他们挤在一起，默不出声，其中有身穿黑礼服的大人先生们，穿白衬衣的乡下人，也有穿五颜六色粗呢裙的妇女，……后来，他象精力衰退的老人展望来世的幸福，慢吞吞地、安详地、不打手势、不添枝加叶、平铺直叙地谈及上帝、人生、罗马尼亚人、学校、信仰、贝尔丘格和所有的事情，最后，他象一个活精灵出现，以简单的祝福结束了仪式、一阵沉寂吞没了他的话，它流进每个人的心田，如同滴进一滴万灵神水……

海尔代列太太起初十分讨厌这个俗里俗气的胖主教，因而没有挤上前去吻他的手，尽管传说这种吻手将带来终生好运。此时，她坐在靠墙的长椅子上，左边是吉纪，右边是菲利波尤太太，她的心软了，愈来愈同情这个脸色起了极大变化

的老人，望着他如同看到了上帝本人。布道完毕，她忏悔地对菲利波尤太太悄声说：

“瞧，我想使徒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在凡人面前，人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在上帝面前，使徒都具有圣洁的心灵……”

“对，对，”菲利波尤太太惊讶地回过头来说，尽管她根本没有听清对方的话，因为，在主教讲道时，她一直忧虑至今没有人来向她的艾尔维拉求婚。

仪式刚结束，主教就要求马上离开，他一定要在今晚赶回家，躺在自己的床上消除旅途的劳累。贝尔丘格好不容易劝住他多少尝一点东西，并为普里帕斯教堂的未来干一杯。宗教界的头面人物当然也跟随主教一起离去，他们来这里只不过是为了表示，对宗教和民族的庆典从不缺席。

其余的来宾舒了口气，他们庆幸摆脱了主教的出席所引起的拘束。几分钟以后，所有的大人先生们都集中到宴会厅里，精明的戈吉奏起《觉醒吧，罗马尼亚》欢迎他们。课桌搬走了，餐桌摆在教室里，教室被绿树枝装饰一新。格洛夫索鲁首先提议为“尊敬的神甫贝尔丘格”干杯，同时也没有忘记指出，“罗马尼亚这块角落的义务在于将来选举一名罗马尼亚族议员出席多瑙河岸边的议

会”①。打这以后，接连不断的祝酒持续了整整两小时，急于跳舞的男女青年开始抱怨起来。贝尔丘格接受祝贺，他感谢大家，并不停地命令侍役干这干那，一点也不显得疲倦，幸福使他的精力也倍增。

吉纪喝下半杯红葡萄酒，她与脸红如霞的泽格雷亚努频频碰杯，他约定跟她跳所有的舞，他仰着头冥思苦想，想不出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诉说着自己未来的计划，特别提到一定要找个可爱、正派和有文化的伴侣……“就象你一样的人，可敬的小姐”。

“跳舞！跳舞！”急不可耐的小伙子们的呼声震耳欲聋，羞涩的姑娘们对他们报以感激的目光，她们多数是神甫的小姐，正渴望着跳舞，因为，今年夏天以来，附近没有举行过象样的舞会。

后来，泽格雷亚努开始和戈吉进行秘密谈判，他们用握手作为结束，同时，小伙子没有忘记往他手心里塞一张十克郎的钞票。结果响起了旋律明快的索梅什舞曲，引起年轻人的阵阵喝彩声。转眼间，几名农民搬走了一些桌子，半个教室变成了舞厅。幸福的泽格雷亚努朝吉纪跑去，姑娘乐得脸发红，因为她有幸能在这次舞会上带头跳，

---

① 指当时位于布达佩斯的奥匈帝国的议会。——译者注。

而她的阿尔马迪亚女友们仍然焦急不安地等待舞伴。海尔代列太太拿着吉纪的舞蹈场次记录本和扇子，落落大方地端坐在靠墙的椅子上，两边分别坐着菲利波尤太太和格洛夫索鲁太太，她们正在热烈谈论生活的艰难。她聊着天，眼睛始终不离吉纪，姑娘象仙女一般舞动，轻盈袅娜，满面春风，边接受许多人对她的致意，边与泽格雷亚努低声细语，同时又回避他送来的秋波。

大人先生们在教室的另一端继续用餐和碰杯。弗拉雷亚的神甫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医生菲利波尤和教师马耶里亚努也同他差不多。后来，基楚乡长不顾斯帕达鲁的反对，发表了一篇简短演说，他顺便提到当局宽宏大量的开放政策，允许忠于祖国的各族人民繁荣昌盛。严厉的斯帕达鲁吻了林务官马达拉西，因为他热情欢呼“罗马尼亚人万岁”。海尔代列见到许多当了神甫的童年时代好友，他们已多年不曾见面了，因此，他与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干一小杯，并向他们叙述自已已教了三十二年书，正需要认真休息时，接到教育部长本人的感谢信。他还当众夸奖贝尔丘格是“举世无双的神甫，好得不能再好的人”。贝尔丘格同样也向大家称赞海尔代列，是“无法估价的朋友，值得公众尊重的真正罗马尼亚人”。

夕阳将要落山，神甫向海尔代列提议去老乡

那里转转，他说：

“这是我们的使命，扎哈里亚，应当关心民众！”

“对，神甫，完全对！……太好了……让我把老婆子也带去！”海尔代列十分亲昵地眨眨眼回答说。

海尔代列太太不能丢下吉纪不管，那时，恰巧泽格雷亚努想起自己是村教师，也必须去走走，而且，吉纪小姐一走，联欢便黯然无色。吉纪乐意去，因为泽格雷亚努又变得异常忧郁，喋喋不休地夸她的眼睛，甚至多次宣布说：“小姐，我……”，可是始终没有勇气说“……爱你！”还有几个人愿意去观赏民众玩乐，于是立刻聚起一小群欢乐的人，他们向马克辛·奥普列亚的寡妇托多西娅家走去。

院里熙熙攘攘挤满人……以村长弗洛列亚·唐古为首的老年人，坐在敞开的大门旁边，他们边看青年人跳舞，边谈论教堂、收成和苛捐杂税。愁眉不展的托马·布尔布克不断长吁短叹，只偶而插上一两句话，因为他的思想全集中在乔治身上，他正在比斯特里察坐牢，等待法庭判决。老格兰内塔舒孤零零地坐在一旁，竖着耳朵听，他比早先更加俯首帖耳；伊昂的死使他的头发变白了，而在他那慈善的眼神里增添了永不消失的悲伤。

巡夜人科斯玛·乔格纳什奉贝尔丘格之命，正在免费分配三桶烧酒，那是新教堂落成典礼中的一项仪程。他铁面无私地执行着使命，跟想领两份的小伙子争吵，甚至同马切东·切尔契塔舒还小小动了手。

“每人半斤酒！这是规定！谁不够喝，自己去酒店买！”乔格纳什威风凛凛地喊道，他站在堂屋门口，神气活现地一手拿漏斗，一手拿洋铁勺，那都是从阿弗鲁姆的寡妇处借来的。

在屋前的走廊外面，一群男人聚在锡米翁·布图诺尤周围，他一边大声咳嗽和打喷嚏，一边东拉西扯说些老掉牙的故事。马切东·切尔契塔舒疯疯癫癫地跑来跑去，用德语喊口令，手舞足蹈，引逗孩子们捧腹大笑，并对他行军礼。

乐师们起劲地拉奏快速华尔兹舞曲。小伙子们高傲地跺着脚步，姑娘们转得象陀螺，人人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库房旁边的老核桃树的荫影渐渐延长着，几乎要掩盖整个院子。

大人先生们一来到，舞蹈骤然停止，以示敬意。老人们纷纷脱帽，他们和村长围住贝尔丘格和海尔代列，谈起全村，尤其是神甫，引以为荣的落成典礼。自从尼古拉·特塔鲁和斯特凡·霍特诺格的女儿成亲后，伊里耶·奥努成了小伙子们的带头人，他走近泽格雷亚努，请他参加跳舞，

并把普里帕斯最漂亮的姑娘、特里丰·特塔鲁的女儿玛丽亚介绍给他，他自己看上了这个姑娘，准备斋戒节后成亲。寸步不离吉纪的泽格雷亚努狼狈不堪地谢绝了。于是，伊里耶便邀请吉纪小姐跳舞，这可使海尔代列太太怒不可遏，也使小姐羞得两颊绯红。最后，在神甫的授意下，村长命令小伙子们继续跳舞，让大人先生们瞧瞧乡下人玩得多么热闹。

没过多大一会儿，托马·布尔布克设法把海尔代列拉到一边，又与他商讨乔治的事。托马的老伴骨瘦如柴，长着一双机灵的小眼睛，眼窝深陷，她说话总带点哭声，看见托马和老师谈话，她也走拢来，搓着手发誓说，一定是什么恶魔迷住了他们的孩子，害得他坐牢。海尔代列劝他完全相信格洛夫索鲁，因为他是举世无双的律师。

“我看，等乔治回家来那天，他媳妇会抱着孩子接他的。她说怀孕了……也许是的，这是女人的天职。”托马说，他的心情平静下来。

村子里风言风语，传说弗洛丽卡肚里的孩子是伊昂的。谁也不知道这话出自什么地方，可是许多人都深信不疑。有些善于搬弄是非的老太婆找萨维斯塔打听，由于弗洛丽卡把她视为眼中钉，她又搬回特里丰·特塔鲁家，终日坐在街上行乞。瘸子常常是怒冲冲，不回答任何人，人们

都说，看来她也快入土了。

舞会刚刚结束，瓦西里·巴丘吵吵嚷嚷来了，因为他未能说服科斯玛·乔格纳什到酒店去足灌一场。他一瞅见贝尔丘格，怒火上升，冲过去对他说：

“好啊，神甫先生，你设圈套弄走我的地？”

神甫不想理睬他，害怕破坏自己的情绪。瓦西里·巴丘却不放过他，愈闹愈凶。直到惹怒了贝尔丘格，神甫才放开嗓门说话，让大众都听到：

“你给村子丢尽了脸，瓦西里啊，你干的坏事还不够？……你要地就是为了多喝点？……把地留在你手里，而你到酒店去鬼混，对得起上帝吗？……地可不是给酒鬼和懒汉的，瓦西里，不，不！地需要人侍候，不能荒废？……你的女婿伊昂，上帝饶恕他，他配有土地，因为他爱土地，把整个心都扑在地里了。幸亏他认识到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把地归你……你什么时候愿意正经干活，不再酗酒，那时候再来找我商量！眼前来说，归你所有的东西已经太多了……就这样吧！……在你改邪归正之前，你给我滚开，该诅咒的魔鬼！”

神甫的指责说得很克制，得到乡亲们的赞许。仿佛连瓦西里·巴丘也骤然清醒，他一面鞠躬，一

面低声说：

“那好，我就到新教堂去发誓，这一辈子滴酒不进口……”

贝尔丘格听到保证很满意，但并不跟他多费口舌，转身向着从瑟斯古查来的一群农民，他们来参加典礼是希望尽快把老教堂拆迁到他们村去，使他们也能象所有信基督教的村子一样有一座小教堂。

夜幕降临，特别是当海尔代列开始跟乡下人一杯接一杯干杯时，海尔代列太太决定不再参加学校的庆祝活动，直接回阿尔马迪亚去。尽管神甫再三求情，因为他正准备坐下来和海尔代列痛饮几杯，泽格雷亚努也多次发誓说，吉纪一走，整个舞会就失色了，海尔代列太太还是毫不让步。于是，贝尔丘格主动出借他的高级马车，但仍不断为太太连一小时也不肯多呆表示遗憾，海尔代列太太为了显示自己没有生气，请神甫到阿尔马迪亚去时，一定上他们家作客，神甫欣然接受邀请。

“真可惜，我们今后不能再一起共事了，亲爱的扎哈里亚！”贝尔丘格哽咽地补充说。

“那有什么，神甫？……你不是有朋友泽格雷亚努吗，他不也是我们的人？”

“算了！……泽格雷亚努！……我们两人难谈

得来，"贝尔丘格闷闷不乐地说。

"好了，他可是个好小伙子，真的。"海尔代列信任地笑着看看泽格雷亚努。

"除非他有福气找到一个好媳妇，一个道地的罗马尼亚姑娘，象吉纪小姐，那样一来，说不定他才会理解在我们中间的使命！"神甫更加严肃地说。

"如果小姐愿意的话，我……我……"

"行了，行了，这么严肃的事不是在大街上能定下来的，"海尔代列太太以不寻常的温和口气打断泽格雷亚努的话。"上我们家来吧，我们会衷心欢迎你的……"

不过，泽格雷亚努为平息一下激动心情，抓起吉纪的手长时间亲吻。

马车徐徐启动，泽格雷亚努紧跟在车旁边。海尔代列一家在村头自家的门前稍事停留。愁眉苦脸坐在屋前走廊上的塞诺比娅走出来，站在车前抽泣着念叨她的伊昂，并诅骂乔治和托马的祖宗八代。

"可怜的伊昂！"海尔代列太太说。"他这么快过世了……看来，也是命中注定！"

塞诺比娅转身回家去，给人们留下悲伤气氛。后来，大家转眼望那一座上了锁的空屋，院里杂草丛生。

"屋子等着你们去居住，"海尔代列边说边投给他继承人信任的一瞥。

路对过，晚霞的余辉映照着的白铁皮耶稣像在秋天的微风中颤动，好似在安慰他们。

泽格雷亚努独自留在街中央，恋恋不舍地凝视着远去的马车。坐在车子前座的吉纪看见了他，认为他比世界上任何男人都可爱。

来到鬼崖，老人们回过头张望，只望见普里帕斯村的几座房屋，新教堂的钟楼闪闪发光，象是凯旋者高高仰起的头。泽格雷亚努仍然站在十字架前，光着脑袋，如同是起山盟海誓。

后来，公路拐过一个弯，又一个弯，慢慢在凉爽的暮色中形成一条向前不断伸展的白色带子。左边是死人泉，右边是模糊不清的田野。那一块块田地铺在山坡上，时分时合，直抵弗拉雷亚树林。接着，皇家林吞没了车轮的滚滚声，随即又把它变成震耳欲聋的回声……

留在身后的村庄依然如故，似乎不曾发生任何变化。一些人过世了，另外的人取代了他们。时光无声无息地越过生活的激流，并抹去全部痕迹。大大小小的苦难、热情、希望，都无限痛苦地消失在茫茫的隐秘中，犹如狂风暴雨里的轻轻颤抖。

海尔代列一家沉默不语。由于被内心的希望

所激励，他们的心潮起伏。马蹄在坚硬的路上哒哒响，车轮滚滚向前，如同流逝着的光阴，单调，单调……

公路穿过日多维察，通过索梅什河上修有遮盖物的木桥，然后汇入那条无尽头的大路……

谨将此书献给卑贱的大众

1913年3月—1920年7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爱的呼声
作者＝（罗）列布里亚努·利维乌著
页数＝６５６
ＳＳ号＝１１４５５８２２
出版日期＝１９９０年０９月第１版